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0/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書院刻補修本

一

古懽錄八卷

〔清〕王士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九四

大成通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楊慶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理齋刻本

一八〇

續高士傳五卷

〔清〕高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遺安草堂刻本

六二七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一)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六九五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書院刻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州道學

編二卷補編一卷》提要

中州道學編序

嵩陽耿逸菴先生輯中州道學編斷自二程迄于當代凡若干卷來章嘗與校讐既成因爲之序曰自洪荒初闢以來稱開物成務之聖首推伏羲氏伏羲始因河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蓋無不裨業於此嗣是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傳皆所以發明其理推衍其緒是開五帝三王列聖之統者伏羲也秦漢而後識雜九流釋老詞章百家之說龐然雜出雖號爲儒者于古聖人微言

中州道學編序

李序

大訓皆莫之能識二程撥學庸於殘經之中授七篇于千籍之內以卽理言性以大公言仁以無妄言誠以至一言敬又以鳶飛魚躍逝者不舍指點本體以窮理格物存養省察發明工夫合內外貫天人使列聖心法昭揭如日月蓋千餘年所未有者其後龜山載道而南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朱子擴克闢布集厥大成雖人歷四傳地隔千里淵源相續無異同堂閭學之興原本于洛所謂私淑而與有聞者也又其後于元得許文正崛起于懷孟於明得

薛文清公跡於鄧陵自曹靖修玉雲浦而下代存其人
世守洛學綿綿不絕是開有宋元明諸儒之統者
二程也夫伏羲降於宛丘二程生於洛口固皆豫產
今編道學而必以二程爲首猶之述列聖之統而必
以伏羲爲首蓋天下之公論非陳人土之私言也嘗
廣觀於宇宙之間而知中之時義大矣土爲五行之
中離乎土則水火木金無以成其質信爲五常之中
離乎信則仁義禮智無以成其德心爲五官四肢之
中離乎心則耳目手足無以成其用所以河圖之數

中州道學編序

李序

三

奇偶各居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豈非以中爲事理
象化之本原哉豫處天地中理數氣運爲四方之樞
紐其道亦由斯也風雨交會陰陽洽合寒暑均平節
候調適清淑中和之氣磅礴鬱積蓋必始乎此而後
可旁達而遐布其開列聖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伏羲
開諸儒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二程夫豈出於偶然哉
編中諸儒或仕王朝或伏草野迹不必同要皆以聖
賢爲歸吾願讀是編者居同井里則傳其道守其業
處分疆域則尊所聞行所知大道爲公四海九州之

人皆與有責焉二程之學夫豈僅望于中州人士哉
康熙二十九年冬至月襄城李來章頓首拜序



中州道學編序

符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何昉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天
者道之所從出也學何窮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即人之學不窮也
豫土居天地之中爲陰陽交會之所蘊氣中和藏脉
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
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愛
道之失傳既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
此爲百世定統宗非爲中州明諸系也去世未遠若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題爲甚微大識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脉絡
分明清源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宋代迄
不朝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
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子讀是書不禁歎先生之志
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徽是
皆非如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
若前徽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執一可遺以此編之不
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脉也存
道脉則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

編是書也爲中州存道脉也爲中州存道脉則專錄
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
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產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
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爲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
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
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
得也逮唐虞夏商周之聖敷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
上下留其學於典謨哲誥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貌
周程張朱推爲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接濂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興感於此地關學於三傳後
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不第表章孔曾思孟之書
而揭其旨直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
月中天而不可抑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鍵
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代不絕人
瀕澗東西朱衡南北流風餘韻何地蔑有不有深心
考其里居誌其服習溯其支派明其造詣生茲土者
尙不無遙遙典型之慨安望南海北海間而興起者
乎先生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

者顯之人從其代傳統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錄可
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有數行表其姓字纏綿洋
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羅之內噫先生之於
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謂示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
知取矣知法矣謂諸其轍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
許也蓋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即聖人之道
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
非其學即道非其道也方今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三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

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嚮嚮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

大儒

御賜扁額親灑

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一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
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
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
海內外家茲戶誦罔不以程朱為確遵學術之正莫
有踰於今日者行見中州道學一編播之海內舉向

之讀關學問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
而上溯洙泗更由鄒魯而遠証圖書皆不外是矣先
生是編為中州存道脈實為斯世存道脈為一世存
道脈實為千百世存道脈余服膺是編舊矣庶與中
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序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柘城賈克勤頓首拜謹



中州道學編序

賈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者心所自具之理而學爲心所實致之功以致實之功體自具之理此學之所以必範於道而道之所以有資於學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乃從其最初言之自繼善成性以後則於人心爲至切矣仁義禮智爲性仁義禮智之見諸行爲道性蘊於心而道自無不具於心也倘曰道自爲道無與於心則倫常事物皆可可有可無之端矣而豈其然哉二氏之說日熾千百年來蠹蝕吾道學者每眩惑而莫歸於正固可爲

中州道學編序

再序

之深慨矣而其不惑於二氏者又不盡出於一途有舉業之學制義是也有詞章之學詩歌古文是也有訓詁之學分章析句敷暢經義是也惟聖賢之學以道爲準而其從事之方不越乎心其靜而湛然中存者心之體也動而炯然不昧者心之用也其讀書窮理心爲之燭其持躬涉世心爲之衡也無論時之久暫遇之順逆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不繫於私天下於是尊其名曰道學蓋重之也然其名既尊有竊之者而道學僞矣有忌之者而道學又危矣恭逢

聖天子在上統承唐虞道衍洙泗表章六經四子之書

以濂洛關閩直接孔孟而虛無高遠之流不得逞其軼轡之見一時正學丕振嵩陽耿逸菴先生有中州道學編一書其獨詳中州者猶子與氏所云世未遠而居其近欲使人知所興起也孔孟以前聖若賢備道學之實而無其名有宋程氏兩夫子尋已墜之緒於遺經昭揭大道以紹先而啓後誠道學之權輿也程門高弟多卓卓可紀康節闡先天之秘旨胸有真樂品高而韻遠在元則許文正接道學之統在明則

中州道學編序

再序

曹靖修開道學之先而薛文清托籍於鄆並稱中州大儒其他凡學宗二程言行足傳者例得附載間有示尚不盡同而行不畔於道者亦不忍沒由宋迄今得數十人選菴先生采輯刪潤敷易藥而後成子居嵩陽舊院時有育確及子留滯京師而先生以是編授梓且遠致之屬子爲序子竊自惟向及見是編而不及見其梓似爲憾事然不及見其梓而得首先讀之實淡白幸也因念逸菴先生竭數十年精力經營舊院藏經史衆生徒倡明絕學於其中是編出而遊

書院者各手一冊以奉先儒之典型既啓其地復垂其訓相須而有成又漢爲後學幸也予向讀程子之書見其言道莫大於仁言學莫切於敬今証之是編而知仁統四端義禮智皆仁也敬貫始終存省知行皆敬也統學以敬盡道以仁而學無不正道無不明中州道學之傳可約而該也願讀是編者勿徒作前賢志傳觀而取法其所以爲學庶不負撰次鉅行之苦心已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九月年陽再觀祖頤首拜

中州道學編序

明序

三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統緒傳於人人之所以承統緒而光大之者存乎學而已矣上古聖人不言學而學傳於道道傳卽學傳也後世聖人詳言學而道傳於學學傳卽道傳也自孔孟而後道統寄於儒者漢唐以來江都河汾呂黎力抵中流然所造未純其於聖賢道學之旨猶未窺其堂奧至宋周程張朱擴大而推明之而道學之統乃稱極盛焉然闢學實典感於洛而開學則三傳以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者中州道學編序

王序

以迄

本朝蓋五十餘人焉或遠或近或同時或異代或相師相友或獨立門戶或顯而布之經濟或隱而蓄之靜修要之各有所學則皆於斯道有所發明也不有人焉爲之誌其里居詳其姓氏溯其支派表其服習顯

其隱行雖與生同地而居同里有不知典型之在望者又安望天下後世感發而興起乎嵩陽耿夫子憂斯道之失傳慨然以爲己任既嘗者理學要旨孝經易知諸書詔示來學復廣搜博採得其年譜得其遺書得其語錄雖不禁三復玩味手錄一冊因編輯成書使中州歷代名儒一展卷而如親其人如見其行是卽先生之學所見端先生之道所見端先生之教所見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體以仁恕爲用而道學一編所載程子以下諸儒雖所言異詞所行異

中州道學編序

王序

事而揆之誠敬仁恕之旨寧有不同此心同此理者乎先生知學在是道在是教卽在是故不辭勤勞搜羅靡遺訂正詳慎俾後之學者讀是書知其名賢生於何時產於何地所著述何書所建白何事出則效其名節凜然事功顯著處則法其窮理盡性修身制行一時中州人文之盛可追蹤伊洛於以上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以開示來學以廣勵天下以接統緒於往古以存道脈於千秋是先生之志也夫

康熙辛未孟夏新安門人王桂謹識

王序

中州

中州道學編序

逯華耿先生中州道學編成或曰天下大矣而以道學名者必推尊濂洛關閩猶孔門之有顏曾思孟者也濂源相承要歸一致是編也何得獨以中州名也不幾私乎然非私也何也蓋中州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宇宙清淑之氣於是乎在鍾靈毓秀實誕偉人二程子乃生長於洛爲洛學開諸儒之統云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子而遂失其傳二程出而表章經書以典起斯文爲已

中州道學編序

王序

任真詳切實體用兼備其大者曰識仁曰存誠曰主敬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至理闡發乎身心性命之義蘊綜括乎修齊治平之要務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二程之功豈在孟下耶橫渠張子至京師見二程與語道學之有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方求聞學興起實感發於二程自龜山放道而南而豫章而延平以至朱子擴大而推闡之集諸儒之大成克傳道於無窮者閩學卽洛學也地雖不同而心心相印針芥不爽此心同此理同止有此理止有此

此學原不容岐視之矣或曰二程不嘗受學於周茂叔乎然程子有言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是開其緒者濂溪而昌明其道者實二程也遂菴耿先生與復陽書院與都人士講學其中子雖老矣然亦時相過從聆其緒論大要以仁孝爲主而體之以敬醇粹切當夫復何議居恒悲大道之或漸於是集道學諸儒之生長中州者自二程以下歷有宋元明以迄

本朝凡若干人採輯成書授梓行世將以公之天下後

中州道學編序

准序

二

世有志聖學者咸得取而折衷焉俾此道之常存於天地而不息者先生闡揚之心蓋亦苦矣中州云者謂之洛可謂之濂溪關亦可卽謂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亦無不可也聞孫夏峯先生有中州人物考湯潛菴先生有洛學編取而參觀之益信此編之非私矣予固喜而序之以公之同志者康熙辛未五日同里焦欽寵錫三撰

吳昌



中州道學編序

道命於天而具於人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準何嘗岐風土殊方域哉然天之所以傳斯道者有斯人則所以生斯人者有斯地鍾靈毓秀繼往開來蓋亦有運數存乎其間未始不可於大同之中稍存一派別之觀也自龜龍圖書出於河洛聖人則之以畫卦演曆千萬世道學之傳實助於此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我夫子而制定贊修集

中州道學編序

其大成以傳之曾子子思孟子洙泗春蠶之間鄒友淵源蓋終古一見也秦火以還歷漢唐以及五季或書於記誦詞章或流於異端曲學支離破裂聖道湮晦千五百餘年於茲矣有宋濂溪以太極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謙仁存誠主敬要歸於致知力行由是洛伊統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是斯道之一大闡發也迨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以傳之朱子獨取程子之書會萃折衷益之以集註章

句或問復編新小學使人知入德之門造道之關
此閭學所以繼洛學也元許文正得朱子小學四
書敬之如神明教人無大小咸從小學入明曹靖
修薛文清皆謹守程朱體認精深踐履篤實純粹
中正俾異端邪說不得逞其虛無高遠之習從此
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三百年來在朝在野親炙
私淑代有傳人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於兩程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屬之者甚厚蘇門一席肇開於先

中州道學編序

而雖陽纁之溯流洛伊尋源洙泗其亦有起而光
大之者乎余故取程門以下諸儒之有神正學者
彙次成編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之吉嵩陽耿介謹識
於敬恕堂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理學盛於宋而實肇於二程上接洙泗千載之
範下啓考亭百世之傳伊洛一脉其聖道之大
宗乎斯編之輯所由來也

一中天清淑之氣挺生賢哲其闢文章華國勲業
蓋世代不乏人茲編止取有關道學者錄之其
他或載諸史冊或見之志乘各以類從非敢過
爲區別也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斯道開自杏壇師友淵源親炙私淑皆有承傳
其生同時居同地聲應氣求固已至有曠世相
感而以此心此理默契印證靡不同也則以之
列於道學之目實有顯微關幽之意焉

一諸儒傳有可採摭者錄之從詳至著述不多見
而師承確有可考亦用數語表之不敢沒所自
也

一諸儒語錄不能悉載摘其精粹者存之一斑可
窺全豹覽者幸勿嫌畧

一道本中庸故吾夫子謂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
智之過是編要歸於昌明正學其或言涉高遠
志慕空虛即爲聖人之所擯棄非程門存誠主
敬之旨槩置弗錄嚴其防也

一中原文獻自程子而後於元推許文正於明推
曹靖修薛文清蓋三先生之學皆醇正精確尊
信洛閩不失孔門家法學者體得此意則造道
之基入德之閫端在是矣

一余問學疎淺又地處山僻於諸儒文集購求未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二
富一時采輯不無遺漏廣蒐博覽增補成書不
能不俟諸後之君子

中州道學編姓氏

卷之一

宋儒

程子純公

傳 定性書 識仁說 語錄

程子正公

傳 四箴 顏子所好何學論 語錄

邵子康節

傳 語錄

中州道學編

謝文肅良佐

傳

尹彥明醇

傳

朱公刻光庭

傳

張思叔繹

傳

李端伯範

傳	劉質夫卿	傳	呂原明希哲	傳	孟敦夫厚	傳	邵子文伯溫	傳	諸錄	中州道學編	呂居仁本中	傳	靳裁之	傳	程可久退	傳	傅景初伯成	傳	元儒
									目次										

傳	吳文獻公祖	傳	許文正公衡	傳	白崧翁居敬	傳	趙李明居信	傳	薛嘉甫大猷	傳	薛直齋友諒	傳	卷之二	明儒	曹靖修公端	傳	薛文清公瑄	傳	讀書錄

李希顏

傳

李文達公賢

傳

閻子與禹錫

傳

李恭靖公敏

傳

白堯佐良輔

中州道學編

目次

四

傳

喬廷儀籍

傳

何文定公塘

傳

崔文敏公銑

傳

許莊敏公誥

傳

王肅敏公廷相

傳

王錦夫尚綱

傳

李君賜承恩

傳

九季美時熙

傳

李育吾根

中州道學編

目次

五

傳

李肖雲繼業

傳

語錄

李子仁士元

傳

魯鄭卿邦彥

傳

謝仲川江

傳

陳道微麟

傳

周竹溪道

傳

呂新吾坤

傳 語錄

孟雲浦化鯉

傳 語錄

楊晉菴東明

中州道學編

目次

六

傳

王惺所以倦

傳

呂忠節公維祺

傳 孝經本義序

張季若信民

傳

《筠峯如珠

傳 語錄

李淞冷會

傳

清儒

孫徵君奇逢

傳 語錄

湯潛菴斌

傳 語錄

彭德馨如芝

傳

中州道學編

目次

七

張尚若潛

傳 語錄

陳元熙恪

傳

許西山三禮

傳

鍾爾知國士

傳

中州道學編卷之一

清陽耿介迺蒼甫軒一門



宋儒

程子純公

程純公顯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珣之子也生而神明十歲賦酌食泉詩日中心如自問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歲時與弟伊川以太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令其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一

樂何事於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欲如神令大驚禮異之調上元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與先生度以爲如是則苗稿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有愧此四字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人事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二

兄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模範不知學先生爲立鄉校教其子弟暇親詣較課所遺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學後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俗以大變時有制令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視爲具文先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道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修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以不

道教令爲深耻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申丞呂公著薦授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才爲先一日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克此心焉耳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

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歎人才難得先生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先生積誠意動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勤帝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補闕拾遺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活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會王安石信用先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聞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防正者乎設令由此事倖小成然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會張御史載於中書大忤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嘉議之任繫朝廷

紀綱其言是順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使不同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卽紀綱廢矣改命書鎮寧軍判官陸釐召見帝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留語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義語執政日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洟然下閣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先生嘗曰熙寧初安石行新法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不合安石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詬佞安石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頌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汙隆卒之日無識與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各卽其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克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清而能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惠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育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欬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歎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寧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而不以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緯微密雖去聖人千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與佛學者競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尙在禮記中先生特爲取出表章之四書之名實助於此居洛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六

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蔬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者累於外物何如答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
爲外幸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
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七

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
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
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
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
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泠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
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

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
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
觀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惑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八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
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
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
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
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平日習心未除却須
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

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語錄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栽培之意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九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弄辭之干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膏

腠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遠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但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
者是大賢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
忿忿怒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富貴騷人固不善學問騷人害亦不細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法就之道能盡去就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

之道則可以盡處生之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圖欲爲不善又若有差

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微上微下語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卽千歲之運

不學便老而衰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凡人幾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子路真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

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

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上

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

歸之命可也

昔者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之此與敬以直內同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

天地間無適非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

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

非道此道之所以須更不可離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

旋間得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上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日常變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淺嘗

澤之涸渙然冰釋怡然順理然後爲得也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質美者明德盡查滓都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差一出於私智

中庸通學編

卷之一

三

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開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

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之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稽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夏峰孫先生曰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

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

至誠感動意欲化小人爲君子使後之道得行而

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拘性已

成勢難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

中庸通學編

卷之一

四

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蕩擊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諫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寶靜菴先生曰先生自再見濂溪後便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想其默會無極太極之妙胸次恬適活潑渾是周子光風霽月氣象元氣會於一身時措體乎二五因心則裕變化而神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泥此其有深心大力潛移默感之妙

行乎其中雖安石終不爲我化然亦極相信服害
不我加矣所謂眷眷在天下國家者其運於無迹
神於不測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先生嘗云吾學雖
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今思之
惟是天理純熟故從容廣大不滯於一隅和平中
正包涵乎萬象天理二字真尋孔顏樂處大總腦
會乎此更可尋得周程樂處所樂何事矣又不徒
觀其氣象而已也

程子正公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
公受學於春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
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
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
而得者寡矣吾召對不報已過太學時安定先生胡
瑗主教學以類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

爲延與論學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正獻公于也
遊太學與先生講齊說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
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
爲已任處置閑繁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
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
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
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祿命於是得召野鄉宣仁太
后自以爲累政殿說實念上春秋富貴康養成德爲
宗社生靈計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

王也切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前後左右皆正人使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導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今上富於春秋宜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皇帝起居動息以誨經筵官有莠相之蔽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謂黃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官獨立於魁爲特乞聽令坐講以養至上崇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每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導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諫如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齋宿豫戒其感動上心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開帝在宮中激水避蟻因請日有諸日然先

生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痛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饗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顛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經筵得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可開陳是非悟主心乃除侍講其意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諫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相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

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太中公憂去官服除除
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
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日間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
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
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在涪
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教歸不以爲喜自涪
還洛容色晁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
進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十九

學不可先生日上初卽位被大恩不知是何以承德
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
崇寧中言者論其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
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
四方學者日尊所問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
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川先生氣
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
嚴學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其愛表記中君子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
重有體規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勤於鄉里孝弟顯於
家庭辭受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
廣淵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
異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
付成就則予未敢多讓然先生晚年恭而安樂天知
命幾於化矣淳祐初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
祀

顏子所好何學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二十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數曰然學之道
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貞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虛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傷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耗其性而亡之故曰

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三間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矣夫蓋傷

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四箴

其視箴曰心今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觀爲之則敬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臠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誼傷煩則支已肆物忤附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其動履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

語錄

仁自是性愛自是情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
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因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至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後非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
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徹甚人也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死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

講明義理成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
其當皆窮理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書曰玩物
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
不學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偏以謂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發摠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
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莫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
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僞也太本已
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
一也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且取他長處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
涵泳主一之意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
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問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功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使肯學時則亦有可移之理
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大凡儒者未敢遽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者正能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多不理會豺獫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

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

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必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制

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
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
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寡過矣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
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履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鮮孰識其貴

夏峯孫先生曰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

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個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

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不同總之各成其

是而已矣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異而同者

萬殊原於一本也其着落在五常百行其着力在

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

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善聞已不負師傳矣

黃靜菴先生曰先生與其兄同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各不同者有明道之廣大正不可無伊川之嚴教惟其一遵孔門之訓故玩味心得實踐躬行者一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六經太極圖說通書爲主至其所以教學者則又獨標居敬窮理爲學要而遂爲百世道學淵源之宗嗚呼誰能出不由戶誰能不由斯道也厥功大矣

邵子康節

邵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其城已徙洛爲洛陽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廬於蘇門之百源山以居學堅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其城令時扣其廬勞苦之日子可謂篤志矣開之學先生悅之從受學嚴事之卽旅柝必禱坐必拜也之才乃舉其易圖授之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探賾索隱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始終之故慨然歎曰昔人尙友

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畢聚堵不蔽風雨躬費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軫正而不諂通而不污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不敢甚異於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遇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

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
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難竟隸
亦歎愛導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論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
望至尊重見先生尊禮之與偕和游居程純公每見
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
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
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
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
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家食貧至經
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
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日病且老不復能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

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口而
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安能使人行也
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歟於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以是夜五鼓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耳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
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
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樂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極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
於象數而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
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
深矣按法溫良好樂日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
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
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語錄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
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
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皆不可欺況神之聰明
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
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
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
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心者
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
失難處矣必至於履獲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
于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

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程子曰堯夫詩云須信盡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
詩這個意思從古未有道人道來

又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
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朱子曰康節本是裏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
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
退是張子房之流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問

又曰堯夫詩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所知者惠

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

吾又安能知也

敬軒薛氏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

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

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應衰之意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盡卦之前卦之
理已具但非聖人寫不出來

謝文肅良佐

謝良佐字頤道河南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
受學語大舉經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
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卽
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
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盡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
是良佐遂時時靜坐質少營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
其類有泄也與創州楊中立同受學純公每言楊君
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
公語焉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已又曰焉飛魚沃
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
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
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
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前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
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但賢發
得太早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
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

處克將去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
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良
佐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
正公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晚登平實
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
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塲太學博士
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乃舉子見
齊東野語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一以貫
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壹

震大有省晚卒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行部過之
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
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應之曰
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
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
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
事矣蓋誠篤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
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習戴記
決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夫

以子貢之高識易嘗現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豈
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謂之不受命志道
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
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生平未嘗干
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
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撼多矣信得及便
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開召對
除書局卒諡文肅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貳

尹和靖傳

尹焞字彥明河南洛陽人少孤事母至孝爲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日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尙可干麻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廢麻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麻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焞在伊川之門最專篤四方來學者正公輒令前焞開誘之且曰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疾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錫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沒焞修其學獨爲深居持養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焞康初宜撫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起召至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閭洛中家置園廬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其名遣使者以舉辭厚禮召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焞夜爲赴水自沉者得已云焞徙闕止於洛曰先師之所嘗讀易處也闕三長

齊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

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焞復辭日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年矣使焞溫經筵所敷釋不通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名起行既至召見日朕渴卿久矣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焞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齊肅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勸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衆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畢疏賜歸得奉刺尋致仕焞莊極弘毅不欺閭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日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日有疑便問病亦不

坊蓋純至如此卒年七十二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他只就一個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呂涇野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耳

又曰曾子易簣之時真是妖壽貳他不得尹和靖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三

進士舉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語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仕乎哉遂不對面出看和靖道出處去易簣事亦不遠人之一身只有個出處進退欲生壽祿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朱公拱光庭

朱光庭字公拱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鄆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司馬溫公薦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隣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賑救至不暇食遂病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

公拔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所聞造次不怠見善如責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畫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創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愛家人敦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

而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
惠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
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
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
至於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山至誠可質
神明貫金石雖尙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張思叔傳

張思字思叔河南新安人家世微年長未知學爲人
傭作一日見縣官山入傳浮道路羨慕之問何以得
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
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因至僧寺見道
楷禪師悅之欲祝髮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謂之曰
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
歸自洛陵思叔年已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謂守此則無
不可爲之事窮理造微伊川甚愛其類以族子妻之
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
張釋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遇之魯者終有守也思叔
長於爲文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和靖教名嘗曰思
叔若到今日自當名用必能有爲嘗記伊川言行一
編名曰師說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李端伯額

李額字端伯河南縣氏人元祐中仕爲秘書郎閤肆
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後與質夫相繼
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謂與人交洞
照其情於處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劉質夫翁

劉絢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程先生從受學純公
語人口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
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安長子令邑俗故
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
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管一人富鄭公歎以爲古
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
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
深通試爲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溫恭既聞道內
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
忘學將終啓手足臨殯安然逝絢在程門但有所知
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真絢及李端伯有力焉正
公嘗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
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呂原明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洛陽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母申
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
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
必冠帶以見長者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
入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德器
成就大異衆人以恩補官已而遊太學與伊川先生
隣齋見其論學悅之首事以師禮聞見益廣務躬行
實踐畧去枝葉一意涵養元祐中爲崇政殿說書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先歷
知曹相邢三州遠近師尊之晚年閒居日讀易一爻
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
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
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
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
之所由定也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
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盪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他人耶徽宗時召爲光祿卿卒

孟敦夫厚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從學伊川後伊川沒門人畏黨
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張壽之張載邵傳等天無時
稱爲高義云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邵子文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閤父教出從司馬君實及二程遊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辯宣仁誣誘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其書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聖

語錄

天之於物也無不發生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君子小人相爲盛衰陰陽之根爲消長聖人於易否泰言之詳矣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爲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爲否而天下亂矣

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

未至於聖人則不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爲好學則日不貳過又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過之地也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吳

呂居仁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洛陽人少從楊時游酢尹焞三子遊
紹興初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
卒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意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
干卷行於世子大猷大同大器孫祖仁祖謙祖儉南
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四九

靳裁之

靳裁之許昌人嘗問西洛程子之學山是學問益強
智識日明裁之嘗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
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安國師事
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程可久迺

程迺字可久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
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
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迺得以
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調
陵州德興丞改知進賢縣調上饒縣迺居官臨之以
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
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後悔欺詐以
革暇則賓禮賢士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卷之一

五

陳說詩書質疑問難不問蚤暮所著有古易考古易
章句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
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以書告迺子綱曰倣惟先德
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
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
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自己者然
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已

傅景初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濟源人少從學朱子隆興初舉進士
累官集英殿修撰知建寧鎮江府皆有善政理宗時
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伯成純實無妄每稱人善不啻
如已出年八十四卒諡忠簡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元儒

姚文獻公樞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自
幼力學志期甚高宋內翰九嘉有重名稱公茂有王
佐之畧與楊惟中北觀太宗甚重之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行幸於燕時臺長惟事貨賂與樞不合遂棄官
攜家來蘇門壘荒雲門誅茅爲堂作私廟堂龕宣聖
容傍及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
肅以道學自負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逖世而樂天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語孟諸
書傳之四方時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盡室來
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濬郎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
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
不拜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
年升承旨後二年卒於官諡文獻子煒禮部郎中居
官忠厚清慎克紹先烈至中書行省平章政事謚文
忠從子燧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時許衡與樞講道
蘇門燧年甫十二卽從之遊至元七年衡以祭酒致

貴自奏召舊弟子十二人驛致館下燧與瑤元貞初
詔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仁宗時遣正
字呂沫如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辭不拜以
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許文正公

許文正公衡字平仲河南懷孟人也幼端慤爲兒時塾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前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數日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孑無師長又難得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尙書注疏皆散佚竊宿手抄以歸避亂姐妹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兵亂中晝夜誦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中退河陽賜甚道傍有梨泉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王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管留難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前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取向來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

與人交胞懇延接莫不惻然感動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遷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已任日網常不可一日以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衆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兼雜糠粃菜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無受也元世祖以姚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樞薦召授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化大行世祖崩樞乃還懷比卽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擅權置放橫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憚會命其子登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退論列其事樞聞上責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

教之舊章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
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爲國用乃受命且請
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倫龔楚劉安中等以來致
節下爲作讀欲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
所選子弟皆幼穉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已子出入
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
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
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指議進退
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未領解則引証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數五教
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
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
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
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
漸摩成就故其教諄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
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銜自
諸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
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

而教成請還懷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梅以爲曆家知
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銜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
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
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銜曰公勿以道不行
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銜既歸絕人事
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閤門之內若朝廷
焉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
者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誠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
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十八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年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饒怡怡如
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歟
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
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
好學不倦其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知反
躬以踐其實所至人樂從之邊所去人不忍舍被其
教心誠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

感慚也或末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俯視一世少與可見衡心降之日先生神明也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語錄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日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九疇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個知得真然後到篤行之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須於盛怒處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端來勿與競事通心清涼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遇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六

主齊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狂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寧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氣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形著也

白崧谿居敬

白居敬字行簡號崧谿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羣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卒殯殮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僞禮幣請居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頴間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戶屢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崧谿先生甘守一貧儲無甌石晏如也識者謂其清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常不以窮約易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空

素得朱子學記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車優游三十六峯前蓋其實錄云所著有春秋正義尚書新註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張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詳說道學發明理學詩說翰林直學士薛友恭與公遊最厚爲之贊曰落落崧谿今誰其儔聖賢義蘊知無不周璽玉之價世則罕爾耽玩羣經退臥一丘惟坎止流行之是聽故樂天知命而不憂謝人境之紛華探理窟之深幽疏正派於伊洛蹈高躅於巢由

舒卷無心獨與道遊童蒙求我勉以踐修教必自於渥掃應對之始學卒致於升堂入室之優稟先生之操履幸遺書之可求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空

趙季明居信

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幼穎悟過人日記萬言官至翰林學士追封梁國公謚文簡生平著述有經說史評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墓制追遠錄等書行於世

薛嘉市大猷

薛大猷字嘉市湯陰人元至正間第進士舉而不仕隱居教授學者多宗之所著有四書講意

薛友諒

薛友諒號直齋永寧人以明經擢用累官翰林院直學士歷官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嘗請升周程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建書院祀先聖先賢人咸重之卒人鄉賢祠

中州道學編

卷之一

五

中州道學編卷之二

嵩陽耿介逸菴甫軒

男



明儒

曹靖修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端天資穎異造詣篤實致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着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晝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弟子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迨其教不忍違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

上得免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貧不能歸其喪後二十年學士黃諫爲返葬灑池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通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規程畧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諭靖修薛文清贊曰氣純質清理明心定爲信好古距邪開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撫按爲之建正學坊於邑中又建祠邑令歲時饗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要靜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隨時省察常瞭然於心日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之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灰

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四書者孔曾思孟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損友益友可乎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道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是道故無形體之道

皆自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則曰中而已三皇偏而皇五帝偏而帝三王偏而王畢發覆契伊傳周召偏而相孔子偏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觀其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啓于啓足戰兢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繁殺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夫子荅顏淵問仁所謂已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益不出乎此矣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者何蓋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

之理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之中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乎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皆一中也易之時詩之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爲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爲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以做一場話說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威之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曰孝而已

異端謂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日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蕃何往非理之有
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謂未有天地
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與人物不相干涉吾儒之
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
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感而遂通則
範圍之不一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
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
宗以天地萬物爲幻以人事爲粗迹欲盡爲屏除一
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嘗謂門
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辯只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名
餘不消說

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膺河南鄉薦亦云
河南人祖仲義通經史教授鄉里不樂仕進父貞洪
武初領鄉薦爲興定元氏教諭母齊氏生先生自幼
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戲年十二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
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鄧陵時以
朴貢多寡爲黜陟父憂之乃補鄧陵庠生應舉中河
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值父疾日夜侍湯藥惟謹

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擢監察御史手錄性理大全
晨夜誦讀潛思密玩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
通宵不寐正統間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
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
器成就之一時遠邇咸稱薛夫子云轉大理寺卿因
忤王振放歸爲民家居七年造詣益遠終日正衣冠
危坐如對神明江陝弟子來學甚衆洛陽間禹錫徒
步來受學告以居敬窮理爲要嘗謂太極者卽吾仁
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

性非學也御史劉孜薦種學射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哉遂引疾致仕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度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衣冠危坐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八

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從祀孔子廟庭

讀書錄

河圖乃萬數消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

然已具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四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

統仁於萬善無不該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

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

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

物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直詳說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

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

通商又何必卜筮而知商乎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小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祖台德先成湯之惴惴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誼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伎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修

己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

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誠爲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爲誠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一

一毫末知之心即非爲己之學矣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

無非性善也

五性本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卽各

具之太極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有處却是蓋天下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

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灑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卽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
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憾
然不窮

不忍人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三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雖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
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
者其能然乎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
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前聖賢之

心始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

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
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
有疵議衡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木之
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

說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
之性卽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三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

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

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

前四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
學也

朱子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爲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理不善。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四德仁爲人。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已矣。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四

可以寡過矣。

英氣甚。管事渾濁。不露圭角最好。

萬物不能礙天之太清。事不能礙心之虛。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已

最難。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則衛天理而樂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是謂道行。道而有得於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

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有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

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五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枝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

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

子下。

嘉靖中科道場三樂等會。歲日。故禮部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拔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窮寐程朱自許衝而下造諸末之或先者也考其生平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贊神明拳學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疆桡而不因難以移心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正道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解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

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澎鏐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李希顏

李希顏邠縣人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爲宗從游者甚衆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爲書徵至京師命詣大本堂授經累授左春坊贊善太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州郡屢聘課士不赴後貞寡合竟以凍餒終所著有大學中庸心法二卷

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自少爲學卽知聖賢所當慕尚宣德七年壬子舉鄉試第一方晏鹿鳴有群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登癸丑進士奉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文清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焉講論彌日歸乃大肆力於學皆本於躬行實踐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郎英宗北狩公從之英宗復辟敗无天順以人望召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江西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撫州隱士吳與弼爲學得伊洛淵源屢薦不起公言於上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陛下誠徵聘與弼實本朝盛事上卽令草勅加東帛特遣行人聘之比至授以官僚與弼累辭不就公爲上言與弼老且病幸始終恩禮上是其言復遣行人送歸賜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至今與弼爲有明理學大儒皆公成就之力也憲宗成化初年進位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疏請復故大學士于謙等官賜祭葬以雪幽枉二年丙戌春奔父喪詔資賻甚厚命有司爲營葬事

道中官輔行抵家襄事卽促就道公先後凡五上疏乞終制情辭哀切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公感疾浹旬上命御醫調治不愈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八命禮部致祭凡九壇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達公立朝三十餘年進賢退不肖以格君心爲已任皆聖賢有本之學一時先達如楊文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薛文清公瑄皆敬禮之其詩文言論必一衷諸道有古機集若干卷行於世

與薛文清先生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嘗竊以爲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爲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于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旣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過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一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其由也已其志可

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楊諸公意者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楊庶幾於聖賢之道得聞萬分之一必不爲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日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閭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爲有司惟進赴試不幸而中旣而以公務至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山西得見閭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爲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爲鄉人亦明矣而憂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哉此某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閭下於是願遊其門真無虛過一生惟閭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閻子與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童時穎敏讀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於墓三年終制有司以閻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之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轉開州訓導卽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之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稍涉不義卽相戒曰勿令閻先生知之人以此之司馬溫公之在洛云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特宦遊三十年清苦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歿之日家計蕭然如黔婁其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所著有自信集行於世

李恭靖公敏

李敏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畿內力革宿弊以蘇州餉道經海口舟多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蘇州以避其險軍民便之成化初用薦起遷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請禮之餘於縣南紫雲山建小屋數楹積書數千卷與學者講讀其中設置學田以供膏火之資未幾而生徒雲集屋舍不能容適侍御白公行中巡歷至斯見其隘陋遂命有司改作之應以扁額書院之名始此服闋歷山西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四川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左副御史遷撫大同大同居極邊孔廟舊無雅樂以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習肄風氣丕變三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具疏請書院勅額詔賜紫雲書院以久病告歸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爲條約期在躬行實踐而褻許之間彬彬有理學之風矣值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召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旋改總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尋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日視何由知請增

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道遠多非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兩省便之因災異上疏勸帝修德任賢優詔答之以疾乞休帝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白堯佐良補

白良輔字堯佐河南洛陽人自幼喜讀性理諸書景泰二年成進士思受學於河東薛瑄瑄未許良輔乃以一廕爲贊罷於門日長不返瑄以其誠延置弟子之列居歲餘盡得其所學拜監察御史巡按山西陝西俱有聲遷人僕卿天順中卒於家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廟庸見若干卷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四

喬廷儀緒

喬緒字廷儀洛陽人少穎敏師事薛文清先生成化初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叅議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十五

何文定公賄

何賄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爲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賄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七歲時入郡城見家人有彌勒佛像執言而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問古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

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議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賄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賄獨長揖瑾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賄知不爲瑾所容乃累跪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獨犯忌諱調同知開州晉東昌府同知卽乞歸肅皇嗣位起提學浙江敦本尙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洪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官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日事一親躬收水旱子

如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顯灰若不能更生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在六籍昭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南曰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而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大也嗣中林對山嘗言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凌駕惟柏齋不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

而躬行關中馬蹊田亦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於達摩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公之正學可見矣

崔文敏公鉞

崔鉞字仲晃河南安陽人父陞以進士歷參政清直
著聲鉞資稟穎敏風骨岐嶷十歲從父授四書毛詩
明年從諸儒講太極圖周易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
四方諸名士索偉馬理呂柟危天叙馬卿張士隆相
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洙
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
皇極錄同考會試宰執弘記其子鉞拒之逆璫竊政
鉞見瑾不屈瑾怒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臣於外鉞調南京稽勲主事益約名流講求經史瑾
誅召還職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歲頑戒逆
璫爲勸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課
耕投徒意泊如也世宗卽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克經
筵講官擢南國子祭酒鉞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
文體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釋荅不倦且周
貧養老問疾贈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欲引鉞
爲助者耻於黨附拒絕之乃上疏勸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鉞敏以研經飭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家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臥軒非聖人之志不

存非翼經之文不聞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已亥

皇太子立慎選官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陞

南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

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鉞端嚴仇夷言

動有矩矱人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窓痛言讀易餘

言及勘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鄒郡志諸書

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許莊敬公誥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襄毅公仲子祔童
韶岐嶷不羣十歲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
鄉已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緩倉場
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穢在法誥卽劾其狀邊人懷
之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誥卽宜
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誥絕之瑾大怒
矯詔黜襄毅公籍京誥廣西金州判官欲置之死誥
歷險目瘴與魃魅伍挺義無屈容會奔襄毅公表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十

除卽絕意仕宦抱道潛修後諸學若將終身焉次
之當路交薦以誥見道遠微有倚賴問起尙責丞疏
病還里居十餘年最期致遠復起南京通政尋奉議
輔臣薦誥宜克講學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稱
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
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
害其於進講語多剴切陳古昔興衰治亂之際如指
諸掌帝皆虛懷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
監祭酒事誥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登尊德爲

學孰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遊方旅觀者幾三十
人誥購地塋之衣食不給者賜之奏罷教職不稱者
二人一時成均肅然尋擢吏部右侍郎上疏乞休不
允擢南戶部尙書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誥天
性孝友仁厚敦重人倫惟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
學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中庸本義
太極論性學篇等書贈太子太保諡莊敬學者稱爲
函谷先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王肅敏公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生而穎異。讀書日記千言。十三歲補邑庠生。即以能古文詩賦名。弘治壬戌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利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尤究心國朝典章。聖學矩矱。父疾疏歸。既歿哀毀踰禮。詩知高淳。晉御史。按陝西。尋歷提學四川。山東。皆正學術。嚴考校。士風翕然丕變。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其教人養士之道至今尙遵爲成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晉湖廣按察司數決疑獄。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築巡撫四川。晉兵部侍郎。南兵部尙書。召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廷相累疏懇留。上皆溫旨慰荅。卽命廷相輔行。沿途勞費裁省甚多有。王帝廐馬之賜。廷相位九列而子弟猶布衣。所親嘗問以爲請。曰。以吾竊厚祿而戴高位。亦足庇弟與子矣。彼學業無成。強冒朝廷名器。其謂之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皆盡心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與。必謹好讀書。老不釋卷。惟以身心

體驗爲自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廷相力辨之。嘉靖中分宜秉政。賄賂公行。廷相應天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語甚痛切。其持守堅定不遷。權倖類如此。所著有夏小正解十二篇。慎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皆淵源乎道德性命而研精於禮樂規制。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錦夫尚綱

王尚綱字錦夫河南鄭縣人生而穎異五歲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自童穉時已立志爲聖賢之學盡通五經諸子尤達於三禮年十八以儒上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曹有賢名調吏部歷稽勲監封兩司時尙書張綏偃同逆璫勢微薰灼每有私屬輒以正對日反覆理諭綏甚鄂之不閱月悉坐瑾黨伏誅遼菴楊公爲尙書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待養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谷山中築讀書臺養粹疑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值邊警遼菴自冢宰告歸復起爲三邊總制見綱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卽以兵柄授之不閱月奏捷遼菴特疏薦聞母喪奔歸起復歲值大饑奏救荒十三事遷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爲蒼谷先生蒼谷文追秦漢詩通錄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尙也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

爲首則學問之所得者深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

李君賜承恩

李承恩字君賜河南祥符人父母早喪祖父母鞠之
幼不爲童戲入歲就塾師端慎如老成人弱冠入邑
庠爲弟子員督學使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
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闈不第乃營農買理學諸
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心得見之著述辨晰精當多
先儒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過於經而穿鑿好異
者失之於是著易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拾蔡學庸
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太極圖說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西銘於是各爲之解以發
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離陰陽其不離中以不雜爲
體不雜中以不離爲用焉飛展天魚躍於淵至矣哉
承恩平生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制記數往者願知
來者逆說存稿若干卷卒年四十九

尤季美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自幼卽厭棄詞章一意
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鄉試除章丘教諭課士皆以
躬行爲主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爲祭酒特重
之令六館士俱事以師禮壬寅年四十念古人道明
德立語因自責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陞
戶部主事尋以母老乞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
不履公門常坐一小齋見後進來學其喜啓迪不倦
嘗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道只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於是令學者只於見
在職分用功倦倦於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有一
言而終身可行其恕乎之語其立教簡易平實而造
詣之純德器之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稱其哀然爲
一代真儒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所著有擬
學小記聖論衍行於世

李育吾根

李根字伯生號育吾孟津人生而穎慧不類常見十
二從父中丞公授周易洞解奧義十五補博士弟子
員中丞公遭譏謝世蚤事其母孟孺人克盡孝道日
下帷攻苦以冀光顯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絕
意仕進日侍尤西川先生於洛究心聖賢之學涵養
造詣卓然係吾道之望晚迫母命就信陽博士尋擢
國子學錄雅意作人與新安孟叔龍交相砥礪扶藹
量移賦方員外郎晉僉憲備兵延安未幾遂解綬歸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八

徜徉林泉二十年課子若孫沉酣典籍潛心默繹有
所得輒著之篇其論學得伊洛宗旨三川賢士大夫
仰之若泰山北斗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有修竹館
集大儒家訓永思詩集共若干卷藏於家

李肖雲繼業

李繼業字伯耀號肖雲河南襄城人其父叔祖大司
農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田購書集
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公承先志益加
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四子之書訓迪後進舉
于躬行實踐學者皆稱為肖雲先生云公所立為學
程規甚密人初疑以為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
準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眉宇從容順適若有
餘樂則未嘗不心醉數服以為不可及而從遊者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益衆矣嘉靖乙卯登賢書後屢上春官不第將隱于
山中迨于親命筮仕東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
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處不為彌
縫嘗曰吾守聖賢之訓方寸自有神明豈敢剝民奉
上以一官顧喪生平乎久之諸監司皆不悅公亦知
直道難行遂投劾歸既歸移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
書院課授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為
有洛學之風焉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
肉侍弟有恩義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語錄

易者天地人物之彙聚也非私欲淨盡不能嚙其理洗心藏密四字正是聖人吃緊爲人處

易所以爲天地之性情然義成輔相之道實寓於其中聖人作易與天地同功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

天地之道於人性中體驗出來倍見親切

天地與人本無二理能盡己性則天地在一身矣盡性功夫要在敬以直內時時涵養纔有萌芽益加省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察此慎獨二字爲聖學關鍵也

勿欲是銷鑠吾性者須克治得盡又時時提撕警覺認識本體真見天理流行呈露於前方是學問得力處

利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學者必先有骨力方可肩荷斯道集義之功正所以培養骨力

孝親是人生一點良心最爲真切人能擴而克之便與天地相似

威儀言辭皆根於心不是外面工夫能於此處着力

則爲學便有把柄

學者第一要變化氣質矯輕警惰四字最爲吃緊

學者須是信理流俗毀譽付之勿論若一有討好念頭則爲所動矣

朱子小學一書是作聖根基最有功于天下萬世當與五經四字之書並重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李子仁士元

李士元字子仁河南人弱冠舉於鄉卽有志聖賢之學會尤西川講學於洛卽首爲依歸溯伊洛以窮洙泗兩人深相得也初授如皋教諭嘗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如在如皋時遷代州知州視民如子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及罷官歸里日以西川爲觀型篤信不接未幾以疾卒西川歎息曰斯道孤矣萬曆末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年從祀鄉賢蓋公論久而不泯云

魯鄭卿邦彥

魯邦彥字鄭卿睢州人嘉靖乙酉解元庚戌進士授行人時嚴嵩崧柄國遂疏終養學以程朱爲宗海內師法之隆慶收元起吏部主事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教爲主刑部侍郎耿楚侗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吾信魯君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

謝仲川江

謝江字仲川洛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以上不負君下不負學爲已事侃侃焉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雖觸權犯忌遭大譴責不悔也自謝政歸田
怡然日以直道買罪非名教所棄絕今而後講學之
志庶大慰也於是從游尤西川之門與李春野陳仁
泉諸公互相証發朝夕不倦著有滋心語錄皆其所
領悟有得者也穆宗繼統召還罪謫諸臣江閉戶日
久與長安當事者不相聞問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
被登用止復江冠帶而已及卒遺令子孫不必營求
入鄉賢共捐介類如此所有者岷陽諫紳滋心語錄
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四

陳道微麟

陳麟字道微洛陽人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
故其爲文屢不售後念家貧親老乃稍屈就之遂聯
捷成進士初任河間府推官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
削籍歸里從尤西川講學麟嘗謂作樂娛屍爲凶喪
陋俗斷而去之時稱爲砥頌波一注云所著有歸田
漫錄卒祀鄉賢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周竹溪道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河南懷慶人師事何文定以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土人肖像祀之

州志

卷之二

聖大

呂新吾坤

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以舊染之汚也自號新吾嘉靖丙申十月生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乃一切棄置然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史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作拓良心詩辛酉舉於鄉母病日夜侍側衣不解帶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號泣絕粒者七日居喪哀毀骨立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明調大同大同貧尙撫字扶植禾良裁抑豪橫兩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七

地甚德之王家屏任吏部特疏薦戊寅陞吏部主事
崢嶸不少退選在部十年轉郎署丁亥陞山東濟南
道叅政己丑陞山西按察司辛卯陞陝西右布政壬
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所至皆正己率屬饒遺
贖美盡杜絕之尤嘉意與獨舉無俟者知天下將
多事嚴飭邊防後遂爲成法癸巳陞協理院事左僉
都御史甲午陞刑部左侍郎引疾乞休疏凡五上于
告歸家居四十年遇邑疾苦輒身任之自奉儉約不
置生疴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

者咸稱沙隨夫子云坤嘗謂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
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
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
人以道鑄天下又曰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
之存亡民之生歿於是乎係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
而潰之今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勵
憂勤拾遺餘隙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肆
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千三百爲桎梏世教
蕩然無復珍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窮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人

妄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
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
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管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
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自作
輓歌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潤居
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
疎奉天理二字於府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
陽家言所著有家庭翼去偽集閭閻安民實務等書
行於世贈刑部尚書賜祭葬

語錄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遺父母之初無一
毫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
處天之初無一毫欠缺天之孝子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於生常
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恣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聖人

出自習禪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之自
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孔子謂益者三友曰直諒多聞蓋得三友難能爲人
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謬天南地北縉紳紳莽得一好
友志同道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
爻聖人特偶舉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目使千聖作
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離不了陰陽道理故
論衡要論乾坤二卦已多了說窮盡雖萬卷書說不

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復完吾降衷之性

孔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蓋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率真者無心過疎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臨深其惟君子乎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聖賢地位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動氣變動氣便無涵養矣

聖人心中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却是悲天命

憫人窮也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孟雲浦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生而聰敏八歲授小學讀之輒悟大意二十歲一夕寢不成寐念人生世上決無隨俗浮沉可以爲人之理亦未有罔所師承此念可久而弗變者因至洛受學於尤西川之門自是專心聖學卓然獨立有欲罷不能歟而後已之意隆慶二年戊辰以選拔遊太學與江西郭青螺山東孟我歸門川黃慎軒爲友相觀摩而與我歸尤厚善辛未自京師歸與里中同志擇城南川上建南賢祠講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至

習其中癸酉廩鄉薦庚辰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父憂中途聞訃哀慟辨踊絕而甦者再喪制一遵古禮三年廬居粥素不入內室遠邇同志聚講者日衆立爲會約自冠婚喪祭以及家庭日用服食好尚之類大要以厚風俗崇禮讓返樸還淳爲主甲申服闋補戶部主事差權河西務至則剗剔宿弊盡革俸德諸費率士民講聖諭明正學旌節義莖露骸賑貧窮豁河士民依若父師去之日爲立生祠歲時致祭丁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丁母憂服闋補積勲司員

外陞文選司郎中掌銓事守正持公允權貴請託俱不行裁奔競拔淹滯故事遷除方面重臣先關白政府化鯉以用人取自上裁遇缺具名疏請不爲白雖歸里杜門謝客與門人講學嘗有言曰孔孟行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賴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集義宗旨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不免義襲冥行其學以無欲爲宗以孝弟悃獨爲要倡道兩關月川之後一人而已天啓朝家宰張問達題覆贈光祿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至

語錄

鄉學者稱爲雲浦先生祀鄉賢又建祠特祀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卽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性卽心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並言詞有攸當理非二致由是觀之心性之一彰彰矣夫何疑

孔子言仁多矣言性與天道者亦有之記者則謂罕言命與仁而子貢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數何也蓋聖人只言工夫未嘗輕談道體考諸論語不曰

孝弟則曰忠信不曰謹言慎行則曰忠君愛民何莫非仁何莫非性命天道亦何莫非心乎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慎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爲何者非獨此是爲學緊要工夫若此處忽畧則無學矣

特立者多忤世隨俗者必失已與其失已也寧爲忤世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四

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易言洗心不但曰藏密而曰退藏於密退字極有味

卽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黜讖中庸之篤恭於學

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一密執

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況人乎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卽

不然安得無悶學者宜知此

定者心之體動應亦定也蓋變化云爲非於心體有

所加無加於心體何定如之故程子以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爲性定

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立志爲先志欲爲何須要辨別

孔云聞道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後世勵節敦行之士儘有可觀先正却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五

楊晉菴東明

楊諱東明字啓昧號晉菴河南虞城人生而穎秀沉
潛敦固八歲就外傳茹苦力學口誦心唯唯有屹然必
爲聖賢之志事兩尊人出告入面小心恭謹迨里凡
兄年十八卽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于學問萬曆丙
子領鄉薦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甲申遭封公喪
哀毀逾禮合歛葬祭一遵紫陽家禮服闋授禮科給
事中上疏請立東宮不報又請崇重孝經保全善類
等疏凡數十上會河決齊梁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相食骨槩鼎相枕藉公乃繪爲流民圖申之以說窮
饑此瀝之慘宛在目前疏入神宗惻然傳三官省覽
遂出帑金數十萬往賑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乙
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歸來始建首善書
院弟子執經問業者不遠千里真有朋來之樂所往
復同辨者如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羅耿天台
諸君子皆當代名儒相與羽翼聖學諸如修學宮置
社倉廣義塾敬老恤孤滿腔惻隱濟人利物日集暇
晷每撫按疏薦二十餘次勛以卓變稷契濂洛關關

目之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卿陞大司寇引年乞
休謝政歸里卒贈禮部尚書公天資近道勤于學問
前見仁體有入荒我聞氣象所至興學起會接引惟
愜直欲紹明聖教振起斯文其見地卓越往往發前
聖所未發所著有性理辨疑興學問答饒民圖說山
居功課等書行於世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王惺所以悟

王以悟字惺所河南陝州人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
卽求爲門弟子學術純正敦尙躬行於鄉之先儒曹
月川備極篤信中萬曆甲辰進士丙午分考順天鄉
試稱得人鹿忠節善繼出其門授邢臺令潛泊若寒
素值歲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法煮粥民沾實惠
或施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
久之叅政山右蕭然行李單車就道至卽條上利病
關切民隱甫三月卽賦歸來與張抱初張泰宇呂豫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八

石諸公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從學者甚衆以疾終

祀鄉賢所著有月川年譜

呂忠節公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
里閭維祺爲諸生時卽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
丑進士授山東司理以孝弟感民爲之化擢吏部
郎清儉遺謝屬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弗定先請見
於慈慶宮門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
子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
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譴逆璫卿之幾中危禍
戊辰懷宗御極起復卿轉奉常上防微八事授南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九

部侍郎清履侵冒以百萬計餉可支三年更不苦竭
調南兵部尙書汰冗員登勇敢兵實不濫復振取多
士立豐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邑
士立伊洛社以守先待後自任與王惺所張泰宇李
盧齊王文苑孟守健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
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陸象山
之言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
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歟其在富貴者適足以
播惡遺臭戾寅流寇詭譎求招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

人心洶洶如沸難戢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
侵窺河洛率家人分守北城營家貲以勞軍士卒已
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絕家人殺十餘賊次日西城
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有
仁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賊首
曰呂尙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勦何逼人太甚維祺厲
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歎賊令
之跪罵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藩同被殺
觀者皆相視流涕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六

孝經本義序

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
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
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夙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諸頌
學宮復輯孝經本義大全書成之日有芝十八莖產
於庭又有或問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
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爲明德先生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
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

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
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
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天夫天地渾然氣耳
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池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
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于父
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
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上不
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
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
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
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
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于
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僞子
炫邵黜于安石子是謂詬家各出所見非祖承學卽
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間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
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

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惡禍亂之作交煽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與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奎

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合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陽士鈞鑰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發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朱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想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沉淪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益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

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間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惡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踰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張孚若信民

張信民字孚若河南通池人童時知慕月川奉以爲程讀洗心藏密語悅之自號洗心居士十五遊於庠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已任以明經授蘭西令因士鮮知學爲之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迪多士不避權貴論藩司檢校與關中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泰晉之間以及汝穎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主韶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既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於正學書院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書七十二卒所著有理學彙粹訓蒙要纂因禮道洗心錄等書

賈筠岑如珠

賈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爲筠岑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俸卽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爲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清定省一循古禮諸語默動靜起居酬酢必得母意歡洽而始安會母背生瘡祈禱弗瘳輒以身代屏膏粱不入口日飲食惟粗糲克腹而已他人弗堪先生曰吾母病復舊吾食亦復舊也二年疾愈食復常母每封戚屬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稱其孝外人習見之皆無間言待異母弟敦友愛凡事曲體母心視手足情重一如痛癢之切體也夫妻相敬如賓敦崇古禮終身嚴而不弛於辭受大節尤繩尺惟謹非其道一毫不苟取與人憚其剛方不敢以私干之而樂易平恕未嘗矜世絕物處內外尊卑間怡怡如也懷利濟心不以貧困阻其志值明末寇亂年荒人相食乃收集族衆維持之悉活其生有奔竄來歸者分其室廬居之更謀生計俾無轉徙流亡之患下至蜂蟻微物日損危厄亦必置之生地其側

隱慈愛蓋天性然也不始教授講學從游者其衆衣冠必整步趨必嚴初不以顛沛流離稍失禮容師弟雍雍於澤畔脫畝間依然春風世界也是時國勢槍捷正學泮駐人心厭故喜新日浸淫於邪說而不自知先生獨力崇正學教人先之以德行而文藝次之其講求服習一以程朱之訓爲遵守不爲異端所惑惟優游厭佚於經書性理諸書身體力行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稱爲西河夫子復出也所惜者早年歿世未竟厥志然歿後五十餘年士猶追思其學而奉爲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天

語錄

道體渾淪磅礴在在露分剖端倪要人自識之

道有統會處可以該散殊一本者萬殊之所從出也

道有散殊處可以認統會萬殊者一本之所發也

天地有不言之行生人亦有不言之行生常露之常

境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是布帛菽粟此中

所以不可能也

夫子雖不得與堯舜晤對一室講十六字之秘却以結勒長途撥億萬年之夜勞人肝胆豈許易識

道無間於纖細優優政洋洋之實際也

虛靈之內萬理之彙粹也惟隱微之藏蓄既深斯機絃之躍露必靈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合內外一形神之道也

禮中有自然之和若忘禮而美和則箕手踞足成甚

禮體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天

世路甚坦馳驅優游有何不可若是脫輻必不能四達不悖矣是故君子誠之爲貴也

矢稱矢鳳之會不可期聖作明述之事有可任至夫子自言則又曰述而不作其斯爲聖人之謙而不居者乎

東西南北今日經宿明日又不知作何地周旋亦思

聖人爲甚如此忙迫

箕穎高山水之韻達士曠懷結實固自有定但不知

彼視皇皇道途者以爲無繫要事耶抑亦度德量力

不得不拘此局耶

天下至美之事無論聖人贊之凡民皆有美之之情但不著不察者衆矣

大車以載薪中不敗也若運世之防維既失攸往何恃以利用

荷簣丈人沮溺輩聖人有所遇便與之言直視天下無地非促膝接語之快緣而彼不之知也

學者入德之門惟以居敬爲先求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昔人言之詳矣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

學者最當恪守

學者方幼時知識未開卽當以格言正論爲提撕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其於非禮之事斷不肯爲矣

道無分於大小統此愚不肖之全體天地聖人之合脉耳在天曰無聲無臭在人曰不親不聞

李淞冷會

李會號淞冷河南尉氏人生而聰穎八歲就塾師端重如成人十五歲後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飯之頃必置書於前反覆尋思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歲中鄉試副車歸則建書舍於居宅之東寢食其中窮理致行務以聖賢爲期凡墳典經史諸書無不潛心玩味焚膏繼晷至困憊猶不就寢性至孝恪遵家訓常恐一言一行之玷貽二人憂及遺父喪哀毀骨立殯葬盡心竭力務遵文公家禮由是文行益著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李

遠方負笈至者常百有餘人崇禎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中副車旋里進修益力絕不與外事嘗書於齋曰聖學法天天無一時止息人若稍自懈怠便非法天之學素有大志嘗語人曰讀書所以致用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我輩今日必須存先憂後樂萬物一體之心方不同獨善一流人物其自任之重如此訓課諸弟子必以敦孝弟厲名節諄諄相勸勉謂學者不必務爲高遠但能於天理二字事事體認時時省察求其可以無愧便是作聖之基

以故出其門者或仕或處類皆光明俊偉之士時人比之胡安定王文中子云時值流寇猖獗將由尉攻汴公倡義守城寇知公爲人望貴符至城下招公公奮怒督衆發矢石擊之及城陷罵賊不屈死年四十九

國朝定鼎閩邑公舉忠烈旌表其門公剛毅醇謹仁孝由於性生持已嚴正而不爲崖異之行接人溫恭而絕無依附之意儉於自奉而濟人利物則好行其德淡於希世而正誼明道則務盡其功於聖賢微言大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義毋精思詳辨使正學昌明而虛無之說不得以惑人引人爲善必多方獎勵以堅其志其施教則因材造就臺臺不倦以期底於有成大約本之以誠正行之以敬恕故顯微無間而身世咸宜也生平之嘉言懿行士人恒奉爲典型至臨難不惑舍生取義浩然之正氣長存天壤間風者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所著有四書雪光錄尚書管見史畧及詩稿文集若干卷

孫徵君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後爲河南輝縣人兩朝敦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先生資稟不凡能言甚遲甫能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七歲入小學十四歲入邑庠十五歲食餼十七歲舉於鄉與鹿伯順定交先生志學自此始二十二歲丁父憂喪葬一遵古禮結廬墓側三年如一日二十五歲丁母憂復廬墓三年學者從廣中問業服闋磨曹貞子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四十五歲督學御史特舉孝行建坊時鹿伯順家居先生朝夕相與論學御史黃鶴嶺特疏請徵聘辭爲子侄輩暨從遊諸生申社約給諫王正志保舉取用辭五十三歲因寇亂倡衆守容城得全已而結茅於雙峯爲避地講習計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

清朝定鼎順治元年甲申遂歸北城遷方橋寅東薦舉擢用以病辭會諸友於靜修書院乙酉劉大司馬王猛以舉知薦辭祭酒行塢以讓賢薦俱以病辭丙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六十三歲門人請錄問答語嘗言此理包涵天地貫徹古今却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只隨時隨事體認天理還有甚不了當處問朱陸同異曰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已處着力若實修不講專較量於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真切爲己之學在新安集諸老爲尙齒會共十八庚寅攜家來蘇門讀易於聞齋樓著讀易大旨衍河使者馬王笋鵬造廬請益且以夏峯田廬見贈遂移居夏峯於蘇城舊同避地來者各分用數畝使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治以濟其乏巡按御史陳澤水薦舉山林隱逸以病辭約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赴磁州張湛虛司馬之約丙申題夏峯艸堂曰兼山堂有聯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朋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處何思於此見先生之所得矣壬寅書經近指成大意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心者何敬而已矣惟敬始能凝聚此理於心而無所放逆堯舜禹以粉一執中相授受非敬

而何以精何以一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其直揭千聖心傳類如此丙午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先生爲遜菴說贈之云遜雖以潛爲養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卽于田于淵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已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魏蓮陸刻歲寒居蒼問於保定庚戌湯孔伯再過夏峯留兼山堂決旬偶及中庸盡性章先生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三

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早已知其賢於堯舜然却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見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頃刻間使之極得其所便是贊天地缺陷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亦各有參贊明道天理二字自己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是歲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辛亥與官紳立興學社於百泉書院乙卯先生年九十二歲偶感疾十一月己酉未時着衣冠令子孫扶坐而逝先生天挺英姿孝

友出於至性早得訂交鹿伯順卽以擔荷聖學自任
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功歸獨周規折矩不失尺
寸故其生平出處常變辭受取予悉秉諸道八十年
如一日常言吾之學與年俱進而有三變焉天啓乙
丑內寅則陳大丘郭林宗晏未甲申則管幼安田子
春今老矣其荷武公乎蓋自爲寫照如此識者謂先
生太和元氣合濂溪明道而爲一人其操存在隱微
密密之地而行事不過人倫日用之常其檢攝在威
儀動作之間而精神遊無極太極之始以爲溫然春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也而未始不肅然秋也以爲行之方也而未始不嚴
之圃也其從遊之盛近追洛伊遠過河汾三十年間
中原文獻在夏舉天下模範亦在夏舉可謂知言矣
所著有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理學宗傳家
禮的歲寒居荅問孝友堂家規彙輯人物考中州人
物考行於世

語錄

學而時習之此學字是千古帝王聖賢滿不得分量
斷不得工夫試看下面章章句句都是時習如爲人

便當孝弟不當巧令與人謀便當忠交朋友便當信
父師傳便當習如治國便當敬信飾變件件是學件
件是習不獨論語卽學庸孟子五經以暨諸儒語錄
滿不得學而時習之一句吾夫子自志學以至從心
所欲不踰矩正所謂學而時習之也此學不明專以
誦讀著述爲事何啻千里

放心如何求總之是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去得一分
天理自復得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復全則心不放而
得其正矣求放心三字是千古聖賢要訣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人一日之間儘知有善可爲然或於善之中一涉表
暴或有要譽惡聲之意便是作僞皆所謂已私也顏
子無伐無施正是克己孔子無意必固我無己私之
可克也其餘日月至焉當至之時與不違同一境界
而至之前至之後又未免有己私隔斷此段功力非
戒懼慎獨終無自慊之時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與緊工夫只在克己
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教他克己不敬不恕
之已也語司馬牛是教他克己其躁言之已也其於諸

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豪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偽欺慊之分陰陽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至誠參贊位育原是實理實事誠而曰至純乎天而不與所謂言天道也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形著動變皆盡人以合天所謂言人道也故中庸為傳道之書子思得之曾子傳之孟子齊治均平握樞在定靜安慮集義配道操功在勿忘勿助周子之太極程子之定性其庶幾乎虞廷十六字數千年守而勿失賴此教人以撐持之莫謂無時無位遂不與參贊之事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五

問戒慎恐懼之時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活潑從戒懼來離戒懼竟活潑不得

一友自叙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實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

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即行省得攜帶既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蔬食草

蔬茹派也

大學自誠意時便提出好惡二字到得平天下只是好民好惡民惡而已中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皆以好惡發之徹首徹尾無顯無微總此一事孟子論夜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氣曰好惡與人相近箕子陳時以無作好無作惡為王道錫民之極益可見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不知言無以知人此是孔門家法至養浩然之氣則發前聖未發之蘊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是何等功用然其歸着則在集義使義襲而取惡能慊心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便與聖人同一無息天道同一不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夫豈有他道哉程子曰孟子學已到至處知孟子方可與讀孟子

湯潛菴狀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初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棧嘉開塾講小學人皆仰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嘗借人書篝火讀連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伯流寇洶州城公冒難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賊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論以有已在強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順治戊子舉於鄉已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邸舍蕭然不蔽風雨每入第一僕一馬筆瓢疏水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沉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山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賅裕之

論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

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繁官吏科歛以辦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述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闢廢闕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爲之嚴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頓覺風移俗易偶行部遇兩止大樹下旣去民以米糲餽樹時人比之甘棠其爲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叅政轄嶺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由沒最劇嚴擬公設密計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孺公偶病欲留養傾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其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問其病病必劇是某貽誤嚴毅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于夏峯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

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舊日吾人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達至窮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鑑交疏薦公單車就道至則飢僧舍以居生平改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克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

試壬戌克明史總裁官學政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啓

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召至乾清官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權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周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

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執政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陸辭

上亦加褒論

賜資優厚比行又入見

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北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聖駕南巡迎

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恩從至江寧候真命之還時署中案牘如

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已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

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黜驛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

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

以

召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

得其所復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

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

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聞

召命卽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
止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克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遇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海淀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具疏備奉

旨令回奏并改工部尙書諸路河勘木回一夕卒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尙書品級

賜祭墓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修默

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

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用倫

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會貫通

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循

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

爲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閑

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

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

受學者則竭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

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興

學育才成就爲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

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所著

有洛學編二卷雕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稿

若干卷行於世

語錄

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

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

能快足而氣餒矣

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

而生矣

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

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

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能致知

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

學者於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

力處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誠得工夫自不容已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所謂一致者雖于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作從戒懼慎獨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四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畧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也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於此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爲矣所以平天下到底只說到義上去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一無息而已君子之爲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爲一息尙存此志不啻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全五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個便不濟事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着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一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

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彭德馨如芝

彭如芝字德馨南陽府南召縣人幼承庭訓篤志於學十四歲爲督學使首拔有聲黌序未久卽食餼讀書務求大旨不屑屑於章句該博經史上下古今有擔荷一世之志遭遇世亂雖流離困苦未嘗廢書堅定之操始終不移

清朝定鼎戊子舉於鄉終困塲屋未遂青雲初選汝州訓導歷奉十年遷真陽教諭八年遷河南府教授所至以興學造士爲已任居洛設絳帳於明倫堂門下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七

受業膏百餘人捐俸爲僎講學課文寒暑風雨不輟暇則閉戶讀書一切外物皆不入其胷中數年之間門下成人小子遊泮宮登桂籍者接踵丙辰秋余興復嵩陽書院公惠然過我邂逅雙柏兩溪之間談天人性命之理莫逆於心嗣後亦數有手札往返論學戊午陞任江右石城令盡洗從前積弊與百姓更始復捐修書院聚邑中大雅之士講學其中自公之餘高卧北窓輒吟咏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自況未及二載卽告歸布衣牛車逍遙里閭不改韋素家風然勉

學誨人之意終老不衰易簣之夕無論知與不知咸歎息典型淪亡爲之解泣焉公前後爲學官三十年其陶鎔砥礪成就爲多初刻意爲文章晚年聞道與義文周孔相晤對蓋其自得深矣

張尙若潛

張潛字尙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大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寇躡河朔其父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行近巖壑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父大司馬公父子相聚於姑湖承歡養志天性真樂有出於常情之外者

清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

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

切琢爲聖賢之學癸巳聞太夫人抱疾盡力請終養抵家太夫人喜慰病遂瘥甲午病復作公躬親藥膳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丁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爰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懿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於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論學無

盧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
可以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潛寧
集十卷

語錄

易雖兼辭占象變總爲君子指示視以立命蓋形氣
者有盡之物終爲造化所制理道者無窮之義必以
聖賢爲歸固云趨吉避凶實則理道原超乎吉凶之
外常伸不屈如造化能使龍比遇國難而不能使之
不忠能使曾閔遇家難而不能使之不孝能使顏冉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九

不壽而不能使之不德冠一時名高于祀能使孔孟
不遇而不能使之不爲聖賢故易曰過涉滅頂凶無
咎繫辭曰其要無咎君子苟立身於無咎可以先而
弗違亦可後而奉若一部易經總示所以無咎之道
孔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孟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
其意義本合此易所以主張造化歸權人事獨爲五
經之冠也

崔文敏士翼一書一生學問具此當日學者爭奉姚
江良知之說頗悟空忘流爲禪悅文敏毅然以憂倫

躬行矯之其功不在禹下

昔有問數學於伊川先生先生曰吾所知者福善禍
福耳至若某日晴某日晦予安能預知卽知之亦復
何用然則數學固至人所知而未必爲至人之所尙
也

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

夫子謂子張曰汝以爲必鋪几筵酌獻酬酢然後謂
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必行殺牲羽籥鐘鼓然後謂
之樂乎行而樂之樂也今置和序於不講豈云知禮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主

樂者乎

陳元熙格

陳格字元熙新安人天資聰穎五歲入小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西銘有悟即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檢身制行以雲浦明德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著四書認証說蓋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特謬朱註格乃取大全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証之意者手自繕記輯爲成書康熙癸卯登鄉薦甲辰成進士猶以訓迪諸生爲業同安邑呂大宗伯簡齋先生講學於弘運書院即潔誠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往謁簡齋先生深相得以爲真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還授馬邑令適陞襄陵之地招集流亡賑貧恤孤興學課士分校晉關簡板稱得人以邑多述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諸憲請告歸來益殫心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執經問業者履滿戶外復取平日所讀理學諸書如朱子近思錄語類往復尋繹以啟來卒于家所著有四書認証說

鍾爾知國士

鍾國士字爾知河南河內人生而穎悟七歲就塾師即知攻苦力學家素貧雙親皆年老無以爲養弱冠即設立蒙館教生徒以供甘旨遭母喪哀毀過禮拮据以營塋事服闋乃奉厥父渡河而南居偃師之蘇山下讀書講道從遊者日衆聞梓城孫徵君倡道蘇門遂率舉子業不憚數百里徒步從受學得聞伊洛淵源身心性命之旨欣然至忘寢食一昨海內賢豪往來徵君之門者皆以鍾子爲篤學樂與之訂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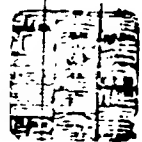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鍾子氣求無虛日矣徵君既考終復還嶺山置立鍾地營松數椽題曰存心齋讀書其間簞瓢疏水尋孔顏樂趣甚自得也暇則攜榼與二三同志登子晉吹笙嶺上跌坐古松下談詩論文竟日忘返嘗欲結茅其間做公和肅臺堯夫安樂窩卒不可得已而設帳釣臺手錄楊誠齋易傳一節朝夕潛玩寒暑靡懈與從學諸子講論孝經發揮孔門言仁之旨孜孜不倦居禹十年雖家無甔石之儲而胸襟瀟灑問遠視塵世無一物足以擾其懷者人之得與之遊莫不飲爵

酒坐春風殷殷鬱慕愈入而愈思焉嘗往來嵩少箕
 穎間流連景物吟咏性情平易而造於理丙寅夏偶
 感疾自作輓詩沐浴更衣視手足而逝公資性警敏
 復刻苦問學負笈夏峯指授以聖賢爲學之力反而
 求之身心融會浹洽逆絕意進取渾出處行藏爲一
 致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凡生平所行無不可告人者
 其與人爲善之誠淋漓懇摯委曲導開導務歸於成
 就而後已賓靜菴太史嘗贈以詩云學探淵源徹奧
 旨志存體認養似陽春人勸善如飢渴到處安身樂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左六

退藏則可謂深知公之心矣所著有存心齋詩文若
 千卷藏於家學者稱爲爾知錄子



中州道學編二卷補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耿介編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讀
 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壬辰
 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後以湯斌薦授詹事府少
 詹事是編專載中州道學自宋二程子至
 國朝陳榕等五十七人人各有傳傳後或附語錄及
 所著書末附補編一卷乃乾隆庚午登封知縣晉
 江施奕簪所編兼收漢杜子春以下傳經諸儒介
 亦與焉然介於漢儒宋儒門戶判如冰炭韓愈諸
 人乃所特黜非其偶漏奕簪不自爲一書而附之
 介書之後非其志也

古懽錄八卷

〔清〕王士禎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懽錄八

卷》提要

古懽錄八卷。清王士禎撰。山人所撰自唐虞下迄明。凡出于人
古懽三書。古懽良人。唯古懽山人。取之。案。古懽。友之。志。云。
山人。小。世。官。懽。雖。左。國。行。時。有。減。某。重。接。之。志。幼。讀。
詩。至。秦。風。采。芣。輒。流。連。三。過。掩。卷。有。望。久。之。志。考。
梁。衡。門。十。畝。之。志。未。嘗。不。想。見。其。人。其。將。旦。暮。遇。
也。徒。以。程。文。督。諸。世。事。特。數。弱。冠。以。政。迴。所。中。外。
名。四。十。年。以。昔。之。願。行。督。未。中。然。未。忘。清。史。志。也。
故。所。閱。歷。之。地。以。茲。訪。吳。楚。晉。蜀。魯。名。山大。
川。奇。峙。奇。壑。五。世。不。磨。以。扶。則。出。與。以。五。世。書。
寫。如。康。熙。已。卯。山人。官。御史。大夫。世。鄉。雄。峻。山人。
居。之。澄。澗。其。門。蕭。寂。以。退。隱。德。退。食。之。悅。則。覽。
諸。史。花。神。下。述。釋。官。說。部。山。徑。何。遠。之。高。有。當。
于。心。輒。掌。親。和。單。讀。語。期。互。倚。和。暇。仿。高。士。
賢。士。二。傳。之。神。而。皇。甫。士。安。所。酒。神。雖。定。長。姑。
盡。覺。言。外。之。味。秘。叔。夜。宗。洲。謝。梅。之。說。考。結。諸。
人。之。書。以。步。月。寢。遠。世。所。考。而。以。已。意。錄。之。

此補士大夫高其為賦獲抱夷贈得仁智之為以唐
王右軍事蘇州自太僕宗之東坡山谷輩亦同有取
焉書成錄一通付于同門人朱君仲延俾藏于其區之
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洞庭之蠶尾山房後有題者
庶明吾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重陽後王士禛序

漁洋山人據子史百子之旨自唐虞下迄勝國凡高
人逸士之可尚友者隱顯不辨早而錄之迄乎八卷
取古詩良人唯古雅命以名其書錄一通付于同門人
朱子仲延俾藏於其區之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
洞庭之蠶尾山房而後是則欲廣其師傳雖版以
行未信予序蓋予與山人交最久稱心相知其志
慕曠逸雅嗜山水雖屢華騰騰於榮利則吾兩人
性情同也撫是書以山人官御史大夫世稱雄峻

山人退食自怡心如止水然古之大隱至朝市者非山
人其誰與吾嘗謂古大臣漢明郭德真安天下
非特其臣功懋也蓋亦集虛而攝德爵祿不入於其
心故視富貴如浮沤佳處何足道焉之不移不
伐伊尹之周以寵利居成均周公之明農是皆聖人也固
然他如留侯之辟穀裴之採野蕨之解白歌之思顧
彼其人雖垂紳握節謀猷于廟堂之上與出處接而
川觀者何以異哉則乎此則以山人尚友之意所
托也則隱其取類通而見義遠固在此不在此也吾
自謂士也傳高士而後宗敬微同直祖聖皆有作
今觀山人所撰漁洋條帶似以勝之而後者倘若高
隱傳三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其數則行
亦高士也覽其書曰昔稽康所贊其自擬合而
十之數特待吾等哉和後果益以考結嚴行三傳
予與山人志相就而後有傳是編者將不遺吾
兩人也夫高士與崇序

昔東坡作詩自注迄今甫以為論韓白優劣此不知東坡且不知魏公也夫魏公相三居天下可謂盛矣其心勤然每記於齊得喪忘寵辱焉世雖忘之傳以遺其迹惟東坡與周旋公知之最深而今有以子句記之哉知吾新城夫子少提高第晉登釣軸其曠懷高致蕭然自意讀漁洋諸集隔一有湖山丘壑之趣則存自之志有不謀而合者言其近辭夫子者授古懽錄八卷今藏於其區之漁洋

山房近反覆披讀大約於朝氣之低取吾人以寄尚為格記高隱則崇氣節記教遠則尚康隱至於野人漁父道士高僧一嘯一咏有會於心即筆於牕而以付其走後其不歸於勵世警俗明理達天非徒現世微物結情飾飾以自鳴孤高而西則斯集之作殆亦清介恬澹之操隱為流聚今觀夫子遺書如茶一區香一壺書一卷穆焉藉席造化因隨所謂古拙曰復公是以視富形一磚雅慕

樂天者其意致又遠矣嗚呼漁洋山之子最出者也應足觀理靜足棲心淪潛法味之觀可涵含太虛漱滌萬類以斯集置其中則山川靈粹高士清樸真堪共有于古而後近亦得探奇曠扶幽潛放舟具區之間以自廣所學其巨洞目易者靈寂端皆可與古懽相印証者信矣雖不敢尚漁洋的白意意為夫子記刻以附是集之後謹為序

以故自持媒上晦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許由 巢父 子州支父

生懷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鸛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樹偃
聞鵲而不過滿腹子嘗謂天下為危人難在治危
尸提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又台為九州
長由不欲歸遂身於河其友巢父字子欲飲之問
其故曰志欲名我為九州長要聞其聲故洗耳
巢父曰子若居高岸深谷人並不遇汝能見也子

叔浮游欲求其名譽污吾特口幸得上流飲
之南華經

竟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患憂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

咸連

伯平學琴於咸連先生三年而咸為其精妙實寔
情志專一尚未能也咸連曰吾師子春立海東傳於人
情乃與伯平為蓮萊山留伯平曰吾信與吾師

古懽錄卷第一

濟南王士禎 贈上 撰

新安人朱世延 翠庭校

被衣

舊說問道于被衣被衣曰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被衣知
一汝度神將來余往待汝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睡焉以
新生之體而求其初言未至被衣缺睡寐被衣方認
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船而却自甘不返。延望中。但聞海水汨沒。山岫皆冥。羣鳥悲翔。愴然歎曰。悲生時移。我情乃授。集而鼓之。為水仙操。樂府辭題。

藐姑射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南華經

建德之國

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君其往乎。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渚愈遠。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往。而反君自此遠矣。南華經

原憲

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窺。桑以為樞。而甕牖之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往。是原憲革冠。縱屣杖屨。而問。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居之。曰。憲聞之。世財謂之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南華經

楚狂接輿

陸通字接輿。楚狂也。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接輿。道使者持金百溢。車馬二駟。往聘清治。江南使者去。妻世市。車曰。門若車。誰何。誰也。妻事之。金。則辭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能者。暖其樂足矣。不。於是夫員金。難。妻戴狂器。更名為。遊諸名山。食桂。德。實。服黃菁。

子隱蜀山。高士傳

漢陰丈人

子貢遊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圓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土。澆澆。然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澆百甕。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井為機。後重前輕。勢如犂耜。其名為橈。丈人作色曰。吾聞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害機。我亦不知。羞而不為也。南華經

莊周

莊周者少時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遺世自旋楚威王使大夫聘周方釣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耶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高士傳

於陵仲子高士傳作陳仲子子終

楚王遣使三出於陵聘陳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駟食方丈於前妾亦妻曰夫子左樂右書樂至其中矣結駟連駟所安石過餐膳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索何自客賤之如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古懽錄卷第一

古懽錄卷第二漢

執事高士傳

執事古伯陵京兆人治清節隱於所山曰馬遷以書勸峻之執事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之造於茲始歸能者見利不肯者自辱亦其守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助徒欲偃仰於容以莊輪齒耳道高尚不仕卒于所山所人立祠鄉所居曰高士傳

恂子孝伯陵十三世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同

論漢書居渭陽第五牧風馬融注德桓麟宗

之大將軍實武舉賢良不祐同上

邵曼容

邵曼容養志自儉仕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漢書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脩道靜默世服其清高不營軍王風以禮聘和不屈揚雄稱之曰谷口鄭

子與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高士傳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春人居求以儒書養性少事之
壯年王莽顯改福一朝棄妻而主九江傳以為仙多有
見於會稽者更姓名為吳市門亭書○吳惠與梅
福遇莽亂入吳從會稽餘不鄉以江南北行時因居
之吳人名之曰吳市門亭書

嚴遵

嚴君平卜筮廣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別開肆
下康而後者如揚雄著書論世人士曰蜀嚴湛與
君強為益州書曰吾得君平為信事足矣雄曰君可
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居也漢書

彭城老父

彭勝不食而有孝父來知其甚哀既而曰嗟乎蓬以
香自懷膏以明自煎彭老竟去文帝非我徒也
趙而如莫知其誰漢書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性尚中和好遁居易潛隱
於山清易為預並邦謂之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矣
不知戰但求和死何益生也見女醫婦舉教此而事少相
與此北海禽慶子為俱遊五嶽名山不和世終漢書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高帝同遊學
帝即位乃更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志違
使聘之三反而後到會於北軍司徒侯霸與之素
舊遣人召霸之不答乃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
將足甚善惟仁輔義天下悅阿諛旨多傾德霸朝
封奏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幸其舊宅卧不起
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
良久乃張目視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王相迫和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升輿

歎息而欲復引走必論道舊故因共醉竟以足加帝腹
上明曰太史奉客星犯御堂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卧耶除諫議大夫不坐乃糾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初處為嚴陵濑後漢書○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八
瀨第二是嚴陵濑水經注

周黨

周黨字伯治太原廣武人也王莽竊位託疾杜絕建武中
徵為議郎病免遂呼妻子居澠池後被徵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聊待見尚書召引見伏而不謁自陳
願守所志詔曰明王聖主必有石室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
帛四十匹遂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後漢書

王霸

王霸字儒偉太原廣武人少貧家王莽篡位棄
冠帶絕交而建武中徵召霸拜橋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

星蓬所連微石到霸妻亦妻之初霸與令狐子伯
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而雍容以也霸子方耕於野
投書而歸見令狐子沮喟而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去久
卧不起妻問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老而我見重蓬
髮歷齒父子恩深不覺自失早妻曰君少修節節
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舊志
而慙見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也後漢書

逢萌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王莽世解冠挂東都城門
歸時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先武子位乃之琅邪勞
山養志修道德詔書徵萌託以老髦迷路東西語使
者曰尚不知方面所至安能濟乎即便駕歸連微不
起○前與平原王君公友善君公意亂不志儉于
自隱時人語曰避世逢東王君公後漢書

韓順

韓伯子良天水成紀人脩道山居執操不回隗囂稱
上將軍使聘囂欲以爲師囂曰禮有未賜焉義里往
教而欲相師但入還上表高士傳

李弘

李弘字仲元居成都里中化而名爲鄉人送之因
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之遂奔逸不之官
揚雄曰不夷不棄居於可居之間漢書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京師爲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信陽侯陰
就劫殺之既而故設表依慈葉之井丹推志曰
以君侯供甘旨故未相逼何其薄乎更殺之然乃
食及就左右進華丹笑曰吾聞桀殺人車室此邪自
是隱閉不問人事以事終後漢書

蔣詡

蔣詡會中三種唯羊仲求仲仲之三仲皆挂座也

名之後漢書

張仲蔚 魏景卿

張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時天官博
知如爲詩卿所居蓬蒿沒人呼人莫識惟劉蕢初之
三輔
決錄

鄭敬

鄭敬字少都去吏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
誦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陰以茅簾爲席汝南先
賢傳

韓康

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初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
子康買藥康守僕不神女子患之於是韓伯休那
乃不二價平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山女子出知有
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後漢書

梁鴻 高恢

梁鴻與妻往種共入霸陵山中每得彈琴以自娛東
土御若齊魯之卿又去適吳依吳伯通居廬下爲

人曾泰伯通察而異。今於鴻潛開著書十餘篇。卒葬吳。離家。曰要離。烈士伯。當清高。可令相近。
後漢書

鴻友人京兆高恢。好老。隱華陰。心亦高。抗終身不仕。
同上

王符

王符。字仲。犍。安。定。人。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篇。號潜夫論。度。適。將軍。皇甫。想。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鴈。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想。鴈。還。執。者。不。及。常。展。履。去。迎。吐。人。語。曰。徒。見。二。子。而。不。如。一。逢。掇。
後漢書

孫期

孫期。字仲。武。濟。陰。武。人。少。習。京。氏。易。有。文。尚。書。牧。豕。大。澤。中。其。學。者。皆。執。經。曉。畔。以。追。之。
後漢書

臺佟

臺佟。字考。威。鄴。人。隱。武。安。山。鑿。穴。而。居。采。桑。自。業。

建初。州。辟。不。就。刺。吏。行。部。使。使。事。致。得。終。載。病。往。謝。刺。吏。乃。執。勢。見。佟。曰。考。威。居。身。以。是。甚。苦。若。以。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陽。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終。不。見。
後漢書

矯慎

矯慎。字仲。廣。扶。風。茂。陵。人。少。與。黃。老。隱。避。山。欲。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共。甚。重。之。遺。書。曰。仲。序。足。下。勒。處。隱。約。難。乘。雲。行。泥。棲。宿。不。兩。面。有。西。風。

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逝。亦。有。理。國。養。人。施。於。後。世。以。登。小。絕。適。神。不。著。其。證。人。視。其。驗。吾。欲。先。立。其。可。者。於。意。何。如。慎。不。答。
後漢書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性。恬。靜。慕。老。不。交。人。事。太。守。諸。君。知。其。中。詣。謁。太。守。欲。以。功。高。居。之。真。曰。以。明。府。是。待。有。禮。故。敢。自。同。賓。若。若。欲。更。至。真。一。

時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懼然不敢復言順帝西巡
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應形遠世宜飲洗手之水
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屣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
得卿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後漢書

袁安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去業行見人求出除雪去袁安
心獨坐行終除雪入而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去安曰大
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也後漢書注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中人居穀城聚而力耕衣食婦家
數步往受易長安世兄哀為東主內文招之不往去
之太原堂即越牧華集書自授丞相孔光辟不就後漢書

周勰

周勰字巨勝御史大夫舉子梁冀三辟皆不屈隱
處竄身北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後漢書

袁閭

袁閭字長卿汝南人築土室庭中閉門不見客范
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高士傳

郭泰

郭泰字常行陳梁河間遇西巾一角墊于人乃攲折
巾一角以答巾中後漢書

徐穉

子脩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讀書樹山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常齋磨鏡見傭以自給陳蕃黃穰交辟不

就子脩字季登而隱不仕傳士○尚書令陳蕃疏

荐處士徐穉妻服表闕章著本意帝問蕃曰徐

穉表闕章著孰為後志對曰闕生去公族闕道漸

訓著長於三輔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矜至徐穉

爰自江南早著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也後漢書

管寧

管幼幼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踞其榻上當膝而皆寧 三國志

申屠蟠

汝南苑南第非行朝也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賜子生乎
冀其風情歎曰昔戰國之世當士橫議列國之主擁
彗先驅卒有坑儒燒室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
碭回固樹為忌自同傭人大將軍何進欲致之使
同郡黃忠致書勸曰昔人之隱遯也則放聲疾呼巢
棲茹薇其不遇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之生

當平壤遊人間吟曲舞裴衣裳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而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結不登
後漢書

焦先

焦先自作一蝸牛廬 蝸或獨止其 中冬夏恒不著
衣卧不設席或數日一食輒去後乃知其廬生因
露寢冬雪去至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以炊 三國志注

龐德公

龐公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刺史劉表設延請不屈
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陵之上暮而得所棲龜鼃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桓公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 後漢書

司馬德操

河中有魚梁洲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
望衡對宇慷慨自接汎舟寒雲率爾休歸水經注

○德公襄陽人孔明知其為好林下德公初不
令出往操嘗往德公在其渡汚上坐人慕德操往入
其室呼德公妻而使連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欲
求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饌須德公還直入
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後漢書 ○德公字德操潁川陽翟人
有人偷鑿德公居則指囊不語時人或以人如問山後
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德其姊諱曰人曾所
疑而君一皆言使豈豈君之意德公曰卿所言

亦復佳司馬徽別傳

龍丘菴

就丘菴隱居太末志不降尊王莽時連辟不仕任廷
功命都尉掾吏白諸召之延曰龍丘先生坐賜往
履義者何莫原憲之第都尉歸澆其門猶灌厚焉
召之不可遣功嘗有揚脩書託致謝曹葉稱一書菴
乃乘輦詣府願得生死備錄尋卒延不刺三日
後漢書

古懽錄卷第二

古懽錄卷第三 魏晉南北朝

孫登

孫登。字叔高。蘇門山中。聽厓百仞。叢鬱茂而神以甚
察。始讀易。彈一絃琴。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性喜
出。或沒諸水。主而觀之。登復大笑。阮籍登山。就之
箕踞相對。商略終古。怡然忘。復叙檣柳等引
之術。猶凝矚不轉。籍乃對之長嘯良久。笑曰。可
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坐。宿許。聞其上嘯。然
有聲。以鼓部鼓吹。林谷傳響。乃向人嘯也。世說新語集序

張籍

張籍。字子明。鉅鹿人。老後前後辟命。并不應。魏太
和末。求隱學之士。郡累上疏。皆遣不行。廣平太守
虜統。到官三日。網紀白。承前政版。渴。統教曰。涉走
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宜版。渴所
可。走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禮。年一百五。卒。

三國志

華晉書

夏统

夏統古中御會稽人女采招求食或于海邊拘蠅翅以
寄養後詣洛陽市藥會上洛中王公已下并多浮
橋統時五郎中曝藥諸貴車乘以重立不之顧太
尉賈充性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時吾何
涕淚能水哉乎答曰可乃撫腕折旋中流作鰲鷗躍
鰲鷗非於是風波云云竊觀者皆懷問類能作鄉土
間曲手統以足扣船為暮歌問女之章十海唱清激慷慨
大方風應至合水漱天雲由響集雷雷畫冥王公
已下皆悲止之乃已遂命旌旆羽騎鼓吹乱作往昭
三區統危坐如故若有所聞充曰此真兒是太人在心也
歸會稽不知一終晉書

何淮

何進字幼道廬江漢人驍騎將軍何充第五弟世高情遊世驍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弟何必減驍

騎世說

新文

郭之書云。河內縣人。少愛山水。歷華陰觀石園。
步檐入。吳興銘。杭山中窮谷。坐人之。棲。停。未。於。樹。片。
覆其上。而居之。恒著鹿裘。苴屨。采竹葉。未。實。自。供。王。
導。聞其名。迎置西園。溫。嶠。問之曰。餓而思食。忙而思室。
自然之性。志者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嶠曰。柳下梁。蹠之亞也。後。逃。歸。臨安山中。苴。藁。洪。度。闡。
並為傳贊。晉書。

翟湯 子莊 孫矯 曾孫注鵬

翟湯字道深，潁陽人。篤行純素，耕而後食。金康二年，
所受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南山。子整，字祖休，遵湯
教，不交人物，語不及俗，惟以弋射為事。及長，不造體武，
問之曰：「獵自我，初自物，未能頓盡，好之節，其喜者州
府禮命及公車徵，并不就。」子矯，字惠擇，誘子法，賜字
武以教騎射術，亦不就。子於，數石閭，四世玄玄，自隱。

操晉書

郭翻 曾為希林 希林子

郭翻字長卿武昌人。少歸川。不交世。其舊得俱為庾亮所徵。公車將士欲不。郭言。亮少卿。郭遂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郭往造之。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此固野人之。也。翼俯身入其船中。乃去。曾孫希林。希林子。家皆隱居。不仕。晉書

記毓

記毓字稚春。濟北唐人。居青州。世時人稱其小兒。其父。衣母常。毓少履高。操時。主隱。遠之士。劉。此後。苗等。皆教授。毓不。嘗門生。清靜。自守。凡所。求。造。如。為。餘。言。晉書

索襲

索襲字偉祖。懷遠人。虛語。好。子。不。志。州。郭。之。命。太守。傳。信。送。之。終。日。忘。屈。郭。曰。之。生。棄。知。人。之。

而收。知。人。之。而。棄。宅。不。強。歌。而。志。忘。九。洲。黔。婁。之。為。遠。莊。生。之。不。顧。蔑。以。加。心。益。主。岳。之。至。晉書

楊軒

楊軒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要。衣褐。德。德。然。自得。陳。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常。卧。土。牀。下。母。蘭。神。穎。川。荀。翻。生。而。後。經。眼。目。不。容。時。以。為。楚。之。之。史

王蒙

王仲祖。病。郭。其。長。物。稱。藥。荀。令。卿。為。量。松。希林

謝尚

袁虎。字。少。貧。少。為人。傭。載。運。祗。謝。稚。亞。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清。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清。致。而。隔。五。言。又。所。未。嘗。謝。歎。美。不。能。已。即。遣。訊。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目。此。相。如。大。相。賞。世。說

○袁虎少貧。少嘗為人傭。載運。祗。謝。稚。亞。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清。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清。致。而。隔。五。言。又。所。未。嘗。謝。歎。美。不。能。已。即。遣。訊。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目。此。相。如。大。相。賞。世。說。孤。而。貧。以。運。租。為。業。蘇。西。博。軍。海。為。孫。牛。滿。桑。秋。佳。風。月。率。爾。興。左。右。微。服。汎。江。會。虎。三。更。祖。船。中。混。

謝靈運詩。辭多藻拔。乃直問。此答曰。是。靈運。亦。誦。詩。而。其。詠。史。之。作。也。尚。嘉。其。勝。致。予。以。迎。送。話。中。且。自。此。名。譽。日。茂。晉。書。秋。

謝靈運

謝太傅。為洛生。誦謝本有鼻疾。故其音。屬。名。流。受。其。詠。而。弗。為。恒。以。手。掩。鼻。如。之。林。○。謝。靈。運。從。諸。安。山。中。雲。石。室。臨。濟。谷。悠然。歎。曰。此。亦。與。伯。真。何。遠。
晉書

庾信

庾太尉。立武昌。秋夜。氣。佳。景。清。賓。佐。設。法。王。所。之。之。徒。登。南。樓。理。誦。音。調。始。道。聞。道。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訪。賢。欲。禮。之。公。探。曰。諸。君。少。仙。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目。便。據。胡。牀。與。諸。人。誦。詩。世。注。

王逸少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中。人。士。嘗。山。水。戎。釣。之。娛。三。載。道。士。許。遂。共。脩。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遊。台。山。

注。論。海。難。曰。和。帝。嘗。以。魯。地。○。右。軍。初。渡。浙。江。侯。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和。帝。傳。去。亮。許。詢。支。道。諸。人。之。義。冠。世。並。無。室。東。中。與。王。同。此。嘗。與。同。志。脩。禪。山。隱。之。蘭。亭。自。序。其。事。曰。世。所。傳。蘭。亭。帖。也。一。十。一。人。詩。必。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觴。本。傳。

王徽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窗。命。僕。四。望。皎。然。

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戴。時。在。剡。夜。夜。乘。小。船。就。之。徑。宿。方。至。道。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王。子。猷。去。都。尚。未。滿。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過。桓。於。岸。上。遇。王。在。船。中。客。云。是。桓。子。野。王。使。令。人。與。桓。相。問。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便。回。下。車。詣。桓。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客。遂。不。交。一。言。世。○。王。子。猷。子。徽。之。亦。共。讀。高。士。傳。子。徽。嘗。共。丹。高。潔。子。猷。

云未及長卿慢世世記

許詢

許據如遊山水而體便登降時人云玄度非徒有勝情
亦有濟勝之具世記

張廌

集城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畝為書其
中王右軍造之廌避行車不與相見一郡無為其
高士永嘉郡記

阮孚

或詣阮遙集見阮自吹火蠟履曰歎曰未知一生當著
幾量履袖色潤暢世記

阮裕

阮裕祿立東山蕭然無事常因足於懷人以問王右
軍右軍曰此人近不與世競辱雖古之沈冥何以異此
世記

阮脩

阮宣子性簡任常以百枝拄杖頭至酒壚後招酣雖
世貴戚不肯詣名士傳

宋纖

宋纖字令文懷姪效襲人也隱居涇陽南山與陰
顯齊好友善涇陽太守馬岌具威儀造之纖距
而不見岌銘詩不辭曰丹崖百丈青壁三千界亦可木
皆鬱蔚若鄒林其人以強雄固之稱室過人遇
賓客我心纖淫論議反為詩頌數言言道立虛生
生晉書

何琦

何琦字季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以耕書為娛司
空任張太尉桓溫辟命皆不就溫嘗登琦藥界山歎
曰此山多奇人晉書

孔愉

孔車騎少時素直意自稱孔郭遊散居山石徑謂
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郭廟世記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夜忽富中者起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未脩飾人世其苦所得未毛祿所喪如山屋遂西入煥堂貧身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博通經傳遊學高教受門生百餘人通民吏

翟達

翟達字金居宣城之春山中桓溫往造之見之立被鹿裘坐石室神覺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乃命伏滔為之銘贊晉書

謝敷

都恢與謝敷等嘗稱謝慶緒為難不德之謂也累心家都盡○敷會稽人宗信釋氏入太平山中十餘年長齋供養以母老還若耶內史都情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雷士星曰三處士者之皆戴達居即時人愛之俄而喪卒會

稽人士以嘲吳人曰吳中為士便是求死不得續晉陽秋

戴達

戴達字少通道人少博學好法論佛數集工書畫總角時以符卯汁漫白瓦為作鄭玄碑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如性不樂官世以集書自號武陵王歸闕其善懸亡之達對使者破然曰戴少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後從會稽之剡縣孝武時累徵辟不就乃逃於吳國內史王琬有別館在武丘山達潛詣之會稽內史謝玄惠達遠避不返乃上疏曰伏見戴達布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隱衡門雖策命屢出操不四超然絕迹自求其志達年垂身既常抱羸疾陛下愛而器之亦宜使身名並存達絕其台命許之不復還却詢為尚書僕射請微為嘆子祭酒復不取言書顯忠仲若父達是勃並隱遁有高名父善集書顯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彈弄會稽剡縣名名山故世居剡遊桐廬因留居山以同廬僻遠難以養疾

去若吳下士人共為集室署名引北樓亦同謝少
時蔡宏有若自然衡陽王義季孫宗曰迎上黃鵠
山山北有竹林猶金亦潤其美則德於此義季亦
從之遂顯服其辭服不改常愛為義者數條皆
新聲要曲其三詞遊臨廣陵止息之而皆與世異
文帝女敬思曰謂黃門侍郎林敷曰吾亦遇之四
宴戴公山下宋書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蕃人小豫章太守殷美見宣美談
不究欲為改宅曰薛度爰之以宣素貧加年甚厚
饋餼不受宣言僕未嘗及老花或問人生與愛俱
生此後何如宣云老在子為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花
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人莫測也雖國戴達
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晉書

陶淡

陶淡字唐靜侃之孫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眠

要往廬臨湘山中養一日鹿自偶親如往候輒移度
間如莫得近州學秀才遂逃匿縣坪山中終身
不返晉書

陶潛

附拙古傳記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自云之亮異隱柴桑人少
有高趣少邊者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名好讀書不慕甚辭少
有會意輒欣然忘食簞瓢居空晏如也嘗著
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後為鎮
軍建威參軍謂人曰聊欲弦歌以應三徑之客可
乎執事者謂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惡種秫妻子
曰請種杭稻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稻
都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我不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云志意不遂
聲而蓄琴張素琴今二張古商音無撫弄以意
郡將侯潛遂其酒熱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後

著之典子書以言其志曰少事姑嘗偶愛閑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多憂鬱亦復
慨然有喜嘗五月北宮下即遇注風新雪自謂
是義皇上人妻崔氏志氣亦剛夫耕於前妻鉏
於後晉○晉太之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綠簾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梅去林夾岸勢石步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山口懸勢若
奔金舞徑口入初極狹才通入復行數千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設酒殺雞作
食頓人問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
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云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晉論魏晉此人具言所聞

皆歎惋後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去得其船便尋向路
廬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以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幾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陶潛詩集

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宛中人。虛度寡欲。好游山

澤。桓沖常至其家。驥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
宜先詣東君。沖乃詣其父。父命驥之。然後乃還。持
程褐典沖言。自持酒詣蔬菜供賓。沖執人代之。
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沖為慨然。晉書
驥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荊州。刺史桓沖遣
船往迎。贈賜甚厚。驥之。謝命升舟。竟不受餉。緣
道以乞貧乞。比至。明已盡。見沖自陳。中。倫然而
退。世說

韓康伯

或問袁侍中之祖殷仲堪何足韓康伯。荅曰。門庭蕭寂。若無省名士風流。殷不及韓。一世後。

王廙

王廙少孤。少清立。布衣蔬食。口不言世事。其初也。孤興將帶。守人不知其所以。或謂桓溫宜引王廙。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致。非敢擬議。心願爾之曰。我疾瘵。不堪。恭相王之命。今庶人等官者。計九豈皆。

高士哉晉書

邵湛

邵湛。發月山。行喜。遇佳。牧唱曰。湛書五年。塵土賜。倚驂臨水。久之乃却。南史。

宗炳弟義之。小字。宗炳之。

宗炳字少文。潯陽人。妙善。集書。圖畫。精於。言理。文。於。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異。文。義。見。賦。為。南。平。太。守。道。無。俱。還。乃。與。江。陵。三。閭。立。宅。安。武。

帝下書。辟召。典。鳳。門。閣。修。治。為。太。尉。掾。皆。不。赴。西。

陟。荆。王。南。登。衡。岳。自。往。字。衡。山。欲。懷。尚。早。志。有。

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起。唯。澄。懷。觀。

道。卧。以。遊。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曰。撫。梁。初。操。

欲。令。平。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清。桓。可。望。唯。少。文。

傳焉南史

或。子。叔。榮。少。文。之。弟。也。文。善。不。盡。少。文。而。

真。淳。遇。之。微。辟。一。言。所。就。同上

測。子。敬。微。少。靜。息。不。樂。人。間。齊。豫。章。王。山。疑。微。為。

參。軍。不。能。答。府。曰。何。為。誤。傷。涉。島。橫。斤。山。木。欲。附。名。

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園。於。壁。齊。老。子。莊。子。二。

書。自。阮。子。孫。拜。辭。悲。泣。測。長。笑。不。測。道。往。廬。山。止。祖。

文。舊。宅。侍。中。王。義。之。彌。所。敬。慕。命。陸。探。微。畫。其。

形。與。已。相。對。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馬。

測。善。畫。自。園。院。藉。暹。蔡。門。於。行。動。上。坐。卧。對。之。又。

畫。水。兼。佛。影。臺。皆。為。時。作。後。自。南。德。高。士。傳。三。

卷南 ○魚復侯子響立江州銅鑼敬微辭曰少府狂
疾尋山采藥未至此量腹而進食求度形而衣
薛蓬澹然已足豈容此橫物宗人尚之亦好山澤
微辟一室可執同上

蕭思話

蕭思話修太祖登種山北宸中道有磐石高白如
上使於石上彈琴司馬曰相貴有松石間意

宋書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性如山水晉末求為鳥隱義熙中
初至及茶陵亭薛高一守所就求會稽上虞度之
敬弘嘗解船襄興之市著以來藥性如動或問
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所得亦不賣始寧沃洲
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款延之乃相
飲重南史

王敬弘 子璿之 弟秀之

王敬弘性貞夷徐傳嘗朝祗不與往來璿之至五岳
書未嘗一語相美秀之又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
權要南齊書

沈道度 子慧幹

沈道度武康人好老易縣令使南齊以主宅廢頭
里臨溪有山水之玩受琴於戴逵王敬弘郡州府
凡主命皆不就或寓其屋後大節止之曰借此旬欲
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之南史 子慧幹修文
業不就州府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居會稽剡縣性如山水每遊必窮幽
峻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行程注家曰留步止道停
三載崇巖曰緬惠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
知者之悔及淳之還乃不食以輕會稽太守謝方
明苦要之不能就使謂曰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郡信
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
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仕茅室蓬戶度草莽徑唯

或譏之。列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之。武未聞巢許稱臣竟壽。

龍興祈

解和武陵漢壽人。曾祖玄初。父春陽。並不爲徵。祇杜
風姿。詳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荆楚仙
人也。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賁詩。而不言不及世事。南史

朱宏年
姚吟

雷次宗

生五年少。高情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伐蕪采茗。

為業以蕪若置道鄉輒為行人取。明日已復。以此人稽怪。後知是朱隱士所賣。換者隱其所堪多。少留。就取蕪者而去。過書。蕪若不售。甘以自資。輒自持船送妻運孔氏。頗設玄理。時為詩。徃往高勝。字書。

劉凝之

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劉凝之答書稱儀。

王素

王素子休業眼邪跡沂人隱居東陽與金穆朱
百年並徵太子舍人不就既星移微辟聲譽甚
高山中有蛭蟲聲清長往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
醜素乃為蛭賦自況

閻康之

閻康之河東揚人寓居南平昌新延之與名士十
許人入山候之康之散髮席松葉枕白石卧了
不相形延之咨嗟而退南史

閻文衍

閻文衍書九華山圖於白後半臂號九華半臂云
今吾此身常立雲泉之內初潭集

傅茂遠

傅茂遠清然靜處不妄交游袁司徒安遇之執歎
曰徑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
士清本

昇陽漁父

太康孫純由身陽太守落日道逢清隱見一輕
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極
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
賣魚者邪乃歎曰竹竿籬簑河水波微忘忘為樂
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宋書

褚伯玉

褚伯玉之據褚塘人少有隱操居浚布山性耐寒
暑中人比王仲都高帝斬於刺白石山立太平館

居之南齊書

○王僧達禮致伯玉停郡信宿才交數言

而退丘珍與僧達書曰褚先生誠景雲之標抗高
木食自非折節何足為之昔之鳳棲冶城安道入
閭門於茲而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可暫致不宜
久羈君當遂其高步還東之日望行清塵僧達
答曰褚先生性自雲遊舊矣古之漁人或留連見
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寧然唯附松石今於孤峰
絕巖者種數千載比諸討松桂借訪薜蘿當苦已

窺煙液臨滄洲矣。知欲見之。輒當由聲。同上

顧歡 顧黯

顧歡字景怡。鹽官人。從豫章雷次宗。語玄儒。諸義與同。即顧黯長子。俱有就徵。耽節。胎食。不與人通。安且士。尸山鳥集。其掌取食。南齊書

孔祐 字道休 孔祐

孔祐山陰人。隱四明山。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與瓦石不異。王僧虔與祐書。曰。孔祐。敬康曾孫。心

行動出。祇往松栢。引為主。信遠不可。弟子道徽與杜京產友。其少屬高行。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義辟不至。兄子摠有操行。過饑凍。不可得而衣食。吳興丘仲孚。若除竟陵王侍。即不就。南史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慈。錢唐人。閑意業。家世同。即顧歡同族。於此寧東。以問合授學。劉徽入東。與之游。曰。杜生。今之臺尚也。陸澄云。其宗等表。其微不

至。南史

張融 陸慧曉

劉參軍璉至吳。語人曰。聞張思之。與陸慧曉宅。中間有如此。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鄙吝之萌。極盡。○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上者三株楊柳。何題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柳便是。交讓。○張融弱冠。通士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必奉異人。南史

明僧紹

明僧紹居江乘攝山。闡釋僧遠風流。往定山寺候之。齊高帝欲去。相見。遠問曰。天子若未。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澤之人。改字整。據以遁。若辭不獲命。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住棲霞寺。帝甚以爲恨。謂慶答曰。卿是高尚其事。亦老之外臣。朕夢想此人。目已勤矣。所謂經絡。德風雲。魚。仍賜前。羅冠。休根。必意。○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之釋

陸之贊洲。任奔榆山。精舍欣玩。水石之。竟不入州城。
南齊書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人。隱居京口。教授。敦愛五經。嘗著
拜五經序。論以宣尼。庚子日。其日陳五經拜之。
自稱祿禱。志。南齊書

柳世隆

柳世隆。晚以謨義自業。善彈琴。常自云。烏鵲第一
清談。第二彈琴。第三步。朝不干世務。重篤教。今
風韻。達。南齊書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人。清退。母嗜飲。住吳居波若
寺。人罕親其面。除永嘉太守。求時寄居南潤寺。不
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矣。
隱虎丘山。南齊書

何點

豫章王山。薨。命駕造何點。子哲。哲後門遁去。竟
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尚望。庶不致。吾當往。息
心。使點至。法輸。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床。子
良欣悅。已。遣點。松。夜。酒。杯。徐。景。山。酒。籍。○點不
入城市。而遊遊人世。嘗不帶。或駕柴車。恣意所適。
時人謂之遁隱。典謝淪。融孔。桂。珪。為。莫。逆。交。
從事。適。以。東。羅。門。園。居。之。桂。珪。為。禁。室。馬。園。內
有。下。忠。貞。冢。每。飲。必。舉。酒。酌。之。南史

何胥

梁武台何胥。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王曰。不。以。手
詔。諭。意。并。徵。謝。朓。胥。單。衣。鹿。皮。巾。執。往。卷。下。休。跪
受。詔。及。果。之。性。壯。所。還。問。胥。以。期。答。曰。吾。年。已。五。十。
必。期。食。四。和。初。晝。何。容。復。有。官。情。果。之。失。色。不。能
答。胥。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游。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胥。曰。權。臣。西。卷。皆
有。和。物。何。如。有。卿。○胥。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

吳興郡石還。還後。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以金襴山靈異。往居焉。初。居。寺。初。居。二。足。求。還。其。福。道。和。志。卒。至。是。清。又。隱。世。獨。幽。為。大。山。房。為。山。史。

坊僧巖

坊僧巖。北海人。家。今。同。母。常。人。不。能。測。與。劉。善。以。友。善。而。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持。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棲。隱。山。谷。常。此。一。室。即。隱。南齊書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種。蔬。教。鮮。求。齊。豫。章。王。嶷。為。荆。州。教。蚪。為。別。駕。與。同。郡。宗。訓。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蚪。等。各。脩。軍。而。不。受。辭。命。蚪。務。信。釋。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從。居。南齊書

蔡蒼

蔡蒼。字。休。羽。陳。留。人。清。抗。不。交。俗。人。者。拙。謂。以。數。

曰。如。得。如。身。清。白。而。不。繼。曰。白。玉。以。蔡。休。羽。者。而。不。繼。曰。白。玉。以。蔡。休。羽。南齊書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太。末。人。少。孤。貧。與。母。共。甘。常。以。竹。箭。為。筆。葉。甘。其。書。之。山。水。暴。去。伯。珍。早。休。而。生。詣。書。不。輟。宅。南。九。里。有。九。嶺。山。後。漢。丘。丘。其。隱。居。富。多。北。賢。檀。柏。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季。後。今。抱。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由。人。嘯。為。四。能。南齊書

沈麟士

沈麟士。字。興。武。康。人。隱。居。吳。荒。山。居。貧。織。簾。自。給。鄉。里。稱。為。鄉。黨。為。吏。作。主。散。賦。以。絕。世。征。北。將軍。張。永。為。吳。興。請。入。郡。麟。士。聞。即。意。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往。履。沖。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自。扶。忘。其。疲。病。如。欲。歸。澤。沈。以。賦。眉。冠。越。客。於。文。是。請。歸。東。還。不。忍。受。此。黜。削。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和。

既而及鄰人得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如南齊書

王微

王微少事宦情，若止一室，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誌生，牀席皆積塵，愧而為獨淨。南史

庾亮

庾亮拜後軍將軍，病卒，回詣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有書數卷，歎曰：「亮君之志，乃在於此。」令人場地，拂牀而去。南史

阮孝緒

阮孝緒，臺時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以樹環遶。人呼居士。中丞任昉欲造而不就，望而歎曰：「其室雖通，其人甚遠。」南平子名襄，王敦為要之，不赴。答曰：「使廣廈一驂，何異騷騷？」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言行超逸，姓氏為傳，必上篇。始終不耗，雖名不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抱心塵表，為下

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訐、訐、其書曰：「昔祖康所贊，缺一自撰，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歆訐卒，乃益二傳，乃孝緒卒，訐足繫錄其行次篇末。南史

沈顗

沈顗，字震默，幼清淨，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從叔勅責顗還吳。顗獨不往，勅就之。顗迎送不踰閭，勅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取賤。」齊末兵荒，采苦，行供食，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南齊書

庾亮

庾亮，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出。臨川王映表荐之，餉麥石斛，易謂使曰：「民樵采，慮鹿之任，終步解毛之衣。」馳聘日月之事，得保自耕之福。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出而長史表奏，欽其風，通書教道，易以達理，機作，越書格報之。南齊書

胡叟

胡吏者。不知何許人。心為室草。徑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如酒仙。勝佳。翁士信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居東林寺。性通率。常冠穀皮巾。躡木屐履。執梓檀皮麈尾。臘寒食散。臘冬能卧石上。梁書

劉慧悲文

劉慧悲文。字宣文。彭城人。為梁武成王法曹參軍。嘗還都。經昇陽。遊廬山。遇道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居東林寺。慧悲文於山北構園。名離垢。時人稱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達法師後。特二十年。復有張劉。南史

庾詵

庾詵。性疏曠。特愛丘壑。十畝之宅。山澤居半。世說

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游玄圃。泛舟左右。請奏樂。梁久而不答。徐詠左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梁書

劉訐 兄歆

劉訐。每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潤玉。姿貌甚華。五山峯之間。多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訐善立言。尤精釋典。與族兄歆。耽講種山詣寺。因共卜築。興寧寺東。間有終焉之志。梁書

王恭

王恭。字孝恭。有雲門山。王籍遊之。或累月不返。王若邪溪賦詩云。暝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豈所以為文。

得得絕。梁書

王承 弟稱

王承。弟稱。朱異用事。車馬填門。申英詣異門。曰。此中輕輦皆以利往。能不多者。唯大山王東陽。謂釋異書

馬樞

馬樞。字叔樞。蜀書。為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喟然曰。吾聞貴者位者。以累由為柱。柱。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見於柱下之言。

歡清塵。則稱祗席上之從。稽之舊論。亦各得其然也。然文父有諫王之介。嚴子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下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可闢哉。子乃隱茅山。集書。

謝僑

謝僑。字國美。舉之子。素貴。嘗早朝。食其子啟。欲以班史。明我。答曰。寧仙死。詎可以此充食。南史

王晞

王晞。若詳侍中。謂人曰。性實疎放。不堪時務。第一披猖。求退也。他非不愛作。官。但思之。惘然耳。○王沙彌。問澹寮。欲登山臨水。以該謚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即馳。北史

睦亨

睦亨。少與崔法莫逆交。法奏徵為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法相見。唯飲。任談。傲。亨。法。欲。論。之。竟不能言。後投詔書於法懷。法不悅。口。亨。苦。法。法。

曰。拙簡卿已為日徒。何足以此勞。周士。託卿人。輸租者。珍為御車。乃去。闕去。北史

李謐

李謐。字。和。州。舉。秀。和。公。府。二。辟。並。不。就。好。音。律。愛。樂。山。水。一。遇。真。賞。悠。爾。忘。歸。每。曰。丈夫。擁。書。新。卷。何。恨。南。面。而。稱。主。業。營。書。手。自。刪。削。意。無。主。復。者。四。千。餘。或。求。官。於。黃。門。侍。郎。魏。瑛。答。云。坊。郡。李。謐。耽。此。守。道。中。同。於。心。常。欲。致。言。恨。未。有。次。耳。諸。君。何。乃。輕。自。黜。銜。和。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若。李。謐。以此。負。相。廷。孔。璠。等。曰。十五。上。書。詔。謐。貞。靜。當。士。魏。書。

劉獻之

劉獻之。字。陵。饒。陽。人。少。孤。貧。善。春秋。三。傳。少。遇。左。氏。書。隱。公。人。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辭。矣。孝。文。幸。中。山。徵。典。內。校。書。喟。然。曰。吾。不。以。此。莊。周。數。木。固。以。疲。辭。魏。書。

馮亮

馮亮。字彥通。雅好山水。更有巧思。往來遠近。非
其得棲遊之處。隱居嵩高。篤好佛理。世宗召令
侍講。十地諸經。因辭不拜。幅巾入朝。至石碣。通令
與沙門僧暹。河南尹甄隱。同視嵩山形勝。遂同居
寺。松泉既奇。營製之美。曲盡山居之妙。北史

韋叟

韋叟。字遠。志尚夷簡。隱於紫柏。辟居枕常。亦
泉。好觀梁書。蕭然自適。時人稱為居士。以高
以詩。今有。日。合。河。東。酒。平。鄉。曰。道。遠。公。因。書。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沈靜寡嗜欲。情棲隱之。擇常歎
曰。名者。窮之害。吾其為富乎。入天台。絕穀。養
性。可資性。松水而已。隋書

韋世原

韋世原。性素好古。去徐明。慨然有出處之志。與子

弟書曰。祗宜獨知。防滿則退。年不待。莫有疾。便
誦。隋書

汾亭初者

文中子游汾亭。生鼓琴。有興而動。音曰。美哉。琴意
傷而和。怨而靜。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定泗
濱也。文中子舍琴。起。將延之。初者振竿。鼓枹而進
遂忘其。事。作汾亭操。文中子

古懽錄卷第三

古譜錄卷第四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唐而隱。其妻。子。往。廬。北。清。凡。三。十。年。彈。琴。鉅。藥。非。力。不。食。有。信。道。者。劍。書。老。易。二。子。示。之。王。績。愛。其。真。率。從。與。相。如。未。嘗。文。一。語。而。對。之。甚。慚。唐。○。王。世。功。初。往。見。薛。收。曰。牛。溪。賦。謬。過。著。其。真。不。可。言。壯。武。進。平。揚。班。之。傳。吾。近。作。河。清。移。居。賦。為。仲。長。之。名。所。賞。謂。可。與。白。牛。室。類。今。

寫為一木 楊升菴集

王績

王績。字。功。號。五。柳。州。門。人。性。簡。放。不。善。拜。揖。見。道。知其。誕。終。不。娶。以。事。事。有。田。五。頃。沽。酒。飲。婢。奴。人。種。黍。春。秋。釀。酒。養。見。鴈。落。葉。草。自。供。以。用。易。者。莊。書。置。牀。病。著。書。自。稱。東。臯。子。乘。牛。經。酒。肆。流。連。或。故。曰。唐。書。

廬鴻乙

廬鴻乙。字。顯。然。廬。嵩。山。博。學。善。書。從。樞。閣。元。祐。其。徵。不。至。五。年。詔。至。東。都。謁。見。不。拜。道。道。事。令。人。伺。狀。對。曰。禮。者。忠。信。之。符。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同。制。制。許。還。山。賜。隱。居。服。營。草。堂。鴻。終。南。十。志。曰。草。堂。樹。館。置。琴。琴。度。洞。之。室。倒。景。其。室。北。恒。度。期。仙。磴。盤。溪。磴。雲。錦。注。金。碧。潭。史。

王顯然

王顯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文。而。古。舒。心。怡。如。五。言。詩。天。下。稱。其。書。畫。間。游。秘。省。秋。月。露。霜。諸。英。聯。詩。次。王。顯。然。句。云。微。重。隆。河。漢。疎。雨。滴。梧。桐。與。生。數。其。清。絕。咸。閤。筆。在。度。為。德。王。士。源。襄。陽。事。序。○。思。陵。公。潤。夫。家。有。王。右。丞。畫。王。顯。然。像。自。題。其。上。云。後。少。弟。見。多。吟。曰。日。暮。鳥。行。疾。城。荒。人。住。稀。又。云。挂。席。幾。于。里。名。山。都。未。逢。泊。舟。綠。陽。郭。始。見。香。爐。峰。美。其。風。調。多。所。舍。園。於。素。軸。後。有。王。顯。然。題。識。云。王。古。松。襄。陽。吟。酒。圖。筆。一。通。窮。秋。神。少。意。為。之。收。

頤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鞞帽重戴束款段馬一
童總角提書及負梁而從風儀落凜然坐生

陽秋

○法然亭在白雪樓側王右丞過鄆書像於刺史
史廨後因以名亭紫陽鄭諫刺郡改曰亭亭皮
日休為記一統志○世傳王賢愚圖是圖之全言後
世從張九齡李太白王維等法然鄭虔者華蓋田
謝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虔集有題法然像詩風雪
空堂破帽濕上人園裏一人存又有桂溪張幹詩云

二李清狂狎二張吟戰遠指長裏陽鄭虔筆底春
風滿摩詰圖中得興長是為有所信云

王摩詰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
血得藍田別業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塋道左裴
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中數十
教名僧立議為樂齋中所有唯茶餅藥曰經
案繩床而已退朝之暇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

○余

別業在輞川山陰其地止有桑城均華子園又古
館斤竹夜鹿常木蘭菰菜更汙宮槐陌臨湖
山南南院教湖柳浪牽風潮金魚白紅淮北堤
竹里館亭亭場漆園椒園等與裴迪同暇各
賦絕句云爾○山中與裴迪登高迴望月夕泉氣
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徑微不敢相煩輒從
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牕空濤清月映
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空山遠山

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邨墟夜寂後與裴
鍾相問此時相坐童僕靜默多思晨日攜手賦詩
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春山可望輕
條去如白鷺驚矯翼露濕香皋麥垅初陂斯之
不遠僅能使我游予非子天機清妙者豈以此
不忌之務相遇然是事有無趣矣

劉春虛

殷富子宣清陳郡人達於名理自述言理少對

以未嘗識利脊虛常志見其人語

常建

蜀房世其書常建冒雪入京園園書見前志

元祐

元祐未嘗事隱陸運山中不為隱離局論家
中僕妻日或不樂唯飲酒強樂以自娛尋見
而歎曰見紫雲眉宇使人名利之心漸少元祐
以強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之紫雲大唐

○往者此書之南游陸運見佳山如吾然者

長往之志乃往唐山阿庖廚不樂彈藥讀

書怡然自得唐書

元祐

結社五商修之山稱之入行野山或稱浪士漢書
呼為聲更酒徒呼為漫吏乃為官呼為漫補史

王士源

王士源者漢思清遠深鑒之世如名山年十八

首事太行采藥經王屋小有洞凌臨恒嶽洛術
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之知運行太白詩
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襄陽集序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入太白山愛其陵喜溪止廬
其側長吏孝安期表其才台赴京師行及後
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帝幸
嵩山親詣其山游巖巖服多詩曰先生比佳

不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

竹溪六逸

李白好縱橫擊劍為任俠客任城興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祖徕山日沈飲鴆竹
溪不逸新唐書

李約 張陰 章況

李約雅度主機蕭仲遠琴瑟往高絕一時
善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惠露對客覺融

便過一日立湖州嘗得古鐵一序擊之清越三卷一
後名山公月夜注山登金山擊鐵鼓樂援執嘯而
和之語○約沂公之子識度清曠迴去塵表與張
洽同幕官及章浣牆東遊世尚書故實

章子多物

章子多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
其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唐史補

陶岷

陶岷者數澤之子也家於崑山汎舟江湖遍游
煙水往來鼓步不律自製三舟一舟自載一舟載
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王希深進士王雲
卿布衣進士吳載岷有女樂一部奏清商之曲達
音勝則窮其景如興盡而行吳越之士爭為
水仙甘澤諒

陸羽

竟陵龍蓋寺僧積公於水邊得嬰兒以育為

弟子稍長自負得塞之漸錄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歷試賤務常牧牛一
百二十號牛無與書以竹畫牛背為記禮部郎
中崔國輔出守竟陵與之時處贈白驢帶一頭
文規圖故盧侍郎所與皆所惜心之元和初盧
尚書之謫自將桑亭名僧高士僅逾永日
扁舟往山寺陸身性妙中落難極福鼻與吳
興釋皎然為忘年之交德和揚行務六極德和

張志和

漁樵擊枹木手為漁水羽嗜茶善品泉始知煎茶
法著茶經三卷舉縣陶者為磁偶人鄉陸鴻漸買
十器執得一陸漸市人沽茗不利漸灌之唐史補注
文宗自傳
志和
字真如睦州氏本名龜齡東陽人母夢楓生腹上
而坐以明徑握筆待詔翰林改名志和子同貽南
海尉不赴遂扁舟垂綸浮江湖著書十二卷凡
三百言辨玄真子自撰漁波釣志是補其辭

鶴齡其浪跡不迴乃於會稽東郭結茅齋以居

之閑門十年不出草堂稼穡皮笈皆存世斤斧

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既而陽流北年

廿橋浙東觀察使陳少遊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

橋常以豹為席投皮為屨隱素木几酌班螺杯

垂釣去餌不為得為肅宗賜奴婢各一立其子

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童大曆九年祝教其

卿於湖州廣公以解職散請命更之蒼曰僅更漁

舟願以為浮家汎宅後來苦害之柳野夫之幸矣

自賦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香

箸玉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唐魯公立其子○志和

性高邁自出漁釣使畫之甚有逸趣歷代名畫記

張季青

張季青永州人永泰中乞移為道州表其行云

季青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書為業不求人知

望令州縣法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畝以適其性

從廣士人談廉恥之方莫如

秦系

秦系字子綸會稽人居剡後客南安有九日山大

松百餘章傳是東晉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

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唐書

朱樵

朱樵桂陽人也澹泊無為披裘帶索浮湛人間實執

為黃巾聞而台之逃入山中恒截芒屨置之於路見

者皆曰朱居士屨也為鬻取中置之木齋樵樵至晚

取之終不見人大唐新語

白居易

白樂天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畫尚書間

詳有別墅近枕伊水冬日興羣僧子拉同倚欄

眺嵩洛俄而霰雪微下忽見二人衣紫紵循岸

而來牽引運艇中有白衣人與袖僧偶坐船後

有小竈安桐籬牀角煮茗茗所流通於檻前丹

中吟嘯方酣何之乃是白侍與僧伴志自建雲門
往香山精舍劉說○樂天退居東都履道園地
方十七畝屋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鳥樹橋道
間之作池北書庫池西樂亭加石橋罷杭州時得天
竺石一華亭鶴二罷蘇州刺史得太湖石白蓮
折腰菱青版舫以歸先是桐川陳亭山與釀酒
味甚佳博陵崔旼叔與樂天甘酒蜀客姜武授
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書石三之平可坐
臥酒酣琴罷則命樂童登中景亭合奏樂
教序長慶集

香山九老

白居易居東都履道園疏治移樹構石松石山
鑿八節階徑月不食葷自號香山居士與相果
吉皎鄭據劉真虛貞張渾秋東暮虛自號
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洛陽新唐○
自序前懷州司馬相見年八十九新封卿吉皎

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兼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兼
八十二侍御史盧鄭七十二永州刺史張渾七十四
刑部尚書白居易七十四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
於履道宅同宴賦詩秘書監秋萬葉河南戶唐
貞年未七十難與會不及列長慶集

郭休

太白山隱士郭休字思夫得絕粒之術山中自白
云注易諸亭安於亭上學一鐵字子其聲清

越山中易默皆集亭下呼為絕鐵些桃軒又從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號支離子又稱甫里先生居太湖
人自為僑云先生之志有他然亦有居三十極有
田時十差必有牛不減四十號而田行下暑而一
晝夜則興江通石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嗜茶蘇
置小園於鹿渚山下自為書一篇種茶種茶詩之
後詩又新為水鏡凡七等其三曰慧山寺而樂其三

曰虎丘寺不井其石曰吳淞江是也水距先生遠不
百里高僧逸人時移之以助其好或體健勤事
則乘舟而遊逆席齋束書數竈筆牀乃具
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不信姓名望溪翁漁父江上
丈人之流者乎筆澤書○散人乃唐相之方也世好
所居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棹或言好事
之家欲擊鮮為具以飽君之福因問不出車空腸
貯古聖賢道往言話何自苦以此散人笑曰我
幾年來忍飢誦經皇不知居法是有酒食耶筆澤書

王龜

王龜字方年世高簡唐中條山典山人道士旌州人
號為郎君谷唐書

終南隱者

唐建州刺史嚴士則少知名年日終終南山采藥連
路徘徊巖嶂之間望世居人林岫深遠風景明
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陰煙蘿回合才通

小徑窺離隙見有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士則推戶
直造其前乃攝衣而跪士則自陳行止因書堂盤
石上問其姓名事云自安史之亂居此士則具言
資糧已絕迫於枵腹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甘煙爨
惟一知差可療飢自起於梁間取一紙囊中有丸扁
豆形者百餘顆取錯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
氣視之已為掌大曰可以食矣渴乎取飴水飲之
士則方啗其半已覺豐飽復曰子得至此少由
宿分自茲三十年後飢渴塵慮俗情將澹泊也
去此三二里與采薪者相遇可隨之去才徑信宿已
及樊川既還輦轂不喜反嘗滋味有蹇蹇馭務
之意劉敦銀

雷威

世傳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著蓑笠獨往
我眉深松中莊其聲連延悠揚散伐之跡以為琴
名松雲道山清話

鄭遨

鄭遨字雲史滑州白馬人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棄
妻子入少室山其妻數以書勸遨歸輒投於火燬
華山有五粒松樹淪入地于時化為藥能去三尸後從
草廬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共邀種田
隱之賣藥自給道殷有物多餽餉而不辭世目為
三高士五代史

筆仙

石晉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夜作筆十管付其家
至曉開戶而出而街盡壁空以竹筒引水者有筆
三管則一筆躍出以氣力取之莫得也筆書而
取錢攜堂買酒吟嘯自如凡三十餘載忽去不知所至
又數十年後有見之者人謂之筆仙

南唐之示

南唐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孝主命太弟以下展燕
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未竟熟結初時意氣方合

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召時
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三人同宴夜艾方散侍臣
皆有鉉為方後序仍集名于圖書御宴馬泮
古事侍臣法部徐鉉肉多鉉主之橫國官朱
澄主之雪竹寒林墨源主之也治禽魚徐崇獻
主之圖書皆絕筆

清異錄

古懽錄卷第四

古惜錄卷第五

李遵勗

李遵勗與楊大年別泊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助命畫工各繪其形為禪會圖釋文彙編

我文信

我文信守西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同車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潭宿而雪作登石極望都城各有所懷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

來者既至則文信遣廚侍歌伎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門賞雪也遂停也其高曠愛才公此何氏語也

○思公兼得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二公創道服笏杖各三枚府園文會及相則素巾紫褐二人者羽覽攝節而從之湘山

○天聖明道中錢文信公自樞密留守西都幕下謝希深歐陽永叔師

魯梅聖俞皆天下士錢相過之甚厚會於魯明道自樂天楊大年有唐九老畫像公與希深

而下亦畫其旁閱見前錄

郭延卿

我文信公注以使相留守西京中通判謝終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名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石亭園圃之勝皆不到有郭延卿者居水石中少與洙交定公為文穆公注二公相繼作相洙若未嘗出仕葺林亭藝花卉足跡不踐城郭市多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信率僚屬訪之去其

居一里外弔屏騎從輿蓋不告名氏洛下士族多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投道服對談而已延卿曰陋居罕有過墮平日所接之人亦皆為數君者願少留於是因問尊果義德文信愛其器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解手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令吏之多也尹告之曰留守在此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鄙人遂相與大笑既又曰尚能飲否文信欣然曰又

飲滿醵杯日入辭却延卿送之行磨曰老病不能進
謝希白詩也主信登車茫然自失翹日語僚屬曰
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歎息曰此日

東軒筆錄

趙閑道

叔閑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唯攜一琴一龜
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舍於逆旅逆旅
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顧然鼓琴不向
夢溪筆談 ○趙閑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居之禪誦
精麗如老洞頭陀與種山佛慧禪師為方外友
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日須延一僧對飯冷齋夜話

孫知微

蜀高士孫知微字太古以畫得名為知節和成都
微見不可得與齊寧院僧相善常於其院上
書畫遠近陸道士藥山月老習之一德微嘗以
告公往往知微揮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為

怖禮之蓋字知微亦魏其子也作司江出山國侯其
罷還追至劍門贈之藥城道言 ○馬正惠知節守成
都與太古相得歡甚解所服金帶贈之叩謝等
袍以標韻薈散人以為思魏李太白之流李詩話

林逋

林逋隱居孤山常蓄兩鶴往往別處入雲霄盤
旋久之通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則一童
子出應門延客坐間籠放鶴良久逋必攜小艇
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恥唯不能慕謂人曰逋於
世間事皆然之唯不能捨舊典者某夢溪筆談

魏野子閑 李濟

陝右魏野字仲先蒲阪李濟字河神俱有高節以
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屋方丈曰樂天洞陰以
修竹清泉環遶亭對雲山景趣幽絕彈琴賦詩
嘯詠終日不喜巾幘丹青賦詩行帽白衣見之
則跨一白驢常有詩云寒食乞藏燕雀傷其

遠涉數聲離岸櫓登野別州山子用亦有父成

范文正集作魏陵居士 ○清往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家世

多書畫頗有奇物每與野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其宗祀汾陰治赴行在清不祀

楊朴

楊朴鄭州人善為詩不仕少與畢相國學居之太

宗召見面賦表衣詩云狂歌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莊溪山作伴耕賦以見

志溫公詩話 ○楊通老移家圖一帽而既者荷葉瓢書

卷先行一駟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攜琴一童背一小兒一牧荷蓑序筠簪

之屬又徒一處士帽步挑卷騎驢一牧負琴一繼之四呂抱一見驢牛別一境坐而持筆找繼殿其後處

士攢眉凝思苦負自然難具子如娘娘同之其極天下之酸寒猶然猶蓄二級手不釋卷每一展視

使人意為 ○余既書此明日偶翻地紙得楊朴

集俗人瘋道為序言其樂酒自快李詩亦激表墓

言其如方藥又朴詩初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

賽官放告跋云四婆市雷士之記蘇轍亦有雷士

夫事俗野逸以知凡集所載與卷上相色皆為野

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名者也後即止

田浩

田浩歷城人壯著述如摺思必區區草草絕不問

人聲俄自草中躍出而一篇成知逸民文○重慶漫

李及侍郎者知幾性喜簡重一日微雪連命出郊采謂當召賓客高會乃獨訪林逋雪上清瑤至暮而歸及去抗惟買白樂天集一部墨客揮犀

杜五郎

陽翟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室前有空地大餘百是離杜生不出離門三十年矣陽村公幹

曾往訪之其人頗滿腹問其不去之由笑曰以告者遇也指門外一菊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菊下幼潔何謂不為也問曰何如曰菊生而少可為一物觀者謂曰二十年前菊為人惠一書冊其題即其年也後淨名種亦不知淨名往何處也少時極愛其菊種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去久矣余親視菊言詞甚拙簡。感其意但布袍草履室中枵腹一榻而已（後漢書）

高士澹社衣

種我賜告淨有高士隱居三世矣以野菊一盤沽一草贈放云得得山人野舍人牛衣前引別處達（詩）淨莫嫌野菊也時我是三區處士知（宋釋文）

令狐子光

令狐子為石樞少佐御史至也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供書衣衣林苑善餘事乃擬摩詰寫字浩然故事為令狐之生雪中夜即冥圖其字略曰張君高書言為援常就為武職微

以傳其士入跨言既為戴華陽巾中著星珠布襪繫縑山童攜書簾身琴以雪今日微雪乾灑景初蕭瑟援渡溪淨常服外加以皂緋援帽委轡吟曰供書難近初雪渡寒不聞者毛骨寒常（詩）

洛陽書英會

文彦博居洛即雅雅親足才高於衣衣也富弼曰易志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以官為重繪像其處云云形妙境

偶念謂之洛陽書英會走筆未及十校秋並暮之例亦與焉（司馬文正公集）

節雍

京師慶厯間溫洛信於水北洛氏愛其山水凡俗之美始省卜築之意皇祐初自共城遷居洛人為買宅履道坊且不疑同鄉人買田河東延祐即王宣徽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故宅基為屋三十間諸居如富鄭公之令其家多

初買新宅一園皆有水竹之勝與宇初行吳官田之南
天津之居亦官地勝三州人不忍買諸公曰使之主
之宅他人居之吾輩亦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我
買之宅契溫公戶各園契富鄭公戶各宅契王
即中戶各

章啓

章啓字隱之雙溪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
發隱三篇嘉祐中賜賧冲且需士范百禄

叩太玄啓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惡而有餘
者惡也君子能務其所不足而拂其所自餘太玄
多道哉矣

蔡襄帖

蔡襄謨一帖初抄二馬五卷九白佐士展中春寒
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仲達和墨聖俞按紙
君謨揮翰

司馬溫公

溫公優游洛中不居世務之盛中秋興樂令子訪友
洛浦遇韓城抵登却憩峻極下僊趨嵩陽造崇福
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趙輟轉運達西洛少
留度度事歷訪伊至伊陽訪秦走寺登華嚴觀
觀于伊巖躡山徑瞻高公其聖步清溪還保應
觀文富二公之度化寺拜伊陽堂下涉伊水登香
山到白傅別堂詣黃龜院倚石樹臨八節灘還伊
山歸叙之以為遊錦諸口溫公居洛因范子公登嵩
山由轅轅道至汝水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楞閣八節
潭凡所徑多有所作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
之公不善肩輿山行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數
嵩山題名初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指足於平穩
之地則不跌博之哉

田畫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守有溪無有大
石前後樹松栢蔽秦日與西弟爭竹渡溪倦而坐

石上葛巾草履吟詠而歸 所北雜誌

劉凝之 陳舜俞

劉凝之為歙上舍介不通俗四十即挂冠清廬山
賓客造門置酒終日其言依於莊周淨名之間
常乘黃犢往來山中時陳舜俞令舉以論新法摘
南序亦騎牛往來廬山 廬山紀事 ○黃魯直題凝之
畫像云：素官清穎尾，閑田落星宮。身立孤蒲中，
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還。往來閬苑中。

神老射鰐背佳務觀題騎牛圖云：余得田欲買一
黃犢代步升其美二首有暗作機畜意。又在此外，遂
一笑而山徒有此，如猶著幾兩衣之歎，乃知二公風流
亦未易追也 稼軒渭南集

東坡帖

東坡一帖云：歲行盡矣，風雪凜然，紙定行，屋火青
熒，時於此半得少佳，排斗綠持，獻程子為慰，恐
當一笑也 侯靖錄

山谷語

黃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
特致請為吾輩，設王介甫在，種山定於與客夜出
倡作詩，四鼓生，偏性老，賦書。年少東來，復紀予夜據
稿，格同不寐，偶然同雨落階除，東坡宿儼杭山寺，
贈僧曰：暮鼓晨鐘自擊，撞門鼓枕，力錢紅白
灰，旋撥通紅火，卧社蒲，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為
確論 冷齋夜話

方子願

方子願，字粹老，少舉進士，官得官，棄去，為中紫衣
為道人，編歷湖湘間，晚隱臨安大滌洞，往來於台溪
東坡，伴錢唐田粹老，以幅緡作春山橫軸書一詩
其後，石署抄，付世者，後故士投之，坡展相詩畫
奇，及問其誰遣也，曰：我負薪出市，道一老，與
百錢，令我呈此，石知何人也，坡益驚異，問西湖名僧
粹老，云：是粹老，久之，乃舍於湖上，僧吾相得甚 春海

張俞

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六名不為。文辭治。蜀為
置青城山白雲菴。杜忠庭故居。以需之。性樂山水。
莊於蜀。新畫室。後浮沅湘。觀浙西。臨溪。入九疑。
買石載鶴而歸。蜀氏名望賢。而有文力之。休
曰。有修。下。何有溪。一曲度。咸遺址。是興。高。踰。疏。石
道。徑。依。林。架。屋。放。言。遺。廬。何。樂。何。辱。宋史

江休復

江都縣。善為詩。清。有古風。喜飲。酒。數。梁。園。基。人
以酒名之。未嘗不飲。飲。未嘗不。嘗。通。判。廬。州
有。法。官。善。梁。以。生。局。不。得。和。江。且。初。之。郡。中。沙。門。羽
士。及。能。其。茶。者。數。名。呼。與。修。德。郡。人。畫。必。圖。前。列。騎
尊。其。後。褐。衣。數。輩。苗。田。中。苦。役。意。思。蕭。然。不。減
祿。陽。中。山。詩。話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喜。好。為。詩。琦。嘉。定。州。上。其。所。著。書

秋。論。授。太。學。助。教。不。能。富。居。唐。氏。辟。穀。術。叔。不
若。之。賜。得。其。書。如。日。作。詩。琦。安。為。書。之。否。或。不
可。其。意。輒。解。如。琦。亦。再。書。之。宋史

米芾

米芾。人。如。荷。散。被。服。效。唐。人。嘗。作。之。敬。德。禪。圖
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自。挂。齋。壁。畫。○米芾。元
章。之。祐。中。知。雍。丘。縣。東。故。自。揚。州。台。還。其。故。還
之。對。設。長。案。各。以。精。書。佳。墨。紙。三。不。列。其。上。東。坡

見之大笑。就堂。書。一。行。巾。中。紙。其。俗。也。山。史。唐。墨
幾。不。能。飽。唐。墓。江。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
俱。自。以。為。平。日。莫。及。也。○米芾。字。守。淳。中。宣。雲
壁。不。甚。富。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楊。傑。次。公。以。為。客。使
知。米。好。不。廢。事。特。往。宣。之。至。郡。正。色。言。曰。相。是。以
于。里。郡。是。甘。公。即。厚。終。日。不。出。米。往。前。於。袖。中。出
一。石。翻。覆。示。楊。曰。以此。石。安。得。不。愛。楊。笑。不。歡。乃
袖。之。袖。復。去。一。石。奇。巧。不。過。之。亦。不。歡。最後。去。一。石

極天劃神能之巧極得此而後得之愛楊忽曰
非獨之愛我亦愛也物與手搜得之徑登車去得

西園雜集

烏道暢黃黃目服提子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
松中紫雲而生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
几而凝眸者為蔡天啓提持而視者為李端叔孤
松盤鬱後有凌雲花纏絡紅綠相間下有白石案
陳設古器淫染芭蕉圍繞坐於石傍道暢紫

衣右手倚石左手批卷而觀者為蘇子由團巾
繭衣素鞋是而觀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
橫卷畫洲明暉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衫據
肩而之者為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
潛道巾素衣披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
子執雲帚杖而之三人坐於盤根古樹下幅巾青
衫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梁塵家紫雲目服而
攜阮者為陳碧虛唐中深衣昂首而題石者

為朱文公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玉後有祥雲橋
竹徑繞繞於清溪溪深處有隱茂密中有老松生
蒲團而從之生論者為圓通古如亭有幅巾褐
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下下
有激湍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磊落風竹相吞
煙煙方長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豈過於
此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西園雜集記

潘方臨

黃州潘大臨郊老詩實甚高坡山公尤喜之臨
川謝世遺以書前有新作晉郊老蒼書云昨聞
臥演攬林風雨聲故題壁曰潘城風雨近雲陽
忽憶雅人如送敗意以此二句奉寄冷齋夜話

劉凡

劉凡字伯壽居松山下其堂高敞則於峻極中院
記步於登頂凡三十四矣伯壽洛陽九老之一有二
挺名堂草芳柳寄適音律伯壽主入桑牛吹

鐵笛一草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牛行止
市山高人以為地仙嵩山記

孔叟

孔叟字寧極高士也興其范志宣持持國持國
守市孔居郭外中迎教郡國之養真養同衾促
膝一夕大雨孔告歸持國宿養養半宿雨滴
卷上茅風亂窻前竹絲聲互入而欲寢不得
輒起懷田舍如在往滑島追連山暗秋燈一路
何處窺又云驅車下樓窻西走為陽道者煙人
家掃野山四抱身啼春意滿林更夏陰早知近
庭生廬民風故鵲始通定錄

孫伴

孫伴字少遊興王在曾輩盛名傾一時自誓
終身不求仙術沈邁佳話之不死出石必
相遇真仙與石見伴待之以老衣交初王回平
令市秩與伴皆有貳官回令不市秩為穩不竟

惟伴以不仕終宋史

蘇庠

蘇養直隱京山紹興間與徐師川同食養直
不祀師川遂執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徐奕
品高於蘇是日對奕養直指一子笑視師川
曰今日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慚色語亦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蜀人學博行高隱城西通云巖
自言博城之裔莊載自海外歸嘗直造其室知
其不取贈語而中謂之徒素自稱陽道始宋史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文簡公和工鼎彝篆書畫巢石
竹根凡所服用皆上古家中之物如玉含蟬之類
研北雜志

姚平仲

姚平仲字希舜閬中縣小大尉平睦州盜功冠

軍諸原中都城移國諸士死士研營功不成遂乘青
驪一書之夜馳又百十里至鄧州始得食入武關欲隱
華山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
山行二十里餘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纜所乘
驪得石穴居之乾首中始去至丈人巖時年八
十餘紫髯鬚然長教尺面矣有忘行不擇崖
壑荆棘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題焉律
潤南集

王寔

王寔字仲弓許昌人也性公閑少學超然
不以進取為意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手技之業少
獲守許昌下車至往過之視其貌卷然不為崖
異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
能杜絕徐駐其言者遠致所居其意適有修
竹多勝本許昌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
城市保北社志

黃寔

黃寔師是自言平生有二事之書甲子為提
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
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鹽二斤莊酥一盞遺之後
十五年為發運使去暑泊清淮棹見宋三宰
衣犢鼻自滌視於淮口素篋中有一所符得
小瓶固二餅也遂造之從郭坡訪舊遊似夢
徒能說至客為僧室有交使君半夜多酥酒
驚起妻為一笑諱其事寔為章惇之甥而
董薦以此何異而居安邦同

崔唐臣

崔唐臣少與籍子容呂晉叔同舉二公登第在
逐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許一日忽見
棧舟汴岸坐於船窓者乃唐臣也亟就之
視其別業事以初創心區中有幾百千以其家
此舟係集江湖意所適然則唐臣以其家取氣

自然粗足不乞不求有餘差愈於遠舉官時
也二公相顧太息翼日攜徑具且謂之不和而相

順昌山人

諸康和者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士君子
也怪問曰諸君何攜妻孥至此是語之故主人曰亂何
自而紀和卒為言曰主人嗟惻良久曰吾父自嘉
祐末卜居於此目不復出以吾所聞但知為熙寧
紀年亦不知去今幾年矣

南安

漳州陳之忠客居南安嘗赴省試遇雨女日暮
投宿野人處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至而宿
衣草屨而舉止甚野野定若士人几某間又書
數亂視之皆從吏也陳叩之曰為課子讀書乎
曰復園為生耳亦入城市而曰十五年不出矣
藏書何為曰偶有之耳頃之風雨作其二子歸
舍相揖客入而不類客為之進豆羹美其客不

復共談歷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謂日過為信
遠而行法之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乃大見憐
果失初為愆吏所拘遂郡自典小見信詣庭下
求子小見杖曰自郡守曰某老純藉此子續後
若渠不勝杖則明日之食矣歟身代之小見曰
大人豈可受杖某請代之大見乃以罪在己爭
不決小見未父旁身請代之守疑問所由對曰大
人之係常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為急找其

衣曰思安語守詢詰新主否見見作一東宣覽
中理於山下守主遣吏往見發取書之乃延而
上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淮定

淮定召方授法陵人少素儒隸於儒學易於郭
景氏郭景氏者世亦南華始祖在黨為嚴君平
師世傳易象數之學定後至汴受易何川程
頤之學定之節也北山有嚴師友日語承其河

晚愛青城大面之樓樓邀其半蜀人謂其地曰進巖
稱之曰進夫子像像祀之教百生一輒一立其山前有
見之者宋史劄記

從極極史 高晉詳白

程朔守廣漢二子顯顯隨侍遊成都見治後極極
史校無就視之易也欲擬議致詰而後志之曰願
此子固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之語益
曰三陽皆失位是才渙然有皆明日再過之則主矣

後漢人未入洛河易其師曰易學在四句身法入
蜀久甘所遇已而見志可謂難為者却問與語
大有所得何語也郭景氏及後漢史傳以此蜀之
隱君子也宋史

翟耆年

翟耆年字伯素父公與參政子也能清言工篆及
八分巾服以唐人自名唐憲一日過江鎮唐周亨
周亨為耆年授身種臨高夜士迎伯素父愕然

周徐曰吾晉裝耳古語卷三記

薛野鶴

薛野鶴云人家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土吳子雜識

慎東美 顧臨

慎東美君伯錫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尊對月招飲意氣傲逸吟嘯自若顧臨之數
市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錫不問子致亦不與之
語酒盡各散去古詩卷三記

喻明仲

喻明仲字長翁持節歸蜀女主人行至山水佳
處輒快作數語宋釋

江參

車溪溪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雲莊江貫定數
葉信手撫絃曲盡其妙於是操琴弄琴皆自
知莫不超然得意琴絲桐之表楚陰畫為琴瑟圖
湖北○江參子曾置形貌清癯嗜酒者亦作畫而畫

源巨然於初居三衢作崇崇銘與陳簡齋程致道輩從容其巾命贊道為圖賦詩因徐公鑑

王樵

王樵字肩望涪川人居縣北梓桐山皆通其書尤善老易與曾國老子冠齊名時於城東南隅築茅自隱謂之蘭室銘其間曰天生王樵於命安嘗村不濟世道將衰世生而以室以修不意其則藏形不虞乃修疾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中向宗道知涪州乃復作蘭室主刊刻石祀之遂氏史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何許人恒櫂舟往來長橋喜與自得醉則叩舷而歌紹聖中吳人潘祐道吳江過而吳人曰予親先生之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顧丐結言以發紫陽翁曰吾厭喧囂去閑曠遂結於茲三十年矣幼喜福地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言棄去唯能食以媿尚何所事且居之適矣其不

或處身雖不能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幽金之義與子士喬異概子勉之何其高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故杜而不知焉

顧禧

顧禧字景繁吳人居之福山中常三讀書於松境曲此言注蘇文忠公詩紹興間以遺直名於世

章康

章康字子思吳人安分守節適田屋粗給州戶

不集世微平生足跡未嘗越州境而四方無不知有章者思此蘇志

信州元

陳祥如學正信滿餘取解由道徑嬰使王少中却會見數人持桐油一老下確詢所以事歸水為言之笑曰渠自倒解由我自得桐油上確不顯影水怪之去問其鄰曰此信州元兵革以來隱雲山中惟油種藝自給歸水取紙書掩之云忽遇山中避

世為居然沮溺古人同自類方作求名計不隨先生
一笑事傳觀詩記名生印子真悟者邪乃命酒食

山房
隱居

蘇山

北移如不知何許人紹興末東還湖南岸結
廬獨居身長九尺美鬚眉客言笑布袍草履
終歲不易巨籍長檮與身等則廢地為園栽
蔬不二價而人無異詞書治圃夜織屨一
脫手人多笑之以餒遠縣曰蘇山蘇州門外

或危坐終日人莫則談非後為相駢書幣且移書
屬豫章帥及潘曰吾鄉人獲書帥公言樂流亞直
歸湖海有年矣近聞潘園東歸其意之風儀節非
可以折東顧幸親造其廬為我必致之潘帥可未
與受服為進客入其園為鍾石款二客若拙與
語良久問客何修未乃延入室之鍾石兄擇芝
地無餘處座上賓西漢書一紙二客悅若自失

既而復鼎煮香意移款接客叩曰仙里何地徐曰
廣漢曰張姓遠廣漢人為官識之不知今何官二
客笑謂曰曰某等俗吏清帥公非我輩也公今
重相權使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其意之甚矣公
書幣於几上為色遠亮再三謝不納徐詰刺上得
城夕遣吏迎伺則扁戶圓然徐他徑徐入怡書
幣置案上室已空矣刑通達絕其意知而徐
徐志

鍾琰

鍾琰字叔慈字敬之遊天口遇吳人老儒贈持劉
御寇書擇生暨而指定水曰此水涵涵乃自松大
中之魚自是當懷放浪漁釣樂空林室所居
多荷香也范成大花莊雜記不抽者讀白孔柳
秦漢以來鐘鼎書也

洞庭漁父

卓卓春風洞庭月下有漁翁過其傍正問其出

吾公曰世重者請高吟一絕如八十滄浪一物當盡
主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陰事良辰夜月以收初
簡鼓柁徐志言堅志

花園老卒

張循王俊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蹠之把聲
喘對曰無事可為極憐眠耶王曰汝能做事對曰
諸事陰曉汝曰易亦相能之曰汝能事易吾以事
得甘汝何為對曰不足為曰甘汝王曰勢曰亦不足

為然則需易為對曰不能百為亦五十為乃可
王忙曰予五十為其所以乃造巨艦市美女能歌
舞者百餘人度收後錦奇玩及黃白之器莫紫衣
吏若司書客博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踰步而歸得厚者藥之而後得駿
馬獲利什倍王得名馬軍家得此咨嗟嘆常問
能再復和對曰戰馬自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
園中 游亦玉露○吳淵詞集作韓斯王

詹本

詹本方道為溫言曰行丞相江里君為耶致書本
方生石上致使者向本居本曰前持公于渡溪去不
知所終 谷音

鮑輶

鮑輶括蒼人嗜儒授蘭溪言教後得諸處遂還
而晚蓋任誕袖衣聲跡遊者城山不遠 谷音

印定

唐陵印定書中言世雅道周鼎春秋所居指北行
漢程蓮菊各十條本澤衣方者一變其然自稱
公荷老人 谷音

滿湘漁父

崔瑒晚泊湘江澹煙微月有客歌而還曰高枕
形骸外空江何限滿落葉不為補此夜能秋聲
追問之雲其初竿長嘯而為谷音

陳氏老

會稽陳氏初年八十生三子有蘇然及若業與若業
之外性漁漁高牧而已子孫略使諸如不令讀書為
士居鄉里農田非其類拒不與為室庸不妄增一
橡畝田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唯市布屬布造
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子孫皆化之而居五雲
御地曰南溪河曲集

乾溪老人

或漁於溪得片石數十粒一上廣流僅得二十

八字云乾溪老人集岳。破冠穿履行步索擔賜
柱肚書著卷臨風欲言牙齒微露意出人於士之
沈之以俟知者云

閩清野人

僧惠子行閩清山中刊一空舍招隱者二人荷
祖來後向野人僧既尋路還他日再往已焚其舍
惟所樹書云偶與重石舍不與中水因重散水流
去者然天地空云

羅浮狂客

羅浮道士言咸淳中客者戴烏帽若韓性未山
中見人輒去矣返走不言性在他日醉渴急欲書
壁上云中意不在俗知春老欲上早欲人問欲已
于却猶掃松花未歸長揖渡河去音云云黃野人
是葛稚川守丹竈歸故葛稚川之類黃野人
肉身去羅浮山今時有見之者赤身背衣甘毛霞
體一日旂書一詩於石云云

謝勛

謝勛子皋卿閩海城人老於林第春人軍中言
曾夜登西臺然面慨哭以鐵如意擊石如振振魂
詞曰魂未分何極魂魂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
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與巖石立風吳息塵輩必以
義取死而有偏餘○勛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勝絕處
為蛟門侯清溪洲天姥山羽衣臺洞天宮至山有
錦雞傳市慈妻睦之江源月泉山善慶小隱等三

澤布得唐之英居士方于白雲即意隱有終焉
之志所著書有宋楚歌鼓吹而唐初徐南陽之氏
傳睦州山水人始台跡地楚辭芳草園謠京城
夜雨句圖各一卷 方思行收

嚴治

高節先生嚴伯子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孫或勸
以仕數曰願為嚴陵賢子必足矣吾謂伯子率信
買地臺上耕葬必築詩劍高之靈夢為書之 楊維禎誌

呂山微之

呂微之亦仙居焉山中持此子能詩而家貧無藥
漁以自給一日攜桔槔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雨聞
東園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勝者苦吟竟就
先生之石不覺失笑聞中諸貴遊子弟道立亡詰之
初不語來自知見先生露次短褐布衣草屣輒侮
詢其見笑之由先生曰吾意敗勝王蛟蝶事
耶未始歎伏遂入座以藤膝二膝請先生坐足之

即援筆書云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
曉鳴聲亂功收驚蝶蝶飛來物過瞬復諸和量古韻
瑋又書云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鬚老瞿童云寫
此何士留之石可得同其性為不為皆贊評曰嘗
聞呂居士名先生室其人邪曰我輩亦安知此士
利祿徑去道人還尾其後終其僻遠德其所而返
雪晴往往訪惟草屋一兩家徒壁立如石中有人
乃先生真也何呂先生何至曰在溪上捕魚三數果

見而步以持未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生利舍
魚當無魚飲諸公取一少頃搗魚肉至盡而數網
日復躍其物已遷居矣 無耕錄

楊子堅

楊子堅字子國修雅博識嗜讀書藏三代以
來金石名蹟善作松竹往往以墨迹標石為之於
山水尤奇襟度蕭爽有六朝清風之氣嘗得燕
子巖舊藏棋序書卷展玩舟中得之升山

丹溪子園立淺水中手執竹竿曰南亭在此餘不
介意

鄭思肖

天目本禪師與鄭所南思肖相過各然不語久之
本忽却所南何石說法思肖曰西根對面無佛法可
說指石頻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震澤集
思肖世稿集

老人邨

蜀青城山老人邨有五世孫者道極隱遠生石窠
蘗籬溪中身相抱根如龍蛇飲其水即得長壽
東坡志林潛夫張氏學入青城采藥決旬不返至老人邨
見一叟曰吾族本丞相范曄之裔知唐姓不為
逆事吾當居此吳中十志

仇池

王仲至謂仇池在雲南使臣仇池有六十九泉美
山環之可避世為桃源侯鯖錄

眉洲

林艾軒被與林晉仲書云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
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釣有千石一人讀書有田
數百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神可以室讀書隔
絕人世艾軒集
艾軒又有與林元之書云世間惟有眉洲最勝

贊皇山中客

龍山劉仲尹為贊皇詩一日晨至山寺見壁上題
墨尚未乾詩云長梢疊葉正翹翹枕底寒聲為
客留野宿不歸山月墜招眠涼味五更初聞僧言
一客幸可六十許風神秀峭昨夜害霜題此題
迹客方坐方樹下劉辭揖問姓名不答但指酒索
飲一酌論以徑傳疑事質之惠所未聞目愕劉興
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其客所在之詩問侯表堂志

古懽錄卷第五

古懌錦卷第六

席琰

席琰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南山下。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善教誨。嘗留宿。酒不盡。云。山。宜。止。山。宜。一。我。日。一。醉。倒。春。風。曼。采。蘋。橋。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北。雜。志。

袁員外

倪雲林云。至正之年。士。多。表。園。外。素。林。下。為。留。夏。

卽快雪初霽。庭。中。未。遍。取。藥。鼓。之。古。音。滿。室。只。茂。松。之。勁。風。春。聲。之。流。泉。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如。四。五。十。許。人。自。言。過。五。華。山。逢。神。人。與。共。食。食。之。後。數。日。夢。寐。間。苦。冥。通。玄。過。者。送。言。志。集。

張稔

張稔子偉。少不羈。官。居。京。四。得。才。果。統。廢。園。吸。菰。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餘。年。一。日。閑。閑。相。心。以。之。勝。杖。策。獨。徬。登。廣。阜。汎。新。綠。絕。同。庭。南。望。

衡山教年而後迎北雜志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中。又宗在江南。聞其名。召。為。信。徵。之。不。赴。至。正。三。年。召。承。相。脫。以。隱。士。召。召。為。翰林。待。制。至。杭州。攝。疾。固。辭。不。行。本。湛。靜。寡。欲。書。冊。未。嘗。去。手。尤。工。篆。隸。著。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集。宋。末。遺。民。若。干。人。諱。名。谷。音。人。稱。清。碧。先生。元。史。

張樞

張樞子長。至。年。人。居。徵。不。赴。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後。漢。書。又。十三。卷。稱。廷。取。其。書。以。宣。文。閣。之。史。

褚雪巖

杭高士褚雪巖名即希。自宋以流。苦。公。即。行。居。天。慶。觀。平。章。尤。公。單。騎。徑。一。童。詣。觀。曰。欲。一。拜。褚。高。士。觀。主。謂。此。孤。僻。如。字。相。何。希。而。欲。見。之。

如意彌堅乃扣門平章請建高士莊曰三年
亦有同州工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
去遂昌縣錄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治金陵人從陸川清修文雅與孫
轍齊名最善為詩揭侯斯稱其出茂際漢可
比康執手御史牧守庭若不起程非夫遺書曰
臨川人亦鍾相接也仍相望足下耿公至人而不
可得見至之史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又稱大癡道人號雲間百氏遊山之
師董源而晚更其法終日立荒山亂石叢木深林
中望意態思如步往山中通仙處看激流弄浪
雖風雨驟至中怪悲吃不動

吾丘衍

吾丘衍字子行杭人也左司勳又殿右足一俊一

仰撫弱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高兩鐵如意日持
焉或倚橫吹洞簫或對客投筆制書旁
若無人其以新忠自怡

楊維禎

楊維禎字虛夫風神冲亮年一芥於懷過天郎
氣凌臨晉堂名山肆情遊眺或載簪陽巾投羽
衣汎舟三洲換鉄笛吹之世之者以爲謫仙人

為移葉筒之長二尺九寸竄其九進於道人吹之
竄皆應律奇聲絕人世

吳璣

璣字道人吳璣字仲圭少師事毗陵柳天隱尤邃
於易時現合置短榻家上曰柳君和而之然或怪
之曰此有為也自驗勝國末兵起而璣之性仲
圭以錫所署疑為緇流全去修柳君之墓人墓疏

倪瓚

便之換所居有清桐園堂中堂蕭蕭洞洞前有梧
石日令人拂拭。昔蘇軾處不容人迹結得可愛如
墜一葉。種合堂子以藏杖屨。按之。○鏡介一
帋。云云。堂額。云云。○無天台白雲寺。蘇林字
撫。唐山東來寺。新。皆在軍。恒心舍度之作清桐
閣。製以方塔。深。左有三台。蘇巨。過牛腰。蜿蜒
盤屈。恍如木棧。閣中列三代珍異。漢唐圖籍。最
奇。重者有高辛盤。盤。太康玉。薛。和。文。王。大

小三。碧金。銅。琴。比。時。製。短。半。尺。皆。三。公。所。遺。近。二。王
真。蹟。六。七。卷。有。優。劣。無。真。雁。為。鴻。門。夜。宴。四。時。未
歸。目。送。清。洛。等。圖。者。以。古。錢。半。是。宣。和。秘。鈔。有。宣
和。紙。印。高。宗。御。題。者。十。之。七。○張。士。誠。弟。士。信。使。人
持。緘。素。帛。以。幣。求。雲。云。意。意。恐。曰。吾。不。為。王。門
書。師。裂。其。後。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遊。太。湖。宮。小。亦。有。異。香。意。此。中。必。有。異。人。持。丹。返。已
乃。雲。也。士。信。方。思。欲。手。刃。諸。文。士。乃。勸。導。免。命

左右加蓋。學士。時。陳。不。畏。聲。後。或。問。之。曰。去。聲
便。俗。○之。鎮。居。松。里。之。祇。陀。有。閣。曰。清。涼。出
迴。德。座。有。書。數。千。卷。古。彙。特。名。張。陳。列。左。右。松。桂
滿。竹。香。菊。之。屬。數。行。條。徒。其。外。則。高。木。深。篁。蔚
然。深。秀。自。號。量。和。同。南。○之。鎮。好。為。盤。頭。易。水。教
十。間。古。樹。而。日。常。造。換。善。張。伯。和。後。仙。而。至。其。崇。舍
驚。田。得。我。千。緡。金。伯。而。老。不。再。必。速。准。此。不。留。一
得。王。省。志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懷。崑山人。善。詩。古。書。名。畫。三。代。以。來
彙。輯。秘。玩。集。錄。盛。賞。無。靈。日。集。園。池。於。宅。西
偏。曰。玉。山。佳。處。四。方。文。士。之。士。若。何。東。燕。者。必。稱
楊。往。德。天。台。柯。九。思。亦。嘉。香。者。悉。方。外。若。瑞。天
雨。子。彦。成。瑞。之。號。一。時。名。士。咸。主。其。家。有。玉。山。倡
和。集。晚。間。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獲。金。粟。道。人。自
題。像。曰。儒。衣。僧。帽。道。人。裝。到。雷。音。山。僧。不。若

同少年豪俠慶五陵鞍馬洛陽街

金東道人志

曾知白

貞素先生曾知白字雲西溫州人徙居華亭長谷
之西隱居讀書尤喜黃老學名其居曰長清或
時放筆作圖嘉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獨杖行園
里鄉人士爭迎謁之歌詩若干卷有詩騷書於藁
黃師恭志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工漢八分隸楷博極羣物時三代
鍾鼎將銘神漢唐以來法書各畫皆佳陸氏鑒定真
贋所居櫺竹數十年旁樹湖石峰岫悉具左右園
書前列鳥几上置天祿辟邪金銅鏡紙皆可受玩
客至主漢情山瀟然古雅汲劍池水煮蓮溪風
園法堂意日著觀史學史書得術書六五細
又著印史

徐顯傳

陳樵

東陽陳樵字君采好戴華陽巾衣鹿裘出衣
種藥根谷洞中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說經比
為古賦有魏晉人之意風學尚而意趣然不與
世協

宋陳德政志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居松江華園一區果蔬蓴鱸皆度給
賓祭餘悉種菜栽樹澆灌身自為之勝日引觴就
酌歌所自為書觀郭一百卷南邨輟耕錄三十

卷書史會要九卷漁民史

王冕

王冕諸暨人嘗自號城春公後好雪以白土為事
自被古冠服馳車後攜更以隱九里山種豆三畝
粟傍植梅千本芋一區引水為池種魚千頭
結茅三間自題曰梅花屋嘗大雪亦之上簷乘
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王今成使人心曠神怡
便欲仙去

漁民史

潘勺

吳興潘分古叔海登第後絕意仕宦蓋遊佳山水作
鴈宕百詠自稱癸巳之書 西吳墨詠

古懽錄卷第六

古懽錄卷第六 明道國初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少與劉誠意游劉被徵過相府
舫荷蓑笠見之賦詩而歸巢至江皋大雪覆江
舟舫江中曰夕不肯去以此終其身 潛溪文集

陳亮

陳亮字同叔長樂人明初累征不為賦讀陳搏傳
詩以見志作茅屋滄洲中興名士王莽高標為文

酒之社 列朝詩傳

張樞

張樞字夢辰陳留人從家華亭築讀書館與諸
弟倡和或執之他輒不怒人高其行稱曰林泉民
目懷作傳 列朝詩傳

唐元

唐元字奉初吳人丹居為一葦花園書古詩
列左右游江湖或訪其書自為葦花詩云

步希踪

小亭希駘。樂善人之香。有詩名典。四明吳主。
臺榭。參。郭。稱。廬。山。三。老。列。朝。之。後。

韓奕
王賓

程顥先生語云事與王霸俱隱於學者放浪
山水褐衣芒屨一僮自隨往來山僧野人求索
月不隨吾卻守拙善園寓牧矣終不歸一日
守與寶告別棄走柁伽守隱至立言小舟入太湖
善歎曰擇走之至誠謂名可得而歸身不可得而
見者也姑蘇志

北瓊

杜陵子用嘉吳人性倜傥生金仙悟餘言
筆寫虛空疊嶺師法董源如畫境更妙自號
唐客者人晚徙家東而得青溪之樂國也馬
駒者移京原之也吳王性倜傥

王履

王履子安道崑山人工繪事遊華山作圖四十幅
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安道畫雖夏圭作宋士氣
成備既遊華山遂屏去畫所以急匠就天則去
之或問何耶曰吾師心一師目之師華山也

冀訓

舊硯書六言。崑山人。窮京待拙宦。以田間驛力爲年
書著述不輟。晚歲得與一老監署破廬中種

臣植詠歌自適年八十餘乎私謚安生堂

吳中往
指記

卯
星
比
承

刑量書云：理長洲人隱居葑村，醫卜自給，不
要，不富，為歸與。人斗將而變，金三兩，書苔滿壁，
折指敗席，荒荒然。以常僧長日，前不參，尖客玉相
與，凌坐而已。卧提子外，步古書。文章高，符二十
不苟作。張鏡志。

參子履量之如戶耳寸田未嘗干渴以著述自
娛客多甘苦概著其此則冷食過雪日里氣
元室多松栢人往視之方笑吟云連雨屋三角極怕
然挑書坐一角不繫累田餘種聊遣之詩曰雪
中歸子鳴且繁三三五五得馬場之表外野稻
徘徊望相與梁暮不炊子何求乎慶之詩新傳籍

沈誠

沈誠字希明有隱操相士過之因謝石相皆學

向學而知而短於著述故其信焉始錄志

沈澄

子有言恒言孫同

沈澄字希淵居相城里如家多長者之誨常令
於溪上望春舟佳思不絕二子有言上自恒言
恒言皆以子行既陳繼志出所居亭在嘉樹院
以畫中風日晴美兄弟相告冠服登臨眺望或
時扁舟入城留止僧舍兄弟皆善繪事時通家之
女皆一郭賦一福必從自問意之不下不僮僕

皆清文學吳中佳指記

周子啓南晚年在田相城舊木代禪吟詩繪事為
當代第一其嘗一郭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
委曲風帆冷細山興入郭多良辰佳處及北寺水閣
掩扉揮筆不倦一呼名士唐寅文徵之流咸之其
中卒八十有三乃卒丹青志

史鑑

史鑑字明長吳江人隱移溪山與三友范蒼沈石

田為友在書中不德而居水竹山花亭館相通
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
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人望之以為不
仙之儒稱西邨先生劉明詩傳

劉英

劉英號唐人築室甘泉地多水傍其居曰竹東即
是文輝皆圓靜雅敏政志其墓曰子友似黃山成
高猶以超清逸曠達似松樹屋劉明詩傳

朱存理 朱凱

朱存理字性齋長洲人其北後志生瀟湘人者異
書為常訪求手自錄而纂集其書藏之
數百卷堂食其自為其書旋亦散去其
數自云其書

朱凱字素民與字存理名文徵明志云西人
皆不仕又不從微為塵井小人之章日換冊中
求昔人雖言是事而微之對客以引其音微
纔不能自休素皆為肯意所以資其妙不惜也
咸化弘治御吳人稱西才志為其書

閻杞山

閻杞山字素卿小節惟一佳日走從人索借書手
抄口吟日夜不輟至不能成所書必以金而記其書
不忌棄著二神志列其書

居節

居節字士節吳人少以文待詔志書其書

類宋之人求故隸局微監其書台見不
肯往孫思堂以道帶破其書就居其地教授其
可與交多山人初如每遇長求學穴吟嘯自怡有
詩名牧及集列其書

岳岱

岳岱字素民系出湯陰自輝澤縣其隱居陽山白
龍塢花木野然修竹蒼松中主指書欲請其渡漢
江歷覽天姥天台雁宮或遠之而返其書
畫猶介不妄交其友崑崙山人其詩已下十四
人其書為今而雅華其書

顧元慶

顧元慶字子有長洲人所居曰顧東青山立大石
左麓藏書甚多其善本刻之署曰陽山其書
文房太原王釋登訪其年十五猶吟其不倦
岳岱曰隱居草莽無局極之憂此歷名山畫
諸君之樂詞貴清澹意為其書

顧祖辰 父往育

顧祖辰字子武長洲人父德壽家貧幼學手錄幾
教子卷祖辰襲其家志居陸雲望臨城故里
老屋三間揭竹几間作詩畫不以示人自娛而已
臨頓多名藍蕭和風日晴為步歷是境傍疏竹
亭每埽地焚香以候其至

陳風

陳風字伯仙丹陽人讀書習隱嘗月夜挂琴松

側披雪馴山後擁膝習吟聲與猿啼相和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閩中人常懷太白之癖稱
太白山人西入華南入御東登岱晚遊吳越卒于
湖州風儀秀朗跡跡奇謬自負有羽化能玄巾
白袂以藏留爵款自隱夢授洞悉相訪之南
屏道及門了石酬謝直云海上翠雲托送松赤
城大帝夢語人曰吾一生未見此人數東橋官

浙籍如邑太初不可得道衣幅巾最奇關上幾行
求得初月夜見有舟泊數橋一僇一鶴一童子煮
茗曰必太初也移舟就之果與與列懸就實陸
崑吳疏號苦吟五隱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常熟人僻好山水遊鴈宮絕糧
取啗蘆蘆四十日不返跡天台石梁採藥嵐
藤屨北虎豹以殺獲市一大瓢摩挲手種熟光

暗室過荆溪並受其益而辟之抱注者累日
亦有挾田頃諱書易被瘦聲渠引山泉繞入玉雪
廚祠池以此破其器遇泉水清涼雖或冬便解衣
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開室以護香氣長於鑒古
尤識舊園器款款相考而藏唐人書全勝園香
陽冰篆書數百本一見知

林石

永嘉林石字今夫妻安泉西客玉行味色宜

酒我延之佳山水毋不糾獨不列城市

錢穀子允治

秘製子初實少孤貧少學典籍游文待詔門下日取其藏書讀之點染水墨得沈氏之傳後草故廬讀書其山間有黑書數卷為陸記向自借觀于自秘寓於充櫛窮日夜較勘至老不衰焚香洗硯悠然自得子允治之功也貧而志學酷似其父手不釋卷冬映日抄書夏暮不止功父死矣其志華讀

書種子絕矣

許相卿

許相卿字伯高海寧人以給事中謝病歸故人許璉夏言當國累擢右御史奏進雲部之茶唐山自稱雲部病吏嘗大雪騎黃犢一童子登絕頂縱觀羣峰廣雅以互混迹自范舟時太白山人自天目來訪中秋汎月激流酣歌達旦年八十乃卒

吳倫

吳倫字大本宜興人兄伯敬謂佳治乞曰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鹿一夾與劉捷不辭不歸鄉人遂望之輒曰吳隱君也於蜀山築空祀蘇文忠公為弟為道沈石田流連吳時錄其語

盛往潛

盛往潛字水人自稱杞菊老人僻嗜書著石山錄

劉記吳男奇物書給真卿公處公謹言恒思錄之例書學使遠不肯為人作詞此筆款自碑

朱朴 陳履

朱朴號西坡陳履字子敬古法監布衣弘嘉伯與吳南溪昂錢東會釋石林樸輩為小瀛洲十老會賦詩唱酬末年七十八陳年七十一皆西坡意善繪事文徵仲外太初皆與贈詩句豁豁今雲山後崇岡峭壁層崖映雪凡秦晉唐宋

廣寒宮在出終之雲林處必神也
寧淋清卷軸 小瀛洲十老社詩也

劉麟

劉麟惠以麟書云德安仁人上節尚書致政情悅
吳興風土徙居自悅坦上為書安吾尚書坊之
坦山了甘宿具以乳羊博市酣風雨蕭蕭然達
夜收梅居力不漁構之微仲作神榜意以畫之
詩詞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福山人號游名山武事為家峻陟
冥搜都忘內齋常與麟書玉期曰以筆為上有
紫氣東來是吾觀化馬矣已而果然善玉特之
曰聖軍樂遊福康慕仙拾哉驗卦于我同麟入

陸文組

陸文組字廷州富邑山人始曾於海思觀黃河奔
流悅然有濟棄去歸隱同德遂不訪有王孟風格

吳人謂陸治畫中有物文組詩中有畫目為色山二
陸具區志

華整

華整字玄庵章丘人御史斯之孫少高隱與弟
泉楊公登友亦與李治漢王命州郡工詩善山水
落筆輒自題曰空塵詩畫有八勢求者輒贈目不
庶也其詩以愛此疎林即新之為素而雲霞噴噴
島風停歇為知有大唐之風也此偽誤

顧源

顧源居士顧源字浩甫金陵人高自任豈非勝流
名儒不與接書法懷秋山水師小卷年四十執筆
漸禪揭淨瓶蕭然壁觀宛然老僧頭陀也一日示微
疾延名僧素卷雲谷懸頭陀像鳴磬念佛梵見
彌陀法印端為雲空世累身坐白蓮蓮中怡然
而逝 列朝詩話

胡宗仁

胡宗仁子彭舉隱治城山下作畫師雲亦大饑食
貧石渴時費常詠唐寅詩未寫幅青山畫不
使人慙物華秘曉年袖衣拉板反手徐步歸
世風親題市中目為仙人

郭天中

郭天中字聖儒莆田人徙金陵孤情絕艱回土流
俗多購古法書名畫多精篆隸之學窮屋北碑
搜訪得寢食不廢故人字揚州延爽之贈送

累于登斥買歌姬故人贈書畫古物并數諸貧
交後手而盡守歎曰此吾所以發聖侯心諸君中
有未玉邪三山水畫院那三為水仙似紅子固難
冷贈清之姬妾道人倡我與貧士家平莽雨雲堂
之旁列相詩信

陳自中

白字芝江陳自中莆田人隱於詩書中倭倭妻子
奔後幸係草屨徒之以口凡數為或直廬由江

陵入蜀附僧舟繡舟傭雙以備玉無停於僂邊編
歷三峽之勝望峯為所傭傭船流寓江陵松滋公
寓已陵至金陵賣卜秦漢或雜以偽為閩人亦度道
其性一廉之內席休去富收紙因華錯需其中檢
其詩誦之無稱一語中反而向壁流涕嗚咽其聲
居然至竟窮以死

趙官子均

趙官志字凡夫隱居寒山精六書之學著說文長

義其妻陸氏卿也亦有才名著說文考索二集
均古靈增信其求學要於文名微古稀家衡山之玄
孫工於寫字畫畫寒山草木昆蟲狀凡種種極內府
本草十日而就方相君持素筆圖

王人鑑

王人鑑字往操吳郡人少學詩於居士身居剡中
梅堂供古佛一燈焚香庭前雙橋可二百年人初
出山少草手負離仲凝塵滿帝教世不食葷血

面削而形癯見者以為古祥逸民也

楊岷

楊岷字子孟一字厚園蓋屋人蓋厝已而舉人亦有
傲山楊岷書多為所居近因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
書多在時珍一驛往編提揭工技精墨以竹西過之
潤文必生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援考證
略仿歐陽公稿明誠然丞相三才名曰石墨錄義自
謂窮三十年之功多都玄微現用修所求息

郭宗白

郭宗白字肖伯荊州人號壯園曰屋巖上地介二
業之勝造一舟名曰齋躬自謂一水也與世
都淪落崎嶇任心招徠不實別業其子郭子杜
子美西漢與其友王承之東應商之而沈社著
園藏六齋疏二式託諸書稿忘投公亦白陳微君
仲輝序之以為共泰古來周官考不記遠公宗
雷八國齊文也又著金石之集陰王弘撰之

吳興特芳

吳興特芳字凝如吳興人為詩蕭詞簡遠灑然出
塵常與范內遊苔澗江浪浪入夾山濤浪返二十
日風清月白苦吟清肅僅得七言絕句一首其自
矜貴為此後敗釋氏名大香古吟曉

高鑄

高鑄字淵穎清苑人少從孫種之學嗜飲酒
如游名山水自負雄整得詩輒題石壁手自

鐫勒常臨林慮山竟日忘歸園峰下喧呼聲迴

視向所來處乃知街虎過也著漁如清溪蘆中
集池北偶談

嚴威遇

嚴威遇字程人舉止與俗異嘗言一白鶴行止
與偶鶩死哭之累日僻處絕糧友人遺白金一
餅攜之市遇小漢玉器氣易以歸紀事之載
而僵什幾絕池北偶談

耕者王法臣

天啟初桐川張遠度買田歸南之鄉地多植木
即一日攜榼招遠見耕而歌者徘徊畦間杜之皆
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物名清臣著有田
畝長從得畫委諸其族為人傳耕少曾讀書嘗有
遺一冊於余者卷中首題讀而愛之故中亦
亦不知杜尚何人也異日遠度訪其處見舊
厝背古槐陰茂乃持細枝為筆書之皆以作詩

記其一篇云人生如汎梗親之於世根飲吸得幾
許營之是無益也值春日出荷鋤去車原近荒
草色數靜莊息語繁諸有君化木雜習以自
之曉然似供我享不例清尊如躬貴適意聊
幸時安識 桐川人知志

崔子忠

崔子忠字孝純一名如字道母某陽人僑居京師
形容清如言辭簡傲望之不似今人書畫極高

閨吳若蘭范以下不復措意而三言四語以
美而香然實也一事三言四語能讀得解家盤
山齋傳錄後以有之俗人用金帛相贈難窮餽
頭若亂後以以給相之字以實之 都門三子信

楊士詰 董世

楊士詰古伯濟東萊人都御史懼子具言革後隱成山
之松樹去家五里終身不一至著述文帝至謫
遼宮祠石室謫訪若手卷

弟子董世中撰華陽人因受棄諸王侍士詰於成
山少居宋芝主繼澄學得其能授有詩數篇為
集詩

林古度

林古度字古度之閩人父章字初文移家金陵萬曆
中嘗詣湖上書論事不執古度少賦擢數行為屠
隆所激賞與曹學佺種惺尤善暇治宋予見之
泰隆年八十矣自言故居近華亦長久廢為鳥

廢耽歲以生瘼於乳山死乃清葬嘗初一為清葬

邵潛

邵潛字潛夫南通州人移家於泉性素兀寡合意
小忤意即去之凡歷數事皆不終之其子康與
乙巳予至其泉訪之居妻巷屏車歸始入老屋
三間洞味然思以入古洞穴一間貯所刻書故尚元
棟一間自居之絕味散惟留予小飲蔬果四五
器市沽以水予欣然引滿飲觴各賦一詩而別縣令
聞之司免其門役而著書凡十餘種居易錄

張蓋

張蓋字履謙永年人與殷岳申涵光友善蓋不
以居不與人接或夜傍往修達旦或痛哭長嘯
人莫測也常有贈中書云草澤賢豪蓋上書
奎章閣外中事我甘漁父司衰老猶守漁父之
足隱居後蓋在施溪老仙祠其遺稿二卷也九偶

王玉磯

王玉磯其志許人若長葛縣石園鎮為業節已
飲諸鄉人種重士流寇灌汴使人往聘玉磯脫
身走河北賊執其妻妾及其子二人以子李
及二子皆罵賊死事之玉磯乃歸絕跡城市治園
於所居之側名其怪石曲折狀如盤蓋北水魚
株名品五百餘種土山卧噴噴未嘗復更離自
號玉隱壽百有奇年人目今子粒界盤盤行
游山間欣然自得沈吟吟吟吟吟吟吟吟吟
其園曰樂志長葛縣志

傅山 子眉

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石公其父後隱居著書工
隸書嘗時人罕觀其面年八十後以鄰堅臥城
西古寺中辭帝子爵古壽驍楊雅意為其賦
藥四首其子輓車行暮宿逆旅輒課讀九經
三更在牕讀書法旦或誦乃行召即與杖

徐波

星中詩老徐波字之勤康熙初尚五居天池落木庵
與中峰蒼雪法師往還自序卷記云崇禎癸酉十
月與竟陵譚友夏同客往清曉既盟滿見予白髮
臣極云子於此計必任山請持去嘉名以去其若遂有
此即今三古揭諸卷惟松栢松栢見北歌即玄冬霜
月蕭蕭而下雙童結帶埽除不給齋厨費懷皆從
此如事之前定以此北偶談

徐枋

徐枋字昭法吳人嘗舉崇禎壬午鄉試父小庵事
所乙酉殉第死枋遂隱支硎不入城市好書畫世衡
亦不苟作湯荆川試尚書撫吳屏騎行訪之山
中庭不出亦不報時居吳縣

沈嘉客

沈嘉客字望瀛城人隱居蘭口一畝之宮玉竹
醫然長吏龍湯不迎送不主之獨美其司尚書榮

解廬御史世濟嘗有金陵詩云惟南作客逢春由
破帽疲驢幾日福六合城風吹昨曉綠陰相送到
南京北偶談

徐夜

徐夜字東癡濟南新城人初名之聖子長治崇禎
叔夜之為人更名夜昇輦後棄諸如意系水之東
嘗一游浙東而吊林君汝孤也微子陵詩墓謝自來
相墓賦詩甚工後死於崇禎年七十三南志

洞庭句者

吳洞庭山上有句者不知何許人貌似狂易汪純自
記其數絕句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山
水脚脚如方雲而初皆是仙象如真悟
列乎生他極其滿之鄰北偶談

宋俠

宋俠字未常本名之盛明孝齋隱居山石室歲勤
其詩多黃蘗樹醫向供謝田安知非捷徑和佳

山國人耳目正以問李蘇白然也

金增遠

金增遠字日就山陰人常預登志進如亂後隱度東橋南散屋三楹不給貽粟長吏就過之輒避匿或拜門外以備兵使者沈陽其同年也入門見增遠臥從收上漏下穿四角悉支敗瓦牆隅一破甕炊黍熟架上一家草屨襦袴室有歎息而去

李孔昭

李孔昭字子常復步佳士隱居鑿山奉母至孝躬自樵汲往來水邨山市間跡跡多至僧寺其

汪鳳

汪鳳字翹美我唐人也孝廉也

藥裏往來山散宿食定雲間至湖上省母家人往跡之輒不可得遊天台匡廬黃山近居何海年四十八卒遺詩云水泮水還清重開月方照一旦破樊籠道遠從此別

林確齋

林確齋亡其長南昌人隱金精山之翠微峰已徙冠石種茶率其子孫輩自擔糲糴歲夜剝珠之積遺繼毛詩有適冠石者見三四十年

著一幅布赤脚搏鉢朗然歌去金亦皆窺焉為古圖書中人魏禧集

金俊明

金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初為諸生一日從焦氏處得蠶之良曰特欲我高尚其志予遂謝去杜門傭書自給以書畫為事書畫極尤工讀之及人賦生較諸引院之亮自祭文以自況年七十四卒

古懽錄卷第七

古懺錄卷第八 方外

摩訶迦葉

世尊在靈山會上指示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契微妙法而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會摩訶迦葉

須菩提

須菩提處中見坐諸天而自讚歎尊者云空中雨

如讚歎復是什人云何讚歎天云我是梵天最重尊
者善說般若尊者云我於般若多聞法云云何讚
歎天云此是尊者乎我初于千四部說無懈是其說
般若結 ○諸天竊作是念尊者現於此般若
波羅蜜多難以種種言辭歎示竟不能解者現知
彼心之所念告之我當於此名說一偈汝等不得言何
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文字言說皆遠離故
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無解者皆不可得一切未來

應日等覺所證世上正等菩提亦復如是

修摩訶法 天女

修摩訶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
我於一切法皆言空也世尊問汝何意是為
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向修摩訶法默然文殊歎曰
乃至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人不二法門
修摩訶法有一文女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可以天
女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云諸菩薩等皆隨
從王太子後著不離修摩訶法所說經

天親 無著

天親菩薩性彌勒內宮太子著菩薩心經云人
間四百萬劫天為一晝夜彌勒一時成就五百億
天子證得佛法思未富說何法天親云祇說這箇
法祇是無言少語令人樂憐信信然

王方平

王方平方平欲東入指蒼山遇吳崇謹求教其戶

解經去十餘年忽遇諸家元月廿五王君吉來利期由
方平果來既至生須更引見經父忌因遣人與在
相與有信還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十年餘
宜按行蓬萊今任暫往以是任還顧不即出此
兩時卿麻姑未是如女如年十八九許項中作髻餘
髮盡之玉肌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走彩耀日
不可名字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惠海二為桑
田向聞蓬萊如乃淺於往時略半也宜將復為

陟陵方平笑曰聖人嘗言法中行復揚塵也
麻姑欲見蔡徑母及婦徑弟新產數十麻姑
往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求少許來便以掬之隨
地而散丹砂方平笑曰故年必吾了不喜復作
此常技糧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徑心中言言
背脊疼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即依掌
徑報曰謂徑曰吾歡不可妄得也

葛洪第三子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年弱自也新以買
紙筆夜輒寫書不知其為幾過梓潼山南門
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自
歎而已冬無所言如神仙尊養之法求為勾漏
令以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石云云
著書一百一十六篇舞抱朴子譜洪第三子集畫
常於歷帝其素壁圖三人一白鹿二樹一藥
後二人手一似采药之狀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隱於太山為撰若乃集書之通
依崇巖巖處盤地為室居之弟子亦皆居去志六十
餘歲五日一齋

許邁

許邁一名賦改名玄書遼丹陽句容人少不慕仕進
南海太守鮑融隱遼陽邁從後之探其玄云渭
縣富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

少世子孝偉常所游處於是主精舍和采藥桐廬
縣之桓山解求涉三事以此山近人四面藩之始道之
流欲相見者登梯與之語以此自樂道王義之書曰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之室仙人之草左之放
之徒皆去焉義之自為傳後民史

支道

王復少作舍稽初支道來去馬與之語王曰支
道其拔新領典將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一

佳佳內氣於自輕之後此支其素往王許王許不
與交言後值王自行車已立於支諸王曰君未可去
曾道與吾小語司論莊子逍遙支作於言才藻
新奇玄澗映發王遂拔襟解帶流連不絕已世道
賢論以七沙門比竹也又賢道此向子提支法歸信

慧遠十八高賢

唐山東井寺釋慧遠集獨素百二十有三入於西
巖下般若臺結舍徒白蓮社又命僧遺民提司

接文其間與聖尤重者為十八賢列其之民當次宗
炳周續之徒徐張野等預焉○此圖初入路與清
流激湍繁帶曲折踰石橋溪田路窮巖又繚而上
巖間有方石池種白蓮如岩之穴皆有石梯度山迤
麗而去不知所窮當其窮處橫力長雲其高深
遠近蓋莫得而見也池旁有高巖懸泉下觴
為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流者虎溪也巖
外游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巖去半身者宗炳一人

踞牀憑几揮麈而語者竺道生也一人持羽扇目
注懸簾而意立深駐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於
牀下者道愍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慧遠也一人持經
卷絕粒其意童子舒足擗膝者陸詵也○慧遠
池上環石臺坐而宴徑較義者五人石上列香
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
經軸倚石而迴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而悅者
惠遠也一人回面拱手旁視而沉思者惠持也一人

指多意而指徑者惠永也又一巖中者亦稱金像環
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眾唱者曇
常也一人坐而擊拳者道昌也一人執經卷而坐
者周德也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覺僧一人袒肩
持短褐者跋陀羅也一人持鉢意德也而坐者即舍
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後一人露頂袒腹
仰視懸鳥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
側石橋之旁峭壁綠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

者童公陸修靜也一人親稚性袒捉巾解而三者
辟蛇聖者也童子負杖却立而侍一人乘籃與者
陶淵明也一童子負酒瓢修靜一人持貝葉騎而
來者謝靈運也亭一人持曲柄笠一童子負笈及
前驛而行社圖記 ○匡廬十八賢圖一卷其二
人相向一人華冠手持衣袂揚首欲言者道士陸
修靜也一人做客而社者法師慧遠也一人冠流酒
巾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者氣一持者陶元

亮也一人張扇搖袖笑指之亮者畢穎之也一人執
羽扇晏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子慧持也一人與
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一人俯仰其手
操麈尾斜掃坐院下有宗少文也一人居侍右低
肩作禮貌甚恭者僧曇暉也一人持杖以意一人
展卷畫一人美髯而反齷齪者劉程之書位恰
周道雅也宋高僧傳亦指社圖版

慧持法師

慧持法師遊峨眉山遊於嘉州道旁古樹內入定宗
政和三年風雨樹折如見之騎殿蓋體爪甲遠身
異之奏於卿有旨入京時西天總持以金轡去其定
間何代僧邪我東岳遠法師弟也自遊峨眉山記時
代同遠法師在蜀曰化去數百年矣出得在邪遂
不更語問微傳何示曰陳留縣復入定神僧傳 ○第
晉間陳留掘地得一缸中有定僧云即持師去定
山志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十歲得異書，世傳
謂人曰：仰青雲觀白田，不為遠矣。永明中，脫
朝服，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止句曲山，謂人曰：
吾見生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微經之心。
涉萬歲，雖大澤知難立，惟微就之，且永曜乎
求，祿得報，差舛若石蘭，豈得為今日之事。豈
性身有仙相，亦緣勢之使然，永免初難。三層樓自

處其上，弟子居山，一賓客云：下與物通，他本便善。
躬此步，不為惟難，以全而正。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其響，欣然自樂。武帝手書，召之，賜以鹿皮
巾，居如禮聘，并不出。唯畫作兩牛，一散放水草間，
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數曳尾
之氣，豈復有可致之理。弘景末年，一服有時而方
曾夢，俱授菩提記，云名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
育王塔，誓受五大戒。集書

天台智者

天台智者大師，在玉岳，誦法華經，至樂王品，云是
其精進，是名其法，供養以來，於是悟法華三昧。
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住怪嶽。

慧照

慧照，但坐臥心西，頭塵念自餘，身地性有二，體餘並
茲。昔者，樂于持律，此。

道超

道超，屏絕賓客，與世罕交，內外典常，擁齋前。
塵埃滿屋，蟪蛄鳴壁。言持律此

雲臺觀老人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生業，資業陽
盡，親故皆以不事之見棄。方冬，徒行長安，平日
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仰天而吁。有老人策杖於
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告以親友疎遠，感激之氣
發於顏色。老人曰：幾得子，豐。子春曰：三白，第

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又言二十日未也乃云百
至亦曰未也曰三百日乃曰可笑明日子時候子於
西市波斯邸中後地及子春往老人先坐果予
襪三石系不告姓名而為子春既富會酒徒徵歌
舞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福而富倏忽如初
歎於市門南發聲而為人到振其手曰子乃復
以此吾將復濟子幾得方可子春慙不意老人通
之愧謝而已老人曰以日午時可至前期需子春
思愧而往得錢一于為我既入手縱直九初二
年間貧通舊日復遇老人於市需子春掩面而
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又曰嗟乎拙謀也受子錢三千
以此而不痊則子貧矣膏肓矣子去後曰吾此落
拓邪茲生涯盡盡親戚豪族皆相顧者更得三給
我何以生之感更深惡主事之後唯更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果未歲中之思我於老日使檢下
子春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弟中置甲第又

置邸石餘間名孤嶺多居軍士將帥遷徙
族孰既畢事乃期而往老人亦方肅於樓榜之陰
送與望舊山望舊峰入四十里餘見一雷室宇
嚴潔非常人居止室有藥酒為九尺餘紫緋老
黃照灼窗戶金少人懷懷而知今日暮老人不復
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以三九酒一匙令食
詢取一虎皮鋪於西壁東向而坐道士前曰
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而忘忘忘者愛而
已使子噫聲五聲既子亦仙矣嗟乎仙才之得
也遲拙終使歸得再往過行而云其志
絕乎人通 太平度記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方術善言者尤急於
釋典周洛州總管楊孤信是其少異之曰聖童也
獻器大難為用而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
博士徵不拜貞觀初召詣京師徵官之詔不受顯

慶四年台見祥諫議大夫又國柱清信賜部臨公之
是司以嘉事知者之士多說慶照部公等皆與之爭
主照部作病聚賦序曰高士高談止一則古之蒙
花深入不二則今之往摩法新舊唐書

二祖慧可

達摩大士住止少振誠力多欲返天竺命門人曰
時將至矣汝等易言所得道副曰汝等可見不執
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

持曰我今所解以慶喜是阿閼佛國一見及不再
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靈智一法不淨祖曰汝得我骨云汝後慧可禮
拜依修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傳燈錄

江西馬祖

祖曰百丈南泉四堂三人道侍既畢次祖問曰當
與麼時多作堂云曰此時多事大之曰此時多事
拂袖便去祖云徑入藏禪悟心住者吾願超然而

外傳錄

寒山拾得

豐干師居天台國清寺常乘虎入松門與
寒山拾得二人相親解后則長吟大笑人莫測
也太守洞丘肩曼師京邸問天台有何習習答
云國清寺有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窟丘云二人
方橋大談笑適作禮二人拍手笑曰此千錢而
遂馳名○越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道士出歸州曰

此是五支程漢慈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作牛云
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大天山曰作什麼州曰蒼天
蒼天山曰這斯見宛有大人之作王澄會之

邢和璞

邢和璞居終南物道者多不棄信之代新汲泉
亦是名士百陽雜記

龐蘊

龐蘊衡陽人北游襄漢初遇石鏡後客馬祖

有偈曰有男石將有力不探大史圖稟頭共從其主
詔判吏于頓何夜謂曰但願室滿而無憾而實瑞所
中宗門將居居士修錄

懶殘 莊周語作懶殘

衡嶽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故稱懶殘。日暮一寺
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或十主知者必讀書寺中
莊其半宵梵唱響徹山椒寺公性懶而喜於難休咸
謂懶殘性高志懷懷而後松樹必摘隨之人時時主之

候中夜潛使渴而懶殘去詣寺公愈加熱唯睡而已懶
殘自撥生薑火去芋啖之良久乃取所啖之芋以授
焉謂曰白多言飯取十年宰相甘澤 ○高僧懶殘隱
衡山石窟中常作歌曰世事悠忽不以此山丘卧蘇落
塊石枕頭往來遺使台之方撥牛羹煨芋寒涕
垂膺未嘗一語使者勸使拭涕殘曰我豈省工
夫為俗人拭涕邪莊周語

汾陽尊經禪師

汾陽尊經禪師見于十一品之書初禪前入海皆
不事也茲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信其
說法既而道不踰關自為不主隱歌以是志北地苦
寒日嚴夜寂忽有梵僧乘云而到謂師曰時不可
失此乘中者六人異日為大宗師道蔭人天可謂
大慈為法施言卒而沒師明日上堂云胡僧金湯若
為法到汾陽六人咸大驚勸請為數語時大愚其
石霜圓照邪覺法華慶諸公咸立會下而問氣

改禪師

餘杭改禪師極高侍侍即堂守我唐興
師為方外交師為渴之則跨一蒼牛以半持
挂于鼻即庭松下無天後終日而為冬不懼寒以
焚花作鉢約是於中客至共之莊周語

法昌過禪師

倚過禪師住法昌在分宜北于峯慈雲古剎
師方種刀耕袖手為耨皆不湛其和居坐此山深

懷遠田賴以一力掘教陞出曰法昌今日懷遠行脚
傍中一箇唯有大高人城口園堂打坐不是想經
嚴臨免見諸人話脚傳信錄

端師子

端師子呈人修西舍。初見鼻師者遂悟入
因以彩素製為西舍。升堂見客則振手。遇雪朝
披以木城。常務法華有劫湖人多。與師之徒
漁父詞。日夜歌之。端師初開堂。俞耆老作

疎敘其事云。乃軸之蓮花。誦一聲之漁父之詞
宣之。此師以手揮掄曰。此乃空座。偈云。本是瀟湘
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顧視笑曰。我親法王
法。此是下座。徑云。非問釋

與高禪師

高明者。晚居雲隱北。市安蘭。昔法旦。誦宣別
般若經。齋罷。讀書。賓客至。則清談。不事世事
其苦。及法旦之足。是道。配鍾山僧。遊高僧錄

晦堂禪師

黃龍晦堂者。子何山谷。吾人隱手。湖之義山
谷。詮釋。再。終。不。然。以。時。暑。退。涼。室。秋。香。滿。院
堂。間。曰。聞。木。樺。香。乎。曰。聞。堂。曰。吾。以。隱。手。爾。山
谷。乃。服語錄

褒禪山僧

按褒禪山唐建褒
禪寺。唐王公大臣
多往遊。

予游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跪足而卧
坐其旁。久之。營。覺。起。曰。方社。萬壑。松聲。冷。然。而

夢。見。歐陽公。相。衣。折。角。巾。杖。藜。適。道。穎。水。之。上
予。問。師。嘗。識。歐。公。乎。曰。識。之。予。意。此。道。入。歐。歐
公。為。不。凡。乃。問。師。嘗。此。山。幾。年。矣。曰。道。具。何。在
誰。為。侶。僧。笑。曰。吾。亦。欲。學。眾。公。所。言。褒。山。多。事。人
也。曰。豈。不。置。盞。邪。曰。食。時。寺。有。施。不。當。經。卷。邪
曰。藏。中。自。備。足。不。修。營。邪。曰。雨。即。吾。不。行。芒。屨
亦。不。用。邪。曰。昔。有。之。今。弊。意。之。疑。足。行。好。佛。人
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而。猶。持。枕

頸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柳里名字然誠無異
音也湖山隱者也 冷齋夜話

孫禪師

地藏孫禪師大振雪峯之沙之道城隈古寺
門以死灰直念清溪謂禪客曰請方夜穩法
地爭以我此間菜田爲飯喫却林間露

栖霞園稿

栢賢圖禪師上堂云。吾信堂前无五老。峯一

生於學亭畢

葛道人

杭葛道人宣和間以德愿為業徙居放浪山御
人爭議表一日為寺僧所屬作吟哦齋僧問之曰
偶得則取由可得聞乎曰取物正欲為哺啜三眠
初羅柳蕊却僧夢與異物色亡已云云

中峰和尚

中峯和尚草堂。馮海粟煨泥。錫松雪。皴畫半。

岑塗壁

葉林卸牧

葉林去文錢唐人與即教之心俱隱大懸山中或
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
白晝危坐則容玉不記其高隱以此語爲文章
多世後讀却則全效柳子厚葉一旦忽持書出
報示將他往且詐却言爲正月八日夢見而題
歎曰葉居士靈與我同吾亦自爲之乃空葉

墓誌而後吾子行有懷葉知二道人詩云
林雲齊山亦有懷葉知二道人詩云
○

張雨

張氏又名天如。少伯。早遊天台。招蒼諸名山。得楊許
遺書。入洞之宮。為道士。書法松枝。楊維禎謂在陶
貞白上。作黃真子。撰古今圖書。其家若鼎山志。
十五卷。應校傳。○句曲張外史。嘗云。黃子雲公潛
文久而未得。一日黃耒訪外史。宰於書齋。設文。

且其甚痛乃延入中外交治以事書其苦言久之
援筆搢文頃刻而即還民吏

書先生人

書先生人。樓廬山。東。上。摩。書。雲。下。臨。勸。各
道人卧其上。以胡林風雨驟。劫勢欲顛覆。遂入
喧嘩。久伸自若。或問道人。二六時中。何所用心
答曰。天上天下。皆我書生。心。意。此。秘。經。後

趙白雲

趙白雲。不知何許人。自言九十餘。常居終南山。其
多故百歲人。最壽者。竟然天。道。心。自。當。聖。亂
時。入。根。帽。道。人。自。來。未。入。念。當。在。此。秘。經。後

古懽錄卷第八

古懽錄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自號漁洋山
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
文簡。士禛原名下一字與

丁酉奉

世宗憲皇帝廟諱相同。故傳刻其書者皆改爲士正。乾隆
諭旨。追賜今名。是編皆述上古至明林泉樂志之人。蓋
皇甫謐高士傳之意。其自序。稱取古詩。良人惟古
懽句。爲名案。此句見文選。古詩第十六首。李善注
曰。良人。念昔之歡愛。則所謂良人者。乃棄妻指其
故夫。所謂惟者。思維也。古者舊時也。歡者。夫婦之
私昵也。不識士禛何據。乃以爲高隱之口無乃解
爲與古爲徒之意耶。果若是。則誤之甚矣。

大成通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楊慶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理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成通志

十八卷》提要

大成通志序

余同郡楊子憲伯者其家學授受歷世綿遠皆以理學而純舉子業者也憲伯生方五六歲未從學時出入行習見字迹辨形

楊序

下

審聲別義其性情已如是矣自是其尊翁元清先生始命讀書甫成童未就外傳惟受家學鄴架博通經史兼習音韻以故余姑以其子妻之既長意不專

舉子業潛修邃養以著書立言
爲期訪四方名儒及藏書之家
每搜索就證之由是著述盈筭
而其大成通志一書更其明體
達用者所關於世道人心誠非

楊序

下二

小也爲
撫臺劉公
藩臺羅公
副憲孫公所識賞付之剞劂氏
一時諸名公莫不見而嘉美之

遂題序縷々余無容復爲之贅
第思天下大矣古今載籍多矣
而其傳世名集不啻汗牛充棟
然豈皆學有所願專心於
大聖人之學之教而爲書如是

楊序

下三

之典而要也故自先聖賢言動
出處以及帝王崇祀諸典備記
詳載而外若闡發聖學彰明聖
教淵乎浩乎探極理奧衍先正
之宗風闡後學之津梁非可一

二端指陳之此皆識力學問之
著見也惟其性情如是故其識
力亦如是其涵養如是故其學
問亦如是識力者操修之著學
問者事功之本即識力而操修

楊序

下四

可見矣即學問而事功亦可卜
矣憲伯苦心多年自是有成書
非家學承受以厚其畜識見高
明以大其用者不能有與他日
流布四方自有具眼者共睹其

美余歆慕之得不爲之叙其槩
云

皆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暢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辛丑會魁禮部觀

楊序

下五

政通家眷社第漳邑楊純臣
頓首題於仁壽山房



以成通志序



通之爲言同也志之爲言矢
也事同爲通心矢爲志通志
之云義或取諸此歟且大成
者孟氏所以尊孔子也曷尊

諸尊道也孟氏以前孔子之
道可述而尊之孟氏以後孔
子之道又孰從而尊之諺曰
聖法天法聖則亦仍以聖
人之行事尊聖人而已吾鄰

鄰揚子之爲是書也殆庶
幾歟先王謚以易名爵以
彰德孔子之聖豈僅乎此
尊聖人者非此莫由曰謚號
曰褒封志則有焉知情謂作

形下謂器聖人位述之宗也禮
相所存神明匪遠曰禮疏曰樂
疏志則有焉遠而有位治統
以昭窮而在下道統以著不
有吾道治又何傳曰年表曰

世家志則有焉上下二百四十
年大義所原雖過必褒大
法不違雖功必黜非賢而倖
祀有德而不享議之辯之此
之志正春秋之志也識又識

其通以人為立德立言萬殊一
本諸儒錄前哲藏書錄之
纂之此志者更守待之志也綜
漢唐宋元以來世家年譜
闕里雜編諸說彙為一書考

近失訂詳畧較異因補缺添
剪繁蕪即偏得全因煩見要
外以通事內以矢心六律八音
始終條理以孟氏之所以尊
聖者尊道即以孟氏之所謂

成樂者成書之以定冊則十為
八也冊以分目則四百五十
也大約崇聖謚則以

聖先師為主王公之稱置
而弗言推諸子則以先賢為

是廣伯子男之稱在兩弗論
聖帝明王追封崇祀有案大
必書也學小儒浮言妄議上
校不廢者豈非以隆師重
道為則效以非聖義經為鑒

大成通志序 五

下十五

戒哉嘻楊子百世而下之人
也生百世而下效百世而上以
尊聖人不看孟氏吾誰能
法此大成所以取孟氏之言而
成尊之志也夫

康熙己酉孟陽上旬日金城
舉人高璇謹序

大成通志序 六

下十六

大成通志序

吾儒有希聖之心自不可無希
聖之志夫心志之所在即識力
之所在也三古之世聖人夥矣
孰有如

孟叙一

下七

孔子之大且深當生民未有之一
人乎蓋其祖述而憲章也則道
與帝王協其上律而下襲也則
德與天地參雖當年親炙其休
者如飲大海而各足亦似乎無

得而窺其所以大與所以深也
矣而聖人之大不可測而其道
之昭於天也如日月之經天
聖人之深不可窮而其道之傳
於後世也如江河之行地若是

孟叙二

下十八

者何也夫亦曰有聖人之言行
在耳然余自讀魯論家語及世
儒傳記雖其間記聖人者不一
事述聖人者不一言希聖人者
不一人但皆可謂之特志其言

動不可謂之統會其源流也自
子輿氏稱曰集大成由今思之
諸家之各記其言行似不足以
盡聖人而集大成一言始得以
盡聖人也雖然舍大成之一言
孟叙三 下九
無以知聖人之大且深離聖人
之言行又無以知聖人之所以
集大成也則何如彙其言考其
行折衷於傳習訂証於記載而
統會為一書之為愈也余固有

志焉奈幼專帖括長遊於四方
今耄矣弗能為也余鄉憲伯氏
其人如渾金璞玉素行則孝友
嫺睦忠信篤敬當道表揚鄉里
稱頌已有季矣余忝嫺家而知
孟叙四 下廿
其願學
孔子之有素當不徒強艾時為然
也及著大成通志成余得詳覽
而敬讀之見其志
先聖也博而能精約而能該而其

續諸賢謚儒於後是衍尼山之
統緒也而其繫禮疏樂疏於前
是篤尊崇之要道也而且歷紀
帝王敬禮之盛典吾儒承繼之
宗風允矣

孟叙五

下世一

先聖之功臣後學之心鏡也非迥
別時流之識力而能若是乎由
是擊節而嘆殆余之志也夫非
唯公之志有符於余志俾後世
讀公書者知公志之所在即各

識其志之所在也豈不洵如公
通志之言乎時值歲杪偕公煨
爐談心遂援筆而書之亦將並
附不朽云

皆

孟叙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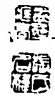
下世二

康熙戊申涂月

中憲大夫知直隸河間府事孟
家棟頓首題於近聖居



叙



條福漂三山為遠策故博望
治星標為崑崙故桓宣武
探牛渚為幽魅故宋道君集
目稱新為博雅故蘇後言之

王序一

下七三

似皆不必留心者而千古有心
人乃必留之如此况乎道統所
在三經九法視為盛衰治亂
如

此所仲尼者可無留心焉仰而

傳源流之不明授受之未晰

裁余爰揚寬伯於大成一書

殫精多年手抄心譯不憚

重繭而求其成集志甚偉

矣心竇豁然苦境人生精粹何

王序二

下廿四

要不用而用之於道德者幾何

人昂用之道德者又幾何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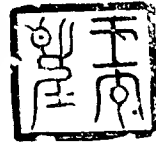
寬伯釋然於是其為人何如

哉其與千古有心人隔之於不

必留者抑又何如裁余竊之

叔樂之為之叙

社第五子望



王序三

下世三

大成通志序

國家以管觚庀材養一代之人品培
百年之氣運不斤匕伎倆為高崇尚
淵雅以詣乎金聲玉振之業莫不准

尼山一人以為宗自二氏之學漸興一線

大成通志序

下其

聖賢

之脉幾絕天下後世欲步趨數仞宮

牆者必先經曲式範勺象成舞以諧

乎鐘律與妙而後及於出處之節道

德之風也攷史記世家闕里誌家語

諸篇前人論列幾詳吾鄉憲伯先生

家世理學博涉羣編讀書根極理要
頗多著述獨編所謂大成通志一書
汲亡歆行於世何居蓋先對越之有
儀趨跼之有度者也雖歆諸儒志

孔子之言動出處自子輿而下董仲舒折

大成通志序

下七

聖齋

夷尼山可無容議詳考聖裔若子魚
子國仲達諸儒碩外他如賈逵鄭衆
馬融王弼河汾昌黎以及濂洛關閩
或小補於聖學或昭明乎聖道彼猶
星分而戶列而此則統括而滙源也

又上有軒轅帝學以至契湯以適聖
源下及歷代封爵公伯子男至於學
錄山長以疏聖流其世系之遠近賢

儒之列次一覽瞭然尤必於廟宇學

校鐘磬管簫協其律采齊肆夏式其

大成通志序

下八

理齋

度無不條貫而詳明焉夫學問不遡
源猶歆捫燭窮日弁鄙貽幾如太史
公走涿鹿過崆峒薄瀟湘漸滄海可
謂至矣然不探崑崙而遡河源猶絕
端尋委之見也茲通志一編綜覈羣

書歷年而成統制舛蕪括聚散逸間
以增附議論諸要一展玩間尼山統
緒一以貫之其殆崑崙河源之論也
夫昔楊雄補易以太元輔虞篇以州
箴佐論語以法言翼史冊以纂訓欲

大成通志序

下廿九

理齋

推廣刪定贊修之義以傳人自命識
者猶有操觚之譏茲乃疏分禮樂考
協音律紹明先聖裨益道脉大有功
於孔牆當駕執戟而上之寧僅比君
家子雲之流亞也耶附之剞劂以公

海內使百世而下有志金聲玉振之
業者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古隴任經邦青柯甫頓首拜撰



大成通志序

下三十

理齋

予族孫康者伊高禴粘魯選配
故明肅恭王妃王雅好書籍康
曾祖昶亦不書癖進來藩府贈
金帛不受獨笥緗帙日暹以故
家更艱架慶自少授書嗜古文

序揚一

下三

辭父詔三曰升不攻舉子業
此奚與不輟凡書賈至頃囊
乃置書自是氣雖蕭條而置書
不廢愼難曰生不成名著書可
不朽今老莊諸子釋典金剛經

舉諸經刊解日繁此皆非吾儒
正從獨吾夫子鼠古從統出
余家誦戶習魯論而外若虞語
關里志太史公世家及別傳雜
出者因竊不闕而未不全集統

序揚二

下三

會令學者盡覽而睽然出餘仰
導崇仁絕真缺典也此是啓蒙
出書倉廣搜彙纂欲著大成通
志每六冊就來質于余余曰偉
矣子志恐不誤漏書成謹正已

吾鄉文獻家藏其集走京兆
夷詔厯經諸公彥訂歸而與同
社挾讐齊誚者謂今日稗官小
說繡列充棟必爭喜覽公于是
出集船大市賣平天冠何且予

序 楊三

下三

未成名升家子雲太金真不免
覆瓿百慶笑而不應凡三脫稿
積貳拾餘本予曰吾 夫子如
日月江河之照流兮天官奚藉
此彘軒輕子貢不云捧土而益

歲之考雖焚吾孫之著此可謂
勞心苦腕卓然嚮往迥邁庸俗
矣青衿升壁胡多棗梨資姑藏
之名也且俟他日可也何獻
出當道諸名公咸加稱賞

序 楊四

下四

大方伯羅公弋覽而亟稱美所
得之快事

撫軍劉公見而曰此可傳也會
方伯公囑僚屬損漆剗以嗟
辱此諸公祖重道聽而崇理學

興起人心翹贊

聖在右文出化厥功豈淺鮮哉

曰士附青雲而顯爾小子庶從

茲不朽矣余既忝族長遂爰筆

而記其藉書之始末于家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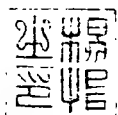
序 楊五

下三五

奉訓大夫刑部廣東清吏司郎

中柒拾叁六歲人楊恒仲子

甫叙



大成通志總目

首卷上序

首卷下序 歌言 釋略 發凡

一卷諸紀上

二卷諸紀下

三卷禮疏上

四卷禮疏下

五卷律疏

六卷樂疏上

七卷樂疏下

八卷歌舞疏

九卷學校集略

十卷先聖奉表

大成通志

總目

一

十一卷先聖世家上

十二卷先聖世家下

十三卷啓聖列傳先賢列傳上

十四卷先賢列傳下

十五卷先儒列傳上

十六卷先儒列傳下

十七卷理齋說要

十八卷理齋節要

康熙己酉大臺捐助刊刻

日寧撫臺劉公諱斗助銀一百六十兩

藩臺羅公諱森助銀三十兩

臬臺陳公諱東道助銀三兩

平涼守程公諱憲助銀十兩

臨洮守許公諱重華助銀十兩

渭源令蔡公諱芝春助銀三兩

寧遠令脫公諱守謙助銀四兩

漳縣令黃公諱榜助銀三兩

蘭州訓郭公諱毓秀助銀兩

門人某父卿顧貞羅賢貴德助銀一十六兩李是常榮

何見書以典通何多智馬中星李久春王朝俊助銀一十

六兩包大綬包大榮卜得吉張選李見陳宗孔李俊劉益

陳宗孟賀君思蒲如松蒲如栢趙之奇童彰童先廷陳彩

大成道志

牛七會李應時杜其非李傑李俊選郭廣楊君思字光吉

蘇輝閣中傑閣中秀高舉祿君賜君思何爾哲暢文昭

周晃屈仲謝賢助銀三十五兩

潛齋曰余生平著述頗多然非道心之書不講非聖賢

之言不錄必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缺後集酌成集大成通

志幸

大人君子鑒賞得刊列焉餘尚貯之篋笥以俟知遇余後昆繼

志述事者付之洋人公之海內不至湮沒無傳書不朽余

亦不朽此余夙夜瞻瞻拭目以視所不能忘者也

續刊遺稿

蒙訓一卷

處語一卷

古韻叶音六卷

佐同錄類要集五卷

理齋著述諸序一卷

季男會貞孫是曾孫懋望懋望懋望懋望刊

俟刊諸稿

佐同錄類音集

類形集

類義集

大成道志

總目

又主總目

歷代全史會要

敘

論

詩歌

文辭

道源圖書集

天文地輿山水建覽

大學諸家本辨

吾從編八股說

西文四編古文

特

內

外

附

四書講意

詩經解

禮記解

詩叶

易叶

參合集

道樞集

靜規集

輯著大成通志始末次言

天下事有僅存一理而不能統衆理者
皆其微眇而無關於世道人心者也若
興學立教與夫明經修行功極乎參兩
而理則備乎體用是道統治統之所具
也昔人謂自二帝三王而後至

尼山一人而道統治統分夫其所以分者勢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輯著次言

王

建齋

也非理也不則

孔子尚不得兼夫治統學

孔子者將遂守其空虛寂漠而不適於用哉

于稽

上下古

今自

天子達於庶人無不尊崇

孔子者以其文章性道詣莫可加綏來動和

化不可及蓋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
以來未有者也緬懷當年用行舍藏之
與則道統之所由全卽治統之所由出
固合體用而一致之後之學者皆未之
有岐也所以古之人當始入學上周南
召南學羽簫干戈通則學書禮學律史
殆盡乎修己治人之道遂初授以治曆
明時之官試適用焉則隨才而漸進之
此古人教學之法
今之三場課士有遺意焉是性理之學精
其體也應

制之學驗其用也不明乎體而遽欲達乎用
豈理也哉慶未及壯承庭闈訓專心帖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輯著次言

四

建齋

括嘗爲吾從編以應

制柰棘闌多困遇合維艱然慶不慮夫志之

未遂而深慮夫理之未窮故雖身處寒

巖家縣四壁而求道之心終不敢一日

稍自釋爾以故有願焉願學

孔子學

孔子而不得其所以爲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五

聖

孔子求其言之著聞者可矣伏讀論語而

外及乎孝經家語諸書更追維於刪定

贊修之際究圖於詩書禮樂與夫絕筆

之麟經則洙泗杏壇之遺誨庶乎其罔

昧矣獨是

孔子之言行記載甚詳傳習甚廣慶欲綜覽

而佩服之前乎慶之親炙之聞風一堂

商訂奕世景從猶依七如昨焉故求

孔子兼求之受

孔子之教者宛乎

孔子之在望也遂著年表著世家兼以父子

承授著列傳以及諸賢諸儒皆有列傳

凡各類其所學以收集中而又集理齋

說要節要以統會其學之所歸學以

大成通志卷之二

輯著次言

六

聖

孔子爲宗七十子則繼宗者也後起諸儒則

繼稱者也方由所繼而益會其所宗慶

悠七洋七間有所聞矣尤愧有未聞有

所見矣尤愧有未見於是涉歷名郡遍

叩

鴻儒間有啟篋示慶者聆而會之庶幾

益焉皆謂

聖道之昭垂猶是也何之所謂表傳世家說

要節要者至是或際宗風矣不特是也

古人之教禮樂為先禮尚中樂貴和始

足以格神人和上下況乎

帝王崇

聖

詔為典章禮有儀節樂有規度以示人心之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七

聖

罔敦慶嘗走諸郡邑謁

孔子廟見殿庭

木主每多憾焉迨臨奠獻見禮樂諸器歌奏

諸人不無非儀非度抱憾愈深況聲容

歌舞之不作者比也然也由是志

文廟之禮樂為禮疏律疏樂疏歌舞疏而

抹歷來

帝王褒崇祀饗諸制與

孔子堂第器用之遺跡紀於首以學校集畧

為禮樂之歸總數篇於前而輯

孔子年表世家諸賢諸儒列傳於後以理齋

說要節要收之附有議解辯論諸說於

各卷中得名曰大成通志夫大成孟氏

所以尊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八

聖

孔子也慶調尊

孔子而有志故以誌為志臚列一十三篇分

一十八卷前集

帝王崇學之事後集

聖賢為學之事故以志為通目列四百五十

有六圖一百四十有六譜一十有一附

錄五百一十有四附論三百三十有二

於

聖學之餘復述

王道不容分體用爲二焉立言之始取以自

志成集之後願共有志不容分人已爲

二焉凡皆通之七類也慶閱歷幾三十

春有聞必敬聽之有見必詳收之錄積

寸累酌而出之凡三易稿彙成篇章雖

未成述志卷之一

輯諸欽信

九

聖齋

其僭踰如是而其尊崇

孔子之心無非心天下後世之人心以爲心

者也冀天下後世之尊崇吾

夫子者開卷瞭然證其誤而歸於同俾禮樂

修明和敬昭格以

聖道爲歸趣以至人爲期許學在一室功在

天下豈非治統之由於道統也哉然而

不能遽遠者以慶卑而鄙貧而不能舉

也逮丙午歲杪捧是集獻之

學憲徐宗師以爲得

聖學淵源有裨儒教發刊未果歷已酉春又

獻之

學憲呂宗師以爲

聖門之典籍

未成述志卷之二

輯諸欽信

十

聖齋

歷代之欽崇舉凡禮樂文章不無成書然未

有如是之詳且確者以之正人心扶世

教誠

當今不可少之書會郡伯白邑侯陳

議刊因費奢未得災木幸逢

大中丞劉大宗師學貫天人功參造化迨

巡歷南安得就正焉一見而躋之卽欲

付剗不樂獨爲其善語同事諸君子
各出俸以襄盛事

大方伯羅宗師

命司茲土蒞任方期錢穀既平疆場益治小
廉大法物遂民安更雅意崇文筆削訂
証

二文宗總其事一時

本處通志卷之十一

解著政言

十一

聖齋

臬司

分司衆宗師 郡伯 鄧丞 邑侯 參軍 諸公

皆共事焉諸郡邑傾心欽仰

兩憲臺者皆其道德事功之著見尚加意

斯文表章吾道於是小子慶偕同社及

門者莫不俯伏稽首受教肅恭竊見

聖天子臨靡釋奠講學崇文望風而

興起者烝也遂也仍

詔諭諸臣務潛心

聖道以佐朕治我

文宗深體

綸音奉

命佐治種也善政善教浹洽於士民黃童白

叟郊野謳歌治化之遍西朔者日已久

本處通志卷之十一

解著政言

十一

聖齋

矣

今茲不薄草茅微言俯從簡閱爲有關於

世道人心不欲久韜笥中而壽之黎衆

是又廣其教之也事也伏願

請

命於

天子

願之天下學官倘令天下士端其學術立已

立人昭乃典章盡物盡志非潛心

聖道之美事歟慶自今亦有以自進焉向之

切而求者至是而足矣佩服不能遂者

至是而適告矣慶益切奉

教之心而欲天下士咸終身於

孔子之宮牆也夫

大成通志卷之一

輯著次言

主

理齊

曾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陽月之吉

古成紀後學楊慶謹識



大成通志釋畧

紀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古今推崇莫尚其道之顯而易見者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人生日用範圍而不過

天子萬幾遵行所必先及其至也雖親炙如子貢有不可得而聞者後世景仰追維焉能為之名言哉第自言動而外或

識其服與器用或望其宮室居處又或從瞻拜祭饗聞慕其手采褒謚襲封處想及德業親炙聞風類徵其習夫

至聖也何能以是見又何必不以是求哉慶故於歷代尊崇敬

大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主

理齊

禮諸事紀於首而以

先聖諸古跡通紀焉於是首志之為紀

禮軌

吾人之學何學也豈口博物洽聞而已耶學以景乎前聖

者也夫昔者聖人自神明志氣間發見於動靜周還之細

以及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有秩井然之矩度以行乎其間

者禮也古先聖人以禮自處而其教人莫非禮也則人之

所以對越

先聖何敢不如是也故瞻拜禮也祭饗禮也

歷代聖王以

身教之以

制頒之有自來矣即其歷也而可考者志之為禮疏

律疏

樂章及聲容器數之類

頒降雖有

定制歟而製器作樂不入音律安得以和神人格上下哉茲故

於考証聲容器數之前釐以音律諸說以俟 製器作樂

者採焉為律疏

宋成通志卷之一

釋器

五

聖齊

樂疏

禮中而樂和禮固不以玉帛重而樂豈徒鐘鼓云乎哉中

心無存而欲盡乎聲容器數之間抑末矣若和敬在中而

又不容離乎聲容器數以表著者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則在學者無時不歟無事不歟而況乎駿奔對越之

間容得不令器數各適其宜聲容各盡其善以望

至聖之來格來饗哉慶故於禮文而外復詳樂章諸

制志之為樂疏

歌舞疏

樂有聲容聲自八音而外尤貴人聲容則非佾舞不能見

也慶於樂疏之後復列樂章佾舞著為歌舞疏

學校集畧

古今稱

孔子為至尊以學校為重地慶於尊崇

夫子諸事後著以

歷代學制

聖賢規條蓋以崇

聖興學皆

宋成通志卷之一

釋器

五

聖齊

帝王之要道況乎學校所以祀

孔子也於是著之為學校集畧

年表

至聖性天雖不可聞若其言動出處有可景仰者茲畧為敘述

以志其為天下萬世法若曰止為表章

先聖吾

夫子道高德厚雖子賜有若之賢尚莫能贊揚萬一後學小子

焉能為之名言哉於是著之為

先聖年表

世家

覽從來世家見大聖人之生也不偶而其學也亦遂獨著於天下是聖人之學天實開之人乃承之若吾

夫子之學不惟天開之遠邇其源亦自肇始之大聖開之不惟

人承之通續其統亦自本支之諸賢承之此其家學淵源

空辟聖而獨當其盛者也況乎帝王開宗而公侯紱禰者

乎然慶不獨記

先聖之世爲然也蓋有慕乎

先聖爲教化之宗而家學源流誠足上下千古矣於是著之爲

太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七

理齋

先聖世家

啟聖列傳

聖哲挺生或昭明乎斯道或羽翼乎斯文雖曰義理見其精微

學術本之天授然而鍾靈毓秀作述有本於是志啟聖祠

聖賢儒爲列傳之首

先賢列傳

史述聖人之言以爲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

士也希仰

至聖宗風而不熟習於群賢言行之實猶之未沐宗風也何者

群賢商訂一堂從遊列國得

夫子之教不爲不深矣而其所學亦不爲不切矣卽群賢之學

可以會

至聖之教亦卽

至聖之教可以景群賢之學於是志先賢列傳

先儒列傳

有

天地不容無斯文有斯文不容無繼述斯文者大抵古今爲然

也何也斯文之終始與

太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太

理齋

天地相爲終始者也故尼山開之天下後世從之當時親炙者

固皆傳道之賢後世聞風者孰匪比隆之哲故於先賢列

傳後卽叙先儒列傳

理齋說要

夫興學之事集於

上而爲學之事孰非在下之事乎然爲學之事雖各見於聖賢

諸儒之表傳者旣已爲詳慶尚以未曾總括條陳終有所

畧茲因合而集之以備觀感自不得不遍搜經書語錄中

聖賢致知力行之方存養省察之功主敬存誠之效以會

其要領

當世名公大儒有以教之則斯文幸甚慶亦幸甚於是著理齋說要

理齋節要

吾儒之學有淵源授受既已集其本末次第至於致力之方尚有未盡義意者茲復摘其大節各存其說以備於所不足而加勉焉若曰牽合附會前有千古後有百世慶不敢期於是著理齋節要

後學楊慶再識



本成通志卷之一

釋畧

元

聖齋

大成通志發凡

一各篇中大書所以提綱其義意未悉則分註之因刪刷不工小書之

分註未盡則引証之附論之附辯之然分註多即本文詳之至於引証名論而外又有論辯皆慶之不避僭妄者也

一分註自十三經及子史百家衆論或有採者無不具其顛末自

諸名公訂証以爲若論孟之言雖三尺童子無不識之付刊遂刪其原稿惟於提綱過畧者微註其槩

一凡引証非首錄書名則首識其人不止爲觀者瞭然正所

本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冊

聖齋

以表崇

聖尚與子之君子也

一引証名論多直書姓名非不知欽仰先輩而狎褻也以先

賢先儒皆所不諱故亦不諱也

一先輩論物論事彼此各成其是前後互相矛盾遂附論以折衷之至若所疑則附辯

一從祀附祀黜祀未祀與夫

先師廟泮池之類或有議或有解以志中所重而不敢畧故必特書也

一凡議解辯論諸說非開道統治統不敢妄附皆俟

當世衆禮君子

請

命於

天子釐而正之

頒布於天下學官欽崇罔數以成一代之盛治

一古人左圖右書則古人書不廢圖今人有書而無圖豈古

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乎茲於凡可立圖者或創始

或因舊必先圖而後書俟先覽以識其槩況乎禮器樂器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世

理齋

尤俟觀象以製器哉

一各卷音釋字義見之前者後不復贅惟平仄字備註圈音

一紀者記也以前言往行記之而傳後也然不口記而曰紀

者以其自

帝王行之是爲後代之綱紀也

一紀中書事多表年以首

君表

君以首代者重

君事也謂開卷即洞然於

歷代尊崇之盛典也

一褒謚

聖裔紀中自襲公以至世職知縣世襲博士從事督郵學正學

錄山長通得紀之至若因

聖裔特

賜官爵或

聖裔之學行可述者俱入世家中

一褒謚紀中先賢先儒名所當諱但恐相混則不便識認間

有獨當一姓不妨諱者亦不敢特諱與直書爲嫌故多仍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世

理齋

史冊舊名

一凡

先聖遺址器用古跡叙入廟宇孔林紀中以

今廟制建在杏壇故行通紀焉然必特書以別所重也

一生逢

景運士人所幸

慶泰生

聖朝不能効力於民社術涉之下惜有著述上體

聖天子仁慈浩蕩之恩崇

聖右文之化將前沿革未革之陋規既於議解辯論諸說中

陳其畧尤於各紀中餘其空質以俟

恩典所錫

一禮樂音律歌舞之証皆以疏名者止是條陳記法之言非徒別於他集之以書名也

一禮樂每代必有因革若歷古

今因而不革者

郊壇

社稷

宗廟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一

禮樂

孔子釋奠釋菜彬七乎禮樂在是矣然

郊社

廟祀

天子行之非

太常與

典禮不得與焉惟

孔子通祀於國學鄉校自

天子

皇子公卿大夫郎吏以及博士弟子員咸得共祀事焉故政於

文廟禮樂制度得加考証然一遵從來

盛典以見

聖帝明王崇

師重道之至意也

一禮樂諸器在

文廟率多廢缺闕里誌止存圖說凡禮樂諸書皆畧言所用而不及其製造之法今慶考著製造之法復詳所用以俟

修明禮樂者考焉

一祭品皆禮之所必具也茲加考証入禮疏中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苗

禮樂

一律疏中多本先正之說而兼入慶之管見或補前人之不及或悉前人之未詳又或去前人之繁多而以簡約出之若云作聰明亂舊章慶所不敢也

一音律之學雖有數家近日多傳蔡子律呂新書茲於新書採其切要如八十四聲圖今易為十二宮曲逐宮直指圖六十調圖今易為五音十二變圖非訛異也蔡子務詳而備慶求其簡而盡耳

一慶覽諸家樂書約三十餘種皆本西山蔡氏與太史公符同者也尚有宋宜春歐陽秀明兩山李文利金谿黃積慶

三書然其學本劉起通鑑外紀呂氏春秋張孫無忌隋志雖皆異見唐其可通於音律之理者附之律疏中

一歌舞之制不見於諸郡

聖廟者日已久矣但後世

頒制與古之別唐若歌舞疏每先考夫古初之通制而後及於大成歌舞

一凡學校之制始於五帝詳三王漢唐而後雖各有創建然而多四代遺制唐若宋累非獨詳於四代蓋以四代之制原自詳也至於中列教條亦取古昔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五

理齋

聖賢為準

一年表列傳太史公叙其繁闕里誌記其畧以及他卷編註傳記不無脫畧幸誤致後人觀其一節未見其大全信其訛傳弗獲其真意斯亦千秋尚論之慨一朝對越之憾也慶會其義意於凡疑者闕之誤者正之未詳者補之似是者別之

一年表在他集或以年譜名或以世家名或以傳名或以記名要皆類史記者也慶所著多有增補改正每詳於篇不敢諱僭妄焉

一世家闕里誌稱世紀起自伯魚為二代殊為缺典雖曰先世來源列之史記中不知彼國史也各自為紀此專志也焉得不遡源而合記之且吾

夫子之先官家也軒轅契湯表上史冊因歷叙其本始若小宗別支雖極貴顯不敢繫錄間有錄者止分註之

夫子而後大宗為本賢哲挺生不必福祿是荷而天爵之榮莫大焉況乎

歷朝罷錫奕世無疆真可謂世有其家也至於支庶高山在仰景行濟上賢而達者何莫非

大成通志卷之一

發凡

六

理齋

夫子之流風所勵也是以法祖憲宗潛修遠養者媲美四座之群賢且也不獨善其身或股肱王朝而施濟萬邦或特守一方或專理一務蓋立德立功立言代不乏人豈區上向一離疎處暴瞞色也哉故自九世分夫而有學有行者得附入焉不比家乘別記聞達子孫

一世家闕里誌必叙其父子承繼茲於叙代亦及承繼乃以通志倣於家乘

一世家分提世代人物以便覽者開卷瞭然

一啟聖祠配饗顏曾孔三賢皆

孔子弟子諸書叙外弟子傳中自嘉靖間配鑒
聖父故得與殷聖傳同列焉

一先賢先儒列傳家乘叙次與

今廟制少別是與叙列大約違

今日

典禮間有一二或異者附議於分壇圖後

一先賢列傳史記多直叙一堂晤對之言自論語而外或有

廣搜多出侮慢之口闕里誌叙其歷履行事畧述其

論語之言多弗及焉家語記事大約類史記而禮學

大學禮記卷之十一

附凡

七

聖書

書大約類闕里誌茲凡傳述於史記家語論語錄言必據

其要於闕里誌禮學真諸書所收必擇其情至若見之精

疏釋之別集據之列史亦必酌而用之

一八品經久而益著公論奕世而難泯昔甘人謂子我與四

富作亂子石為臣自與同子貢謂言而亂五國事各有其

人各異時以之証諸賢使來不白之愆百世而下人或

之不思諸賢在

聖門朝夕受教必非尋常之士若夫非聖之事恒人所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茲故於三賢並子路子張諸及門別著

為傳盡革從來之誣

一先賢列傳既已妄肆體裁而先儒列傳不敢因仍肆之故

寧失之繁決不至大相乖於孰孰也或先叙而後議或先

議而後叙或隨叙而隨議或叙於中而初終議之

一點祀與未祀賢儒雖僭有議而其嘉言善行則不敢妄入

諸列傳中以遵從來

詔諭而不敢也

一理學宗派四海

賢哲衆矣得其門者亦不為寡矣後學小子未能窺見萬

分入通志卷之十一

附凡

七

聖書

中之一何敢以淺見薄識遠為天下後世告也第就慶風

昔觀感恐其遺忘而存之於簡者遂集為篇間以諸語錄

附焉

楊慶再識



大成通志卷之一 前紀上目錄



褒謚先聖孔子紀慶說一

歷代二十四條 附錄十七 附慶說七

褒謚聖父聖母聖配通紀慶說一

宋元明三朝五條

褒封尼丘山附紀慶說一

宋仁宗一條 附錄一

褒封聖裔通紀慶說一

歷代五十五條 附錄一 附慶說二

大成通志卷之一 目錄

理齋

褒謚先賢先儒通紀慶說一

歷代四十五條 附錄二

廟宇孔林通紀慶說一

歷代二十九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一

正殿奉祀圖 附慶著于張躋十哲解

兩廡奉祀圖凡三 附慶解三

啟聖奉祀圖 附慶說一

曲阜諸古跡地輿圖 附慶說一

曲阜廟制圖慶說一 附慶說一

曲阜廟制考慶著

櫺星門解慶著

泮池解慶著

洙泗書院紀慶著

尼山書院紀慶著

嬰相國紀慶著 附錄一

手植檜紀慶著 附慶說一

孔林紀慶著

夫子廟紀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一 目錄

二

理齋

石壇紀慶著

防山紀慶著 附慶說一

茸廟通紀慶說一

歷代三十一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一金臺羅泰和齊甫訂証

山谷劉斗耀微訂定 古成紀楊慶有慶甫輯著

流海孫氏用參閱

廣論先聖孔子紀

慶按上古於先聖先師釋奠釋菜瞻拜祭饗而已不加追諡

之爵禮云子不為父諡父尊也師更尊也又曰諡周道也

吾夫子至德高明至道廣大即或諡之大聖人之行豈容以

一二字得盡乎諡雖周道不若古初之為愈也自魯哀公諡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之漢平帝追諡之追後莫不有稱諡謹事加飾由侯而公而

王禮與非禮得失互見今慶所紀不比朱子綱目或有書有

不書繫錄之亦以見臣求帝王尊崇先聖之意而有以累諡

為重與不足重改也然王煥如張安茂史記事諸集析之為

三曰廢諡曰廟制曰釋奠今增益其類詳載其事而考証以

紀之傳雅君子幸勿謂其繁則庶幾開卷燦然矣

宣哀公十七年諡孔子為尼父諡詞見年表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

李之藻曰尼後世追崇孔子之始亦孔子諡宣之始也宣雖

聖善周文之謂寧足盡我夫子乎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春諡文聖尼父

按歷代叙史多以南為主以北附之慶今次先聖以世故不

以南北分先後餘倣此

南梁元帝親為贊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

慶按闕里誌禮樂考通考諸書皆載事不記年及考史多脫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遺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罷周公祀

慶按高祖武德以來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

師是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春上言周公孔子皆聖人

庠序釋奠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

周公請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上從之

四年尊孔子為宣父

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孔子為先聖

慶按太微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顏子左丘明從祀是年大尉

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至作先師周公仲尼述為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以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說正孔子為先聖加諸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於是遂為定制

項安世曰先聖先師之祀至斯而論定矣稽今廟制猶稱先師尚幸經義

乾封元年正月追贈孔子為太師

尹起莘口贈以三公之官是臣之也至亳州尊老子為太上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

聖齋

元皇帝其輕重不倫如此綱目於贈太師削去不書為先聖諱也雖然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武后天授元年十月封孔子為隆道公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易坐南面

是年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充公閔子九人為侯曾子等六十七人為伯詔曰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孔子西牆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未作定式其二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孔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拔王者服釋

其樂用宮縣於是二京國子監及州縣始正南面位二京之祭雖用太牢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

吳元禧曰孔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褒之以王之貴何若事之以師之尊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師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蓋君師之責者也夫子不得君而為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被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

聖齋

丘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稱公侯之始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宣尼公後世或稱宣父或稱宣尼夫宣之為諡不過聖尊周開高洋李元素等皆有此諡聖人萬世道德之尊稱天以諡之猶恐未稱區區荒謬之稱何足為輕重哉

慶按孔子稱王王者也乃後世尊崇先師似未為過豈得言藝夫以夫子為師固宜也即稱王稱帝亦無不可也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視國子學親制文宣王贊

項安世曰贊始於梁元帝遂沿為帝王不可少之事聖德難名何煩翰藻哉藝祖質人也斯亦可已而不已者矣

宋高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諡孔子為聖文宣王

慶按先成平三年幸曲阜詔討漢唐褒崇故事欲追諡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素王不當加帝乃按春秋漢孔因孔子母感黑帝生又莊子恬淡聖素王之道至是謁廟遂加聖又加冕服禮從上公九旒九章

五年十一月改諡聖為至聖文宣王

慶按是時因犯諱改為至聖然至聖之稱庶幾知我夫子哉千古尊崇之義可以定矣

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請尊孔子為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五

理齋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謁先聖製贊刻石

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製孔子贊

合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為十三贊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蘊名言之妙

明太祖洪武三年詔稱如舊

正諡神聖文宣王成至聖文宣王配饗從祀詳贊諸儒如故制曰徽號崇隆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海濱皆高山景行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豈可封號所可加哉今稽古定制止以山水木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以初封為號孔子等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清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魯宜仍其舊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請尊孔子為帝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六

理齋

周洪諫請加孔子封號為聖神廣運帝禮部尚書鄒幹謂聖神廣運帝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提議也且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耳易諡如號豈足為孔子輕重哉遂弗許

二十三年請尊孔子為帝

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詹事楊守陳上疏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國體也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故王之者後世祀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長

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也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之盡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誠弗果。

李維楨曰：珍字陳與吳況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公之論尤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丘文莊曰：千萬世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後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確乎其言與吳若合符節。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七

理齋

大學士張璁請正祀典從之。因製祀典說曰：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也。孔子當時諸侯有爵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其生也如是，今不體其心而加之號，豈尊於尊崇者哉？又若增樂舞，用八佾，遵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也。於是通行天下學校，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稱後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氏。悉罷封爵，總後詔改各字敬字懋恭，御書賜之。張安茂曰：帝王者有天下之號也，加之於先師以謬誣之。

之說而僅此之微心之分似不可得而

慶隆聖父聖母祀通紀

慶隆聖父聖母祀通紀今通紀之以見尊崇先聖及其聖之

先聖祀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父為齊國公聖母為

太歲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八

理齋

為齊國太夫人

元徽宗至順元年七月封齊國公為啟聖王魯國太夫人為啟

聖王太夫人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啟聖王為啟聖公孔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配元官氏為齊國夫人

元乘宜切

元文正至順三年正月加封聖配元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夫人

褒封尼丘山附紀

慶按他集不入封山一事。夫封山所以崇聖心。豈類山川之

封哉

宋仁宗皇祐二年特封尼丘山為毓聖侯

詔曰尼丘山崇岡秀阜儲玉祐於殷後孕金氣於孔族提鉅
睿哲為萬代師當崇五祀之封傳均四瀆之秩列於祀典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九

理齋

褒封聖裔通紀

慶紀聖裔取詳於列史其不見於史者多本新舊二關主誌
然因聖賢苗裔而顯者得通紀焉

魏安釐王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

秦始皇召孔子後為魯國文通君

漢高帝元年賜孔子後爵莒侯歷四世承襲自是封爵世享不
絕十二年十一月過魯封孔子後為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奉祀

始此

漢文帝初封孔子後為褒成侯

漢元帝初元元年賜孔子後爵世襲關內侯號褒成君○永光

間又以孔子後為魯從事督郵官於鄉始此

漢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改關內侯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前雖

有褒封專為奉祀始此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改褒成侯為褒亭侯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詔孔子後每代一人為從事督郵

魏文帝黃初元年改褒亭侯為宗聖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改宗聖侯為恭聖侯

宋文帝嘉祥元年改恭聖侯為崇聖侯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

理齋

後魏文帝延興三年改崇聖侯為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太和

十九年仍封為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崇聖侯為恭聖侯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恭聖侯為鄒國公

南陳臨海王光大元年改鄒國公為奉聖侯

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奉聖侯為紹聖侯改從事督郵為曲阜縣

令

唐高祖武德九年改紹聖侯為褒聖侯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改褒聖侯為文宣公位文官二品下

唐昭宣帝天祐元年以曲阜令為泗水令世襲為陵廟主

後唐明宗長興中以世職為令主簿或縣丞進授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以孔子後為曲阜令顏子後為主簿

宋太祖建隆初以世職知縣由京朝官知縣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仍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

郎主祀事

宋仁宗至和元年以文宣公為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大成通志卷七

諸紀上

士

理齊

宋徽宗崇寧二年改奉聖公復為衍聖公歷代因之世襲天詔

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以家長承繼此家長之所由也宣和

二年幸學特賜孔端本進士永為舊規

宋高宗建炎四年南渡以衍聖公隨駕寓衢州府世襲

金熙宗天眷三年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按世家自四十八代歷六世在宋金朝凡襲兩衍聖公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改縣令為縣尹

元文宗至順二年八月詔衍聖公改鑄三品銀印尼山書院設

山長一員承襲

元順宗至元三年詔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承襲八年賜衍聖公二品銀印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孔子後襲封衍聖公待以賓禮而不名疾

遣中使存問卒遣官輪祭自此為例每代相仍七年二月設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官一員尼山洙泗二處山長各一員

仍舊額設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改縣尹為知縣於家長

文加舉事一員以督理林廟總總子孫十七年正月孔訥拜

襲封之命受詔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引進至太

學學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賞明日入謝復賜襲

大成通志卷七

諸紀上

士

理齊

衣宴於禮部次年入覲得給侍乘傳班列文官之首厚其廩餼

以及僕從遂為故事每代仍其制

先未授誥之前吏部奏司賓署階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

誥以紙文王執為貴耳其廩餼上命賜膳光祿月繼庖廩

明仁宗洪熙元年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

貫下程羊酒未依此例仍賜居第於東安門北

明宣宗宣德中於三氏學又設學錄一員

明代宗景泰二年賜衍聖公三台銀印王帶一品金織衣賜三

氏子孫冠帶錦衣三年詔孟子後嫡長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以奉祀事

明英宗天順元年以衍聖公賜第廼隘以大第易之

明孝宗弘治六年校衢州府聖裔孔彥純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以奉衢州廟祀○十三年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暨發翁林院五經博士

明武宗正德元年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設於子思子中庸書院書院在鄒縣子思子後世襲於此以奉祀事○二年改尼山洙泗二山長爲世職學錄

明世宗嘉靖九年詔顏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大哉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主 理齋

祀事○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還武城衣巾奉祀○十八年授曾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其祀○三十一年正月命朱熹孫朱源龍五經博士○三十八年十一月詔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聖世襲五經博士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初

孔氏後世襲衍聖公曲阜知縣各一員弘文院侍士二員太常博士一員國子監學正學錄各一員仍授異姓管勾以充司各一員司至聖廟事顏自孟三氏後俱授弘文院博士各一員

朱文公後授弘文院博士一員

特賜仲子後弘文院博士一員俱世襲以奉祀事○九年八月詔是行聖公助祭

上特命之前是年少有威儀問以年齒所習何經對畢

天顏甚喜又明日

賜衍聖公貂袍一襲

賜茶

賜宴又明日於聖裔中擇子弟之賢者四人四配裔各擇一人入

監讀書

大哉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四

理齋

慶按前代孔氏博士一員

今

上增一員及異姓典籍司樂等官又

賜仲子博士一員皆

特典也哉

皇上崇文重道培養治化之源千萬世雍熙可以從矣

大清康熙九年詔明程伯淳程正叔後裔弘文院博士各一員以奉祀事

褒謚先賢先儒紀

三

慶按紀先聖崇道尊德也歷代褒謚雖有可否然皆寓尊崇之意親炙之與聞風者授受焉其學也皆奉聖教者也歷代亦多褒謚正所以興聖學也何敢不為之通紀云

唐高宗龍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

唐玄宗開元八年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贊書刻於石其十哲曾參令當朝文士分為贊題於壁○二十七年追贈曾參弟子為公侯伯三等之爵共八十二人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五

理齊

顏回為充公

閔損為費侯

宰予為齊侯

仲山為衛侯

顓孫帥為陳伯

高柴為共城伯

有若為沛伯

公冶長為莒伯

曾公為宿伯

冉耕為鄒侯

端木賜為魯侯

言偃為吳侯

曾參為鄒伯

處不齊為單父伯

公西赤為郕伯

南宮适為邾伯

顏無繇為杞伯

冉雍為薛侯

冉求為佺侯

卜商為魏侯

澹臺滅明為江伯

樊須為樊伯

原憲為原伯

公皙哀為鄆伯

商瞿為蒙伯

漆雕開為漆伯

顏高為邶伯

梁鱣為梁伯

顏辛為蕭伯

曹卬為曹伯

秦祖為少梁伯

廉潔為菑父伯

公西戲為祝阿伯

后處為營丘伯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六

理齊

左人鄆為臨淄伯

任不齊為任城伯

原亢為萊蕪伯

漆雕徒父為須句伯

甸井疆為淇陽伯

邦選為平陸伯

樂欬為昌平伯

漆雕哆為武城伯

公伯寮為任伯

公良孺為東牟伯

司馬耕為向伯

琴牢為南陵伯

伯虔為聊伯

陳亢為潁伯

奚容蒧為下邳伯

公西與如為重丘伯

穰駟赤為北微伯

薛邦為藥陽伯

翟黑為臨濟伯

榮旂為零婁伯

公肩定為新田伯

公肩定為新田伯

步叔梁為淳于伯

施之當為乘氏伯

顏之僕為東武伯

縣成為鉅野伯

蓬瑗為衛伯

達瑗為衛伯

秦商為上洛伯

巫馬施為鄆伯

冉孺為紀伯

公孫寵為黃伯

叔仲會為瑕丘伯

公祖句茲為期思伯

冉季為東平伯

鄒單為銅鞮伯

商澤為睢陽伯

顏增為朱虛伯

秦非為汧陽伯

公夏首為元父伯

石作蜀為祁邑伯

申黨為郕陵伯

孔忠為汶陽伯

顏祖為臨邑伯

林放為清河伯

秦冉為彭衙伯	顏何為開陽伯	申振為魯伯
宋太祖建隆元年親制充贊十哲以下分命宰臣撰	宋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詔加封顏回為國公九賢為郡公	六十二賢為侯乃命文臣為像贊
顏回為竟國公	冉耕為東平公	冉雍為下邳公
冉子為臨淄公	端木賜為黎陽公	冉求為彭城公
仲由為河內公	言偃為丹陽公	卜商為河東公
顓孫師為宛丘侯	曾參為瑕丘侯	澹臺滅明為金鄉侯
太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十七
處不齊為單父侯	原憲為任城侯	公冶長為高密侯
南宮适為汝陽侯	公哲表為北海侯	曾點為萊蕪侯
顏無繇為曲阜侯	商瞿為須昌侯	高柴為共城侯
漆雕開為平輿侯	公伯寮為壽張侯	司馬耕為楚丘侯
樊須為益都侯	有若為平陰侯	公西赤為鉅野侯
巫馬施為東阿侯	梁鱣為千乘侯	顏幸為陽穀侯
冉孺為臨沂侯	曹卬為上蔡侯	伯虔為沐浴侯
公孫寵為枝江侯	冉季為諸城侯	公祖句茲為即墨侯
秦祖為野城侯	漆雕哆為濮陽侯	顏高為雷澤侯

漆雕從父為高苑侯壤駟赤為上邳侯	商澤為鄒平侯
石作蜀為成紀侯	任不齊為當陽侯
秦冉為新息侯	奚容蒧為濟陽侯
申振為文登侯	顏之僕為宛句侯
縣成為武城侯	左人郢為南華侯
薛邾為胸山侯	秦非為華亭侯
顏曾為濟陰侯	步叔藥為博昌侯
翟黑為林慮侯	邦選為高唐侯
公西與如為臨胸侯	公西歲為徐城侯
太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陳亢為南頓侯	遽瑗為內黃侯
申黨為臨川侯	顏何為蒙邑侯
初帝問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及唐會要凡七十	七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對曰國學經太祖定議今宜準國
學為定	
宋貞宗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又封十九儒為伯	
左丘明為瑕丘伯	公羊高為臨淄伯
伏勝為乘氏伯	高堂生為萊蕪伯
毛萇為樂壽伯	孔安國為曲阜伯
	劉向為彭城伯
	穀梁赤為莒丘伯
	戴聖為楚丘伯

鄭衆為中平伯 杜子春為緄氏伯 馬融為族風伯

盧植為良鄉伯 鄭元為高密伯 張芝為瑯陽伯

何休為任城伯 王弼為偃師伯 范甯為新野伯

賈逵為岐陽伯

宋神宗熙寧五年八月贈歐陽修為太子太師諡文忠○元豐

七年五月追封王荊為鄆公○有況為荊陵伯楊雄為成都伯

韓愈為昌黎伯

宋哲宗元祐元年贈司馬光太師諡文正○元祐中諡

邵雍曰康節

本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九

理齋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經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大觀二

年追封公是首為鉅平侯后處為膠東侯公肩定為梁父侯顏

祖為富陽侯鄭單為聊城侯字父黑為和鄉侯秦裔為馮翊侯

原亢為樂平侯樂欽為建成侯康承為許城侯

時誠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此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

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唐會要則宗史記開元

禮則宗家語本朝斷以七十二人取學牢陳亢公伯寮顏何

秦冉五人而去公夏首十人今益定公夏首十人皆有伯爵

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饗從之

政和三年以王安石封舒王子王雱封臨川伯○五年春詔樂

正子克封為侯公孫五萬章告子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

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桃應孟成括李叔子叔俱封伯

○六年詔先賢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於是改曾參

瑕丘侯為武城侯顧孫師宛丘侯為潁川侯司馬耕楚丘侯為

穀陽侯琴牢頓丘侯為平陽侯左丘明瑕丘伯為中都伯穀梁

赤襲丘伯為睢陽伯戴勝楚丘伯為考成伯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

宋高宗紹興八年賜胡安國諡文定○十四年又製七十二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二十

理齋

子贊刻石

宋寧宗嘉定二年五月諡朱熹曰文公○三年贈處士蔡元定

迪功郎

詔見本傳

八年十月諡張栻曰宣○九年正月諡呂祖謙曰成○十二年

諡周惇頤曰元張載曰明程顥曰純程頤曰正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嘉熙二年改呂

祖謙諡忠亮○淳祐元年正月製顏曾思孟贊又贈周惇頤汝

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景定二年正月封

張斌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

元度宗咸崇三年正月進封會參卿國公孔伋沂國公顯孫師陳國公彛進陳公閔損齊公冉耕鄆公冉雍薛公冉求徐公仲申衛公寧子齊公端木賜黎公言偃吳公卜商魏公邵雍新安伯

元成宗大德二年贈許衡司徒諡文正

元武宗至大二年進封許衡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三年二月進封孟父鄆國公孟母鄆國宣獻夫人

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顏子亮國復聖公會子鄆國宗聖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一 理齋

公子思子沂國述聖公孟子鄆國亞聖公程顥頤國公程頤洛國公周惇頤道國公○二年六月贈吳澄臨川郡公諡文正

三年四月進封顏子父無繇為杞國公諡文裕顏子母齊姜氏

為杞國夫人諡端肅顏配宋戴氏為交國夫人諡貞素

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進諡朱松獻靖○二十二年進封齊國

公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進封董仲舒江都伯

明英宗正統八年進封吳澄臨川郡公

明憲宗成化三年改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

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封王守仁新建伯世襲○八年罷先賢先儒封爵解先賢某子先儒某氏○罷王守仁伯爵世襲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復進贈王守仁新建伯諡文成○五年改稱先儒某氏為某子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

序字孔林通紀

唐按古者凡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蓋重聖師之教，以表傳
習之誠，是有學校必有祀堂也。日分派學後，至三漢武帝建
元四年，始立博士興學，平帝元始四年，始起明堂辟雍靈臺。
東漢光武初，起太學，北魏獻文帝時，始立郡縣學，而先聖孔
子之祀於國學，則在漢明帝永平中，祀於郊學，則在魏獻文
帝天安載，京師立廟，則在南齊武帝天監初，郡邑立廟，則在
北齊天保始，由是制作漸隆，尊崇無已。邨國天下，巍然棟宇，
而以學校之制列之旁焉。然學校另載其制，而先聖廟宇紀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五

理齋

之外，若孔林書院，繪覽等蹟，借諸子書院等，得通紀二

洙泗書院，相傳以爲先聖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修春秋，訓曾

子孝經，皆在於此，與杏壇，建於生時。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於宅，仍今於廟建學，以訓子孫。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公邨國行鄉飲酒禮於學，皆祀周公

孔子。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令邨國修起孔子舊廟。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祀孔子於辟雍。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建孔子廟於景松栢六百株。

南宋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祀。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於江左，此立廟京師之始。

南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聖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天下郡學各於坊內立孔顏廟。坊邑里名

唐高祖武德十一年七月，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

唐太宗貞觀四年，令邨縣作孔子廟。○十一年作孔子廟於苑

州。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四

理齋

唐高宗總章二年，勅天下皆置孔子廟。

後周世宗顯德中，創立尼山書院。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孔子廟門立戟十六枝，故世稱戟門。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國子監修七十二賢堂。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殿名大成殿，御書於辟雍，縣之。

政和元年，詔先聖廟門戟用二十四枝。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

元成宗大德六年六月，新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建橫渠書院於邨縣，以祀張子。

元文宗天曆二年建顏子廟於曲阜陋巷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令天下獨設文廟文廟門稱大成門殿稱大成殿罷武廟

明英宗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大成門為先師廟門大成殿為先師殿戟門為文廟之門

慶按古者有聖有師前代稱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近世稱孔子為至聖先師凡殿門俱宜稱至聖何者聖字原該師字故也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五

聖齋

又詔國學并天下學校立啓聖公廟

先是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如前亦不合已至是輔臣張璁詳其事於上從之

正殿

奉至聖先師孔子一

祀

左記
復聖顏子一

左記
先賢仲子子夏
先賢端木子貢
先賢閔子子騫
先賢冉子子方

右記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十哲

右記
先賢子思子路
先賢子貢子夏
先賢子游子夏
先賢子張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先賢子夏子夏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六

聖齋

子張躋十哲解

聖門稱四科為十哲而子張不與焉唐開元中顏子已配饗矣以為會子孝道可嘉詔坐十哲之次宋咸淳中表章大學一書始識曾子為傳道之宗遂升配饗是年議補十哲於廟諸升有若一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於十哲引陸九淵論謂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遂躋子張抑有若然其帖服萬世之心與未帖服先達亦自有辨

兩廡第二壇奉祀之圖

先賢公羊子仲	先賢穀梁子倚
先賢鄒子子家	先賢顏子子襄
先賢宰父子子惠	先賢斗子子疆
先賢榮子子旗	先賢秦子子燕
先賢左人子子行	先賢公祖子子之
先賢薛子子從	先賢棘子子橫
先賢原子子思	先賢燕子子思
先賢藤子子曹	先賢賴子子叔
先賢叔仲子子明	先賢樂子子岸
先賢羅子子之	先賢那子子欲
先賢孔子子蔑	先賢公西子子上
先賢施子子常	先賢公西子子尚
先賢秦子子之	先賢陳子子禽
先賢申子子周	先賢葵子子開
先賢顓孫子子車	先賢悲叔子子車
先儒公羊子	先儒左子

大成通志卷之

諸紀上

廿

理齋

禮祀	昭格	狎則	一壇	下都	三壇	三壇	樓
----	----	----	----	----	----	----	---

禮祀之典期於昭格人不安於心而言對越神不安於居而求昭格無是理也如廡制從來未有左右混列者混列則近於狎狎則不敬莫大焉慶稽會典廡分十六壇曲阜廟制每位爲一壇而闕里誌則有合六壇而祭者又或有分十二壇者今天下郡邑當倣前制而變通之每廡九楹或五楹或三楹俱宜爲三壇每一壇爲一龕每一龕奉一十六位餘一位列於左之第三壇以此祀神於先賢先儒則弗狎於後世人心亦或無憾則棲神有道而昭格之言可次第而求矣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八

理齊

考証複姓解

姓譜及海韻諸書皆云孔子弟子複姓者有公皙哀、公良孺、公祖句茲、公肩定、壤駟赤、石作蜀、左人郢、公休之、按家語史記等篇孔子弟子多公休哀、無公夏首、而魏書所載別有公夏浩、則知不獨公爲姓、而公夏亦複姓、又云、步叔、叔仲、空父、亦複姓、而孔子弟子句井疆、句姓也、而奚、罕、穰、各有爲姓、及攬史記事諸君不特以慶所見孔門弟子十一人爲複姓、并句井、奚、容、亦複姓、孟史氏諸君、博物洽聞人也、其學本於高陵呂相、三原而理、同州馬朴、朝邑韓邦奇、淵源所自、則史氏之稱、非臆見明矣、慶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廿九

理齋

益識何來本主、稱先賢以一字爲姓者多誤也、因証之、

祀先賢先儒以世解

橫行有所、而列坐或有未安、於人心爲安乎、人心不安、而欲神之昭格、無是理也、七十子之次、不可考矣、慶於其大不安者言之、會典舊制、東廡序列三十六位、西廡序列三十五位、明世宗嘉靖九年、兩廡中、曾點、顏路、孔鯉、改祀啟聖祠、公伯寮、顏何、秦冉、黜祀、遂瑗、林放、祀於鄉、申黨、議重、其東廡之奉祀者三十三位、西廡之奉祀者止二十九位、舊里誌、遂序先儒左丘明於西廡之第三十、公羊高於西廡之第三十一、伏勝於西廡之

第三十二、則左丘明、及居秦非之上、公羊高、及居中根之上、伏勝、及居顏噲之上、列坐之未妥者一也、至於王通在毛萇之前、周敦頤在丘蒼之前、程頤在程顥之前、二程在張載之前、列坐之未妥者又一也、想從祀之與、上須之位置之事、下行之黜祀所缺、隨便遷補、斯亦不特吾鄉爲然、天下之因仍者、蓋亦多矣、自新誌成於萬曆己酉、而弘治乙丑之衰、不從焉、東西廡遂各列先賢三十一位、則升秦非申、後顏噲之祀矣、而諸儒之次、除新誌改正外、尚次張載於二程之下、則表叔表姪之倫、次猶倒、而羅從彦李侗之祀、不與焉、則萬曆甲寅之詔、未迨入矣、慶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三十

理齋

準新誌序列、仍序張載於二程之上、序羅李於胡安國之上、一

以爲昭穆有序、則倫紀明、而倒行逆施、亦可免也、一以爲詔祀在列、則皇德彰、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啟聖祠奉祀之圖

啟聖公孔氏一

左
先賢顏氏季路
先賢孔氏伯魚
先儒周氏
先儒朱氏潛
共一

右
先賢曾子參子子思
先賢子貢子夏
先儒程氏伊川
先儒朱氏熹
共一

諸祀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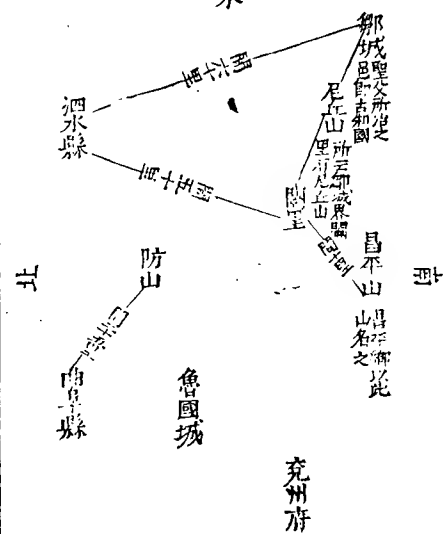
主

理齋

太康通志卷之一

慶按顏路會督伯魚之改祀禮也一時正祀啟聖公而配祭之甚盛典也至從祀諸賢制宜分無後世須敬覽廟宇潔其壇坫可也

曲阜諸古跡地輿圖



諸祀正

主

理齋

太康通志卷之一

慶生也鄙陋不能叩謁

至聖先師廟林得見諸古跡猶幸伏讀

闕里二誌太史公史記司馬子正索隱馬融正義及孔安國徐廣之傳聞與八景地誌括地誌一統誌得獲其槩云

曲阜廟制圖

慶按曲阜廟立於魯來公十七年自漢興而後代有增葺然前代之制多無考僅以近代見之家乘載為圖其國學鄉學廟制亦僅以近代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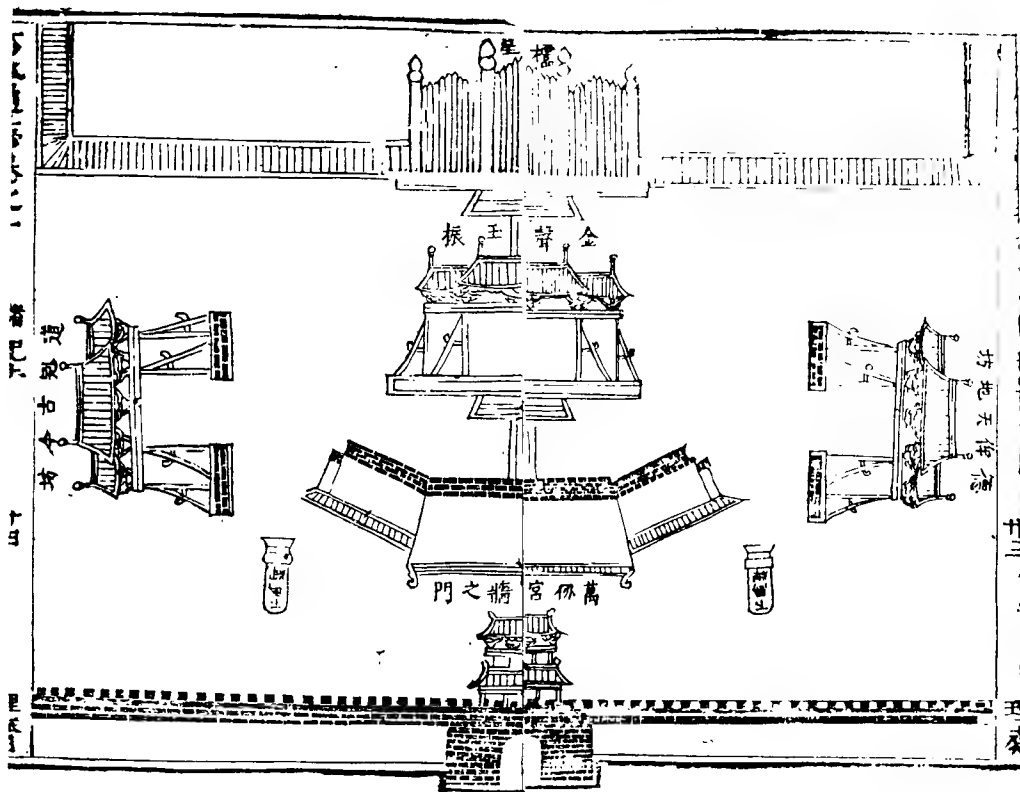
清制列為二圖並宰牲堂神厨設附入學校集畧中若橋尾門泮池解俱載在斯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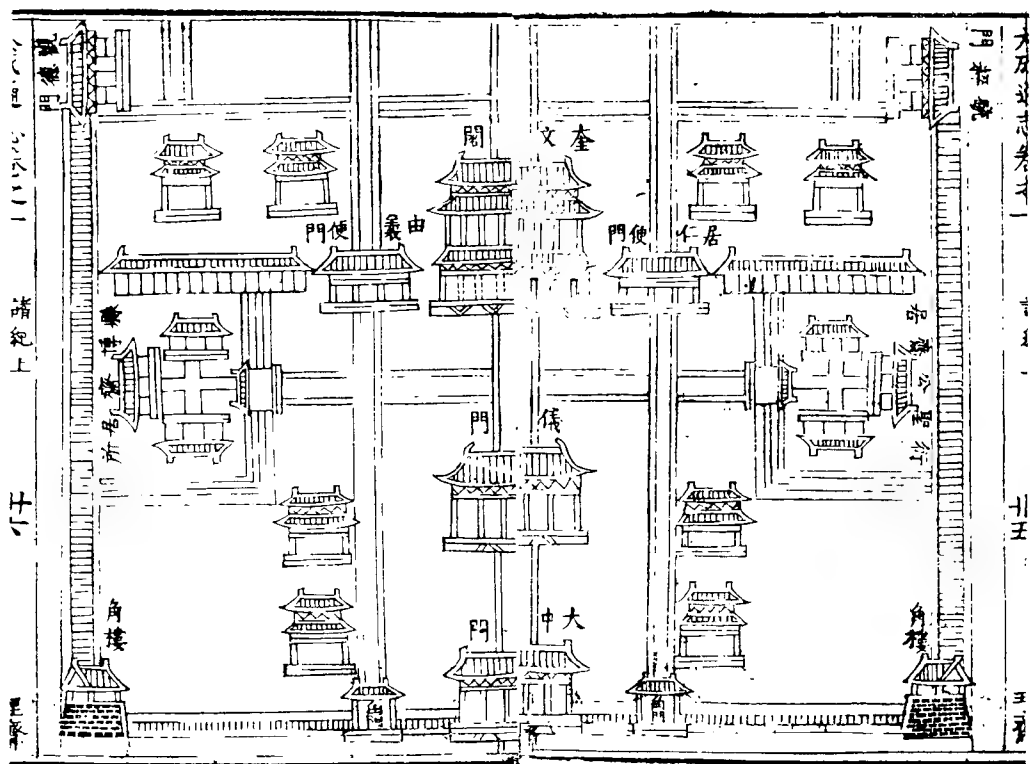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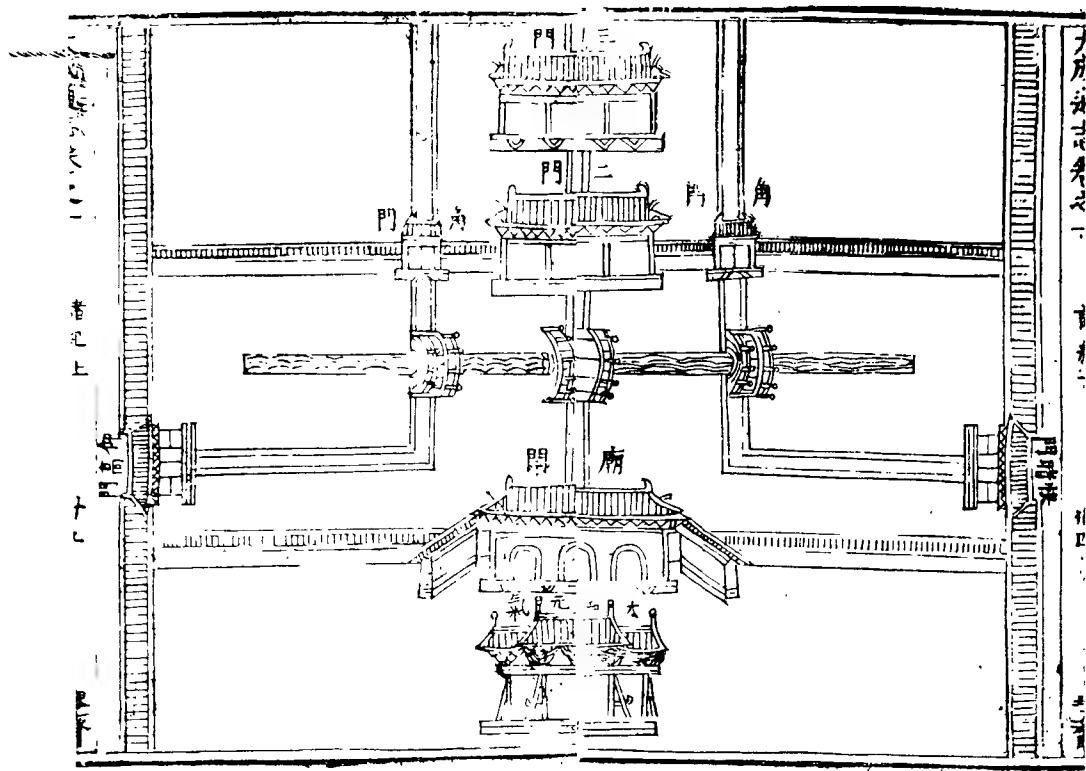
大邑直隸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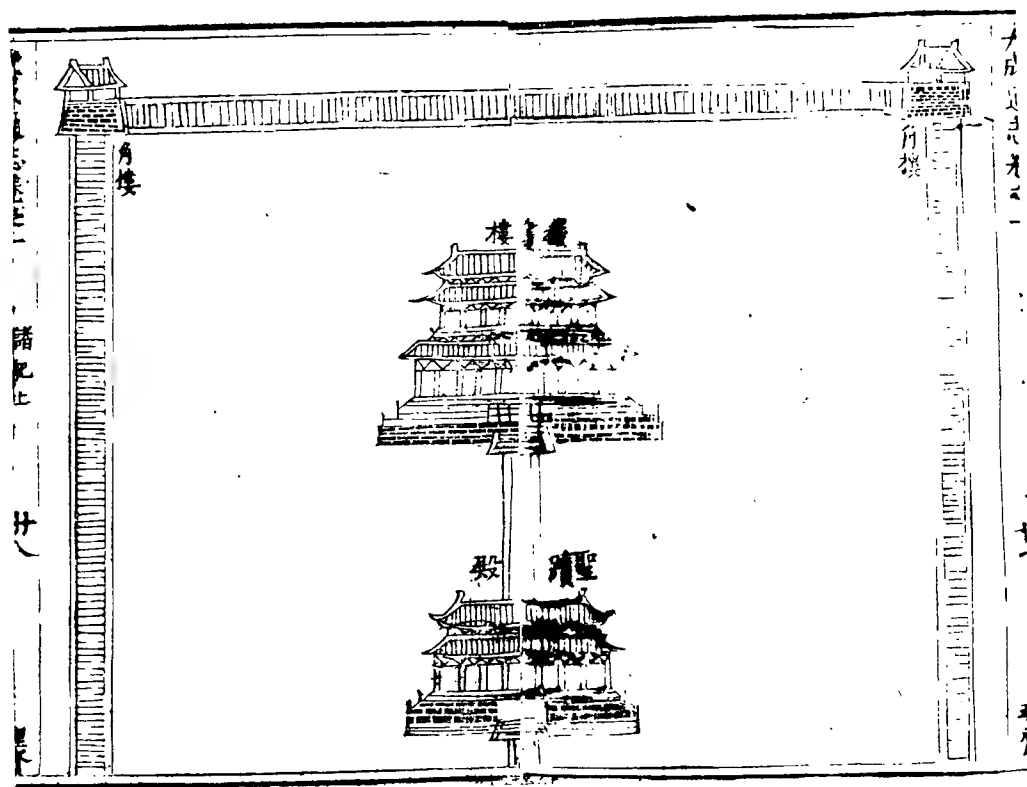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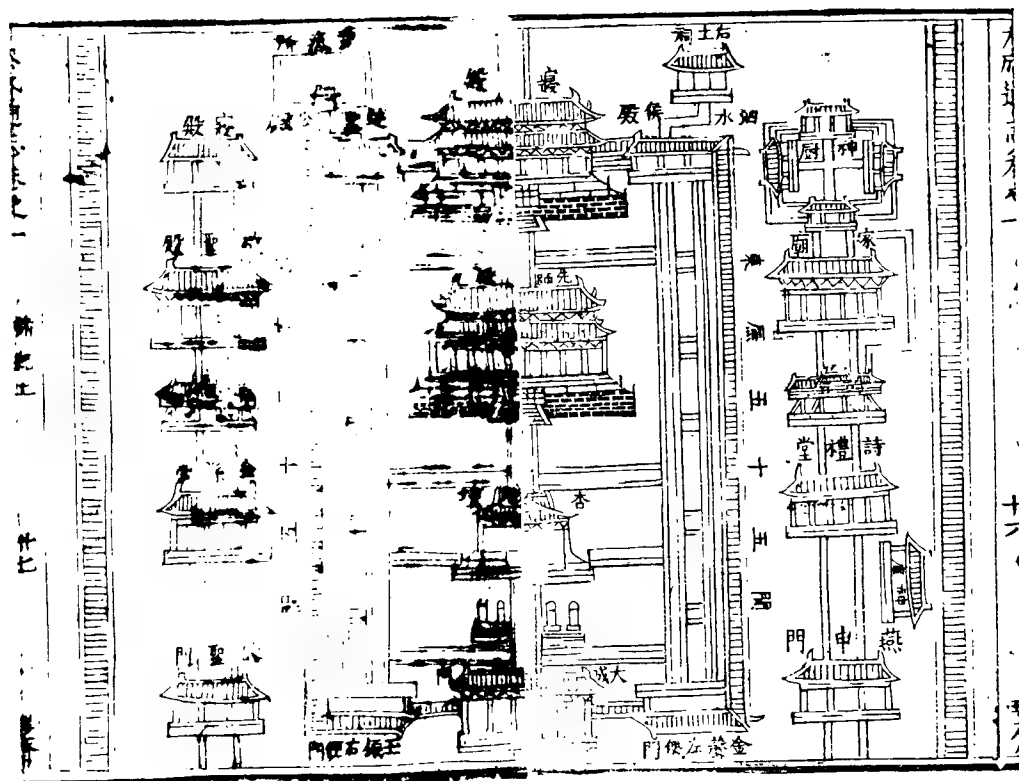
諸祀上

十三

邑志







曲阜廟制紀

闕里註見前表中先聖所居今建廟矣其地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間按有九門一曰歸德門世傳四方諸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因名之東至舊曲阜縣八里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自魯哀公十七年歷代時有增葺至明正統八年城闕里從潘珍建議廟制坐北向南櫺星門對南城門頭鑄萬仞宮牆四字面牆一堵兩邊八字牆各一堵左右列下馬石牌各一座左豎德侔天地牌坊三間右豎道冠古今牌坊三間前豎金聲玉振牌坊三間與南城門相直入有橋是門入豎太和元氣

志卷之

諸紀上

廿九

理齋

慶按曲阜

聖廟舊制有儀門藏書樓廢之日久今增之可也

石坊三間次廟門為三卷門次有泮池石橋三座壁水長流次有二門三間三門三間次有大中門五間高三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深二丈四尺兩邊有小門各一間進有書樓今廢樓後御路東西有漢唐宋古碑亭不記數又有儀門五間今廢門內有御輦殿今廢次有奎文閣七間三層高七丈四尺闊九丈深五丈五尺前面擎簷亦云藏書樓左有便門三間曰居仁門又左有便門三間曰毓粹門右有便門三間曰由義門又右有便門三間曰觀德門兩旁有唐宋金元碑亭不記數又兩旁空房三十間後有大成門五間今改為先師廟門高三丈八尺闊六丈

五尺深三丈五尺前後簷簷油漆彩畫中開盤龍兩旁鐫花石
柱戟二十四枚左有便門三間門內豎行聖公齋廳一十一間
右有便門三間門內豎縣令齋廳一十一間次本壇一座青綠
雕金彩畫硃紅琉璃柱蓋相傳為先聖講堂遺址上建大成殿
九間今改先師殿高七丈八尺濶二十一丈五尺深八丈四尺
兩簷上用碧瓦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鐫花石柱中皆楠
木攢柱圓圓一丈梁標枋欂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
片俱渾金盤龍菱花龜背洎風版木柱俱銀硃綠色琉璃鋪地
欄干兩層俱用花石磨光神龕七座俱用青綠間金粧繪左右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十

理齋

兩廡連廊共一百一十間每廡高一丈三尺濶五十五丈三尺
有憲祠其柱蓋與先師殿同神龕共一百一十座柱同聖殿後
有鄆國夫人寢殿七間兩簷高六丈六尺濶九丈六尺深五丈
柱蓋同聖殿神龕一座柱同聖殿乃先聖當日燕居之所左之
上有右土祠三間右之上有焚帛所一處東旁有泗水侯殿三
間西旁有述聖公殿三間又有聖蹟殿七間壁間盡石刻也先
聖殿西有啟聖祠亦南向自啟聖門三間入金絲堂五間即宋
五賢堂宋以孟子荀況韓愈楊雄王安石為五賢今改貯樂器
高三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柱蓋同前歷便門三間

上建啟聖王殿五間今改為啟聖公殿高三丈濶七丈二尺
三丈六尺餘同前神龕一座柱同前後有寢殿三間祀聖母顏
氏聖殿東有家廟亦南向自燕申門三間入詩禮堂五間本族
宣訓之所高三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餘同前歷便
門三間上建家廟五間祀先聖及二世三世與賢裔高三丈濶
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其餘同前神龕四座柱同前後有另門
神厨所二十四間又另門庫房九間自廟門以內松栢千許植
已數百年矣

櫺星門解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

理齋

廣按櫺星有疏通之義也凡壇埴之所皆有壇而無宮室則周垣
設櫺星門以為門以通神明之氣見浩蕩宏淵雖別內外而實
無內外也禮曰至敬不壇是也孔子以人祭廟祀亦用櫺星是
神明孔子與天地為尊者也其等孔子固若是其大哉世之以
星言者非也櫺或作櫺間丑祭反音趨從門出入貌

泮池解

廣按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按其圖說謂東西
南二面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與天子之學異也用禮
大宗伯以元酒禮北方鄭氏曰半壁曰泮劉氏曰泮者黃也象

物藏於黃宮也。史氏曰：半壁之泮水若瓊然，故古稱學宮為瓊宮。後世稱學宮者以學舍名耳。然慶有議焉：古者祀孔子，猶祀樂祖於學舍祀之，故國學為辟雍，鄉學為泮宮。後世崇祀孔子之至，特立廟宇，學則別為制馬廄，與廟分而辟雍泮宮之制，不當列之明倫堂前以別內外，觀聽也。若列之聖前，有何義意？且遠至櫺星門內，或櫺星門外，又何取以為此哉？況乎鄉國之制，不倫。豈夫子在國學為至尊，在鄉學又降尊耶？此因古之未可者也。願司大禮者，請而正之。

泮泗書院紀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二

聖齋

書院在聖廟東北八里，一云五里，以泗水帶其北，泮水經其南，名之制自石坊入，有重門，上建正殿三間，祀先聖四配十哲。左右兩廡各三間，祀群弟子。後有書院，其間諸弟子房舍及井，皆猶存。先聖自衛友魯，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訓曾子，說孝經，皆在於此。

尼山書院紀

書院在聖廟東南六十里，其境周圍一十里，乃先聖誕生之地。後周顯德中，創立先聖廟，南面建正殿五間，祀先聖，後有寢殿三間，祀聖配元二氏，東廡三間，祀泗水侯伯魚，西廡三間，祀洙

水侯子思子，聖廟西北南向，建陞大夫廟三間，後又建聖母顏氏廟三間，聖廟西南南向，建統聖侯廟三間。詳見尼丘山紀中。

瞿相圖紀

瞿相圖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間，近孔子宅，昔先聖射於瞿相之圃，觀者如堵，今圃中存舊井，皆石為之，瞿廡綽及瞿相地名，夫子嘗射於此，以為圃云。

家語曰：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祭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瞿相之圃。蓋觀者如堵，耦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紀上

四三

聖齋

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勿壯孝悌者，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闌，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手植檜紀

相傳以為先聖手植檜樹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

園一丈三尺其枝盤曲如龍形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太康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三檜焚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命刻先聖及從祀像召行聖公祀之歷八十載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甲午春東廡頽址雍隙間苗其芽乃徙於故處明年春翠色葱然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幾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鉞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廡堂邈及裂也

慶校太康年號有誤又按金貞祐甲戌乃金宣宗貞祐三年官宋寧宗嘉定七年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祀上

四四

理齋

孔林紀

孔林在廟東北三里許同園濶十里樹木繁生皆遠方弟子所植異種無荆棘勾茨無鳥巢夾路先聖墓高一丈五尺圖二百餘丈前有壇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九又前有石柱石麟石虎翁仲左執笏右帶劍各自對列又有饗堂有神門有輦路左旁有駐蹕亭思堂后土祠齋廳神厨林前一大石坊鐫萬古長春字

夫子廟紀

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詵修孔子車身入

廟試几席創履時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而以六枚白魯相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跡首有縣志召詵問詵答曰夫子廟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愛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前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獲其一意叩召問伯果服焉

石壇紀

昔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甔甔為壇方六尺後漢桓帝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易之以石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四面皆後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今壇石厚三尺許方六尺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有九甔離呈反甔反亦反俱甔名

大成通志卷之一

諸祀上

四五

理齋

防山紀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堵周圍八里中有障大夫墓聖母顏氏祠焉故傳曰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墓前有齊國公廟廟前祭亭凡二十餘間

慶按古者不耕葬耕葬自周公始詩曰死則同穴是也

歷代葺廟通紀

慶按先聖廟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興以來豈無葺葺史未

紀其詳闕里誌斷自唐始今以見諸紀載者各加補入諸賢諸儒之廟皆通紀之

三國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修孔子廟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詔修孔子寢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修葺孔子廟宇

南梁敬帝太平二年修孔子廟堂

後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修孔子舊廟咸使維新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新其廟制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加飾祠宇

宋太祖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上

四六

理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大將作恢散夫子儒宮

宋真宗天禧五年詔修葺孔子廟宇益加洪麗

宋神宗元豐元年詔兗州府以省錢修葺宣聖廟○五年復如前詔修

前詔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於省錢內支三千貫修孔子廟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重建國學大成殿成

金熙宗皇統元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修建聖廟○四年

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重葺廟殿○至

隆二年以羨錢修門廊及齊國公殿○五年勅轉運司佐貳一

員專修損壞○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暨國夫人殿建柏魚殿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庭堂學舍門庖庖厨凡四百餘楹歷四年告成

金章宗明昌二年勅曲阜修孔子廟除錢八萬三千貫有奇仍置下馬牌於廟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重建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重建

明太祖洪武七年二月命有司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十年

詔重修孔子廟○二十年詔修闕里孔子廟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上

四七

理齋

明太宗永樂十五年九月重修孔子廟成皆撤其舊而新之仍親製碑文刻石

明憲宗成化二年二月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記之○十八年

廣正殿爲九楹展兩廡家廟及門牆樓閣皆重建鼎新

明孝宗洪治十二年六月廟災出帑金一十五萬兩亟命補修

○十七年閏四月重建落成

明熹宗天啟二年詔修孟氏廟墓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國子監廟

一

卷終

卷二目錄原缺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金臺碑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懸定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

塋像木主章服坐位通紀

慶按昔人云三代以前祀神以木主三代而後邈無所考禮

樂志云塋像自唐始然漢靈帝都門學文翁益州學皆設坐

像則像已自漢有矣丘嫂山以為佛教入中國始有塋像似

矣然紀先聖塋像木主章服坐位並及諸賢諸儒為通紀云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

文翁立學成都石室圖設孔子坐像其坐欹蹠在後曲膝在

前七十二弟子繪侍兩旁臨石及脚掌也

梁元帝承聖初在荊州親圖先聖像仍贊而書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位先聖孔子神坐於廟堂內西楹間東

向先師顏子於先聖東北南向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以次東

陳南向西上

唐高宗時杭州府學有先聖及七十二子像贊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會參坐十哲之次圖唐堂子

以下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時國子監司業韋元瓘言孔廟顏子配像立侍謂禮授坐

不立授立不跪顏子配像合從坐侍又七十子像文翁之壁

尚不闕如豈有國宰遂無圖續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從之

二十七年頒定孔子南向坐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慶按先是因周公南向孔子遂東向至是以孔子為先聖乃

南向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四壁諸賢又頒定先聖南

向四配十哲西向從祀東西相向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文宣王像服衮圭

按唐制孔子與弟子同服衮冕圭以木為之至是加先聖冕

九旒服九章以玉為圭

祥符中改十哲東西相向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並以本品衣

冠圖之

宋神宗熙寧三年詔文宣王九旒九章弟子七旒七章○元豐

七年五月詔孟子配饗位次顏子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像冕十二旒衮服九章仍畫圖饗

版印發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又詔繪曾子像

時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此王者

衣冕衣之今循五代服上公服七十子皆用人而衣冠率用

漢制非是詔易七十子以周之冕服時帝幸國子監謂文宣

王殿再拜行酌獻禮司業蔣靜言先聖與諸人通服冕服無

別考問官司服公之冕與王同今既改正配饗從祀之服亦

宜改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孔子冕十二旒服九章州縣學

咸如之

政和元年詔加孔子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太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王

聖

慶按王執鎮圭公執桓圭鄭氏雙植謂之桓亦以桓為瑋飾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瑋飾長尺有二前奉孔

子以桓圭此以鎮圭禮隆矣瑋柱行反音葉圭璧上起為旒

若篆文之形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鄒國公鄒國公像移於先聖之右與充

國公沂國公相對又詔孔子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鄒

國公像冠九旒服九章

明太祖洪武初詔孔子瑋像章服俱仍前代之制十五年國

子監大成殿成供木主不設像擬定大小尺寸先聖木主高三

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

尺一寸五分四配高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五

寸連左右雲一尺一寸十哲各高一尺九寸連座共二尺五寸

濶四寸兩廡諸賢高一尺七寸連座共二尺一寸濶三寸

明太宗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瑋衣冠令合古制

明英宗正統元年頒定諸賢從祀位次於天下○天順元年十

一月置銅範飾金先師像並四配像安於文淵閣

時令閣臣朔望率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詔通行天下學校撤瑋像易木主擬

太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四

聖

擬大小尺寸先聖木主身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殊

地金書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四配木主身高一尺三

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

分十哲兩廡身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

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木主身高一尺三寸四分濶

二寸三分厚四分五釐赤地墨書座同上啟聖公如四配式配

饗如十哲式從祀如兩廡式名宦鄉賢未頒

按潘氏錄曰木主之制用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朱子

謂省尺即京尺司馬君實謂即三司布帛尺今皆不可考惟

家禮所載積書人式可據然慶以為今日木主未如頌式即
宜自上而下漸殺可也若任意為之不特古制亡矣藝莫大
焉

又按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取鎮密堅固孔廟木
主亦皆用栗

箋曰像非古也然見像則生敬見木主則生息者末世之人
心也昔文翁益州講堂有石室圖宋高宗有先聖及七十二
弟子像贊尚在杭州府學倘引畫壁之義刻石布於天下或
亦使人生敬之一端也與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齊

箋曰按孔叢子云我先君無鬚眉而諸侯未嘗不敬又子思
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而言曰侯貌
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昔堯身十尺魯八尺實聖身身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
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鬚背總亦聖人之
聖賢在德豈在貌乎然則先聖與子思皆無鬚眉者也或曰
鬚眉為異道子所益然亦無攷杭州尊經閣下石刻宋摹完
如然其坐作盤跌則近釋氏矣朱子白鹿洞壁像說曰兩膝
着地伸腰反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着地以及着踵而稍安

者為坐也即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坐坐猶
是太廟當時琢石所為元足模信然則以杭州宋刻改用危
坐頗為國刻可也領音舍上聲顯也附音月前缺盆骨足音考
平聲脊骨音慶口及附音于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六

理齊

祀饗瞻拜通紀

張氏安茂田上古之世祀先聖則舜禹湯文也祀先師則傳
經之師也慶按自孔子通祀於天下學宮而舜禹湯文周公
之祀不與焉以孔子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以來未有之
一人也故夫子巍然當坐天王降尊而敬禮歷漢唐以至於
今代有尊崇祀饗弗替以至列爵侑食及乎親炙聞風無非崇
大聖人之道復因並及於傳習之人也由是祀饗瞻拜自孔
子以至先賢先儒得通紀焉

慶紀上下祀饗瞻拜而頒詔禮樂諸器樂章歌舞等事皆祀

饗之類也。故通紀之。然諸條皆帝王所命也。故雖於禮疏中，詳載禮器，畧具祀饗展拜，樂疏中，詳載樂器，畧具金石縣奏，歌舞疏中，復列樂章歌舞等制，而此紀必不敢闕焉。覽者鑒之。

西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又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

慶按帝知尊崇吾夫子，而不知建學興教，修舉國家大典，以培治化之源，所以諸史皆謂二有不嗜詩書之失，於聖德未極其純。

本原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七

理齊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幸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慶按帝知興學為起化之源，惜不知親祀孔子，於隆師重道之禮，少有遜也。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至魯，詣孔子宅廟，以太牢致祭，及七十二弟子。

按是時上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則其親祀，不問而可知矣。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三月，東巡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樂。

帝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帝時升堂西而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魯，然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人，賜錢帛，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

東漢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東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祭器，春秋饗禮，出王者錢，給大酒，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

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詔孔子祭，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此乃春秋祀之始。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命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

本原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八

理齊

以顏子配，此祀太學之始。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四時祀之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太學。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孔子於太學。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如秦始故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經通，帝釋奠於辟雍。

東晉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設孔子坐於中堂，釋奠。

按此朝祀之始。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帝於中堂釋奠，以顏子配。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太子釋奠舞六佾設軒縣之樂

後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子配○太平貞君十一年十一月南伐進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禁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嫖狎非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魏刑歷及齊肅事神男曰覲

女曰巫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立國學行釋奠禮

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當用何禮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

九

理齊

用宋元嘉故事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南宋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祀孔子親行拜禮仍勅有司饗薦之禮此有司薦饗之始○十九年如魯祀孔子

南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學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制每月朔國學祭酒以下郡學博士以下展禮拜孔子揖顏子國學鄉學月朔是拜始此○又制春秋一仲釋奠於先聖先師二仲釋奠始此○詔將講經於天子生

定經於聖廟講畢行釋奠禮

南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南陳後主至德三年親釋奠於先聖設金石之樂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制春秋二仲釋奠先聖先師樂用軒縣舞

用六佾

隋文帝初國學每歲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春秋

仲月釋奠此州縣學釋奠之始創樂章樂奏咸夏

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帝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二年制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

理齊

國學鄉學祭先聖先師從祀禮器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詔太子釋奠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

備俎豆干戚之容○十四年釋奠於國學○二十年詔皇太子

釋奠於國學禮皇太子行初獻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州縣

學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學博士爲終獻○二十一年詔春秋

二仲上丁行事前饗一日奉禮郎設三獻位釋奠○五月詔以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

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溫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賈逵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並爲先師此諸儒從祀之始

按子夏雖在十哲，未得祀饗，此時以有功於詩，得列在經祀。
按蘇洵曰：貞觀顯慶初，二十一賢、太極、開元，即稱二十二賢。
二十一人中，有賈逵，不知何年附入。虞闕注《公通鑑》及諸子
綱目，所載皆云二十二人，疑當日老臬所見，或以二為一之
誤。慶所見，又或以一為二，及讀唐會要曰：貞觀二十一年二
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並令配饗孔子廟庭。於
是稍堪自信，著之於篇，因附言於此。

唐高宗顯慶三年，撰文宣王登歌，用宣和之舞。○乾封元年，過
曲阜，以少牢祀孔子。

宋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一

理齋

禮樂箋曰：尹起華之論備矣，況物之不備也，是謂褻祀祝辭
之誤也。是謂端誣，抑聖侮道，曾何傷於日月乎？

總章元年，以曾參配饗孔子廟庭。此曾子配饗之始。

按顏曾配饗在唐無定典，至宋咸淳與思孟並，迄今遂為未
制。

唐睿宗太極元年，自太子開講釋奠。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曾子悉從祀。此曾子十哲從祀之始。

時司業李元瓘言：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祀
饗。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舊從祀，豈升堂入室弟子獨不密

配饗。蓋春秋釋奠，列饗於二十二人之上，又曾參孝道可崇，
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祀。從之，二人之二，舊誤作一。

馬端臨曰：聖作之者，師述之者，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莫
如哲。從諸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
言先師。今舍是不錄，而取釋經之諸儒，始以二十二子言之。
左公穀猶曰：受經於聖人，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
矣。非人師也。今乃俱在脩食之列，而高第自顏子外，反不得
與焉。雖元瓘言之，僅升十哲曾子於諸儒之列，而七十二賢
俱不饗祀，蓋拘康成之註，以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宋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二

理齋

十三年，詣孔子宅，釋奠。又遣使以太牢祭墓。○二十七年，詔國
子監祀先聖，牲用太牢，樂用宮縣，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七
十二弟子並從祀。

度菟諸史載十哲從祀之年，獨無清臺子以下從祀之年。然
讀五季史，至長興中，有云：四壁諸賢，讀宋史，至祥符初，有云：
近臣分奠七十子及元豐來，先儒漸次皆得從祀。再閱唐貞
觀會要云：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七十子並宜追贈五
等之爵，俾與先聖成膺盛禮。而闕里誌傳顏路曾皙，有曰：唐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即此二說觀之，則知清臺子以下從祀。

之年當在開元二十七年無疑矣史與家乘脫畧未書耳

附言曰吾夫子道高德厚帝王列之太祀與天地並尊也禮

樂侑祭必如元宗始為宜矣不然終為狎褻豈得謂盡禮哉

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祭先聖先師

唐代宗大曆元年修國學祠堂成釋奠樂奏官縣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於國學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以顏子配坐閑損等十

哲從祀堂上四壁諸賢釋奠遵豆各二簋盥酒爵各一

後周高祖廣順三年至兗州詣廟再拜釋奠登墓再拜釋奠

太歲通志卷之一

諸紀下

十三

理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文宣王廟用一品禮樂用永安之曲

宋貞宗祥符元年謁孔子再拜詣聖父堂分奠諸賢如孔林祭

以太牢詔州縣祭器數目五年謁先師再拜入孔林降輿

宋仁宗初幸國學謁真先聖特再拜○天聖二年臨國學謁真

○景和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慶曆四年幸國學謁真再拜

宋神宗熙寧七年會諸州釋奠通祀十哲○元豐元年五月詔

以孟子配饗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饗之始

時晉州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

謂凡配饗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子並配非是禮官

言唐貞觀初以漢伏臘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並配饗至今從

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子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楊雄韓愈

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又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

秋釋奠以孟子配饗荀況等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

左丘明二十二賢之間從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行釋奠禮

慶按是時釋奠行一獻再拜禮奏成一曲非所以崇師敬道

也故陳賜曰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合為

太歲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十四

理齋

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與大合六代之樂一

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子設軒樂六

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始用官縣今制仲春上丁釋奠於東

序上戊釋奠於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

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

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蓋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

天下實急務也

崇寧三年六月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庭東坐西向在十哲之

上

慶按春秋一經聖心爲萬世王者而修也。荆公當此達聖經旨，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其叛經悖聖，非淺鮮也。祀之則已非禮，配饗於大聖人之側，非禮之甚矣。

宋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子思從祀。三年更撰經義，王樂章頒布天下。四年，大晟府擬撰經義樂章十四章。○熙寧三年，正月，以王安石子王雱從祀雱，普唐切。

尹起莘曰：安石邪僻小人，王雱陰柔小人，乃亂臣賊子之魁傑耳，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德於後進，而受以至貴。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齋之論，予以尊崇之禮哉。

二月，詔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五年，詔樂正子克配饗孟廟，公孫丑等十七人從祀。○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宣和四年，幸太學釋奠。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五月，罷王安石配饗猶從祀。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安石學術之謬，請遣王雱明詔中外，變去配饗之像，使邪說談行不爲學者之惑，詔悉配饗，但依卽原成例，使從祀。

南宋高宗建炎中，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三年六月，罷王安石配饗神宗廟。○紹興七年，有司請釋奠，加禮器禮物。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謁孔子廟視學。

宋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謁孔子。○七月，去王雱畫像，尹起莘曰：王雱從祀，用前人之陋習，孝宗毅然罷黜，畧無寬恕，使後年之故弊一旦煥然永釋，不亦美哉。

宋理宗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堂上，列於十哲之間。○淳祐元年，正月，謁孔子臨太學，詔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黜王安石。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六 理齋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子之後，不得其傳。至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復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又得朱熹，著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昭明於世。朕每觀五人論著，欣沃良多。今視學有期，其令學有列諸從祀。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爲萬世罪人，其黜之。越二日，加封周張二程。○景定二年，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張栻、呂祖謙並從祀。○時皇太子謁奠孔子，還言：張呂與朱熹切思講磨，有功聖門，帝從之，益加封爵。

宋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帝釋菜於孔子詔以曾子子思並同顏
孟升配饗後加樂章增額孫師於十哲祀泗水侯鯉位於鄆城
侯忠之次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御筆詔曰孔子稱顏淵爲好學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相樂演繹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歟哉今顏孟侑食曾思不與其令禮官學官升侑又詔子張躋十哲泗水侯以先聖爲父子思爲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著明畢誠侯忠其昆也亦在祀列伯魚當列其次又詔郡縣述經世書

發先天與肯內聖外王之學實闡吾道司馬光著通鑑臨夜
世治法真履實踐爲時儒宗朕將臨辟靡而未曾祀非因典
與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慶校顏子之學散見於論語者不爲寥寥非不傳也特無專記不盡傳耳至若配饗會思從祀邵子司馬誠萬古不易之文章也。

項安世曰司馬溫公孝文正直誠敬忠信儒之有體有用者也博雅多聞學術醇備卓然爲有宋一代之冠潘府張朝瑞蓋曾兄離齋訓詁而不知君子盛德大業耳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三年又親祀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制樂章。歌九奏。陳樂竝依關元故事。二十二年。更定文宣王廟樂九奏。

金章宗明昌四年釋奠先聖。承安二年仲春上丁親祀孔子。
元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公服執
手板陪臣諸儒衣欄衫薰蕙巾行禮仍釋奠禮器。
元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

附論曰天生孔子爲萬世王者師故自漢興以來有道之君無不奉其教以治天下蓋其傾心向往忘已貴以瞻拜祭告

大成通志卷之二

讀解下

本

聖齋

如元日月朔視學巡狩則瞻拜一丁四仲太宰合樂則有祭以至登極則告進講則告儲節入學開經命講莫不有告天子如是公卿大夫莫不如是從政入講似亦無待於天子命之矣然而三令五申繫亦不示則其命之也豈不為宜此漢

高祖元成宗齊文宣明太祖皆善於尊聖崇道也歟

元成宗大德十年初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秋八月用於廟祀又命翰林撰樂章○九月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惟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七月遣官闕里以太牢祭告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月更定大成樂十四奏三年置尚書宣

聖廟登歌樂。四年遣宦官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按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獨盡滅燭臺酒尊入地尺許無有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

附論曰大聖人天地同尊而邦寧以小人御祭在天之靈肯安饗哉後燭示戒非禮之祀可以鑒矣

元仁宗皇慶二年詔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十二月詔以董仲舒從祀。三年六月諡吳澄文正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九

聖齋

明太祖登極之初詔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左祀賢收右祀鄉賢春秋樹祀孔子廟庭

慶議明太祖詔建先賢祠左祀賢收右祀鄉賢春秋樹祀凡

祀須加慎審聽朕裁奪成化中詔分名宦鄉賢祠至世宗允

言官奏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未從奏章即立祠祀之萬

曆二年令撫按官查各處鄉賢名宦祠有不應入祀者即行

黜革卓哉大典行之有章而嚴之有紀凡評其義所以崇德

亦所以報功也如主祀乃孔子以孔子之德配天地而具有

功於天地者大於刪述六經後之學者必於六經之道躬

而行之聞而明之然後得與於社祀可也即不然如祭法云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史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配饗從祀固不偶也社祀之

典豈偶然哉即不能如行修經明而祀之或有一二端之善

祀之宜矣若稽之無實強令入祀不幾與祀與相左哉況乎

是非在人耳目妄列祀所是愈彰其失也自庚議之凡天下

後世之入祀者當記其言行出處之實著之簡冊存於學官

一則不沒先達之善一則足為後學取法也願秉禮君子體

大典之義諒言明辯秉筆而著之豈可苟焉以從事哉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二十

聖齋

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親祀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詣曲阜致祭

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

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

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

時禮官言今宜定制以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於

國學以丞相行初獻翰林行亞獻國子祭酒行終獻從之

按太祖初定天下能數尊崇敬祀孔子於是歲開國有道之

治

二年正月遣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四年二月詔令新進士於國子監行釋菜禮。七月更定孔廟釋奠祭器禮物。

朱濂上孔子廟議畧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背東西面以後再拜稽首皆於西面爲几筵之在西也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先聖亦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禮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模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禮

理齊

雖無主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菴無設像之事開元禮亦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面開闢設先師神座於先聖東北席皆以莞則尚埽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菴祖官反音獲菴也。○古者瀆用皂臭合皂臭陰達於淵泉既瀆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合黍稷臭陽達於諸屋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簡乎。○皂人亮反。○燔迂勿反俱香草也。以秬黍醴酒以香草和之曰鬱合皂蕭蕕也生有香氣。○蕕女悅反與蕕同。○羶希經反。○蕕處良反。同香。○古朝觀會同郊

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其之火師監之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奚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宣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禮

理齊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不悖禮意也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制而妄列甚至有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欲短喪馬融之黨附勢豪亦廁其中不知其爲何說也。○廟初寺反差去聲次也。○祭也。古者立學專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甯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饗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各停俸一月

七年正月。凡上丁遇朔日。日食。庚仲丁日致祭。十五年四月。新作文廟。成以太平祭。五月。視學。釋菜。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於釋菜。

禮者曰。孔子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十六年正月。令祭酒朔望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請學行香。

大興縣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齊

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辰拜階下。郡縣朔日行禮始此。

十七年六月。命禮官議大成樂。令製樂器。

先五月。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因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人與樂判。然爲二。而用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宜詳求諸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肄習。可以復古。

禮樂疏云。古今樂之不相及也。教化盛衰。實本於此。今學校祀與樂器不具。子矜有白首而未請肄樂者。古者仲春合舞。

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時而天子親往觀焉。奈何今之有司。不以屑意。蓋以禮明樂著。必上行而下遵之。以共勸化。源誠盛典也。

二十六年九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式製造。始定樂用。歌。舞。用六佾。二十九年。定議以後遇登極。遣官祭告闕里。幸太學。行釋菜禮。永爲定制。九月。黜楊雄。進董仲舒。從祀。

先是待制王梓讓曰。漢儒從祀十四人。猶缺者董仲舒也。唐之從祀者一人。猶缺者孔穎達也。宋之從祀者九人。猶缺者

大興縣志卷之二

諸紀下

五

理齊

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也。漢諸儒完經翼傳。局於專門。惟仲舒號稱醇儒。所以告於君者。如天人性命。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至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功殆不在孟子下。苟況言性惡。揚雄事新莽。猶得從祀。而仲舒不及何也。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凡不本於是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也。何休注公羊。黜周王魯。王弼注易。專尚清虛。皆在祀列。何獨至穎達而遺之。聖人之道。或者著事功。或者著文章。用雖不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能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仲淹而已。首以

中庸按按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議論無不主於仁義也修與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世之淺者每目之以文人夫文以載道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自朱熹作五經四書傳註集聖賢之大成中更學禁德秀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為已任而聖賢之學復明真氏者大學衍義詩書記魏氏者九經要義皆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二人者當繼起而列於從祀可也又按聖孫孔伋故列鯉下曾參亦在哲後咸淳三年升配侑食父祀庶下聖道在明人倫而先自廢何以詔後世至行人司副楊祿復

諸紀下

七

理齊

請始黜雜祀董

附論曰子雲之學當時推尚後有韓子者出曰大醇陞長愈亦曰發明先聖之道似亦不失為學問中人也惜其有反駁頌禘之事而學亦無稱矣雖慶必不敢為之私諱嗟乎後世學者於一言一行之間安可不致謹哉

明太宗末樂四年三月視太學謁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

將視太學命禮臣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明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自先聖至配哲兩廡俱用太牢。十年四月以吳澄從祀

明英宗正統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二年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九年春新建太學成臨視謁先聖釋奠

明代宗構位景泰初遣侍讀詣闕里祭告

明英宗復位天順元年遣於事中詣闕里祭告

明憲宗成化元年登極遣吏部侍郎詣闕里祭告。三月視太學釋奠先聖。三年正月詔國學鄉學俱增六佾為八佾加邁

大成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七

聖

豆各十二仍遣兵部尚書商輅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

詔祔祀改稱名宦鄉賢分祠祀之

明孝宗弘治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仍幸太學釋奠用太牢加幣改分獻為分奠。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宋或荀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於是少詹程敏政議曰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鄒陽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不拘儒者之節前後生徒後列女樂劉向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書上言黃

金可成鑄作不驗所著洪範五行傳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衍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著易專主老莊范甯為豫章太守彈劾免官何休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註風角經班之於莽經論語載聖仕九江太守身為賤吏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昭纂魏之勢心成肅為世臣坐觀成敗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查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昭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皆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聚而不正之人使安養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

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是哉其禍偏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其所著亦未能以登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漢唐以來當預者甚多臣愚乞將鄭衆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歸罷祀鄭元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得其傳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子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嘗得其實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又多遽瑗林放申枹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不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枹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枹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重祀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蟲豸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冊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之誤如申枹申黨者但不可考臣以為申枹申黨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

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璩放一人不可無祀乞祀璩於衛祀放於魯或附於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乖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況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以程子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有楊所及若粹經之類皆非其然則程子宜私於通耶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真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晉魏諸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而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

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著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歿也反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為瑗無著述元之許衡亦無但其身教之懿誠有不可偏廢者又言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饗坐於堂上而顏曾思之父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乃今使子坐堂上父坐堂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自古至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饗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傳始得其幾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瑀首識周濂溪於數椽中薦以目代

而又使二子從遊朱松以子託胡籍溪而得程子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閑其歷官行已俱有聲稱。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請獻公朱松從祀啟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卽議不從祭酒謝錫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者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熒燼賴諸子拘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

本朝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廿三

理齋

盡廢於是從祀成仍其舊云。慶寬程篋敬疏不能不識其言之過也。理學昭明固有程朱蔡胡諸儒然不得前儒為之纂述則亦何自而明哉。況說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無過容可照乎。卽王弼杜預輩似亦未可輕黜。況乎戴聖蒙不白之愆而誤黜。曾思并配饗在宋咸淳中而誤稱唐且也。吳照顏秦遂林使遠聖人之宮牆又何罪哉。以此觀之卽啟聖祠及后蒼王通胡瑗之議亦微前八論也。豈其真有卓見哉。

八年八月以宋儒場時從祀。十二年廟災遣侍讀李傑詣闕

里祭告。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詣闕里祭告。

明武宗正德元年登極視大學詣孔子。

明世宗嘉靖元年登極遣吏部尚書喬宇詣闕里祭告仍視太學詣孔子廟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釋奠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車。九年十一月釐正祀典服皮弁詣先聖廟用特牲釋奠國學十簋十豆府州縣八簋八豆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六佾文舞配饗從祀及啟聖祠分奠用酒脯仍遣官致祭於南監及闕里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罷內臣朔望降香詔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本朝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卅四

理齋

孟子十哲及諸賢稱先賢其子先儒稱先儒某氏又詔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祀聖父遷祀顏無繇曾點伯魚入祀孟父四人配饗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復幸學罷祀中堂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四人改祀於鄉林放遷瑗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七人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

慶按是時張璠疏題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黜祀公伯寮秦冉顏何申黨之罷祀遷瑗林放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之祀於鄉后蒼王通胡瑗之入祀啟

聖祠之正配。從祀俱祖程敏政疏為文。又題吳澄蔡元定。歐陽修三人疏曰。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而君恩而不取。昔人謂尊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乎。如是而從祀。臣不能無感。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綱目通鑑。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皆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考所著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

宋史趙志卷之二

諸紀下

書五

理書

析詳說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瑚衛聖道之功。蘇軾曰。學者以韓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得歐陽子。其學推韓孟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尊師。二人皆宜從祀。又云。八佾十二還豆。乃天子禮樂。孔子肯安然饗之乎。疏上從之。

項安世曰。郊祀以祖而配天。功在一代者也。大社稷之祀。功在養民者也。其遵豆舞侑。皆與祀天同。夫子功在萬世。饗配天之禮。孰曰不宜。如以位則六佾亦僭也。若以德則八佾非泰也。張璠去王爵。易木主。祀叔梁紇。皆諸儒已陳之議。惟發

遵豆侑舞。乃其已說耳。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乃謂璠之為此言也。著師之不取與。君抗也。斯諒心之謂矣。

慶按祀典考。太倉王世貞曰。先儒之黜漢儒。漢于介紙矣。未黜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得其義乎。若盧師等復其祀於學。而制向輩專其祀於鄉。可也。然不特鄉廟服祀當復其祀。即創賈杜王諸人。與夫張禹趙岐。似亦不可不祀者也。尚有議者。八佾不真於廟庭。終為大典之正。彼之君子。豈可隨聲潛夫。董懋恭諸人。而不為之復也哉。

宋史趙志卷之二

諸紀下

書六

理書

侯復顏子何議

史記載孔子之言。有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家語少顏何止載七十六人。若唐司馬貞素。隱曰。史記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玉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七十六人。及讀史記。顏何字冉。素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始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特缺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真卿自叙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學士陶穀贊顏高曰。顏氏一宗八人在焉。宋侍郎文顏撰何贊同。角

顯八顏道亞十哲八人之中顏何與焉去何則是七人非八人矣陶艾之言姑不爲憑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嘉靖九年引程敏政之議曰家語不載族史記誤書秦罷其祀乎何日得復其祀以是七十七人之數而全顏以八人之賢哉

俟復秦子冉議

孔子弟子家語七十六人史記合顏何爲七十七人家語無公伯寮秦冉鄒單三人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此家語少公西與縣亶原桃公有定公夏守

俟復遠瑗林放議

遠瑗生平在孔子數言而左傳說苑又皆稱之故朱文公曰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尤輝宣著又曰出處合于聖人之道當時改祀以爲孔子稱爲夫子必非及門之士

林放於出處間雖未著聞觀其問禮之本片言居要蓋有見於當日繁文之盛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得其中故夫子大之其補救之功豈止一時爲然哉即言而功著即功而德亦見矣當時改祀以爲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於弟子列然二氏者祀於齊較通祀孰得耶列於大聖人之側較不祀又孰得耶宜準左丘明之祀列諸先儒祀於鄉爲安

祀與黜祀議

從祀祀於孔庭皆非偶也而備集十德功言者邇得而祀之然而不盡若斯也德爲尚矣立德在一身而立言又關天下古今之重通祀之宜矣立德在一身而行事足爲天下後世所法通祀之亦宜矣立德在一身而其功雖無補於天下後世或於一方爲有濟或於一事爲無憾祀於鄉宜矣不必立言亦不必立功而隱約終身於道無失祀於鄉可也德不必邁於人而言則足以傳道通祀之亦可也德不必邁於人而功則著於一時一亭祀於鄉亦可也蓋祀之義崇德報功維風化淑人心也必其學與行良名與實副而後求其著述六經明道之功始從祀之乃爲傳道也下此不必有

聖皇道而功亦堪述始得與於附祀不然則楊雄之亂道也雄以性為混於善惡賦反駁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附王莽非亂而何不然則荀況之叛道也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孟父子思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非叛而何又不然則王安石之廢經滅德也安石廢春秋經筵不以進講科目不以繩人廢儀禮不課士於當時不傳習於後世世之叛經僭經者有矣未有如斯廢經者也且也以天變為不足畏祖宗為不足法人言為不足恤忘於綱常而滅德甚矣非廢經滅德而何之三人者為奸黨附會而以權勢竊祀將欲併

之而愈揚其非將欲榮之而愈增其誚不時是也荀揚之祀

主於王珪安石之祀主於蔡京珪也京也在當時欲以一口

齟齬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口口相繼容得以非為是哉

是非昭然當不獨為三氏斥而珪京之可斥者較尤甚矣何

則其題祀者蓋助亂也助叛也助其廢經而滅德也

慶按禮樂考渭南史記事議云三禮之功推高堂生河間獻

王然高堂生僅傳十七篇獻王則六十一篇凡周禮禮記儀

禮備在即周禮缺冬官一篇輒以千金購此其人豈易得哉

高堂生祀矣而獻王未祀誠為缺典或以其為王耶吾夫

萬世帝王師獻王寧不願附於七十子之列乎至大戴小戴慶氏三家竝立於學宮聖祀從來矣嘉靖九年以前漢何武傳載有戴聖九江太守罪狀議黜瞿待詔備考前史志乘聖未嘗為九江太守且大戴禮中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此聖未為九江太守之證也其誤德為聖明矣至樂經久亡而所存樂記一篇先儒皆以為公孫尼所作尼雖家語未載實為孔子弟子先儒亦雅言之矣愚以為獻王公孫尼宜祀戴聖應復其祀或祀於其鄉姑言之以俟典大禮者詳訂於異日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詣太學釋奠孔子○三十二年二月安奉

孔子顏子於文華殿東堂

明穆宗隆慶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仍詣太學○五年八

月詔以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諸儒乃許稱子

明神宗萬曆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四年幸太學釋奠

○十二年詔以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嘉靖中言官屢請祀獻章守仁至是祭酒張傑請並祀居仁

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太學士申時行等主祀守仁大

畧謂謬皆守仁獻章者謂各立門戶近於禪學夫孝友出處

如獻章祭節文章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今試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請並祀從之

二十二年以周惇熙父周輔成從祀啟聖祠○四十二年以宋儒羅從彦李侂從祀

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疏請從祀侍讀學士何宗彥等議曰稱道貌者必曰孔孟稱道術者必曰程朱然孔子有曾子子思相繼而後孟子接其傳程氏得羅豫章李延平相承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入廟崇祀列揚時之下

朱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四

理齊

從之

明嘉宗天啟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

明懷宗崇禎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十四年釋奠孔子於太學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釋奠奏樂如儀

先三日國子監祭酒趙汭馬畔李興棠等集諸生及執事

晏倫堂演習拜舞二十二日昧爽

聖駕臨雍下輦易禮服入廟行三拜九叩頭禮文武官三品以上

及詞臣皆從釋奠奏樂禮成登輦至晏倫堂升

御煌祭酒李興棠進講尚書帝堯篇司業單若魯進講大易天行

健篇前一日先遣行人張九徵召衍聖公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臨雍行釋菜禮

朱子通志卷之二

諸祀下

四

理齊

李之藻曰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公十七年蓋家世數百載矣暨漢高祖起一造其堂嗣後代有崇廢尊親弗替以至列爵逮乎門牆崇祀遍夫膠序至尊大昕而秩節元嗣執事而臨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者未有易

世祖章皇帝諱晏安民歷今

皇上興學立教知人善任輕徭薄賦善政多端四海群黎永享治平之福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釋奠奏樂如儀

先三日國子監祭酒姑兒馬呼李興榮等集諸生及執事於

晏倫堂演習拜舞二十二日昧爽

聖駕臨雍下輦易禮服入廟行三拜九叩頭禮文武官三品以上

大虞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聖

聖齋

及訓臣皆從釋奠奏樂禮成登輦至晏倫堂升

御帳祭酒李興榮進講尚書帝允篇司業單若魯進講大易天行

健篇前一日先進行人張九微召行聖公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臨雍行釋菜禮

李之藻曰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公十七年蓋寥數百載矣

暨漢高陽起一造其室嗣後代有崇奉每親弗替以至列爵

連平門瞻崇祀過武庫序至尊大昕而秩節元副執忠而臨

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者未有焉

張安茂曰特牲饋食禮疏云古者釋奠施於山川廟社或施

於學至天子視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蓋開之四代之學先

聖者身禹湯文也先師者傳經之師也李之藻氏以先師為

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然無明文自天下通祀孔子而

身禹湯文之祀於學者廢以夫子固備百王之德也馬端臨

作祀稷先聖考而附於後今析稷謚祀饗為二所重固在祀

也

神遊孔子廟庭說

虞讀名臣言行錄諸書有云康齊吳與弼克菴陳還刺夫陳

大虞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聖

聖齋

貞歲一舉羅倫舉渠周瑛楓山張懋吉士鄒智虛齋蔡清月

峯曹端東白張元禎定山莊杲仲軒黃仲昭涇野呂柟少墟

馮從吾二泉邵寶椒丘何喬新整菴羅欽順皆理學名儒宜

祀孔子廟庭其言鑒可據矣張允薦益州潘繼及吾鄉馬

林韓邦奇史記事諸公亦雅言之矣虞以為不特明時先達

為然舉如宋肥鄉李流子太初登進士第居躬端凝立朝

正大引君以議民務之細為古今不可多得之士是學問深

乎六經之奧者姑蘇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朝任至資政殿學

士卒諡文正其立心正大學主乎誠為政忠厚所至有恩其

才不僅可為一時之名臣也。史稱所學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憂後樂。所為必盡其力。皆聖賢事業。自壁無瑕。為本朝人物第一。蜀人李燾字仁甫。登紹興進士。學術名節。知名海內。尤精易與春秋金華。金履祥字仁山。為宋進士。學問博通。進退適道。隱居著書。以淑後人。著大學疏義。中庸標註。論孟考証。尚書表註。有功於吾道者多矣。泰安胡瑗字世甫。明正德戊辰進士。由翰林檢討。歷官戶部侍郎。其學明性道。著書甚富。文歸六經。詩準四始。務期希聖達天。淑世誨人。尤欲正五禮。以昭明於世。著述中。所藏龍馬自然二圖。得朱子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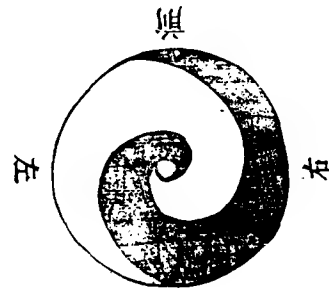
大藏龍志卷之二 諸紀下

聖

聖齋

傳之秘。實於道源窺及其奧。至歷官清正。深明治體。凡講學勸農治水。平賦理財。振軍糧。善以非俗儒所能竟其萬一。吾鄉之志學入道者。蓋不乏人。若可泉公。非止為吾鄉表見也。即求之天下。未易多得。凡茲數賢。以之蹟。從祀各為無憾。而尚未易得焉。若夫士君子崇文守道。豹隱龍潛。於川巖之下者。亦止神遊於孔子廟庭間可也。

龍馬真圖即太極本圖



按胡氏此天地自然之易也。其虛陽也。天也。乾也。其實陰也。地也。坤也。而上下之所以分。其中虛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也。義皇之所以則圖而畫卦也。而天缺地陷。亦因以見焉。

大藏龍志卷之二

諸紀下

聖

聖齋

龍馬自然圖



按胡氏此有太極函易。易函八卦自然之妙。所由以畫者也。實萬世文字之本源。造化之樞紐也。胡氏曰。二圖世傳蔡氏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知之。

賜田給役免役通記

慶按賜田給役所以崇德報功也崇報之典併奉祀者為公為尹為學博且榮及於後裔然朝廷設官有額而崇報之難

周必也優恤免役則支餘盡沐膏澤矣故通記之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故宅置守祭廟百戶

漢元帝初元元年詔以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東漢桓帝元嘉三年置百戶卒史一人掌禮器○永壽元年勅

聖母顏氏望配元官氏家皆聖族之親免其邑中繇發

東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太康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聖

聖

魏文帝黃初元年以魯縣百戶奉孔子祀又置百戶卒史以守

衛廟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蠲墓側五戶以宰酒掃植松柏

後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十一年給廟戶二

十以奉祀饗

唐高宗乾封元年復勅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睿宗太極元年詔取側近三十戶以供酒掃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復給近墓五戶○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酒掃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酒掃戶五十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酒掃陵廟戶五十

後周太祖廣德三年以廟側十戶為酒掃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勅增十五戶

云二千戶○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章廟復給十戶○天禧三年勅兗州府差兵士四十八員

察一人守護巡宿本廟仍委轉運司於轄下有衣甲軍器歲約

度支於本廟

太康通志卷之十一

諸紀下

聖

聖

宋仁宗慶曆四年勅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酒掃

宋神宗熙寧中 new 法行止給酒掃陵廟戶三十人看戶三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勅將原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

頃元歲時祭祀殿庭簾幙及修葺廟宇又賜田一百頃使其家

招人耕種仍勅依舊法差酒掃戶五十看林戶五人

宋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官田內撥五頃以奉祀事

金熙宗天眷元年六月賜衍聖公田五頃以奉祀事○皇統二

年詔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仍勅免孔氏子孫賦役○五年續給地六十

頃房屋四百間。太和元年再撥地六十四頃助釋奠。

元太祖九年給洒掃戶一百又勅孔氏子孫大小差役一槩蠲

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給洒掃戶二十八。五年賜田五十頃。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

明太祖洪武初勅祭田洒掃戶依前代例。七年二月詔免孔

氏子孫差役荒蕪田土悉蠲免。

明宣宗宣德中命戶部踏勘五屯佃戶共存五百全戶計二千

丁遂爲定例。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兗

理齊

明英宗正統元年六月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免

差役。

明代宗景泰間顏廟孟廟除舊洒掃二十五戶今各撥一十戶

明武宗正德二年勅孔氏稅糧盡行蠲免。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詔給曾子廟田四十頃墓田十頃洒掃戶

十。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又增曾子廟洒掃戶十

二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目錄

禮有情文考 慶恭著

附論一 附慶論一

歷代帝王謁見禮並服色考 慶著

慶說一 附慶說一

國學公卿大夫謁見禮考 慶著

歷代帝王曲阜林廟祀禮考 慶著

歷代帝王朝祀禮考 慶著

歷代帝王國學祀禮考 慶著

曲阜廟林祀禮考 慶著

國學禮制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鄉學禮制考 慶著

附慶說一

歷代欽定祭器考十一條

堂上祭器 慶說一

高案考 附慶著陳設衆說

坐褥圖

坐褥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站圖

站考 慶著

登圖

盤考 慶著	銅圖	銅考 慶著	簠圖	簠考 慶著	簠圖	簠考 慶著 附慶說一	邊圖	邊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豆圖	豆考 慶著	邊巾圖	邊巾考 慶著	組圖	組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燭臺考	祝版考 慶著	鼎考 慶著
									二									
									下齊									

爐考	沙池圖	沙池考 慶著	堂下祭器	雲雷尊圖	雲雷尊考 慶著	象尊圖	象尊考 慶著	犧尊圖	大成通志之三 目錄	犧尊考 慶著	壺尊圖	壺尊考 慶著	太尊圖	太尊考 慶著	鼎尊圖	鼎尊考 慶著 附慶說二	山尊圖	山尊考 慶著
									三									
									理齊									

香考 慶著

燭考 附慶說一

庭燎考 慶著

敬考

挂燈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目錄

六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金臺羅 森約 補訂

上谷劉 斗耀 補訂

古成紀楊 慶有慶 附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 附參閱

禮有情文考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一

理齋

鄭氏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流人者，陰氣虛，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禮，齊虛，樂，損盈，並行，然後陰陽平，性情和。此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附論曰：陳氏以爲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之之，然後祭，即是而思之，暗拜祭饗，對越神明，期於聖賢來格來饗，而進退周旋，皆審品數之間，恭敬玉將，盡志盡物，所固然也。然而不特是也，必思乎人平日立心行事，所以不如聖賢者，爲何。

而所以至於聖賢者又為何當不止於春秋二仲月朔弦望不敢稍放其心。即動靜語默。全影夢魂。無不自存其心。而後不對聖賢而如是。對聖賢而無不如是也。我之心與聖賢之心一。又何患聖賢之不來格哉。是以考禮樂之文而先志乎禮樂之實。試得乎禮樂之實。又何不可以詳乎禮樂之文也。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與。

歷代帝王謁見禮並服色考

慶按禮制詳載瞻拜紀中而此復以類存其各云。

帝王謁見孔子之禮。慶覽史至南宋孝文帝。有曰親行拜禮。迨後

太康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二

理齋

周高祖。詣曲阜廟再拜。登墓再拜。宋貞宗。謁曲阜廟再拜。仁宗。哲宗。徽宗。謁國學再拜。迎曰太祖。議定見先師禮。不可減。於是行四拜禮。歷世因之。以為定制。即漢唐以來之禮。未見諸書。而太宰親祀。拜可知矣。至如宋貞宗入孔林降輿。高宗謁於國學。止駕於大成門外。步入步出。明世宗。釋奠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車。我

本朝

皇上臨雍下輦。尊師可為去矣。況前代輓袍謁見孔子。明成祖議定見先師必服虔章。

本朝

皇上易禮服入廟。殆度越前代者哉。

慶按皮弁之制。冠以白鹿皮為之。服用十五升之布。又必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總之服之潔而貴者。壺幅曰積。

國學鄉學公卿大夫謁見禮考

漢高帝。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元成宗。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北齊文宣帝。制國學祭酒以下。郡學博士以下。月朔晨拜。明太祖。勅每朔望。府州縣長吏以下。詣學行香。亦歷世因之。此卿大夫謁見之禮也。

太康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三

理齋

歷代帝王曲阜林廟祀禮考

自西漢高祖以太宰親祀孔子。以顏子配。東漢光武帝因之。後魏太武帝。唐高祖。宋貞宗。明太祖。皆如之。以太宰祀及七十子。耆自東漢明帝。章帝。安帝。始祀及聖父。自宋貞宗。始登極遣官祭告。自明太祖始歷世因之。定為常制。此帝王降尊以禮先聖於曲阜者也。

歷代帝王朝祀禮考

東晉穆帝。講孝經通。設孔子座於中堂。釋奠。孝武帝。又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明世宗。奉孔子於文華殿。皆特典也。

歷代帝王國學祀禮考

自北魏明帝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晉武帝祀及七十子六朝隋唐金元明或以太牢或以備牲莫不祀之

本朝

皇上臨雍行釋菜禮至於天子登極與開講則有釋奠太子入學與講經則有釋奠甚至將講經於天子先定經於聖廟則亦釋奠帝王之崇聖者益見矣

曲阜廟林禮制考

詔自晉武帝四時備牲三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明帝又重勅

太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理齋

之遂爲常制後漸增加祭品崇以樂舞愈昭其盛

國學禮制考

帝王親祀而外又有每歲春秋二仲上丁日釋奠之制自北齊文宣帝始至隋文帝增爲四仲釋奠追唐元宗復以二仲之日釋奠明太祖詔仍之又制定每月朔日祭酒以下行釋菜禮視北齊加隆其行禮之制唐太宗頒之則曰皇太子行初獻禮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明太祖頒之則曰丞相行初獻禮翰林行亞獻祭酒行終獻明世宗始暨啟聖祠二仲上丁日子夜釋奠祭酒以下行禮歷代因之此國學之禮制也

鄉學禮制考

鄉學之祀亦遠矣而春秋二仲之上丁日府州縣學皆得釋奠自隋文帝始歷代因之至明太祖又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其行禮唐制守令行初獻丞佐行亞獻學博行終獻明制守令行三獻禮於先聖後聖宗聖神位前丞佐學博分行三獻於述聖亞聖左哲右哲左廡右廡神位前凡倚郭之邑縣令是日隨祭不能親祭則於次日行釋菜禮又啟聖祠祀典於丁日三更行之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也行禮佐貳縣正爲三獻外縣惟學博行之名宦鄉賢拊祀迎神送神各再拜進帛太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五

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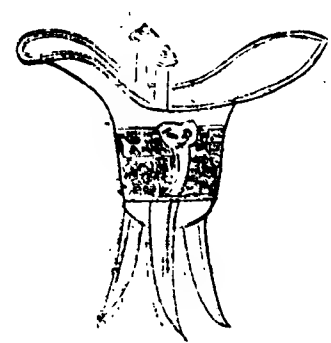
三獻爵讀祝皆立惟主祭官行禮此鄉學之禮制也

慶覽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云始教學者入學之始也有司求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則凡入學告廟禮也近世止爲調拜似太減矣侯司大禮者裁之

歷代欽定祭器考

唐高祖制國學祭先聖先師蓬豆各十簋簋各二盃銅俎各三從祀諸賢諸儒蓬豆各二簋簋各一州縣學祭先聖先師蓬豆各八簋各二凡祀先賢先儒同國學

五代唐明宗勅諸賢釋奠各設邊豆各二簋簋酒爵各一	宋貞宗詔釋奠先聖先師各設邊豆各八簋簋俎爵沽酒尊各二盞洗簋燭各一從祀諸賢各豆二邊簋簋俎爵燭各一	宋徽宗頒堂上禮器一付於闕里	宋高宗詔釋奠先聖先賢各加銅鼎三登一後又加邊豆十二豆十二從祀諸賢每位邊二簋簋俎爵各一十年增邊豆各十二元世祖詔釋奠先聖先師增俎八犧尊象尊壺尊各六太尊山尊著尊各二從祀諸賢增邊一象尊一	明太祖更定釋奠祭器禮物	大藏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六 理齋	明代宗景泰初兩廡每位增俎一	明憲宗詔國學鄉學俱加邊豆十二	明世宗釐正祀典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照國初制用十邊豆十豆天下府州縣用八邊八豆	堂上祭器	慶按禮器在周禮春官所司燭以千盛美也哉文廟鼎彝視周官業已咸稷若局於難製作又加咸稷豈能成禮況從來文廟禮樂諸集多不分堂上堂下禮器因詳諸器而別為序云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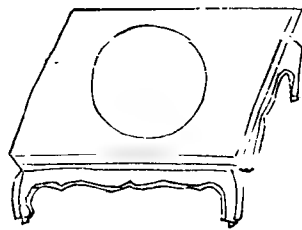
圖		爵	大藏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七 理齋	高案考 明太祖洪武四年詔云孔子高座而祭物陳於座下弗稱其義於是定為高案。○牲案庶羞幣諸案皆令足用備整齊者預為洗滌。
		此係坐爵		

爵考

爵門為爵之小者名爵取小為貴象其形以為酌器謂其能
而不滿於酒以高微焉。說文取其鳴節足也。爵曰坐以其
算於案而不灌也。釥金為之其形圓腹兩柱三足雙耳侈口通
柱連腹高八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洞二寸九分深三寸三
分有流有鑿其數一百三十九用以盛酒此坐爵也。臺侯侯
夏按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尊周以爵。爵之尊皆飾以
玉。上爵也。爾雅。無小者為琖。上而淡爵象雀而尊有耳今
之爵制兩旁有耳使飲不盡戒其盡也。又有瑞爵散爵廣爵
宋應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八 聖齋

足爵。總爵之名。玉爵。太牢少牢之所贊也。散爵。加獻所用也。
廣爵。無足上爵。無案。總爵口足有案古者宗廟之器小者為
貴。上者獻爵。賤者獻散。一升曰爵五升曰散。自唐以後釋其
具以爵。瑞。祖祫天字。若亞反。俗作年。總伊昔反。

站 圖



宋應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九

聖齋

站考

古者爵有承豐施於射曰豐施於祭饗曰站。上置爵也。或曰亦
以承尊。範金為之或以木。形若孟架。方外圓內。縱廣九寸二分。
漆赤中。其數一百三十九。

登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

理齋

登考

登與登不同。登降用登。登豆用登。夕卽肉字。夕卽手字。登者執而登之以實太羹。謂時祭肉於豆之義也。其器古以陶。爾雅曰。瓦豆謂之登。唐書作甗。儀禮作鏹。則亦以金。今故範金爲之。其形類豆。中小而首尾大有蓋。通高一尺四寸。一云一尺二寸。口徑七寸七分。腹徑六寸六分。足徑八寸一分。其數用六以盛太羹。

銅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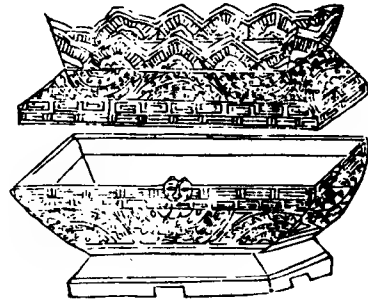
十一

理齋

銅考

古以陶器。後世範金爲之。形如仰磨。其形腹大而頭圓。尾平。上覆以蓋。上齊於口。上旁綴兩耳。並有螭頭。蓋施三紐。下有三足。跨立。通高一尺三寸。口徑八寸一分。腹大一尺一分。以下形漸歛。其數四十三。用盛和羹。

圖 簠



本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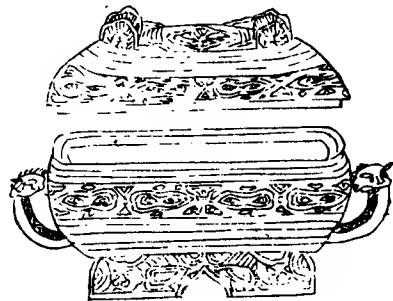
十一

理齋

簠考

簠古陶器後以竹木合範金為之其制外方而內圓其形首尾大而中小上覆以蓋深七寸二分一作高七寸深二寸濶五寸一分一云濶八寸口徑六寸底徑五寸二分腹徑長一尺一寸厚八分有益有紐其數五十四用以盛黍稷簠也車走二音義同

圖 簋



本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一

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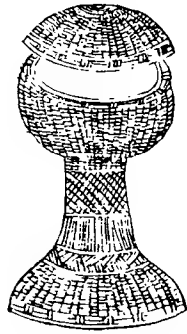
簋考

考工記旄人為簋以瓦為之故堯舜時瓦簋而先儒以為祭天地之簋用瓦宗廟之簋用木後世範金為之其制外圓而內方其容受如簠高一尺一云高六寸七分厚半寸唇厚一寸腹徑長七寸九分口徑五寸二分底同兩旁有紐四隅微稜如雲狀上覆蓋微大於口深二寸二分一云深二寸八分濶五寸其數五十四用以盛稻粱簋也古委反旄妃兩反

慶按禮疏云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琖周曰簋蓋刻木為之釋文曰周人飾以金玉受一斗二升正義曰方口簋圖曰簋也

據外而言釋文曰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關里誌同
正韻諸書形與上反蓋形制雖異而容受同也儀禮曰簠簋
敦之蓋皆象龜形又曰敦盆會匕即蓋也李之藻曰中縣以
朱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縣虛尤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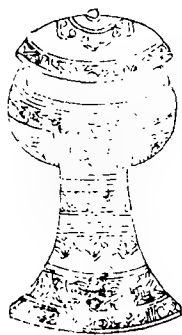
圖 邊



遵考

遵古竹器亦名簋角祀周公以雕簋鄭注云遵屬也以竹為之
而雕刻飾其直口有藤緣今範金為之仍有竹形橫豎有直文
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邊是也通足高五十九分口徑四寸九
分上為腹徑一尺中為柄亦一尺下為足徑五寸一分上深一
寸九分一云一十四分覆以蓋與口齊合上唇共成一圓首容
四升其數二百一十八用以盛水土之品簋除機難產二變又
與撰同

圖 豆



豆考

明堂記曰夏后氏以楬殷王豆周獻豆方氏曰楬豆以木爲柄
王豆於楬之上飾以玉獻豆則疏刻之然王后薦王豆則周亦
用王豆矣毛氏曰豆當作斗豆卽古斗字古多以木爲之故爾
雅及鄭氏皆以木周人以瓦呂氏攷古圖說及政和之間以銅
其足名鎡中央直者名校鄭註祭統云校中央直者鎡足下跗
是也高一尺足俱徑一尺校徑二寸容四升膚蓋俱如邊數
盛同豆與簋同構在賸又音僂入聲獻系何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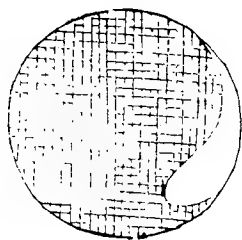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六

理齋

圖中



簠簋考

以綌爲之圓幅元表纁裏周圖量簠以竹爲匡而綌冒焉古
以覆簠特牲禮簠中以綌纁裏聘禮竹簠方元被纁裏有司徹
簠有蓋纂則簠巾之用非一亦於簠豆簠簠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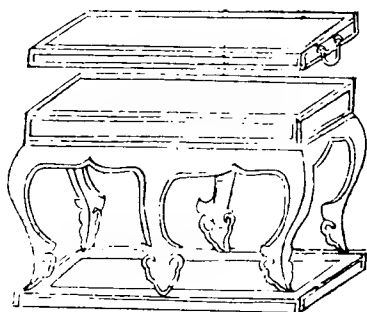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七

理齋

圖



俎考

俎從父象半肉形在且上且音壯所切與俎同音後人加半肉以別之俗作俎非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殷以楫周以房俎又曰大房陳氏曰斷木為梲有虞氏未有文飾斷木為四足而巳巖者俎間有橫木禹為雕俎黑染其外而朱畫其內以致孝鬼神漸趨乎文矣梲者梲屈其足則愈文矣周人足下加蹄七足背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魯頌遵豆大房是也周公廟用梲巖魯公廟用大房兼四代之制也古俎形如几長一尺八寸廣八寸高八寸五分有足無蓋以載牲體列遵豆間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大

理齊

今文廟禮樂諸書長三尺闊二尺三寸高二尺七寸朱漆兩端中以黑漆有蓋七加二環祭則舉環去蓋其數一百三十有二用以盛牲梲苦管及巖居月反楫居許反梲乃教反折也

慶覽禮樂諸書謂俎之高與大俱非古初之竟然禮時為大宜次之古者席地而坐埽地而祭俎高僅有數寸近世奉以高案則古昔數寸之俎非時矣古者牲必分體近世有分體又有全牲則俎合大小而用之亦宜矣

燭臺考

以銅為之或錫或木亦可高低隨燭大小重盤三足以耐燭

祝版考

周禮大司馬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禮運曰修其祝嘏以降上神是也宋制長一尺二寸廣八寸有座梓楸木或柏木為之

鼎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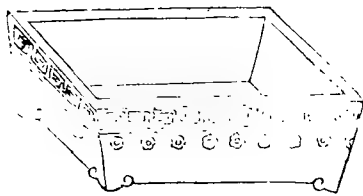
古制不一範金為之用以為和五味之寶品今用以焚香或方形兩耳四足或圓形兩耳三足徧鑄雲雷文高廣隨宜數計壇為之闕里誌云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則專用方

爐考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十九 理齊

範金為之古制不一圓形中束兩耳三足素質無文高廣隨宜

沙池圖



沙池考

古人祭必設茅沙池。飲之酒灌以降神。祭畢覆沙瘞所而掩之。蓋盛沙用器。沙池是也。範金爲之。其形用方。上舒下斂。通高四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一尺。深三寸五分。數如壇。

堂下祭器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二

理齋



雲雷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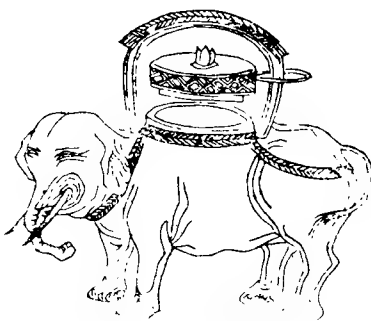
古陶器或刻木爲之。雖非四代之制。傳自漢唐久矣。今範以金。其形腹大口足各侈。其口飾以螭首。兩旁有耳。古者篆刻雲雷字於腹。後世盡爲雲雷。取其奮豫。雲取其濡澤下施。通高九寸八分五釐。深七寸五分。脰高三寸。脰下橫徑九寸。口侈六寸七分。足高二寸。徑四寸。其數六用以貯初獻酒。尊。宗廟用。螭尾鄰及螭抽知天似蛟無角似龍而黃。又正字云似蛟而黃似龍無角。較上注似近之。脰大透天頸也。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一

理齋



象尊考

範金爲之，周尊也。古者畫象於腹，或云以象骨飾之，一曰飾之以象鳳凰。金鏤作象形，通足高九寸八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後有紐，以便開闔。蓋廣九分，穴口徑二寸二分，深四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壁形，高二寸九分，紐繫耳上，通長一尺二寸七分，廣三寸八分，受三升三合，其數八，用以貯亞獻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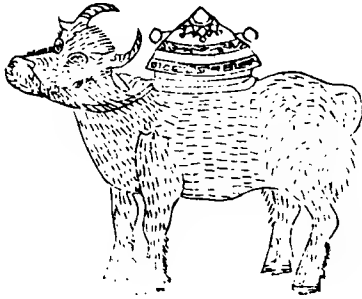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二

理齋

圖尊儀



犧尊考

或作獻尊，獻讀爲犧，範金爲之。古者畫牛於腹，取犧牲饗用之義。後世通作犧牛之形，取純而不雜也。一曰飾以翡翠，蓋周尊也。通足高九寸四分，一云六寸一分，頭高二寸一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二寸二分，上覆以蓋，前有紐，以便開闔。蓋廣二寸，穴口徑二寸四分，深三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壁形，通長一尺三寸，廣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其數六，用以貯終獻酒。獻尊之獻，虛宜，桑何二切，蕝芳未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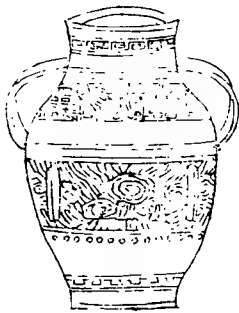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三

理齋

圖尊壺



壺尊考

古陶器。今乾金為之。其形如亞。脰飾饗饗。腹著風雲。所以示有節止。而又明其福澤之及時也。通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有耳無文。其數六。用盛配酒。饗他刀友。饗他結反。貪財為饗。貪食為饗。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饗饗。後人取義為貪獸之形。俗傳龍生九種。此其一也。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苗

理齋

太尊圖



太尊考

太記從泰。太尊有虞氏之尊也。用瓦。所以貴本尚質也。其形腹大。脰小。口侈。角約。脰以螭首。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脰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其數六。用盛哲酒。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苗

理齋

太尊圖



罍尊考

古陶器。夏后氏之尊也。腹刻獸首於雲中。蓋南越有獸齒感雷而文生。以象禮之文。所容十斗之多。今範金為之。其形腹大而口足約。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足上欽下侈。足徑七寸九分。禮器罍以佐尊。其數四用以容酒。

虞按。今昔有大小之不同。古或用以享賓客。故容受多。今專為祭用。雖小亦宜。闕里誌無庶尊。當用以貯廩酒。

又按。祭器有罍。祀典諸書或曰。所容最多。用以佐尊。則酒尊也。或曰。受水盥器。則盥器也。考之釋文。以為酒尊。又為盥器。

本感通志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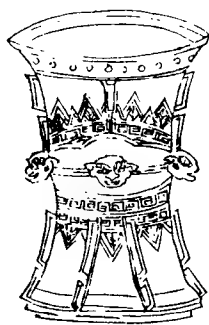
禮疏上

共

理齊

畫為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盥又取其雷震之威。以起敬也。以此二說。似所用皆宜。然周禮云。用尊皆有罍。酌酒以尊。而受酒則以罍。禮器云。罍尊在昨。陳氏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詩云。酌彼金罍。朱子曰。罍。酒器。刻為雲雷。以黃金飾之。以為酒尊。明矣。周禮六尊。雖無罍。然別有其說。當以詩禮為証。然則此為佐尊之器。而盛水之器。容得少乎。曰不然。文廟酒雖三獻。而神位衆。是盛酒之器。固不可少也。況乎禮備四代乎。至於獻官行禮。洗盥有兩端。當亦有二盛水器。以分貯水。俟洗祭器盥手。更別為兩器用之可也。說詳於後。

山尊圖



本感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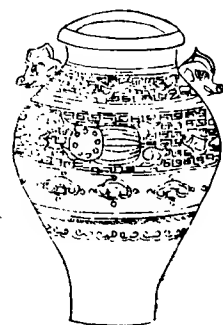
七

理齊

山尊考

或以為即雲雷尊。諸禮樂書有雲雷尊。復有山尊。範金為之。夏后氏之尊也。形似銀鉞。中束。上下直而侈。刻山雲。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闕里誌云。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則是腹大。容五升。其數二。

著尊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

理齋

著尊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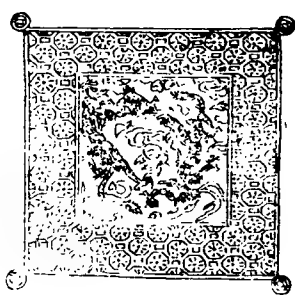
古陶器或以木今範金爲之商尊也形口足約而中博體質尚
齊著地而無足腹作麥龍盤曲之象腹刻雲雷回旋之勢腹兩
旁以鰐首爲耳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
分深八寸二分畫數八

禮按右二尊未釋貯酒何處當爲啟聖祔祀用可也

又按尊彝之名釋文以爲彝統大小之總名故曰尊彝周禮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有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
爲六尊鷄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彝爲六彝古者彝用以

龍霽圖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廿

理齋

裸故受二斗尊用以獻故受五斗鬯則助祭益衆故受一斛
尊不專爲堂下祭器明矣今專用於堂下非古初之制矣黃
鬯即黃目尊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也宋禁中黃目尊畫
龜於尊腹以龜日晷黃取以爲象雖魯倖反獸也似徧猴尾
長數尺未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裸與灌
同

龍纂考

一名畫纂。古以疏布。今用絳繒爲之。方幅。縱橫二尺二寸。中畫雲龍。四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三十二。以覆正殿啓聖尊。纂莫的反。繪慈陵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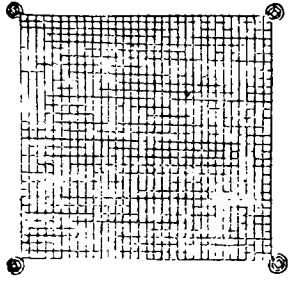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冊

理齋

青纂圖



青纂考

一曰疏纂。以白疏布爲之。方幅。縱橫一尺九寸。染以青。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一十二。用以覆廡尊等。

按周禮。纂人。祭禮以疏布。巾纂六尊。以畫布。巾纂六尊。李之藻曰。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巾疏布不畫。尚質也。六。以裸。施於宗廟。故巾畫布則稍文焉。宗廟之外。凡祭尊。彘及君尊。皆有纂。而冠禮聘禮。大夫方壺。士圓壺。則無纂。皆因尊卑有隆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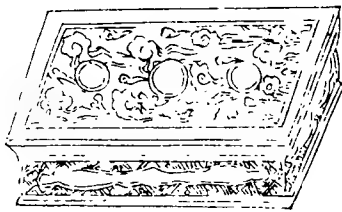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冊

理齋

松纂圖



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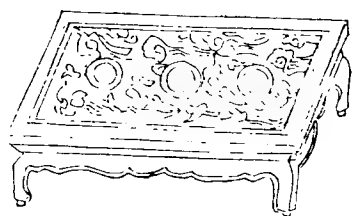
枌一名斯禁陳饌薦尊器也以木為之如案式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髹以朱中畫青雲氣淺若華為飾用承正位配哲尊枌於獲不羨雖呈及若田聊及

宋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聖齋



禁考

禁與枌同皆承酒尊之器禁者因之以為酒戒以木為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足高三尺髹以朱中畫青雲氣淺若華為飾刻其足為褰裳之形用承廡尊

張安茂曰今制有酒尊案高二尺七寸長五尺廣一尺五寸

面穴三孔橫板承於孔下以載酒尊所以代古之枌禁也

禮樂箋曰古者尊用枌禁形如方案穴孔以置尊若饌象皆

有四足則枌禁安施乎

慶按周禮用桑皆有尊下臺也所以薦尊爰也如今之

宋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聖齋

承盤然

酒尊案考

禮樂全書以木為之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長五尺又曰面

鑿三孔橫版承於其下以代枌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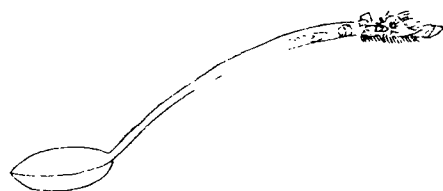
灌爵考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貯灌酒

拈考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承灌爵

圖 勺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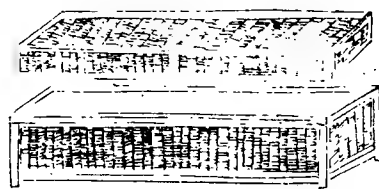
齒

理齋

勺考

所以酌酒實爵明啞位口是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龍勺
勺為龍頭取其藏淵也疏勺刻鏤勺頭今疏通也蒲勺刻勺為
龍頭其口微開如蒲葉承水而未微開取其生水也三者皆伯
勺柄禮器擇勺擇白木之有文理者用木為之古多以匏後世
匏金為之口廣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刻
龍於柄首數一十八勺樂疏瓦之聲反

圖 筐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五

理齋

筐考

筐適作區應劭漢志方曰箱楠曰筐爾雅箱狹長也或作筐又
方曰筐圓曰筐古以竹為之今用楠竹木為之長二尺八寸一
云一尺廣五寸深四寸是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深二十八分
髹以朱用實制帛其數二十精吐火反

爵帛案考

禮樂全書以木為之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長三尺
宜用諸器考

焚帛祝文儀禮子毛詩五經集解卷五禮記通宜製造

按祭器備及虞夏商周之制其敬禮先聖亦云至矣然其器以奉神明不惟臨祭當潔淨精詳卽祭畢亦不得草率收貯須洗滌適宜安置得所以全敬心可也

獻官自用諸器

按文廟禮樂諸書不特混盥器於祭器內卽盥亦不分盥爵盥手兩端夫祭所以崇德報功也慕先聖之功德而不慎其利用諸器猶之敬心之未篤至也慶故蒐輯古昔諸器制作別其爲盥爵盥手物事而於器之未備者借加補入以俟註制爲無憾云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共

理齋



匣考

古無匣字以也字爲匣後人加匚以別之士虞禮注水錯於槃中待牲尸盥禮匣水實於槃內蓋匣盛盥水也而槃則盥手也匱金爲之其形長而有嘴後有環高四十五分深二十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二分廣二寸八分容一升用以盛盥水匣延知及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世

理齋

圖 架 立 盥 盥



盥盤並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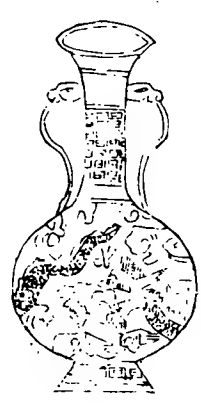
臨事而盥所以致恭肅也。盤以範金爲之，形圓而淺，大小隨宜。下置一架，體方有四足，高二尺，繪彩，採以漆。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記上

大

理



罍考

禮按古者洗祭器有貯水，挹水，承水三器。洗畢必盛棄水以祭。祀禮肅，不欲停汚於地也。而盥手無盛棄水器，似於禮未安。當增一罍，以爲盛棄水器。罍，餅之總名，其形侈口，長頸，圓腹，足以容棄水。罍於京反。

悅巾考

古者童子進巾，卽悅也。盥畢以拭手，白布爲之，長短廣狹隨宜。數從獻官分獻官各備全。悅，輟丙反。拭，施職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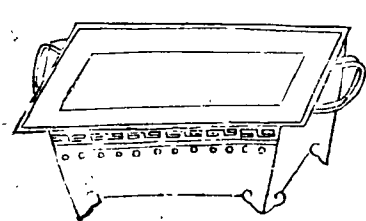
獻官淨爵諸器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記上

世

理



料考

料古以木爲之今宜範金爲之形如斗而橢有柄容水四升設於墀東以貯滌爵水料臚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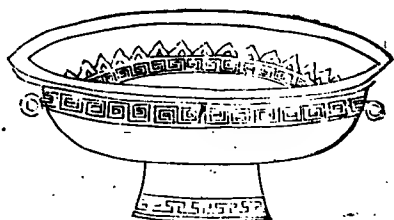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理齋

洗圖



洗考

洗周書自洗膳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膜以致其厚範金爲之其形圓而底約高八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一尺四寸底徑六寸兩旁無耳而有環中飾以龜魚一云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五寸設於墀東臨獻以洗爵洗爵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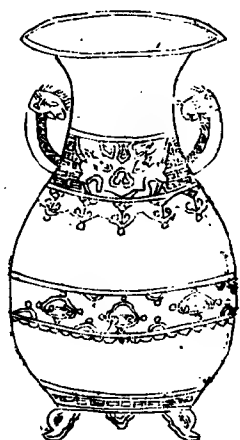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理齋

盥圖



盥考

周禮鬱人凡裸事沃盥而小祝御僕士師皆與盥事蓋祭祀之
歸備官乃爾士冠禮洗設於東榮鄉飲酒禮設洗於阼階東南
而盥水則設於洗東祭之時有盥以盛水有料以盥水而洗則
以盛棄水義取諸肅今更定盥為酒尊料以貯水洗以滌爵當
用盥以代洗形如罍而大脰左右雙耳繫於平天屋之檐也
其白酌也

悅中考

拭爵亦當用悅巾但須帛以別之

太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一

聖齋

臨祭然照

香考

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蕭
凡祭慎諸此陳旌曰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
燒之若今之香自百越始然欲用之須製造精潔乃可宜於鼎
蓋禮時為大也若古制尚不可少庶幾於禮宜矣齊建倫反腸
問脂也

燭考

正用大燭三食從位而小然於梁上

按宋源以秉炬為灋然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周禮司烺氏

凡邦之大事共慎燭庭燎注謂明燭以照饌樹於門外曰大

炬又壇弓童子偶坐而執燭少儀未有燭而後至似乎燭之

由來遠矣夫何賈之云

庭燎考

高樹炬火以昭明祀事樹於廟之壇墀及甬道門屏間郊特牲

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

十大戴禮云其百者天子禮然其制無考慕容氏所作以葦為

中心以布纏之鉛蜜灌之似今之麻燭始延知及說文朱蘇東煎

太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三

聖齋

也甬尹琰及巷道也

檠考

通以木為之柱高七八尺三足平項上攢曲木為棗形八角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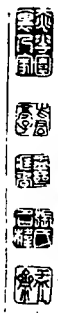
二尺橫徑近尺外敷以綯或紵籠罩燭光設於廟陛堂庭間

挂燈考

削木為方籠或圓籠中置釘簪上繫索以繩外蔽以縐或紙繫於

屋之脊間及柱及桷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目錄



真獻品物

中考 附錄一

書祝文安置考

酒考 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太羹考

和羹考 慶著 附錄二

采盛 慶說一

黍考

稷考 慶著 目錄

治考

梁考 附慶說一

庶羞 慶說一

形鹽考

烹醢考 慶著

鹿膳考

棗考

栗考

榛考

蒨考 慶著

炙考 慶著

黑餅考 慶著

白餅考

糗餌考 慶著

粉衣考 慶著 附慶說一

韭菹考

芹菹考

菁菹考 目錄

荀菹考

醢醢考 慶著 附錄一

鹿醢考

兔醢考

魚醢考

脾析考

豚拍考

醢食考

牲	修食考 附錄二 附慶說二
分體圖	
犢考	
羊考	
豕考 附錄五	
燔瘞考	
拜考 附慶說一	
三獻考 附慶說一	
本廟通志卷之四 目錄	三
飲福受胙考二條	理齋
釋奠釋菜考五條 三條慶著	
祭祀官員考二十六條 七條慶增補	附慶說二
祝文考凡四	
釋奠齋戒考 慶著 附錄一	
釋奠省牲觀樂習儀考 省牲儀注附內	附錄一 附慶說
釋奠祭期考 慶著	
啟聖祠釋奠祭期考 慶著	
釋奠祭器祭品分壇考凡十一	

釋奠分壇陳設圖凡八	
先期理祀事考 慶著	
釋奠儀注考 慶補遺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啟聖祠儀注考	
名宦鄉賢儀注考	
笏考 慶著	
瘞考	
釋菜祭器祭品分壇考凡九	
釋菜分壇陳設圖凡四餘附說	
本廟通志卷之四 目錄	四
釋菜儀注考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丰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與獻品物

帛考

正祀用白綾配饗以下俱用白絹長皆一丈八尺盛於篚

禮樂疏曰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幣餘之賦以祀五帝

蓋備食有備幣用饗有酬幣而禮神亦有與幣所以將其誠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一

理齋

敬也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宗廟之元纁雜

焉其長則丈有八尺其與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其理則兩

階之間聘禮埋於西階東是也今祭禮神之幣曰制帛長同

古制祭畢燔而不瘞其與在初獻之時

書祝文安直考

寫祝文黏於版上祭畢寘於瘞坎唐制焚於齋房明初用素白

精潔紙送神時揭而焚於坎後以紅瘞於計反

酒考

獻奠重於灌以求神禮禮之所先也太古用明水近古乃有

齊酒前代祀先聖無所考唐制堂上設醴齊盞齊宋元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盞齊纁齊沈齊設堂下盛於八尊酌於爵纁他禮友或作醴

慶按周禮酒正掌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一泛齊滓滓而上

泛也二醴齊滓汁相將而一體也三盞齊清也白也四

纁齊清成而有紅赤色也五沈齊沈即沉字謂成而滓沉也

祭祀用五齊以非人所飲不致其味特致其義而已然自醴

以上為濁盞以下漸清此五者皆酒之始猶未可言酒故云

齊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事酒味薄工事者之酒耳昔酒味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二

理齋

稍厚昔釀而它久者清酒味厚久熟而醇者今當用齊庶不

失古初之義

禮樂疏曰唐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盞齊山罍實酒皆設堂

上其制混而無別宋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神道處孔子也

以盞纁沈設堂下以人道處弟子群儒也今制不言何酒但

太古未始有酒凡祭祀以致其義可也孔子惟酒無量則酒

其生所享也又安取不可食之五齊以申其薦乎第當特設

惟市酒則不可耳

禮樂箋曰儀禮一舉爵則三揖百拜不勝其繁酒不虞傾覆

乎然拜爵者皆酌醴也醴有滓酒無滓故醴以成禮酒以
歡至祭禮多用清酒雅頌其明微也周人加以鬯也欲以芬
芳之氣求神又視三酒加進矣禮器郊特牲多雜引是殷及
太古之禮然則五齊之設鄭氏謂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是
矣苟祭以清酒亦無不可也

太羹考

用淡牛肉煮汁不用調和名太羹實於盤無牛以羊代之

和羹考

以猪脊肉薄切片滾湯淪過漉起然後用醬醋鹽等調勻置

大戴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三

理齋

碗底用腰子切荔枝形蒜面臨祭用淡牛肉滾汁澆之羹加五
味盛於銅故又曰銅羹淪之灼及漬也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遵豆偶陰陽之義也

禮樂箋曰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清不和實於盤清者肉汁不

調以鹽菜太古之羹也銅羹者和羹也牛用藿羊用苦豕用

薇調以五味盛於銅故謂肉汁之有菜和菜者藿苦薇也今

制不用菜或止用蔓菁非古也清乞及反少穢凡羞有清者

菜盛

慶按菜與菜通六穀曰菜鄭康成曰菜稷也爾雅穀以菜爲
長鄭云稷則六穀皆在矣菜在器曰盛故又曰菜盛周禮甸
人共之春人春之饌人饌之舍人實之大小宗伯奉之逆之
又王后必自春其菜夫人必有春其盛古人祭祀何其重也
蓋維禮也盡誠敬也盛平聲饌昌志反同饌掌凡祭菜以共
盛曰饌逆迎也

黍考

俗名糜米揀淘淨入滾湯中滂起蒸飯盛於簠揀即殿反

稷考

大戴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四

理齋

俗名粟米似黍而小秋種夏熟穀之最貴者一名稌又名糜名
緊或名菜名齊造與盛同上緊口凡反

稻考

水中所植穀一名稭內則曰折稭是也以上三色不用黏者以
下造法同前但盛於簠稭同都反

梁考

俗謂梁穀有白黃青三種以白爲上

慶按釋文簠盛稻梁簠盛黍稷禮樂箋曰善稻梁者以簠明
堂位曰周之八簠註云皆盛黍稷之器今以簠盛黍稷簠盛

稻粱古今少異若禮器云簠簋皆盛黍稷之品却又無定制矣善遠也

庶羞

按庶衆也多也羞膳也又進也薦也

形鹽考

形一作銅以潔白鹽羅細作虎形周禮謂刻虎形

豪魚考

豪一作薨乾魚曰豪魚由禮豪魚曰商祭謂商度其燥燃之宜也周禮謂之鱮凡祭取大魚用鹽醃過臨祭洗淨酒浸片時豪

禮疏下

五

聖齋

若考及鱮遠谷反

鹿脯考

乾肉爲脯宰鹿取肉一塊酒淹炙脯無以羊代

棗考

或膠或乾或餅皆可用惟擇圓淨肥潔考工記膠謂煮以用皮

角

栗考

擇大者如無以龍眼代

榛考

擇肥實者如無以荔枝代

菱考

菱俗作菱周禮加籩之實菱菱說文楚謂之菱秦謂之薺若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菱兩角曰菱總之木果也其花紫色其合宵新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用或菱米或鮮菱皆可

茨考

即鷄頭實爾雅翼葉如荷而大葉上慶岬如沸有芒刺兼有紫

若鷄冠之頭又名雁啄實內有米圓白如珠久食宜人細嚼足

以致上池之津又曰茨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歛茨花

禮疏下

六

聖齋

畫合宵所如無以蓮實代

黑餅考

苽麥粿造糰內以砂糖爲餡匕餅中肉也印作團龍餅如無苽

以黍粉代苽亦堯反俗作蒼麥才資反餅手見反

白餅考

用小麥粿造同上

糰餅考

糰謂煮米爲粿作說飯屑餅粉餅也周禮注粉稻米餅之曰糰或曰粉米蒸屑乃餅也非糰也許慎曰糰稻餅也謂炊米爛乃

橋之不爲粉也。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漉之，養之言滋也。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宜用硬稻米爲粉，以梳子水和勻，蒸熟印作餅，糝去九反，漉所九反，沃也。

粉養考

養，周禮籩人羞邊之實，稷餌粉養，稷煮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養。今養餅之名出此。用糯米粉蒸熟，杵成養餅，切小方片。

虞核右十二品皆十二邊之所實也。周禮籩人掌四邊之實，謂朝食也。饋食也。加邊也。羞邊也。朝事之邊，其實糝，黃白黑。

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七

理齋

形鹽醢鮑魚，鮑朝事者，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也。饋食之邊，其實糝，糝桃乾，榛，榛實，益食後，繼以清果也。加邊之實，糝，糝，臠，臠，四物重之爲八邊，於尸既食後，亞獻時特加也。羞邊之實，糝，餌，粉養，宰夫獻房中之羞於尸者也。糝，方中反，熟麥也。黃，符分反，臠，麻之實，臠，荒胡反，全體之獸，鮑部考反，鮑魚於楅室之中，糝乾之也。糝，糝谷反，糝魚也。臠，同栗，藤，魯，橘反，糝梅之屬。○楅，橫木。

韭菹考

菹，淹菜也。韭菹，揀淨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淡用。菹子，余

反同道。

芹菹考

潔淨生芹，長切淡用。韭芹如未生芽，使用根。

菁菹考

揀過菁菜，切長片，畧經沸湯淡用。

荀菹考

荀菜淨乾者，洗淨，煮過，切作長片，淡用。

醢醢考

詩云：醢醢以薦。謂取猪脰肉，細切小方片，煮成汁，雜以梁麴及

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八

理齋

油鹽酒葱椒，蒔蘿茴香，調勻，作肉醬。醢，他感反，醢呼改反，膊，磔也。

按造醢料法：每淨肉一斤，入鹽春秋俱二兩五錢，夏三兩冬

二兩，淨葱一兩五錢，香油一斤，花椒，蒔蘿茴香末各二錢。

鹿醢考

活鹿宰取肉，細切小方塊，合下二味並同此，餘並同上。

兔醢考

同上。

魚醢考

脾析考

牛百葉刮去黑皮切細條沸湯撈過鹽酒拌勻印豆內如無牛
以羊代 折相資切殢樂諸書多誤作肝慶改正矣

豚拍考

拍豕肩膊上取肉一塊若壇數多肩膊少取近膊者用拍伯豕反與膊同或作膊非

飣食考

醃糯米撈飯用羊膏油熬化同蜜拌勻印豆內醃唐何反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九

理

糝食考

米屑爲之取粳米撈飯用羊肉煮熟切碎拌勻印豆內糝桑麻

虞按右十二品皆十二豆之所實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醯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醢苾菹蓴菜麋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醢醢脾析鹿醢蜃醢蜃醢蝼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苽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粢食獻饋與籩同用其數二十有六祭與饗同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士大夫八

下大夫六掌客所載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四蓋
禮器之豆用數也掌客之豆陳數也昌本莖蒲根也鶩年題

反無骨爲醢有骨爲醢專匹各反藁荷直也藁郎何反蚌屬
麋蒲猛反蚌也圓者爲蜆長爲蜃蜃時軫反大蛤也蚌陳知
反蚘蚌子也落唐來反竹芽未成筍者

鹿兔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

理齊

禮樂箋曰籩豆之實今循周禮然有疑者如籩生禮黃鵬鮓桃乾蓀豆去昌本茆菹葵菹深蒲箔菹麋鶩麋鶩麋醢蜃醢蜃醢蜃醢雁醢或曰貴三獸也則麋麋非狩得乎或曰韭芹能通神明也則昌本深蒲何見造乎或曰取恒用者祭也則公膳日雙雞何不登於祭乎大抵古人說者在籩持者在豆觀器之用竹用木可見其克實者則薦其時食類藜藿藻芹可登也特不用難得之物及褻味耳周禮所載亦盡四時而言之非謂一時並陳也不然籩豆多少疑不均矣宋制備物已近褻味唐則本周禮而去取焉猶失其義也浩乞及反

澤也

又曰物之詳者莫備於內則然後儒疑之謂窮水陸之毛君
子不若此之泰也至祭祀之薦豆郊特牲云薦豆之薦水土
之品也不敢用常蕤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不
明言薦豆為何實惟周禮籩人醢人所掌有饋食薦豆有加
邊加豆是邊薦豆而曰凡祭祀共其薦羞之實然與今之所
陳詳畧亦微異竊意郊用特牲尚質也雖羊豕亦不之用必
無菜及醢屬諸微細物小雅稱或燔或多為豆孔庶蓋古者
燔肉以登俎乾肉以登豆而蕤藁荇藻詩有明文禮不復載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一 理齋

牲類



續考

牛為太牢用純黑角握周禮王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牲七之全
者謂之犧惟才緣又天色純曰犧體完曰登

羊考

羊為少牢

豕考

豕亦為少牢

慶安國學用三牲外府州縣止用羊豕

又按唐開元牲俱載右肝十一體謂肩一臂一肱一腕一掌一蹄一尾一脊一

本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一

理齋

一正脊一胛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二骨肩
臂肱在上肱腕在下肱脊骨在中間肱骨半反半體肉也
又按宋祥符牲羊豕有脰七體謂兩髀兩肩兩脅反脊兩髀
在兩肱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又羊脰離肺一在上肱到肺
三次之肱二胃三又次之豕脰肱九橫載羊熟肱胃肺豕熟
肱載如前今制國學大牢牲九體牛豕古為五體今用全體
皆從分體若府州縣配亦分體體補委反肢骨也離方地反
細切也判趙本反割也

李之藻曰古者正祭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

無豚解豚解者殊左右肩髀爲四又兩肱一脊共七體也體解者左右肱之肩臂肱左右肱之肱肱解左右肩之代肱長脅肱肱又脊骨三之正脊肱脊橫脊共二十八體也然骸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肱不升於吉祭之俎則不用者又一矣祭統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大社周人之禮肱貴中而骸兩端骨貴左而肱貴右肱而骸後貴上而骸下祭不升髀以髀在後體也不用肱以肱前非體之正也儀禮或合升或升左肱或升右肱祭祀之禮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今制大社全而不解蓋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三

理齋

去古益遠矣。祭古未及足跼也。肱欲直及肩內也。

項安世曰：骸在下而肱故不薦於尸，神體爲殺牲之所，故不升於吉祭。禮尚右，故皆升右肱，表禮尚左，故獨升左肱。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脊，蓋牲以全者爲貴，以解者爲輕，爲其近於人也。今郡邑配位用牛體，皆應用俎肉，似近升并肱解，蓋亦儀物儉薄使然耳，非真有從古之思也。音諸成反，以牲體實鼎也，實鼎曰音實俎，曰載。

燔瘞考

燔瘞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李氏

之藻曰：古者燔非特帛，瘞非特毛血也。其禮之先後說亦不同。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爲始，祭地以瘞血爲先。賈公彥以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後，其燔者漢用牲首，晉用左肱，唐用牲脅，然若之祭義，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當用首。今制帛燎於祭畢，毛血瘞於迎神，與古不同。古者尸入則裸，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殺，既殺則薦毛血於室，以告幽。全幽者血在內爲告幽也，全者毛在外爲告全也。既裸然後燔蕭，所謂蕭光報氣也。今古禮異，而燔瘞之先後亦不可得攷矣。至於宗廟有裸，天地無裸，而今祀亦無裸，則各有所重也。唐古委切，裁也。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四

理齋

拜考

項安世曰：九摻之儀，記於周禮大祝，惟稽首最重。周公復嗣君拜手稽首，蓋欽手拜地，而加首於其上，謂拜手，欽手拜地而出首，以叩地爲稽首。今行事皆執圭笏，則但可拜手，而不能稽首矣。又古人之拜似勞而實易，古者坐與跪無別，故仰身卽坐，俯身卽拜，儀禮算爵皆拜，若如今鞠躬之拜，則不勝其勞且難矣。古人相見執事皆再拜，施於君父師則不敢，今祭獻官四拜而唐宋以來，幸學釋奠皆再拜，殆非所以對越先師者也。拜，古文作揖。

慶按九樽一曰簪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簪首頓首至地久而後興頓首至地即興空首至手即興所謂拜手也若簪首擗中此三者也

三獻考

按鄭氏註郊特牲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也至大禘則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嘗九獻同禮所載九獻器則圭瓊璋瓚之不同酒則鬯醴醕醑之不同祭統載尸飲五君洗王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李之藻曰古者宗廟之祭王與后同

吳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五

理齊

有事焉又卿大夫士相之酌尸獻尸王及后各四諸臣一以成九獻漢以後南郊宗廟社稷便皆三獻無九獻者饗至九獻儀即太繁恐致不肅況既無迎尸以下諸事則九獻固無所用之耳或謂祭天地祖考皆九獻孔子殺禮僅三獻則不習此故者也相去聲酌年進反

慶按周禮鬯謂金香草和謂黑黍米也者以秬乃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鬯謂鬯人為酒養金香草以和之陳之事必用鬯和也者貴氣養鬯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黃以明德之中而著於外也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陳

以求神祀禮所先以精意尤在此也陳氏曰秬鬯以事上帝則山川社稷皆用之特不用鬯耳鬯求神於陰特用於宗廟是也若諸禮之言也亦以為香草與周禮異故附記之

又按周禮玉用圭瓚后用璋瓚郊特牲曰裸以圭璋用玉氣也然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擊禮於鬼神以鬯為擊用圭璋擊瑞也

飲福受胙考

禮樂疏曰古者祭必迎尸尸酢主人受之嘏飲福者古相酢之禮也蓋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

吳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六

理齊

告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儀禮特牲與少牢饋食之禮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蓋尸與亞獻三獻無不相酢特初獻酌尸則特黍受嘏耳唐開元天寶及宋熙寧祀儀乃於亞終獻飲福令弟於終獻飲福割腥為胙遂為常儀蓋今之胙即古之酢今之內即古之黍今之終獻飲福即古之亞終獻相酢酒也至於攝祭亦飲福唐以來太尉攝禮皆如是然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梁天監中明山賓儀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蓋上靈降胙臣下不敢同也然則攝祭而飲福亦禮也

禮樂全書云唐開元禮初獻飲福受胙亞終獻飲福而不受胙

正與古合。惟宋熙寧禮則終獻畢初獻官復升飲福受胙以末三獻用三人也。

釋奠釋菜考

古者釋奠之名祭物止修以蘋蘩薦以芹藻而無薦饌有酒無舞又無飲食酬酢蓋禮之輕者也至於釋菜無酒則又輕矣至鄭康成則曰設薦饌酌奠而已是時較古加隆矣近世釋奠有獻有牲幣有合樂燕以神之道尊故必備也。

鄭氏謂釋奠無迎尸以下事蓋古者釋奠於山川廟社聖師尊莫敢尸禮樂箋曰奠之為言安也如奠爵不舉之類是也。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七

理齋

按古者有先聖又有先師故禮樂箋曰釋奠於學四時常祀皆祭先師惟天子視學乃祭先聖蓋禹湯文武非學生之所改祀而傳經之師則固可以類報也今天下通稱孔子為聖師釋奠行事鄉學之中得通祀焉。

李之藻曰釋菜亦曰舍菜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康成註舍即釋也菜蘋藻之屬釋菜之禮猶執事缺端見易筮執用黍稷服脩若設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執用黍稷若禮於先師亦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既興器用幣厥後釋菜不舞不設器虞

不設舞器也儀必慎及陳也迎也。

王煥如曰釋菜無幣帛牲牢第芹藻蘋蘩而已蓋芹藻蘋蘩菜也贊以此明潔也今定制國學每月朔祭酒行釋菜禮春秋二仲凡附郭縣七官既從府官釋奠則於次日行釋菜禮但古不用牲今宰牲。

祭祀官員考

正獻國學用重臣及祭酒省布政使府州縣正印官行三獻禮分獻國學監丞博士省府州縣教職不足僚佐兼充行一獻禮敬聖祠正祭官一員分祭官二員補。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太

理齋

陪祭餘官諸生隨班後行禮。

監祀官監察御史二員以下通載國學禮制。

監宰官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監宰者及造羹醢官助教二員。

監饌官二員。

提調壺坎官二員。

正壇陳設及司香燭鎮鑰官四員。

每廡陳設及司香燭鎮鑰官各二員。

敬聖祠陳設及司香燭鎮鑰官二員補。

禮也若省郡州縣舊雖未有分司官員今當於要者設官餘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維其年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門某字

某等敢昭告於

啟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

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夏之月謹以牲帛醴

齊案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理齋

先賢孟氏配尚

饗

各官祝文

卓哉群公

澤被生靈功垂社稷

鄉賢祝文

於惟群公孚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

釋奠

古者七日戒三日齋故云先期十日釋奠孔廟正祭前七日戒

又前三日主祭陪祭者及執事人等沐浴更衣宿於別室散齋

二日不飲酒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樂不判刑殺文室不與穢惡諸事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事周禮疏曰宿眠滌

濯是也謂祭前一日照祭於祭器也

禮樂疏曰祭取交神明也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古者先期十

日太宰帥執事而卜日或我大司冠於戒之日肅示百官王

立於澤廟聽誓命其戒曰各惕其職百官虔服大刑滌狼

氏執轡以趨誓之以殺讎殺墨之至也既戒則不齋矣不

御不樂不弔不茹葷飲酒不賓不鳴珮凡不以哀欲惡感其

心也既齋則王即齋百官御事各即其齋晝夜處於適其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理齋

飲食卓服亦與恒異古者凡有大事致其恭敬則無所不齋

而祀典為尤重孔廟之祀則先期十日行會四日演樂隔日

皮惠太上人誦法孔子此而猶然忽諸我不知其

可也報胡頌及以事祭人曰報

釋奠省牲觀樂習儀考省牲儀注附內

今以正祭前期一日該衙門送祭品至學引贊者引獻官至階

下唱揖揖畢執事者設香案於中牲堂外引贊引獻官詣香

所省牲唱揖獻官揖已執事者皆牽各牲於香案前過省統

色肥十無有傷損疾缺唱再揖省牲畢過省之取毛血少許盛

盤中引贊引獻官各至神位前獻唱揖獻官揖畢其餘毛血藏於淨器中俟祭畢埋之是日遂觀樂及習儀陳端曰血在內爲幽毛在外爲金取血告殺取毛告純

禮樂疏云牲牲周禮牧人掌之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牲毛之純色謂牲完體謂犧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司徒奉牛宗伯奉雉司馬奉馬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大宰大僕贊事封人共水漿克人共其五典金鑊諸侯則士執芻君執鸞刀凡大祭祀皆然不止於郊丘廟祀而已也小宗伯大祭祀省牲職滌濯及詔於庭而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革 聖齋

麗於碑則王射之漢郊祀志武帝祀后土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蓋猶行古之道矣夫古者養老之禮天子袒割況先師之祭哉至前漢及魏兩格也祭遠條及受肉簋也周禮凡祭祀共其牛牲之豆與其金簋以待事

慶按會典云凡牲大祭入膳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以此思之不徒取其臨祭之無傷殘疾缺官以預潔淨肥大而新嫩者另給芻豆喂養可也明制設官牧養各居一屋亦其禮也

釋奠祭期考

釋奠至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行禮王煥如曰其月用仲以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丁爲陰火文明之象也一云二八月屬陰丁屬火取陰火文明之象李之藻曰丙文明之初丁文明之盛故祀用丁不用丙取陰陽之交神屬陰神就人陰陽交也故求之陰陽之界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雞人大祭祀掌夜噉旦以詔百官鄭康成曰夜上漏未盡時也唐制凡祀以日未明十五刻大宰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歛毛血置饌所奠孔廟未明三刻諸饗官各服祭服入又皇太子釋奠平明服學生之服立於門外蓋夜而割牲無夜祭者宋釋奠仲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革 聖齋

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則夜半而祭矣日取文明時用幽闇於義爲舛李氏陪祭國學見漏盡三鼓輒祭心竊非之至郡縣尤無定時今當準康成夜漏未盡及朱晦庵厥明風興之說酌行之請爲定制可也 齊同呼 聖同呼

啟聖祠釋奠祭期考

明制於正祭日三更子初行祭禮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義也

今當

請制於五更中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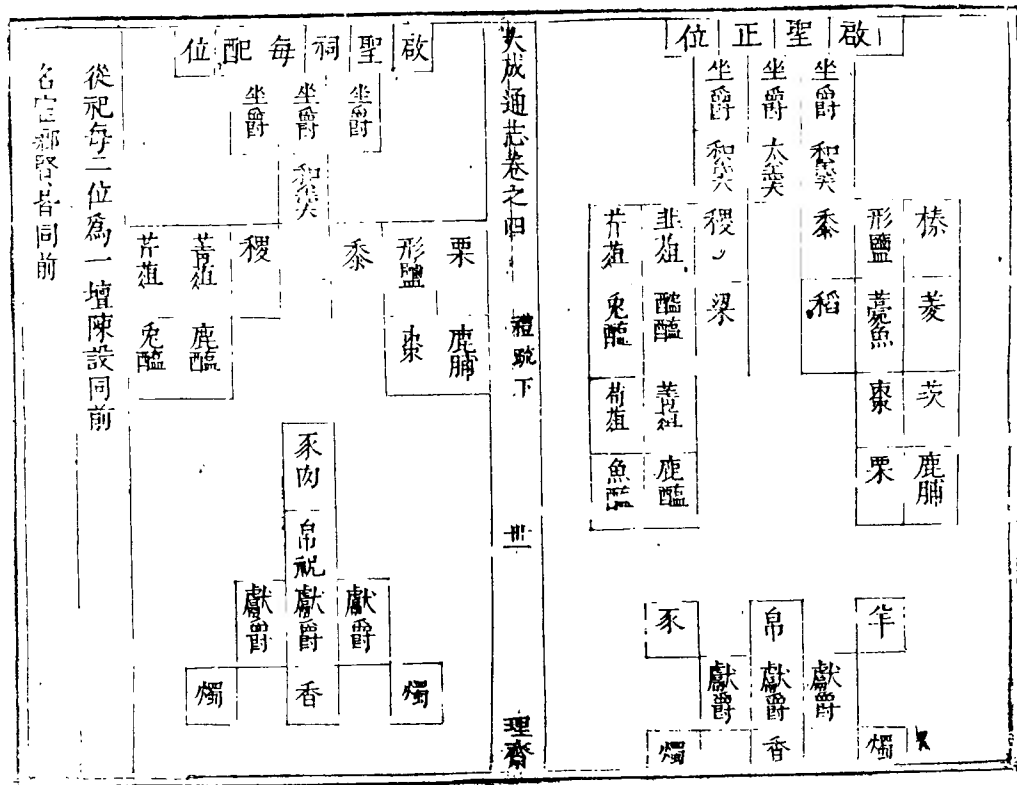
釋奠祭器祭品考

正祀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拈三	盤一	銅二	簋二	簋二
蓮十	並市同盟	鳧魚	棗	栗	榛
豆十	菹	鹿脯	白餅	黑餅	
菹	菹	韭菹	荀菹	鹿醢	
兔醢	鹽	魚鹽	脾析	豚拍	
簋一	俎三	香鼎一	祝版一	獻爵三	拈二
燭臺八	沙池一	泰尊二	雲雷尊六	象尊六	犧尊六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廿六	
龍簋二十	勺十	枌四	檠	挂燈	庭燎
饌盤	枌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鹽盤架
風一	巾各一				
一配爲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拈三	盤二	銅二	簋二	簋二
蓮八	豆八	簋一	俎二	爐一	獻爵三
拈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壹尊六	枌一	勺一
饌盤	枌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鹽盤架

里一	龍簋六	一替爲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四	拈四	銅一	簋一	簋一	蓮四	每應爲一外壇	爐一	簋一	獻爵三	拈三	燭臺二	沙池一	鬯尊四	青果四	禁一	勺二	饌盤	枌一	洗一	罌一	匱一	鹽盤架	風一	檠	挂燈	庭燎

<p> 度按篇之分壇從來不一非有定制也各量庶幾多寡分之 於禮宜矣於人心安矣若曲阜廟前每位一龕會典每廡十 三壇又或十六壇他又有十二壇者若不分壇不准平日奉 祀不恭即正祀間祭品香燭陳於堂中邊旁晦暗豈禮也哉 啟聖正祀一壇 </p>									
<p>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坩三 燈一 銅二 簋二 簋二 邊八 豆八 紙二 篚一 爐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山尊二 龍鬬二 禁一 木皮遺志卷之四 禮疏下 苴 連齋 </p>									
<p> 勺工 饌盤 片一 洗一 罍一 匱一 饌盤 盥一 案 桂燈 庭燎 一配爲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坩三 簋一 簋一 邊四 豆四 俎一 二配爲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三 圭鬬三 禁一 勺一 饌盤 枋一 </p>									

<p> 洗一 罍一 匱一 盥盤^並 盥一 從祀二位爲內外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二 坩二 簋一 簋一 邊四 豆四 俎一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坩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二 青鬬二 禁一 勺一 饌盤 枋一 洗一 罍一 匱一 盥盤^並 盥一 案 桂燈 庭燎 名宦鄉賢每祠爲一壇 木皮遺志卷之四 禮疏下 苴 連齋 坐爵三 坩三 餘同前 釋良陳設諸門 </p>									
--	--	--	--	--	--	--	--	--	--



先期班祀事考

饗前五日各應執事官員散齋於別寢三日致齋於庭事二日有司釋奠三日日前親牽牲詣祠所本司釋奠二日前預掃除廟庭內外營為瘞坎深足容物又備然照整齊後先設廟中禮樂諸器次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設贊位於三堂事東南又設盥於南上尊站設於堂廉之東北上先聖之尊在西先賢之尊在東以爵置站加勺簠設帛筐於尊所洗西設洗而次以罍執事各位於其後東榮饗日子夜告聖前省牲司牲者捧毛血升自東階正祀由中門入左配左哲從左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世 理齋

門入右配右哲從右門入兩廡隨之各入奉各位下祝以下皆再拜雁同諸品掌饌者實祭器內應烹者齊於厨次帥執事實尊及能祝升自東階行掃除畢點視陳設訖降自東階再拜各還齋所設聖祠如前儀主祭官將至贊禮者引祝以下各就門外位執事各就門內位主祭官至各易祭服祝入俟祀啟聖畢白請行事

釋奠儀注考

至日鼓初嚴遍然庭燎香燭鼓再嚴樂舞生及執事者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引贊者引各獻官至丹墀下立俟通贊唱

勿盥洗出筵俱如前儀捧爵亦如前儀待獻官祭復聖畢引贊
唱詣宗室曾子神位前各引贊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及亞
聖東哲西哲東應西應神位前惟捧宗聖亞聖西哲西應爵者
轉左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餘盡如前儀拜畢復位麾生偃麾
標故樂止各引贊引獻官及分獻官至原拜位亞獻如初獻儀
惟樂奏安和之曲有舞終獻亦如之惟樂奏景和之曲有舞唱
飲福受胙於是進酒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
又一執事取正瓊斚一肩胙肉安於盤中引贊唱詣飲福位引
獻官至香案前福位捧福酒福胙者立於獻官之右又二執事
力凡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其 理齋
立於獻官之左兩相對立唱跪獻官跪執事皆跪唱捐笏獻官
捐笏唱飲福酒捧福酒者奉福酒獻官接飲訖西旁一人接爵
唱飲福獻官接胙訖西旁一人接胙執事捧胙自中門出唱出
勿獻官出笏唱俯伏獻官俯首至地唱興獻官祭畢唱平身獻
官起拜唱復位獻官復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獻官分獻官及陪祭俱四拜訖唱微儼奏樂麾生舉麾唱樂
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者於各神位前將祭器各加移切
復原位舞生立執其器同司節在東者立於東一東在西者
立於西一班舞生之皆與節朝上分引舞生於角道東西序立

相向樂其麾生偃麾標故樂止通贊唱述神麾生舉麾樂奏
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
俱四拜訖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執事者
各詣神位讀祝者先跪祝祝文進帛者次跪祝祝文齊轉身曰
外正祀從中門出左配左者由左門出右配右者由右門出
無如前儀隨班通贊唱望瘞引贊唱詣望瘞位引各官生隨至
望瘞所引贊唱焚艾帛執事數曰一段二段以至九段焚訖引
贊唱揖衆官生皆揖唱復位樂盡麾生偃麾樂闕通贊唱禮畢
衆官生揖禮畢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其 理齋
慶合唐開元宋祥符禮補其前仍舊與帛共定爲儀注尚侯
司大程者酌之
李維揖曰備觀釋奠儀考不禁燈燭而嘆誠有闕乎世道人
心也而主事者塞責以意大與其可乎斯亦吾前無羊惟願
因名尋實爲崇禮備儀之第一務宜矣
設聖祠儀注考
正祀之先行祭禮三獻獻官分獻官俱如正殿儀但不奏樂不
飲福
名宦鄉賢儀注考

迎神之神名再拜獻帛三獻爵讀祝皆立惟主祭官正祭畢得行之

笏考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語類云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以此考之司大禮考於今宜復其制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陸氏音須為班士以竹為笏本而用象以文飾也一說士以竹本為正君或用象亦許故曰可也謂士卑而有所殺則不同於大夫卑而無所嫌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七

理齋

瘞考

瘞謂埋帛於祭地所以備物贈神也今焚之為害

釋菜祭器祭品考

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坩共四

籩二

豆一

俎二

簠二

簋二

篚一

篚一

太尊一 山尊一 著尊一 龍尊三 勺三 於一

料一 洗一 沙池一 匱一 盥盤一 盥架一 帨巾各

香一 燭臺四 檠六 廟內四外二

一祀為一壇

爵共二 坩共二 籩二 豆二 牲盤二 篚一

沙池一 香爐一 燭臺二

五哲共一壇

爵共六 坩共六 餘同前

每廡四位為一內壇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八

理齋

坐爵四 坩四 籩一 豆一 牲盤一 燭臺二

每廡總一外壇

獻爵一 坩一 篚一 壺尊一 疏布一 勺一

禁一 爵一 洗一 沙池一 帨巾一 香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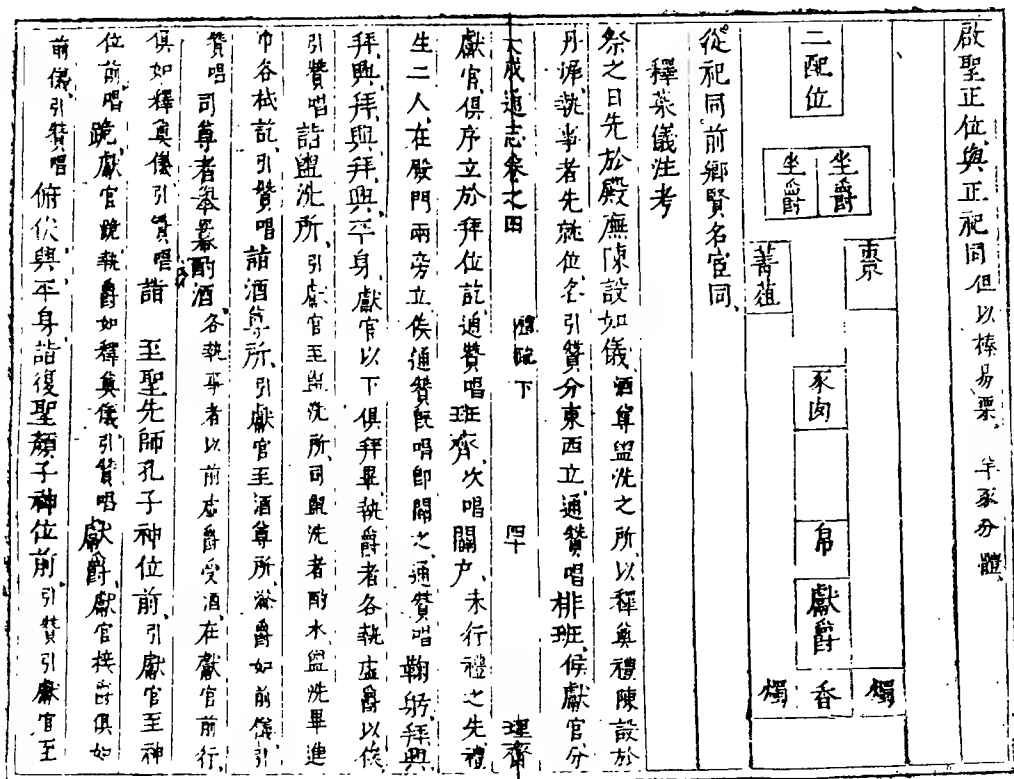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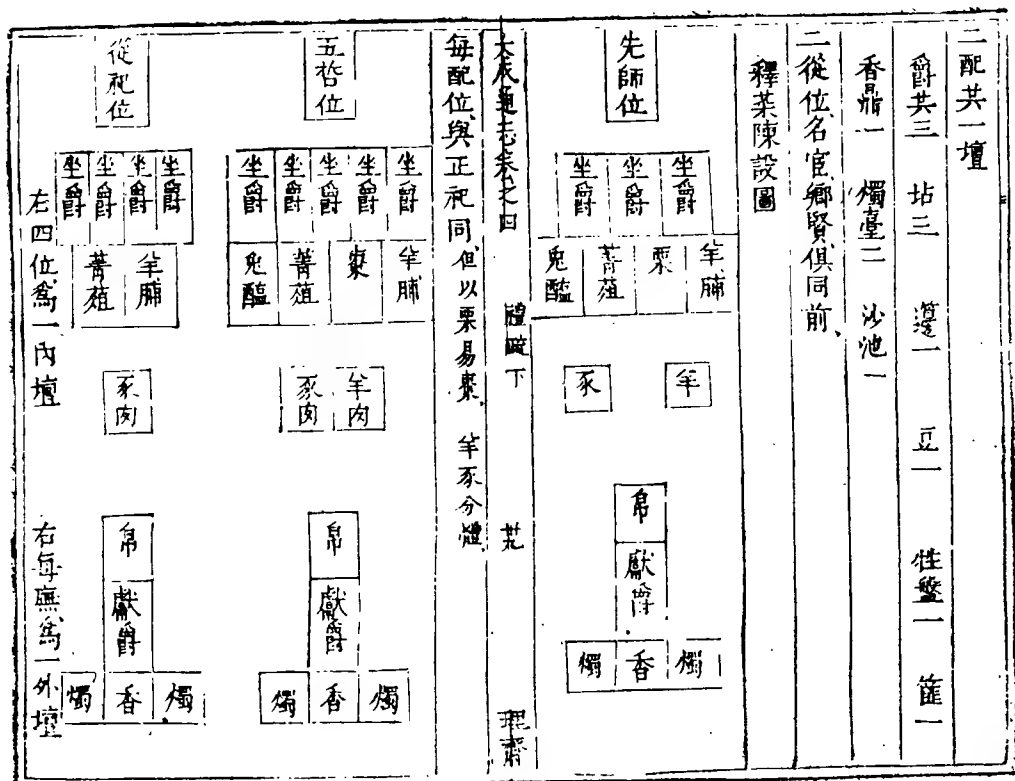
燭臺二 挂燈八

啟聖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坩四 籩二 豆二 俎二 篚一

壺尊一 青冪一 勺一 沙池一 料一 洗一

匱一 帨巾各一 燭臺二



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執爵進爵接爵如釋奠飲引贊唱獻爵
 贊接爵如釋奠飲引贊唱俯伏興平身請宗室子弟神位前引
 贊引獻官至神位前跪同前惟執爵者跪於獻官之左進爵唱
 請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各
 詣分獻官前同唱詣監洗所各引贊引各分獻官至洗所司盥
 者酌水盥畢進中引贊唱詣酒尊所引各分獻官至酒尊所漸
 爵如前儀同唱司尊者舉爵酌酒各執事以虛爵受酒在分獻
 官前行至各哲及兩廡神位之側向神位立俟獻官引贊唱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前各引贊唱詣東西哲東西廡神位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四 理齋

前各引贊引各獻官東哲西哲俱從左門入兩廡從中進各至
 神位前同唱跪獻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執爵者跪於分獻
 官右亞聖西哲西廡執爵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爵於獻官
 分獻官接爵引贊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
 奠於神位前引贊同唱俯伏興平身同唱復位各引贊引獻官
 分獻官依序由右門出至原拜位序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通贊唱闋尸一禮生闋之禮贊
 唱禮畢 奏官揖禮畢

四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目錄



作樂本源考二條 慶著

律呂義考二條 慶註



十二律義考十二條 慶註

五音七聲考 慶註

附錄三 附慶說一

太極包陰陽符呂圖

考慶著 附錄一

陰陽各藏律呂圖

考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理齋

聲生於日陰陽變化圖

考 附慶說一

律生於辰合十二律應十二音中凡今五音二變圖

考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十二律上應日月交會考四條 慶著一

河圖具五聲圖

考三條 附錄一

洛書具八音圖

考三條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配卦旋宮合圖

考三條 慶著

十二律管長短相生考 慶著 附錄三

十二律管長短損益相生考 慶著

十二律正變並正半變半損益合圖 附說一

十二律正半並正半變半用與不用合考五條

十二律內外圍不同圖 附說一

徑不同圖

圍徑合考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二

理齋

縱橫黍尺圖二 附說三

考十八條

定律考三條 二慶著

泉景配尺圖四

考銘

十二律聲在器在人考

黃氏七聲歌括並錄三條

十二宮曲逐宮橫收縱列圖 慶著 附慶說一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總圖 慶著 附慶說一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圖

考九條 二慶著 附錄一

考二條

十二旋宮總八十四聲圖

考二條 附錄一

十二律呂存廢圖

考四條 慶著一

徵羽二音寄宮圖

考二條

大成通志卷之五

目錄

二

理齋

律呂字譜考

俗樂譜考

太常樂譜考

八音考三條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金華羅 森約齊甫訂証

上谷劉 丰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濠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作樂本源考

虞按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又云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聖廟作樂是所謂以敬心感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外此則先王示人以作樂之本也然而樂主聲音而定於律畢出者為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聲以為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一

聖齋

詩歌被之八音之器而及于戚羽旋謂之樂必以陰陽升降聲氣呼吸定管以為聲音之法故先有律存焉

附論曰其在於物則出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於喉牙

舌齒唇之中器貴善其制作而人尤貴正之以聲音律也今

人與器均調節奏陰陽五行之氣莫不正焉而又何患乎神

示之不格也哉

律呂義考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陽數也奇為陽所以為律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云法也謂以陽數為作樂

之法止言六律者以律足以統呂而陽足以統陰也太與泰同旋清奏反洗蘇典反蕤備追反射異益反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皆陰數也偶為陰所以為

呂呂者侶也謂陰為陽之侶也又助也謂陰助陽宣氣也陰氣

亦是作樂之法蓋天地之氣以陽為主陰只是配陽不可為主

合言十二律者以律呂總合陰陽之道也為道不同其中一也

應於京於命二反

按周禮以六呂為六同又以夾鍾為圓鍾仲呂為小呂林鍾

為函鍾國語以六呂為六間又以仲呂為中呂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二

聖齋

十二律義考

黃鍾黃者土德之生鍾者氣所鍾也冬至德氣屬土土色黃故

曰黃鍾又鍾者種也黃者陽氣種於黃泉草萌萬物為六氣之

元也國語云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太犬也簇湊也言萬物隨陽氣大湊地而出也國語云所

以養陽出潯也

姑洗姑故也洗解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

國語云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蕤草木華垂貌賓客也言陰氣切小故曰蕤要陽不用事

故口實全書云：養也。言始導陰陽使繼養物也。曰虎通曰：養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國語曰：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爨則：白虎通曰：爨，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太史公曰：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國語云：所以誅歌九則，平安無貳也。

無貳：曰：虎通曰：射於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無貳。曰：虎通曰：射於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無貳。

大呂：呂也。謂陽氣方生。之以宣物也。國語云：所以司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三 理齊

宣物也。

夾鍾：白虎通曰：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陰陽相並而當也。太史公謂陰陽相夾，則也。國語云：所以鍾出四隙之細也。

仲呂：白虎通曰：言陽氣將極中允大也。太史公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云：陽氣盛，陰助成功也。國語云：所以宣中氣也。

林鍾：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白虎通曰：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多也。國語云：所以和展百事，莫不純肅也。時也。

南呂：白虎通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也。大生著委也。一云：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太史公謂陽氣之旅入藏也。國語云：所以贊陽秀也。

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應陽和，收而聚之也。又應平聲，謂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而作種也。白虎通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國語云：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五音七聲總考

宮：漢志曰：中也。居中央，暢四方，暢始施生，為四聲綱。爾雅曰：重也。無注，虞以為有尊重意，為五音之首。其行屬土，其象為君，其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 理齊

聲在長極下，極濁，其音舌居中，出於脾合口而通之。陽中之老陽，其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

徵：音止。漢志曰：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爾雅曰：祉也。為宮所生。其行屬火，其象為事，其聲次短，次高，次清，其音舌柱齒，出於心而齒合唇開，陰中之陽，其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商。

商：漢志曰：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一云：傷也。其氣道勁，彫落萬

物也。爾雅曰：敏也。徵音所生。其行屬金，其象為臣，其聲次長，次下，次濁，其音口開張，出於肺，開口而吐之。陽中之純陽，其數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羽。

羽漢志曰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爾雅曰柳也商音所生其行屬水其象爲物其聲極短極高極清其音振口聚出於唇而前開吻聚於中之陰其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上生角

角漢志曰觸也物觸地而土故芒角也爾雅曰經也羽音所生其行屬木其象爲民其聲在長短高下清濁之間其音舌縮腭出於肝而張口湧吻陰中之少陽其數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音之所以止於五也

變宮數四十二

變徵數三十六

太歲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齊

廣按五音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五音長短之序曰宮商角徵羽五行相生之序曰宮商羽角徵以五行相生之序爲清濁之次數少者清多者濁以五音長短之序爲清濁之次管長者濁短者清五音相生之序蔡子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玉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此聲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徵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宮人謂之和響又曰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此聲非正故不爲調也五聲合二變

即春秋所謂之音前漢志所謂七始國語爲均梁武帝爲通是也乃謂調也

按十一月黃鍾爲天正陽之始六月林鍾爲地正陰之始正月太族爲人統之始以陰陽得而萬物生之候也又合四時之始爲七始

王雱頴曰二變之聲自周始若殷以前止有五音

按兩山李氏以爲宮極清變宮次清商次清羽半清半濁角次濁次徵次濁變徵極濁此異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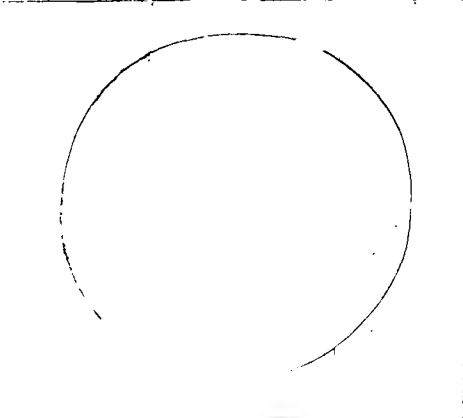
太歲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六

理齊

太極包陰陽律呂之圖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又曰五氣布萬事出邵子曰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朱子謂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太極考

太極包容萬化之源，陰陽渾全之氣也。是故聲本諸氣，若夫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水，水生火，而土生金，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而木克土，水始克土，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風非克不動，其自為宮也，左行以應斗，其應聲也，右行以應日。宮商暨角三類，迤相倡和其對待也，皆相克其流行也，皆相生而始終之序還相為宮，一太極之全體也。聲律和而萬物暢以之作樂與天地同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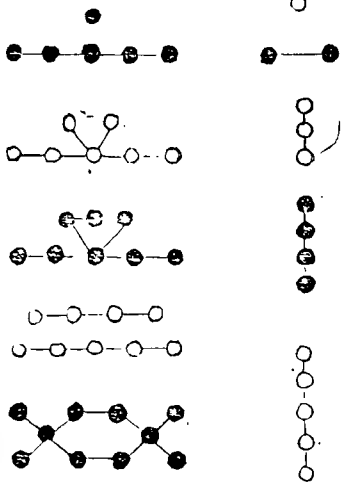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七

理齊

陰陽 各陰 陽中 陰中 律藏 呂中 圖陽



數成
坎

數生
離

陰陽各數律呂考

按周禮王介甫注云：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二聲。耳中聲以為樂器，陽律為宮，而商角皆陽，至變徵則變而為陰，徵羽為陰，至變宮又變而為陽也。陰律為宮，而商角皆陰，至變徵則變而為陽，徵羽為陽，至變宮又變而為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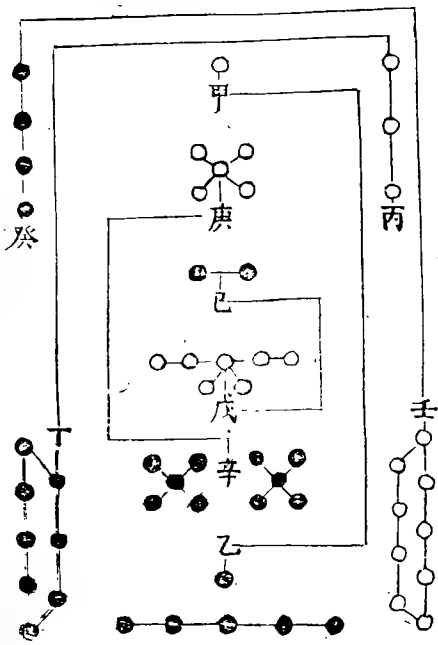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八

理齊

聲生於日 陰陽變化圖



聲生於日陰陽變化考

昔人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曰謂甲巳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五行合爲五日五聲之音主於日也

慶按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支校也其名一十有二亦

曰十二子名子母者以有相生之義也甲言萬物剖符而出也乙言萬物生軋軋也丙言陽道之著明也丁言萬物之丁

壯也戊言中極句陳之象位有兵衛之象故從戈巳私也言

萬物各有私藏也庚更也言陰氣庚萬物也辛言萬物辛氣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九

理齊

方生也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

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

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著雍巳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

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又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伶丁曰圉

戊曰厲巳曰則庚曰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軋音焉上聲

戊音茂與戊同義前通音務門音過著直畧反重平聲

貳音亦

律生於辰合十二律應十二月中氣分五音二變圖

黃鍾應十一月子之中氣應土爲宮音

大呂應十二月丑之中氣屬土爲變宮音

太簇應正月寅之中氣屬金爲商音

夾鍾應二月卯之中氣屬水爲羽音

姑洗應三月辰之中氣屬木爲角音

仲呂應四月巳之中氣屬火爲徵音

蕤賓應五月午之中氣屬土爲變徵音

林鍾應六月未之中氣屬火爲徵音

夷則應七月申之中氣屬木爲角音

南呂應八月酉之中氣屬水爲羽音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十

理齊

無射應九月戌之中氣屬金爲商音

應鍾應十月亥之中氣屬土爲變宮音

律生於辰等事
慶按先仁以商角徵羽屬君臣民物事獨宮徵有變者宮爲

君徵爲事君主萬務事主萬端俱不可執一所以有變若臣有

常則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故三聲無變樂律管見曰二變之義

以蕤賓居午五月之午陽極將變爲陰故近正徵收一聲爲變

徵應鍾居亥十月之亥陰極將變爲陽故近正宮下一聲爲變

宮大呂居丑十二月之丑冬極將變爲春故近正宮又收一聲

亦爲變宮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十一

理齋

黃氏曰按八音之器惟瑟備二十四氣李氏以十二節氣暢十二中氣先儒以本月節氣暢中氣李氏以爲未然又曰如黃鍾陽律也大雪乃純陰之氣陽氣未升豈可暢黃鍾或者以爲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大雪雖純陰母有從子之義恐未爲非殊不知六律六呂雖陰陽相間然律自是律呂自是呂未嘗相雜況大雪在前黃鍾在後是母倡子非母從子之氣左律爲陽陽聲清若以大雪暢黃鍾則絲數不倫而濁聲多於清聲非損益之法也且黃鍾象君大雪當是應鍾之氣應鍾象后豈可以后而先君哉況聲音以中氣爲主節氣只是相應主者當在先而應者宜在後協以本月節氣則主聲在後而應聲反居先是爲無序無序便乖七便不和樂以和爲主乖而不和是豈樂之道哉古人制作必有深意存焉

廣按十二支及歲陽名考白虎通曰子華也言萬物華於下也爾雅太歲在子曰曰敦因敦泥泥也言萬物泥沚於黃泉之下也丑紐也言萬物尼紐未出也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七順也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順其性也寅泰也言萬物始生蟄然也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卯茂也言萬物茂也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單盡也關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十二

理齋

止也言陽氣隨萬物而起無盡無止也辰時也律書謂萬物之蟄也蟄有生育之義爾雅太歲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已終也言陽氣之盡也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午特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爾雅太歲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壯盛也未味也言萬物成而有滋味也爾雅太歲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申明也七月陰氣成體自屈而申也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言萬物吐秀傾番也酉就也言萬物成就之時也爾雅太歲在酉曰作

蓋藏也單音丹開音過蟄音無數音頓音莊音岳

十二律上應日月交會考

周禮劉氏曰天之氣以日爲主地之氣以月爲主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月行周天常與日會所會之次在天爲十二舍在地爲十二辰故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會者十有二日歲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

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

妻按冬至之節元枵在子仲冬之月日月會於斗斗在丑星紀

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此為黃鍾大寒之節星紀在丑季冬

之月日月會於婺女婺女在子元枵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

此為大呂雨水之節析木在寅孟春之月日月會於營室營室

在亥娵訾之次以寅與亥合故會於此為太簇春風之節大火

在卯仲春之月日月會於奎奎在戌降婁之次以卯與戌合故

會於此為夾鍾穀雨之節壽星在辰季春之月日月會於胃胃在

酉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會於此為姑洗小滿之節鶉尾在巳

立夏之月日月會於畢畢在申實沈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

此為中呂夏至之節鶉火在午仲夏之月日月會於東井東井

在未鶉首之次以午與未合故會於此為蕤賓大暑之節鶉首

在未季夏之月日月會於柳柳在午鶉火之次以午與未合故

會於此為林鍾處暑之節實沈在申孟秋之月日月會於翼翼

在巳鶉尾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此為蕤賓秋風之節大梁

在酉仲秋之月日月會於角角在辰壽星之次以辰與酉合故

會於此為南呂霜降之節降婁在戌季秋之月日月會於房房

在卯大火之次以卯與戌合故會於此為無射小雪之節娵訾

在亥孟冬之月日月會於尾尾在寅析木之次以寅與亥合故

會於此為應鍾

劉氏曰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

陰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

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於

九寸之空而蔭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

陽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六寸三分二釐強乃與陰合而陰

長上通焉故蔭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三分二釐強之間中空

皆陽氣也夏至而陰生上實於六寸三分二釐強之空而蔭灰

動焉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淺深

而始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

也陽生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

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蔭灰飛動者皆其日之中氣也故日

月交會於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為聲

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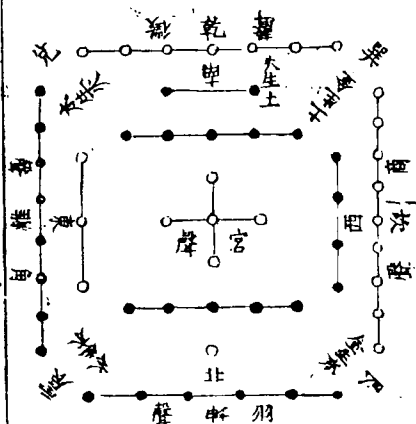
於此乎

朱子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

是一白六陰陽如黃鍾為陽大呂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

簡小陰陽。

河圖五聲圖



一六水二七火三八
木四九金五十土其
卦未嘗不與洛書之
位數合此圖書所以
相為經緯而先後天
亦相為表裏之妙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主

理齋

河圖具五聲考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

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以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
而南而中而西復始於北

河圖以五居中合一於北成六為水羽聲也合二於南成七為
火徵聲也合三於東成八為木角聲也合四於西成九為金商
聲也合五於中成十為土宮聲也宮統四聲而主於脾呼出為
陽吸入為陰是為兩儀羽角太陰生少陽也徵商太陽生少陰

也是為四象文之以五聲而又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八卦生焉

若以帝出乎震之義又首震以為革音巽竹離絲坤石兌金
乾木坎土艮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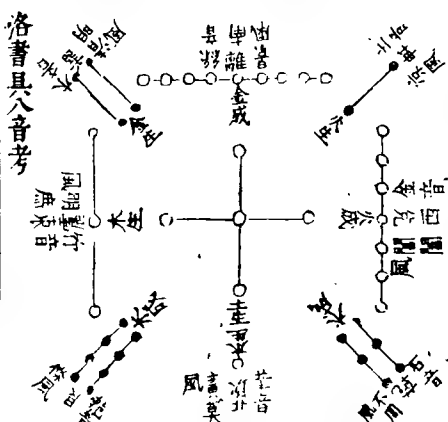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主

理齋

洛書八音圖



土不言成凡一九相
對二八三七四六具
對皆十數老陽之四
九少陰之三三八陽
之二七老陰之一六
其卦未嘗不與河圖
之位數合

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洛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後始於北洛書以五居中宮統五聲正隅共八種爲八音而生八風焉水漸木生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範陰藏諸用故易其位故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

孔子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項安世曰古稱八風從律而不姦言樂和則陰陽四時皆順耳未聞風以克而動也風苟受克豈得云不姦乎古者旋相爲宮調至七均而止然至中難林巽南無應已不能爲宮矣音過細也焉有十二宮而各周十二律乎不知七均之外餘五律者於宮徵與當乎且五音七均作樂之大經也今曰宮商角則去徵羽二音矣何以成樂也又曰三類倡和法當

律疏

七

理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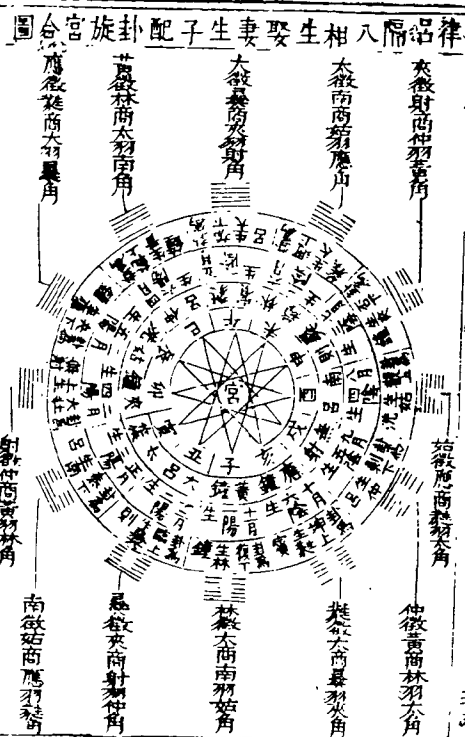
以三乘之是三均也又二九一十八聲凡二百一十六聲法當以九乘之是九均也古之作樂但問七均不問三均及九均也且對待也宮居第五流行也宮居第三宮者君也君失其位而何以統衆音乎爲此言者宋歐陽秀應鏞陳賜也按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清明者主吹噓萬物也景風言陽氣長養也涼言陰氣行也闇者倡也闇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藏黃泉也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廣大也言陰氣在下陰莫而陽廣大也條之爲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七

理齊



律呂隔八相生要妻生子配卦旋宮合考

按如以黃鍾爲宮初隔八生林鍾爲徵再隔八生太簇爲商三隔八生南宮爲羽四隔八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又一云黃鍾娶同類大呂爲妻隔八生蕤則爲子餘倣此存以備考

按漢志以黃鍾林鍾太簇三律之長相乘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終天之數得八十一黃鍾之實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終地之數得六十林鍾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九 理齋

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六十有四太簇之實也

十二律管長短相生考

慶按律管庖羲氏截竹爲之後用玉至周以銅淮南子曰黃鍾之管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通典曰黃鍾之管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十一按律尺九寸爲尺九分爲寸以九九乘之凡八十一分故謂黃鍾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四十八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六十四三分損一下生應鍾應鍾四十二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五十六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大呂七

十六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五十一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夾

鍾六十八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無射四十五三分益一上生仲

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不生通典曰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

益一上生黃鍾新書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

應鍾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

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

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

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廿 理齋

下生而有餘

宋宜春歐陽秀作律通盡關三分隔八之說以爲黃鍾三寸

九分大呂四十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

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獨得九寸林鍾八寸四分夷則

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至

應鍾始上生黃鍾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後儒附會其說

以爲律呂可以短生長亦可長生短王煥如曰斯邪論也

金縢黃氏以爲數少者清多者濁管短者清長者濁黃鍾極

清其管三十九分自此升六分得四十五分爲大呂升六分

者蓋黃鍾當六陰之後降冬之時一陽雖進而其氣尚弱故止得三分之二然六亦二三之積也自此以後陽氣漸盛其升俱以九分故有大呂升九分得五寸四分爲太簇又升九分得六寸三分爲夾鍾又升九分得七寸二分爲姑洗又升九分得八寸一分爲仲呂又升九分得九寸爲蕤賓至此則陽氣已老陽數已終故其管之長得九寸九者三七之積老陽之數也升極則降又自蕤賓降六分得八寸四分爲林鍾降六分者蓋蕤賓當六陽之後盛夏之時一陰雖進而陽氣尚強故止降得三分之二自此以後陰氣漸盛俱降九分故自林鍾降九分得七寸五分为蕤則又降九分得六寸六分爲南呂又降九分得五寸七分爲無射又降九分得四寸八分爲應鍾又降九分則只得三寸九分而復爲黃鍾黃鍾蕤賓二律于午相對爲經餘十律左右相對爲緯則左律損三分右律益三分蓋氣數之自然非人爲之損益也若以一陽初動而黃鍾之管極長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以後陽氣漸升而律又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蕤賓以後以漸而降減律宜矣至應鍾技黃鍾遞增四寸三分奇其氣之贏縮豈如是之驟哉況古謂管長者聲下管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

舒遲高者輕清而剽疾今日黃鍾聲高則其管宜短又曰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則其說自相背謬又況一歲之間六月爲陽六月爲陰陽生於子半終於午半陰生於午半終於子半陽進一分則陰退一分陰進一分則陽退一分其生也由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而終豈以子月之陽隔八而生六月之陰哉

樂律管見曰樂之大要只是制聲和聲二者必知律而後可以制器知器而後可以和聲制聲和聲二者兼備而後樂可成焉但漢唐以來誤以九寸爲黃鍾管又誤於隔八上尋損益蓋一陽之氣初動於子其氣甚微故其數極少其管極短其聲極清管得三寸九分三寸九分之說見之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律之古全史文及呂氏春秋張孫無忌隋志蓋自黃鍾一陽初動後氣以漸而盛數以漸而多管以漸而長聲以漸而濁以六九之數升至蕤賓蕤賓陽氣已老陽數已極老陽之數九故管九寸蕤賓以後其氣漸降故數漸少管漸短聲漸得清以六九之數降至應鍾而復爲黃鍾則其損益周還莫可端倪矣

十二律管長短損益相生考

慶按樂必協律謂協陰陽升降之氣也然陰陽升降之數有多寡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管有長短截管之長短又有損益之數而聲之清濁所以出也然而數自黃鐘起若九寸之說慶有所見矣稽之晉魏而上漢興以來不曰一生二生三生萬物乎故規始於一分而為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淮南子曰一不生非也蔡子曰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七如九故黃鐘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生七不已至中呂不生律所以止於十二律呂新書曰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

大史通志卷九十五 律疏 三 理齊

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又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又曰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其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慶以是法考之黃鐘林鐘太簇其數皆合而南呂以下數多不孚其書又曰陽升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九強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九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自絲分毫別又有條理至於徑圍諸說以為諸律與黃鐘一惟孟康以為不同隋故因之慶於二說具圖於後

十二律正聲並正半聲半損益合圖

	正律 卽正聲	正半律 卽半聲	變律	變半律
黃鐘	九寸	四寸五分	八寸七分八釐	四寸三分八釐
大呂	八寸三分七釐	四寸一分八釐	七寸八分〇二釐	三寸八分四釐
太簇	八寸	四寸	七寸八分〇二釐	三寸八分四釐
夾鐘	七寸四分三釐	三寸六分六釐	七寸〇二釐	三寸四分五釐
姑洗	七寸三分	三寸五分五釐	七寸〇二釐	三寸四分五釐
中呂	六寸五分餘三毫四絲六忽餘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六寸〇二釐	三寸四分五釐
蕤賓	六寸二分八釐	三寸一分四釐	六寸〇二釐	三寸四分五釐
林鐘	六寸	三寸	五寸八分二釐	二寸八分五釐
夷則	五寸五分五釐	二寸七分二釐	五寸八分二釐	二寸八分五釐
南呂	五寸三分	二寸六分五釐	五寸二分三釐	二寸五分六釐
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二寸四分四釐	四寸六分〇二釐	二寸三分三釐
應鐘	四寸六分六釐	二寸三分三釐	四寸六分〇二釐	二寸三分三釐

蔡子曰通典之正律正半律變律變半律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鐘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十二律正半並正半變半用與不用合考

朱子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凡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然自蕤賓以下中呂上生不及故無變律而惟黃太姑林南應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並

理齋

項安世曰合正律正半律是爲二十四聲合變律變半律調於七均爲八十四聲然自四清聲外餘皆無所用之如應鐘之半僅二寸三分豈成聲調乎聖人之爲律也非律七而用之也凡析理貴於無遺而音聲則貴於涵蓄國語謂五降而後不容彈矣此深明律者也

王廷相曰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

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欲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

項安世曰四清聲者即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子聲也若十二律皆有半聲即十二子聲然不必備也管自中呂以下其度漸殺至應鐘之半則僅二寸三分有奇不成聲矣古人作樂大不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共

理齋

陶宮細不過羽中呂以下之子皆過羽之音也豈雅樂哉然則古樂無徵羽乎不知古人自中呂以降至徵羽二調皆分寄於他宮而不自爲宮也以其微細不可以爲君也徵音之寄於黃鐘者爲林鐘調寄於大呂者爲蕤則調其調雖作而首尾不離本宮所謂黃鐘大呂之清徵是矣太簇之清徵則南呂夾鐘之清徵則無射皆徵也至羽聲尤細矣黃鐘之羽南呂也則與徵音寄宮之法同自大呂以降則以對宮者爲羽如大呂之羽無射也無射不能成調則逆用姑洗戌與辰對也太簇之羽應鐘也應鐘不能成調則逆用中呂亥與巳對也至夷之羽黃

也姑洗之羽清太也。尤焦急而不可爲調。則皆不用羽聲。言不獨奏羽聲也。非謂夾鐘姑洗無羽聲也。自此以降。七均不具。弗以爲宮調矣。蓋君子之樂。貴和而忌急。故徵羽未有獨奏者。惟荆軻入秦。爲變徵羽聲。以足知軻之不復返也。古人知徵羽之傷急也。故分寄於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宮。以殺之。所謂惟聖人建中和之極也。儀封王氏謂徵羽之調不成。是未知徵羽有寄宮之法也。三原馬氏疑冷謙所作中呂調七音無變聲。是未知中呂爲太簇之清羽。而非中呂之爲君也。冷謙所用中呂調。其首尾皆以太簇爲起止。是中呂之寄於太簇者也。非以中呂爲君者也。且王氏論旋宮之法。謂古樂惟宮調與商角爲多。而徵羽爲少。可謂妙造樂理矣。乃欲備十二子聲。則與京房之六十律何異哉。而奈何議之也。

項安世曰。律至中呂。其管六寸五分。有奇。三分益之。不能合九寸之數。僅八寸七分。有奇。于是黃鐘之變律也。然黃鐘君也。不可爲中呂子。則從變律而損其半管。長四寸三分。有奇。所謂變半律也。是謂清黃鐘。清太簇之律亦然。至蕤賓大呂。變則夾鐘無射五宮。爲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大呂無變律。卽從本律而損其半。所謂正半律也。是謂清大呂。清夾鐘之律亦然。四律凡

長。故有清聲。以佐十二律之窮。苟無四清。則大太夾姑蕤。七均不具。而不可以成調。苟十二律皆有清聲。則中林南無應。律管微弱。而不可以成聲。昔之鍾磬。用二十四。冷謙用四清聲。損之爲一十六。誠不易之制也。或謂尚闕八聲。且無變律。其法疎畧。而用有未周。儀封王氏謂不用十二子律。徵羽之調終不可成。是未知善用徵羽之通於神也。				
十二律內外圍不同圖				
正律外周 半律外周		正律內周 半律內周		律疏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律疏
倍律外周		半律內周		律疏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十分釐毫	律疏
木庫通志卷之五				
黃鐘	一五七一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〇七八五
大呂	一五二六	一〇七九	二一五八	〇七六三
太簇	一四八三	一〇四八	二〇九七	〇七四一
夾鐘	一四四〇	一〇一八	二〇三七	〇七二〇
姑洗	一三九九	〇九八七	一九七九	〇六九九
中呂	一三六〇	〇九六三	一九二三	〇六八〇
蕤賓	一三二一	〇九三四	一八六八	〇六六六
林鐘	一二八三	〇九〇七	一八一五	〇六四一
夷則	一二四七	〇八八一	一七六三	〇六二三

南呂	二二二	〇八五六	一七一三	〇六〇五
無射	一一七七	〇八三二	一六六四	〇五八八
應鐘	一一四三	〇八〇八	一六一七	〇五七一
度按外周者律管外之圓圍也內周者律管內之圓圍也倍 律者從十管而倍其數響黃鐘四寸五分倍則九寸半律 者從本律而減其半響黃鐘九寸半則只用四寸五分 律呂內外徑不同圖				
正律外徑		正律內徑	倍律外徑	半律內徑
分釐毫		分釐毫	分釐毫	分釐毫
黃鐘	五〇〇	三五三	七〇七	二五〇
大呂	四八五	三四三	六八六	二四二
太簇	四七一	三三三	六六七	二三五
夾鐘	四五十	三二四	六四八	二二九
姑洗	四四五	三一四	六二九	二二二
中呂	四三二	三〇六	六一二	二一六
蕤賓	四二〇	二九七	五九四	二一〇
林鐘	四〇八	二八八	五七七	二〇四
夷則	三九六	二八〇	五六一	一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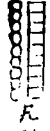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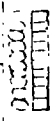
南呂	三八六	二七二	五四五	一九二
無射	三七四	二六四	五二九	一八七
應鐘	三六二	二五七	五一四	一八一
按徑者內外圓圍中徑直之數也 十二律內外圓徑合考 禮樂疏曰古稱黃鐘空圍為九分其長之一蓋取黃鐘之管九 分之一以為內周而鄭康成謂凡律空圍九分蔡邕月令章句 亦曰律雖大小徑圍無增減惟孟康注漢志則曰黃鐘圍九分 林鐘圍六分太簇圍八分彷彿得之今以蔡邕諸說推之大都 本成通志卷之五 律 卅 理齊				
歷謂不協試取黃鐘一律截取半律林鐘與黃鐘同吹其半律 之音雖清及下與正律不相應推測其長益清由管短下緣氣 寬未有圍徑相同而能正半諸音子母互應者也今以古法推 之凡律九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為之內周用勾股求弦之術即 得外周二十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為之外徑用弦求勾股之術 即得內徑內外周徑皆出自然之數不惟正倍半相應即凡相 生者亦莫不相和使一人吹黃鐘一人吹林鐘其聲相合又吹 林鐘與太簇應太簇與蕤則應其諸正律半律聲亦俱協諸儒 設謂圍徑相同抑何咎也				

又曰黃鐘倍律過長二尺容黍一合稱重一兩律度量皆從倍起若夫正律雖足一尺於量祇容半合於衡祇重半兩非全數也然用之於樂則以正律為主

慶向覽樂律諸書為多皆疑諸律管各有短長而徑圓別一及得李振之禮樂疏則如左分明為愚一大快心矣斯言也豈其與呂布章張孫無忌劉恕歐陽秀李文利黃積慶諸人為類也哉

橫黍尺圖

縱黍尺圖



詳尺省文也

太康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此尺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是此尺九分為寸九寸為尺軒后氏尺也以黍粒橫布之十穀氏尺也以黍粒縱布之九

粒得寸今算精法用此

粒得寸今算精法用此

本之漢曰黃帝尺度取黃鐘之律均而九之九九八十一分九分為寸九寸為尺舜同律度量衡更而十之十分為寸十寸為尺而夏后氏因之蓋八十一分之尺縱黍為之者也百分之尺橫黍為之者也而其為黃鐘之度則未之有改也蓋尺可改黃鐘不可改因而九之則為律因而十之則為尺班氏漢書乃謂黃鐘九寸加一寸為一尺夫度量權衡所以取法於黃鐘必加

一寸以為尺而何取於黃鐘哉此尺一謬而數千百年無復正律正聲矣

又曰歷代尺度不同商尺四其黃鐘之度而益其一當夏禹尺之十二寸五分周尺五其黃鐘之度而損其一當夏禹尺之八寸至如九其黃鐘之度外益一者漢尺也八其黃鐘之度外益二者唐尺也八十一其黃鐘之度而益之以一十九者宋尺也唐尺即商尺也宋尺之分即黃帝之尺之分也而寸則異焉漢尺之寸即黃帝之尺之寸也而分則異焉後世尺度之長也措克者之為也三代則不然隨時改易姑示改革云爾夏之尺商之尺也夏之尺周之尺也絜夏之尺商之尺因周尺而加之以其四之一皆黃鐘之度也

太康通志卷之五

律疏

世

理齋

按周禮王人以璧羨為度班固漢志以矩黍為則淮南子取秋分禾薊十二當一粟孫子謂蠶所吐絲積十萬為一寸項安世曰玉之器也難久薊之微也難睹黍有大小蠶有肥瘠卓哉有真見也

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張華校太常八音不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及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歌及梁武帝時祖冲之得勗銅尺以為校今

尺長四分半然最初造鐘律時人竝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謂其聲高後田夫耕於野得古玉尺以校量尺短四分時人乃信咸

漢官尺比晉尺長三分七毫

曹魏杜夔尺比晉前尺長四分七釐

晉後尺比晉前尺長六分二釐

梁表尺比晉前尺長二分五釐一毫強

北魏前尺比晉前尺長二寸七釐中尺比晉前尺長二寸一分

一釐後尺比晉前尺長二寸八分一釐

本志通志卷之五 律疏

聖

理齊

北周市尺比晉前尺長九分三釐

隋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萬寶常造律呂水尺比晉前尺長一

寸八分六釐

唐貞觀中李文本收鑄銅律稱尺比六朝尺長二寸

宋初有王朴尺石尺又以古法造新尺至仁宗朝又有三司布

帛尺

元郭守敬表臬尺視明京尺實得七寸二分視市尺實得八寸

強

明市尺視表臬尺實長二寸五分弱京尺視市尺實長一寸一

分五釐洪武鎮圭尺有二寸視京尺實得七寸三分視市尺實得八寸一分五釐其後定為周尺視市尺得六寸八分視京尺得六寸一分強視表臬尺得八寸五分弱唐順之黍尺擇黑黍

中者千二百粒日乾之稱重五錢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寸

與郭守敬表臬尺合又截竹為管長同黍尺寸其竅上下均容

一千二百黍者吹之黃鐘之宮凡天文樂律一以此為定律曆

融通云明工部營造尺乳寶鈔之外黑邊去其十之二而以古

錢及累黍相參考校當大錢九枚當開元錢十枚當縱黍八十

一當橫黍百是為真黃鐘營造尺即鈔尺也冷謙所定一尺以

大抵通志卷之五 律疏

聖

聖齊

營造尺去其十之二分加大錢一枚

禮樂集又曰昔在有商尺以十寸昔在有周尺以八寸異寸也同

尺也故三代之律同樂能而周尺亡者最制晉前尺為近於古

然未能合也迄至於唐尺凡十有六等而周尺亦亡

蘇頌王族如按黃鐘之長九寸寸積十分分十釐七十毫七十

忽七五十九萬口四百九十萬得寸寸十曰尺十尺曰丈十丈

曰引黃鐘之管其容千粟黍中者一百二十百為龠七十粒

十撮七二十圭七六粒七凡一千二百得龠十龠曰合十合曰

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黃鐘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

錄十黍七十黍凡二千四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裏十
五斤曰稱二稱曰鈞四鈞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
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廉狹大小輕重以十有二律為之度
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
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為準

朱子因史記生鐘之法定其尺度以九寸為尺九分為寸九釐
為分九毫為釐九忽為毫皆用九而不用十即古縱黍為尺之
制也以此截管上下損益易簡明達若用十為尺則秒忽之間
有巧算不能析者矣

本底通志卷之五

律疏

律

律

定律考

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
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
法律第當實千二百粒黍今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筆驗之看
如何大小方應其數然後為正

按上古聖人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漢魏晉
以尺求律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以秬黍下至
主朴專恃此黍而金石亦不有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
黍歲有豐儉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委不同尤不可恃況

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與黃鐘而後實之以黍
不足而易之以大有餘而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
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
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
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矣

慶謂作樂以和人心格神示有律焉以為制度而律又得之古
人截管候氣之法氣應而後律管始得其正律正而後可以制
器七準而後可以知聲故候氣定律為作樂第一義候氣之法
先須取宜陽金門山竹截去兩節取中間實之以秬黍按律管

本底通志卷之五

律疏

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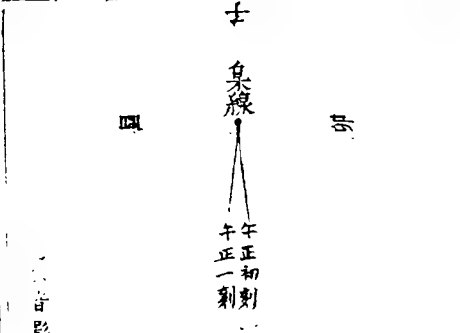
律

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為率或尺有未準不妨多截十數管長
與空圍每管各差毫釐又或黍有未準不妨多以上中下三等
驗之次須於中秋時預沐河內葭灰按葭草必令乾燥潔白又
要竹木焰火燒令過性則色白而輕否則體重不飛矣次須穴
地如管深廣各一尺五六寸下取平視如砥將管口用泥糊
於上絛上仍覆以紙取土於不入內也方植管於穴中管底邊
旁作泥圍護之使不傾斜即用淨黃土粉漸次實之以平管口
為度實土後揭去絛布以葭灰於各管端葉氏曰灰實律年以
輕覆之氣至吹灰動穀矣次律竹為三首重高六尺餘縱

橫各廣九尺上下令可容人行動中層高廣俱可六尺令可容人坐立內重高可一尺縱橫各廣可二尺方容十數管各上及四旁俱糊以紙下邊各護以土粉以蔽風氣不行人預安於地上候節氣將到時於內重頂上開竅俟辰黃鐘六管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七氣升所以灰飛甍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七氣升所以灰飛漢志云灰為氣動者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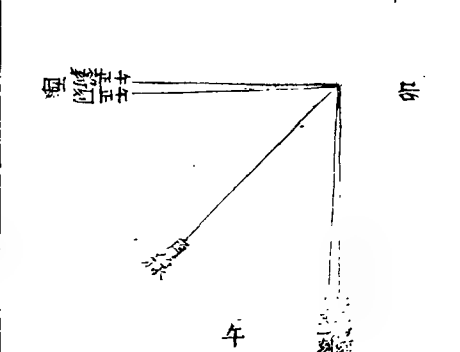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冊 理齊

第一 果線立股取尺圖



其法於甲子日斲木為盤方及尺者矩之至方定子午卯酉畫為十字道於中心心馬是為果盤次以新針一條長二寸餘者立於中心是為立米次於日午正初刻先畫一線道於盤以果盤承之俟果度午正一刻而止乃畫其日景所到之迹是為立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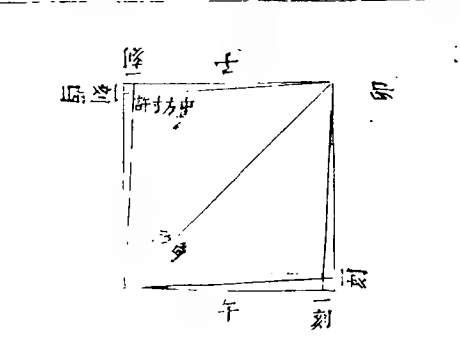
第二 果線立勾取尺圖



次於乙日復以前法承之更得一股以交於前股之上縱一橫是為立勾次於兩股相距者又畫斜道一是為角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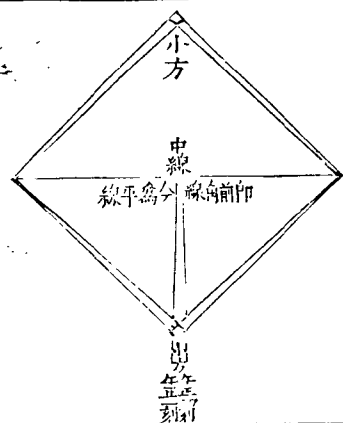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冊 理齊

第三 果線交股取尺圖



次於丙日復得一股次於丁日復得一股勾合前二日所得是為兩半矩次以兩半矩緯於角線合為一矩七之以成方方約寸許是為交股

第四中線準股以刻定分圖



次於成日於角線之中
 取心焉復立一線是為
 中線俟中線日景更度
 一刻以合於矩之角視
 角上小方上下四旁均
 平無間畫於兩矩之界
 即成一分十分為寸十
 寸為尺欲以定律即以
 其尺而九分乘之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芄

聖齋

臬線取尺考

禮樂家曰吾聞之樂之生也以聲層之生也以景數之生也以方圓度之生也以長短以氣為則而中聲可得也是旋宮之法也故曰聲為律以體為臬而高卑可測也是勾股之學也故曰身為度古者聖人之取法也察三垣而立窮市測中星而識寒暑無一不則於天也故律之子午天之子午也律之十二辰天之十二次也律之百分天之百刻也不法乎此而求之參求之管求之乃布臬貨何昧也今所定尺一憑日景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銘曰度統百分日旋百刻以定分維軌之則難察者聲不齊者物道公於天黃鐘以洽水火木金河海丘陵執尺度之矩而萬象明續禹之緒以利用於後人

十二律聲在器在人考

黃氏曰樂有二有在器之聲有在人之聲出於八音之器在器之聲也出於人之喉牙舌齒唇在人之聲也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故凡得是氣以生者非動物有聲雖植物與塊然頑然者亦莫不有聲但物雖有聲而不能以自發必假人制作吹擊而後其聲始成又必以十二律為之法而後其聲始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甲

聖齋

正人雖得聲氣之全然固於風氣其字音既不能無異而聲氣亦未必和平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其聲始一所以然者以二氣五行流行於一歲之中為二十四氣十二為節氣十二為中氣中氣則有中聲故聖人取之以為十二律而定音樂凡制器

闕為大呂合為應鐘太簇無射為商寅戌同位闕為太簇翁為無射夾鐘南呂為羽卯酉同位闕為大鍾翁為南呂姑洗爨則為角辰申同位闕為姑洗翁為爨則仲呂林鐘為正徵巳午同位闕為仲呂翁為林鐘此在器七聲為十二律之辯也聲之出於人者如黃鐘正宮單出於喉有闕無翁難實變徵出於齒唇齒齒搭下唇有翁無闕變宮喉兼牙聲闕謂喉帶牙聲牙聲闕為大呂翁謂喉帶聲牙聲不闕為應鐘商聲出於牙關謂開牙申舌為太簇翁謂牙不開舌搭下為無射角聲出於舌闕謂舌點上聲垂下為姑洗翁謂舌點上聲不垂為爨則正徵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

理齊

出於齒闕謂舌搭下齒為仲呂翁謂舌搭上齒為林鐘羽聲出於唇闕謂唇開為夾鐘翁謂唇閉為南呂此在人七聲配十二律之辯也惟正律則其聲之出於器者自無不工人則殊方而字音聲氣有不能齊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聲可得而正也故欲以詩歌彼諸管絃而為音樂必以人聲合之聲果協律乃得其正此夫人一貫之妙也慶覽之周禮有曰太師主於和聲故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辯天地四方之序黃公之言兩得之矣

黃氏七聲歌括

作樂先須審字聲七聲協律審宜精陰陽翁闕聲由出入聲翁闕口中生正宮出喉商牙聲角舌微齒唇聲喉兼牙聲變宮是齒搭下唇變徵是正宮專闕變徵翁餘五音將翁闕分宮闕鼓亨壻孔審觀既後庫森聲離變宮闕幹花黃宮翁戈和友忽洪溫商闕返開鰕雅下翁歌我考同千存角闕顛田天見憲翁寧丁運履東敦穀闕衣今其刈結翁施成實耳津新變徵薇魴飛屋福車禁方釜鳳夫分羽闕彼包平昂薄翁榮綴范費今純正宮陽闕其鐘是變闕大呂翁應鐘商聲太闕無為翁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

理齊

羽闕夾鐘南呂角闕姑洗翁爨則微闕仲呂翁林鐘變徵爨獨為翁子午相對配黃鐘天地七聲為律呂人從口內七聲分七聲未定須微器要把管絃聲細聞管絃聲與人聲協音律和平樂可論此是和聲寬指訣尚須留意審斯文

項安世曰古今之言律者紛七未有無樂章而能作樂者也未有不可破之管絃而稱能詩者也。有詩矣然後引吭而歌長吟微諷高下抑揚則十二律之音已具矣。所謂詠言也。然後金石八音循歌而奏與唱和之節合也。然後十二律管周旋配合與

絲竹之聲諸也故律也者聖人寫其聲以垂後世者也非未有作樂之先布律而求聲者也今以黃鐘言之如人之聲自喉而舌而唇齒喉者黃鐘也其韻必本氣海而肺而喉而腎氣海者黃鐘也其歌之高明發揚滿溢而紆徐者黃鐘也聖人欲得善歌者以垂則也而年青有涯也相因人聲垂則也而雌者近乎微細者近乎羽也欲以歌節垂則也而聲氣切眇不可簡賸宜也不得已而著之於律恐律之無所取裁也命之九寸恐九寸之無定也立則於秬黍恐秬黍之無以驗也測驗於氣候又恐律之久而墮也乃推為嘉量權衡使後世循末邇本而黃鐘庶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三 理齊

可復作也後儒不察舍歌而求之律末矣舍律而求之算末之末矣於是求諸律度求諸秬黍求諸氣候求諸嘉量求諸權衡又其迂者求諸歷數求諸河圖求諸治書求諸大衍求諸卦氣夫離經繆良由不識聖人詩歌作樂之道也 切音要

又曰古之聖人未有不能歌者也故作樂也易後之儒者未有習歌者也故作樂也難漢高帝武帝猶能作歌後世作者未必能歌而歌者未必能作至於今益以為伶工之業而鹿鳴四牡諸章僅為帖括訓詁之事欲求古樂之興也豈可得哉

朱子儀禮經傳曰宋有趙彥肅者傳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十二

詩之譜每句中之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古樂亡滅已久不知當時何所考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和唱者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辭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暢發其意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辭雖存而世莫能譜為此故也若但如諸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七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

十二宮曲逐宮按縱列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律五音曲調始	黃鐘	無射	蕤則	仲呂	夾鐘
大呂律五音曲調始	大呂	應鐘	南呂	蕤賓	姑洗
太簇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三 理齊	太簇	黃鐘	無射	林鐘	仲呂
夾鐘律五音曲調始	夾鐘	大呂	應鐘	蕤則	蕤賓
姑洗律五音曲調始	姑洗	太簇	黃鐘	南呂	林鐘
仲呂律五音曲調始	仲呂	夾鐘	大呂	無射	蕤則
蕤賓律五音曲調始	蕤賓	姑洗	太簇	應鐘	南呂
林鐘律五音曲調始	林鐘	仲呂	夾鐘	黃鐘	無射
蕤則律五音曲調始	蕤則	蕤賓	姑洗	大呂	應鐘
南呂律五音曲調始	南呂	林鐘	仲呂	太簇	黃鐘
無射律五音曲調始	無射	蕤則	蕤賓	夾鐘	大呂

應鐘律五音曲調始 應鐘 南呂 林鐘 姑洗 太簇

著此圖一則總攝新書八十四聲圖而借下律之宮徵為

變宮變徵耳。譬黃鐘律之變宮。即大呂律之正宮。黃鐘律之

變徵。即大呂律之正徵。二變律中。惟黃鐘用半聲餘否。慶

其簡而盡耳。又一兼通六十調中。十二宮逐宮五音之始而

攝其要耳。每始字直貫下五律。省文一見而已。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總圖

初正五音 屬第一宮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五 理齋

二變五音 屬第六宮

應鐘 大呂 夾鐘 蕤賓 夷則

三變五音 屬第十一宮

無射 黃鐘 太簇 仲呂 林鐘

四變五音 屬第四宮

南呂 應鐘 大呂 姑洗 蕤賓

五變五音 屬第九宮

夷則 無射 黃鐘 夾鐘 仲呂

六變五音 屬第二宮

林鐘 南呂 應鐘 太簇 姑洗

七變五音 屬第七宮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 夾鐘

八變五音 屬第十二宮

仲呂 林鐘 南呂 黃鐘 太簇

九變五音 屬第五宮

姑洗 蕤賓 夷則 應鐘 大呂

十變五音 屬第十宮

夾鐘 仲呂 林鐘 無射 黃鐘

十一變五音 屬第三宮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十二變五音 屬第八宮 大呂 夾鐘 仲呂 夷則 無射

著此圖即公孫崇五音十二變圖建陽蔡子六十調圖合

集也特省文而無滲耳。凡變徵變宮如十二宮曲逐宮直指

圖凡十二宮直書於圖按公孫崇十二宮合蔡季通六十調

是每宮五調橫協七音。縱協五音。皆以五音長短之次為

序。縱取每宮五調之法。俱在本圖備載焉。如凡第一宮之宮

調。即本圖之初正五音是矣。間一凡三變之無射等。為第一

宮之商調。間一凡五變之夷則等。為第一宮之角調。間二凡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本 理齋

八變之仲呂等。為第一宮之徵調。間一凡十變之夾鐘等。為

第一宮之羽調。間一者三。間二者一。宮凡本宮。徵凡間二。餘

皆間一。他宮各調。依此倣之。若凡每調七音之法。俱在本圖

五音十二變圖中。不更重宣。

應鐘律五音曲調始 應鐘 南呂 林鐘 姑洗 太簇 六調俱

足無變若蕤賓調變七徵一律大呂調變七徵變宮二律夷則

調變角及變徵變宮三律夾鐘調變角及變徵變羽與變宮四律

無射調變五律止正宮正徵不發仲呂調六變律止正宮不發

蓋謂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七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

律也

按新書半聲調爲子聲除黃鐘調無半聲大呂太簇調半變
宮一半聲夾鐘姑洗調羽與變宮二半聲仲呂調徵羽變宮三
半聲蕤賓林鐘調徵羽及變徵變宮四半聲夷則南呂調五半
聲而宮商不半無射應鐘調六半聲獨宮音不半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
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用角而
以宮何也蔡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
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七

理齊

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
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
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
際會之中所以爲蓋若角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
七均論之又其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以取正也然自其
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
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
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
受其還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

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
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
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
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
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
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
樂者也

蔡子曰十二律還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
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四八

理齊

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
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
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單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
調大呂單曲餘十宮皆然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
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
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
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朱子曰律呂十有二簡以時只使七簡若更揮一聲便拗了
蔡氏曰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單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又曰：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鍾言之，或爲他宮之角，或爲他宮之羽。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故制四清聲用之。

蔡子曰：還宮，且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夾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又曰：還相爲宮，若到應鍾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

又曰：樂家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疑賓爲之商，則是商聲高以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

王箕頤曰：禮還還相爲宮，秦漢儒者牽合之論，非聖人之言也。何者？十二律管分爲五聲，濁者已備，清者不足，通典云：黃鍾聲氣之元，其管最長，餘律皆短，可以相順而無相陵。

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則教濁而宮清，雖有其韻，莫成音曲。若以蕤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仲呂爲徵，其商角羽皆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是有濁無清，不足以盡五聲之調。故曰：非聖人之言。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圖，以仲呂上生定之。

宮 徵 商 羽 角

第一宮	黃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第二宮	林鍾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第三宮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第四宮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第五宮	姑洗	下生	應鍾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夾鍾
第六宮	應鍾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第七宮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上生	仲呂
第八宮	大呂	上生	夾鍾	下生	無射	上生	仲呂	下生	黃鍾
第九宮	夾鍾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鍾	下生	林鍾
第十宮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第十一宮	仲呂	上生	黃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第十二宮	黃鍾	下生	林鍾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考

淮南子曰一律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成六十調因而六之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之道也按蔡子曰律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也慶謂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上者首也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

王廷相曰如黃鐘爲主律則必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爲平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太簇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十二還宮總八十四聲圖

宮	下生	徵	上生	商	下生	羽	上生	角	下生	變宮	上生	變徵	
第一宮黃鐘	正	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第二宮林鐘	正	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第三宮太簇	正	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夷則	正
第四宮南呂	正	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夷則	正	夾鐘	正
第五宮姑洗	正	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夷則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第六宮應鐘	正	蕤賓	正	大呂	正	夷則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第七宮蕤賓	正	大呂	正	夷則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變
第八宮大呂	正	夷則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變	林鐘	變
第九宮夷則	正	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變	林鐘	變	太簇	變
第十宮夾鐘	正	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變	林鐘	變	太簇	變	南呂	變
第十一宮無射	正	仲呂	正	黃鐘	變	林鐘	變	太簇	變	南呂	變	姑洗	變
第十二宮仲呂	正	黃鐘	變	林鐘	變	太簇	變	南呂	變	姑洗	變	應鐘	變

十二律還宮總八十四聲考

按八十四聲以十二管各被五音不及二變則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太簇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禮樂箋曰八十四調者蓋以五音十二律錯綜之後儒所謂以律準易者也不知數必有終事必有極易至六十四卦以孔子之聖豈不能更折爲千百萬億而顧僅爲繫繫者豈其智反出於龍揚雄下哉亦以如是而足也又況律者實不同於易苟自蕤賓以降皆被五音則其聲彌細琵琶月琴之自北也而謂雅樂有是哉唐張文收祖孝孫雖修八十四調然唐代之樂雅正難收故終其世爲淫濫兵革之還斯明徵矣大抵儒者不能審聲而務謹理又其迂者好異成癖以爲凡事非易不可如宋之陳賜謂還宮之制與著卦相表裏而反

譏二變四清為樂之靈楚黃瞿九思強質於大衍曆折之為一百二十調而反謂七音隔八之不足信其意欲通四書造化之原而不知聲之反淪於鄭衛也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圖

黃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黃鐘清宮即唐詩關雎是也其聲宏正而不迫蓋黃鐘之管長是為諸宮之君

大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大呂清商其聲似黃鐘少清而散大呂為黃鐘之妻二調可

太簇通志卷之五 律疏

以相出入

太簇清音俱廢

夾鍾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夾鍾清宮其聲微似黃鐘少清而多抑揚亦與黃鐘相出入

姑洗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姑洗清商其聲寬平和緩清而微下

仲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仲呂清商然存者罕其聲未詳

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四清音雖亡然樂譜其與林鐘變則相出入則亦清聲也

林鐘清宮清羽存清商清角廢

林鐘清宮清羽其聲優柔寬平沉抑而微下蓋近乎微也

蕤則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蕤則清宮其聲清粹而遠亦與夾鍾相出入

南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南呂清商其聲幽清而下

無射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無射清商其聲近南呂和柔抑揚又有餘音

應鍾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應鍾清宮其聲急直而無餘音應鍾之管最短也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考

項安世曰十二律呂四音皆具獨無徵音疑其久而失傳也然

正聲則龍備矣蓋聲音之在天地一原氣之素審也不以治而

增不以亂而削然世治則正音興世亂則變聲作者是作樂者

之過而非聲律之尤也是故一言也君子則為德音小人則為

亂聲不可謂舜與跖齒牙異形也一樂也君子以養性小人以

濟欲不可謂曠與涓琴瑟異制也夫所望乎鄭聲者以其益耳

如桓譚之鼓琴有繁聲電蒙之雷入亂而益散緩者是也。黃鐘大呂之調而迴關雉鹿鳴之詩斯雅音之正也。如冷謙孔廟之樂太簇之羽也。斯調久亡而樂譜稱其與夾鐘相出入則亦可以彷彿其聲矣。大抵律管有異同而人聲則一定故音有未諧但當遷絲竹以就人聲必不可屈人聲而拘絲竹。儒者既不能定律又不能審歌即令累黍考度分秒無訛授以管絃吾知其必不成聲矣。其患在於尊古太高而視律太深及茫無可據乃又遁而之德夫德誠本也然亦有九奏在縣空持一德可以代金石者也。

宋史通志卷之五

律疏

聖

理齋

慶按周禮疏曰祭祀之樂不用商音以祭尚柔商堅剛也只有宮角徵羽又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朱子以為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或是無商調不為無商音若奏起來五音依舊在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於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英微末以象

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

項安世曰詩稱二南不言二北是訖和柔平中治世之音也。亢英猛起暴慢之風也。靡蕩不返即行也。其國弱哀怨要眇此儻之象也。其民困審音觀之。

徵羽二音寄宮之圖

太簇宮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黃鐘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黃鐘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黃鐘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倍再律為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無知
宮全一	商七三	角五	徵五	羽八	變五	宮全一	商七三	角五	徵五	羽八	變五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蕤賓	應鐘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宋史通志卷之五	律疏	聖	理齋	聖	理齋	聖	理齋	聖	理齋	聖	理齋

無射宮	南呂宮	夷則宮	蕤賓宮	林鐘宮	大成通志卷之五
無射	南呂	夷則	蕤賓	林鐘	律賦
清黃鐘	應鐘	無射	蕤則	南呂	五太
清太簇	清太呂	清黃鐘	無射	應鐘	理齊
清仲呂	清姑洗	清太簇	清太呂	清太簇	
清林鐘	清蕤賓	清仲呂	清姑洗	清姑洗	
清姑洗	清太簇	清太呂	清太簇	清太呂	
清南呂	清應鐘	清蕤賓	清仲呂	清蕤賓	

應鐘宮	應鐘	清大呂	清夾鍾	清蕤賓	清夷則	清仲呂	清無射
	應鐘	正半	正半	正半	正半	正半	正半
	徵音寄姑						
	無						

徵羽二音寄宮考

項安世曰有寄宮之法而選宮之說可悟矣徵羽之調未嘗不成矣故樂貴乎七均也惟是周禮圖丘以夾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方澤以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太簇為角姑洗為羽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五

理齋

呂為羽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似與前圖不類大抵三大祀之樂去其不宜用者而以宜用之宮順序為角徵羽非三分損益論也鄭康成注之詳矣然郊社二樂終似宮音下而角音高者宮聲皆用倍律平俟耶冷謙郊社之樂考之今固未敢臆定也

丘璿大學衍義補曰十二詩者於鹿鳴六詩云黃鍾清宮注云俗呼正宮關雎六詩云無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宮越調之類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目也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

古人之彷彿即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清宮清商之謂俗法之移換尋古調之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即合作於一堂而有和應之笑然後按鐘律之法截管候氣審度量謹權衡可以得古人之遺則矣

律呂字譜考

黃鍾曰合 大呂太簇皆曰四 大呂聲下曰下四 太簇聲上曰上四

俗樂譜考

太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卒

理齋

合之為黃也 四下之為大也 四上之為太也 一下之為夾也 一上之為姑也 上上之為仲也 勾之為蕤也 入尺之為林也 工下之為蕤也 工上之為角也 凡凡下之為無也 凡上之為應也 六六之為清黃也 于玉下之為大清也 于五上之為太清也 子緊五之為夾清也

太常樂譜考

黃鍾合 太簇四 仲呂上 林鍾尺 南呂工 清黃六 餘皆設而不用如隋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鍾

八音考

足以爲感通云

大成通志卷之五

行

六

理齊

音合作之準

又按世人雖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交曲之集知以一律配

寧而神明有不昭格也哉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六二

理齊

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誌上目錄
樂制考 慶說一	
歷代十一條	附慶說八
樂舞位次合圖	附錄並慶說六
樂器考 慶說一	
麾圖二	
麾考 慶著	
特鐘編鐘圖四	
特鐘編鐘考 慶著	
本成通志卷之六	目錄
縣鐘磬式合譜圖	
列編鐘義	
擊編鐘法 慶著	
特磬編磬二圖	
特磬編磬合考 慶著	附錄一
範簠簋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編鐘編磬合譜	附錄一
琴圖三	
琴考 慶著	

調律法	附錄一
九分七法圖	
考	附錄一
七絃十二律圖	
考二條	
七絃縱爲七均圖	
考	
七絃橫爲十二律圖二	考三條
本成通志卷之六	目錄
琴音辨	
按徽說	
彈琴法	
減字法	
指法三	
琴譜	
瑟圖四	
瑟考 慶著	
數絃法 慶著	

舞六代之樂罷之後遂不復大合樂矣。按大磬卽部函鐘卽林鐘小呂卽仲呂。

又按奏者堂下四縣鐘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也古者奏歌各用一調以配一陰一陽互相對以爲合也後世通用一調與古異矣。若文王世子大合樂謂合聲容歌舞之事而同作也非合調也。

南宋文帝釋奠設軒縣之樂

慶按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氏曰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簋簠如司農云宮縣四面皆縣象宮室四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二

理齊

面有牆也劉氏曰宮縣有編鐘編磬各十有六又有特磬十二鐃鐘十二皆以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鄭司農云軒縣縣三面其形曲去其南面避王也判者半也判縣左右之合謂東縣鐘西縣磬又空北面矣特縣七於東方或於階間特磬而已。○宮縣備六律六呂軒縣去仲呂蕤賓判縣又去黃鐘大呂應鐘矣。

南齊武帝北齊顯祖仍用宋制

按是時陳後主設金石之樂雖未記其何縣或亦軒縣之類

樂

隋文帝釋奠奏咸池大夏二樂

按咸池黃帝之樂名周禮以祀地示也大夏禹樂名周禮以祀山川也。

唐元宗祀先聖樂用宮縣

宮縣見宋文帝下慶按前用軒縣至元宗始用宮縣庶不失尊崇孔子之意說者多議禮樂之極隆爲過殊不知孔子生雖爲陪臣沒則爲帝師卽不以極隆之禮事之而可以臣禮事乎。

唐代宗釋奠孔子於國學祀堂復用宮縣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理齊

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宮縣不具至大曆初乃得復先王盛事。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徽宗頒堂上正聲大樂一副於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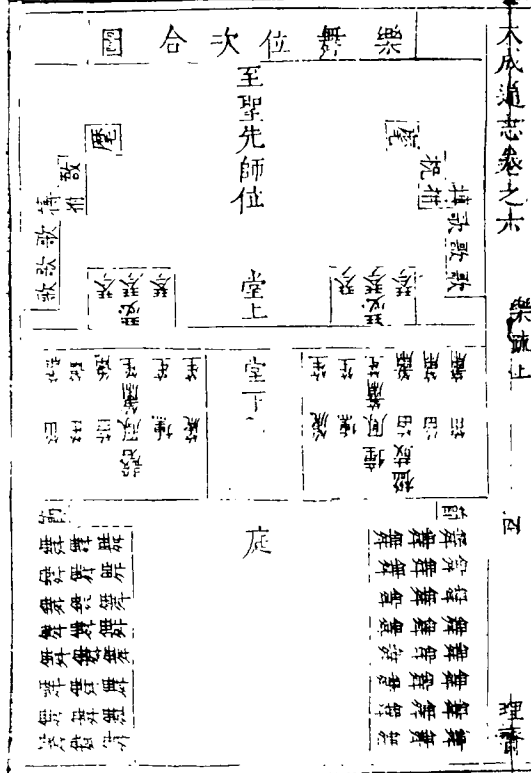
宋高宗將祭文宣王頒降肆習大成樂

元成宗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

明太祖詔定文廟祭祀設高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其制楹鼓一執事一人編鐘一執事八人編磬一執事八人埙二篪二執事共四人鳳簫二執事二人笛笙簫各

執事六人琴瑟六瑟二執事共八人歌六人搏拊二祝一敔一麾
二共五人舞三十六人

慶按諸制中祝敔當各設二麾當設二節當增二共執事增
增五人又按舞當以八人為倡增一十二人



慶按書曰曼擊鳴珮搏拊琴瑟以詠以此不惟搏拊琴瑟祝
敔奏於堂上即磬亦當奏於堂上然特磬今廢則堂上無磬
矣書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則祝敔亦奏於堂下然定制
久矣止附書義以備考也

又按同禮王氏曰鼓鼗管蕭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
祝以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也
慶再思之祝敔當各設二起奏以祝設於上止樂以敔設於
下

又按禮在東方曰生以東生發之方也在西方曰頌以西成
功之方也

慶嘗歷考樂舞諸圖各互異同其列歌工琴蕭笙笛各八人
考夙化以前之制也

又按歌工東西相向而不北面者王煥如以為舛誤言之誠
是也

又按搏拊或有設於歌者之下琴瑟之上者此為合禮然則
諸書設於上者居多故圖列於上而存說於此

樂器考

慶按樂器闕里誌等書多言所用而不及制作之由然樂器

雖以用重而天下學校藏之有幾即曰藏之而能適用者有幾製造之法亦崇先聖者所急需也因並及之

圖 麾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六 理齊

麾考

周禮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周人所建非以麾樂然歷代奏樂用之協律郎執之以節樂歌立於樂縣之前稍西唐樂錄所謂翬干是也其制前代以纁帛今月絳繒為之高七尺廣一尺一寸為一幅上繪描金龍三爪無珠前升後降輔以五色雲氣上下綴版以粉為質上版繪雲下版繪山執用朱竿長八尺五寸其翬龍銅龍首塗之以金令口銜麾下垂升龍向外降龍向內樂將作可麾者舉而唱之如第一層樂則曰樂奏成和之曲與麾則升龍見而樂作乃奏七閏催之則降龍見而

樂止麾所以指麾樂之初終令知起止也每奏必次第舉麾僅麾如前儀其數二須二人對立於東西兩階以導之開則植於架上架以木為之形四方有足故曰竿下有跌蓋即蕭聲音律繪音情帛也七尺一曰高八尺按龍或作蟠上音蟠似蛟無角似龍而黃塗叶杜偃音煙上聲什也則也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七 理齊

鐘磬二圖諸樂書中率皆非式按其如式者詳加考証別為圖說如左

特鐘觸鐘合考

爾雅大鐘謂之鐃與賁鼓同奏詩曰賁鼓維鐃或謂之鐃與晉鼓同秦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鐃磬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陳賜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鐃大鐘謂之鐃周之時大鐘謂之鐃小鐘謂之鐃項安世曰鐃大鐃小皆特縣也李之藻曰樂鐘所用惟特鐃鐃鐃編鐃三者而已特形小於鐃而大於編以特縣故名項安世曰鐃鐃晉鼓或用於軍旅惟鐃鐃編縣獨用於禮樂特縣之名雖諸家互相同異然廟祀所用當以鐃鐃爲是但其器大其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爲其所掩故但於起

大藏通義卷之六

樂疏上

十

一、

謂單曲之時擊之以節樂。編鐘則聲器皆小。故可以并奏而不相凌也。今文廟制惟用編鐘。攷夫創造之始。皇圖要覽云。帝堯造鐘磬。禮曰。堯之扣鐘。鄭康成曰。堯堯時鐘工也。世本云。舜之臣垂造鐘。廣雅云。僅氏鐘十六枚。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差故聲大。白虎通曰。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五經通義曰。以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風闔闔。其聲羽立。秋之音也。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冶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考之周禮。小春實與編磬同奏。凡縣鐘磬半爲堵。兩合鐘磬而縣於一篳。共一十

六枚也全爲肆謂鐘一篲磬一篲各一十六枚也十六枚之數合以八音倍而設之後世多宗鄭氏用四清聲謂各減黃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該但脫畧多年今大成樂明初冷起敬遵依古制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焉蓋凡聲生於形上異則聲異故國語云昔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若過厚則石聲不發已薄則播聲多散侈則梓聲疾出傘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震而不正凡此皆形失其度而聲失其中也周禮亦載其說欲如制還須考之周禮用算乘除以爲輕重高下大小長短之制夫鐘旋下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土

理齊

各有七體十六枚各如其律之尺寸以爲體以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故也周禮之制維何按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上謂之鈇間謂之于上謂之鼓上謂之鉦上謂之鉦上謂之鉦上謂之鉦上謂之鉦上謂之鉦舞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上謂之甬之篆上謂之枚上謂之枚上謂之枚上謂之枚上謂之枚上謂之枚上謂之枚間謂之景上謂之攬上謂之攬上謂之攬上謂之攬上謂之攬上謂之攬上謂之攬此周禮言形體之名義也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鈇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圓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此周禮言大小長短之制也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為燧六分其厚以三
一為之深而圓之此周禮言厚薄之制也虞翻詳之編鐘各以
律為體其全體之高各宜如律諸家皆云內之深取律為數謂
自銑至銜中虛高各如律數而美五分為鑠如以九寸為律其
七體共高九寸銑廣一十八分六體各廣一十二分共成九寸
之數若特鐘則四倍其律之數冬官又言改煎模鑄謂攻金之
工金有六齊若鐘鼎之齊則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全用紅銅
錫取其滇蜀所產以金為鐘鼎必濟之以錫蓋因金性堅剛而
錫柔夷六分其一制器則不折金色赤黑而錫青白六分其一
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主

理齊

制器又辭潔凡鑄金之法候其煙氣形狀以知生熟依經及疏
之意用金錫必鎔煉之使精然後入模鑄之方其改煎金錫有
氣之可觀始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為黑濁迨黃白則陰氣漸
雜而不純青白則陽氣見矣至於青則陰雜之氣消盡無餘而
陽氣純矣煉精矣然後鑄之則用之而無弊再詳金錫之用以
兩代寸則庶幾宜矣黃音焚鑄音博則音飄我音茂上聲至音
瑞與僅同俗作僅其作荀作音不按葛氏鄭敬仲云見之為物
入水不濁勝水不濡先王作樂亦欲無漏濁之樂故名之銑音
先上聲銑口兩角為樂兩角虞乃鐘之所先故曰銑樂純吳名

實一也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而不圓故有兩角問去聲謂
間隔一層也千言集上建而和也鐘屑之上柱也按音區補口
也屑至此始無故從其義名之鼓以受擊虞名為鼓鉦音在居
鐘體正中故名鉦虞取舞蹈厲有節之義曰舞謂聲之發動於
此六不有節鄭氏曰子鼓鉦舞四者鐘體也肅音勇言聲自此
而能躍也薛氏曰肅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繼之義全書云自
舞以至鐘柄通謂之肅而銜旋幹三者在前而異名者也銜平
也鐘所須以為平者則聲平而不陟也陟音坡鄭氏曰肅銜二
者鐘柄也薛氏曰體所以出聲柄所以垂體旋屬鐘柄有孔樂
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主

理齊

之可以轉旋故曰旋虞氏謂即錄也形如壁篋所以屬柄蓋音
行長也旋以蟲為飾有盤旋周回之狀故曰旋蟲也必縣之而
後可擊縣必旋蟲而後能繫之有旋猶木之有幹也故名幹
幹強也旋言其文之回轉也幹言其強而能屬鐘也帶謂七體
之界其形條而細若帶焉王氏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以介鐘而
正其名如篆籀之文而義隱於其中故又云篆黃氏曰篆謂帶
之篆文也按枚王氏曰凡數事以條數物以枚篆間有鐘乳以
夾鼓與舞故又曰枚林氏曰枚言其數之可數也黃氏曰篆間
有圓可枚數也謂圓可九枚夾音結按景音影王氏曰口在上

景在下精入乎神而幽景出乎明而大放別而可數故枚又謂之景黃氏曰景謂枚中四而有影也四音天既當作燧據聲也謂擊之處據聲生光故又曰燧鄭氏曰燧在鼓中室而生光有似夫燧黃氏曰鼓間為燧而圓其外室音規饒下孔也按經王氏曰凡鐘制皆下侈而上斂故經徑得號徑十之八如律九寸號圓倍其數為一尺八寸法二以為經則經圓一尺四十四分徑六寸法二得四十八分先儒謂自舞下至於干皆鐘體通謂之經則于鼓篆放樂號舞皆在經而異名者也號間先儒以號間為干以經為號間則號圓徑與經同鼓間王氏曰鼓間又法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古 理齊

二分則居號圓徑之十六脩長也黃氏云脩亦徑也乃變文耳廣亦徑也又法二分則居號徑之四王氏曰舞既促則當以橫為脩縱為廣則上不失於太促下不失於太侈矣長亦徑也鄭氏曰以經長為脩長并衡數也設其旋先儒謂旋長如脩以三分之一在衡上以其一為之厚如鼓徑四十八分則其厚四分八釐燧又取厚六分之一如鐘厚四分八釐則燧厚八釐燧深則不傷鐘體必圓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意義音衍餘也齊與劑同入錫各隨其器而有多寡之不同所以有六齊更音軟六分其一王氏曰鐘以擊於以景則用錫為最少

縣鐘磬式合譜圖

二月夾鐘清一	正月太簇清五	上十二月大呂清四	十一月黃鐘清六	十月應鐘凡	黃九月無射凡	八月南呂工	七月蕤則工
十月黃鐘合	十二月大呂四	下正月太簇四	二月夾鐘一	三月姑洗一	黃四月仲呂上	五月蕤賓勾	六月林鐘入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五 理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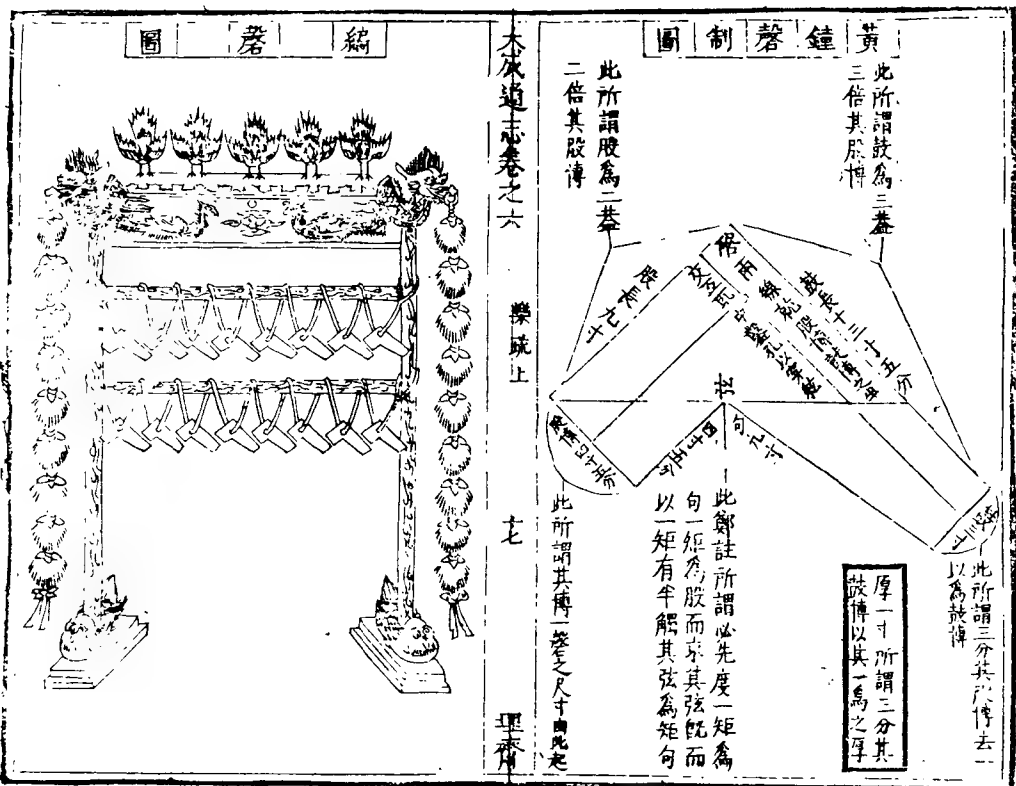
列編鐘義

黃鐘為聲氣之元萬事根本在縣之序必以黃鐘列於下集崇牙右方應得陽氣施鍾於黃泉蕤萌萬物自下面始升於子應十一月次大呂應十二月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而宣氣也大太簇應正月簇奏也言萬物隨陽氣大奏地而出也次夾鐘應二月言陰夾助太簇以宣四方之氣也次姑洗應三月姑故也洗潔也次仲呂應四月言陽氣去故就新而潔明敬陰始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次蕤賓應五月蕤繼也賓導也言道陰陽始繼養物也次林鐘應六月林生也言陰氣助蕤賓大德盛也大

擊端鍾法

司鐘者聽歌聲之起轉隨應聲律以擊之如擊黃鐘以合字應擊太簇以四字應擊姑洗以一字應擊仲呂以上字應擊林鐘以尺字應擊南呂以工字應擊應鐘以凡字應擊清黃以六字以尺字應擊應鐘以凡字應擊清黃以六字

應聲清太以五字應是以八音之疾徐成翕純噉緯之文也馬醇宇祀典考曰大呂夾鐘蕤賓蕤則無射五音縣而不用隋人謂之啞鐘然尚恨十六枚未盡舉而古初之制已亡矣若闕里誌以爲將作樂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旣闕則擊磬以收之謂金聲而正振之也若用之於特鐘則可用之於編鐘則音樂之制盡淪矣胡乎可



特磬編磬合考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聲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皇圖要覽云帝嚳造鐘磬說文云無句氏作磬世本云無句氏堯臣也樂錄曰堯時磬叔所造爾雅大磬謂之磬郭璞曰磬形似鞀以玉為之。愈氏曰古者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周禮特縣掌於縣懸編縣掌於磬師玉磬在堂上所以節歌笙磬頌磬在堂下。耶為樂節若編磬則宮商皆備與編鐘同奏也。大射禮笙磬西面頌磬東面鄭康成曰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十六

理齋

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也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若此則編縣之鐘磬同有笙頌之目隨方而異稱者也。張安茂曰據禮明文堂上鐘磬特縣各一縣縣所掌之特磬即玉磬也堂下鐘有特縣而磬惟編禮樂箋曰後儒不解乃疑頌磬為玉磬而陳賜又以應歌者為頌磬是不知堂上堂下之異矣。今特縣久廢止存編磬廣雅曰毋句氏磬十六枚夫鐘金音也有煎煉模鑄之法人工而成之也磬石音也石雖天成而成器還有人工耶石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又云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其中多磬石又云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俱今關隴之間書

云泗濱浮磬則以靈璧之產為勝然今河內太行諸山產石頗勝靈璧浮之為言取其石近水而露生以水克磨而土豎提也則聲朗而圓潤。王子年拾遺記曰瀛州池上有青石可以為磬其石丈餘輕若鴻毛恐未必然耶石之方若此而十六枚大小長短厚薄之等依律之尺度為之則有說周禮冬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倨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按倨句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俞氏曰句即股倨即鼓也言其大形如倨句然一短有半者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十九

理齋

狹而長短者為股為上為後長者為鼓為下為前其上下弦折如矩下弦比上弦長三分之一上下弦各二分為一矩下弦長一分為矩之半以長掩短故謂倨句一矩有半也此言磬之形體也博者股之廣也股者磬之上股也鼓者受擊之處也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者謂股博得三之一股長得三之二鼓長得三之三皆以三分損一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亦可謂之矩半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者謂股鼓之厚均得鼓博三分之一如律長三寸則鼓長九寸博三寸厚一寸股長九寸博四寸五分厚俱用鼓博三分之一此言磬之律度也已上聲太清摩

其兩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已下聲太濁摩其四端使短而厚則其聲清此又取音之法也李之藻曰擊磬厚者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薄者宜輕不宜重則不和諸樂不言輕重惟磬言之蓋輕重妙義存焉舊音泉聯音低洋磬不曰石而曰磬以石成磬而貢也俗音巨句音勾

王煥如曰編磬長短相迭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雖然可不用律而獨以是哉

附論曰周禮歷三千季自宋以前列為十三經以取士則人之習之者不為寡矣而注之者亦不為少矣慶讀考工記一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廿

理齊

書注家以上股博為鼓長下鼓博為股長則股為二鼓為三之說贅矣而股博又不言則脫矣依注讀之反以古聖人之經而致茲多病也于今尚從其誤蓋未嘗會心於經故也

簨簴考

樂有編鐘編磬必有簨簴釋名云縣鐘磬者橫曰簨也峻也縱曰簴在旁曰簨也考工記梓人為簨簴簴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簴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簴小者而長博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為簨明堂位曰夏后氏之

龍簨簴殿之崇牙周之壁龔注龍飾以龍形崇牙其崇如牙以柱鐘磬飾以采色至周尚文又於簨上畫綳為翼載之以歷重五采羽於其下挂於簨之上郭璞曰縣鐘磬之木植者為簨兩端橫者為簨上加以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簨刻版捷業如鉅齒也云縣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今制簨簴皆緣以朱簨二層於簨上加以業績五色雲龍中列以博山或曰業上刻五色鳴鶴狀牙端施銅鈞所以縣鐘磬則不然以其卷然可以挂縣故謂磬用繩簨上皆刻龍鱗於兩端樹采羽五於其上龍口垂五色旒蘇各九而卜綴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廿

理齊

緣結以為要縣簨足刻獸首皆向外鐘簴以贏者後祝也簨簴以羽者白鵞也鐘簴刻螭磬簴刻鳳皆塗以金文廟簨簴之制四代之禮備矣簨簴尹切簨渠呂切簴魯果切繼慈陵切簨通作槩以漆七物也五色旒蘇謂簨緣結繡之也五綵錯為同心而下垂也一云散貌

編鐘編磬合譜宮調

迎神

大太南孔林聖仲道太德仲尊林崇仲

維南林仲太化斯民仲是黃宗太典黃祀有仲常林

精南林仲太隆神黃其南林仲於昭聖仲合容太

初獻白太生仲民林仲誰太底黃合其仲盛太

大祝通志卷之六

惟南林仲太度黃越太前仲太來仲帛太具仲成林

禮黃容太斯林仲泰太授南黃六馨仲惟南林仲之仲聽太

亞獻大太哉仲聖合師太實南天仲生仲德太

作上樂太以仲崇仲時仲祀太無仲斂仲清仲醑仲惟仲著仲

嘉林牲仲孔黃碩太薦是南神黃明仲庶南幾林昭仲格太

終獻

百上仲王南宗林師仲生林民仲物太軌合

瞻黃之南洋林仲神林仲其仲寧太止合黃酌太彼黃全林疊仲

惟南清林仲且太旨仲登仲獻太惟林仲三仲於黃嗜南成林禮仲

微饌儀象太在仲前林仲豆太遷仲在黃列太

以太饗南以林薦仲既仲芬林仲既太潔仲禮黃成太樂仲備太

大祝通志卷之六

人南和林仲悅太祭黃則太受仲福林仲率黃遵南無林越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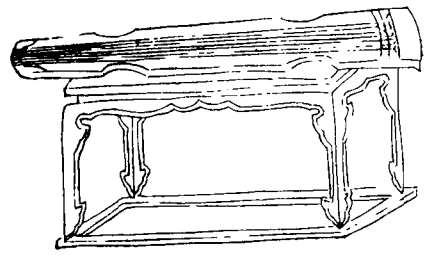
送神有太嚴南學林仲宮仲合黃方太來仲宗太

恪黃恭南祀林仲事仲威仲儀林仲雖仲歡仲茲仲惟仲馨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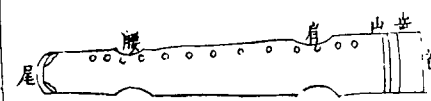
神取太還仲復仲明黃禮南斯林仲卑仲咸南膚仲百仲福太

日四手太常其所自來國亦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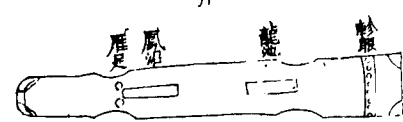
琴圖



面



背



底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音

理齊

琴考

世本云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為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琴操云伏羲氏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說文云神農所造，練朱五絃，至周文武增二絃，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或云帝俊使晏龍作樂，記曰舜彈五絃之琴，拾遺記云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晉記云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或又云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爾雅大琴謂之離，以斯也，琴制大小長短，歷代不同，惟五絃增之為七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革

理齊

則自周始，李之藻曰：通長五尺五寸，今河圖全數，諫岳中問五尺，以當大衍絃有七，以五音兼二少，舜歌南風，琴絃取五，一時大序希聲之制也，李照陳賜欲存五絃而去二絃，說者以為七音八十四聲，將安寄乎，慶詳今制，謂以律為尺，廣揚肅其脩衍，衍演諸式，今琴合桐梓二木為之，面版用梓，厚三分，底用桐，厚八分，長三尺六寸六分，首廣五寸五分，身廣六寸，尾廣四寸五分，額長二寸四分，首中高二寸七分，傍高二寸，尾中高二寸，傍高一寸五分，額高五分，厚三分，尾羽廣五分，高三分，腹下龍沼六寸，鳳池四寸，中藏天地二柱，天柱圓，厚七分，居四五徽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八九徽界，其通體象鳳，上圓下方，象天地，上梓下桐，象剛柔，面版三分，象三光，底八分，象八風，長三尺六寸六分，象象蕃之日，首廣五寸五分，象五行有餘氣，身廣六寸，象六合，尾廣四寸五分，象四時有餘閏，額長二寸四分，象二十四氣，首尾向底，象尊卑，額高五寸五分，象五鎮，厚三分，象三德，一云五分，其身三為上，二為下，象參天兩地，首足尾翅，備四象也，七絃外五，備君臣民物事也，內二備幽少也，筆談云：琴材輕鬆脫滑，謂之四善，是制雖取於木，而音還取於絲，八音之有絲，惟琴惟瑟，絲必附於木者，絲屬火，木不離母故也，夫木之制明，則絲可得

理齊

理齊

調律法

花

埋齊

○一風
○二藏
○三藏
○四藏
○五藏
○六藏
○七藏
○八藏
○九條
○十藏
○十條
○十一藏
○十二藏
○十三藏

濁聲 中 聲 清聲

下

九分七法考

禮樂箋曰：朱子定律之法，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七法為準，如瓦臨岳至尾中分之先，定七徽，是為中聲，又三分之，定五徽，九徽，又四分之，定四徽，十徽，又五分之，定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又六分之，定二徽，十二徽，又八分之，定一徽，十三徽。今試以泛聲求之，每絃之九徽與五徽應，同出於三分也；十徽與四徽應，同出於四分也；凡諸徽之同出者，無不相應，惟七徽不然，以是知黃鐘之獨尊也。自五徽至九徽，緩急得中，是為中位，十徽至十三徽，去彈太遠，其聲多濁，管長之應也；一徽至四徽，去彈甚迫，其聲多清，管短之應也。故十二律相生者，以臨岳為下生，近琴尾為上生。宋姜夔樂議以一絃至四絃為上準，象黃鐘子律；四徽至七徽為中準，象黃鐘正律；七絃至龍齕為下準，象黃鐘倍律。夫十二律之在琴也，周流不定，亮章號為知律者也，分黃鐘而三之，果何意乎？

張安茂曰：箋說以七絃十三徽條分而縷析之，使散聲實聲，正律變律，燦如指掌，斯真樂理未發之奧也，得是圖而審思之，庶古音可復作矣。

七絃十二律圖

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變四十二

變三十八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應則倍律	無射倍律	黃鐘倍律	太簇倍律	姑洗倍律	應鍾倍律	林鐘倍律	無射倍律	黃鐘倍律	太簇倍律	姑洗倍律	應鍾倍律	林鐘倍律	無射倍律
應鍾正	大呂正	夾鍾正	蕤賓正	應則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二徽	無射正	黃鐘變	太簇變	仲呂正	林鐘變	南呂正	應鍾變	大呂正	夾鍾變	蕤賓變	應則變	無射變	黃鐘變
三徽	南呂正	應鍾正	大呂正	姑洗正	蕤賓正	應則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四徽	應則正	無射正	黃鐘變	夾鍾正	仲呂正	清林鐘正	南呂正	應鍾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五徽	林鐘正	南呂正	應鍾正	太簇正	姑洗正	蕤賓正	應則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六徽	蕤賓正	應則正	無射正	大呂正	夾鍾正	仲呂正	清林鐘正	南呂正	應鍾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七徽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林鐘正	南呂正	應鍾正	清太簇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八徽	大呂正	夾鍾正	仲呂正	應則正	無射正	清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九徽	太簇正	姑洗正	蕤賓正	南呂正	應鍾正	大呂正	夾鍾正	仲呂正	清太簇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十徽	夾鍾正	仲呂正	林鐘變	無射正	黃鐘變	清太簇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十一徽	姑洗正	蕤賓正	應則正	應鍾正	大呂正	夾鍾正	仲呂正	清太簇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林鐘正	無射正
十二徽	仲呂正	林鐘變	南呂正	黃鐘變	太簇變	姑洗變	蕤賓正	應則正	無射正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應鍾正
十三徽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箋曰：七絃十三徽，縱之則成七均，橫之則成十二律，中徽為黃

鐘者。上此則已濁。下此則已清也。中徽在一絃為黃鐘。二絃為太簇。三絃為姑洗。三陽也。不用蕤賓以降者。蕤賓陽之象。無射陽之竭也。中徽在四絃為林鐘。五絃為南呂。六絃為應鐘。三陰也。不用大呂以降者。大呂陰之象。仲呂陰之竭也。中徽在七絃則為太簇清聲。太簇者陰陽之和也。大呂為黃鐘之妻。列於上。林鐘為黃鐘之子。列於下。其夫婦皆同位而處。其子母皆隔位而生。皆隨化育之義也。六絃十二徽皆變七絃十三徽皆變者。二少以清五音之窮也。不用變徵者。古所謂變宮比於正音。謂之和。變徵不比於正音。謂之繆也。況角徵之音。已和於正宮變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手 理齊

宮矣。則亦可以勿用也。用少商者。羽與角相應於十一徽。則商音尚不及一位。少商者。所以謂羽聲之和也。杜氏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

七絃縱為七均圖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商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第七徽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應鐘	清太簇	

其餘十二徽縱俱倣此

七絃縱為七均考

箋曰。自七徽黃鐘為宮。至清太簇為七均。若自八徽大呂為宮。順下以成七均。然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以外。皆不可成宮。詳見寄宮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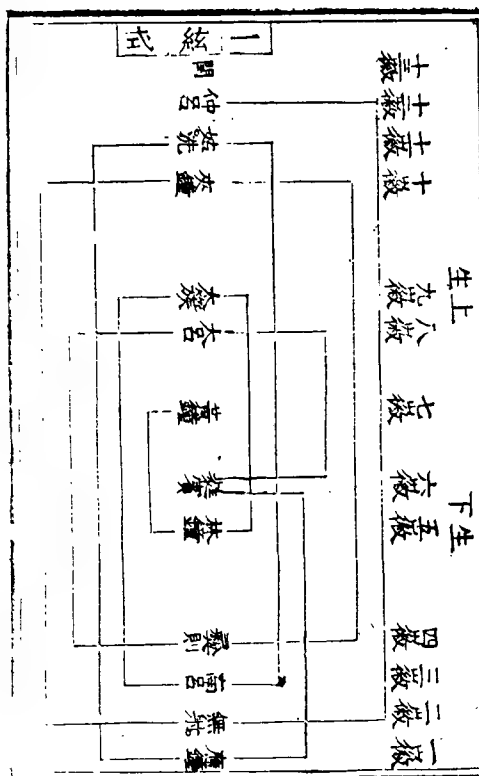
七絃橫為十二律二圖

木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主

理齊



琴音辨

箋曰。琴音以實聲爲主。散聲用於齊撮。泛聲用於唱嘆。凡樂歌之字。必以實聲出之。字間之調。必以齊撮和之。調成而韻不足。則以泛聲味之。大抵樂貴於和。晏子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齊撮所以和聲者也。今之吟猱綽注。獨撫一絃者。更出鄭衛下矣。然泛音則非鄭衛也。

按徽說

彈琴法

陳暘曰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徽爲君雅樂之用惟求中徽爲君而中聲在是焉廟中如吹黃鐘律聽其音

以右手中指勾一絃。而以左手手中指摩七徽上下之間。如鐘律之音在徽上。則進軫以緊之。如鐘律之音在徽下。則退軫以緩之。必得鐘律之音。正對七徽。此所謂中聲。乃天地之元聲也。然後如尋常定絃法。以調之。絃既調矣。按中徽吹笙。以指按中徽第一絃黃鐘。以合字應。徽下卽爲大呂。第二絃中徽爲太簇。以四字應。徽下爲夾鐘。第三絃中徽爲姑洗。以一字應。徽下爲巽呂。以上字應。第四絃中徽爲林鐘。以尺字應。徽下爲蕤則。一云正對爲蕤賓。第五絃中徽爲南呂。以工字應。徽下爲無射。第六絃中徽爲應鐘。以凡字應。徽上爲仲呂。徽下爲清黃鐘。以六字

應第七絃中徽為清太族以五字應

減字法

早兩絃齊聲曰抵減作早卸下兩絃之二法也廿左手不接絃只以右手彈曰散減作升大防食指挑七絃中指勾四絃曰大間勾減作商作奇山食指挑七絃中指勾五絃曰小間勾減作傷亦作角凡間四絃為大間勾三絃為小間勾餘倣此

右手指法

木食指向內曰抹減作木山食指向外曰挑勾中指向內曰勾勾中指向外曰剔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聖齋

左手指法

大左手第一押指為大指人左手第二指為食指減作人中左手第三指為中指凡按第一絃必用中指夕左手第四指為無名指減作夕

合左右手

筍用左手大指按第九徽右手手中指勾第四絃筍用左手名指按第十徽右手手中指勾第五絃

琴譜

迎神

大哉南孔林聖道太德仲尊崇林仲

維南持林王仲德太斯民仲是黃宗太典黃祀太有仲常林

精南純林行太隆仲神仲其南來林格仲於林昭仲聖黃客太

初獻

自生民來仲誰太底黃其仲盛大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三

聖齋

惟南師林神仲明太度黃趙太前仲聖太案仲帛太具仲成林

禮容


大哉南孔林聖道太德仲尊崇林仲

亞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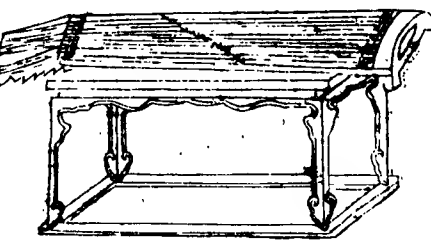
作樂

嘉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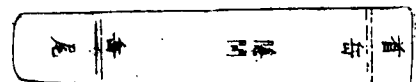
嘉牲

<p>終獻</p> <p>百仲王宗師生民物太軌</p>	<p>瞻之</p> <p>六工南洋神其寧止黃酌太彼金林疊</p>	<p>惟南清林且太有仲登仲獻惟三仲於六喜南成林禮</p>	<p>徵饌</p> <p>儀象太在仲前林豆太蓮仲在黃列太</p>	<p>以太饗南以林薦仲既芬林既太潔仲禮黃成太樂仲備太</p>	<p>人南和神仲悅太祭黃則太受仲福林率黃邊南無林越仲</p>	<p>送神</p> <p>有太嚴南學林宮仲四黃方太來仲宗太</p>	<p>恪恭南祀林事仲成南儀離仲離太散仲茲林惟南馨林</p>	<p>神馭水還林復仲明黃裡南斯林畢仲咸南膺林百仲福太</p>	<p>瑟柱圖</p>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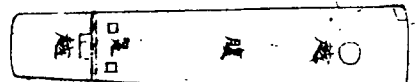
瑟



面



背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瑟考

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李文利云絳瑟五十絃闕里誌曰雅瑟三十五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爾雅大瑟謂之漚言瑟變聲流離布出如漚也長廣同上絃二十七陳賜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其爲用有大有小有中有瑟推使頌茲雅樂所用惟頌而巳前大成瑟做姜夔制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聞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崇岳一寸八分張安茂云通身長九尺首長九寸廣二尺尾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六寸兩岳中間六尺三

子岳高一寸七分。今當用其短而狹者。以便雙彈。按瑟以桐為面。梓為腹。首寬尾狹。腹下開二越。使其聲條達。首越對首岳。形圓徑三寸。橫四寸。上當鼓處。宜銜尾。越對尾岳。形方徑四寸。橫五寸。餘絃所歸。宜縱。腹中施九梁。首通足高四寸。旁高三寸。尾通中高三寸。旁高二寸五分。皆象皆鐘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從容。瑟體名武崇。武崇言其厚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取其行雲之和。一云尾下兩旁垂雲。各六瑟身蒙以紫漆。而和漆其壁。與首尾腹。絃二十有五。兩岳外小孔各二十五。以繫絃。七須如瑟用水凍絲。紵統大絃。絲八十一。縷小絃。絲七十二。縷。絃別以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理齊

五色。五七相次。蒼為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黝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故易古之朱絃為五色。每絃必施一柱。古人以玉為之。傳曰玉柱。二芒是也。今用桑。崇二寸七分。十分其九之長。以其一之半為首之廣。而肩倍之。十分其八有八之廣。以其一為尾之廣。首廣容絃厚分七之三。肩倍分。而足四之。形須方平。庶不致蹶。豎柱自外第一絃近尾岳起。以次而前。以行列之。至內第十二絃。二十五柱盡豎。則近左手鼓處。柱必遊移。以調清濁。雁行列之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故名雁柱。不可從清黃柱。復後而前。雁音節。越音活。孔也。蒼深青色。黝音首。

數絃法

由外及內。延身處為內。為小。身以外為外。為大。絃自外一絃為第一。小絃自外一絃數至第十四絃為第一。

上絃法

先以絃穿入岳旁竅內。以手探越。取出絃頭。繫以絨條。公抵竅隙。緊抽探岳。即以絃尾穿入尾岳旁竅。又以手探岳。取出。經於食指着力。緊拽。繞瑟尾而止。以止機按定。然後以餘絃纏繞本絃。或三纏五纏至七纏。以不動為度。

止機形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理齊

如阮首瑤簪。觚稜觚表。其端方平。用麝漆。粘薄軟皮於端。取其澄滯。上絃之際。用以頂之。則絃不走失。以便煞尾。故曰止機。

定絃法

上絃審音。俱用散聲。不須設柱。先上中絃。空彈散聲。令與琴第一絃散聲同。次上第一第二絃。視琴第一絃散聲。稍底。第三第四絃。與琴第一絃散聲同。第五第六絃。視琴第二絃散聲。微底。第七第八絃。與琴第二絃散聲同。第九第十絃。視琴第三絃散聲。微底。第十一十二絃。視琴第三絃散聲。微底。自第十三絃至第二十五絃散聲。皆與琴第三絃散聲同。

調中聲法

爾雅云。庖犧作瑟二十五絃。具二均。謂同之聲。陳暘曰。二均之聲。以清中。雙彈之外。十二絃為中聲。除中絃不用外。內十二絃為清聲。故以右手鼓中聲。十二左手鼓清聲。十二。俱以笙定瑟。須平氣而吹之。以右手中指勾外第一絃。以左手遊移其柱。如絃緩便知中聲在上。則前其柱以迫之。如絃急便知中聲在下。則却其柱以就之。必求第一管與黃鐘合。此謂中聲。然後依相生之法。遊移其柱。次第調協。

中絃辯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四

理齋

慶按。瑟有二十五絃。樂書多以中絃名為君絃。謂不繫數內黃鐘。又欲去之。以定為二十四絃。然皆非也。李之藻曰。外十二中聲。內十二清聲。中益一絃為黃鐘。半聲。邊絃二。中絃一。皆黃鐘也。鼓中則清應。鼓清則半應。不與衆律同班。以中君也。君尊也。笙簧律準。皆於十二律外。有一黃鐘。清聲。瑟之中。結猶是也。鼓之當以六字。應妙哉。斯言非自振之先生創言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雅言之。而先生暢發之也。制唐去聲與勘同。

外內絃解

外第一絃為黃鐘。中二大呂。中三太簇。中四夾鐘。中五姑洗。中

六仲呂。中七蕤賓。中八林鐘。中九夷則。中十南呂。中十一無射。中十二應鍾。中內第一絃為黃清。二大呂。三太清。四夾清。五姑洗。六仲清。七蕤清。八林清。九夷清。十南清。十一無清。十二應清。外第一絃為黃合。二大呂。三太四夾。一五姑。一六仲。上七蕤。勾八林。尺九夷。一十南。工十一無。凡十二應。凡內十二絃。彈俱如外。他又有以內一為黃清。六二大呂。五三太清。五四夾清。五餘不用者非。

張安茂云。今太常以黃合。仲上林。尺。單彈單應。而大太之四夾。姑之一。南。蕤之工。無應之。凡皆雙彈雙應。潘鑒又以林尺。太。蕤。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四

理齋

為雙彈。以義。極之音。亦諧適。但四絃并鼓。未免繁聲。亂雅。斷非古法。又謂五六變音。用右手以嚴正變。其說。述理是。柱非可。膠指亦可。換固不拘。七右手專鼓中聲。左手專鼓清聲也。但瑟絃繁。指法較瑟最簡。若是又難矣。

鼓法

用指遠近疎密。各有所宜。如勾則兩手齊勾。剔則兩手同剔。以至抹挑。辟托。莫不皆然。要之兩手同聲相應。則清中共濟。內外協和。張允為曰。或一手指作。或兩手并作。俱可。一手指作。則去外一至六。內七至十二絃。則又有啞絃矣。即趙女鼓之而屬。

指法

禮樂疏曰凡學瑟者兩手十指皆伸與箏不同最忌屈指正者中聲右手中指鼓應者清聲左手中指彈和者隔八右手大指聲同者專一兩手同聲此外有歷撮等三十法淫聲非雅音也

減字法

尸 大指向外曰擘 毛 大指向內曰托 求 食指向內曰抹

乙 食指向外曰栴
 勺 中指內曰勾
 弓 中指向外曰剔

丁 名指向內曰打
商 名指向外曰摘
弗 連勾林數紐曰拂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 154 —

理齊

連批數粒曰歷

五十五 佩衿

世清
世清
世清
松清
裴清
仲青
姑清
太清
黃清
應鍾
無射
南呂
蕤則
林鐘
蕤則
仲呂
姑洗
夾
太簇
大呂

此門
其合

凡上少
凡天精

比凡上
比二少

[illegible]

前

1. $2x + 3y = 12$
 2. $x - y = 4$
 3. $3x + 2y = 10$
 4. $x + y = 6$
 5. $2x - y = 3$
 6. $x + 2y = 8$
 7. $3x - y = 5$
 8. $x + y = 7$
 9. $2x + y = 9$
 10. $x - 2y = 1$

後其桂則一

[illegible]

要訣

迎神

大哉孔聖
上道太德
仲尊
崇

雜工
 持足
 王仲
 化太
 斯林
 民仲
 是黃
 合宗
 四太
 典黃
 合祀
 四太
 有仲
 常林

陸 遠 匪 畝 迭 遜 勻 勻 勻 勻 遜 迭

精
工
純
尺
立
四
隆
上
神
六
其
工
來
尺
格
上
於
足
上
聖
合
察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五

理督

惟南工師尺神上明四度合越四前上聖四案上帛四具上成

犀志透白勻透勻透

禮容四尺一
合四尺一
自高去焉
自寸
上
移工
非合
尺
州工
示
上

大哉聖師實天德

[illegible]

作^{上仲}樂^{四太}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致^{上仲}清^{六黃}酤^{上仲}惟^{尺林}馨^{上仲}

匡 訓 匡 吳 匡 甸 匡 星 匡 達 匡 格

嘉尺牘上不合石四藤四仙工利六且尺工寸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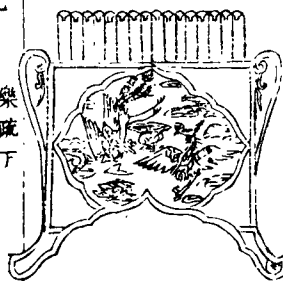
終獻		百王	上仲	南宗	上仲	林師	上仲	生林	上仲	民物	上仲	太軌	上仲	黃
瞻黃之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星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惟南清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且太旨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登上獻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惟林三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於黃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成林禮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符上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微饌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犧象在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前豆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遽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在黃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以太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南以林薦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既上芬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林既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潔仲禮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黃成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樂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備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人南和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神悅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祭黃則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受仲福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林卒黃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南無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越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送神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有太嚴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學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宮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四黃方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太來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宗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格黃恭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南祀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事威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儀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離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太歆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茲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惟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林南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祭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神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馭太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還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明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黃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禮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斯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車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咸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南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膺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林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百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福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太仲		六工	尺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上	仲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目錄
鳳簫圖		
律管圖		
鳳簫考二條		度著
鳳簫譜		即鍾蔡譜
單簫圖		
單簫考		度著
笛圖		
笛考		度著
簫笛同譜		
簫圖		
簫考一段		度著一
吹簫減字法		
簫譜		
笙圖三		
密音安簫開口圖		附歌二
笙管內外孔字音歌		附歌一
全簫字音歌		附歌一

笙考四條	慶著三
吹簫簧以定字法	
吹簫簧以定音法	
藏笙法	
笙譜	
壎圖四	
壎考	慶著二 附錄二
吹法	
減字法	
大成通志卷之七	目錄
壎譜	
搏拊圖	
搏拊考四條	慶著三
楹鼓圖	
三正鼓圖	
楹鼓考二條	慶著 附錄一
鼓鼓圖	
鼓鼓考	慶著
祝敬止義圖四	

祝敬合考	慶著
祝止考	慶著 附錄二
敬義考	慶著 附錄一
止義義	附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七	目錄
三	
理齋	

黃鐘
大呂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清黃
清大
清太
清夾



數。本數聲清。倍數聲濁。單清失之輕。單濁失之重。輕重之間。乃天地之所以合德。四象之所以合氣。中聲之所以合用。故必合大小器而並奏之。此樂之大成也。若夫單器者。小成之用也。必制鳳簫二架。一倍一正。按律次第輕吹。以調中聲。張安茂曰。大簫用十二倍律。加四正律。小簫用十二正律。加四半律。長短圍徑。悉如律數。吹口縱橫俱廣一分七釐六毫。律有長短。吹口如一。不及則濁。太過則清。凡筭律皆連吹口。按簫之義。本於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節而吹。以爲黃鐘之官。制十二簫。以聽鳳

宮以至大呂大簇諸律管莫不如是。管或作言。笈音交。

理齊

以兩手捧槽按律自右吹之其吹法與簫同但鳳簫各爲一管而簫管簫則合七音爲一管簫管長者六孔在前一孔在後短者六孔在上一孔在底黃積慶曰一孔在後者蓋前六管又以爲黃鍾之義一孔在下者蓋次六管又有蕤賓之義以此言之餘四管亦兩分爲制如吹第一管黃鍾以合字應第二管以至第十二管皆如瑟絃應字十三黃清六字十四大清五字十五太清五字十六夾清五字

鳳簫譜與鐘磬譜全同

長 簫 圖

簫考

工呂南
尺上轉林
凡尺上呂仲
凡尺上
五四
尺上
清
合鐘黃
大呂五律單窠獨吹

應鍾六凡
最則弦凡
尺上勾
無射亞凡
夾鍾一
大呂亞四

大呂五律單窠獨吹

臨川王氏曰。洞簫之無底者。一曰長簫。一曰單簫。卽古之箏也。爾雅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筇。注。簫三孔。廣雅。竽謂之笛。有七孔。周禮。笙師掌教。竽簫正。義曰。簫是樂器之小者。亦本六律六呂而成。今制。截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徑二分。深五釐。名曰山。木。或題志。卷之七。樂疏下。田。聖齊。

太僕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四

理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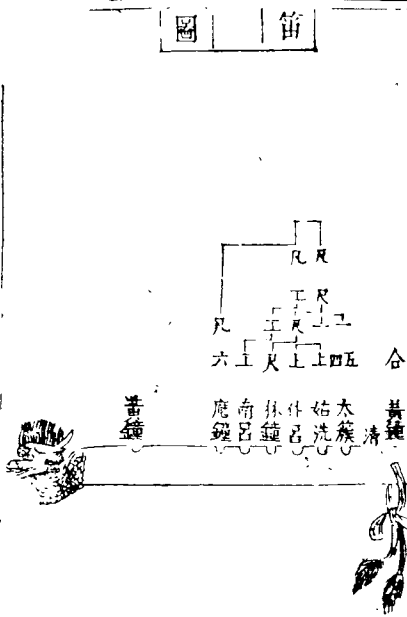
口須擇圓徑合度。氣厚適均之管。令圓中規。直中繩。竅中律度。其聲乃協。截管定竅。從上至下。先以八十一分倍律定黃鐘。復以七十二分倍爲太簇。依七均之法倍律。至應鐘而止。直而吹之。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離前孔一寸三分。前五孔並離一寸一分。下穿繩眼。離二寸二分。前後相通。以紅縑繫之。此處乃黃鐘律也。凡吹黃鐘六孔皆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尾上第一孔爲太簇。律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爲仲呂。以上字應。

凡吹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為林鐘，以尺字應。
 凡吹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為南呂，以工字應。
 凡吹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後一孔為應鐘，以凡字應。
 如吹凡字，開此孔，並下第一第二二孔，餘皆閉。若重吹，又為清黃鐘，以六字應。如吹六字，只開此一孔，餘皆閉。王煥如曰：如氣急，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亞而散，歛唇噓之，則聲雅而淡，唇仰急吹，則聲清，唇俯緩吹，則聲濁。總之平氣取音，斯悠揚不迫矣。

吹簫單孔法：第一孔為大呂，以亞凡應。第二孔為夾鐘，以亞一應。第三孔為無射，以亞凡應。第四孔為蕤賓，以勾字應。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五 理齊

第五後孔為應鐘，以六字應。



笛考

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有四寸，七孔，以五律如二變也。京房云：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樂音指歸云：笛，濳也。所以濳邪心，納之於雅正者也。笛韻一定，諸絃歌皆從此出。藝文類聚云：宋玉有笛賦，然則不始於丘仲矣。太平御覽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嶺，取而作笛，吹之作鳳鳴。若是其來遠矣。西京雜記云：長三尺三寸，孔六廣。雅云：簫謂之笛，有七孔。闕里誌云：長一尺四寸，按唐制，尺有八寸，取倍黃鐘為律。今制截紫竹為之，長尺有六寸，圍二寸二分，共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六

理齊

下六孔，徑各二分，竅離孔三寸五分，餘孔皆離五分。孔下至竅，繩眼離二寸五分，繩至本一寸五分，吹竅至末六寸，貫以金龍首，橫而右吹，輕吹之六孔皆閉，乃黃鐘律，以合字應。尾上第一孔，輕吹之為太簇，以四字應。重吹之為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為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二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為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為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第六孔為應鐘，以凡字應。凡吹

火戟圖說卷之七

身疏下

七

來

簫笛同譜

迎神

大哉孔聖道太德仲尊林崇仲

雄南

斯林民仲是黃宗太典黃祀太有仲常林

五
時

中黃
三
陽
三
四

五

六五三三

1

陽 四
三 上
四 月
三 上
陽 四
陰 合
三 上
陽 四

工 惟

師尺神上明明度合越四前上聖四采上帛帛成成

鹽黃

林仲泰南黃泰圭南林

陰

陽二
四
三
陽二
五
六
四
五
四
三

1

四 上 合 四 天 尺 上 四

作
上. 个

樂四以上崇尺時上祀四無尺數上清六醑工惟尺馨上

嘉林

仲黃頤太蓋南神黃明林無南幾不昭仲太

四

三陰陽一五六一四五六陽

終獻

百仲王南宗翁師仲生林民仲勿太執黃

—

三
五
四
二
四
三
一
陰

六 六

五上
四尺
三上
四尺
三上
陽四
陰合
陽四
陰合
四尺
三上

工

清尺
且
四寸
上
登
上
庫
四寸
惟
尺
三
上
於
六
嘻
上
成
尺
禮
上

微饌

仲
 象太
 在仲
 前林
 豆太
 象仲
 在黃
 列太

六	
---	--

陽三

三 九

五 工
四 尺
三 上
三 上
四 尺
陽 四
三 上
陰 合
陽 四
三 上
陽 四

人南和神仲悅太祭則受
工八尺上四合陽三
五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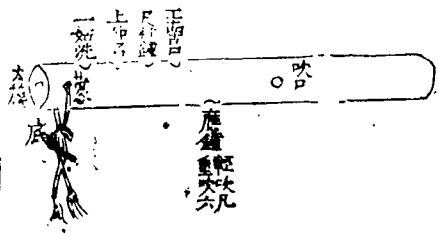
送神
有嚴學
四工尺上四合陽三

恪恭南祀事威儀
六工尺上四合陽三

神馭太還復明
三上四尺上二六五四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九
理齋

吹左而橫



簾考

世本云蘇成公所造古史謂成公善簾隋音樂志云長尺有四寸八孔蘇公所造也通曆云帝學平共工之亂作鼓鼓柱揭簾簾則自帝學時已有簾矣李之藻曰帝學合柝制簾管簾簾說文簾作饒注云管樂也類橫笛而吹口從右與壎相和爾雅大簾謂之沂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離上一寸三分各翹小者一尺二寸廣雅長一尺四寸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周禮笙師教飲壎簾詩曰伯氏飲壎仲氏飲簾又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簾是壎簾異器而同聲伯仲異體而同氣詩人恥以況焉月令仲夏調簾使和也類宮禮樂疏曰其聲清辨以竹爲之其長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皆有翹以通氣翹者正面近尾二小孔是也黃鐘之聲寄此大則過濁小則過清必大小適中僅容粒米而後中聲出焉諸說長皆尺四孔數鄭司農曰七廣雅曰八又有六孔九孔十孔之說今大成樂自宋以來太常定六孔其制以竹爲之鬆以朱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凡六孔前四後一底一又翹二小孔距底九分圍僅容粒米黃鐘中聲出焉故必適中七繫一紅絨縑又首面吹口爲一大孔徑三分形如鼓索

橫而左吹，口距後孔二寸五分，後孔與前四孔各距一寸一分，皆徑二分五釐。第五孔又距前孔一分，張氏為日，簫大而內濶，亦難取聲。宜輕用氣吹之，則其聲和。方今衆聲，王煥如曰：凡吹時用左手，將名指挽所繫之繩而橫吹之，如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為黃鐘，以合字應。黃鐘之聲，取於超也。底一孔為太簇，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超上第一孔為姑洗，以一字應。凡吹一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為林鐘，以七字應。凡吹七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三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四孔為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只開此孔，餘皆閉。後一孔為應鐘，以凡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並第一第四孔，餘皆閉。六孔皆開，為清黃鐘，以六字應。六孔俱閉，為清太簇，以五字應。然與黃鐘別者，須重吹之，張氏薦諧，與此差別不贅錄。甚矣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討叛羌不勝，令雲吹簫，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奏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上之感人如此。用於孔廟，格神人和上下宜矣。簫音池，廣雅作鏃，俗作簫，杙，音空，保即祝鼓，杙音昨，杙音零，亦音銀，隔音有，開明也。於慮切，老婦也。

吹簫減字法：六孔盡閉，輕吹，底一小孔，啟，超上。

第一孔 啟第二孔 啟第三孔 啟第四孔 啟後孔		簫譜		迎神		維		精		初獻		惟		禮		亞獻		作		嘉			
工	尺	四	三	工	尺	四	三	工	尺	四	三	工	尺	四	三	工	尺	四	三	工	尺	四	三
南	仲	林	太	南	仲	林	太	南	仲	林	太	南	仲	林	太	南	仲	林	太	南	仲	林	太
持	王	化	斯	純	金	隆	神	純	金	隆	神	純	金	隆	神	純	金	隆	神	純	金	隆	神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陰	三	陰	二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尺	上	四	尺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三	陽	二	陽					

百上仲
王
工南
宗林
尺師
上仲
生
尺林
上仲
物
四太
軌
合黃

瞻黃之江南洋
尺林洋上仲
神神其仲
寧四太
止合華
酌口太
彼个黃
金尺林
品焉上

惟工甫清尺材且四太
上作登上作獻四太
惟尺材三上作於六
工甫成尺材禮注

儀上何象力在上何前尺豆力邊上何在合列四

以四女
齎工以尺薦上
既上
既四
潔上
禮合
成四
樂上
備四

木中木
黃太
仲林
黃南
仲林
仲

[illegible]

陽尾 四三二陰尾 陰尾 二

中五
大、四
木三
仲二
黃四
三
三
林二
仲陽
南二
林三
仲四
太三

二陽三二五四三二四二二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舞考 慶說

領歌考 慶說一

歷代十三條 附慶說六

樂章考慶說一

歷代四十三章 附錄三

曲調考

歌味考

歌譜

大成通志卷之八

樂章歌譜 附錄

頒舞考慶誠

歷代八條 附錄二 附慶說四

舞名考 慶著

舞具考 廣著

先歌後舞考 慶著

舞合文武考

文武舞容考三條 慶著

四表九歲圖

四表六成六變圖	樂記四表六成圖	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大成樂舞諸制	慶說一	佾舞考	慶著	舞列人數考	慶著	節旌圖	旌慶補	節旌考	慶著	大成通志卷之八	目錄	目辭	節考	慶著	舞位舞容考	慶著	舞器舞人圖	慶更定	舞人考	慶著	舞人冠衣帶履考	慶著	附錄一	古舞器考	慶著	筭圖	答爾考	慶著	翟圖	翟考	慶著	舞曲譜	慶更定	慶說一	目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金堂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定	古成紀揚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歌舞考	歌所以貴人聲也舞所以節音樂也然闕里誌具其畧他書或載或不載蓋有樂之實必藉文以表之一人聲也於吟咏唱和之際有舒疾高下之節焉一舞容也於綴兆俯仰之間有剛柔仁義之度焉是歌舞之事皆金石絲竹而并成者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一	理齋	廢一則不成樂矣抑未盡是也化氣質養德性則在於歌識進退明昌慶又在於舞況歷來制作不獨於國學行之天下諸郡有頒降矣慶輯其疏願天下學校共體聖王尊崇孔子之意盡其聲容之美則不惟不狎衰於崇聖之事仍於中和之教為昭明云	頌歌考	慶按古者有歌有奏漢為近古高帝以太牢祀孔子未有不用歌者諸書不載茲以見諸史者為定	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歌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鍾
---------	----	-----	--------	-----	-------	------	--------	------------	-----	--	---------	----	---	----	--	-----	--	--------------------------

附論曰 唐韓歷代帝王祀孔子樂章卽章帝六奏也見歌之
隆矣夫大聖人之教澤自漢高帝已識其然而尊崇之矣然
而識之深者崇之愈至若章帝者可謂深識夫子矣何也夫
手之教澤所以淑人心維世道者不小也得其門者堯舜禹
湯武成之治可以再見而能升堂入室深體而力行者雍熙
之化歷千百載不啻運諸掌上觀之帝自尊崇夫子而外若
白虎觀集諸儒經美意也命曹褒議漢禮敦本良法也更
有大政若治曆若省耕若詔貢舉賞毛義皆明天道厚民生
進賢遠才以出政者也凡其樂賦給貧民禁治獄慘酷輕徭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 十 理齋

隋文帝創釋奠樂章

唐高宗撰文宣王登歌樂章七奏

慶按周禮大祭祀師贊登歌鄭司農云登歌七者在堂上也

擊拊箏乃歌所以貴人聲也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仁宗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章六奏

宋哲宗增交國公顏子配位登歌

慶按顏子配位若古之釋奠於先師則登歌宜矣後世通祀
又何必然

宋徽宗初更撰釋奠文宣王樂章七奏後增至十二奏又增顏
孟二奏

慶謂禮繁則亂樂繁則怠況於通祀之間正饗有章配位各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 三 理齋

有章亦非崇尚孔子之意

宋度宗復加曾子子思配位樂章則十六奏矣

慶按宋之登歌景祐中六奏哲宗時七奏大觀三年六奏四
年十四奏咸寧中至十六奏文繁則廢漸習其陋豈禮也哉

金世宗初定文宣王廟樂章歌九奏迨八年更定之數如初

元成宗用登歌撰樂章十奏

元武宗更定大成樂章十四奏仍置曲阜廟登歌

明太祖初定釋奠孔子樂章七奏後詔國學鄉學樂用登歌

慶按自太祖定為六奏後不復變文樂矣

明世宗仍以舊制六奏改字見樂章

樂章考

按文廟諸書以爲唐以前亦有樂章慶賤而鄙不能廣其耳目僅以所見者斷自唐始

唐高宗顯慶三年樂章

迎神奏誠和之曲

誠歌開切夏古樂章名或作宣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

爰得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餐是宗是極

太子行奠奏永和之曲姑洗爲宮按永和亦曰安成用文舞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陳

四

理齊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

視膳復門尊要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奠幣奏肅和之曲南呂爲宮

粵惟上聖有徽自天傍周萬物俯應千年

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日宣

迎俎奏雍和之曲

宣獻瑞籥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按璆與球同

肅七觀饗雍七執奠明禮惟馨肅蔡可薦

酌獻奏永和之曲見前

徹豆奏舒和之曲

按徹豆文舞出武舞入

集龜龜開昭聖列龍峙鳳峙肅神儀集音筆

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闡音嘯

送神奏誠和之曲見前按唐書樂志迎神送神曲與前異

宋仁宗景祐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

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陳

五

理齊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豐饗在俎雅奏來庭周旋登降福祉是膺

奠帛奏明安之曲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

齋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奏成安之曲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

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奏綏安之曲

犧象在前豆遷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式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

肅_七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
勳_音崇_音用_音蠶_音迺_音駿_音凌_音競_音祭_音容_音斯_音畢_音百_音福_音是_音膺_音
肅音陳蠶音享

宋哲宗時增顏子登歌

酌獻奏成安之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饗其從
嘉栗旨酒聲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雍_七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獻

宋徽宗大觀三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
幾_七膠序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

升降奏同安之曲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
我潔尊罍陳茲芳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於論鼓鐘於茲西雍案盛肥碩有頌其容

其容澤_七咸贖像設幣以達謬言

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_音法_音淵_音源_音斯_音文_音之_音宗_音功_音名_音赫_音杙_音素_音王_音之_音風_音
碩_音今_音斯_音牲_音芬_音今_音斯_音酒_音殺_音我_音無_音疆_音與_音天_音為_音父_音

配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於牲於醑其從予饗與聖為徒其德不爽

送神奏凝安之曲

肅_音華_音纓_音綬_音吉_音錫_音牲_音犧_音於_音皇_音明_音祀_音薦_音登_音惟_音時_音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獻

神之來今聆蠶之隨神之去今休嘉之貽

宋徽宗大觀四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黃鐘為宮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_七宗_音
典祀有常精純金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又 大呂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記威儀孔時
惟茲初丁潔我盛素永遵其道萬世之師

又 太極為徵

巍七堂七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
時惟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又 應鐘為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
良日維丁靈誠丕爽揭此精虔神其來饗

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姑洗為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
豐儀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獻奏同安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 疏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
笙鏞和鳴采盛豐備肅七降登欽茲秩祀

奠帛奏明安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
采帛具成禮容斯稱采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奏曲安之曲姑洗為宮

道通乎天人倫之至有養無窮其與萬世
既潔斯牲宗明醑旨不懈以悅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為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
清酌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充國公顏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
吉錫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七神其來止

鄒國公孟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
與饗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俱奏文安之曲姑洗為宮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 疏

百王宗師生民物執贍之洋七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嘏成禮

徹豆奏娛安之曲南呂為宮

振象在豆邊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賡歌既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黃鐘為宮

有屏學子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七
歆茲惟馨馳馭旋復明禋斯畢成禮百福

宋文宗咸淳中復加曾思樂章

郊國公曾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

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饗是宜

沂國公子思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續承允得其宗

提綱開編乃作中庸侑於先聖億載是崇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樂章仍依開元故事

迎神奏來寧之曲

初獻盥洗奏靜寧之曲

升獻奏肅寧之曲

奠幣奏和寧之曲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既

十

理齊

郊國公酌獻奏輯寧之曲

郊國公酌獻奏泰寧之曲

亞獻終獻奏成寧之曲

送神奏來寧之曲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樂章

迎神奏寧安之曲

盥洗奏同安之曲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顏孟酌獻奏成安之曲

曾思酌獻

亞獻終獻奏文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元成宗大德十年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繩

廟庭孔碩奠俎既盈神之格思萬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願若疊洗在庭載盥載濯

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降殿奏景明之曲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

陟降在庭攝齊委珮莫不肅雍洋洋如在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既

十

理齊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遵豆有楚樂具和奏

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瞻斯文繫神之祐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饗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

奏醴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庇隆平

郊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

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

鄉國公酌獻奏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揚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聽

曾思樂章 關文

亞獻終獻奏靈明之曲

廟成奕々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
於昭垂訓示我民彝祀德報功酌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々多士不懈益虔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圭

理齊

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祚億萬斯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初獻奏成安之曲

四配初獻四奏 金同

亞獻奏文安之曲

終獻奏成安之曲

分獻十哲從祀二奏 金同

徹豆奏娛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明太祖洪武四年樂章

迎神奏成安之曲

奠幣初獻奏寧和之曲

亞獻奏安和之曲

終獻奏景和之曲

徹饌奏咸和之曲

望座送神同上

明世宗嘉靖九年更定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無舞 用宋徽宗大觀

四年迎神凝安之曲但易宣聖為孔聖

奠帛初獻奏寧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有舞 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奠帛明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亞獻奏安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有舞 用宋徽宗大觀

四年酌獻成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圭

理齊

終獻奏景和之曲仲呂為宮 有舞 用宋徽宗大觀四年亞

獻文安之曲字無改

徹饌奏咸和之曲仲呂為宮 無舞 用宋仁宗景祐元年

福凝安之曲但改式字為率字

望座送神奏咸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 無舞 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送神凝安之曲但易昭馭為神馭

凡六樂章如行禮未終仍復奏之復位而止我

清自受命釋奠樂章皆從舊

史記事曰隋唐宋元以來有用五奏七奏十三奏二十奏者

明初止於六奏。慶按又有九奏十四奏十六奏者。以和名者。唐高宗明太祖世宗也以寧名者。金世宗也以明名者。元成宗也。若宋仁宗哲宗徽宗度宗皆以安相增益。金世宗後又以安為名。元武宗因之。明之樂章初時更定皆七奏。後用六宜矣。

三原馬理曰。今樂以仲呂為宮。而推之則五音俱備。餘則否。其為仲呂之調必矣。又以律呂還宮之圖考之。凡太簇為宮。則仲呂為羽。由太簇之宮至仲呂之羽。並太簇起。調太簇畢。調今樂首尾並用太簇。故又知其為太簇之羽也。

太康通志卷之八

歌賦

曲

理齊

世調考

項安世曰。古者歌奏或出同宮。或出異調。其異調者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祀地示。奏姑洗歌南宮。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饗先祖。鄭康成以日躔斗建為說。謂黃鐘大呂子與丑合。太簇應鐘寅與亥合。姑洗南呂辰與酉合。蕤賓函鐘午與未合。夷則小呂巳與申合。無射夾鐘卯與戌合。儒者護之。又有說者。謂隔八相生。以陰陽分順逆。奏用其子歌用其母。如奏黃鐘宜歌仲呂。奏太簇宜歌夾鐘。不知古人奏用何律。

陰同其陽律則從黃鐘起而右旋。陰同則從大呂起而左旋。故黃鐘合於大呂。太簇合於應鐘。陰陽倡和之義也。雖然斯猶論其理也。而未及於調也。所謂調者何。人聲與八音合皆出自然。

如大呂之調雄而微。清黃鐘之聲雄而微。濁二調之歌奏可合也。南呂之調幽清而細。姑洗之聲婉健而平。故歌奏亦可合也。推之太簇應鐘蕤賓函鐘莫不皆然。信乎聲音之道微而古人制作之不易也。至若仲呂之與黃鐘。奏則之與大呂。如水炭黑白。迥不相入矣。或識孔廟之樂章皆用仲呂。乃謂陰陽不具。不知以中和為歌。則八音焉得不仲呂。是從乎是。雖不得變化之妙。而猶不失其馳驅者也。洵如彼調登歌仲呂。金奏黃鐘。則歌者之音細。而琴瑟之聲洪。不知何以成調乎。是皆不識歌之法。而粗於理與數。故繆妄室矣之極也。

太康通志卷之八

歌賦

五

理齊

歌咏考

慶按古樂有歌有奏。七者金奏也。歌者登歌也。夏侯元辯樂論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歌八闋。以太昊為始。書云九歌周官登歌。此歌之由來也。說文云。歌者依詠詩也。詠者歌長吟也。徐曰。長引其聲以詠之也。釋名曰。人聲貴歌。七柯也。以聲吟咏如草木之有柯葉也。鄭來際謂詩本歌也。三百

簾昔可被之管絃魏武帝平荊州得杜陵出傳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章如孔廟樂章一仲呂律調也歌者抗聲長短往來雜
 於黃鐘而罔覺孫繼皋曰凡釋奠必有合謂合樂以律和聲而
 歌之也歌法之妙竊嘗覽之樂記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此言歌聲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
 宛轉而曲者有轉折廉隅而中矩者有周旋圓滑而中規者其
 末言抑揚節奏如此且繁然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故又曰繁
 繁如貫珠蓋合樂以律和聲而歌律呂之妙和聲為難爾雅曰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詩曰雍和鳴先祖是聽其在於物則出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六 理齊

歌譜

上如抗 諸作上 上謂出聲也抗舉也謂高舉之如抗手然曰
 手見雖高不離手也有從出字而抗有從度

下而抗 有從將收而抗皆從喉中高揚之
 下如隊 諸作下 下謂出字之後引聲而去也其聲圓滑而悠

徐如水之平如馬之馳從喉中引抑而往更
 無凝滯

曲如折 諸作曲 曲字之後轉聲而下三折有續輕款和靜也
 非謂逆折而上之也

止如槁木 諸作止 音謂至此而定所謂止也截然如枯木之
 更無繁然然止處或在句後或在字後聲

亦不一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十七 理齊

倨中矩 諸作倨 倨歌之轉折者其聲平出之後逆折而上復

持滿而下如矩之方而折也

句中鉤 諸作中 此平出聲也其聲委蛇平吐而有餘韻如鉤

之圓滿而長也

繁如貫珠 諸作繁 音謂既長吟唱喉嚨粒粒如珠之圓而不絕

此所謂求言也

樂譜又有

長聲 諸作長 長聲 諸作長

短聲 諸作短 短聲 諸作短

終獻	百王宗師主民物執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庚之洋洋神其寧止	酌彼金疊惟清且旨	以獻惟三於噶成禮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微饌	儀象在前豆邊在列	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恪恭祀事威儀難難	歌茲惟馨神取還復	明經斯畢咸膺百福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東成通志卷之八	張安茂曰仲呂調與夾鐘之商奏則之宮相出入其調清幽	飄灑歌者先於喉中少咽引為曼聲作清音激吐轉聲而下	清粹平緩便合此調切不可喉中洪濁之音平曳而出一	雜此聲即犯苦鐘應鐘二調矣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	----------	------------	----------	----------	----------	------------	------------	---------	-------------------------	-------------------------	------------------------	--------------	------------	------------	------------	------------	------------	------------	------------	------------

頒舞方

慶按歷代舞制自大合樂而外八佾六佾迭互更易。同舞後舞迥有不同。而舞位舞儀則正於前變於後矣。舞則自文舞而別矣。舞人之不能復見其關係於治化爲不小。而可無振興也哉。況乎孔子爲教化之宗對孔子而不能如其前欲其昭格神明未之有也。

東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附論曰聖明有道之制尊卑孔子如此惜未之久聞矣。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主

聖齊

南宋文帝南齊武帝北齊顯祖釋奠俱舞六佾。

隋文帝釋奠備千戚之容。

唐高宗祀孔子用宣和之舞。

唐元宗詔國學舞用八佾。

慶按是時初獻畢則文舞出武舞入。

附論曰人或以八佾爲過矣以孔子之至德而帝王降尊下拜行禮是天子祀夫子也。無得爲過故八佾之舞歷大唐五

季宋元未改。

明太祖詔釋奠舞用六佾。

慶按新時當一代初興之際損益禮樂故承古學士詹同傳

講樂韶風禮部尙書牛諒共議爲六佾之舞從之。伊三人者以爲革故鼎新其私意也。而不知孔子大聖人也。帝王之祀大典章也豈可以其私意而廢公典哉。抑知禮行其是義協其宜雖千萬世因之可也。

明憲宗詔祀孔子增樂舞爲八佾。

先是祭酒周洪謨請加邊豆舞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在堂上笙鏞祝敔在堂下千羽舞於兩階今舞佾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禮部尙書鄒幹駁之。詔以尊崇孔子國家盛典。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主

聖齊

從洪謨之言而舞羽亦居下云。

明世宗仍改舞爲六佾文舞。

慶按佾舞之改出於輔臣張璁之口當時以勦說而黜祀諸賢諸儒僭擬禮樂又以爲之堅執項安世曰如以孔子之位則六佾亦僭苟以德則八佾非泰也。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謂璁之爲此言也。著師之不敢與君抗也。斯誅心之論矣。誠哉是言也。

禮樂箋曰說者謂大成樂爲方士魏漢津所製此未殊本末不知樂律者也。宋濂譏漢津製樂爲亂世之音在洪武四年

而中謙所定樂舞在洪武六年樂章猶宋之舊而樂音非宋之音矣以何知之以律而知之蓋謙所製者以太簇為羽仲呂調也漢津所製其迎神初奏為南呂之角大呂變調也冷謙之樂如參辰點沓之不相合矣蓋謙之七均自太簇變則夾鐘無射仲呂皆正調也惟清黃清林乃為變調然此二變音也固無妨於變也漢津之林鐘為宮者僅商角二音為正調其徵羽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四矣南呂為宮者僅商音為正調其徵羽角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變而變者居五矣又況漢津之律即李熙之律下

本原通志卷之八

舞藏

主

聖壽

古樂二律所謂黃鐘者僅中太簇則其林鐘之宮僅中南呂南呂之宮僅中應鐘應鐘管長四寸六分有奇而商角以下六均無一不出於變矣豈可與謙之樂同年而語哉大抵樂律樂章本為二道由宋以降樂章屢易而所用者皆王朴之律也政和以降而所用者皆漢津之律也至冷謙定樂上章無改而所用者則非宋元之律也改其律而不變其章者聲音道微政令嚴重律正其元曲襲其舊此謙之所以為明哲也

樂舞考

慶按樂記曰屈伸俯仰殺非舒疾又曰歌咏其聲舞動其容是樂有聲必有容聲歌奏也容綴非也錦袋前書云樂舞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自黃帝始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黃帝之雲門大卷堯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泰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桑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饗先祖卿樵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詔武而已綴音稱舞列也非大衆也大音太卷音權磬即韻

本原通志卷之八

舞藏

主

聖壽

舞具考

慶按樂記曰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周禮舞師教國子小舞社稷以帔舞謂舞列五色繪也一曰全羽舞也四方以羽舞謂舞析白羽也睥睨以皇舞謂雜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辟雍以旄舞謂楚尾以為舞山川以千舞謂執干以舞宗廟以人舞謂舞無所執以手為威儀而舞也或云宗廟以羽四方以皇星辰以人馬端臨曰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帔羽等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樂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古歌千角也角音間上聲戚斧也旄音毛帔音析音

昔謂卽早日出也。壤燥也。薺音離。牛曰薺。尾曰薺。以飾物曰薺。薺亦音離。黑色牛。

先歌後舞考

慶按記云。舞動其容。舞常在諸樂之後。蓋舞樂之成也。故歌終而舞入。周禮合舞。月令習舞之說。謂合舞於釋奠之後。習舞於釋奠之前。大胥正樂之制也。左傳衆仲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古昔每節奏之後。必先擊大鼓。然後興舞。記云。先鼓以聲。戒。謂先擊鼓以聲衆聽也。三步以見方。謂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再始以著往。再始一節終而再作。往。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

進也。又擊鼓以進之。復亂以飾歸。亂終也。歸舞畢而就位也。復擊鼓以謹退爲飾也。是也。古者舞時更有舞曲。記云。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是也。然而非登歌也。今歌舞合作。又一字爲一舞。與古異矣。

舞合文武考

項安世曰。古人之舞。文以象德。武以象功。大韶文舞也。而干羽兩階。韶之武舞也。大武七舞也。而象箭南籥。武之文舞也。夫子以武爲未盡善。蓋以文武聲容皆不如舜。俗儒不解。乃謂韶爲文德之盛。武爲武烈之盛。征誅遜於揖讓。真陋鄙之見也。古者

雲門咸池。以祀天地。大濩大武。以養祖妣。郊社之樂。皆無武。而宗廟之祭。竟廢文耶。李之藻曰。文舞。謙恭揖遜。武舞。蹈厲發揚。文舞。夏翟華簪。武舞。朱干玉戚。容不同而器亦異。至於進退疾徐。中規應節。則二舞同。然而韶兼干羽。非徒文也。武亂皆坐。以象文德之治。又非徒武也。古之樂舞。文武相兼。周禮陳氏注。大夏以上。執以羽籥。文舞也。大濩以下。執以干戚。武舞也。宋制。因之。遂分文武爲二舞。後世遵之。不無遺憾。今孔聖廟舞。本宋大樂正葉防所進。用於朝廷者。移諸頤宮。謂文廟之制。崇文德。用文罷武。遂爲闕典。簡同蕭。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

文武舞容考

李之藻曰。總干持戚者。左手干。右手戚。未開舞時。干外而戚內。干縱而戚橫。蓋左屬仁。右屬義。仁以待敵。仁以自衛。故左干而右戚。仁統四端。恩常掩義。故干外而戚內。干仁好生。戚義果斷。故干縱而戚橫也。

又曰。執籥秉翟者。左手籥。右手翟。未開舞時。籥內而翟外。籥橫而翟縱。蓋左屬陽。右屬陰。陽主聲。陰主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運衡。準平。翟象表端。繩直。故籥橫而翟縱也。

慶祥振之所言干戚羽籥之容也古舞立定四表三進三退文
取六爻變化武取步伐止齊文俯取諸陰武仰取諸陽文先舉
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動盪迴旋進旅退
旅奮疾而不拔所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近世失傳一遵宋制執而不移微示手足之容殆與古殊旅衆
也謂或進或退衆者齊一無參差也按如技來赴往之技言舞
之容雖若奮迅遽而不過於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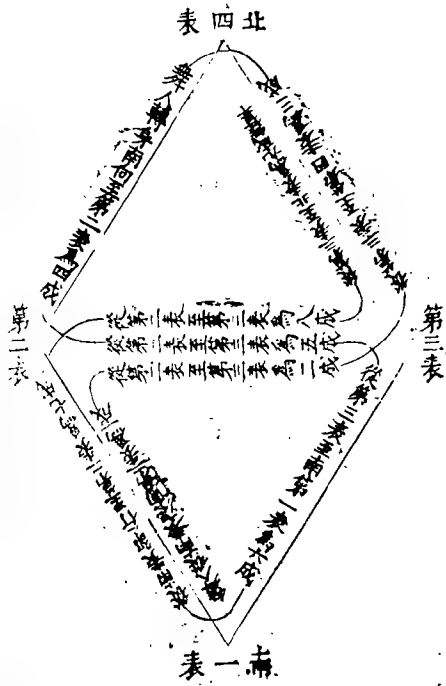
朱成龍志卷之八

舞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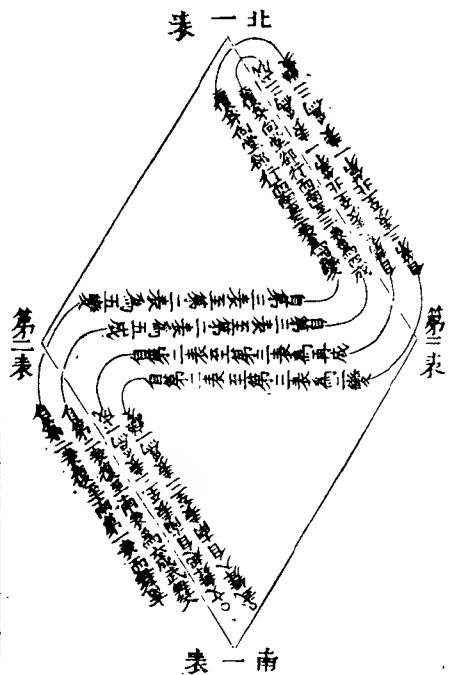
天

理齊

圖成九表四



圖變六成六表四



朱成龍志卷之八

舞疏

天

理齊

圖成六表四記樂



四表考

慶詳周禮大司樂一變至六變之文後人以爲在天地廟庭神示皆立四表此周之大武也大濩以上亦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三禮義宗以爲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八終六變者六終七者成也樂一終謂之變成與變可借証者二

一宋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文武二舞立爲四表七距四步爲節綴使舞人行位之處立表擲以識之若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簪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舞者進踏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二成三成皆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齋

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履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武舞者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引旌居前執鼓執鐸各二工金鐸二四工舉之二工執鐃執鏡相在左雅在右執者各二工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鐃以通鼓方擊鼓以警戒舞者聞鼓聲則各休鄼綴總于正立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鼓以導舞七者進步至最南表然後左右夾振鐃大擊鼓以金鐸和之以金鐃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趨猛之狀每步一進則兩七以戈盾相

一擊一刺爲一成七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履舞衛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

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足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踏而進爲六變振旅之狀振鐃播鼗擊鼓和以金鐸發鐃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舞音集舞音道以鼗爲之卻退也轉音論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幘以巾包之舞犬鈴也金鐃金鈴金舌軍中用之木鐃金鈴木舌文教用之鐃音純形如鐃有舌周禮以金鈴和鼓鐃音濁形如小鐃軍行鳴之周禮以金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三

理齋

鐃節鼓鐃音闌平聲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鐃止鼓相去聲卽指也雅鼓也陳音設階次也趨音乃平聲善走也

一東雁澤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驅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受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

復於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
則崇武王為天子矣。雁上聲。

項安世曰按樂記六成之說未有身立不動若今日之舞者
也夫舞非徒象德也又有教焉文舞者進退升降也武舞者
步伐止齊也天子公侯卿大夫之子後皆有天下國家之責
故十三而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他日聘饗周旋之禮已於
文舞習之戰陳擊刺之法已於武舞習之此三代之美所以
多將相之選也若今舞僅以俯仰蹲立為節不知於聖德奚
當焉有從元豐之制加以損益雖教習之典未必即復而羽
大咸通志卷之八 舞疏 圭 理齊

簫千戚之容或者其未絕乎。勺音酌勺文舞也舞象武舞也
又按宋哲宗元祐四年大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儀文舞曰化
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樂則蹲再鼓皆舞
進一步正立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領左舞
再鼓皆右領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領以右手在前左手推
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領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回辭再鼓皆
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再立再鼓皆俯身相顧為一合手
當此再鼓皆自一合手再立再鼓皆左側身相顧為一合手

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樂則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轉身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領左揖再
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躬身為初辭再
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回辭再鼓皆合身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領為初謙再鼓為再謙
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第三變同第二
變三變皆具三揖三謙三謙之儀以明宋有天下本於揖遜遂
於朝會用之

項安世曰此宋代朝會之舞也不知何年遂用之於孔庭以
大咸通志卷之八 舞疏 圭 理齊

藝祖之受祚為素王之羽裔果何所取義哉況古之為舞者
立表於南北有行立跪坐之儀今則三謙三謙無一變以至
九變也深之既不足以象德而淺之亦不足以美觀矣
李之藻曰宋之舞節用於孔庭者稍有增損以就樂章實與
吾義毫不相索也古樂先登歌次歌素合作次文武二舞或
別有舞曲今制奏歌舞一時並作亦異於古

慶於前代立表樂舞之制存畧於左以俟 司大禮者於
今大成樂舞損益就中得有振興以便備伏候教
大令樂位次考

慶按至聖先師廟前代王有作六代之樂者所謂大合樂也其制東舞雲門咸池大磬西舞大夏大濩大武

大成樂舞諸制

慶按古言先登歌次歌奏合作次文武並舞是亦古人之深意也今孔廟舞制則尚文而與歌奏同舉其舞人舞位舞器舞圖皆與古異然異同之間關係教化之由政治之望非淺鮮也以頒降之久沿習之深因於古制列圖說外更叙近代圖說列之於後

佾舞考

大成禮志卷之八

舞陳

三

理齊

慶按先師廟國學舞用六佾助於南宋迨後歷代損益不同明成化間從祭酒周洪謨議仍用八佾至嘉靖九年少傅張璁題請定以六佾以別於禘後未有改於大禮終為闕典

舞列人數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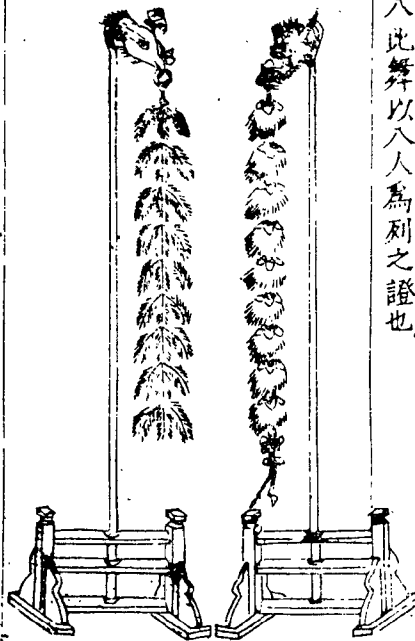
慶按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朱晦庵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服虔以為每佾八人左傳象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劉宋太常博士傅崇議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七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

杜氏之說則士二列止四人豈能成樂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舞二八此舞以八人爲列之證也

節

圖

旌



大成禮志卷之八

舞陳

圭

理齊

節旌考

慶按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樂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古昔之舞執節每二人春秋時文舞以節武舞以旌或謂之壽以旌爲之或謂之翻爾雅翻壽也釋名曰旌精也言有旌光也文獻通考春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饗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囑遷入於房去旌卒饗而還按旌夏大旌也大射禮舉旌以官偃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舞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是旌從來亦遠矣翻音道通作翳舞者所持羽旄

節考

慶按古者引節二執者二人前引立於二舞之上所以導舞先
望廟制以簇紅絨爲線凡九眉下垂或用五色相間以象五聲
用簇綠皮鑲花爲蓋上銳下廣狀如偃鐘顛之最銳處以皮金
線口貫以絨線結而垂蘇其下長七尺竿長八尺五寸繫以朱
塗金龍首銜節臨舞時執者雙節前引先就執節位舞者隨之
各就舞位行列綴兆分立於東西兩階舞生之上以節其舞暇
時植於架上架制與麾架同然今制一節一人執之以導舞慶
議必二節二人分居左右引之乃善。簇音促聚也攢也鑲音煊
雕刺也銳音未利也偃音厭卧也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院

三

聖齋

舞位舞容考

慶按古舞之於庭今舞之於陞庭在陞下階間陞在露臺之上
古之舞於庭也立以四表三進三退李之藻以爲必如服說方
成行綴也必用四十八人則六八之數故古者舞於庭必立四
表考之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則鄭也
所以爲綴列則倫也所以爲行正之所以辯其序巡之所以肅
其慢是又使無僭無差也今先聖廟舞在廟門外丹墀上分列
東西兩階東三佾西三佾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
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

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嚮背疾徐俯仰綴兆亦皆成偶記
云進旅退旅是也但因舞之地狹遂不立表而其與歌奏並作
一字一舞俱皆近代制也當請而正之。

大成通志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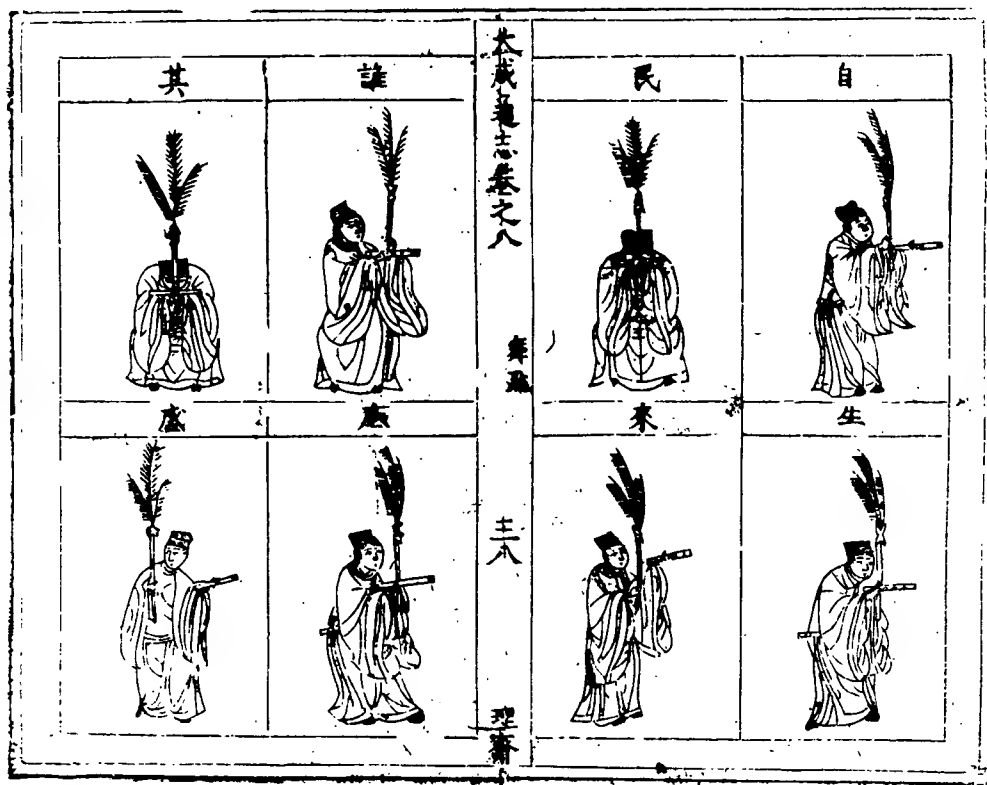
舞院

三

聖齋

舞人舞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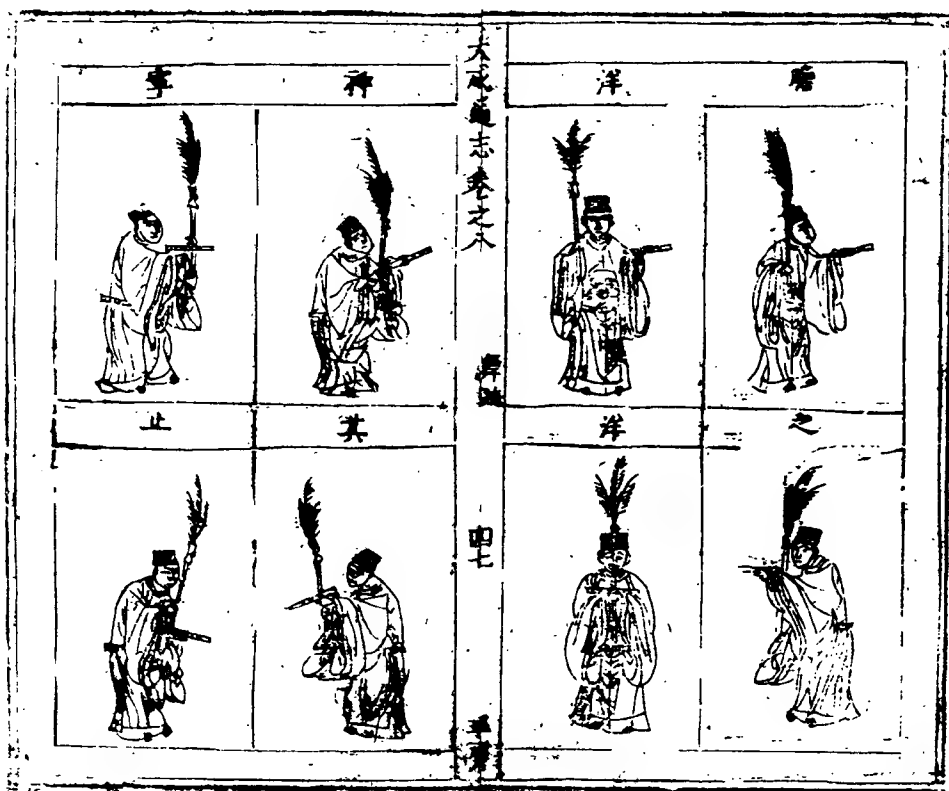
慶按舊圖說止列東班以爲西會意可也然諸或有列西班
者慶按諸改正諸圖尚俟留心
先聖祀典者而就証焉













舞人考

慶按記云武王冕而總干則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得預焉周官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皆四人舞徒四十人古之辨教時或用舞徒以為倡及臨祭祀非獨給繇役之賤者不能預即凡民俊秀亦不得預故樂律載燕辟宗廟之儔卑者之手不得而預七者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闕內侯到五大夫之子先取適子爵五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雖與周異制猶是用國子之意至隋世唐初遂變其制止取品第子大成通志卷之本 舞疏 五 聖唐之修潔者年二十以下備二舞郎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閏日得習六樂學五禮過十年量授散官號雲門生至大觀中乃罷雲門生而取屠沽羽林習舞實合志行之士遂羞與為伍不惟祭不能盡其誠即先王教化之道不復作矣明洪武初國學中尚擇監生之端嫻者與文職大臣子弟之在學校者習樂舞猶得古人遺意迨永樂中即太常樂舞皆以宮觀道士克之去明初又遠矣今先聖樂舞亦富樸士夫家子弟心術正大動作端方者習之不得濫用匪人等其衣冠察其傾軋則祭祀盡誠而教化之道可以漸復此愚陋小子敢告 司大禮者行之

舞人冠衣帶履考

慶按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而舞大夏蓋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衣則布十五升素積其裳也大武則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覲故也大夏必皮弁素積禘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漢時舞者之衣法五方色謂之五行之舞陳陽曰今誠使舞工之服天祀以元地祭以黃宗廟以繡庶亦近古文廟以太常制舞人蟬冠以夏布為之用黑漆前繪以金蟬邊皆金飾纓以青絨綠二結垂於下袍以紅絹為之制如公服前後繪以花彩束帶以革為鞞外裹以紅繪黑角為版而綴於鞞雲履以皂布為之前後綴以雲絲面縫紉以白線皮為履靚音迪凡也揚音昔牛袖罩衣鞞音廷履音里綳音句絲絲也李之藻曰端冕不可為武介冑不可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深衣之制公卿大夫同之文武均可以用郡邑樂舞於孔子庭者惟深衣最為近古古舞器考慶按古者舞有舞曲節舞以樂器有相狀如鼗鼓革表糠裏樂記治亂以相是也有應周禮小春謂之應狀如桶而方左右相擊以應祝是也有雅長五尺五寸以羊韋鞞之周禮笙師掌教

雅是也。有前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箛是也。凡此皆舞有所執。若今執箛執翟。春東平聲。韋。義皮。輓音漫。箛音官。

箛

圖

箛考

慶按記云。箛箛。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春官。祭祝則鼓箛。箛之舞。又樂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箛。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箛。春秋云。萬入去箛。王介甫曰。箛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大成通志卷之八。舞。五。聖。

樂之本也。爾雅注。吹箛三孔。而短小。詩簡兮注。以爲六孔。去箛者。竹音之一耳。聲音之本。寓於此。古人舞則吹箛。故鄭氏曰。文舞有羽。吹箛者。李之藻曰。近代執不爲聲。疑古舞三進三退。別有吹箛之節。今先師有舞止以文。而又譜以一字一舞。則舞者兩手開合。皆不暇吹。故以舞箛謂之南箛。然詩曰。左手執箛。必須左手執之。而又橫而向內。不吹亦宜。其制截竹爲之。長一尺二寸。形類笛。開三孔。以竹飾之。箛身均作二十分。台下而上。至三。至五。至七。三界各開一孔。徑二分五釐。數四十有八。舞也。

翟

圖

翟考



慶按山維曰。翟。古人舞大夏之器。箛曰夏箛。翟曰夏翟。蓋取翟之交有時。倫有別。守虎而不犯分。其尾長五色。俱備舞用。其尾眊眊。介而文章。左傳曰。五雉爲五工。今舞所眊者。特翟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公羊傳。隱公六年。考仲子之官。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鴻羽所以象文德之風化達而遠也。先儒或因詩。大成通志卷之八。舞。五。聖。

舞曲

慶按舞曲譜止載東階一班。乃云。習者當會其意。今有可鑑入者。以班班並存其說。兼有刪補改正。從本文前後而會通之。然非作者之誤。想傳寫之誤也。因并附原文下。

初獻

自太稍前嚮外開籥舞

生上仲踏籥裏開籥舞

民林合手蹲朝上舞直前足坐日蹲上音存

末上仲起辭身嚮外高舉籥而朝

誰太雨上相對蹲東西相嚮

底合黃籥轉身嚮外拱手東班出左足西班出右足慶增東三三字蓋西季句

其正揖

盛太起平身合籥東班轉身嚮西拱手出右足立西班轉身嚮

太東通志卷之八舞東班手出左足立慶增東三二字並西班一段五甲理齊

惟南上七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嚮

師林上稍前舞舉籥垂手

神合上籥惟兩中班十六人舉籥俱東西相嚮慶易轉身為卒

明太舉籥三合籥

度黃上稍前嚮外垂手舞

越太上踏籥裏垂手

前上嚮前合手謙進步雙手合籥

聖太上回身再謙退步側身嚮外高止嚮面朝上

末上正蹲朝上

自太稍舞躬身下翟側身嚮外呈籥耳邊面朝上慶易挽手為下翟

具上正揖

成林起辭平身開籥舉籥正立諸挽手復三字慶改平開籥三

禮合上兩七相對交籥兩班俱東西平執籥

容太正蹲朝上

斯林嚮外退開手嚮舉籥外面朝上挽慶改開

稱上回身正立拱手

泰太稍前舞

太東通志卷之八舞東班手出左足立慶增東三二字並西班一段五甲理齊

稷工正蹲朝上

非太左右俱垂手相合東西相嚮慶增相合二字

詹林起合手相嚮立

惟工左右側身嚮外開籥垂手舞

神林左班右側身右班左側身垂手嚮裏舞慶增左班右班左側身七字

之上正揖朝上

聽太躬身朝上拱籥而授之三鼓畢起

亞獻

大太左右進步嚮外垂手舞

或^仲左右嚮東垂手舞^慶增

聖^合嚮外落籥面朝上

師^太退回身正立

實^南正蹲合籥嚮上躬揖

天^仲起身嚮前無籥外舞

生^仲嚮裏舞

德^太合手謙進步嚮前雙手合籥存謙

作^仲兩^仲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對舉籥東西立

樂^太上下俱垂手惟兩中班十六人俱垂手轉身東西相嚮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五十六

聖齊

以^仲轉身東西相嚮立

崇^仲相嚮立兩班上下平籥暨翟^{以翟相籥慶}改平籥暨翟

時^仲稍前舞兩班上下俱垂手嚮外舞

祀^太垂手嚮裏舞

無^仲合手諒進步嚮前雙手合籥翟

敦^仲回身再咏兩班相嚮合籥立^{度則數字}

清^黃稍前舞嚮外開籥舞

酌^南嚮裏舞

惟^仲雙手平籥^{度則開籥}

馨^仲合籥翟朝上正立

嘉^仲側身垂左手兩班俱垂左手嚮外舞

牲^仲躬身正揖

孔^黃雙手舉籥翟躬身

碩^太躬而受之

薦^南合籥鞠躬嚮上揖於右

羞^黃合籥鞠躬嚮上揖於左

神^仲合籥鞠躬嚮上復揖於左

明^仲合籥復舉手於中隨鞠躬拱手嚮上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五十七

聖齊

庶^南三舞蹈舉籥嚮左躬身舞

幾^仲舉籥嚮右躬身舞

昭^仲舉籥復嚮左躬身舞

格^太拱籥躬身而受之

終獻

百^仲嚮外開籥舞

王^南嚮裏開籥舞

宗^仲側身嚮外落籥面朝上

師^仲朝上正立

生林兩班上下兩兩相對交舞

民仲上手朝上正蹲身曲足

物太側身仲裏落舞

執黃合舞朝上正立

瞻黃合舞外開舞

之南合舞裏開舞

洋林合舞朝上正立

洋仲合舞平立

神仲合舞外開舞

大成通志卷之八

其仲合舞裏開舞

寧太合舞進步向前仲雙手合舞

止黃合舞回身東西相向手謙

酌太合舞外開舞

彼黃合舞裏開舞

金林合舞朝上正立

鼎仲合舞朝上正立

惟南合舞外垂右手舞

惟工合舞外垂右手舞

且太朝上正揖

盲仲躬身而受之

登仲躬身仲左合舞

獻太躬身仲右合舞

惟林躬身復仲左右合舞

三仲合舞朝上拜一鼓便起身

於黃側身仲外垂手舞復拱

嘻南側身仲裏垂手復仲外

成林朝上正揖各回頭拱手

禮仲躬身朝南受之仲起身

禮仲躬身朝南受之仲起身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纂目錄

建學釋名 慶說一

歷代三十五條 慶纂著金註 附錄一 附慶說六

教條釋名 慶說一

列女傳胎教法 慶纂金註

內則教法十二條 慶纂金註 附錄二 附慶說四

朱子教法二條

孔子教法一條 附慶說一

孟子教法一條 附慶說一

太康通志卷之九 目錄

虞舜命契命舜教條二 附錄一

學記教條八 慶纂入金註

王制養教服官法十二條 慶纂金註 附錄二 附慶說五

周禮大司徒教條三 慶纂金註 附慶說一

建學釋畧 慶說一

五帝成均學考二條

虞夏商周四代大小學圖

考 慶纂金註 附慶說三

同天十五學圖

考二條 附錄四

周建侯國類宮圖

考二條 附錄一

周鄉遂庠序圖

考六條 附慶說二

周塾庠序圖

考四條

漢三廡宮圖 周明堂附

考六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太康通志卷之九 目錄

唐學考 慶纂著

宋學考三條 慶纂著

明學考三條 慶纂著

大清國學文廟圖

國學圖

郡縣文廟圖

郡縣學圖 附慶說二

建學考 附說一 附慶說一

金壽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建學釋名

慶於學校之制盛於虞夏商周而亦備於虞夏商周故諸經

傳中雅言之然五帝有成均雖未盡傳其事而亦於經傳有

存其畧者追漢有三雍之名而唐宋明以承以及我

清則於國學鄉學之外又有塾之名亦不失四代之意也及其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理齋

專祀孔子則盛典也故得通釋其名

五帝建學曰成均 文獻通考云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謂也

虞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方慈云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為

事天道也

虞又建學曰米廩 古作稟後世加廂以別之俗作廩非○明堂

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學也項安世曰有虞氏始即學以藏家而

命之曰庠 既曰米廩則自其養老之心發之也

夏建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 明堂位曰序是后氏之學也方

慈曰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為事人道也馬端臨曰以習射為事

則曰序項安世曰射所以造士也則以教其行也

夏又建學曰校 孟子曰夏曰校注校以教為事項安世曰學之

音校之義則教也

商建大學曰右學小學曰左學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

必效先覺之所為也方慈曰學者覺也覺之使及其質也又校

庠序總名曰學左右以義名又以地名

商又建學曰瞽宗 明堂位曰殷學也馬端臨曰以樂祖在焉曰

瞽宗項安世曰商人以樂造士所以成其德也

周建大學曰東膠小學曰虞庠 方慈曰膠者飾也飾之所以致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理齋

其文也文獻通考以糾德行則曰膠

周又建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類宮 按辟亦作辟雍亦

作雍應然禮記作雍周禮諸書皆作雍類亦作洋記作類六書

正嬌云別作類非辟雍文王侯國之學名武王因之為天子學

鄭氏曰辟別也雍和也馬端臨曰名之以法和之以道也朱晦

菴曰辟雍通塗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虞也一口辟雍也

雍澤也水周環如壁四面旋造以節觀者類宮明堂位曰周學

也周之侯甸皆立當代之學損其制曰類宮謂類者牛也以北

無水也又類班也所以班政以正人班教以化人也正義曰類

之言半也所以降於天子也朱晦菴曰類本水而宮亦田之以名也

周又合四代之學建五帝成均於南有虞上庠於北夏后東序於東殷人瞽宗於西而中為辟雍於一丘建之

周又於凡鄉建庠凡州立夏序凡黨立商校

周又於邑設北閭族黨州鄉於野設隣里鄩鄙縣遂而為塾庠序以教之鄭音纂聲音孰注見後

慶按學校建制至商幾備矣及周兼總四代之制創闢未有之規模乎煥乎成功文章美無加矣至於歷年八百國祚綿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理齋

長蓋亦先王制作之善根本之固然也後世圖久安長治之休者宜以此為鑒矣

西漢平帝元始四年二月起明堂辟雍靈臺解見後

慶謂漢當暴秦廢學之後高祖知尊孔子至平帝始知有治

國之要道先王之大經可謂賢矣故漢興因多善政然不免

於積秦之弊是以禮樂不明即曰高祖除暴安民文景中成

致治其終遜文武成康之世遠矣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初起太學帝親視之

朱沛園曰帝方校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後三代

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慶嘗覽史記曰文景之世文景固有道之君然世祖附錄

賊而中興舊業為不可及矣何以見之朝廷之大政無過興

學用人兩事世祖能建學校重師儒以復五帝三王之治能

旌卓茂進寇恂以大知人善任之聰而杜詩第五倫一時並

出至若行兵不屠城不掠地馮異登高諸將領之而從者如

雲謂非有是君則有是臣哉洵是匪他所能也況後來學校

振舉代有制作皆世祖起之也雖云斯文之不終喪者天也

世祖安可忘也哉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齋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二月臨雍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

於學十月復行養老禮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

三國魏文帝黃初五年四月立太學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學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

南宋元帝元嘉十四年立四學四學謂元人文儒

慶按元帝興四學若善矣然以元史文儒別之豈理也哉試

觀大學之道以明德為本新民為用格物為功而至於心正

身修極之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矣。豈其有岐趨哉。

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九月立郡學。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九月作辟雍。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設州郡學。初立孔子廟於學。

慶按孔子專祀於學始此。詳見廟宇紀中。

隋文帝初詔制國學及州縣學。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間里皆置學。

宋仁宗慶曆四年二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宋徽宗崇寧元年詔作辟雍於都城南。又詔天下興外學。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五

理齋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二月詔諸州修學宮。十三年正月作太

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置國子監學。

明太祖乙巳年八月建太學於應天府。

明太祖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

慶按是時當兵戈未息之際而能卽興學且及於天下郡學。

其政教由是可見矣。

明太祖洪武八年三月詔郡縣凡間里皆啟塾立師。

按興學之事有矣而能及之間里則天下無不學之人卽

無不治之區矣。唐元宗明太祖亦商周聖王之舉也。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北京太學成。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太學成。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六

理齋

教條釋畧

慶按學校之設志聖人之心法以修己治人爲事者也。學雖

分大小却無胎教之事。然胎教事內則小學有其言是亦教

之七類也。慶嘗著爲蒙訓以做幼子無誑之意爲小學端其

基。今於小學大學教條中不敢輒入鄙見止以見諸內則小

學者存其端云。

晦菴朱子叙小學記列女傳云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

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

聽淫聲夜則命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

矣。如青士、躍青祕、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採其事以為傳。邊倫身也。躡偏任一足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此條乃朱子摘內則文而補。凡生子三字，慶故於凡生子三字旁書。

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亦類之。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丁食音似，鞶音盤，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帶也，男用皮，女用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略

七

聖齋

泉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歲也，十百千萬為數，東西南北為方。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教之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長上聲，八歲

入小學時也。耦曰門，奇曰戶，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出

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

食之讓也。

慶按：史稱帝堯口允恭克讓，語記稱孔子溫良恭儉讓七之德，手德也。恒人之有難也，而況小子乎？然植基不可不慎，先

至德以教之，所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自名者也。九年，教之數目。數上聲，日謂朔望甲子。

朱子曰：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誦音如，謗音庫，帥音率，肄音異。此言男子外傳

教學之師也。居日居，宿夜宿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諸聲

六書計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布帛，以御交貨變易，三粟分

以御貴賤，度稅四少，以御積聚，方員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胸以御隱雅互見，八方程以御錯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略

八

聖齋

操正員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為九章算法，樞上衣，撝下衣，不

用帛，用布，防奢靡也。禮節率循，初時之教，肄習簡篇，詠信，蒙音

■刪音奴入聲

十有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樂六樂八音，詩樂

誦，武王詩，成童十五以上也。象美文王詩，以勺象為節而

舞也。射，白矢，參連，剡法，襄尺，井儀，五射也。御，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未舞，交衢，逐禽左，五御也。剡音鹽，上聲，襄周禮音讓。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武，行孝弟，博學不教，內

而不出，禮吉，凶賓軍嘉之禮，衣著也。大夏禹樂，文武兼備者也。

不教不教人也內蓄其德而不出於外切於爲已也

附論曰善事父母兄長此是行仁第一件事故有子曰爲仁之本孟子自教言故先父子中庸以政言故先君臣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而後親順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音遜男事受田給役也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向也

附論曰師求其賢於已友則求其勝於已者今人取友見勝已則遠之孔子曰毋友不如已者不如已者又來求我焉得而却之即匪我求童蒙也求我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九

理家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慮服謂任事從謂從君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服備任也治一官之小事曰任統一官之大政曰服致仕還其職事於君也

附論曰能治國家者必須讀書窮理磨鍊之久遠養潛通而後入官從政故古者五十始任重老成也

購菴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灋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誦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

不勝之患也釋音治別作稚非扞音汗

又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

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云聖人教人以學文修己而存忠信觀程子此言見孔子教人只就行處說行致盡處自然識得本原若子思孟子始言誠至蔡西山遂曰忠信指人用力處言誠則其全體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

理家

一曰忠信只是實誠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附論曰五常之中皆不可無忠信諸經書多於事君處說忠交友處說信見君臣以義合朋友以情合人易苟且故各就不足處說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即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以

以養大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

又命夔曰今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典主也曹長也栗華敬也末長也

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必不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諫音小聞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上

理齋

去聲慮憲謂思慮求合手法則發以政事言善指一端言賢則通矣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兄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兄音悅君民謂君長其民典常也此言王者既立學以治已然後可立學以教人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兄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發音效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術當作州比兵婚切○古者之間同在一巷七首有門七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多受教於塾庠教間塾所升之人序教黨學所升之人國學教天子元子象子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後選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離經離絕經之句讀七音豆

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教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上

理齋

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文選謂蟻即蟻字然蟻音以初生子也術與述同前成俗成其美俗此易俗變其汚俗也記古記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上箠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皮弁祭菜有司未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宵祭菜時也雅謂小雅肄者歌而又歌抑揚反復其其旨趣也三謂鹿鳴爲燕羣臣之詩達

人主之詩。詩。辭親而仕於朝也。皇七遣使臣之詩。奉君公而政於外也。官其始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鼓篋大胥擊鼓以召學士。使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藉等物而進其策。發篋也。焚荆也。篋形圓。焚形方。以二物爲朴收感。收歛威儀。掃五年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自成也。然其時使視而藏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官已仕者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士。未仕者未仕而爲學。且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志之所尚。

大學之教也。時款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

學校集略

士

聖齋

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政君子之於學也。燕焉。修焉。息焉。游焉。樂五教之時。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類。退息燕息也。居學燕居之學。操縵操弄琴瑟。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雜服見弁衣。裳之類。明會祭饗制各有服。故繁雜強詩禮時教也。皆藝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學也。皆樂也。修克治省察。字造純全游。玩物適情。從容厭佚。藏於大學之時。則修以治其正。所謂博。而七不。息然。居之際。則游以玩其心。學所養。紀而藝之。然。夫。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離師傳而。

不。又也。先命曰。敬選務特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又謂畔於道也。

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得也。陳澧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曠土。未。田。游。散而不興作。食節。民食其力。無不足事。時。民修其業。無不及。咸字。便見天下之民盡得井田將事曰事。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誠集略

十四

聖齋

成事曰功。君上。互文也。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虎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同不肖以綏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親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邪。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耆六十者。老七十者。壯。異。同。陳澧曰。此謂學以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

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鄉黨內六鄉。命鄉司徒命鄉學之致仕卿大夫也。告曰司徒耆老。卿鄉中致仕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大司徒教官之長。以下言簡不肖之事。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禮。大司徒帥其俊秀者與執禮事。盡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宋戒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五

理齋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如初禮指耆老。朝庠一節事。陳澧曰。左右對養。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行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郊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凡四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暇千金切。改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者名秀。曰秀以

見非成才成德之人在所擇曰選。皆是日用後學國學也。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大司徒命卿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類出於同輩者而賓禮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升之於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選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俊士及升於國學則金免司徒之役矣。此上之成就其才德也。故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宋戒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六

理齋

冬夏教以詩書崇以心尊尚言立以事表樹言自學者入德言曰術自教者垂訓言曰教兩四字指詩書禮樂以下言國學教國子與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文王世子言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又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與此不同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棄彼而從此總亦互文耳。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王太子世有天下者王子分封為諸侯者群后太子總世為諸侯者適子承襲爵者亦謂之國子。俊選士之升於國學而為俊士者皆謂皆有天下國家之責造謂皆來受

詩書禮樂之教於樂正也。然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故以齒。

慶按此不分貴賤而入學以齒，以王太子而能尚友天下諸士，可以免孤陋之八。能聚會羣衆為學，可以親他日之交。真古聖帝明王之善制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守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皆入學以賢，教之也。三日

太成龜志卷之九 學校集要 十七 理齋

不舉，因棄賢者于孫，故貶損自責其教之不至，棘也。欲其近善之速也。寄寓也。有變寓而歸之七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惡終棄之意。國子皆世祿之親，與庶人賤賤者異，故親之而有望焉。

按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且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知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之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之，則雖二不變，亦不

可也。此國學於出學時簡，不肖國子之法之嚴也。

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林，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曰：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論皆在賢者上說，乃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秀者謂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凡告字皆不自專也。進者出清，離隱與於王朝，致君澤民從此始也。司馬掌邦政，爵祿之大，升於司馬者以命德之典，雖出自天子，而入仕之權則掌於司馬也。升於司馬之進士，其人已無不賢，則皆可用，而猶必辯論者，只考評其才德優於某事，宜做某官，是固能授職

太成龜志卷之九 學校集要 十八 理齋

與前論辯不同，定其論者司馬定也。論定則天子定矣。官以職言，如司徒司馬之類，爵以位言，如公卿大夫之類。祿以俸言，如食九人十八人之類。三者雖在司馬，然自天子論定而決矣。然後謂不棄序也，非謂次第及之也。

按劉氏謂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格在司徒也。其進士者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格皆在大司馬而聽命於天子也。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

愚謂以國學兼國子也

劉氏又謂庶人仕進亦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愚按此一節皆國學出學時上賢之後選也

虞嘗捧讀王制書至此一章未嘗不欣然而床曰此實古昔聖人垂爲經常以爲天下後世王者造就人才以至於經世致治之大法也非盧植所云漢博士附會者也及歷漢唐以來學術或明或不明政事或理或不理又未嘗不奮起致嘆曰古者學校之教何不興起於後世也古者政事之理又何

太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十九

理齋

不久見於後世也我知之矣政事之不理由教學之不興教學之不興由其止設學之名而無教士之實也今日者誠能如王制所言養而後教上而後官則民安其君士服其教乍得其宜政得其平而虞周有道之治可以復見千萬年堯舜日矣而謂有不治哉其治也有不大且久哉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能佐王以安擾邦國攝音饒馴也順也

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

教中則民不越八曰以誓教俗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致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與功饒音暴祀所以奉死者以先尚敬則生者可知鄉飲酒禮爲陽謂酒入人身有分散於肢體之義故爲陽如五十者在堂下六十者在堂上皆以齒讓則何事之有弁禮之之不可顯露者故爲陰以異姓相親則男女無怨曠燕饗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和心和也儀謂卑事尊等謂貴賤之等禮管也猛也度謂水食宮室之等尊卑不同而以度節之足謂以少爲足也

太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二十

理齋

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曉音目嫻音因物猶事也與舉也鄉大夫賢能者以鄉飲酒禮賓之爲賓賡謂親九族鄉謂親外親任謂信朋友恤謂賑貧乏

虞按周禮此段如王制篇亦言養後言也屢畧其文耳成周司徒之職治財賦任土地而卽以教爲事者也迨後司徒專養不專教與周異矣蓋古者重於教民凡所以維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夫婦朋友長幼以至知哀知敬莫不循禮而無爭悖之風趨仁而

赴義身而親上然日入於太和之域而天下無事者以有司位之教存也

建學釋略

慶校帝王御世以興聖學為致治之源及泰列史有三等焉有圖治而重其事者有搶機而不遑舉其事者又有當先盡其迫而未能盡心者然其畧則存之而時勢之遇合治道之臧否則信於慶著史畧中

五帝成均學考

慶校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

學政集畧卷之三

理齊

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變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學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樂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阿治之功此家動齒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入之自舜至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教胄子一章大畧可見漢大常與樂而兼養育之任此意與昔樂祖祀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之教也窮者也由是言之祀孔子猶古之祀樂祖而不忘也祀及門淵風是亦無窮之意也

又曰以法法之

樂之物非樂之德然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如何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論中和固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伊川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為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舞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義禮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有養之七義歟

四代學

大學	上序	東序	右學	東膠
虞	夏	商	周	
小學	下序	西序	左學	虞庠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理齊

虞夏商周四代學考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鄭氏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二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慶校有爵有德曰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養老所以教孝在學所以明倫

慶校養老之禮其目有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克於國事

養其父也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也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奠合舞秋入學習吹則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又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安也謂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脫畧勢分以至於醉則又決洽情意此行之於饗夏后氏以饗禮饗獻也薦不食爵不飲立不生依尊卑為獻此行之於廟殷人以食禮其禮酌於虞夏以食為主有飯有酹雖設酒而不飲亦行之於廟周人修而兼用之謂春燕夏饗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纂

三

聖

秋冬食也又王制五十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小學七十養於太學

又按合樂合聲容歌舞以備食也又按云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已也康成曰更老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一云更字當為更字之誤又一云三老七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周天子五學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纂

十四

聖

周天子五學考

山陰陸佃曰大戴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廱是也合而言之四學亦太學也

又曰禮記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而中學而五於一方並建周人則辟廱居其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成均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廱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

更出師受成則就焉當天子入太學則曰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廱

陳祥道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祭宗即右學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皆宗此六學也唐序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吾子視學命有司行學祭先聖先師焉辛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禮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學祭先聖先賢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

才及通志卷之九

學校禮記

王

理齊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序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有特其上耳則右學東序蓋於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由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名之也

易傳太初篇曰天子立入東學立入南學立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項安世曰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柔而命之曰庠又曰米虞則自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選士如行善習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夢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校七之義則教也蓋至於商人先王之所以為教者備矣周人修而兼用之內既述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庠在東商校在西

當代之學居其中教之以政南面而三學國之命之曰膠又曰辟廱膠言其地辟言其象皆古人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六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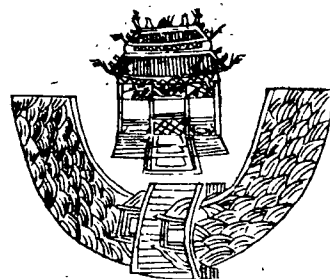
二六

理齊

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建於天下矣

按詩曰於樂辟廱文王之學也又曰錫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蓋三代之世莫不有學文王有靈臺沼池即建辟廱為講學行禮之地實侯國之學也武王克商尊其先制遂以辟廱為天子之學而建四學於外養則祀於庠射則祀於序樂則祀於瞽宗禮則祀於成均而中學為天子承師問道之地故曰禮樂至周大備也洵如陳氏之說是周非四學止三學也如項氏之說是周有五學之名而約之於四學也必不然矣

周建侯國類官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七

理齊

周建侯國類官考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廱諸侯曰類宮按公君之通稱
文獻通考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如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諸於郊者必取賢欽才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按公卿大夫士之子以父兄有爵列於國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於學曰學士其實

一也

陳澧曰百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殷制也周制天子之畿千里都城居中面五百里百里爲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六

理齊

周	鄉	遂	序	之	圖
卿大夫士 鄉有卿州有州 大夫長爵下 正爵下 黨有黨 族有族 闕有闕 比有比	鄉 州 黨 族 闕 比	序萬二千 五百家 序二千五 百 序五百家 塾百家 塾二十五 塾五家	遂 縣 鄧 鄧 里 鄰	遂有遂縣有縣 大夫正爵下 長爵下 長爵中 宰爵下 長無爵	中大夫大夫 大夫士 士

周鄉遂庠序考

周禮地官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賙當作料。鄭氏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今使之保任也依也守也全之也杜子春日受謂民移徙以到則受所去則出之鄭氏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疏云葬謂助葬鄭云救亡凶災也杜子春日賙謂料其惡鄭氏謂民有惡物不備相給足也賓客其賢者行鄉飲酒禮而貢舉之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舉

无

理齊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受之田野簡以兵器教之稼穡鄭氏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異其名示相變耳

虞按郊內有保受葬救賙賓六教而郊外止言兵農兩事或至文耳不然郊內卽不教以養與衛尚不可而郊外得廢六教也乎或者古之民皆受田而比閭等又爲國中廬舍之所

故於國中而教以彼於田野而更兼以兵農也耶周官之盛治大要如此漢唐以來能行者有幾今

聖明在上循而行之不惟奉其教者各正其德各利其用厚其生尚有招募不設藩鎮政簡民享輕徭薄賦之益吏少催科祿餉之苦

朝廷養長平之福其治不登上理者未之有也

禮曰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爲遠郊有六遂大國

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又曰六鄉在郊內大司徒所掌六遂在王國百里外遂人所掌皆鄉學也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舉

三十

理齊

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見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將持薪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陳祥道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比側之堂謂之塾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積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鄭氏曰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

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述此曰黨有庠 疑是殷禮也

古者室有賦室謂之庠堂有廡謂之序門有基上有屋謂之塾庠在內宜於安養故養以之序在門外之閒宜於顯德故射以之門在外為率由熟習之地故塾以之蓋即宮室之名而引為教學之義其有二十五家為閭有塾五百家為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為州有序凡鄉皆立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皆小學以教童子而已蓋虞夏商之學雖古而周視之則往代也故殺之為小學其天子之大學曰辟廱又曰澤宮澤宮者環水為宮也於是虞庠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以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以養國老春夏學之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焉成均則掌於大司樂而合國之子弟在焉澤宮則王擇侯國之貢士大射在焉出征受脰獻馘在焉蓋虞夏商之世雖遠而其學固先聖之作也故合建之於太學然庠序校之在鄉者亦但仍其名耳未必專主於養與射若夫大司農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教法於象魏月吉則族師讀法焉孟月之吉及春秋祭樂則黨正讀法焉正月之吉歲時祀於社則州正讀法焉其不變者又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是鄉學者非止教成童習章句而已凡乎其訟獄治其賦稅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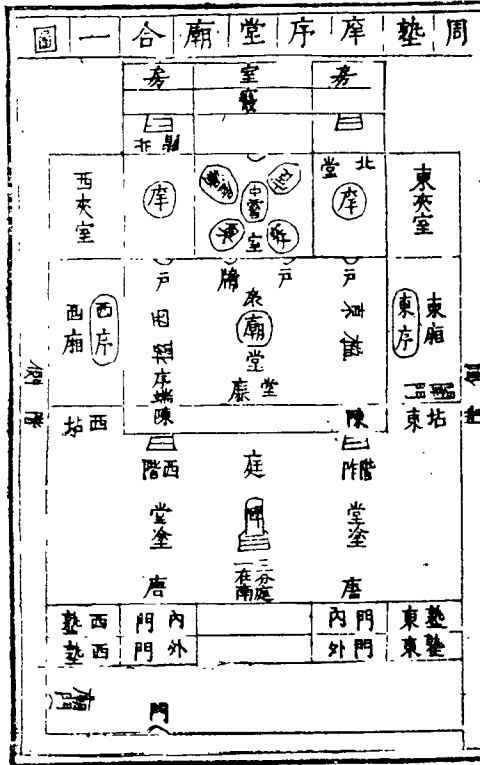
其率履咸在是焉漢世以三老嗇夫督治其鄉猶有遺意此人
才所以盛而風俗所以淳也 厥音亦樂音諒風雨神
慶按干戈武舞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文舞
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

宋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三

聖齋



周塾序序考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扃宮中之門謂之闔門上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又曰扶謂之闔棧謂之楔樞謂之闔蓋界於門者扶也即闔也旁於門者棧也即楔也中於門者樞也即闔也官音遺安音杏扶音迭樞音泄

禮疏曰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禮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上中北牖謂之牆士昏禮尊於室中北牖下是也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統集卷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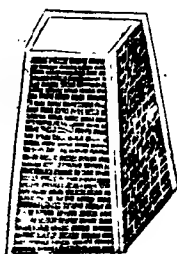
理齋

堂下之牆曰壁士虞禮僖祭在東壁是也北有東西禮疏云堂隅有北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禮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云其祀中雷古者複穴以居故名室中為中雷又有東雷燕禮設篚當東雷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雷又有門內雷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是也僖音機祭統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儀禮曰參分庭一在南古者設碑於庭近南鑿孔以繫牲若聘享庭實饗餼陳列之次或在其南或在其北也

王藻曰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疏云闔謂門之中央所植短

木爾雅云樞謂之闔注云門中之樞名闔又曰在地者謂之闔注云在地及門中者名闔然則門止一闔聘禮賈疏云門有東西兩闔其說誤矣漢三離宮圖

臺 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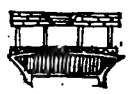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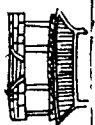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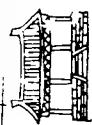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統集卷

三四

理齋

堂 明



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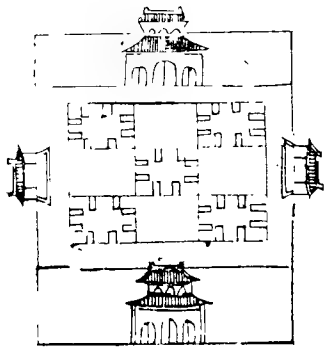
本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三

理

成周明堂圖



漢三雍宮考

三輪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
有市有獄漢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
兩漢之辟雍太學蓋析為二地

東漢光武建明堂辟雍靈臺三雍未用事明帝即位臨辟雍行
大射養老之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養射禮畢帝正坐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指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
者甚衆

本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卷

三

理

蔡邕明堂位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
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其正中焉皆曰太廟取其
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室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
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
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圓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
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

項安世曰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饗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猷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饗焉恭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堂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卿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野

箋曰自周以來漢為近古然三廱之制則非也經之可考者真大戴禮志卷之九 學校集纂 毛 理齋

備於易象詩書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此明堂所始也在天子外朝之間詩云於樂辟廱又曰鎬京辟廱此辟廱所始也在近郊之地詩曰於穆清廟此太廟也在王宮之左三者非一室而異名亦非同丘而並建也至靈臺者是於大雅蓋文王築臺鑿池即建辟廱為禮樂之地聖人固不廢遊觀也學校即遊地也髦俊即同游者也非如後世以禮樂為束縛困苦之具而必別為苑囿歌舞也然則辟廱靈臺固共為一區而明堂太廟則不可合也必大祭也則以明堂之太室誤為太廟以宗祀明堂之祭誤為清廟

之祭又以公玉帶明堂圖有水環宮垣之語誤為辟廱而所引太初諸書皆秦火之駁說信斯言也是天子一日之間席不暇煖也項氏諸儒又踵襲其說儒術之多紕也豈盡紕儒術者之過乎記疏云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元室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室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月天子居正室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大戴禮志卷之九 學校集纂 三八 理齋

慶按非徒天子占氣候以定居養之宜實居之以聽一月之政教者也

唐學考

慶按唐之制作雖近於古而國學之外復有鄉學高祖詔建之元宗申飾外又詔開置皆置學而不失周之美義國學至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一百間雖書算各置博士屯管飛騎亦給博士凡三百六十員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貢舉增學生至三千二百六十員京都學生八十員國子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州京縣各五十員

下州上縣各四十員中縣中下縣各二十五員下縣二十員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請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府

宋學考

慶按宋至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建議請興學校欲復古教行實也詔近臣議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便於今者莫若使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仁宗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湖州是時方

上本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五

理齊

尚詞賦獨胡學立經義齊擇通經有氣局者居之立治事齊入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稱胡學多秀俊及出仕多適於世用後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式今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著音夫入聲如安土謂之地著

熙寧中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官七品以上子孫應陰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秀者為之試如進士法神宗即位垂意儒學因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世時一經生員輩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八

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二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學行卓異者主判池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後又遵制廣舍增人總二千四百數

哲宗初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十科取士之法從之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偽科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

理齊

明學考

太祖於戊申開國洪武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其太學建立在前三乙巳八月至丁未三月即定取士之法以周禮六德六行六藝為準洪武八年三月詔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周官建學之法於是大備方其初立學也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後設祭酒即命存仁為之

洪武二年詔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況兵革以來八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但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

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日化以復先王之舊

八年三月時上以為天下既安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督程於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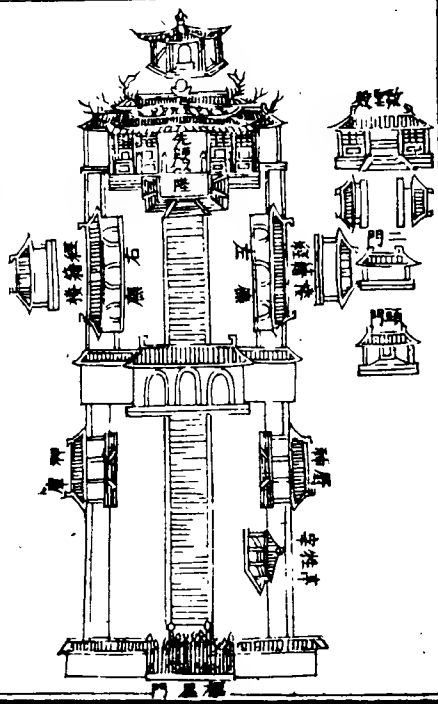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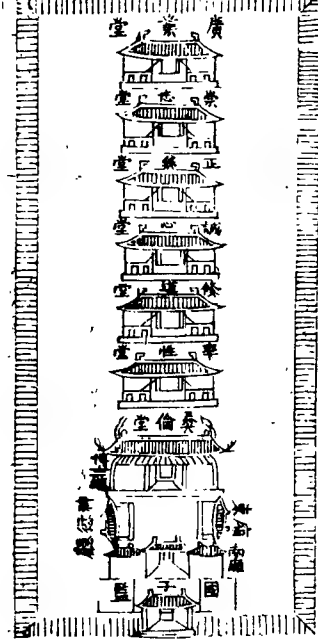
四

理齋

今制國學文廟圖



今制國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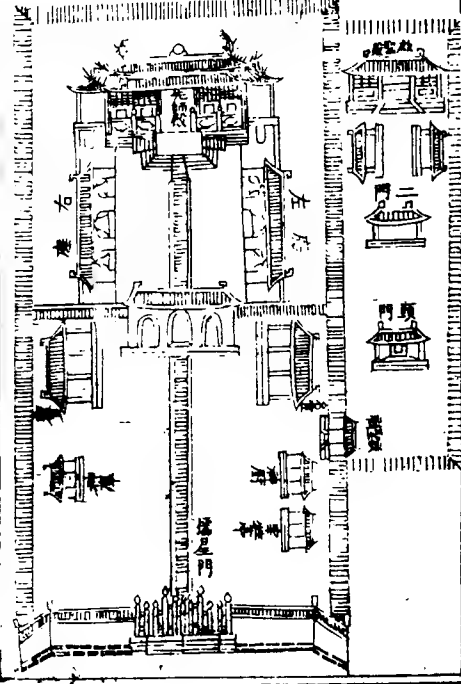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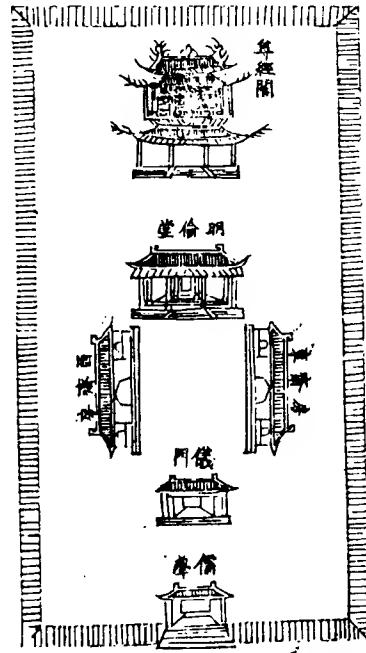
四

理齋

今制府州縣文廟圖



今制府州縣學圖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里

理齊

按禮星門泮池兩廡分壇諸說俱附曲阜廟紀後

慶按闕里誌諸書天下學宮應該有宰牲堂神厨二處今多缺或未建豎或已建豎而廢切須量學宮基隙大小以復舊制庶得以潔奉祀事至於神厨所用諸器亦當預備精緻者察之可也

建學考

我

清自

世祖章皇帝登極以來崇文重道

詔立國學鄉學及天下郡邑并建社學至順治中釋奠幸學

上御太和殿受朝畢

命衍聖公百官諸生坐殿前

賜茶又明日宣文武百官及諸生進金水橋

賜百官宴衍聖公貂袍一襲祭酒詩業等官各袍一襲諸生各銀

二兩明日進

謝

勅諭監臣督課諸弟子務勉勉師訓以無負朕右文育才之意又

擇先聖先師子弟之賢者入監讀書此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里

理齊

聖天子崇聖作人之化古今特盛者也至我

皇上崇聖興學於康熙八年臨雍釋菜畢亦

詔諭諸臣曰聖人之道至精至微諸臣務潛心講究以佐朕治此

又昭盛典以成治化者也

項安世曰周立四代之學於辟廱鄉學則否蓋國學與鄉異

也今鄉國子學與鄉學等是無陸校也夫辟廱之水非徒以

節觀者天子之水園諸侯半之則辟廱之制何可弗復也辟

廱之中作成均士之入成均者畧仿宋三舍之法初則入於

東序學詩習羽籥琴瑟射御之器通則升於瞽宗學書禮通

則升於虞、虞致餼馬、學易春秋、通則升於上庠、習律令史學、
王國之事、上庠之俊、卽升辟廱、使盡乎修己治人之道、辟廱
之後、爲靈臺、以處治曆明時之官、而謀之於國子、籒豆駢奔、
禮樂曆算、皆使三舍任之、則學制彷彿乎古、而士學不趨於
淺陋矣、

附論曰、慶詳學校之制、莫備於周、而教條之善、莫要於虞書、
孔孟始終之詳、無過於王制一篇、自漢唐以來、雖代有制作、
終不若古人之善也、

今日者、誠本先王之制、體而行之、則士有學、皆實學也、

學校集畧

四五

程齊

大成通志卷之九

國有政盡尊政也、地治民豐家結戶誦野無留良、

朝咸俊彥四海雍熙

聖天子坐明堂而垂政教、又安長治之休、可以見矣、

聖廟像



行教像



為司寇像



自
此
聖
年
表
圖

臣
等
謹
啟

凭几之圖



乃
此
聖
年
表
圖

臣
等
謹
啟





廣按

先聖賢像書之於冊則狎然以志

聖賢進退出處之容禮節雍和之度故雖狎不敢缺焉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目錄	至聖先師氏籍四條 慶補入并註 附錄三 附慶說二	聖父配顏氏 慶補入并註	先聖未生之兆 慶補入 附慶說一	先聖誕生之祥 慶補入并註 附慶辯說二	先聖異質 慶補入并註 附錄四	年三歲葬父防山 附錄一	年六歲設禮容	年一十五歲志於學 慶補入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年一十七歲五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焉	年一十九歲娶宋元官氏	年二十歲始仕	子鯉生	年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 附錄一	年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合葬於防 附說二	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彈琴不成聲	年二十七歲問官	年二十九歲學琴 附錄一
----------------	-------------------------	-------------	-----------------	--------------------	----------------	-------------	--------	-------------------	------------	-----------------	------------	--------	-----	----------------	--------------------	----------------	---------	-------------

年三十歲齊景公過魯求見	年三十二歲辭原丘之邑	年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訪樂 附錄三 附慶辯一	返魯弟子受業者三千 附慶神註一	年三十五歲去魯至齊二條 附錄二 附慶說一	年三十六歲在齊	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年四十三歲修詩書禮樂 附慶辯一	年四十六歲觀魯桓公廟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年四十七歲仕魯為中都宰	年四十九歲進司空	年五十歲欲應公山不狃召 附錄一 附慶証誤一	年五十一歲為魯大司寇	攝朝政 附慶說一	年五十二歲攝相事	年五十四歲魯墮三都 附錄四 附慶說一	齊人歸女樂去魯 附慶說一	年五十五歲至衛
-------------	------------	----------------------	-----------------	----------------------	---------	--------------------	-----------------	------------	------------	-------------	----------	-----------------------	------------	----------	----------	--------------------	--------------	---------

過匡	附慶辯一	
至蒞		
返衛	附慶說一	
自曹適宋		
適鄭		
年五十七歲在陳	附慶辯說二	
去陳		
過蒲		
適衛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三
去衛將如晉		聖曆
息阝鄉		
返衛		
復如陳	附慶說一	
年六十一歲如蔡		
年六十二歲如葉		
復返蔡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如楚二條	附慶說一	
復返衛		

年六十六歲百官氏卒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於衛		
刪詩書定禮樂	附錄一	附慶說一
作春秋	附錄一	
年六十九歲在魯		
伯魚卒	附慶補著子思子一條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教三千衆	附慶說一	
贊易	附慶說二	
年七十一歲春秋文成	附慶辯二	
大成通志卷之十	目錄	四
六經成天降赤虹六條	俱慶補入并註	聖曆
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五條	附錄四	附慶說二
	尾一條慶補入	
	附錄六	附慶說四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金嘉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年表

至聖先師 初魯哀公誅為尼父漢平帝猶諡宣尼公北魏孝文帝方諡文聖尼父隋文帝贈先師尼父蓋隋以前尚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唐太宗貞觀初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復聖周公至顯慶中從長孫無忌等議詔周公配武王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一

理齋

同王者禮孔子為先聖元宗開元未諡文宣王宋貞宗祥符初加諡聖五年改至聖元大德末仍加大成二字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

白虎通曰聖者通也道也庸也人之至也道無所不通明無

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又才過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

曰聖

慶按師法也教人以道之稱而為人之模範也若吾夫子稱

曰師則是師表百王模範萬世者也非常師之可比也

附論曰吾夫子之至聖也未生以前與方生之始天非其應

既生而容貌之異人亦識之及其言行之著不特及門識之

魯之公卿大夫識之列國之公卿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

識之即曰陳蔡有厄識之而思之也匡向之徒初悞而圍之

既悟而解之也然周天王卒不能用非周天王之失也輔相

非其人不能舉而用之也抑吾夫子之用與不用關天下之

治與不治周之天下東遷而後漸至衰微春秋而戰國戰國

而強秦耳以云三代有道之治未之見也而夫子豈能興義

不特是也自春秋以及六朝而東西漢稱盛矣漢之祠孔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

理齋

因仍有自來矣而敬禮則越前代然雖能敬禮而終不能正其稱猶之魯哀公之君也於是慶有恥於後魏之孝文帝稱曰文聖唐太宗則進矣祠孔子為先聖宋貞宗諡曰至聖歷稱紛詆是為証至明世宗始合而稱之曰至聖先師孔子則足以歷萬世而不易矣慶故首云七詔音靈語不定也謹此與切言確也

孔子其先黃帝有熊氏之後姓公孫黃帝傳子少昊金天氏姓

已少昊傳孫帝嚳高辛氏姓姬嚳有四妃三曰簡生契以佐

禹有功舜賜姓子自契至湯以子姓有天下及周封微子因於

宋微子傳弟微仲有國五世至弗父何遜弟厲公何弗父何至
孔父嘉以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一日賜姓孔按嘉
至孔子凡七世孔氏之姓自孔嘉父始

白虎通曰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也別婚姻
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也同姓不得相娶者皆謂重
人倫也又姓生也人所稟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古者聖人吹
律定姓以記其族

顏師古曰子乃大夫之嘉稱公羊傳曰後學宗師始稱為子
諱丘字仲尼鄒城西界關里有尼丘山也北曰面南曰背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理齊

子生於此生而首上巧頂因名山字仲尼

魯人魯國名同公封於魯而伯禽繼之以傳世其國西有交州

府東有泗水縣北有曲阜縣東南三十里有關里少許有尼丘

山又少許有鄒城關里少南有昌平山孔子生於鄒長從曲阜

歸與曲阜皆魯地故曰魯人

聖父甌大夫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

字伯皮一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父問曰甌大夫祖父為卿士實先聖正之裔今其人身長

九尺武力絕倫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三子

莫對其幼微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鄒都鄉通用鄒既亦通用既魯下邑乃聖父所治之邑古

名鄉為唐國魯穆公時改為鄒既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關里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青都而泗中

有孔子宅中有廟魯施氏謂魯之施氏

先聖未生時顏氏禱於尼丘山時有麒麟吐王書於關里其文

曰水精之子樂哀周而為素王顏氏具之以繡袞繫麟之角信

宿而去

慶按關里在魯城中或云有二石關曰關里蓋里門也其謬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遠矣然關里實為先聖之庭除也乃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

尊稱之也故歷代帝庭曰帝關曰金闕曰玉闕曰鳳閣聖人

之庭曰關里以別羣祠之稱耳

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均天之樂

空中有聲云天祇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懷妊十有一月當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昌平鄉名昌平鄉則以山為名泗水縣

南六十里有昌平山案隱曰孔子居魯之鄉也昌平鄉之關里

慶按太史公以為野合而生孔子案隱謂聖父老而聖母少

史記孔子年表

通遺者不少
而猶不遺此也
聲有而聞而為
與抑強之即

男女之端如過期名野合家乘謂焉遷之語故不從
附辨曰 度按夫子之生年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
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以為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左
傳以為二十二年十一月史記因之後有孔若古主公羊洪
興祖主穀梁胡毋休羅泌之孔宗翰主左馬以長歷考之襄
公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
焉去疾云襄公二十一年已酉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
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或十八日也是節已屬十一月故
以十月為十一月周建子則曰二十二年度謂穀梁為是若
公羊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故司馬貞曰孔子二十一年生
遷以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為之明年也左馬皆
非誤也故宋氏濂曰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嘗建丑
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在冬十
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
世法不過載于丑兩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
春入於夏上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或謂孔子生於庚子
年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此其必不可信者矣
生而首上坊頂因以名又因以字翼質凡四十九表坊頂及首

注面隆鼻月角日準河口海口龍額斗脣昌頰均頭時喉喉商
龍形龜脊虎掌翼臂肘臂脰脰參脰注頭山臙林背臙臙脊
地足谷窾雷聲澤腹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者一十二
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蹲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
如什就之如什脩上趨下末僕後耳視若營四海躬履謙
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腋大十圍注音味澤池
也準音批鼻頭也日準上下平而長曰河目額額也音日之間
曰額頤音貽頤也顯下也顯音便平聲聯也翼恭也敬也自
肩至肘曰臙自肘至腋曰臂脰皆謂長也臙臂上一節參音生
大廉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六 理齋
量立貌脣音英音也臙音却面旁也俱音奚蒙俱方相也臙音
存聚也什音赴肘也趨與促同傳樓呂慮三音末僕身向前微
曲也後耳上近後也頤音罕顯音塞臙音整
孔子過周七大夫甚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
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脰脰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
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
聖人之與者乎
鄭人姑布子卿曰孔子其頂似唐堯其額似虞舜其項類皇
國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唐高祖謂亮頭禹耳亮頭禹耳所傳小影也

廣陵馬大平為襄縣令有司馬朴家見所傳先聖畫像乃

唐人上維華眼中神采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儼

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新遇先聖及以告曰有人於此

倫上而越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

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未也論語記聖人之

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

詰音乞末蓋也

年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五里

木炭通志卷之十 兗聖詳表 七 理齋

按太史公謂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司馬貞以為孔子

少孤不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聖母少寡不從送葬

故不知墳處非諱之也太史公謂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司馬貞以為孔子少孤不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聖母少寡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非諱之也

年六歲結陳俎豆設禮容結音希

年一十歲志於學

慶按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

人也朱子又以仁聖不居為謙辭應謂聖人之聖知所固然

也然生知者義理之精微而其禮樂制度亦不廢學故其自

言曰志學曰不厭夫以志學不厭觀之以為勉人容有之以

為謙或未必也何哉觀一志字甚堅定凡事不是悠悠成底

若以學論則為學者甚衆只是未曾立志果能志於學則雖

欲悠悠不可得矣所以聖人十五而志於學及至七十時也

只是如此不然說不出許多志學不厭好古敏求底話做不

出許多刪定贊修底事聖人者蓋至誠無偽者也豈謙也哉

年一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焉左傳昭

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者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違者孔某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受厲公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茲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佻三

命而俯循循而走亦莫余敢侮雖於是需於是以餉余口其其

也如是臧孫勉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於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懿子可則效已矣○召

大夫僖子屬大夫也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兄也何嬀當立

乃讓厲公佐謂佐宋三君三命上卿也其音恭益其謂位高益

恭鼎考父廟之鼎，僕僕俯皆言其恭，循禮者恭敬不安行也。其
余改作，謂其恭如是，而亦不敢侮慢之，僮僮，餽屬也。於是鼎中
為僮僮，謂以為足口之計而至儉也。藏孫叛，謂武仲，聖人有明
德，語聖人之後有明德如正考父，當世謂當大位，何忌，亦僮子
之子，君子謂孟懿子。

年，二十九歲，在魯娶於宋，元官氏。元，同，音，古，其，字。

年，二十歲，初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

子鯉生，適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賜，故名曰鯉，字伯魚。

年，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九 理齊

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爾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
得，所以必待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之，所以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年，二十四歲，在魯，聖母顏氏卒，金柩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
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
尺，墜域曰墓，封土為壙，曰墳。

按史記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耶人曼父之
母，誨孔子慕處，然後往合葬於防焉。闕里誌云：顏氏之卒，孔
子成立父矣。聖人上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葬地者。

乎，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
耳。聖人禮法之宗，而忍為之乎？馬遷之誤，鄭氏因之，以滋後
世之惑，其妄甚矣。五父衢，在曲阜西南二里，魯城內曼一作
載，殯謂殯而遷於客位，慎謂以練引棺，就殯所也。

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聖人修身慕親餘
哀未忘也。

年，二十七歲，問官於鄉子，鄉音談，國名又姓。鄉子來朝，昭公
與之宴，叔孫昭子問官，孔子聞之，見鄉子而學焉。

年，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襄，魯人，孔子用魯
太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 理齊

舉為司樂官，及孔子去，襄入於海矣。襄子曰：吾雖以擊磨為
官，然能於琴，孔子學之十日不進，襄子曰：夫子於琴也，習可以
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
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日有所矜，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
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為人矣。雖然，而黑，頰然而長，眼如望羊
如王，四國非文王共執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吾子聖
人也，蓋王操焉。

余有丁曰：索隱謂史記載孔子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然歷聘

紀年夫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應幾近之闕里誌亦同

年三十歲齊景公適魯求見孔子而言政景公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拔五穀磨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驪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殺公戶切五穀謂百里奚。

年三十二歲齊景公欲以稷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孔子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一 理齋 其不知其甚矣

年三十四歲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至周問禮訪樂歷郊社明堂朝廟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二子歸告昭公上賜之卓馬特御與敬叔俱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朝廟之度喟然嘆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宸廟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焉三試其

日而銘其背曰古之曠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顏淵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墻音容堂中北牆為墻樂謂善惡之象宸音倚天子屏處斧於上曰斧宸高八尺東西當戶墻間南面而立

史記云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莊子財作軒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二 理齋

羅璧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聃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魯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子司馬遷老子傳復增許多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証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皆出於孔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厭薄於禮

有曰禮者也信之薄亂之首也聘又何禮之可問耶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看破莊子之妄耳

胡纘宗曰莊子動則稱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然事耳亦入國所當問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未聞寓周而與老子居處沉至聖虛無不通一聞其說即知其人猶龍之說亦出外傳莊子私淑老子者也欲尊崇其師乃爾

慶謂夫子固神明天縱而其禮樂制度亦必考而得之若周

公制禮作樂夫子夢想猶真見之則周公之遺言遺書夫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理齋

領會日已久矣言不可考而得之者乎至若老子似亦無容

於問矣即曰問容或有之何哉老子者爲周藏吏則其所掌

必多載籍夫子或因其藏書之吏而有問焉是亦理之常也

學者又何多致辯其非而譏之也然則無可議之者乎蓋亦

有之莊子曰孔子年五十一甫見老子豈夫子之大聖尚待

五十餘歲而始學禮乎此其可議者也後之學者謂無問於

老子之事想自莊子使之也

返魯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受業者蓋三千焉家語云凡所教者束修以上三千餘人史記云如顏淵鄒之徒願受業者甚衆

顏淵鄒不在七十七人中蓋三千數也○濁音卓鄒音聚

按太史公以顏淵鄒爲三千屬慶尚有見焉若左傳孟懿子

屬說於何忌於孔子而學禮焉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注孺

悲嘗學上喪禮於孔子是孺悲亦弟子也禮記射義有公同

之妻序點與子路此肩揚解家語子路云二三子爲司馬之

說及夫子使裘點說則知裘點皆弟子也樂記爲公孫尼所

作尼亦孔子弟子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子所述收皮似

亦及門之士

年三十五歲昭公出奔於齊魯亂季平子與卿昭伯居相近以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齋

闕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謀去季氏平子與孟孫叔孫氏三家

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出奔於齊○處昭公於乾侯其後項之魯

亂○季氏介其難卿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卿氏且讓之

故卿伯亦怨平子昭公將掃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不能庸先君之廟故謀去之○季平子乃季氏卿魯邑名卿伯

魯大夫也蓋宮於卿氏謂侵卿氏之宮室以自增益也讓責也

萬舞也庸用也

於是去魯適齊孔子適齊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

僂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嗟而前少進見有異人

焉。拂鐘帶索，哭而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者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壺

水成，龜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主

理齊

公此殆妄也。景公適魯，就見孔子及夫子至齊，景公分庭讓登，其禮亦甚隆矣。何待為國君之臣，以自過乎？夫不仕三家而仕他邦之卿，其非聖人所為明矣。故曰：妄也。余有丁曰：景公與晏嬰，矜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要與孔子相友善，若所因必嬰也。慶於夫子適齊，亦有三感焉：夫以齊之君，能敬禮聖人，以齊之政，能知其不苛，以齊之民，能中身事親，齊之俗，何其美也。非有尚父之遺風，恐未必若是哉。以是知有道之風，風遠矣。年三十六歲在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

水成，龜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主

理齊

干慎行曰：史記世家，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史記景公說：將以乞糒田封孔子，晏嬰

述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滑音骨，謂誤諸國轉也。魯有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七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七

聖齊

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慶按孔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則晏子之賢可見，而其交友亦可見矣。故司馬光謂忠信有禮愛君樂善於晉說，叔向於鄭說，子友於吳說，季札或疑心雖正而學則墨，未可信也。然慶疑晏子二字有誤，或墨子誤之何也？司馬遷述之墨子，

文亦小異。

年四十三歲，季氏彊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

由此益輕季氏。季氏益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雜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懷，平子家臣，猛文正切為季氏費宰，字子漫，論語作弗擾，釋音釋。

慶謂吾儒明體達用之學，窮經涉史而外，搜闢百家以證同異，雖曰聖人生知安行，與人迥別，然不曰志學，不曰不厭乎聖人為學，不於詩書禮樂何所適從？史記世家叙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固矣。若夫從事於詩書禮樂，想亦夙昔之事，焉遽於此未嘗叙別而家乘叙之？慶因家乘之文，叙先聖事實如右。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八

聖齊

年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廟。夫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敝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鳥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敝，難希二音，作敝非，敝謂傾側易覆之器，宥與右同，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

年四十七歲仕魯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謂爲美生定春之節長切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靡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七寸之郭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公謂孔子曰學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方亦作西方以魯國近東故也。

年四十九歲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丘後高曰陵墳犬防所以擇水衍山陵也。隰音習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防隄也捍當也。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十九

理齊

年五十歲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去三桓之嫡而更立庶孽將享季氏於蕭牆而殺之遂以費叛召夫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說其庶長子朝未立景王崩弟猛立是爲悼王。朝爭立作亂十一月悼王崩其母弟敬王立。朝益爭王出居廸泉廸泉在王城之東曰東周朝在王城之西曰西周敬王後又遷於成王遷殷民之所居之又曰成周。

慶按史記謂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也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此語附會詞多矛盾且載不往之居於定公九年而以中都宰司空司寇皆序於九年後十年卽會夾谷是夫子於半載之中卽歷數官其舛甚矣。

王鑒曰嘗疑不狃之叛而孔子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哀公八年吳從茅婁鴻之請而伐魯問於叔孫。○既勸之復告於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魯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王問之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楚晉與齊楚隣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亡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如此則其叛費非以張公室乎。故余表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雖與不狃皆魯人因陽虎之亂同奔於吳非禮言非行故國之禮違謂去其國譬指兵言未臣言未爲彼國之臣而有伐謂去以伐吾國奔命死之謂還爲舊君死節不以所惡廢鄉謂不以私怨而廢故鄉之好立謂共立爲當輔謂輔魯年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將攝朝。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十

理齊

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王問之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楚晉與齊楚隣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亡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如此則其叛費非以張公室乎。故余表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雖與不狃皆魯人因陽虎之亂同奔於吳非禮言非行故國之禮違謂去其國譬指兵言未臣言未爲彼國之臣而有伐謂去以伐吾國奔命死之謂還爲舊君死節不以所惡廢鄉謂不以私怨而廢故鄉之好立謂共立爲當輔謂輔魯年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將攝朝。

從違皆著微
數名又都獲曰
齊臣抑殺微名

與聞國政謀初人諺之曰不奉而輕殺之無奉而輕殺之
無奉三月政成化行民頌之曰奉末章甫實獲我所欲也
意欲無私初魯有聚卒者說猶氏當與飲年以許市人公與氏
妻說不納慎清氏者後端法器六畜者餽餽以給之孔子為
政沈猶氏不改餽飲其羊公與氏出其妻慎清氏也
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問其親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政之
季孫聞之不說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教何哉
再有以告夫子曰然則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教其非也
教以孝而惡其親是教不孝也三軍大敗不可勝也教而不治
不可謂也何者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魯令之訟之
飲無罪也誠責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朝政一作行相事韓晉乃刀之勳齊郭初行機寒切音底又
傳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職解於兩廡之下尸於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天子為政而誅之
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誅之
為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誇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誣而
博五曰強顏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
卯兼有之其為處足以相徒成黨其說足以飾衆蒙其誣

樂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兩廡一
作兩觀尸於朝聽尸於朝也記醜一作配惡極音數聚也徒奸
徒也不誅一作不除

慶按誅少正卯之事書傳謂誅於攝相之日傳授秦漢以上
惟荀況言之後有鄭京山以為無其事然孔子雖微行政七
日先是為司寇者也父若為政不用殺雖為季康子言之昔
舜不誅四凶乎京山豈真知聖人哉

年五十一歲攝相事三月政成化行齊人歸鄆謹龜陰之田攝
相謂攝相之可隨君往也○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

大說魯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十三 理齊

其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如
往孔子攝相爭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黎鉏言
於齊侯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齊
侯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酬之禮畢齊侯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
旌旄羽葆子戲鉦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
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裔桑之俘何為於此○命有司
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此景公心忤而夫之有頃

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俳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司馬加刑焉於是斲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甲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莒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則祗裨也用祗裨君辱棄禮名惡于孟國之去事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大怒責其羣臣曰魯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二

理齊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非道教寡人使得罪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懼之則謝以實乃歸所侵魯郭謹龜陰之田○按音弗舞者所執極音伐大楯也矣音昧袖也商邊塞也仲謂作囚之人俳史記作倡俳優雜戲之人榮侮史記作榮惑榮侮榮疑而侮慢也榮惑疑管而惑亂也加載書謂執事加於晉書出境謂以征伐出境而不以兵車而不返二而半音汶無還魯大夫遂田返還齊師侵之曰所供命者亦如之謂如不返田我使齊供我之臣力不令還齊如齊之臣也○丘據齊要臣享禮當行於朝廟

不當行於原野故曰不出門不野合稅音鄙稅穀之不成者稈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則是麓畧而穢薄若舍五穀而用秕稗也君辱兼兩君辱耻惡不美也龜山名龜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按左傳郭謹龜陰之田皆在汶陽故傳稱三田今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田以謝魯亡築城於此以表孔子之功因名城曰謝城

年五十四歲魯墮三都墮音揮敗其城阜曰墮七壞也毀也三都三家邑城也○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齊

爲季氏宰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於是叔孫氏先墮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佞叔孫執帥費人以襲於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代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三都之城墮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案謂大夫之家二丈五尺曰堵三堵曰雉叔孫武叔也卽卿亭在無鹽縣東南一云在鄆城縣東三十里費音秘三子謂孟孫叔孫季孫句音幼頌音祈申劬須樂頌皆魯大夫下謂下臺也師敗曰北姑蔑城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謂不佞公孫無

燕軾曰：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墮其城，出載甲而三家不疑，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王廉曰：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三家之不可去，孔子豈不知與？之並立於朝，孔子之出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必阻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吾見孔子行事，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宰，三家無間，攝行相事，三家又無阻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謀而墮之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必不然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僭禮樂不能盡革。孔子仕魯，化其君臣，十得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爰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叔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之失計也。傳曰：不勝是也。

慶錄家語之文如左：按左傳將墮，公欲處父，謂孟孫曰：墮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五

理齊

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虞父成宰也。或問：朱子曰：成既不墮，夫子何以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余有丁曰：按春秋魯定公十二年，墮郈及，質而史記誤以為十三年。比表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史記又以為十四年前後矛盾，甚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墮郈墮費魯國大治。

齊人歸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遂去魯。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欲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二六

聖齊

敗其政。曰：孔子為政必霸，則吾地近為之先併矣。蓋致邑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還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復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之魯臬門之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告魯君為周道游觀之。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見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牆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牆。內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諺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於是遂行，宿於郭

史記尸送之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歎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調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容璣曲名

華門史記作高門為同道遊觀謂諸魯君為周遍道路遊行因出觀齊之女樂麗曰麗熟曰膳曰肉祭之餘肉也賜有執事者

以其為國之大事也郭也地名師已魯大夫調叶意敗叶備

慶按史記書孟氏之成未墮在定公十二年之夏不知齊人

歸女樂而孔子行正值魯十月有事於郊之後其圍成弗克

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皇王大事紀曰遷載夫子

大成通志卷之十

聖年表

三七

聖齊

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年五十三歲至衛主顏譽由家史記以為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鄉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

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譜孔子於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

孔子懼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

瑕不肯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

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

而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

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其子告之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

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還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史魚死而屍諫者忠感其君者也○謂不直乎

君衛十月將適陳過於宋之臣臣在滑州縣西南三十里○孔

子過臣顏刻為僕舉策指之曰昔吾入於此由彼缺也臣人聞

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臣人孔子貌狀相類臣人簡子以

甲士圍之凡五日拘益急弟子懼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臣人其如子何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

大成通志卷之十

聖年表

二八

聖齊

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

罪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

歌子和使子路彈琴而歌夫子之和之曲三終臣人解甲而去

慶按衛靈公時孔子適衛又適陳臣人圍之史記世家謂孔

子使從者為宰武子臣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

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

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

年其政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

百五十有餘歲矣豈其然乎

至蒲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覩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命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之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居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珞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亡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君衛

按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於衛而又見小君是求仕也故不說故夫子直謂道之不行而石塞者天所厭棄也豈南子能興哉

自曹適宋在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柵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伐其柵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九

聖齊

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其頂似唐其髮如蓬其項如犀其肩如鴈其腰以下不及者三寸其體上無似衣家之制子貢以實告夫子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衣家之制然哉然哉遂至陳韓詩外傳喪家之狗既飲而歸顧望無人

年五十七歲在陳主司城貞子之家。國語云時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車集於陳庭而死猶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車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華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遼於東西朔南使各以其方物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指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十

聖齊

以示後人使未鑒焉銘其指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若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櫃果如之。隼音尊驚鳥也楷音戶與楷別楷音奴上聲以石為之八寸曰咫

慶按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誤也惠公在魯昭公十三年立定公四年卒又按系家閏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問公宜矣

按為陳侯周臣謂貞子臣於陳侯非指孔子耶實曰使誠為

臣則率之問何為不於庭而使也即其言乎又何為其不召
千況太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一歲孔子之不為臣豈不

明哉

去陳孔子居陳三歲會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亡晉被冠
夫子有歸與之嘆。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代朝歌
楚圍蔡亡遷於吳亡黔越王勾踐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便
問於孔子骨何者最大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殛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子曰山川之
神足以網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
風何守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蒼龍之在虞夏商為汪
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子曰儵佻氏三尺
之正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聖齊

專指也骨一節其長僅車曰骨節專車十之謂三丈也

過節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長孺者為人長
賢有勇力以不車五乘從夫子曰魯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
遇難於此今也也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
之

適衛靈公聞孔子來而郊迎之然竟於政而不能用孔子子曰

有有用我者甚月而也可也三年有成子擊磬有荷蕢而過孔
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云云

去衛將如晉西見趙簡子殺寶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
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
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刺胎殺大則
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
之況於人乎。家語作寶犢鳴犢國語作鳴犢寶犢則寶犢字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聖齊

鳴犢或鳴犢有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

乃還息於陬鄉陬一作樂此別陬鄉非魯邑也。夫子作陬操
以哀之曰周道衰歟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至珍寶鳴犢不處其淵之慘焉心愁升車命駕
將適晉卻黃河浮比悠比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聊傷余道窮
哀彼無辜孰勸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且只。愁叶音
孫若實曰只音文

遂返乎衛復主蘧伯王家。靈公問陳子曰桓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至於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又與夫子語見張釋鳴犢而視

之邑不在夫子夫子遂行。邑不在夫子一本作邑不說

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臺亦

殺人乎對曰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哀公三年五月夏

魯司鐸火亡廟公宮桓公信公廟災南宮敬叔救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信廟乎桓信親盡其廟當毀而魯尚為非禮之

事宜為天災也而果然。秋季桓子病羣而觀會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子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桓子卒康子立欲召仲尼公

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齊

又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誰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

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司鐸官名桓

公信公廟近公宮之左

慶按司鐸火闕里誌劉向說苑皆以為孔子在齊之事春秋

左傳又史記皆在哀公三年因次於右

年六十一歲自陳如蔡蔡昭公將如吳七諸大夫恐其又還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楚侵蔡。公孫翩蔡大夫

也

年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來遠而附邇他日

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

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廢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葉公楚大夫也乃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之子食邑於

蔡僖公

去世復返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云云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之於是如楚厄於陳蔡之間楚昭

王與師迎之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

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識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齊

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厄矣於是乃發徒役圍於野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適

蔡羹不充從者皆病莫能興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

知弟子有愠心又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奚為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諸夫子曰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矣居之窮也。孔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也、叔也、齊不餓首陽，安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安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閼龍逢不見刑，安以諒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其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達，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厲，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子曰：入見告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聖賢

能為精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其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告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容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欣然而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七日不嘗粒食，顏子得米而爨之，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淵攪其飯中飯而食之。孔子望見飯，執以進，孔子起曰：食絮微饋，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

飯中，棄食不祥，回因攪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曰，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歡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憚也。子路諒援箴而舞，三終而出，既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弗志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閒，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昔湯困於葛，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荊，齊桓公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惟賢者獨知而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三

聖賢

附論曰：吾夫子與淵相識在平日，豈因偶然，或疑者是夫子之疑，未必誠然，而曰：心目不足信而恃，則可以垂戒後人矣。何也？世之人惑於耳目，亂於心思，骨肉相殘，恩愛割絕，卒致敗亡者，皆惑亂之失也。況乎任大責重而可不慎哉！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止之。二十三家為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各於籍也。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驂，有知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知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知

寧子者乎。曰：然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子男，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也。豈七方數千里乎。武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居，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棲土，賢子弟爲世，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云云。孔子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自楚返於魯，靈公逐世子蒯聵，出奔謂弟郢曰：將立若爲後。郢曰：非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郢辭曰：蒯聵之子在也，於是衛以輟爲君，是爲出君。六月乙酉，本戚通志卷之十。先聖年表 三七 理齋

晉趙鞅納蒯聵，至衛父子卒。國時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孔子至之，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年六十六歲，聖配行官氏卒。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噫，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於衛，於是自衛返魯。孔子息駕於河梁，而西。子路曰：自衛來，三十日，而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意豈不能居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

度而出。孔子往問之曰：子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其出也，又從以忠信。吾驅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隱公之中，孔子見齊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出。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蘭。云：習之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遠送九州，無所定處，時人聞之，不知賢者年紀遯邁，一身將老，遂行。至魯，哀公館焉，公自降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大成通志卷之十。先聖年表 三八 理齋

其少君魯衣逢掖之衣，長君宋冠章甫之冠，其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其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述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於是。悉陳儒行，哀公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某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不於郊廟某間之。君子以賤雪貴，今以五穀之長雪果，故不敢公口善。侍坐，哀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患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爲政之道。何謂口。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婦爲大。婦既至。是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曰。元而親迎。不也。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下社稷宗廟之主。君何爲也。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婦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故不敬。歟。○哀公問曰。寡人未嘗知家。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對曰。公入廟門而右。升自阼階。仰觀椽楹。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入。以此思哀。則不可知矣。陳旌風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庭。請侯于孫。往來知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頌然。長思於四門。張目望遠。睹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後治乎。何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云云。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先

理齊

○他日又問政。對曰。政之志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從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敬。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惜憐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哀公問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間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口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又問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適曰。君使人侵馬。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其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餼。下於君謂之賄。季孫悟。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毋曰餼。孔子一正假馬。而君臣之義定。道行也。竝述也。指者。○行詳是禮記。渠牟。靈公弟也。郊舍三日。謂靈公出郊。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十

理齊

舍以自悔書凡三日

嗟乎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衰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夫子刪而定之子曰憂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詳三代相因之禮損益之制曰周監於二代都乎文哉吾從周由是三禮興焉討論墳典追跡往代刪書斷自唐虞叙及秦穆編次其事實爲五十八篇而二帝三王之心法始得傳矣由是書傳之教興焉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追采摭契中述殷周之盛下至魯厲之微別以四始示以笑刺刪爲三百一十有一夫子結歌之以合韶武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賢

雅頌之音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是詩教樂教興焉。樂無專經卽樂記一篇多謂上古之文然觀有孔子七貢語蓋亦秦火之後存其畧云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此一節事文字貫通却似書傳中有禮而詩中有樂因別爲序次并附樂說如此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所以未得者句上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開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至於三綱淪九法斁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孔子懼作春秋曰我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心不復作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天理滅而人欲熾於是假魯史親加筆削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準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古之準繩皆在於此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先儒曰游夏不能贊一辭此聖人之志之所在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賢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仲舒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秋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惡而不知其義

年六十九歲在魯孔子退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弟子曰茲壇乃

魯藏文仲誓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昔往歲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伯魚卒

慶按：子思子之生，年無考。有曰：建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則知伯魚之卒，子思尚幼，故諸史傳中多脫畧不記。今附入於此，以補年表之缺。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教三千衆，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慶按：史記云：子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齋

史記家語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止列七十六人。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并見於史記。家語肅本缺之，至若史記家語之別，而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鄭單、無琴、冉、陳亢、縣、賈、家語有琴、字、陳亢、縣、賈、無公伯寮、秦冉、鄭單、文翁、石室、圖、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此家語少公西與、縣、賈、原、桃、公有定、公夏、宇、句、井、疆、邾、邴、選、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朱子論語序亦載七十二人，皆本石室圖也。慈輦古史錄七十九人，合家語而增琴、冉、陳亢耳。今闕里誌載從祀者七十

六人，慶於數異名同，或名異數同中，為議於前而附其諸家稱數於此。

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於是作十翼以贊易道。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彖者斷定一卦之意，或說卦德，或說卦義，或說卦名，上彖卦下詞，下彖爻下詞。象謂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寓萬物之象，上象卦詞，下象爻詞，繫取網系之義，聖人繫屬此詞於爻卦之下，分為上下篇。文言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說卦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序卦明上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理齋

經首乾坤終坎離，與下經首咸而終未濟之序，雜卦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富有損益。又曰：雜彖象卦錯綜其義，同相類，異相名。○荀子曰：古有彊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其篇好之，韋編三絕，鐵鑽三折，今乃大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失。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則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持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克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新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計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指鄰影二音。

慶按周禮太史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日伏羲之連山。黃帝之歸藏。鄭元謂夏為連山。殷為歸藏。周為周易。于氏云伏羲之易為小成。文王因之。列山氏之書為連山。夏人因之。軒轅氏之書為歸藏。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理齋

又按孔穎達曰。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易緯云。易一名而含三義。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觀劉貞簡并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右易簡之義。變易者謂生上之道。變而相續。不易者謂天地定位。不可相易。

年七十一歲。當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屬魯哀公十四年春。春秋文成而麟至。述經筆於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尚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孔叢子云。車子鉏自燕於野而獲麟。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春秋曰。虞夏世今。麒麟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大野在魯西。車子主車之微人。鉏商名也。人微故畧其姓。服虔以子為姓。非也。

慶按春秋文成。左丘明受之。故先儒謂仲尼修春秋為素王。丘明作左傳國語為素臣。

又按杜預曰。春秋感麟而作。因以為終。王鑒以為不然。宜矣。鄭衆賈逵服虔皆云。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後三年麟感而至。詞安國云。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王鑒又

本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理齋

以為不然。而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開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以斯言也。是無其應也。雖然。慶嘗聞之矣。有曰。六經成。赤虹降。益瑞之兆。端不一。而其大則見於天地。麒麟者地之應也。赤虹者天之應也。孔子修經。天地為昭。其應也。豈若千里之外為然哉。君子弗洵也。小子識之。

六經既成。天降赤虹。化為黃玉。刻文。孔子修六經既成。齊戒。向此。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夫子遂跪而受之。

若夫子一貫之道。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然自色。豈是雜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一便貫將去。所以曾子對門人只說忠恕。

自六經而外。有格言至論。與夫立身行己之實門人。恐其久而遺亡。後世無所宗師。故筆之於論語。古有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以爲証。三論合爲今之定本。

朱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

李延平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必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輔慶源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吾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人言。這始達意。思自然厭厭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

音便泥於言。自然爲促窄淺而有不足之意。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孔子言語句上是自然。孟子言語句上是事實。

孝經

慶按。宗聖誌云。曾子問孝於夫子。夫子與之語。累千餘言。又云。夫子年七十二。曾子贊孝經。或曰。曾子之門人記之。然有古文今文之別。相傳以爲古文。出屋壁中。漢孔安國註。今文。

朱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四

聖

漢鄭康成註。古文一十二章。庶人分爲二章。自天子以下分爲一章。曾子敢問。分爲二章。又添問門一章。其本亡於梁。至隋王劭於鄒中訪求得之。送於劉炫。隋經籍誌。所謂劉炫明安國之學是也。宋司馬君實。范祖禹。爲之較。康成孝經十八章。昔曾要云。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傳之。鄭氏而爲註。晉荀昶祖之。而繼之者王儉也。劉知幾排之。而倡之者陸澄也。至於傳習稽疑。又有吳韋昭。虞翻。王肅。劉邵。唐元宗。虞謂自秦火而後。諸經皆有遺闕。後之學者。當從其義理之實而闕疑可也。又何必區區致辯於其間哉。

其次見於家語

夏按孔子家語十卷正肅序有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譜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孝經並峙第千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此外尚有孔子三朝語謂對魯三公語也

至如散見於諸子百家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蓋大聖人之生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孟子願學之乃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聖

理齊

其所以自顏曾七十子星聚雲集之日而有其傳歷世依之以爲斯文之宗主矣周太史子輿適魯見夫子而言道子輿說曰吾鄙人聞子之名久矣未瞻子之形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實以貽後世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明德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丁未始有也夫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散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知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述其八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

士乎何其盛也欬曰殆如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非能世之統必有興焉夫子之道至矣將施於天下窮達辭天之祥固未得耳子貢以二子之言告夫子夫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乘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大成通志卷之十

洪聖年表

聖

理齊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也殆將死也甚寢疾七月而沒○負手曳杖謂反手却後以曳其杖按此檀弓文也與史記家語小異嗚呼物哉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屬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夏四月乙丑卒哀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寡余一人以在位樂亡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詩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

志馬飾棺牆置髮設拔周也設崇殷也網練設旅夏也。以素為楮之外加牆上如木障柩如垣牆車邊置髮以布衣木如攝漢之制也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曰拔此皆周之制也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殷制也網練旌旗之制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夏制也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

慶按是歲四月朔戊申則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當在五月十二日已與乙文相近昔誤今正之

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諱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太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聖

之

陳氏曰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門人擬之以人所不可及之禮是雖禮兼三代亦稱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墓

孟子不以為非

葬魯城北泗上夫子塚去城一里南北廣十步東西廣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形如負斧塚壘百畝塚前以候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堂中樹皆異種魯人世無能名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若梓粉雄雌女貞五味

曼植則得識之但堂中不生荆及刺人草。梓聖忌之木粉白

柏先生某後生山梨謂之離離離未詳女貞一名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五藥名曼檀香之別名

檀弓云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弟子皆心喪三年經而出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墓側凡六年然後歸羣弟子及魯人往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地曰孔里檀弓云孔子之喪二子皆經而出。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

太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五

聖

獨居三年然後歸

按經而出聖門陰師之禮為然也若常禮羣居則經出則否哀公十七年公以夫子堂第為廟以夫子巍然當座羣弟子配俾百戶守之歷代帝王皆相增崇自是而後凡天子者或祀之闕里或祀之孔林又或祀之辟雍祀之內朝登極視學瞻拜祭饗自釋奠釋菜而外或特牲太牢而祭四時及月朔或命太子或命大臣致祭後拜而國學而天下郡縣皆置廟祀之公卿大夫以及牧令庶司之官至任所莫不令先謁夫子而後從政有司亦令朔望展拜春秋二仲致祭夫子為萬世王者師而諸侯

大夫卿尹士庶莫敢不尊。是以天子師之。以保四海。諸侯師之。以保其國。卿大夫師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師之。以保其身。大哉夫子之道。雖未行於當時。而在天下萬世。則大行而莫可尚已。子貢曰。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扼泰山。無損亦明矣。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共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儒年表

五子

理齋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唐程浩曰。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

唐韓愈曰。自天子至郡邑守令。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帝王禮。巍然富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薦祭進。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孔子之聖。生民未有。又豈社稷之可比哉。

附論曰。吾夫子道大莫容。卽令行之當時。不過行於列國。行

於天下。卽夫子而爲君。不過唐堯而已。爲相。不過周公而已。兼君相之任。不過虞舜而已。堯之道有時而息。而夫子之道則無息。舜之道有時而窮。而夫子之道則不窮。周公之道有時而不著。而夫子之道則日用飲食斯須無不見用者也。夫子之不爲君也。不爲相也。爲師也。是其大也。道不行於當時。大莫容矣。而其行於天下後世。豈當日之天下所能容哉。噫。斯道也。先天地而存。自吾夫子承之。後天地而存。自吾夫子啟之。上而天子。下而庶人。用其道則理。不用其道舉無一可者也。

太康通志卷之十

先儒年表

五子

理齋

又附論春秋之世。道統在吾夫子矣。吾夫子自志學以來。教明於四座。政卽行於九有可也。然吾夫子則爲委吏。爲乘田。爲司寇。爲司空。至於爲相止曰攝。此行道之一機也。而非所以行道也。道之行奈何。當日魯衛諸君稱賢矣。亦曰知夫子矣。使事之。詢之。夫子或魯衛之君。或列國之君。或共薦於周天子。或特薦於周天子。天子命之臣。請迎於朝。親其聆問。體而行之。恭敬不衰。待以賓師之禮。而不臣。當日之天下。堯舜之世。則有之。禹湯之世。則有之。武王成康之世。則有之。而孰知當日之天下。固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列國紛爭。天王空存。

實天運升降之一會也。吾夫子豈能違天而行道哉。雖然。吾夫子不能違天而行道。而天卒不能違夫子而使道之終不得行。何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日月。地之江河。人之希。弗蔽。粟。無。或可。離。是以爲天下萬世師。自步趨然。諾。動靜云爲之。細。以及禮樂文章。紀綱法度之大。自孩提之童。以及耄疾之年。自羣黎之微。以及一人之尊。孰得而踰之哉。故上焉者學之。而可以希聖。希天。中焉者學之。亦可以希賢。下焉者學之。則可以信。可以善。卽有聾瞶之徒。從遊於詩書禮樂之世。終不至沉淪於禽獸之類。誰謂道不行哉。而道之行也。不天下。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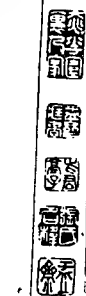
五五

聖

萬世

十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目錄



至聖來源世系圖 慶著

孔子之先黃帝十八條 附錄一 附慶說五

金天氏歷帝堯凡三十條 附慶說二

契歷湯十四世凡二十三條 附錄四 附慶說三

太丁至帝乙十五世凡十八條 附錄二 附慶說二

微子至聖父十四世凡十六條 附慶說二

孔子至子貞十世凡十三條 附慶說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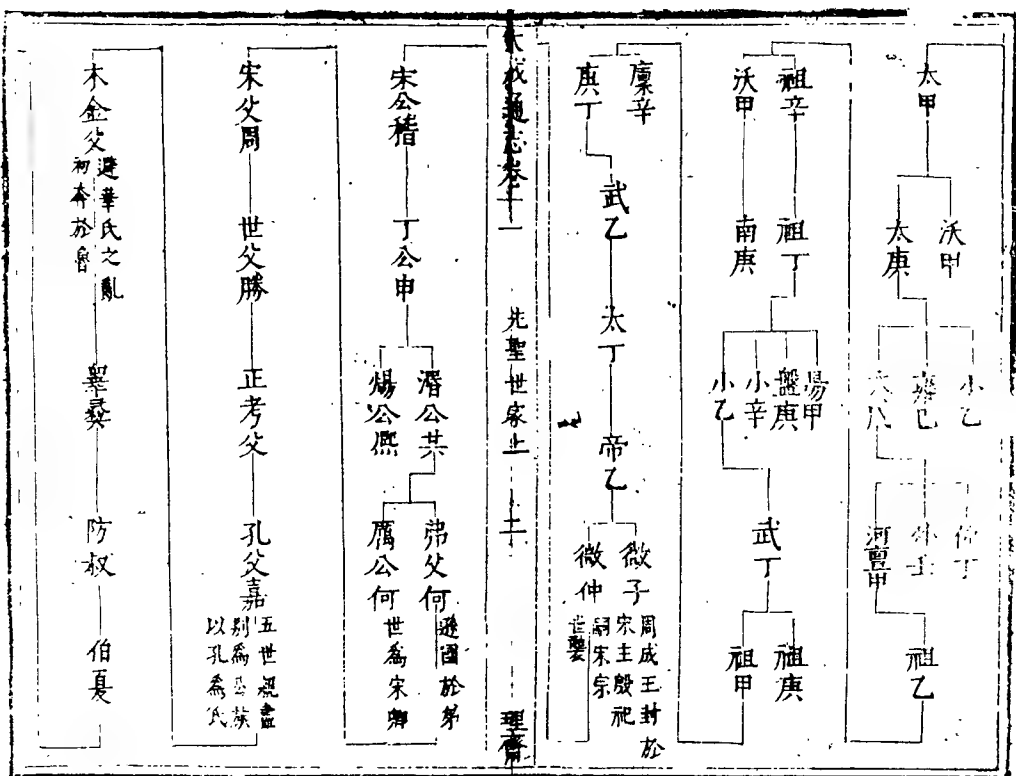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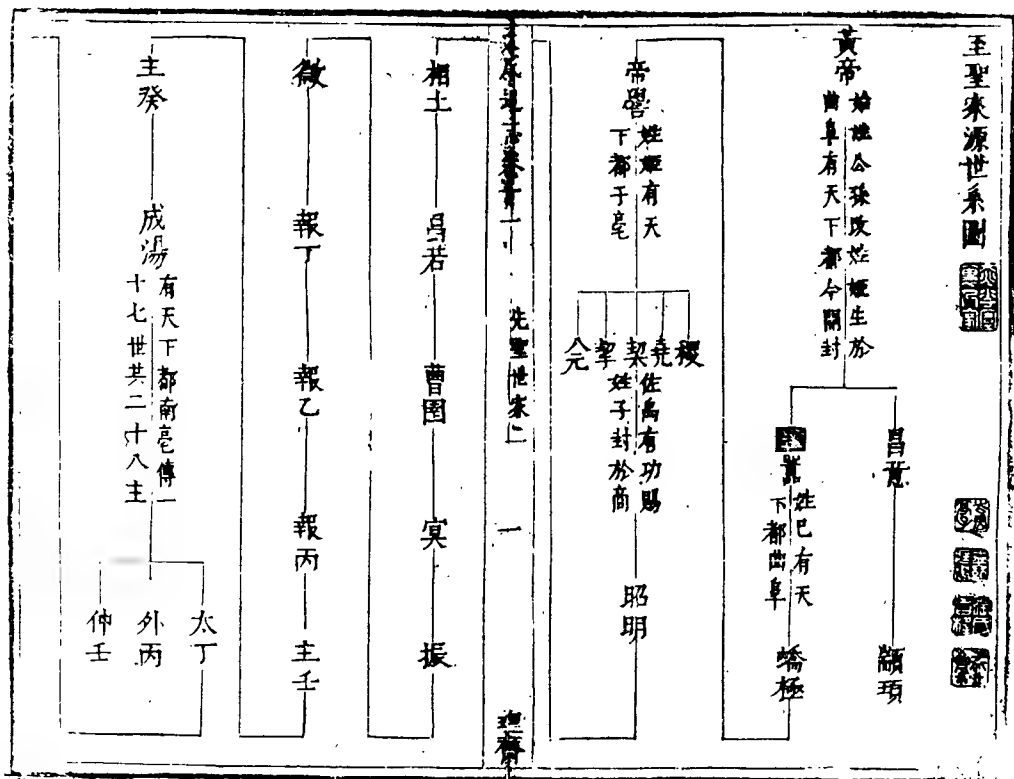
子臧至完十世凡十三條 附慶說二

子餘至渠十世凡二十九條 附慶說一

大成通志卷十一

目錄

理



子思子

穿

封魯文信君

奉祀君

特書

近年

先聖世家上

理齊

內侯封褒成君

漢成帝詔求殷後討

帝改封褒成侯

11

助祭和帝改封褒亭侯

雙封侯亭候

L

亭侯
流寓

亭侯
家山陰

亭侯

亭侯

亭侯

亭侯成封榮聖侯

大夫

先聖世家上

聖賢

葉封崇聖侯

聖侯

齊改封恭聖侯

孫國公

隋初襲封郅國

倫唐改封
聖侯

基聖侯

之
改封文宣公

兼授泗水令

齊卿襲封文宣公 惟旺襲封文宣公 策襲封文宣公

績家新塗 招儉襲封文宣公 光嗣襲封文宣公 未襲封

振襲封文宣公 昭儉襲封文宣公 仲良家蒲田 未襲封

仁王襲封文宣公 宜宋興詔為曲阜主簿奉祀事襲封文宣公 昂曲阜令

先聖世家 五 理齋

延魯道輔仙源令 宗翰宗哲宗壽仙源令 聖佑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延世由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宗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延之家清江

彦輔仙源主簿

端問 端俱仙源丞

若谷仙源丞

端正 端友改封衍聖公高宗南

若蒙元祐初改封奉聖公

端操金襲封衍聖公於魯

若虛襲封奉聖公

端大家於魯

若升若古若鑑仙源主簿

端直家於魯

璵金曲阜主簿

璠金天眷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

玖金曲阜尉

拯金襲封衍聖公於魯

摠金襲封衍聖公

摠金授廟學正

玠宋紹興中襲封衍聖公於魯

指宋襲封衍聖公於魯

璫家鎮江

彦況家古水

先聖世家 六 理齋

元指金襲封衍聖公

元用金襲封衍聖公

元之元時父從征獲襲行聖公於曲阜尹

文遠宋襲封衍聖公

萬春宋襲封衍聖公於魯

治元初為曲阜尹雙封
衍聖公子孫龍麟廷

思晦 雙封衍聖公亦端立派

思誠

思凱

思遠以上襲世職曲阜尹

思遵

思黃以上襲三氏學教授

宋李襲封衍聖公於
衍元世和平家疑所
立或言寓衛為宗子
詔洙至遷於曲阜裔

八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七

理齋

克堅 元襲封衍聖公

克昌

克欽

克鑑

克中

克仲以上世職知縣

克晏

克旻

克昞以上學錄兼內長

希學 元末襲封衍聖公

希大

希章

希文

希範

希勇以上世職知縣

希聖三氏學教授

訥 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
自是爵公者不享散官

公鑑 襲封衍聖公

公鎰

公統

公錫

公珏

公璜

公澤 俱世職知縣

公鉉 俱三氏學錄

論三氏學錄

樊

俱世職知縣

八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八

理齋

彥楫 襲封衍聖公

彥純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彥士 世職知縣

彥衡

俱三氏學錄

承慶 宋襲爵早卒封衍聖公

承夏

承厚

承震

承泗

承業 俱世職知縣

承編

承作

承伙 俱三氏學錄

弘緒 襲封衍聖公

聞評 聞諒 三八學錄

弘泰 權襲

聞部 襲封衍聖公

弘廓 弘復 世職知縣

聞詩 聞禮 俱襲封翰林院博士

貞幹 襲封衍聖公

尚賢 襲封衍聖公

貞寧 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尚什

貞敬 自能 世職知縣 大清校學錄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九

理齊

胤春 襲封衍聖公

胤植 襲封衍聖公

胤桂

胤斡 大清襲封衍聖公

胤隆 俱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毓麟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禎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琰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鉉 大清世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

大清襲曲阜知縣

胤齊

大清校國子監學正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

理齊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金憲羅 森約齋甫訂正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孔子之先有熊氏也。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

有熊國君娶附寶之祁野。見大雷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

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姓公孫。於是叙黃帝為孔子第一世祖。

按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曲阜縣東北六里是也。有熊國以為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是壽丘。離有熊之地甚遙。帝或生於壽丘

因其父官於有熊。然也。

十一

理齊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世始於孔防叔。而曰其先宋人也。不

惟不載黃帝之始。不載契湯之承繼。並不載宋紀。蓋以宋有

微子世家黃帝有本紀。契湯有殷本紀。故也。然而彼國史也。

各自為紀。亦各自為世。今此孔子世家則專志也。自不得不

本其始而歷叙之云。

又按先聖世家當叙其黃帝之始。然史有曰黃帝少典之子。

又曰少典之後世遠。言湮渺不能述。故叙大祖。斷自黃帝始。

又曰少典之後世遠。言湮渺不能述。故叙大祖。斷自黃帝始。

帝之生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居軒轅丘。因為名。長於姬

水。又改姓姬。軒轅丘在有熊國。後漢書謂因作軒冕之服。以名

者非。

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狗齊言

才智周遍。成謂年二十而冠。則成人矣。

附論曰。吾夫子生當紂周之世。為萬世王者師。史稱至聖黃

帝。生當文明之漸。史稱萬古莫加之聖。呼吾夫子之來源如

此。真所謂黃河之水天上来。而崆峒大幹出崑崙也。

國於有熊。是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榆罔征諸侯。諸侯益弒

於是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韙。諸侯賓服。帝益修德。振兵治五

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蚩尤為暴。帝征帥諸侯。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殺之。而諸侯咸尊帝為天子。代神農氏。以土德。王而

有天下。故號黃帝。都於涿鹿。

附論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人主視為天下之天下。不視

為一己之天下。而正心修身以治平之。則大災不生。大難不

起。帝天眷顧而無已。詩云。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人主能心兆

民之心。以為心。升其俊秀。而爵祿公之。賢能撫及。殘疾而財

用公之四海。天下之人。有一錢者。曰我錢之也。有一粟者。曰

我蒙之也。有一陷溺者曰我陷溺之也。賢能者選不肖者選。誠如是也。能不享治平之福也哉。即或有意外之變。則民亦心其心以報人主矣。安用勢力為哉。若黃帝者。夫復何憾。巡行四海。見天下有不願者。從而征之。東至於海。登九山。及魯宗。西至崆峒。登鵝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葦蕪。合符釜山。夫作凡在。瑞琳朱盧縣。即丹山。俗謂泰山東嶽在兗州博城縣。崆峒在隴右。鵝頭在隴西。即大隴山異名也。熊山在召陵。湘山在長沙益陽縣。葦蕪一作葦蕪。釜山在揚州懷戎縣北。符釜山。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

大庾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三

理齋

帝初受命。適有瑞雲。因以雲紀官。封胡鬼。史籀力牧。周昌。太山稽。庸光。恒光。七人為相。風后。相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六人為卿。

分左右立史官。

賂鳥跡作書契。

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卷成作蓋天。調曆。蓋天。即渾天。儀調曆。前記歲月時日。及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法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畫野分州。得百星之圖。萬區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為井。七閭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

鄉。三為朋。七三為里。七五為邑。七十為都。七十為師。七十為

州。分之為井。而計於州。則百姓親睦相讓以財。

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范金。模鑄金也。布帛曰賄。金玉曰貨。

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命倫伶造律呂。長三寸九分。以為黃鐘之管。

命隸首定九章算法。

作合宮器用。舟車。冕旒衣冠。合宮。即明堂四通者。

作丹書。瑞書。戶牖金人諸銘。及內經本草。丹書有曰。不幸乃不

大庾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四

理齋

聞過。瑞書有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戶牖銘戒動。金人銘戒言。

盛哉斯時也。至和氣氤。群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其大功豐利。流澤後世。至今蒙之。

附論曰。黃帝生當文明之世。鳳凰巢而麒麟遊。所以達而在

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天下。夫子生當春秋之世。鳳不至而麒麟不生。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為教。而道行於萬世。然其嘆鳳

之不至。傷麟之非時。其亦異哉。周與黃帝比隆哉。

在位百年。七百十有一歲。葬橋山。橋山。在今延安府四縣北。

帝四妃二十五子。元妃嫫祖。西陵國君之女也。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皺疥之患。後世祀為先蠶。嫫祖回切。

帝妃姁。姁七人。切皮細起也。疾之六切。手足凍瘡也。

生子二次曰囂。其母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姁已名華。為孔子二世祖。長曰昌。意顓頊之父。囂之兄也。風俗通云。昌意雖嫡長。以德劣。降居若水為諸侯。

邑於窮桑。故窮桑氏國於青陽。亦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因曰少昊。都曲阜。窮桑今兗州府青陽。池州青陽縣。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五

理齊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為五工。利器用。正度量。以宜民。立九扈。為九農。九扈。謂春扈氏。趣民耕。夏扈氏。趣民芸。秋扈氏。趣民收。冬扈氏。趣民藏。棘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晝為民驅鳥。宵扈氏。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麥。

立建鼓。以通號令。制浮磬。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帝德廣遠。遐方服化。諸福之物畢至。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葬雲陽。後世因曰雲陽氏。雲陽山名。在曲阜。

囂生瑤極。為孔子三世祖。少昊傳。兄昌意之子顓頊。

螭極生帝嚳。姓姬名俊。為孔子四世祖。姁七人。切。史記作及。上山高貌。其母以其神異。因名曰姁。

年十五。佐顓頊。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聲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以人事紀官。高陽氏。顓頊也。亳在今河南偃師縣。

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達微。順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也。其德嶷也。其動也時。其服也土。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六

理齊

至。莫不服從。迎送。謂迎日推策。郁也。猶積也。嶷也。高貌。時。謂應天時。服土。謂服用土之本服。

附論曰。自黃帝歷帝嚳。凡四世。而黃帝少昊。帝嚳。皆先孔子而聖者耳。

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葬顓丘。顓丘山名。今大名府清豐縣。帝四妃。十二子。其三妃有姁氏女。曰簡狄。姁息中切。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四妃嫫祖氏女。曰常儀。生摯。及庶子八元。一曰次妃有娥氏。三妃陳鋒氏。邵湯來切。地名。今陝西武功是。

新於高燥，有元鳥之祥而生契為孔子五世祖。

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空，敬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與。於堯舜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商國在太華之陽，今陝西商丘是。

廣覽諸經史，褒美人物，筆法有二：非詳其事而備載之，則提其要而約言之。人遂謂二者有差等之別。廣謂非然，如當洪范初關之世，水土未平，不有佐禹之功，人幾無粒食矣。又當人道方立之始，不敷五教，幾乎沉淪陷溺，而同於禽獸矣。契

也。治水書止曰有功，敷教書止曰敬敷。此片言居要以契之

太康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七

理齋

功實不下於開物成務諸大聖人，而謂有差等哉。

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

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

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履，是為成湯。自契至湯歷一十四世，而湯為孔子一十八世祖。履，湯名。又稱天乙者，夏殷之禮生稱主，虎稱廟主，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名天乙。

數遷而居於亳，從先王居，作帝誥。高辛居偃師，為西亳。宋州穀

太康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八

理齋

熟西南為南亳，故城其北太蒙城為景亳，因景山為名。

時桀無道，暴虐四方，諸侯多叛。湯為方伯，專征伐，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亳衆往為之耕，老者饋食，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誅其君而吊其民，為匹夫匹婦復仇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罷也。然樂道不出，湯三使往聘之，幡然改曰：我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於吾身親見之哉？於是以道覺民，乃就湯。尹名，華有莘，今開封府乃故地。

附論曰史記阿衡欲干湯無由乃為有莘氏媿臣負鼎鉉以滋味說湯萬章遂有割烹之問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亦聞以割烹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及觀輔相太甲一舉詳於尚書任聖之所以為聖大可見矣司馬孟子之言得失不瞭然哉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沬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國勉哉勉哉湯薦伊於桀告以堯舜之道不聽有亳凡五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按湯薦伊是也史記作伊去湯適夏豈其然哉

大成通志卷十

先聖世家上

九

理齋

湯遊於野見張網四面者其祝之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令解四面之三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族其大得人和召之囚於重泉夏竟亡而得釋焉

桀愈矜誇韋氏顧氏昆吾氏黨其惡恣行亂政乃鑿池為夜宮男女無別荒淫無度太史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南關龍逢進諫不聽待而弗去遂殺之湯乃與師平諸侯伊尹從湯伐桀吾紂伐桀曰桀女祭姁來女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

桀亂有夏多罪予維聞之衆言夏民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夏桀若茲今朕必往於是湯阻之貢職以觀其勤桀怒起九黎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也彼尚能與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黎之師不至乃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之桀戰不勝走鳴條入於三腹之國湯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諸侯心服而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理之湯三讓諸侯皆推讓於是踐天子位以水德王都於亳亳在歸德州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十

理齋

誕告萬方作湯誥以寬治民遠近歸之於是建學養老以及曆法朝會并田莫不有制而銘戒樂律莫不有作

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水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一人之不敏傷及民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護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在位十三祀壽百歲葬亳北湯娶有莘氏生嫡子太丁未立早卒次子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歲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天子位為孔子二十世祖

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

太甲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途王在桐宮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在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伊乃奉歸於亳太甲拜手稽首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於是益修德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諸侯咸歸焉伊尹作太甲三篇申訓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

太甲在位三十三祀次子太庚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五祀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一 理齊

傳嫡子沃丁沃丁傳弟太庚

太庚叔子太戊亦有天下以尹陟臣扈為相巫咸佐之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格於皇天諸侯歸之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尹陟伊尹之子。太庚傳嫡子小甲小甲傳弟雍已雍已傳弟太戊

太戊叔子河亶甲亦有天下在位九祀太戊傳嫡子仲丁仲丁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亶甲

河亶甲子祖乙有天下以巫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悅在位十有九祀巫賢巫咸之子

祖乙嫡子祖辛有天下在位十六祀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弟祖辛之子祖丁

祖辛子祖丁有天下在位三十二祀祖丁傳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傳弟盤庚盤庚傳弟小辛小辛傳弟小乙

祖丁季子小乙亦有天下知民事之艱難在位二十六祀

小乙子武丁有天下王嘗學於甘盤及踐位以盤為相亮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作書以告曰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及夢

太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二 理齊

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以形旁求

於天下得說築於傅巖之野

附論曰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傳說卜築於此蓋賢而隱者也孟子云版築或者所謂版屋為居也

說是王與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支修予罔予棄說總百官協心佐理成商家中興之業

在位五十九祀武丁傳子祖庚祖庚傳弟祖甲

武丁次子祖甲亦有天下在位三十三祀祖甲傳嫡子康辛辛傳弟庚丁

祖甲次子庚丁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一祀

庚丁子武乙有天下在位四祀

武乙子太丁有天下在位三祀

太丁子帝乙有天下在位三十七祀自湯至帝乙凡十六世帝

乙為孔子三十三世祖

附論曰自湯以聖人而有天下太甲克成其道太戊知之武

丁中興皆聖而祖乙小乙皆賢吾夫子正宗而外尚有盤庚

本原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聖

理齋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也

按太庚兄沃丁太戊兄小甲雍已河澆甲兄仲丁外壬祖辛

弟沃甲祖丁弟南庚小乙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兄祖庚庚

丁兄康辛凡一十二王皆相傳位有天下茲不詳叙以叙正

宗乃爾

帝乙元子曰微子啟微與紂同母其母生啟時尚未立正及生

紂時始正為妃故微大而庶紂小而嫡尚書以為殷王元子

亦曰王子啟名也史記以為開者述漢景帝諱微畿內地子爵

也故曰微子啟

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史

箕子少師比干曰殷不有治政小民鉅興相為敵讐太史曰今

誠得治國七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可得不如去微子曰人臣

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時問武王伐紂克殷至成王時

乃封微子啟國於宋以繼殷後於周為客而不臣策命之辭曰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賢象德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

與國咸休未世無窮爾惟踐修厥猷庸建爾為上公尹茲東夏

由是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宋古商丘之地今屬開封府

附論曰史記謂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本原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四

理齋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於是王乃釋

微子復其位如故夫微子存宗祀而不死是知宗祀為重而

身為輕宜矣若左牽羊右把茅必無之事也況於肉袒面縛

乎夫袒縛之事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左氏借名於

微子而誣之也其曰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

至而袒縛乎請以孔子三仁之說証之即抱祭器亦必無之

事也

附論曰讀史至封微子一事有曰封微子國於宋以繼殷後

於周為客而不臣其策命則謂殷王元子稽古崇德象賢其

以微子之賢耶。然人徒知微子之賢而不知武王。武王實聖。武不棄前王之苗裔。宥於王家。以奉其祀。而世承弗休。古亦有其事矣。若其以賢濟聖。以聖會賢。則非遇合之所。易於也。

微子傳弟思衍號曰微仲。為孔子三十四世祖。

宋公稽傳子宋公稽。

丁公申傳子潘公共。潘一作閔。共一作熙。

潘公共傳子弗父何。

弗父何遜國於第厲。公何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

宋父周生世父勝。先聖世家上

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益共。又得商頌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共音恭。

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

按孔氏之姓始於此。歷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因之。

孔父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畢。為先聖高祖。歷黃帝之四十四世也。

畢生防叔。為先聖曾祖。歷黃帝之四十五世也。避華氏之亂。

自宋奔魯。

防叔生伯。為先聖祖。歷黃帝四十六世也。

伯夏生聖父叔。累統歷黃帝四十七世也。世有明德。為隰邑大夫。以先聖之尊。進公而王。自微子歷聖父凡一十四世。

聖母顏氏生先聖於尼丘山。因以為字。諱。時當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先聖道冠百王。德兼羣聖。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生也。講學杏壇。轍還列國。道大莫容。及其卒也。為萬世王者師。天下後世自天子而降。莫不欽宗仰慕。北面拜跪。祭饗盡禮。自黃帝至先聖。凡四十八世。

聖配元官氏生子鯉。字伯魚。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公以幣召。

木成通志卷十一。先聖世家上 廿六

稱疾不赴。年五十歲。先孔子卒。自黃帝至伯魚。凡四十九世。

黃帝五十世。孔子之孫鯉之子。伯字子思。受業於曾子。傳於孟

子。其學獨得其宗。魯穆公欲以為相。安貧樂道。抗志不屈。年百餘歲。

黃帝五十一世。孔子曾孫。伋之子。白字子十。嘗請所習於親子。

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

其亦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

王召為相國而不受。再召亦不受。卒年四十有九。史記云。四十

黃帝五十二世。孔子元孫。白之手末。字子家。楚召不赴。卒年四

十。

十有五

黃帝五十三世孔子來孫求之子箕字子京為魏相卒年四十有六

黃帝五十四世孔子鼻孫箕之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書二十篇名曰調言卒年五十有一

黃帝五十五世孔子仍孫穿之子謙字子順秦莊襄王召不行魏安釐王聞其賢遣使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謙謂使者曰若王信用吾道故為治道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獨欲治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國梁少一夫乎使者曰魏國孫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七

理齊

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親受教耳於是之魏拜相凡九月陳大計不能用乃嘆曰言不用是吾言之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疾歸魏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卒年五十有七按謙史記名喚綱目名賦。封孔子後始此。

黃帝五十六世孔子雲孫謙之子鮒字子魚博通六藝秦始皇併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藏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隱於嵩山教子弟百餘人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仕六月托疾而退

於陳年五十七歲著書三十一篇名曰孔叢子

鮒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為奉祀君以奉孔子祀後為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卒年五十七歲按封奉祀始此

騰弟樹字子文

按先聖苗裔數世一子相承至此始有分支

慶者世家自孔子以上雖極貴顯非正宗不書自吾夫子而下凡蒙封而外若學行者門及流寓亦書蓋吾夫子之前叙其淵源所始故不並書若吾夫子而後叙吾夫子之所出故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廿八

理齊

聞達子孫皆無遺書

黃帝五十七世孔子耳孫鮒之子隨字元路承殷後為宋公騰之子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為博士封褒城侯卒年五十有七

樹之子聚字子產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聚一名彥

附論曰至聖而後十世間賢若伯魚子上似之若子思子魚似之子高三國歷聘不就非體子思之家法而傳之自子家也乎子順仕魏若彼而辭秦又若此京裏貞輩亦其類歟曰大聖人以來諸賢雲集得不令聞風者仰止哉

黃帝五十八世孔子十一代孫忠之子武字子威為漢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

駱之子臧嗣蓼侯爵歷位九卿漢武帝時召為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難以妖妄終難為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與安國紀綱古訓使垂後世帝從之并太常禮如三公在官數年卒著書十篇賦二十篇

忠之子安國字子國治尚書師事申公為漢武帝博士歷侍中承詔作尚書傳孝經傳論語訓解又集家語四十四篇宋上仕

至臨淮太守

先聖世家上 二九

釋義

黃帝五十九世孔子十二代孫武之子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卒年七十有一

安國子邛字子邛傳家學尤善詩書

臧之子琳嗣蓼侯爵傳家學仕至諸史

黃帝六十世孔子十三代孫延年之子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寧帝時以大中大夫校皇太子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為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於長安為人謙退帝欲徵諸相

位讓至三四乃止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弔贈列侯諡曰烈

邛之子驩善春秋三傳為博士歷弘農守

琳之子黃嗣蓼侯爵

琳次子茂由大司徒封關內侯

黃帝六十一世孔子十四代孫霸之子福還名數於魯襲封關內侯

霸季子光字子夏明經學年未二十舉議郎成帝即位舉博士數校錄定得旨由是知名為尚書數歲習漢法令上甚信任轉

大成題志卷十

先聖世家上

三十

釋義

僕射尚書令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求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希苟合有所薦舉惟恐令人聞知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丞相居公轉位前後十七年七十薨諡曰簡

驩之子立善詩書教授數百人

鮒五世孫吉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絕王者必存之所以通三統也詔求殷後嫡長臣衛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吉世為湯後從之遂封為紹嘉侯進爵為公地方百里

黃帝六十二世孔子十五代孫福之子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

侯食邑八百戶

霸之孫末為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一千戶

壽封合意侯

光之子放歷侍中嗣博山侯

吉之子何齊嗣宋公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

戶九百三十二

黃帝六十三世孔子十六代孫房之子均字長平敦篤好學有

大才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忠懇漢平帝元

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因王莽亂辭還卒年八十一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二

理齋

歲初名莽因王莽易均

按漢高帝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至十三代霸封

關內侯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猶稱關內侯是

為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為褒成侯則專為奉先

聖矣自是封爵世世相繼矣

立之孫元之子建字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篆仕莽為建

新大尹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衣冕之志各從

所好不亦善乎從此辭歸卒於家

霸曾孫奮字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潛心聖學精究

其義由是以春秋見稱當王莽亂避池河西大將軍竇融奉為

上賓從容告語皆理道所不能外東漢初除姑臧長素性孝謹

在姑臧惟老母珍膳妻子蔬食而已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在

職四年執守清潔及入朝單車就道帝以為武都丞遷太守賜

爵關內侯

奮第奇字子異博通經史著左氏傳

何齊子安光武建武元年封殷紹嘉公十三年改為宋公位在

二公之上以為漢賓

黃帝六十四世孔子十七代孫均之子志字光武初拜大司馬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三

理齋

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諡元成

建之子仁以文學為議郎遷博士歷南海太守

奮之子祐有才學作左氏說終城門校尉

黃帝六十五世孔子十八代孫志之子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

五年襲封褒成侯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仁之子豐早經學不嗜百家以經學聞三府委質司空拜御史

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閣事

黃帝六十六世孔子十九代孫損之子曜襲封褒亭侯

建之孫信字仲和章帝初拜關臺令元和二年帝東巡幸關里

記孔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講論僖對曰臣聞聖主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拜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黃帝六十七世孔子二十代孫曜之子完襲封褒亭侯早卒僖之子長彥與弟李彥自為師友精研典墳十餘年會徒數百人漢安帝永初二年夏河西雨雹大如斗傷禾稼天子躬省求有道之士亟陳厥故召李彥於德政殿對曰此皆陰柔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熾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默然左右皆不喜李彥曰吾豈容媚權勢而欺天子乎遂歸老於大承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 理齊

尚元孫宙之子融字文舉幼有英才年十三喪父哀傷過毀杖而後起州里稱孝既長好學慷慨有大節著北海集

附論曰聖裔自十一代來凡十世中其大宗若延年若次孺若長平皆好學而賢者也而孺謙退平介守為不可及也若小宗之有臧有讓有安國有子邛及琳立光奮奇仁嘉豐與夫長彥李彥德讓文舉凡十有六人皆經學之大明者也子國及豐之賢則弗逮矣而邛琳長季猶習家學者也尚有子建之清潔君魚之不獨以家學稱猶以歷仕建功稱文舉之

國能以學顯且以謙言忠謀顯何濟也至於爵祿貴顯褒寵特異者不暇悉志也

黃帝六十八世孔子二十一代孫曜之孫讚之子羨字子餘魏黃初二年拜儀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

黃帝六十九世孔子二十二代孫羨之子震字伯起晉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

文之孫毓之子衍字舒元少好學年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舉不就避地江南晉元帝詔為安東參軍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衍經學又練習禮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親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四 理齊

慶之除廣陵太守著公穀集解各十四卷兩漢尚書各十卷魏尚書八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春秋國語二十卷

潛字景微為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為山陰人福八世孫楊持亭侯因家焉

黃帝七十世孔子二十三代孫震之子疑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

黃帝七十一世孔子二十四代孫疑之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

黃帝七十二世孔子二十五代孫撫之子懿襲封奉聖亭侯從

事申郎食邑一千戶

潛曾孫恬之子愉字敬康十三歲孤事祖母以孝聞晉愍帝建興初始應召為丞相封餘干侯遷侍中太常溫嶠執手而泣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節者君一人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潛曾孫奕之子倫為晉黃門侍郎著儀禮

黃帝七十三世孔子二十六代孫懿之子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人宋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崇聖侯

愉之子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為晉侍中以直亮稱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有政績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五

理齊

恢之孫粲之子淳之字彥深志高尚好典墳居親喪廬於墓側南宋文帝元嘉初徵為散騎侍郎不就

潛之孫侃之子坦字君平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春秋晉成帝咸和初為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侯遷尚書卒光祿勳諡曰簡有集五卷

淳之弟默之註殺梁元秋仕廣州刺史

黃帝七十四世孔子二十七代孫鮮之子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後魏舉孝廉文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

愉之孫問次子靖字季恭晉舉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任侍中

至問封儀同三司

潛之子混嗣父爵

黃帝七十五世孔子二十八代孫乘之子靈珍初授秘書郎魏太和中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潛元孫問之孫晉之字祐少有志行積錢百斛視若瓦石隱於四明山中太守王僧虔引為主簿不就

問之孫靖之子靈符為會稽太守有政績

倫曾孫道隆子靈產有高志精天文累遷光祿大夫齊高帝嘗稱有古人風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六

理齊

潛弟孫欣之子琳字季琳少好學解音律妙草隸南宋初為西閣祭酒時議欲廢錢用錢帛琳曰洪範八政用錢交易聖人以無用通有用也何可廢之宋初二年為御史中丞雖仕家貧卒贈太常有文集十卷

黃帝七十六世孔子二十九代孫靈珍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祐之子道徽少有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辟之不往

產子珪字德璋風韻清遠不樂仕進門庭內草萊不除

原缺

其中或曰子學陳蕃乎珪笑曰以此當一部鼓吹何事效燕齊
高帝召爲標騎歷尚書御史中丞終散騎常侍著有行文
黃帝七十七世孔子三十代孫文泰之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
天保初改封恭聖侯後周大象初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琳之孫士邈子觀字思遠好讀書仕宋御史中丞遷侍中後爲
單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祐之孫穗有操行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附論曰吾夫子自二十一代來歷十世其宗子之賢而好學
者有鮮之敬山然而鮮之則更優矣其支庶之賢而好學者

先聖世家上 三二

聖賢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目錄
長孫至國文十世凡三十九條	附慶說一
昭儉至季紳十世凡六十五條	附慶說二
慶得至承慶十世凡七十七條	附慶說一
以敬至毓瑛六世凡三十一條	附錄一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二	目錄
一	理齊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黃帝七十八世孔子三十一代孫渠之子長孫襲封鄒國公

潛九世孫珮之子休源字慶緒梁中書舍人尚書左丞累佐名

藩其得譽望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女年尚幼當師事之

嘗於殿中別設一榻敬禮之終紫光祿大夫校書七千卷著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理齋

書十五卷諡曰貞

黃帝七十九世孔子三十二代孫長孫之子英慈陳光大元年

改封奉聖侯早卒

英慈弟嗣慈隋文帝初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

事舍人大業四年襲爵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閭六世孫幼孫子與字休文少孤為叔父虞孫育得成材好學

善屬文博物強識仕梁為議曹郎累遷中書舍人尋陞五節尚

書終紫光祿大夫卒年七十有文集

約九世孫安之子頴達字仲達一字仲達八歲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詩書三禮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

河南內郡博士徵東都令補太學助教會亂避地武牢唐太宗

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

言六年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與諸儒議曆及明堂又與

魏徵撰隋史加散騎常侍修定五禮衆有所疑咸決於仲達書

成進爵為子以在東宮數有諫議拜國子祭酒仍侍講不宮太

宗幸國學命講孝經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貞

觀十七年致仕國形凌烟閣讚曰道光烈第風傳關里卒贈太

常卿諡曰憲陪葬昭陵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

理齋

黃帝八十世孔子三十三代孫嗣哲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

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各俱任同三品食邑一千

戶

與子紹安少與兄紹新俱以文學知名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

唐高祖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

卷

與少子紹忠有才學位太子洗馬

頴達子志元仕唐國子司業

頴達次子志約仕禮部郎中

穎達少子志亮仕中書舍人

黃帝八十一世孔子三十四代孫德倫之子崇基唐嗣聖中襲封褒聖侯神龍初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

紹安子頌舉進士仕蘇州長史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諡曰溫

志元子惠元為國子司業

志約子琮仕洪州都督

黃帝八十二世孔子三十五代孫崇基之子璣之字藏暉唐開

元初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

本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

三

理齊

宣公仕於二品之下除兗州刺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頌子季詡早知名登科

紹安孫若思早孤母褚氏躬教訓以學行知名初授給事中

宗朝轉禮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

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

黃帝八十三世孔子三十六代孫璣之子萱襲封文宣公兼

泗水令

黃帝八十四世孔子三十七代孫萱之子齊卿唐德宗建中三

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

穎達族昂孫如珪子璣父字弱翁少時勤文史博辯多智與韓

準裴政李白張淑明阿沔隱於徂萊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瑋起

兵聞其賢以從事辟之璣父側身潛遁由是知名累授歸州刺

史入為諫議大夫會晉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兼御史

大夫遷招討使累獻破賊策德宗賞之贈為尚書左僕射諡曰

忠

黃帝八十五世孔子三十八代孫齊卿之子惟晤唐憲宗元和

十三年東平丘解歸魯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

休源雲孫齊參子允符與兄克讓事親至孝俱隱嵩山

本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

四

理齊

齊參少子述唐劉晏薦為代宗稱為穎閔之行德宗召拜諫議

大夫卒年七十有一

穎達雲孫公父子幾字君嚴登進士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入

為侍御史憲宗元和初累遷諫議大夫儼然忠謹有諫臣體以

方嚴見憚於朝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尚書右丞明年拜

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為太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

年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剛直清儉十五年遷吏部侍郎裴

宗初改右散騎常侍二年復為尚書左丞數上疏請老詔以禮

部尚書致仕諡曰貞

戮之弟，戮字君勝，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登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與盧從史相友，謝病歸洛陽，李吉甫召為賓佐，從史聞之，怒，上疏請貶逐，憲宗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下給事中呂元膺以為不可，上曰：朕豈不知戮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馬員外郎。

戮之弟，戡字方舉，擢明經登第，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還湖南觀察使，時兄殘為嶺南節度使，兄弟節鎮，朝野榮之，人為散騎常侍，尹京兆，歲旱，文宗憂甚，戡禱曲池，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

五

理齋

黃帝八十六代，孔子三十九代孫，惟睦之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

述唐子，敏行，少修潔，元和五年及第，歷諫議大夫，集賢學士。

戮子，溫裕，舉進士，位天平軍節度使，咸通四年，捐資葺廟宇，戡之子，溫業，長慶初及第，宣宗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驚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

子賓客。

黃帝八十七世，孔子四十代孫，策之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監察御史，左補水部員外郎。

襲封文宣公

策次子，拯字弘濟，中和二年狀元及第，歷侍郎。

戮之孫，溫質之子，綽，咸通二年及第，乾符三年，除丹陽令，因家焉。

綽字微夫，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緯字化文，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除觀察判官，歷遷集賢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歷戶兵吏侍郎，從僖

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授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左僕射，賜號持元，啟運，保義功臣，食

大成通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下

六

理齋

邑四千戶，賜鐵券，及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進加司

空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進兼太保，坐事後，刺華州

乾寧中，召用骨鯁正人，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疾

乞歸田里，帝詔使者送至中書視事，會駕出幸石門，緯從至，莎

城疾篤，先還京師，家人召醫，緯曰：天下方亂，何求久生，未服藥，

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緯尚節義，秉禮不屈，孔氏裔自元和後

兄弟貴顯，至正卿方鎮者幾千人，而緯則登台輔矣。

溫業子，晦，咸通十二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

戡之孫，溫諒子，績，唐僖宗文德初，為吉州推官，因家新淦。

世論曰：虞欽仰至聖，商見三十一代來其間之傳法而明者，有賴達蓋賢者也。忠言議論又有幾，後先聖美者也。以學行知名者，若七思若巢父，以文學知名者，休文、紹新、紹安，諸人以才學知名者，嗣慈、國文、紹忠、昌高、李誦、諸人，稱方直則曰世稱節義，則曰緯、稱人倫之表，則曰休文、稱顏閔之行，則曰述庸、孝親而高隱者，一則稱克讓，再則稱克符，斯兩人者，實天竺羽翼而志同道合者也。至於蟬聯利第，繼世流芳，尚謂濟世何其甚也。慶謂文也，而行在其中矣。凡十世內賢哲挺生，非聖裔其孰能愈於斯。

本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七

聖裔

黃帝八十八世，孔子四十一代孫振之子昭儉，仕南陵尉，授廣文館學士，充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卒曲阜。

續之子昌明，字昭儀，進士及第。

溫業孫吳之子昌廉，進士及第，為虞部郎中。

緯之子昌弼，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晦之子昌序，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職曾孫織之子逸，進士及第，終諫議大夫。

仲良，唐蒲田令，卒於官，因家焉。宋淳祐中，官司勳，為

書院，建先聖殿，又立聖賢莊，以教養子孫。

黃帝八十九世，孔子四十二代孫昭儉之子光嗣，哀帝天祐二年，由齊郎授泗水令，改封主五季之亂，未襲封。年四十二，為泗水戶孔末所害。

黃帝九十世，孔子四十三代孫光嗣之子仁王，字溫如，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廣順二年，幸林廟，召對，復授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王始生，九月，母張氏抱歸外家育之。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與孔末嗣仁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八

聖裔

黃帝九十一世，孔子四十四代孫仁王之子宜，字不疑，自幼穎悟，十歲能屬文。宋乾德四年，詔為曲阜主簿，奉祀事，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異越，參預兵機，宣力宣多，太宗召遷司農寺丞，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入覲獻所著文賦，太宗深嘉之，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遷朝，遷殿中丞。

宜之弟憲，宋建隆初，進士及第，仕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憲之弟勗，字自牧，性淳厚，少孤，自立傳，能文，尤工於詩，為

熙二年進士及第任曲阜八年以禮義化鄉黨以忠孝訓子孫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主奉祀事歷官幾五十載以秘書監上章請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歲贈吏部尚書真宗改曲阜為仙源

黃帝九十二世孔子四十五代孫宜之子延世字茂先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奉祀事歷開縣令調長葛令真宗即位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延魯知仙源縣事主祭祠廟

延世第延澤進士及第贈右諫議大夫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九

理齋

延澤第延渥真宗東封幸廟賜同學究出身任清化令

易之子道輔字原魯舉進士為寧州推官以手版擊殺天慶觀妖蛇合郡驚異服嘆知仙源縣事奉祀事天聖九年為右正言

上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奏樞密使言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內外憚之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

原魯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帝然之出知青州歷

鄆徐許三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

原魯率諫官范仲淹宋郊孫祖德等伏闕奏皇后天下之母臣

等願明計盡所欲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蒙

正以皇后當廢欲告之原魯語蒙曰三大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之奈何順之乎蒙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原魯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蒙簡不答即言伏閣請對平太平美事於是出原魯知秦州頃

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遷隴圖因直學士遷給事中復入為御史中丞原魯性剛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忌之為宰相張士遜所陷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病卒天下慕之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對語及原魯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景祐司空太尉開府儀三司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

理齋

易次子良輔性慷慨有吏才智畧過人仕至太理寺丞上章求退上嘉其知止授太子中舍

易少子彥輔幼聰敏落筆成章年十八仕仙源主簿以郊祀恩授將作監主簿父疾懼求終養事親十五年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暇除官三國子博士兼仙源縣事奉祀

黃帝九十三世孔子四十六代孫延世之子聖佑年九歲賜同

學究出身真宗幸林廟授太常寺奉祀郎轉太理評事襲封文

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舍早卒

延澤子宗愿字子莊天聖中以叔父道輔官太師齊贈實元

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果遷尚書北部員外郎通判維州

道輔子舜亮知仙源縣事奉祀事

舜亮弟宗翰事親至孝進士及第累知新密陝陽洪充六州終

刑部侍郎知仙源縣事奉祀

良輔子宗壽紹聖初知仙源縣事奉祀

宗哲授仙源縣丞奉祀事

取性孤潔喜讀書有田百畝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

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已動止有禮人皆慕之父喪廬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二

理齋

墓三年則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詔賜粟帛近臣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數年召為國子監

直講辭不起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辭卒贈太常丞

績五世孫延之與周濂溪友善登慶曆二年進士為司對郎中

卒贈殿中丞紫金光祿大夫家於清江故名與四十五世同

黃帝九十四世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之子若蒙字公昭熙寧

初任仙源主簿主祀事襲封衍聖公元佑初改封奉聖公坐事

廢自是詔令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

若蒙弟若虛字公實元祐初襲封奉聖公卒時復以若蒙

端友嗣爵

道輔孫舜亮子若升授仙源主簿主祀事為沂州新泰令嘗修

葺廟宇贈朝奉大夫

舜亮子若谷授仙源丞主祀事

若谷弟傳字世文博極羣書尤精於易操行介潔元祐政和間

累仕於鄉建炎初與四十八代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拜疏

闕下叙家門故事除知邠州劔豪伏食吏民畏服知陝州平鼎

豐寇以功知撫州建昌卒開世文年車就道至則帖然仕至中

散大夫贈中奉大夫著孔子編年三卷取左國史記諸書成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三

理齋

若古元祐四年任仙源主簿八年轉知縣主祀事

宗愿少子若拙字公智登進士為金州司理參軍

宗穀子若初進士及第

若鑑金天會八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七奇改仙源仍

為曲阜

延之七子文仲字經父少好學性捐介舉進士第又舉賢良方

正范鎮薦於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是黜哲宗

朝為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遷

中書舍人有文集五十卷與弟武仲平仲又以文學知名天下

號曰三孔

武仲字常父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司業侍講通英熙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著有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等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太館遷京西提刑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詔遷為戶部郎中出使陝西精史學著續世說行於世

黃帝九十五世孔子四十八代孫若蒙之子端友字子交崇寧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三 理齋

三年襲封改衍聖公勾管祀事宜和三年特轉通直即除直秘閣建炎初偕叔父傳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知郴州卒於官姪玠嗣爵

端友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襲封衍聖公

慶按端友一宗寓衛襲六世端操一宗在金襲六世至治罷襲以適長嗣封蓋端字以來凡六世兩襲衍聖公

端操弟端立權襲衍聖公

若升子端木字子工宣和四年徽宗幸太學詔大臣先聖後有在學者特賜進士第自今為始召見端木賜上舍出身建炎二

年十月南渡明年八月特差徽州黟縣令紹興初召試館職歷秘書郎著作左郎司對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家於徽傳之子端問篤學工詩仕仙縣丞主祀事兼洪州奉新縣丞著州集

傳次子端已侍父渡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污終奉議郎年八十一贈少保

傳少子端直字子固居官介潔宰鄂之通城有聲稱家於鄂

端肅篤志好學不樂仕進金翰林黨懷英舉端直問居鄉里年德具高雖不習舉業讀書養道該通古今堪任監學明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四

理齋

昌四年召賜進士及第補蔣仕卿以老乞歸

宗翰孫忱之子璫任仙源縣主祀事

黃帝九十六世孔子四十九代孫端操之子璠字文老金天眷

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勾管祀事贈榮祿大夫

端操次子玠字錫老宋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於衛

端問子璠篤學能文終從政郎彰州錄事參軍著史事總龜

璠學博士優尤工翰墨為廟學正奎貞祐二年賜同進

士弟招遠主簿

建炎二年侍父渡江乾道五年錄孔氏後賜官迪

郎家鎮江

璠金皇統二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璠金皇統五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璠金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尉

平仲孫彥況仕宋監南康稅院遂居於吉水

黃帝九十七世孔子五十代孫璠之子拯字元濟金皇統二年

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襲封未施行間身故自古襲封

不限年齒男拯當襲封奉勅年七歲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終

通直郎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五

理齋

璠次子拯字元會金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二十二

年世宗召赴闕下留用力辭專奉祀事特授曲阜縣令襲封之

後嚴潔祭祀敦篤親族率佃戶之東蒙山採木增修林廟五十

餘間終奉直大夫卒贈光祿大夫

玠之子拯字季紳宋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衛

擢性純古通經術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授懷縣

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終刑部都事

撫廟學正

朝學正

元龍志尚篤學從直西山游晚年授迪功郎制曰爾著

著立言諸老所推賢可知矣以宣教郎致仕年九十手不卷

有阿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蒙奏議罷壁卒之日門弟子三

百哭之私諡曰文介後贈太子少師

拱少孤好學有義方鄉里賢之有西山草堂集村居雜

興集

附論曰自吾夫子四十一代來仰希十世聖裔雖曰大聖宗

風不容多得然得之者以視尋常蓋差勝云誦習涵詠間明

經莫如溫如莫如傳莫如擢篤好莫如文仲武仲平仲莫如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六

理齋

端問端肅端甫莫如元龍莫如璠莫如拱博莫如昂莫如瑤

其盡性協情於君父民物介潔惠義於隱見出處者忠莫如

道輔忠烈莫如宗旦孝莫如宗翰大孝莫如彥輔介潔莫如

端已端植介潔而多善政亦推昂與傳與夫宗翰慷慨莫如

良輔周急莫如昉高隱克孝亦莫如昉要之皆有光於聖門

者而道輔及昂昉傳其賢者也

黃帝九十八世孔子五十一代孫拯之子元指字夢得年十有

一歲金章宗昌平二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特旨視四品授

中議大夫以後襲封并準此例安承二年勒行聖公年及十七

兼強阜令仍許世襲於是始世襲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勅授府判尚書省奏若正授是職適當多事之際姑且通授令勾當祀事平章高琪曰右隨朝除授恐曠祀與可與附近州府職事以此授東平府判又旨當土寇未寧若河北職事因而過害恐失聖人之後如今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元光初授同知集賢院兼太常丞轉知集賢院天興初遷泰定軍節度使兗州觀察使永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改授太常卿癸巳年元陷汴梁取還東平依舊主奉祀事

元措從弟拂之次子元用字俊卿理宗寶慶初授通直郎權封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七 理齋

衍聖公世襲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元太師統諸道兵至承制襲封衍聖公永襲曲阜令給印

楷之子文遠字紹先宋熙寧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衛

楷之孫槐之子應遷字舜舉第應發自為師友博通經書淳

祐七年賜同本科出身授迪功郎

元龍子應得淳祐初理宗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終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院事

撰之子文樸寶祐初及第以先聖後特旨授修職郎給奉議郎

四國記建慶元二年及第終朝奉郎知端州

黃帝九十九世孔子五十二代孫元用之子之全字工升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原元措隨宣宗越九年元措還正授衍聖公之全克曲阜令

文遠子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於衛

元善字耆年襲封衍聖公於衛

慶平明經修行景定三年進士及第終儒林郎

黃帝一百世孔子五十三代孫之全字治字世安初權父職克

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初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

授承事郎曲阜尹兼諸軍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八 理齋

使三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初特授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改封適長

萬春之子洙字景清宋季襲封衍聖公於衛元世祖平宋疑所

立或言寓衛宗子也洙奉召赴闕辭爵遷於居曲阜者世祖曰

寧違榮而不違祖與聖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江東學

校自端友至洙南襲封止於六世

槐曾孫之隨子源元憲宗初繼伯祖元措襲封八十年族人攻之

槐其爵尼為維州尹自端操至源北襲封凡六世於是以端操

之後襲封三世而端立之後則爵馬

定發由太學及外任文林郎處州軍事判官

黃帝一百一世孔子五十四代孫若愚仍孫浣之子思晦字明

道天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教諭改寧

陽仁宗即位訪孔子後時謂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授中議

大夫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泰定四年進封嘉議大夫至順二

年改鑄二品銀印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羣鶴翔鳴舍上神光自

東南降其舍北贈通奉大夫追封魯郡公諡文肅

思誠元至元中襲曲阜縣尹大德五年陞國子監丞歷

安慶路推官陞知沁州湖北憲司會事皆未赴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十九 理齋

思凱由國子生龍興曲阜縣尹奉祀事

思遵三氏學教授終嘉祥縣尹

思立拜御史歷省臺錫金綺歷至知經筵事

思未廟學正至東平路同知

思貢三氏學教授

思遠金世宗大定初由曹州教授轉曲阜尹奉祀事歷

大樂署令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大元樂書

黃帝一百二世孔子五十五代孫思晦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

博善詩詞尤工樂府至元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

八年詔公之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六年徵

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陞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又

擢為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還家二十六年

明太祖手詔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洪武三年告疾遣中使存

問日再至疾篤召驛傳還家生九子

克欽元元統初襲曲阜縣尹奉祀事

克帶明洪武十五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表溫州平陽籍博學篤行元至正戊辰進士洪武六

年徵為翰林修撰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十 理齋

克昌由太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金章宗承安

二年任曲阜令奉祀事

克伸博學能文尤工於詩元末兵亂流離中奉親至孝

及明初負親歸里襲曲阜世職知縣清慎自守招撫流移靡恤

宗族修葺廟林

克中明永樂九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晏明天順八年廟學正

克烈明成化三年廟學正

黃帝一百三世孔子五十六代孫克堅之子希學字士行明敏

好學尤工篆隸元末授中奉大夫因其父入仕於朝以希學襲封衍聖公明洪武初入朝召對上嘉之每入朝班列上相其初至京師中使慰勞館德牢體一日上問去先師幾何年對曰幾千年上曰世代綿遠如此而公尊敬如一曰只為夫子明綱紀典禮樂正彙倫所以為帝者師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授以資善大夫襲封如舊卒年四十有七朝廷諭祭自後每代皆遣官諭祭

希大字士功漢世職從事郎曲阜縣尹至正十八年取秘書郎辟中書省祿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大宗政府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 理齊

都事明初改承事郎襲曲阜縣尹

希章元至正三年襲曲阜縣尹

希聖三氏學教授終都漕運司知事

希勇襲曲阜知縣

希文明洪武十七年襲世職知縣

希學弟希範明洪武二十八年襲世職知縣

黃帝一百四世孔子五十七代孫希學之子諱字言伯篤學恭謹善詩書精篆隸以國家入觀太祖曰訪真聖人子孫賜膳光祿命禮官館於太學追尚書劉向旁問日經厄虞復賜衣服

鈔銀洪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受詔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引導至太學七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賞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詩以繼文王軸為異遂為故事每入覲得給付乘傳班列文官之首厚其廩餼以及僕從皆時與也

諤字貞仁宋樂成子以儒士舉於鄉時年二十二歲明年入試擢乙榜第一上曰我朝孔門子孫未有出仕者今此人何不取進士對曰考試至公不敢私吏部請授職上曰諤年少俊偉務着中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春坊左中允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 理齊

員缺上額東宮官曰春坊中允缺諤對曰正六品曰着孔諤做教皇子諸王賜宅第一區及諸物師道嚴正一無所阿轉大理評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遠東所至風紀振肅終河南按察司照事著中庸補註三篇舞雩春風集二十卷

信永樂丁卯舉於鄉由禮科給事中轉太理左少卿

諡景泰元年襲世職知縣

諡景泰元年襲世職知縣

論三氏學錄

諡景泰丙子舉於鄉由國子監學正進朝列大夫

說成化丁酉

成化八年

黃帝一百五世孔子五十八代孫訥之子公鑑字昭文生而穎異長益端謹嗜學尤篤洪武二十三年襲封衍聖公

公鑑弟公鑑明宣德元年襲世職知縣

公恂字宗文少聰敏正德田一舉於鄉景泰甲戌登進士廷試聞母疾未入上知之曰聞恂而未有音可入對俾錫

人資金牌召之及入時已報午條對切中時政登二日前聞憂歸服闋授禮科給事中時詹事府缺左右少后以公恂司馬恂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二

理齊

授之上謂孝肅太后曰朕為女子得賢臣為輔孔公恂聖人之

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太后具服謝之憲宗初改太理寺左

少卿封中順大夫未幾復公恂子兼左諭德丙戌言事出知漢

陽庶官復少詹事卒於官朝廷遣官諭祭

公怡字友文天順中舉於鄉程其文以為式成化二十

辰歲大疫宗族衆多父子不相保公怡請粟於都憲遂得贖臨

族人千餘口活於危亡之日皆公怡力也嘗謂孝經乃西人教

人第一義後儒穿鑿竄亂使聖人心法晦蝕言尋文究義求及

証而卒

公都自幼好學富而不驕宗族窮困者量其事而贈之

路有以急迫告者即解未付之天順三年鄰封饑出粟千餘石

散於衆曰此天厚我何為吝於已憲宗幸學應詔觀禮賜宴

賜衣賜次子彥禧為太學生成化乙酉淮南大疫公都載麥千

斛往輸於官具奏賜承仕郎歲給與皂肉米

公統正德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公璜世職學錄修理祖廟塋墓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

公錫明天順五年由舉人襲世職知縣加充州府通判

仍管祀事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四

理齊

公珪嘉靖十一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

公杰三氏學教將兼學錄

公鉉三氏學教授

公澤嘉靖二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共帝一百六世孔子五十九代孫公鑑之子彥禧字朝紳三歲

而孤母氏教育十歲入京襲封衍聖公名字皆仁宗命之也

館之太學禮待甚厚及入賀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

套錄二千貫下程羊酒以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北是泰二

年上幸太學詔三氏子親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

三臺銀印王帶織金麒麟衣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有
五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

彥麟景泰丙子鄉薦歷靈璧知縣

彥祿成化戊子鄉薦任裕州知州七多豪強下車繩其
渠魁郡皆肅然振民窮困導以農桑民親之如父母卒於官男

女巷哭罷市父老自餘扶視之闕里有呂姓者獨不歸人間之
泣曰公活我恩未報願留供香火呂及其子承懿禮葬之人重
呂之義而多彥祿之德祀於鄉

彥倅由貢任定海訓教訓生徒講明義理不受束修陞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五 理齋

高陽教諭門弟子送數百里泣別

公級子彥士成化丁酉舉於鄉弘治二年襲世職知縣

彥衡襲世職學錄

彥佩襲世職學錄

彥絕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黃帝一百七世孔子六十代孫彥緒之子承慶六歲喪母事父
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次學錄克晏學所著有禮亭吟未襲爵
卒贈衍聖公

承夏正德五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九歲喪父亡哭哀

見者憫之既長躬耕事母七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卒廬墓側朝
夕哭如初喪朝廷旌表

承厚隆慶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天性篤孝父母相繼
捐館哀毀幾於殞生及葬廬各三載朝夕哭奠兩院以孝行奏
聞授曲阜知縣

承謙慷慨正直嗜史行文落筆成章欽跡沂上不入
城市雖祁寒盛暑手不失卷性不嗜飲惟酌鄉人竟日不肯去
真隱君子也卒年七十有五著橋梓聯編

承泗正德初襲世職知縣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六 理齋

承震嘉靖初由舉人襲世職知縣

承業嘉靖二十五年襲世職知縣

承編襲世職學錄

承作襲世職學錄

承飲襲世職學錄

附論曰先聖苗裔至五十一代來繁衍稱盛至稽其家學承
繼道脉不墜僅七有如此也雖曰生齒繁而聖學如線即或
養數人又何多遜於昔哉以稽其經明行脩如克伸者其學
也博事親也孝奉先也敬治官而治民也清而慎庶乎其賢

者已如公瑛其學博而教本凡敬而勤而文亦足稱矣下此之學如克堅則以博名如承慶則以著名如諤則以博而著名如希學如公都如承懿皆以好學名而都尚能積而散為人所難以云盡孝如承夏生事盡禮凡祭盡禮及葬墓於側三年後有承厚哀慕亦如之以言政事如思迪則以清刑罰稱彥祿則以多善政稱洵是其表也者已

黃帝一百八世孔子六十一代孫承慶之子弘緒字以敬景泰三年襲封衍聖公時僅八歲送入內宮特賜金鈕麒麟圖書御篆謚禮崇德四字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七 理齊

按程敏政與孔公弘緒皆南陽李相國賢裔兩裔素不相能故程氏著聖裔考謂南宗為嗣爵之人北宗疏且遠者直斥封爵不當闕里

慶見敏政前上疏議黜先賢先儒今因與衍聖公小有不合屢言乃辯正宗與非正宗以向黜祀賢儒之心與茲廢襲之心觀之敏政之心術不知有先聖孔子之教日也久矣且廢祀廢襲是直欲廢學也夫天下之人尚有終日學而不歸於理道者況不學而能之乎如以敏政之心幾令萬古為長夜矣陰險若是豈僅為聖門操戈哉

弘緒弟弘泰成化五年以姪聞韶尚在襁褓不任祀事經兄權襲衍聖公天順六年英宗復位詔賜弟淑陞以大第易之

弘廟嘉靖四十三年由歲貢龍世職知縣

承英子弘復萬曆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陞濟寧知州封奉直大夫仍管縣事尋陞東昌同知轉山東鹽運司同

弘實貧而孝父母年皆虛其三年

弘幹魯府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有著作

黃帝一百九世孔子六十二代孫弘緒之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八 理齊

弘泰子聞詩弘治十六年龍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聞韶弟聞禮正德初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弘文子聞諭性至孝父病日夜侍側卒哀痛盡禮既葬廬墓三年巡方聞之以禮幣存問朝廷旌表

聞評龍世職學錄

聞諫龍世職學錄

黃帝一百一十世孔子六十三代孫聞韶之子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二十年入賀卒於第上命禮部侍郎袁燾詣祭行人何騰護喪歸葬

貞幹分貞寧子嘉靖二十五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貞敘萬曆四十三年由廩生襲世職知縣

聞聖子貞龍萬曆二十七年由廩生襲世職知縣陞忻州知州

東昌府同知轉山東鹽運司同知俱仍管祀事尋陞運使

黃帝一百一十一世孔子六十四代孫貞幹之子尚賢字象之

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天啟元年入賀卒於賜第上命禮

部尚書孫慎行論祭行人廬時議喪歸里邵捷春營葬

尚坦

尚遠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九

理齊

尚任 大清授學錄



黃帝一百一十二世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之子胤春字懋齡

天啟二年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太保五年幸太學陪祭

尚坦子胤植天啟四年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太保五年陪祭

胤椿弟胤桂萬曆二十二年由廩生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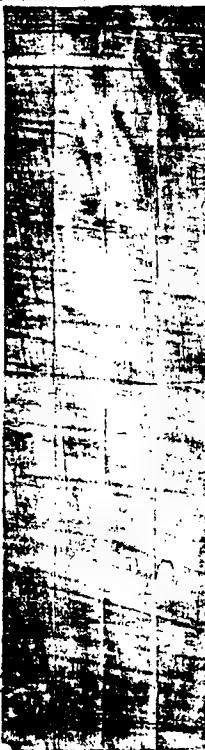
尚遠子胤隆天啟二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胤禎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鉅於 大清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於 大清襲曲阜知縣兼兗州府通判

胤齊於 大清授國子監學正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十

理齊

黃帝一百一十三世孔子六十六代孫子毓圻於我

清襲封衍聖公

毓麟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瑛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世家誌曰開天啟類肇自有熊胙土錫姓始於殷商微子分國而繼別嘉父吹律而定氏追夫子生而上承鼻祖下啟雲孫邇春秋而下歷年三千奕葉七十說者謂其萬世為土繼衰周而為素王不虛耳其嫡長之胤代膺茅封小者通侯大者元公宗盟之貴世掌花縣寄命百里兼攝九族襲慶承休寧有極乎若翰博主沂國之學錄端鱣堂之模族長舉事稱子姓之祭酒亦代相衍者

附論曰三五以上道在帝王行之天下春秋之世道在夫子行之萬世然夫子之道家學承授亦自不偶其始也軒轅開

末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十一

理齊

之契湯繼之其後也伯魚子思承之子魚子國繼之而舒元仲達諸儒綿衍之於今千有餘祀尚有異於聖裔出而振衰救弊以維斯道於昭明猶是聖相傳之道統終不墜矣

十二卷終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蔡氏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目錄

先賢世承聖道圖

四配復聖顏子慶著 附錄十一 附慶說十一

宗聖曾子慶著 附錄十 附慶說七

述聖子思子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二

亞聖孟子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十哲閔子慶著 附慶說二

冉子慶著 附慶說一

冉子慶著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三 目錄

宰子慶著 附錄五 附慶說一

端木子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手

大清雍正元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貫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

宗師其爲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

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

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則孔子之父叔梁公宋正

宗時追封啓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

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

享慕嘗用仲景仰之誠虔慰英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一

至聖先師孔子秉生安之至德集金玉之大成道備一身敘東

萬葉歷代雖有尊崇之禮而自啓聖公以上封號未加祀

典未備我

皇上作君作師傳心傳道孝思不匱弘施錫類之恩慕德無窮

推廣報功之典以孔子爲百世之師晉先聖以遵榮之號

特頒諭旨追封五代並享蒸嘗此誠曠古未有之異數也臣等

謹稽典禮詳考世系

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自宋遷魯始姓孔氏高祖祈父公曾

祖防叔公祖伯夏公叔梁公凡五代除叔梁公應照舊

封啓聖公外木金父公至伯夏公四代皆應追封公爵臣等謹擬木金父公追封爲肇聖公祈父公追封爲裕聖公防叔公追封爲詒聖公伯夏公追封爲昌聖公卽于啓聖祠內安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每年春秋致祭其牲牢酒醴籩豆簠簋每神位前各照啓聖公例陳設其啓聖祠向係專祀叔梁公故以啓聖爲名今

聖朝異數合祀五代擬更名爲崇聖祠俟

命下之日將追封字樣通行國子監順天府直省府州縣衛學及衍聖公一體遵行至欽奉

上諭 道應頒發國子監及闕里勒石廟庭以光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二

盛典等因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四月十八日大學士

馬等啓奏折本奉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白古師道無過于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聖朝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聖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

特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令部議封上考前代帝王皆有

崇宗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爲文宣王宋正宗加封至聖文宣王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

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爲啓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尊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君問諸大臣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明倫閣敎治世之大經崇德報功古文之盛典歷稽史冊紀載之文皆有推尊孔子之禮至

聖祖仁皇帝宣道崇儒典章明備我

皇上思慈仁孝好古敏求就道之淵源以光大爲繼述謂倫常爲百行之本原至聖立萬世之師表

特諭追封五代典禮已極優隆猶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復降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三

諭旨廣賜諮詢臣等欽奉之下淚服

聖裁允當恭議僉同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公凡五代並追封爲王爵謹擬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王防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啓聖王仍將追封王爵

上諭一併頒發勒石可也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題本月十二

日奉

旨依議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轄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啟聖公列傳

啟聖公孔氏叔梁紇者至聖先師孔子之父為鄆邑大夫世有明德娶顏氏禱尼丘山生至聖先師宋祥符初追封聖父為齊國公聖母為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初改封聖父啟聖王聖母啟聖王太夫人明嘉靖九年詔監啟聖祠以奉祀聖父稱啟聖公

太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理齋

孔氏

顏氏列傳

先賢顏氏諱無繇一云諱繇字路一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少

孔子六歲自孔子始教於闕里即受學焉司馬遷曰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娶齊姜氏生顏回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曲阜侯元至順三年進封杞國公諡曰文裕

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顏氏

曾氏列傳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皙曾子參之父也見道無疑心不累事有

浴舞詠歸之志孔子與之嘗疾當時程敦不行欲修之孔子等焉孟子考其行而不掩朱文公謂其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曾氏

孔氏列傳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子思子伋之父也聞詩聞禮早得過庭之訓夫子嘗訓之學曰吾嘗聞可以與人言日不倦者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先孔子卒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理齋

宋崇寧初追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公稱先賢孔氏

孟氏列傳

先賢孟孫氏名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軻之父也元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配饗啟聖公稱先賢孟氏

周氏列傳

先儒周氏諱輔成字周子敦願之父也仁宋桂嶺縣令累

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

程氏列傳

先儒程氏諱珦字伯溫二程子顥與頤之父也首識濂溪周子於數椽之中為以自代又使二千從游宋仁宗朝錄舊臣後以魯大父羽功授官知冀州累轉大中大夫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後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朱氏列傳

先儒朱氏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力學有俊才數千言立就究心河洛宗旨得文獻之傳舉宋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閩臨沒託子於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嘗謂禍福無害道因取佩葦之義號曰葦齋元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三 理齋

至正二十一年諡曰獻靖公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蔡氏列傳

先儒蔡氏諱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宋隱士生而穎異父發傳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元定深為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結廬其上忍饑寒以讀書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豪楊萬里文公於朝召之不起會為學黨禁之論起曰

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託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嘆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行綬元定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校役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為

流血無幾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訓諸子每日獨行勿愧影獨不慊余勿以吾得罪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季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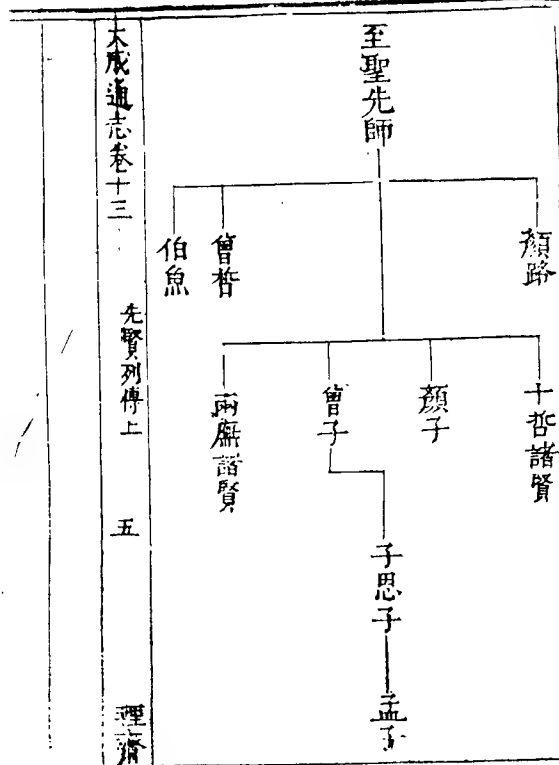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啟聖列傳

四

理齋

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文公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季通而後為之析衆求嘉定三年贈起功郎諡文節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損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復焉於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春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顏子列傳

先賢復聖顏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邦國之後也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挾於邾世為魯卿士自晏父顏有功於周封其子友於小邾為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為姓按鄉今鄆縣小邾今陳城

先賢列傳上

六

理齊

傳至無繇聚齊姜氏於周景王二十二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

生顏子少孔子二十八歲國志云少三十歲

幼而天資明敏聞一知十甫成童進於孔子之門為孔子疏附

之友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疏或作齊

孔子與之言以為不違不惰而說

按胡雲峯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問無疑問所以終

日與言而不違

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

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之所不

及也

朱子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何助之有

使之仕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銀證是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爲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遊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等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謹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七 理齋

而對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觀其志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替其賢子曰賢哉回也

昔韓子以簞食瓢飲爲吾人之細事蘇軾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持猛虎之惡不能無變色於蜂虿就謂簞食瓢飲不爲吾人之大事乎

附論曰顏子之樂或以爲博文約禮或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七博文約禮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所以收其功

於後用力處乃知之明而守之固及其成功只是窮通得喪舉不足以累其心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若曰樂道便非顏子矣昔程子受學於茂叔而今尋孔顏樂處朱文公謂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是先儒各自了徹處

而以爲於道也擇之精而守之敬

饒雙峯曰顏子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按朱子以爲用中者舜也擇中者顏子也顏子之學所以求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八

理齋

爲舜者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胡雪峯以爲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於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道所以傳也子思以顏繼舜之後其意深矣舜顏易地則皆然與問仁而夫子告之他日復許之

慶按克己四勿乃聖門傳授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其從事之久夫子又許之云三月不違以及爲身有問爲身而立身之道○家語問何以爲身子曰恭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已哉？

爲邦有問，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程子曰：問政者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兆耳。兆，準則也。

陳潛室曰：孔子爲學者言，只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多論濟時之急務。

太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九

理齋

從遊於農山，則美其德。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子貢復進而言志，子曰：辨哉！顏淵退而不對，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戴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主聖王，輔相之，敷之以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錫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曉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侮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從遊於陳蔡，則記爲哲。

慶枋十哲中，首顏子，以爲德行。蓋謂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也。若顏子之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三子尚可比擬，其言語政事文學諸科，便是各從一物見於用者。

厄於匡也，不敢死。

按當日子畏於匡，顏子雖後，其相與共患難之心，未嘗不一。此聖賢所以各承未喪之天，而斯文之所以終未墜也夫。悟聖道也，喟然而嘆。

太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

理齋

程子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者而已。

其對定公與言佚也，與而遠。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事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

供自古及今。未有窮於下而無危者也。

而夫子之答哀公康子之問也。思而哀。

按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好學皆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能問則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慶謂孔門受教者衆矣。舉皆好學者也。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卽其問仁問爲邦觀之。則知顏子之所謂好學。乃成己成物。體用本末。一以貫之而已。誠哉黃勉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特守之堅。以此言學。可知矣。

黃直卿曰。論顏子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用功。則只是

大成聖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一

理齋

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幾覺便與一刀兩斷。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心慮豈能再使之妄。故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

後世若孟子者。仰慕之。以爲與禹稷同道。

按朱子謂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輔慶源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心則以其所存言之。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得不與禹稷易地皆然哉。

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卒於周敬王三十年。卽魯哀公五年。陋志云。魯哀公弔焉。

按顏子先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六十九矣。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鯀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問之詞。

娶戴氏生子歆。嗟乎。其生也與夫子同行。藏。

慶按春秋之世。惟孔顏之學。可以旋轉。顏子抱用世之畧。而不能見用者。勢也。非志也。言哉馮厚齋之言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

大成聖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二

理齋

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已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顏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述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不樂見哉。

而其心也。惜之。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公遷曰。之。死牛之疾。夫子皆有傷嘆之詞。然於淵歸之天於牛。歸之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終亦莫如之何也。

得不約之哭也哉。得不爲之哭之聲也哉。卒魯哀公北防山之陽。

漢高帝東巡待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開元十七年加封充公宋祥符初進封文國公元至順初再進文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復聖顏子戴氏元至順三年封文國夫人諡曰貞素明景泰間給酒掃戶嘉靖九年詔其後世薦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我

清順治初詔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慶希仰聖門諸賢首推顏子以其學也故夫子數許為好學後之學者須曉得關里誌所云天資明敏四字明敏學也其

大成題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三

理齋

說天資是說好學之有天資者不然豈謂顏子得之天授而非學也希賢希聖進勉無已不專於學又安有他道可適也哉

附論曰顏子致知力行知之致處觀其是發而說皆是也行之力處觀其請事四勿竭才卓立皆是也然而知之致處存誠之功居多行之力處主敬之功又居多逮至欲從其由幾於此矣是顏子之所不可及者學也而顏子之終可及者亦學也千百世而下欲沐千百世以上之宗風易視其學則不可難視其學又不可

曾子列傳

先賢宗望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之南武城人也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則魯有兩武城故稱南武城

慶按南武城魯之下邑也即今嘉祥縣其故里去縣二十餘里充州誌又謂嘉祥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即春秋時子游為宰處春秋西狩獲麟亦在於此後改為阿城唐宋以來為任城縣全置嘉祥縣取獲麟之義若今東昌府武城非魯地以其名同故立絃歌書院祀之而附會其事耳

大成題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四

理齋

又按費縣西南八十里有武城七說苑云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七茂之官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慕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費縣西南或以曾子為費人因此也

世膺神明之胄鄒國之後也禹元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鄒當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鄒七世子巫舍曾去邑而為魯氏巫數傳生點七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

生而孝友誠敬年十六歲孔子在是曾命之曰參受學焉孔子

見其他日可以授受焉道遂語以明王之曰七教曰三至孔子問君曾子侍孔子額謂曰參安可託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立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睦上節用則下益節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言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有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則天下治至賞不賢則天下說至樂無聲則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五

理齋

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國家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詰焉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後日授以一貫之道質近於魯學勤於省弘毅能肩大勇能任受教敏勉不息故當三千子星聚雲集間而能儕類敬莊孔子曰固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遷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善而忘其非是夫子之居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且夫子之爭也

聞善必初行之然後謹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知終不能及二子也。二子謂顏安。

慶按曾子之學以篤信誠實爲本故所記爲魯也三省吾身守約任重非魯者能之乎是以友於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淫耳。

一呼而恬於聖道獨得其宗

程子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教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六

理齋

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間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貫在天地間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卽體貫卽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間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語之唯曾子爲能達此耳

朱子曰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驚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悟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

慶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門人之賢者固不止

於十哲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李觀謂四

科不及參者此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慶按曾子如

楚始字於孔子之時陳蔡之厄孔子尚未至楚迨楚昭王與

師迎孔子而孔子得至焉曾子之不與在是耳

贊經 詳見年表

作大學 朱子曰大學一書是通言學之初終

慶按大學一書古本刪於戴記自二程更定朱子又加更定

分爲章句然鄭康成孔仲達註疏與古本同王陽明湛甘泉

朱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七

理齋

許近老制京山吳秋園杜曰人蔡虛齋皆因古本訓詁羅近

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亦無所從缺無

所從補有味乎其言之也

著修身天圓而外

慶按曾子別集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

身至六篇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同視漢則亡八篇矣其

言是六載禮中

有若五致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

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

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三不致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少者

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有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

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

艾雖欲悌誰與悌改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

與夫身言身行曾子曰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

必先人言必後人

尊聞行聞曾子曰君子言不遠身言之生也行不遠身行之本

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十八

理齋

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

作中播外曾子曰人言不善則不遠述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

以身述之也殆於以身述之殆於身之矣人之言善而色惡焉

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述之也殆於以身述之殆

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

也故曰以其是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不以利害身曾子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

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辱安

從至乎○又曰人之好善福雖不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

雖不至福其遠矣

二樂三費。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貨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皆其言卻言之秩七者也。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九

聖齊

若夫鼓瑟而歌，若夫撰翰共振，曾曾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獲，寢然而起，連日大人用力教參，得無勞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勿納，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死，安得爲孝乎？○若瓜二室，在嘉祥南武山之東。

梁山歌

耕泰山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親乃作歌。

出新，出新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願留，參方到，母卽以手掩其左臂，曾子左臂六，痛馳至問，母曰：客來欲去，吾提臂以呼。

女耳。○極乙華切。

居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亡告曾子之母曰：曾參殺人。曾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曾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辭邑，敝衣躬耕於魯，亡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齊聘，齊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

聖齊

仕莒，莒居舉切。○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君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役之後，齊迎以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居衛，布衣緇袍，糲糲之食，藜藿之羹，未見飽，三日不舉，久十年不製衣，治歌自得義，不合不屈。

遊楚，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悲生而祭，不如雞黍之遠親存也。吾初爲吏，祿不及釜，尚飲亡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從北面涕泣者，非爲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辭責。魯人攻齊。曾子辭於齊君。曰。請出。冠罷即來。請毋使拘系。

入吾舍。齊君曰。寡君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齊。殺其十罪。而曾子之所許者。九。魯師罷。齊君復修曾子之舍而迎之。

烹臧。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為汝殺臧。適市來。曾子欲捕臧殺之。妻止之曰。特為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今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臧。

太康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二十一

理齋

皆其善行之彰也。

授學於子思。夫子之學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

晚年道益尊。弟子彌衆。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子何如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塗有險道。修衢達矣。今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

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華。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衽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我及於親。敢不敬乎。烹臧。齊君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

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願此

生刑自反此作。○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

方。如試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掩也。○公明宣學於曾

太康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二

理齋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

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宜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居朝巖。臨下而不畏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

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

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禮有

三儀。汝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生。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

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氣不作。

及疾也。念容貌顏色辭氣而戰兢以事孝友誠敬之衆終無已也。尚論者得不仰沐宗風而無已哉。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又曰：昔七十子學於孔子，其學可見。惟曾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則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大庭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三 理齋

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陸象山曰：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

楊成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爲學道，其庶幾乎。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子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稱陳蔡落，如參辰相並矣。

劉屏山曰：曾子遊聖門最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而已矣。

豈有志於學哉。宜其成就幾及度越諸子矣。

真西山曰：曾子平日學問，皆是返一而功。如三省，如問禮，逐步逐小，似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一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力。又曰：進道之勇，雖頑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見諸躬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肯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雖泛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大庭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四 理齋

既歿之餘，如兢業之可免矣。一聞偶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簞，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以忽也。在己有一毫少違於聖人，雖垂泣弗肯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與。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沐浴之道而無遺與。

卒葬嘉祥南武山之西。

明成化初，山東中臣上官嘉祥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奉詔封樹丘，改墓在嘉祥本此。

建廟及書院於南武山之陽其學晦於秦漢晉隋之世者日已
久矣迨唐總章初始推崇之贈太子少保太極初加贈太子太
保開元八年從祀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祥符初
加封郕侯二年改封瑕丘侯政和六年避聖諱改封武城侯咸
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加贈宗聖郕國公明嘉
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生子三曰元曰申曰華俱從祀萊蕪侯
廟芳胤代有聞人歷十五代孫曰粹質者避王莽亂繫族南遷於
江西永豐廬陵諸郡至五十九代孫曰粹質者生長於永豐嘉
靖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得粹質遂令還武城衣巾奉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五 聖齋

祀至十八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兼給廟田四十頃墓田
十頃洒掃十戶萬曆二十年又增十戶我
清順治初詔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
慶伏讀宗聖遺言敬求遺行則三省者存誠也戰兢者主敬
也孝於親始終無間者仁也友於淵思及從事者義也辭魯
君之邑而不受者潔也當弘毅之任而不可奪者勇也以魯
而悟追呼而唯使子思雖幼而得傳子淵雖死而不墜者德
性學問也作大學集章程而傳之天下後世自天子以及庶
人學焉而不窮者乃素文章也如斯也宜其炳朗於當時而

卽彰明於後世譬日星在天山岳在鎮可也何其尚弗顯於
秦漢晉隋之世雖然道之弗顯於宗聖夫復何憾第以大聖
賢之教尚有湮沒而不能振鐸於人心者若後世一言一行
之善終湮沒而不能爲人取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

子思子列傳

先賢述聖子思子姓孔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至聖先師孫也
逮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年十六適
宋作中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書
也下此以訖於秦質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六

聖齋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
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艱深之辭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調詁成文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季
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假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虛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君其徒曰此
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譬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因於美里作周易尼父屬於陳蔡作春
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與按中庸一書宋以明刊禮記中至仁宗朝始表章大學中

庸與語孟并列為四書

朱子曰中庸一書意以堯意分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又曰是皆本原枉致處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源流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學者從事於此須知所從入子思以不睹不聞著於首於終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及乎為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友魯魯穆公數叩而正對穆公哀公會孫○魯人有公儀潛者

大序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七

理齊

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助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今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矣若若饒爾賢納用其謀雖荒餐飲水役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歸乎王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薄中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代言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而臣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其知則知則心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得者也若

夫約鳴為善致以至於此而不欲人知恐人知譽已臣

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於子思子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友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友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君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舊君友服之禮之有

魯穆公亟見欽以為相而不受穆公見子思欽以為相時臣皆

大序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廿八

理齊

世襲滋寵相傾不以德訓子思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穆公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遂適衛衛君館而問焉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王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庫已盈而臣又貪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若曰賢國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若而能也君曰雖賢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心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

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元農夫也。衛君笑曰：寡人非好農也。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與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撥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故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言荀變於衛侯曰：其材可以將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為吏，賦於民而食二難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棄其所短，故桐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公再拜曰：謹受教。○又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二九

理齋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亦以君之居臣乎？○衛公子交問于思曰：先生聖人之後，清節與之，子思曰：自是以自界，不以利傾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二，公曰：子思之精處戰國之世，當務覽英雄，保其疆土，其所以明藏否，立氣機，修匹夫之仁之計也。○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子思問之曰：鯉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一

魴之餌，鯉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鯉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緼袍無表，三苟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

自衛反魯，著書四十九篇，教授生徒數百人，年百餘歲卒。見關里誌。史記云：六十二歲。

宋崇寧初，追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詔從祀。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列十哲間。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進沂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十

理齋

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十六年，授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書院祀事。我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口：上下古今，莫尊於夫子之學。自夫子垂教闕里，從遊之稱最者，莫如顏曾。自諸賢受教以來，得其宗者，又莫如子思子。顏子早卒，而其學即與夫子並顯。曾子子思著大學中庸而外，嘉言善行，不可盡極，竟不得與顏子並顯於當時。豈曾思之學，不逮於顏子耶？又豈曾思之學，未嘗著見於當時耶？蓋漢唐以來，雖曰學者甚衆，而從事於聖賢之學，則參辰

也。卽有高堂生、後蒼諸儒，僅能集大學中庸於古禮中，迄唐而曾子之學始顯。子思之學，又後四百餘年方纔表著。於此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也，亦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之盛也。於今爲然矣。

孟子列傳

先賢亞聖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魯自伯禽就國，九世而爲桓公，桓公子四長乃莊公，其次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彌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十一

理齋

傳世至激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疑目久之，忽片雲墜，宿時里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

子生焉。仇章賞切嶧，發益切。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子以居。凡三遷，列女傳：孟母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於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始可以居子矣。遂舍之。

稍長，就學而歸，奉母教，自夕勤敏不息。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

母方纔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綫，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綫矣。夫君子學以成名，問以廣知，是以君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厥後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料其吾子而長不乏食乎？孟子懼旦夕勤敏不息。

請見子思。子思說而敬之，孔叢子云：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其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十二

理齋

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稀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既長，娶由氏，韓詩外傳：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而不說，是客妻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不歸。

他日待於子思，子思進而教之。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立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使思之，盡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而人莫能偕也；遠其志，而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稚，高遠乎？○孟子問曰：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孟子七篇中有大成通志卷十三、先賢列傳上、三三、理齋。

與惠王言仁義言與民同也。

追等章。

理齋。

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七篇中有宣王問齊桓晉文問圓問交鄰問樂問明堂諸章。

其處齊也有憂色，擁楹而歎。孟子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軀間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責，不貪榮祿。

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子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畢酒漿，養舅姑，幾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患。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權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

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於是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史記齊宣王不能用孟子，復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法，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公孫丑諸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程子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當是時，楊墨之言亂天下，而百家衆技之流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以息邪說，距楊墨，放諸

辭，而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

孟子，仲子年八十四卒，葬鄒縣四基山之陽。宋元豐六年，追封

鄒國公立廟縣之南郊七年詔配饗孔子廟庭位次顏子東面金大定十四年移座至聖右與顏子對坐元至順初加贈亞聖鄒國公明洪武五年罷配饗逾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景泰三年授五十六代孫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其祀

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曰慶接太史公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歲孟子傳

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吳程云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惠王七年燕人畔亞孔子已一百六十七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五

理齋

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五載子思亦非幼也子思享年六十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則是不親受業矣索隱王劭云史記門人七字爲衍字而趙岐孔叢子金仁山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是親受業矣自慶言之史記云子思年六十二而通史於周威烈王十七年記魯穆公尊禮子思事蓋有伯魚卒至此已七十七年矣豈以六十二歲人得行八十年間事乎此六十二歲之不可信也六十二歲不可信則闕里誌云子思年百餘歲似無疑矣況乎家乘較國

史或爲切也夫以子思百餘歲合孟子八十四歲則子思之生當伯魚之卒年爲切而孟子自周顯王三十三年有魏惠王以幣招賢事顯王三十三年實惠王之三十五年惠王歷襄王纔三十七年而孟子又不聞有言於襄王後而通史記孟子事自去齊遂止於周赧王之初想當赧王卽位孟子年已耄矣自子思生至赧王初約一百七十餘年子思與孟子之年約一百八九十歲可謂之不親受業乎雖然親受業與不親受業奚容深辯第當合縱連橫之世異端邪說充塞仁義不有孟子力砥之則聖人之道幾亦息矣後世希仰者又何多致辯於見知聞知之間也哉

先賢列傳上

三六

理齋

大成通志卷十三

何多致辯於見知聞知之間也哉

閔子列傳

先賢閔子姓閔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一十五歲

遊於聖人之門以德行著聞幼喪母能事父與後母夫子稱之閔子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舊絮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聲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跪泣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因感晤孔子曰孝哉閔子寡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按閔子者上而能事二親下而能友諸弟動靜盡善焉得有間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七

理齋

季氏召為賓宰弗往不事於大夫不食污常之祿所以寧居汝上而不仕

居親喪三年畢入見夫子又稱之三年喪畢見於夫子與之委使之彈切上而悲作而口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然其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瑩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芻豢旂菜旂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

之文報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芻豢旂菜旂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祥符元年加封瑯琊公咸平三年進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按先賢葬所若閔子騫徐州府蕭縣有墓鳳陽府宿州有墓濟南府東有墓若冉伯牛者一見兗州府東平州一見河南府孟津縣一見直隸廣平府永年若仲子者直隸大名府清豐長垣開州三處并見公治子者既見於青州府諸城縣又見之東昌淮安二府子夏曹州有墓平陽河津又有墓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八

理齋

仲弓兗州曹縣東昌冠縣皆有墓澹臺子荈兗州府鄒城縣與南昌府兩見虞議諸賢或以其學校諸侯之國而其國皆有門人得其衣冠之遺者而葬之愛其道哀其死而不忍忘之因墓之耶又或者聘送列國而卒於他邦彼葬其軀而此亦葬其衣冠而墓之耶總之皆後人景慕先賢俎豆千秋之義容得以其并見而忽諸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耕字伯子魯之鄆城人也從遊於夫子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孔子為魯司冠以伯牛為中都宰嘗從孔子厄

於陳蔡及疾也夫子痛之後以不及門而追思之

慶按聖門有伯牛者德行著聞從遊者數而其奉教於夫子者未之槩見固其謹言慎行益恂也儒者也伏讀夫子之嘆曰斯人也斯人也百世而下闢風而俎豆不亦宜乎

卒葬兗州府東平州北一十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鄆侯宋祥符元年進封東平公咸淳三年加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雍字仲弓魯之曹人也伯牛之族少孔子二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三元

理齊

十九歲

其父賤而行惡仲弓以德行著名

按孔子曰犁牛之子云云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張南軒以爲夫子主用人說蓋因言焉知賢才而發也朱子以爲橫渠回互之言若過而能改前愈頓釋何必回互由是觀之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

其從事於仁也則有問

附論曰聖門諸賢問仁處多夫子爲淵告以克己爲仲弓告

以敬恕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兩字而不失於出門使民之間人已之際却又無已之可克矣

相參於政教之間也則有問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樂射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淵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

理齊

仕爲季氏宰他日孔子謂其可使南面

按爲宰之政三而以賢才爲問南面之政簡而以居敬爲先此仲弓深識治體處惜道之未大行也已

卒葬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之冉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下邳公咸淳三年進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宰子列傳

先賢宰子姓宰名子字子我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初侍於夫子夫子曰對社之言盡敬之事而兩造就之遂以言

語者必列於十哲。嘗使於楚。昭王問孔子於宰我。對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親。他日歸。以告夫子。夫子稱之。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矣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仕齊爲臨菑大夫。未失身。夫子何嘗耻之。臨菑齊邑名。

史記誤云。宰子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棄其族。孔子耻之。

司馬貞曰。左氏結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一

理齋

田闢爭寵。爲陳恒所殺。字與宰子相涉。因誤。

柯維騏曰。闢止有寵於簡公。爲田常所殺。左氏載闢止。又稱

子我。故記者誤以爲宰我。

蘇轍曰。田恒既殺闢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

我信與田恒作亂。恒既殺闢止。執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

必不然矣。

楊慎曰。片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

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遂執簡公。斯去

宰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子之死。仇牧之類。

也。遷遂誣以作亂。然作亂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不然。是誣賢者。

若夫短喪之間。實激時念世之辭。其曰。期已久矣。又曰。期可也。矣。康玩也。字可字。以爲激念之辭。

而不仁之教。亦藉之以省當日之人心也。夫子亡我。果有二心乎。夫子不云乎。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不又云乎。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近類則足以喻之。是有取於子我之言也。天下後世。當信以師弟子相識之素。未可以短喪之說短子我。并未可。以史氏不白之愆。誣子我。庶幾知子我矣。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二

理齋

廣校當時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三年之喪。不行久矣。子我激念而有問。夫子藉問而加責。意各深矣。若曰。子我果安於食稻衣錦。無是理也。蓋子我之從遊於聖門。在未壯之年。歲月不爲不久。不常侍於夫子乎。不與羣弟子相共事乎。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子夏既除。而見夫子。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咸聲。聞子喪畢。夫子與之琴。援之而絃。切也而哀。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二十五月而終。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之。謂聖人若是。同儕若是。而子我反是者。未之有也。○魯庫門。如

天子鼻門鼻門天子郭門也自外入上第一門延廟處是也門所出入之地入必由此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

曲阜西南三里有宰子墓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進封齊侯宋祥符元年加封臨菑公咸淳三年進封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端木子列傳

先賢端木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衛分衛輝少孔子三十一歲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聖

理齊

天資穎悟善為說辭遊於聖人之門而識其大故為仁也不欲無加夫子重其成材目以瑚璉之器謂於詩也可與言於政也達而子貢之親炙於聖人者亦深得其盛德光輝謂溫良恭儉讓又謂自生民來未有夫子及其對他人見為日月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是以對景公稱夫子諸便也齊景公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日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捧壺杓就江海而飲順流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嘗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奉泰山其無益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其無損益明矣景公曰善哉

就証於夫子或問士或問君子或問王問政問治民問賢臣以及觀瞻而夫子西大相親未嘗或倦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王謂治之試我待價者也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問治民懷之焉若將腐索之杆馬子貢曰何其畏也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言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譬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問今之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

理齊

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昔齊有鮑叔郎有子皮則賢者矣曰齊無管仲鮑無子產乎子曰賜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曰進賢也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人之進賢也之才者也又問夫子之於子產晏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吾故皆以兄事之○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故其學亦得領夫子一貫之教願曾而下天資之敏學問之進

無如子貢於此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何謂之問
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及無言之天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禮義之發亦天而己矣
卒至悟性與天道可聞不可聞子貢學至於是始得嘆美之也

則其學亦庶乎日進無疆者矣乃其道德之儒而非遊說之士

史記云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會諸弟子曰夫魯墳墓之喪父母之國也危如此

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夫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

太史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十五 經齋

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其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不如伐吳

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

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數常何也子貢曰

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

齊戰勝以驕主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王是君上與

有鄰下與大夫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齊也危矣故曰不

如伐吳伐臣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致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將兵無伐臣

請往使吳王今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

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誅暴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夫伐

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越出

太史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十六 經齋

兵以從此實室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小國也大夫何以辱

臨子貢曰吳伐齊必破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禍

也有報人之意而令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

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

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

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懼國家敝於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先諫太宰嚭用

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殆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

以激其志。望實以悅其心。卑詞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禍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以大王之言告越。越王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奈大王之賜。得奉先祀。何謀之敢處。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頻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夕踐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強扶弱。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吳王乃謝越王。於是吳發九郡兵伐齊。子貢之晉。謂晉君曰。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其以兵加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師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

上。吳兵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軍。東向而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田常專政於齊。移謂逞其兵。君之功不與。謂必歸功於範晏。

慶按子貢之賢。列於十哲。故嘗以不飲無加自矢。而夫子亦諄為不飲勿施者也。聖門受道。顏曾子貢數人。豈其私已稱人。諸言而致五國之變哉。況云夫子使之。聖人之行事固若是乎。即左氏內傳考之。齊伐魯。會吳伐齊。雖在哀公十一年。齊本於悼公之怒季姬。吳本於怨悼公之反覆。而子貢不與焉。越伐齊。在二十二年。時又。不倫。蘇子。楊升菴于

慎行。皆謂戰國說士。假託之詞。司馬氏慎信之耳。茅坤評其文。雖云言滾。如萬丈洪潭。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然學者當求其理。未可以言詞之圖。轉害義則可矣。

仕齊為信陽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匪人之善。斯為開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謂。而外相誇。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相於魯衛。魯君會吳於郕。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託曰。國君道

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子貢對曰豈以為禮是大國也太
 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者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
 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及自節以吳為無能為也○吳微會於
 衛上辭吳盟吳人著衛侯之令子貢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
 衛故詔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後寡君懼故將止之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其誰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大威遠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
 四九
 理齊
 難以霸乎詔說乃舍衛侯○微百半吳索魯微百半之禮詔吳
 大夫辭不欲往見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老哲康子端委端服
 委冠履服也仲雍不能行禮致化故放吳俗飾之以避害衛
 侯之舍謂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因屏之束錦十端
 為束以往賂於吳懼故將止之謂恐其有二心故將執止之
 卒於齊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黎侯宋祥符元年加
 封黎陽公咸淳三年進封懿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十三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目錄		十哲冉子慶著	
		仲子慶著 附錄二 附慶辨說三	
		言子慶著 附慶說二	
		卜子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二	
		顓孫子慶著 附錄一	
		兩廡濬臺子慶著 附錄一	
		盧子慶著 附慶說二	
		原子慶著 附慶說二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理齊	
		公冶子慶著 附慶說一	
		南宮子慶著 附慶說二	
		公督子慶著 附錄一	
		商子慶著	
		高子慶著 附錄一 附慶說一	
		漆雕子慶著 附慶說一	
		司馬子慶著 附錄一	
		樊子慶著 附錄一	
		有子慶著 附錄三 附慶說一	

公西子慶著

巫馬子慶老

梁子

顏子

冉子

曹子

伯子

公孫子 附錄一

冉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

理齊

秦子

漆雕子

顏子

漆雕子

壤駟子 附慶論二

商子

石作子

任子

公夏子

公良子

后子

奚容子

公肩子

顏子

鄒子

句井子

宰父子

秦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三

理齊

榮子

公祖子

左人子

縣子

鄭子

燕子

原子

顏子

廣子

樂子	叔仲子	邦子	翟子	公西子	子蔑子	公西子	施子	陳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目錄	四	理齋
秦子	琴子	申子	步叔子	顏子	附錄二	附慶說三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金亭羅 森約齊甫訂証

上古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求字子有魯人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恭老卹幼不忘賓旅以政事著名嘗爲夫子御得聞庶富之教仕爲季氏宰齊伐魯及境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彘羽御郈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彘違爲左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有有才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母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及至也 齊建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一 理齋

郊地名齊人謂齊大夫陳璣陳莊

進則理其官退則受教聖師問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子曰

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

之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

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妻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妻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明則民不

犯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謹也婚禮聘享所以

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如此故雖有五

刑不用也○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

太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 理齊

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

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人其有坐不廉

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簋蓋不修有

坐活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幃幃不修有

同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之軟罷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幸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或者聞而違

發則白冠履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單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桎引而刑殺之也曰子

大夫自取之耳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克

禮故不責以備禮也其有曰言則美矣求末之聞退而記之

性多謙退故夫子進之問斯斯行諸子曰問斯行之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徐侯宋祥符元年加封彭城

公咸淳三年進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仲子列傳

先賢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歲

太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理齊

義勇果斷以政事著聞列於十哲其初見夫子也稟賦鄙野過

於伉直冠雄雞佩綬脉言則行夫子以禮誘之初見夫子冠

雄雞佩綬脉言則行夫子以禮誘之初見夫子冠

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

善則以忠化之浸暴則以仁國之何待劍乎○聲音加大采也

與脈殿不同脈音加腸病也脈音鍛也修也脈音屯小采也與

脈別脈音篤尾下寮

遂儒服委管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進之以學古者始仕必先

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師尊若君故亦曰委質

子路自夫子誘之。後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夫子示以六言六蔽。皆所以救其偏也。

是以尚勇為問。而夫子以義教之。

輔慶源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子路自負其勇。疑聖門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益高。故不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

理齋

復以此為問。

以有憂為問。而夫子以樂教之。問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慶謂君子之無憂。非有憂而強排遣之。使不憂。蓋君子者。修身理性。仰不愧而俯不怍。渾然天理之流行於日用動靜間。無入而不自得者也。何憂之有。此其後人進勉之方也。若夫自修尚是終日乾乾。故曰是學憂也。

以及問士。則曰切。切。怡。怡。如也。問君子。則曰修己以敬。問事親。則曰盡力。事親問事君。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問政。則曰先之勞之。問成人。則謂知微。勇。義。文。之以禮樂。問治國所先。則謂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國中行氏貴賢而賤不肖。失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并存。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慶按。子路初學於夫子。不免尚多勇躁而少潛通之趣。故如敬修先勞之問。猶有所問。若夫子不推極其功以教之。何以救其失也。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五

理齋

夫子無不詳而教之。從違於夫子之門者。久學焉而化其氣質者亦深。從於陳蔡。宿於石門。問津。遇丈人。皆從違事。

故其事親也。夫子以為生事盡力。死事盡哀。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案一作思。白一作細。

其為季氏宰也。夫子稱為知禮。季氏違聞而祭。終日不足。繼之

以獨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仕爲蒲大夫也夫子三稱其善蒲衛邑子路將治之辭於孔子

曰由願受教於夫子七曰蕭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難以治也

子曰然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

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正不難矣及爲蒲宰爲

水備與其民修溝壑以民之勞也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

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六

理齊

水災故與民修溝壑以備之而民多匿食者是以與之夫子使

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子曰女以民爲饑也何不白於君登

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

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

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

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盛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也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遇孔悝之難也結縲而死夫子哭於中庭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太子蒯聵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

蒯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無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

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謀入衛大夫孔悝家遂與

其從養攻出公出公奔齊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子路爲孔悝

邑宰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七門闢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七

理齊

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諗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

欲矯臺蒯聵懼乃下召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也其死

矣柴也其來乎遂哭於中庭

廖按蒯聵欲殺母而得罪於父轍菴國以拒父皆無父者也

均之不可有國者也。在聖人得位行道必正其名矣。然事之

本末天王不知方伯不問夫子且不得正賢者豈能爲之哉

況子路之仕亦以卑官欲祿不爲失也食人之食而不避其

難慷慨就死從容赴義不賢而能之乎。後之議者多謂其死

於過勇其不知賢者之甚矣。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內公。咸淳三年。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大清順治間。榮其後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云。

言子列傳

先賢言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篤信好禮。列於文學科。聖門由是以習。

禮稱其篤信。在愛人。易使聞而夫子是之。孔子聞君子游。問。

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射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八

聖賢

新以禮問。聖門稱爲習於禮者。

嘗從夫子適衛。及仕爲武城宰。誠爲政之大體在於得人。

按子游之得政。明是知爲政以得人爲先。夫子是問。非見信。

之素恐未然也。

至以道化人。使咸習於禮樂。絃歌而治。

據左傳。明文武城乃用武之地。習俗尚武。子游以道化之。變。

甲冑而爲禮樂。刑罰之不用可見矣。夫子焉得不爲之喜。

他日對季康子云。先聖雖子貢之賢。亦莫能踰。季康子謂子游。

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卿子產虎。實。

之人。丈夫捨玦珪。婦人捨珠珎。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虎。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卒葬姑蘇之虞山。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吳侯。宋祥符元年。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

賢言子。

卜子列傳

先賢卜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九

聖賢

篤信好學。深於儒雅。著名十哲。夫子進以君子之儒。

朱子曰。儒學者之稱。要識君子小人同爲學。而何以別之。爲。

君子小人。

故嘗言好學。

按知亡。是欲學未至。無忘能是也。學有得。進學之道。無以加。

於此矣。

言學問而仁在其中。

按博切篤近。皆學問志思之事。未及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有不在中哉。

習詩能通其義夫子可之子夏請詩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繫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依味先王之風亦可樂而忘食矣子曰起予者爾也始可與言詩也突然吾見其美也未見其美也子夏曰三王之法何以參於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承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養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之所以參乎天地也子夏默然而起負書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一

理齋

謝氏曰子貢曰論學而知詩子夏曰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

言詩

受易春秋於夫子受易數詳見年表○自受春秋後得授於公羊高兼其麻之學皆至聖之志之所在也

又龍傳禮家食衣若縣蕞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仕爲莒父宰問政夫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示之昔父魯邑名

孔子沒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設教於西河有石室學堂文侯師之而燕園致有問樂諸篇

述行見諸史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詩史者問諸晉史果然

卒華曹州西三十里卜母鄉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魏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東公咸淳三年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稱先賢卜子

顏孫子列傳

先賢顏孫子姓顏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才高意廣終張而寡誠信達於聖人之門其爲學也于祿而夫子以慎言行進之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一

理齋

李延平曰古人于祿與後世異蓋胃中蘊蓄亦欲發而見諸行事

見魯哀公不果用見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人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窗屋室臨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逃走失其魂魄是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也遂去

從學於夫子問仁子曰能行恭寬信敏克於天下爲仁矣

問禮 子曰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佩式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

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問達 子曰質直而好義云云

問入官 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

專教不能勿息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逐行事勿留君子

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紃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大威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士 理齊

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奪之使自索

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救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轉

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

不遠此治民之至道也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自敬領夫子之教故能輟辟近者已卒為大賢他日病召子

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其庶幾乎後世公孫

巫謂有聖人之一體云卒葬江南蕭縣楊坊村唐開元八年從

祀二十七年追封陳伯宋詳符初加封宛丘侯政和六年改額

川侯咸淳三年進封陳國公升十哲仁壽稱陳公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顧孫子

澹臺子列傳

先賢澹臺子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

歲

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薄材既受業退而修行正直無

私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今蘇州府南一十

八里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跡

而投壁不怯水經云子羽潛千金之壁渡河上伯欲之至陽侯

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

大威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士 理齊

操劍斬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枚縣躍出子羽乃發之而

去示無怯意○河延津河在滑州靈昌縣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慶接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子有文雅之

詞而智不充其辭與關里誌史記文異

墓在兗州府鄆城縣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江伯從祀宋祥符

元年加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志子列傳

先賢處子姓虛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按顏氏家訓云交州未郡城舊單父縣東有子賤碑乃云齊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虛與伏通慶搜覽諸書多以處為虛疑後人謄錄之誤也今為改正云

當冲齡之年游於聖門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孔子稱之

按聖人於及門稱許者甚多至目以君子者開子處子南宮子數人而已然守禮尚德之事與夫取友豈其有暇越哉

仕為單父宰多善政孔子大之初受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四

理齊

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獲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辭孔子孔子曰毋迫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吾敢不承命○湖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鮒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吾欲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

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謂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堂而治夫子問曰子治單父而衆

說子何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夫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二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夫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

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衆慶焉夫子曰

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武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

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理單父彈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五

理齊

琴身不下堂單父理至馬列理單父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
還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課在人子之課在力力者勞任人
者逸○孔子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不齊仕
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
得者一也德祿雖少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息夜勤晝先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曰豈不信哉○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
耕得獲是使民樂有冠也○振音伏
著處子十六篇卒葬今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

子賤為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單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單父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處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憲，字子思，魯人。見史記家語以為宋人。少

孔子三十六歲。

獨介守節，貧而樂道，問仁而夫子開示之。

按顏子克復私欲淨盡，可以為仁。子思不力行，制其私，可以為難。夫子所答，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於未能也。蓋私欲不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六

理齋

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若但制而不行，容或潛藏隱伏於胃中而未拔去病根也。故曰難曰不知以急進之。

問耻而夫子廣其志以勉之。

按論語中說有這無道凡八處論者三指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思是也。有道之世南容之不廢伯王之仕武子之智史魚之直可也。其教子思以為世亂而有能守之節必須世治而有可行之道者也。於此見夫子進思之心亦

見夫子東周之志也。

夫子為魯司寇，子思為夫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

齋里卿黨乎。

夫子卒，思遂退而隱於衛，養志忘身。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桶桑而無柅，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中絀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思褚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命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遠地而去，思乃徐步東林，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曰：「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且不受孰能泰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七

理齋

今費縣西一百二十五里有墓在焉，倍呼為原思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公冶子列傳

先賢公冶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魯人。索隱名長，一字子芝，齊人。

子長之為人，其學其行，不詳於經史，遊於聖人之門，猶幸聖人

有數言之稱許與夫妻之事記之魯論其足為後世學者所仰止多矣

按可妻以其素行取之非罪以其一事言之若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子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而天下之人幸而遇聖賢為之表著者蓋稀疎矣

魯君欲爵為大夫辭而不受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南山尤馱羊當亟取之長往之果得羊食而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訟之魯君魯君繫之獄未幾雀又呼曰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八

理齋

於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齊師果將及矣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其繫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不受。一日與魯君遊北苑見羣雀飛鳴而過君曰雀何為者長曰東倉失雀爭奔食粟耳已而果有火報

卒葬青州府諸城縣西史記云在姑蘇廣輿記云在淮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昔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治子

南宮子列傳

先賢南宮子姓南宮名适史記名括家語名懿一作稀

字子容魯人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兄也居南宮因姓焉諡曰敬叔獨居思仁謹於言行遊聖人之門以其兄之子妻之

按三復白圭是何等謹言有道不廢是何等施行免刑戮又不考行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他日夫子見為君子稱以尚德

慶按當時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況南宮亦是三家之子孫尚德不尚力乃有此等識見宜不為人所難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十九

理齋

悟聖言卒能施散初敬叔以富得罪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發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敬問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獲災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出禮書以存禮後世識周禮之在魯矣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於宮桓僖廟災救之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由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為多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襲丘侯

和六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兩宮子

公替子列傳

先賢公替子姓公替名哀字季沉齊人索隱名克史記字季次是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夫子賞之孔子曰天下無行義為家臣惟季沉未嘗仕

太史公曰季沉原思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乞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鄭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北海侯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子

聖賢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替子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嘗好易夫子授之嘗為夫子筮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子曰天也今也鳳鳥不來河無圖書嗚呼天命之也

聖賢傳楚人馯臂馯音寒姓馯名臂字子弘一字子弓

臂傳江東人矯疵矯音橋姓矯名疵字子庸

疵傳燕人周豎一名醒字子家

豎傳淳于人光羽字子秉

羽傳齊人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王同字子中一字子仲

同傳菑川楊何秦榮學易以筮卜得授受不絕故至今留子木之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榮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須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高子列傳

先賢高子姓高名柴字子羔齊人齊敬仲高侯十代孫也鄭元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少二十九歲

身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木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

聖賢

孔子之門以為愚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子路使為質宰而夫子責之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策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

後為成宰成人格之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至

遂為哀人曰魯則積而蟹有巨范則冠而蟬有絲兄則死而子羔為之哀蓋言絲之續者必由乎巨之所盛然蟹之有巨非為之續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絲之所飾然蟬之有絲

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它。兄之死者。必爲服。然成人之服。亥非爲兄之死者。爲子羔而它。○巨。豎背殼似巨。范蜂也。

又爲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善之。爲衛士師。實則人之足。及

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餘。子羔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子

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羅。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斷主之法

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報怨之時。而述我者三何哉。則者曰。

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

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夫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聖賢

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樂乎。

慶謂一子羔也。初爲卒。路使而夫子責之。以其未學而不足

以治民也。後爲成宰。成人格之。爲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

善之。夫成人格之。則成人之治也見矣。衛人說之。則衛人之

治也亦見矣。學焉而不能治人者。衆矣。未有不學而能治人

者也。夫子之於始也。責之於既也。善之非以其學也。哉。甚矣

不學無術而欲有造於社稷有益於民生。未之有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共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共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開。字子若。先聖大訓名。憑史記。字子開。

蔡人。一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夫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

按子若斯之一字。甚大。其所見處。已高於世俗諸儒。但不自

信。處不是。賢人謙詞。想程子所謂見大意是也。

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夫子稱之。夫子

問曰。子事藏文仲。武仲友。爲子容。此三人者。孰賢。對曰。藏氏家

有中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聖賢

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諱

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

人之過也。微而著。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滕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司馬子列傳

先賢司馬子。姓司馬。名耕。字子牛。論語名。黎。家語名。黎。耕。

司馬向。雙弟也。自宋來。學多言而躁。問仁而夫子以詔言造之。

問君子而夫子又以不憂不懼造之。

按魯哀公十四年，楚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楚奔衛，牛致其邑，而適齊，楚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人惡之，而反，適簡子。陳成子皆召之。

卒於魯郭門外，葬於諸丘。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楚丘侯。政和六年，改封綏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樊子列傳

先賢樊子，姓樊，名須，字子遲，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四

理齋

受教於夫子者最少，其初質鄙而率，故請學稼圃。

子慎行曰：請學稼圃，蓋治神農欲以耕戰力田，建富強之業。

而不知禮義之教，可以服天下，去聖人之道遠矣。故夫子示

以禮義，信以端本之道，告之或者不知，真以為欲學農圃而

譏其陋，亦淺於論須者矣。

他日問知問仁者，反覆無已，而夫子教之不倦，及從進於舞雩

之下，而問崇德修慝，辨惑則進矣。故夫子善之。

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境，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須為右，季

孫曰：須也，弱。冉子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

獲，歸，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樊復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有子列傳

先賢有子，姓有名，若字子若，魯人。家語少孔子三十三歲。

為人強識，好古道，重厚和易，而又勇於義。吳伐魯，衛欲宵攻，

王合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義矣。

從學於聖門，而嘗言仁言禮。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五

理齋

接有子論禮，說後而一節，論仁則究其本源，故曰：孝弟為本。

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聖人之學，莫此為先，未能服行斯

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

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對哀公則以復徹為言，及云：夫子以為出類拔萃之聖，夫子既

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強曾

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復徹違食，

虎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而夫子有味言之也。曾

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宋見桓司馬爲石郭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處不如遠
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返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費不
如遠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曰然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
爲師上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兩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詩不云月
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娶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母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大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六 理齋

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席此非子之座也
洪邁辯曰此兩事述於星曆小祝之學有子不知何所加損
而據斥之乎孟子稱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等言未
嘗深誠也記曰有子之言似孔子則其爲諸子所敬久矣太
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所傳者以道耶抑以貌耶宋子京
蘇子由亦辯之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此魯魯間野人語耳觀孔
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汴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陰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齊莊而肅志通而好禮攬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治夫子之喪
而禮備三王之制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卽伯從祀宋祥符元
年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巫馬子列傳

先賢巫馬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史記名期字子旗

陳人第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七 理齋

論語止記其述陳司敗數言以告夫子嘗與子路採薪則其志
見矣子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虞師氏者脂車
百乘歸於韞丘之下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志子之所知亦無過
子之所能得此富於身無復見夫子已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
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
子路慚負薪先驅子曰由何爲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子曰
子道不行耶使女以是願也

及爲單父宰而治則其學文見矣事辭子應傳中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東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馬子

梁子列傳

先賢梁子姓梁名鍾字叔魚一云名鍾字子魚

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千乘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辛字子柳魯人史記名辛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蕭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陽穀侯明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八

理齋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孺字子魯家語名儒字子魯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紀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沂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曹子列傳

先賢曹子姓曹名邴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曹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蔡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伯子列傳

先賢伯子姓伯名處字子析魯人一云姓后名石字析又字子

哲一云子楷少孔子五十一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沐陽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公孫子列傳

先賢公孫子姓公孫名黑字子石史記名黑

衛人史記楚人一云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二九

理齋

李之藻辯曰史記孟軻傳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然未

敢指為受業孔氏者也王宗陸則直以為仲尼弟子宋儒因

加排詆近儒宗宋遂謂當黜其祀稽其年少孔子五十三歲

則生於敬王二十二年癸卯龍為平原君之客在敬王五十

七年則壽殆三百四十餘歲恐無是理也先賢名實為是

使實龍然唐與夏有兩后羿唐與殷有兩相舜乃以聖門之

徒與慎到鄒衍之流同類索始者一千六百餘載豈不悲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黃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枝江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母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季，字子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祖，秦之成紀人。或云衛人，魯人陳人皆誤。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少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鄆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哆，字子歛，魯人。家語名侈。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十一

理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武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高，字子驕，家語名刻。

魯人，一云燕人，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子驕為僕。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瑯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雷澤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徒父，字子有，魯人。開之族也。家語名從。

字子文，宋高宗贊字子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須句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苑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壤駟子列傳

先賢壤駟子，姓壤駟，名赤，字子徒，秦之成紀人也。家語字子從。按家語作穰宜，以壤駟為姓。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北徵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今當題改為壤駟子。

附論曰：孔門七十子，散見於天下者，皆有專祀，而吾鄉之壤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樂子，獨無專祀。於先靈似覺未妥。於人心甚為不快。夫燕子，樂子，闕中人也。壤駟子，赤，石作子，蜀秦子，祖，皆成紀人也。成紀之名，其來最遠。按斯地，崑崙、緄精、雪山主於後，崦嵫分幹，隴山圍於前，鳥鼠珠絲，首陽玉映，黃河遙遠，渭水遐還，而中有卦山、卦臺、龍石、龍馬洞，分心石、諸古跡，是太昊伏羲篤生之區也。而文廟以後，諸聖賢始不具論。遐想太昊開物成務之功，德繼天立極，慶嘗以不遍祀於天下為恨。雖曰不遍祀於天下，而果巍煥其棟宇，誠敬其祀典，盡物盡志於吾鄉，抑可矣。第祠堂列焉，祀事存焉，而廟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十一

理齊

伊。繫。祀。事。輕。薄。豈。以。太。古。聖。人。遠。邇。於。中。古。抑。以。世。遠。功。高。寧。忘。於。今。日。也。是。尼。山。昭。朗。於。九。州。而。卦。臺。終。沉。於。片。土。矣。安。得。踵。至。聖。先。師。之。祀。而。棟。宇。之。祭。饗。之。崇。奉。於。吾。鄉。配。饗。以。文。王。周。公。從。祀。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張。橫。渠。諸。賢。耶。是。則。有。望。於。司。大。禮。者。雖。然。祀。事。固。在。所。望。而。更。有。望。者。天。地。鍾。靈。山。川。毓。秀。代。乚。相。仍。豈。其。盛。於。古。而。薄。於。今。也。今。日。者。遠。沐。大。聖。宗。風。而。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樂。子。之。傳。道。橫。渠。之。體。道。清。聖。之。潔。已。請。仙。之。風。流。長。吉。德。興。之。吟。咏。諸。類。亦。可。學。而。至。也。是。更。有。望。於。能。行。藏。者。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理齋

又曰。今隴西之名。繫古隴西之中而名之也。古隴西之名。又繫古城紀之中而名之也。按茲土西北抵百里。有鳥鼠山。渭水出焉。二百里。有奇。黃河還流。西抵九十里。有首陽山。二百里。有奇。有雪山。東南二百里。有朱圉山。三百里。有隴山。汧水出焉。東百里餘。有卦山。乚麓。踰三陽川。有卦臺。諸古跡。與汧埏塋。有岐山。橫渠。三陽川。固伏羲畫卦之區。鳥鼠。朱圉。皆禹與契導渭所經。渭陽。太公垂釣。岐豐。文王出治。周公制禮作樂之區也。首陽。晏齊。採薇。汧渭。非子主馬。而橫渠。子厚之所與也。迨太古而中古。中古而迄古人。文蔚。乚濟。乚宜。其。乚若。

昔也。何人文之盛乎。昔者卒不能盛於今。豈山水之產。不逮於昔。而風氣之殊。或薄於今也。非然也。有望於興起者。必先有望於觀風者。如其以今視今。何若以昔視今。以昔視今。又何若視今。若昔。倘得教養之栽培之。卽不能如昔之大聖名賢接踵而起。當亦有德性學問文章事功輩。繼近代諸大名公而與者與。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字子秀。魯人。史記。字子季。鄭康成云。吳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睢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鄒平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

理齋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石作子列傳

先賢石作子。姓石。作。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也。或作石子。蜀則以石為姓。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鄜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成紀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今當題改為石作子。

任子列傳

先賢任子。姓任。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史記。字選。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當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公夏子列傳

先賢公夏子姓公夏名首字子乘魯人一名字字乘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元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鉅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夏子

公良子列傳

先賢公良子姓公良名孺字子正陳人一名孺字子切

賢而有勇孔子周遊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

追封東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四

理齊

先賢公子今當題改為公良子

后子列傳

先賢后子姓后名處字子里齊人家語姓石名處字楷一本姓

伯字子楷一本字堅之又云字子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管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膠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奚子列傳

先賢奚子姓奚名容哉字子哲魯人家語姓奚名哉字子哲古
史字哲正義以為衛人按子哲為奚仲之後則奚為姓明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下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奚子

公子列傳

先賢公子姓公名肩定字子中魯人一名公肩復姓家語名肩

字子仲史記名堅定一曰晉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新田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梁父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祖字子襄魯人史記名相字襄一名祖宋人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五

理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富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鄒子列傳

先賢鄒子姓鄒名單字子家一作縣直按家語有縣直而無鄒

單史記有鄒單而無縣直疑卽一人以姓名音近而誤耳且史

記字子家七語字子乘七字類家疑亦誤耳或曰今宜補縣直

壽辨列諸祀典竄一作豐縣音懸七章家語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銅鞮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助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鄒子

句井子列傳 句正義字句

先賢句井子，姓句井，名疆，字子疆，衛人。正義字子孟，一作子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淇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滎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井子。今當題改為句井子。

宰父子列傳

先賢宰父子，姓宰父，名黑，字子索，魯人。見家語。史記以罕為姓，名父黑，字子黑，一字索。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祁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今當題改為宰父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六

理齋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商，字子丕。見史記。家語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之言皆曰丕，蓋則不慈為丕，蓋明矣。

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三歲。云云四十歲。

其父董父，與聖父以德相尚。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上谷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馮翊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榮子列傳

先賢榮子，姓榮，名旂，字子旗，魯人。宋語名旂，鄭康成曰：衛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零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厭次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公祖子列傳

先賢公祖子，姓公祖，名句茲，字子之。句音鉤。見史記。家二名茲。魯人。鄭康成曰：魏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期思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卽墨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左人子列傳

先賢左人子，姓左人，名郢，字子行，魯人。史記字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淄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華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三七

理齋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今當題改為左人子。

縣子列傳

先賢縣子，姓縣，名成，字子橫，魯人。史記字子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鉅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武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鄭子列傳

先賢鄭子，姓鄭，名邦，字子從，魯人。見家語。史記作鄭國，字子徒。邦字遊，漢高祖諱。薛字叔誤。古史亦作鄭邦。鄭康成曰：宋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棠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朐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燕子列傳

先賢燕子姓燕名伋字思秦人。家語名伋字思。或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漁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汧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亢字籍魯人。史記名亢籍正義亢又作兄。家語名伋字子籍。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萊蕪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樂平侯。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聖賢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顏子列傳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之。字子叔魯人。史記字叔。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武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宛句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廉子列傳

先賢廉子姓廉名潔字子曹衛人。史記字廉一字子庸。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胙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樂子列傳

先賢樂子姓樂名欬字子聲秦人。家語名欬。一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昌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建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叔仲子列傳

先賢叔仲子姓叔仲名噲字子期魯人。家語名會。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四歲。

與孔環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聖賢

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瑕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子。

今當題改為叔仲子。

邦子列傳

先賢邦子姓邦名異字子斂魯人。索隱曰。家語名選字子欬。文翁作國選。避漢諱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邦子。

翟子列傳

翟子列傳

翟子列傳

翟子列傳

先賢翟子姓翟名黑字皙之衛人一作子皙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林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翟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與如字子上魯人家語名與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重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子蔑子列傳

先賢子蔑子姓孔名忠字子蔑家語名弗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十

理齋

按子思稱子思子所以別孔子也子蔑仍以孔子為稱未

可也今正之凡傳稱某子某姓皆因是也

孔子兄孟皮之子親承家學嘗有問於夫子子蔑問行已之道

子曰知而弗為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毋親樂之方至樂而不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子蔑曰行已也乎子曰攻其所不能

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

遺已之憂終日行無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汝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鄆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子今應題改為子蔑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與字子尚魯人史記尚作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祝阿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徐城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施子列傳

先賢施子姓施名之常字子常魯人家語字子恒一曰齊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氏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陳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一

理齋

先賢陳子姓陳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

陳人陳子車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

亢後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何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

也雖然後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

欲以二子者之為也弗果用

其言見於書傳者有夫子聞政伯魚異聞二端今開封府太康

縣北二十里有子公墓

見闕里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頓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汧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琴子列傳

先賢琴子，姓琴，名張，字子開，衛人。家語名牢，文翁圖字子張。

孟子以為孔子之所謂狂者，曾與它思。子桑戶孟之友，三人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夫子聞之，使子貢往弔之。或稱曲，或鼓琴，相歌而和。子貢趨而進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某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某使女往弔之，某則陋矣。」○左傳：昭公二十年，衛齊豹，兄宗魯於靈公兄孟縶以為參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猶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偕子也。」子行，事平，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屍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之盜，而孟縶之賊，安何弔焉？」琴張乃止。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二

理齊

政和六年，改封平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申子列傳

先賢申子，姓申，名根，字子周，魯人。家語名殖，史記名棠，字周文。翁名堂。

遊於聖人之門，而以剛造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魯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文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申子。

步叔子列傳

先賢步叔子，姓步叔，名榮，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淳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叔子。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三

理齊

步叔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喟，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朱虛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太史公因之，記其有年及聞見於書傳者凡三十五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止記姓名。今傳食於孔子廟庭，無秦冉、公伯寮，即鄭單雖見於從祀，然三人家語不載。

家語亦載七十七人，目魏王肅大、二十七十六人，缺顏何一人。

其琴牢、陳亢、縣重三人史記未載而公良孺、蔡商、顏刻、叔何會、申續五人有事實史記缺焉。又琴牢、陳亢二人有事實今祀之而縣重顏何未與焉。

文翁石室圖止祀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與、縣重、原挑、公肩定、公夏守、句井疆、邦選、顏何八人。別有遠瑗、林放、申振、申黨、今石室亦少申振、申黨。

蘇子由古史記七十九人其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琴牢、陳亢不載於史記。意以二書不偏廢而并存之云。

慶按啟聖祠配饗季路子哲二人先師殿配饗子淵曾子二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四

理齊

人然祀十哲十人從祀兩廡六十二人共七十六人。今惟以得祀饗者列之傳焉。然祀者聞其事實其事實未見於論語家語史記關里誌諸書或得之別集者補入焉。

十四卷終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聖旨朕自冲齡卽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閱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有字句與中正之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疵瑕若後儒卽加指摘以爲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凡有極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則孔孟之說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于朱子宜如何表章崇奉爾等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等公同集議得惟我皇上純紹勳華道宗鄒魯聰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萬幾間有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 四五

餘暇手不釋卷心惟志學躬聖神文武之德契濂洛關閤之傳寶額親題昭文明于天壤寧漢永煥爾儀表于人間彰顯遺徽甄錄嗣裔無光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于朱子之全集沉潛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執於至正高而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明聖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特諭臣等集議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廟東廡先儒之列應仰懇諭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聖以昭我皇上表章先賢之志意奉

旨依議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目錄									
先儒世承聖道圖									
左子以後俱慶刪補 附慶辭									
公羊子	伏子	穀梁子	高堂子	毛子	后子	孔子	董子	杜子	王子
韓子	歐陽子	胡子	邵子	周子	司馬子	張子	楊子	程子	程子
張子	目止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先儒世承聖道圖									
左子									
高堂子									
毛子									
杜子									
董子									
穀梁子									
周公羊子									
秦伏子									
歐陽子									
胡子									
羅子									
張子									
陸子									
李子									
朱子									
陳子									
胡子									
王子									
蔡子									
真子									
程子									
程子									
楊子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者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左子列傳

先儒左子姓左名丘明東周時之中都人也投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昔人謂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丘明曰孔某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 理齋

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山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贊稱左子為孔門素臣春秋遺直諒矣嘗受經於仲尼其為春秋傳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

記而儒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歟後為得故丘明授魯申授吳志授子期授鐸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賈公賈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劉歆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白哀帝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太常博士左氏春秋傳始得立於學官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於魯俾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傳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瑕丘伯政和六年以封爵犯聖諱改封中都伯明嘉靖八年稱先儒左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左子附辨曰東周之有左氏其好惡與聖人同聖亦嘗稱之矣春秋一書聖人筆削而褒貶存其好惡之實而已非左氏詳其旨而論列其事聖人之言簡賈逵王肅虞翻韋昭諸儒焉得會其意而治之此左氏之所謂受經於仲尼而為素王之臣也迨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謂其說多淫後之起者皆謂魯論所載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郭氏族誌

上其說謂傳春秋者姓左丘明其在魯論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不特鄭爲然也雖文公朱子亦惑之時有問之者曰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名世考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至論及浮濤乃因石言神降之類然讀內傳若是者百無一二而其譚理則數然也豈可因其一二傳疑而並疑左氏哉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可謂知言哉

公羊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四

理齋

先儒公羊子姓公羊名高周末時之齊人也作春秋傳解多所發明朱文公曰公穀皆是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二人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疎而義理精公羊受業於子夏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傳其子敢傳其子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贏公贏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傳顯於朝授李育授羊弼授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公羊氏隆慶五

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伏生列傳

先儒伏生姓伏名勝字子賤秦之濟南人也明經爲秦博士能尚書秦焚書勝壁藏尚書其後兵革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能書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晁錯往受之勝授少女少女授錯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傳四十九篇校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太成通志卷十五先儒列傳上五理齋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晁盛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伏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伏子

穀梁子列傳

先儒穀梁子姓穀梁名赤字元始周末時之魯人也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并行於世於聖道多所補益孔子以春秋之說授子夏子夏授之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

授授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
仲舒亦治公羊於及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後微
惟魯榮實時是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唐受又事浩公宣帝
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魯人言穀梁
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尹胡
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龔丘伯
政和六年因犯聖諱改封睢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穀梁氏
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高堂子列傳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六

理齋

先儒高堂子姓高堂名生字升平西漢之魯人也高堂齊公族
齊卿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儀禮經秦火而不傳獨高堂生
能習而傳之漢興為博士傳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
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收其餘殘得而獻之合五十
六篇并成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亡授東海孟卿亡授后
蒼孝宣世后蒼昆明武德戴聖慶魯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
而禮乃明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萊蕪伯明嘉
靖九年稱先儒高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毛子列傳

先儒毛子姓毛名萇西漢之趙人也大毛公亨之子彌小毛公
善說詩亡之學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得子夏所傳
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中亡授季克亡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
子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
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
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
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
授徐敖亡授九江陳俠亡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
太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七 理齋

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
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皆宗師之至今獨
立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
稱先儒毛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毛子

后子列傳

先儒后子姓后名蒼西漢之東海鄭人也通詩禮多所發明漢
文帝時為博士至少府蕭望之臣衡章衍其傳於禮尤得其精
從孟卿受之在曲臺校書籍曰后氏曲臺記後授沛人閻人通
漢慶魯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一十

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八
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西漢之世。后氏二戴禮並立
於學官。漢末馬融得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
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為之註。故今小戴記
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并傳。若啟之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
先儒。后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后子。

孔子列傳

先儒孔子。姓孔。名安國。字子國。西漢時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
克振先業。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子國乃考論古今大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八 理齊

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篇。悉陳上。承詔作傳引
序各冠其首。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
間。故遷音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至東
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送
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於學官。而孝
經傳論語訓解。亦皆承詔為之。至於集家語四十四篇。會巫蠱
事起。不果上。仕漢武帝為博士。歷侍中。至臨淮太守。唐貞觀二
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孔氏
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孔子。

按後儒有稱子國子者。若做子思子。以尊先聖也。今應從之。
董子列傳

先儒董子。姓董名仲舒。西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為
博士。下帷講論。弟子傳以九次相授業。二年不窺園。人罕見其
面。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對策。以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由是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名非。景帝之子。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
庸。文種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
太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九 理齊

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上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曾有仁
也。王曰。善。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
舒復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
所居大治。元光初。言鄉舉里選之法。上從之。元狩末。言井田法。
雖難卒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並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尚少近古。庶幾可以善治。不報。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

專以講學著書。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昔南軒張氏讀其奏議，以為氣象如在目中，而生平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又謂天人之對，淵源純粹，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陳子以為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漢之諸儒，唯仲舒有儒者氣象。陳氏以為勉強學問，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蓋董子之學，推明孔氏微指，百家直漢世醇儒。至於居官引導，若上保息民庶，皆得政之大體。而學校立官，州郡選舉，皆由仲舒起之。洵不可易及者耳。及年老，以壽終於家。葬秦川子孫後，徙茂陵。皆以學顯。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太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 理齋

改稱先儒董子。

杜子列傳

先儒杜子，姓杜，名子春，東漢之緱氏人也。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興，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侍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鄉里。鄭眾賈逵之徒，皆從學焉。子遂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皆祖子春。

云時號蒙福。六世孫鼎，衆家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侯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杜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杜子。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龍門人也。世以儒顯。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叔仲華。勤學，就問不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於河汾，弟子自遠至者甚衆。作中說以迪後進，自切篤學，及其壯也，慨然有濟蒼生志。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 理齋

水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

理齋

之志，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以為時之否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後屢征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饔飧，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私諡之曰文中子。因收其議論，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王子。

韓子列傳

先儒韓子，姓韓，名愈，字退之，唐之南陽人也。後魏安定桓王茂

七代孫七歲讀書記千言長通六經百家之學大歷來嚆
道真迹沛聖涯先生倡之德宗貞元間舉進士第十九年擢為
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上怒貶
山陽令既遷刑部侍郎憲宗元和十四年以諫佛骨貶潮州刺
史至潮問民疾苦惡溪有鱷魚食民舊產殆盡民以是窮乃為
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
無鱷患潮人知學亦自退之始後廟祀之改袁州袁人以男女
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計備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穆宗長慶二年為兵部侍郎鎮州亂奉詔宣撫叛卒得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三 理齋

平其語王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三年轉京
兆尹六軍不敢違紀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召拜
國子祭酒旋除吏部侍郎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著有原
道原性諸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昔孟子
距楊墨去孔子幾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乃去千餘歲撥棄救振
功與齊而力倍之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東坡蘇
氏為之言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以
奪三軍之師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際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故公之精誠能闡衡

山之雲而不能回二心宗之惑能驅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鐸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誠哉是
言也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韓氏隆
慶五年改稱先儒韓子

歐陽子列傳

先儒歐陽子姓歐陽名修字永叔宋之廬陵人也觀之子四歲
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自幼穎悟過人讀書成誦仁宗朝舉
進士第景祐二年入朝為館閣校勘時石介坐貶貽書以責中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三 理齋

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
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
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
而介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范仲
淹又坐貶貽書以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
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廟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
怒上書坐永叔喪陵令慶歷二年取集賢校理三年知諫院進
明堂論帝將其敢言面賜玉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得來先生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又言天下官吏既

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
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
之四年晏殊同平章事既爲相權修爲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
數或面折之至是出修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不許
五年因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前後相繼罷相位先生上書曰
杜范富韓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
士在朝羣邪所忌諫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益忌修尋左遷
知滁州至和二年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士

近日正人端士紛々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
者衆耳由是修亦得召還爲翰林學士上修六卷河先生三上
疏力諫不可行上不聽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士子
習尚險怪奇詭之文詔詔下不改自先生知貢舉遂爲丕變四
年知制誥五年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書卑弱淺
漏命先生及宋祁修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六年
拜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先生以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英宗治平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先生以風節自持既
連被污職年已六十卽乞謝事於神宗熙寧四年知青州上疏
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
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
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
師致仕卒諡曰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蘇轍爲神道碑嘗謂漢
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接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
歐陽文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
人心此兩人之力也先生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五 理齋

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識賞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
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謗
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先生於是獨爲古文然力不足以
變士習遊隋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之苦心
探賸至忘寢食從尹洙遊爲古文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自號六一居
士蓋推韓愈以達於孟子推孟子以達於孔子學得其正者也
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歐陽上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璣字翼之宋之海陵人也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為國家偉器往泰山與孫明復王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仁宗朝以布衣對崇政殿慶曆四年除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之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嘗數百人時方尚詞賦胡學獨立經義治事二齋首倡道學明體達用一新故習門人稱為安定先生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式令除太子中舍致仕皇祐二年詔定雅樂授校書郎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十六

聖賢

四年擢國子監直講既居太學士出其門者凡數千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居四五程子云凡從安定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而可知也自河汾以後能以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為首稱焉卒諡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胡子

邵子列傳

先儒邵子姓邵名雍字堯夫古姬姓系出召公世燕之順義人也其曾祖以軍職家衡漳故幼從父古徙共城晚遷河南墓親於伊川遂為宋代之河南人為人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平

渥厚不露圭角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之才受易於种放而放受之陳搏淵源甚遠之才得其城令先生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屢以養其父之才聞其好學造廬來謁曰好學篤志果何似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已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先生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遂廬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衡人賢之常嘆曰昔之人尚友於古吾今未嘗友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七

聖賢

四方遂可也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父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在洛幾三十年蓬華環堵不蔽風雨居之裕如講學於家而就問者日數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來洛者下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其德輝粹然洞徹中外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雅敬之名其居曰安樂窩接人無貴賤少長一本於誠好事者別作屋如其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故賢者說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敦風俗成人材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

詔熙寧初復求之士中至呂誨等復薦之試前作監主簿後又
以爲穎川園練莊官稱疾不赴程明道會之退而嘆曰堯夫內
聖外王之學也又曰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其心虛明自能見
之伊川曰真風流人豪也又曰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蓋其道
德學行萬世學者仰如山斗敬君行已畧無當貴之心治易詩
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著書千餘萬言有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外篇魚鱗問對古律詩擊壤集及疾司馬溫公張橫渠
程明道程伊川晁文侯之年六十七歲伯溫仲良其子也卒
贈秘書省著作郎葬河南府嵩縣宋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三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大 程子

周子列傳

先儒周子姓周名惇實後避宋英宗諱改惇字茂叔宋之道
州管道人也若濂溪築書堂於上憲草不除因以濂溪爲號博
學力行聞道甚早說者謂得孔孟之本源張師曾曰程子之學
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嘗謂程氏
接于孟氏而同子若無異焉豈能免學者之疑耶說者謂周子
之言莫非明易而大隱孟子之言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

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
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孔顏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
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詞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
合乎前聖所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說下啟河洛百世
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則是釋然無疑嗚呼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
脫灑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襟懷飄灑
渾如光風霽月能以名節自勵者也嘗作太極圖以明天人之
根源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易說發明天人之理仁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大 程子

九

宋朝爲龍圖閣學士鄭向奏初授分寧主簿不決之獄卽平衆
口交稱部使者薦爲南安司理參軍政多慎獄每日殺人以媚
人吾不爲也時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爲學知道者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乎此矣移柳及桂陽令皆有
治績改太理寺丞知南昌事人迎喜曰是能寬獄者吾屬得訴
矣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改永州趙清獻呂正獻薦爲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爲南康軍經至卽築室於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

溪先生及為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先生凡歷官奉已甚約祿盡周急雖妻子體粥不給贖然不以為意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歸矣年五十有七而卒葬江州德化縣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元崇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元年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周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周子

司馬子列傳

先儒司馬子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之夏縣涑水鄉人也池次子生七歲適左氏春秋自是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應書京師為進士嘉祐初授并州通判言建儲事六年六月知諫院首言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十

理齊

并州所上事願陛下果斷力行上沉思久之曰得非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復上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明者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武者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賞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不問其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不問其能否而居重職則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誠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則朝廷尊而萬事治百姓安矣十月羣

臣以儲位未建為慮言切帝未允先生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意期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授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上大感動曰送中書先生見同平章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上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曰出自聖擇上曰官中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八月立為皇子賜名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

理齊

賜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再辭而後受命八年三月即位稱英宗治平中凡上言數萬其言皇子伴讀若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忘意不通佞巧之人雜處左右縱資性端慤積久易遷雖有預備端士為之傳終無益也願陛下選學行之士使居處燕遊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奸巧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太子自有過失亦聽奏聞上納之遂增置宗室學官又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惜頃刻日御經筵從之三年九月先生以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上悅之命讀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

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絹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饌以內
臣爲承受先生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自上
戰國下至五季正史之外旁求他書凡闕國家之盛衰生民之
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
爲總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
修伏見翁源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望差二人
與臣同修從之後君錫以父憂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放代之子
康亦爲給集四年三月命爲翰林學士直龍圖閣辭不許四月
爲御史中丞九月張方平參知政事上言方平雖有氣節却乏
太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公輔之望難居政府不從命復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
公著曰光以異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願乞解銀
臺司不報神宗初復如上仁宗君德致治六事上之曰臣獲事
三朝生平學力盡在是矣熙寧二年八月王安石以議登州婦
謀殺夫事不合欲寘劉述於獄先生爭之乃貶知江州判刑
部九月安石薦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諫曰惠卿機巧使
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惠卿爲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上曰惠卿明
辨似亦美才對曰惠卿誠文字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
之又言青苗之弊貧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

況縣官督責之力乎惠卿曰願與不願不強也先生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三年
二月吳申言光所奏可爲至論帝欲大用之安石不樂上大用
乃曰光外託靡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
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及安石
稱疾不出上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所以用臣須
察其任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之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益
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太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 理齋

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已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忍其通
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
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文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先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
事之必至者也既凡九上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
不當以他事爲詞會安石復起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勅詔知通
進銀臺司時范鎮封還詔言者再上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亦乞解其職許之五月以所修通
史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先生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

同修許之九月求去位言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轍等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黜黜但欲苟全素履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在未與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上言募役法使歲出錢雖單丁女戶不免則民之困窮日甚不聽四年又上疏曰臣之不才能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惡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惡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又之乃從其請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四

聖齋

先生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元豐七年冬自洛上資治通鑑合目錄考異共三百五十四卷由知永興軍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與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以端明殿學士詔為資政殿學士至八年先生居洛者十五年矣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四老稱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三月神宗崩自洛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先生懼亟還太后遣內侍勞之問為政所當先生上生請開言路大臣不悅設六語畧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搆事迎合已成先生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七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於是上封事者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蔡軾自登州召還緣路入相聚呼號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須以活我其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初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七月先生言於太后曰兵出民困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三五

聖齋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材之民二丁取一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置都教場無論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耘耕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是以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其保甲法言者因交論易市之患春放秋收秋放又春收每二分其息十有五年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以

為不免貨交取利。況所獲不如所亡。遂罷易市法。由是方田保馬之法俱罷。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以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河內公。時先生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陲之議未決。先生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於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先生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遠人聞之。敕其邊吏曰。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以開邊隙。三月。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六 理齋

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時多年。且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浮浪之人。恣為奸欺。又農民出錢。更難於出力。凶年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軾言於先生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唐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谷帛以養兵。出性命以衛民。天下便之。公欲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一長征而為府兵。未易能也。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值。不可差。第不當於催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名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先生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餘悉定差。乃罷免役法。而青苗之法亦罷。四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求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則士居鄉。唯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訓察。而士行自美矣。詔從之。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一人。俟登第日。用以針甲。七月。言為政以得人為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七 理齋

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筆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情偽。凡十科。舉士上從之。自是兩宮虛己以聽政。先生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先生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年六十八歲。生子曰章。著述自通鑑外。尚有文集八卷。歷年圖七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表六卷。古文孝經一卷。

易說繫辭四卷大學一卷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及

堯太后勸之其追封溫國公諡曰文正賜諡曰忠清

粹德京師人馬之罷市往弔及如晉獲為條罔送者如累私親

都中四方皆盡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先生孝友忠信恭儉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字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為

民害者幾二十年剝革累盡有宋以來以德性學問善世者有

本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六 聖賢

之未有如先生得行其道而遂其志者也宋靖康元年追封太

師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司馬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也父迪仕宋仁宗殿

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卒於西鴈鳳翔鄠縣橫渠鎮

南之大振谷口因家焉先生幼就外傳志氣不羸喜談兵以書

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

事談兵因與讀中庸既而六經嘉祐初會二程子於京

詔道學遂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時彥博文瀝公聞之以東帛

是之學官士子矜式焉二年登進士第任郴州司法參軍遷雲

巖令政事以教本善俗為先月吉召鄉人年高者會於縣庭酒

食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以訓戒子弟之

事轉著作佐郎簽書渭川軍事判官軍府之政致力為多熙寧

二年中丞呂誨叔薦於朝曰張載學有本源四方學者宗之可

以召對訪問命召既入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起召未測

朝廷新政繼有所獻上然之既命崇文院校書辭未謝復命案

本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列傳上 二九 聖賢

獄漸東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罪乃告西歸還橫渠耕田

以供歲計敝衣疏食約而自足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告以變化氣質崇尚禮教必如聖人而後

已然而不徒善口耳雖復多聞必務蓄德故不輕與人言其學

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聞者莫不有進九年秋夢

感以書屬門人乃集所言謂之正蒙西銘伊川稱其道以為儘

高儘醇自孟子後儒者皆無此見識嘗謂春秋一書聖人所作

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時鳳師呂公又薦

之曰張載之學發聖人之遺意可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召赴之至都門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者以所欲行嘗試於人多未能信欲正五禮七官安習故常莫為之助故召知太常禮院會有疾告歸自是知道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行次臨潼病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置棺挽車奉還葬於涪州之南世稱橫渠先生朱文公以為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知言哉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曰大成通志卷十五 先儒別傳上 三十一 理齋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自仁也如此先生之言實後世心矣宋嘉定十二年賡謚曰明宗祐元年封郡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張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張子

十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別傳下目錄

程子

程子

楊子

胡子

羅子

張子

陸子

李子

朱子

呂子

真子

蔡子

許子

薛子

陳子

胡子

王子

大成通志卷十六

目錄

理齋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金臺羅 森約齋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書參閱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名顯字伯淳其先中山人也曰喬伯者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自高祖太子少師朔當宋太宗朝以輔翊功賜第京師居再世曾祖虞部員外郎以下葬於河南因家洛陽先生乃大中大夫珣之子也幼具奇質風格高邁年數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一

理齋

歲有成人度十歲讀詩書能辭賦酌會泉詩曰心中能自固外物豈能遷及長從汝南周子遊遂厭科舉之業其學本於誠意正心體道成德表裏洞徹踰冠應書京師為進士其行已主敬而行恕言有物而行有常及門學者甚眾從尤著者若謝良佐楊時呂大忠呂太臨呂大鈞張繹尹焞范祖禹至於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雖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尚友居官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召對從容期滿觀其志在天下國家生民物理與常人志功名者迥別昔孟子傳聖人之道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時七然見於

其面去則寤日之力明道先生却是如此當仁宗朝初主簿鄆

縣民服之再主簿上元民甚信之為令晉城民以事誣官者必

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

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里有訟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襄行召問入對曰使臣拾遺補闕權贊朝廷則可使臣振拾

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數嘆以為得體王安石執政

宋史列傳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二

理齋

議法政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情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嘗曰楊已矜衆吾所不為承旨赴中堂議事先生言自古興治五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如使僉倖小有成事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元非朝廷之福上令詰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獨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安石為之聽屬意談其溫良之度劉立之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是矣上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言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言嘗勸

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惜與安石新法不合尋求外補不許遂闔門待罪命除監司差京西路提點刑獄上章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乞乞前奏早賜降責累請得罷既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時為首者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任臺諫後未肯盡力職事孰知榮庫之細莫不盡心屢平重獄得不死者甚衆會曹村等處隄決曰一曹村決京師可虞況其他乎命引細繩以澆水口水方奔注引大繩以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三 理齋

合其將合也有大水自中流而下橫入水口事有濟衆以為至誠所致自是求監局以便奉養得罷歸洛從容親庭通明經學勸善不倦從講者盈門人皆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頤可用執政不對後羣見軫翼詔求直言先生應召論事甚切執政屢進擬神宗不許既而手批於府界知縣差知扶海縣事數月除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等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頌陛下早已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青陰

時有論列皆詞意忠厚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以以為不可者直欲深使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先生竟歸蓋其為治專尚寬厚以興學立教為先而民則風動盜息而無焚舟之虞賦均而無艱輸之苦當早通水利以興禾苗及澇計戶口而相賑貸鄰邑訟者訴府乞先生解借扶溝地甲經畫溝洫之法未盡興而去官矣先生亦曰吾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及政除奉議郎不踰月罷去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餘去之日不令人知老釋數百追及境上瞻望涕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四 理齋

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軍恩改承議郎雖居卑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上與衰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赴闕以疾終年五十四歲端凝端本皆其子也先生有重望淪屈卑冗聞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痛傷流涕為之太息華伊川祖瑩文彥博未及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元氣之含渾然天成若瑞日祥雲和風甘雨胸懷洞然徹視無間其庭草盈盆欲視萬物自得之意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友之吾身而自足卓然之見惟主於誠及其致道也惟一蓋以斯文為已任擇異端息邪說使

入之道燦然復明於世。君子曰：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愚復何言焉？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純。崇祐元年，封河內伯。從祀。元至順元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程子。大清康熙九年，詔賜後裔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程，名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學本於誠。道歸孔孟。年十四，與兄師事濂溪周子。年十八，上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游大學，胡翼之主教。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卷，有曰：學以至聖人之道，遂大感通。志卷十六。先儒列傳下。五。理齋。

大驚。呂希哲師之。既而四方從遊之士日衆。楊時游酢見先生，先生瞑目。二子立侍。久之，頤曰：二子猶在乎。日暮矣，姑就舍。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年二十四，舉進士。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年四十六，當哲宗嗣位，司馬呂公著等上其行義於朝。疏畧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宜擢以不次。又胡文定疏畧曰：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言行相顧，仁義在躬。若用斯人，必當勸講，以養聖德，爲天下福。又謂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格言，至論所以治平天下之道十有一。

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辭未得謝，赴京命修定學制。先生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時王巖叟奏云：學極聖人之精微，行金君子之純粹。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七禮，擇所以處之七方，使高賢得爲盡用，四方俊乂翹首望風。除秘書省校書郎，復辭。王巖叟又言：賜京官足見優賢，然臣願陛下召見試以一言，願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及召對，爲宗政殿說書。辭不獲，上奏經筵三事：一以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一以內侍宜選老成厚重之人，勿使侈靡接於耳目；一以隨事規諫，仍令講官坐講，以養崇儒重道之心。又曰：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說，而不知尊君之道。且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青經筵。又曰：若言可行，敢不盡誠。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受命。四月，例以暑月罷講。先生奏太后曰：輔導幼主，不宜疎畧。五月，許國子監修例，更訂數十條。六月，上疏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若閑日，若待暑，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輪日入侍，上亦不得舒泰悅懽。仍選儒學家十一、二子，第三人侍上習業。太后時一臨之，省察。

本家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六

理齋

主上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言入談道德出領訟訟非用人之體。辭不受。元祐二年乞太后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德次第。嘗問上在宮中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先生以天下自任。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時有諛諂者以爲經筵陳說。僭橫忘分。請放田里。蘇軾尤深疾之。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呂公著。范太史朱光庭皆言。論復勸講。有補聖明。先生既就職上。既乞歸。至再疏不報。五年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三月三省進呈。復起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蘇轍進曰。願入朝。恐不肯靜。

太熙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七

理齊

太后然之。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范祖禹言。願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欺罔耶。乞召勸講。不聽。紹聖間人皆以爲其姪與邢恕謗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遂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削籍。實涪州編管。元符中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赦復宣德郎。從便居住。遂還洛。十月復召直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謂告欲遷延爲尋醫。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崇寧元年追貶所復宣。

者謂因奸黨論薦得官。先生遷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於是授易傳於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著書之行於世者。雖曰易傳春秋傳而門弟子皆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世稱爲伊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橫渠極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洵未或過也。宋紹興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實慶元年詔求四世孫源爲

太熙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八

理齊

籍田令。元至原元年進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程子。大清康熙九年詔賜後裔世襲博學鴻儒。楊子列傳

先儒楊子姓楊名時字中立宋之南劍人也。碩德重望所尚正學熙寧九年舉進士第。聞河南二程夫子講孔孟絕學於鹿堂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師事伊川於洛。年逾四十。伊川偶驢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杜門不仕者十年。後知陽餘杭。出三條。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幹民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如日龜山先生張魯言於蔡京上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徽宗宣和初乃召為秘書郎先生言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事著在今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其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

太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九

理齋

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其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上首肯之五年除通英殿說書上欽宗疏言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進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擢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命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先生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懼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上曰無以

逾卿遂兼國子祭酒先生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事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固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變亂祖宗法度著為邪說以敗壞學者耳目心術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像明詔中外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惑疏上詔罷配饗降居從祀之列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疏於是中丞陳過庭

太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十

理齋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先生乃罷先生祭酒詔改給事中先生力辭靖康元年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人心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建炎二年遂兼侍講先生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從之者甚衆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所著有三經義辨龜山文集語錄卒年八十三諡曰文靖明弘治九年贈將樂伯詔從祀嘉靖

九年稱先儒楊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楊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宋之崇安人也淵之子哲宗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上稱善擢為第三授太學博士是不躡權貴然蔡京惡其異已坐除名大觀末會張商英相始復官召入對言賢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取兩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於帝上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難除

先儒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止

經書

中書舍人高宗即位召為給事中上書侍郎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保國恤民為先謂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顧人主之志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致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先生謝居旬日再見以疾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先生言春秋經世

大典見諸行事非至古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莫若潛心

聖三帝書之命兼侍講專講春秋習益目為黨魁在瑣闥宜先去之會呂頤浩薦為知紹興府頤浩又請以殊勝非代已都督上從之先生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廢江勝非恐誤大計遂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先生復持錄黃不下曰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即家不出頤浩曰安國優召懼寒不至今始造朝又有數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並不以時艱不肯盡瘁求微罪而去耶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紹興

先儒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止

經書

七年張浚薦之上從之召提舉高壽觀兼侍讀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明道之學乃上疏言二程邵張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仰慕而師尊之又安石蔡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以封爵載在祀典乃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而罷八年先生謂春秋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春秋傳三十卷至是上之上謂深得聖

人之旨。詔進寶文閣直學士。命未下而卒。年六十一。賜諡曰文定。子三。曰寅。曰宏。曰憲。先生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遺黎塗炭。當若痛切其身。雖數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退。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櫻其心。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朱子曰。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謝良佐曰。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胡子。

羅子列傳

本原遺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十三 聖賢
先儒羅子。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宋之南劍人也。一云豫章人。幼穎悟。長從吳國華遊。爲博羅主簿。聞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仲素徒步往學。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文公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雖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仲素學。仲素好靜坐。延平退入室中。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嘗曰。朝廷大好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延平曰。先生性明而修。

行完而潔。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所以然也。著遵堯錄八卷。卒諡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羅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栻。字敬夫。宋之綿竹人也。魏國忠獻公浚之子。栻之兄穎悟夙成。聞道甚早。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卽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爲期。初授承務郎。隆興終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孝宗召子栻赴行。遂內贊秘謀。外參庶務。及入奏。帝甚異之。除直秘閣。乾道間。以起居郎除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諂。宰相進習之人皆憚之。遂知袁州。淳熙初。除秘閣修撰。荆州湖北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諸路。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其坦蕩明白。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輒爲隨順。上嘗言仗義死節之臣難得。對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又謂難得辦事之臣。對當求曉事之臣。旁位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

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及肩輿山遇曾觀，上舉手欲揖先生，意挽其窓櫺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約以正禮儀，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其忠君愛國之誠，未嘗一日少忘。病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其樂於聞道，得孔孟之正傳，爲諸儒首倡。故德日新，業日廣。朱文公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所見者也。亦自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本心連志卷十亦 先儒列傳下 十五 理齊

陸子列傳

先儒陸子，姓陸，名九淵，字子靜，賀之子。九齡之弟，其先矯姓。至齊宣王少子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令，遂爲吳人。其六世祖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自是爲

宋之金谿人也。生而穎異，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與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教人條析，與朱文公會於鵞湖，辯論多不合。及至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文公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沉痾之病。門人晁著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登乾道八年進士，會呂伯恭志同道合，淳熙初授迪功郎，仕靖安主簿，調崇安。八年，少師史浩薦其淵源之學，沉粹之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除國子正，諸生叩請感發良多。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同志景從僚友信服。十一年，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冬得旨，主管台

本處連志卷十亦

先儒列傳下

十六

理齊

州崇道觀，既歸，四方學者數百從容講道。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谿有山，形若象，先生登而樂之，結廬其上，詠歌怡愉。名曰精舍。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十六年，光宗嗣位，詔知荆門軍，轉宣義郎，復轉奉議郎。享年五十有四而疾。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於荆門。吏民哭奠，文憲衢中，歸沿途吊哭致祭者甚衆。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立祠，或有勸著書者，子靜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先生以身任道，爲世儒宗。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宋嘉定九年，賜諡曰文安。淳祐二年，旌義門，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

儒陸氏隆慶三年改稱先儒陸子

李子列傳

先儒李子姓李名侗字愚中宋之南郊人也生有異質長孝友篤謹聞郡人羅仲素遂學往師之仲素好靜坐先生亦靜坐仲素令於靜中求所謂中者先生從學既久於天下理會悟融釋各有條序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礙仲素甚重之卒業退居山中結茅水竹之間謝世故凡四十年簞瓢屢空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後後學各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及門稱爲

本處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十七

理齊

延平先生朱文公從其學見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着有成法平居恂々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李子

朱子列傳

先儒朱子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爲徽之婺源八父松亡從遺言依劉子羽寓閩之崇安晚徙閩之建陽居考亭蓋紫陽山下也幼稟異質穎悟莊重甫能言其父指示以天乃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

卦也劉子初授以孝經一問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其父病

且亟屬之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安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

三君子而就學焉年十八歲適紹興十八年舉進士第爲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愚中學於羅仲素得伊洛之正遂獨步往

從之故其學既傳求之六經復交當世有識之士卓然以道自任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築室武

暴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之於二十九年召監潭州南嶽廟不至三十二年孝宗卽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

本處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十八

理齊

失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養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頗斷以義理之公爲以利害之實開闊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又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以爲武學博士應詔入對言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致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後又與洪适論不合罷歸淳熙初然知政事陳俊卿知樞密院事劉珙爲樞密院編修官累召

不至。簽樞密事梁克家奏乞褒錄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參知政事韓茂良言：「操行耿介，除秘書郎。先生謂改官之命，所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左僕射史浩復薦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六年。夏旱，詔求直言，上疏以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

太康通志卷十下

先儒列傳下

十九

理齋

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諍臣失職，所親密者二三近習之臣，上惑陛下之心志，下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臣恐必至之憂近在朝夕。上讀之大怒，諭參知政事趙鼎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九年，浙東大饑，右丞相王淮薦行社倉法於諸路。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上深納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湊集。逐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星使從。

所至人不及知，凡政有不便於民，悉釐革之。其平糶法於乾道四年，民艱食，先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收糶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遇歉年，民不缺乏。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人爲一甲，每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他糧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已者，關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太康通志卷十下

先儒列傳下

二十

理齋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漏惡不實還者，有罰以貶行於諸路。有短之者，謂其殊於爲政。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直徽猷閣。九年，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民所訟，先生按得其實，而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時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先生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先生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乞奉祀，淮能盡心事上，惟以仲友之故，怨先生，欲沮之。於是禁道學十五年，王淮罷，右丞相周必大爲之以江西提刑。謂先生曰：「正心誠意之論，上

所厭聞。慎勿復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及入對。首言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天理人欲。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朴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上除嘉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辭。不果。與先生不合。遂奏嘉本無學術。徒竊張程之緒餘。妄希孔孟。

太康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二十一

理齋

歷聘之風。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望倖罷上。謂不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命依舊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嘉之詞。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鄭而倡之。陳賈和之。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愈往日王淮表裏臺諫。廢正人。蓋用此術。遂去一嘉。固未甚害。第恐自此讒言橫生。良善受禍。疏入。不報。樞密使周必大左補闕薛叔似亦言之。會胡晉臣拜侍御史。言勿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

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既歸。即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祀。十六年。著大學章句。或問。成光宗。紹熙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命知潭州。紹熙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嘉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太康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二十二

理齋

以平日論著坦明可舉行者講畢右可以開益帝德者聲竭無
隱上亦虛心嘉納至是以右正言黃度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
事其畧一曰聞有肯修葺東宮為屋幾數千百間外議皆為陛
下意在速成恐戕內百姓當饑寒流離之際或至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二曰壽皇定省之禮泛然而往泛然而歸上皇聞之必
以為此從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不肯見
宜矣三曰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獨
斷正使獨斷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竊柄四曰
殯宮之下不廣詢以求吉也不為壽皇屍體安寧之慮疏入韓

沈肅

聖

聖

沈肅大怒使僉人戴冠門前大儒鼓於帝前因乘間言壽遷
瀾不可用上方倚任沈肅乃出御批云惘卿者文恐難立講已
除卿官觀趙汝愚御筆上書且是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
政不許越二日沈肅使其書附內批付先生先生奏謝遂行中
書舍人陳傳良封還黃經趙汝愚即劉光祖吏部侍郎孫逢吉登
聞鼓院游仲鴻等交章留皆不報傳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
黃文因侍講問逐壽之驟上曰始除嘉經遂耳今乃事七欲與
聞文力辯其故上不聽先生自登第五十年來歷仕四朝仕於
外者僅九考立朝幾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

難行也如此然急於致君知無不言七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
去沈肅益無所忌憚矣居家自以家累朝知遇之恩義不容然
當慶元初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
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冒禍不聽蔡元定請以
著決之遇趙之同人遂默然取橐焚之力辭職名詔乃充秘閣
修撰時諫臺督沈肅所引洵七爭欲以先生為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
能異紘不悅及為監察御史銳然擊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
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進先生語孟之說以自售自是以追

沈肅

南

聖

論程伊川得為御史紘以疏章校之遂誣以十罪乞褫職罷祠
其徒蔡元定佐以為妖妄送別州管編詔遂落職罷祠實處士
元定於道州余嘉欲上書甚言之恭知政事謝深甫抵其書於
地事乃止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
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異儒者更名他
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
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之笑而不答且革改大學誠意章此絕
筆也年七十一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
山生子曰在為工部侍郎所著有日知錄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

沈肅

沈肅

南

聖

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正韓文考異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述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燾張洽陳淳廖德明黃顯蔡元定蔡沈輔廣任希真徐子融余正叔方賓王諸人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私蘊先生一人而已嘗自言曰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々較著者一二人而止

木庵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

五

理齋

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於以爲知言宋嘉定二年贈實謨閣學士諡曰文寶慶三年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弘治十三年榮其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嘉靖九年稱先儒朱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朱子我

清受命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

呂子列傳

先儒呂子姓呂名祖謙字伯恭其先宋之東萊人疊簡五世孫

也四世祖希哲從程伊川遊以儒行名於世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淵源文獻之傳先生以穎悟之資爲時推重學以關洛爲宗少狷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文公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岸朱文公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舉隆興元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淳熙間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有五以疾請祠歸卒著諸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詩說圖範官箴辭志錄皇朝文鑑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宋嘉定九年諡曰成嘉熙二年改諡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呂子

呂子列傳

先儒直子性真名德秀字希元宋之蒲城人也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五年授直學士院七年爲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壓天下士遂力請外八年爲江表計度轉運副使時朝辭上五事十五年兼官欽

復知潭州十七年召還入對勸上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上嘉納之命兼侍讀尋直學士院爲禮部侍郎理宗瑞平元年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復召進講大學衍義時政多所論建二年拜叅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上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逾旬疾亟冠帶起坐而卒上震悼輟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葬今浦城之南孝弟里累知大郡惠政畢舉歷官所至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時務直聲振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由是中外頌其端平正直然自韓侂胄立偏學之名以錮善類近世太儒皆禁絕之先生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先生之功居多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心政二經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唐書考疑行於世明正統元年詔從祀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七年稱先儒直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真子

蔡子列傳

本傳遺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五

聖賢

先儒蔡子姓蔡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宋之建陽人也少異質博通六經躬行實踐受業於朱文公其家學淵源得自周邵張程所傳黃端節稱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是也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述先生洪範之數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年僅三十升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先生不肯就李士英曰仰觀俯察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世稱爲九峯先生諡曰文正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蔡子

本傳遺志卷十

先儒列傳下

五

聖賢

許子列傳

先儒許子姓許名衡字仲平宋之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從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遭世亂避難徂徠山得王弼易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枹城姚樞得程子易傳朱子四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往之，則在下之任也。人從者寢盛嘗曰：進學之序，當自小學入。宋理宗寶祐三年，元世祖徵為京兆提學。景定元年，元世祖同實默召至開平，定內外官制。元世祖中統二年，為侍講學士，又為太子太保，辭不拜。元世祖至元二年，命議中書省事，辭不許。遂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至元四年，謝病還懷孟。至元七年，召為中書左丞，議必正言，與阿合馬不合，遂固辭，不許。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害國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乃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於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衛

薛子列傳

先儒薛子，姓薛，名理，字德溫，明晉之河津人也。生而體貌清奇，

五職露如水晶，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其學一本於此。以復性為事，以居敬為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學貴踐履，言動有禮。由鄉貢第一舉，未幾舉辛丑進士。宣德二年，為監察御史，內閣楊士奇等八人遂之欲，一面乃曰：某忝科効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中得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後除山東提學，正統中王振以擢大理寺丞，不謝，竟繁獄，猶讀易不置也。時石亨請勅與歸教授鄉里，先生引許衡故事不受。正統末，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五年，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正直自守。

陳子列傳

日本朝理學，有文淵始卒，贈吏部尚書，賜諡文清。弘治五年，祀於鄉，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姓陳名憲章字公甫明粵之廣州新會人也。穎悟絕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聞江右穆若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遂棄其學而學焉。築室曰陽春。以明心為務。成化二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覽之大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景章。皆樂與之遊。既歸。四方從學者踵至。五年。領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誠懇。終養十八年。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北歸。白沙坐小廬山七年。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學之忘疲。忘憂如是者。亦累年。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融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煥然自信。曰作之之功。其在茲乎。美麓稱為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其議論。為之悚動。即解綬歸。執弟子禮。且疏薦。宜任內閣。然大政既歸。肯自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啟焉。陳茂烈鄒智李承箕輩皆止而焉。辭倪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其高。飛鳥躍之。無著迹。其為人論學之善已。空賢之荷。端蓋深造自

得者也。萬曆十二年採廷議始從祀。稱先儒陳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饒之餘干處士也。幼有大志。受春秋為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於宗仁里第。徒步往從之。遊。以記誦詞章為不足成事。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於內學。以主忠信為主。以求放心為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一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未嘗少違。對妻子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至貧。鵝衣單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聚徒講誦。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其正傳。為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其進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則本心愈安。孤風逸韻。扶持名教。不小卒年五十一歲。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羅欽順曰。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蓋所謂身有之。故居業錄中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敬軒讀書錄。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姓王名守仁字伯安明越之紹興府餘姚縣人也華
之子文章氣節一時推重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即陽
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謂必求得於心雖至位天地育萬
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弘治十二年舉進士十三年授刑部主
事十四年奉命直隸淮安等府審決重囚獄得其平十五年告
病回籍十七年詔改授兵部主事上疏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正德二年值中官劉瑾亂政上言謫貴州龍場驛七十五
年陞廬陵縣令後授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驗封司主事陞吏
部文選司員外七年陞吏部考功司郎中八年陞太僕寺少卿
九年陞鴻臚寺正卿自廬陵來歷官勤慎諫言不輟至是乞歸
凡數上言不許十一年除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上言辭新
任乞以舊職致仕不許到任屢平劇寇十三年倡義起兵討宸
濠遂入南昌督兵與賊江西平詔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仍
廢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乞免陞廢不許及平茶峒賊勲業益隆
凡為中丞數十上言大有益於社稷民生嘉靖改元丁憂服闋
追錄平宸濠功遣官錫以金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兼南京兵
部尚書辭不允六年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臣務七年征岑猛
黨靖田州平八寨八年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寧卒年五十八歲

先儒別傳下

王

聖



大庾通志卷六

先儒別傳下

王

聖

十六卷終

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體驗
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
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嘗秉鉞建勳勸券示報其豐功大業與
學問氣節並隆生平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於世初
計聞於朝忌者媒誅遂削去世襲伯爵隆慶初復之諡曰文成
廷臣屢疏於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理齋說要 即要序

甚矣立言之難也非立言之難乃知言者之難耳苟得其人雖
 邇言孺歌比爲名理苟非其人即亦文綠字總成疑團故立言
 者代不乏人而知言者曠世不一見焉非立言易而知言者難
 乎夫自古立言者莫衆於宋人蓋自秦灰而後惟有董子天入
 一封以孤立寡和而止六經幾至漸滅者千有餘年迨至有宋
 天厭晦蒙濛洛踵起昭然揭吾道於中天而六經始明然後群
 議錯出不無異同向得一知言者以折衷之孰非六經之鼓吹
 乎乃論者遂曰宋儒窮經而經滅嗟夫不以章六經者爲宋
 儒功而以一二紛紜者爲宋儒罪斯言泥矣其於儒學之禁必
 令萬古如長夜而後可其悠七之口誰復能辨之者茲有成紀
 楊氏憲伯者不爲然探觚搜羅前後先儒之言而甄正之條分縷
 析字節句比釋疑似於毫芒辨殊途於同歸使前賢之於周情
 孔思不致星沉不耀後儒之於堯仁舜哲得幸薪蓋有傳其思
 也深故其取材也博其慮也遠故其析義也精宋儒固羽翼六
 經而憲伯又羽翼宋儒苦心哉知言乎當與守先待後之功並
 垂不朽者也然尚有所幸者固博學以聚之矣未能斬盡焉

軍刀直入觀其學深有得於友約之說後之希仰聖學者其
 乎哉 崑

康熙丁未孟秋之吉

前進士中憲大夫整飭昌平兵巡冀北山西按察司副使通家

春生關中九十老人冠慎頌首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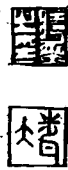


理齋說要節要序

吾儒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是而已自尚文詞而性命之
 學如參辰矣吾夫子垂統立宗一堂商定而後獨孟氏得其傳
 相間有年濂洛關閩遞承其緒衍及近世理學家藹比濟比得
 分孔庭片席者僅四人然自公甫心悟而外觀文清公讀書錄
 胡敬齋居業錄王伯安傳習錄皆能行周程之緒而接孔子之
 統者也即其中從復性爲學以明心爲務或曰爲已或曰志聖
 願爲已則明心復性志於聖矣理雖一而學即無歧趨此其間
 存養省察閤歷究竟之功各自心悟而未嘗立一言以垂示後
 起千百年來兼總條貫獨得正理而倡爲模範者吾於隴上得
 一人焉理齋楊氏是已何以見之以其學見之學爲何理齋說

要節要其槩也斯集以盡性為務其云窮理以為入門立志以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誠百世不易之論也誰能言之至此哉人謂心得者忘言吾謂心得者不可無言人謂言之者未必心得吾謂會其理正其趨而始能見之於言也後之能學者問之楊氏求之楊氏之理齋諸要而了無餘蘊矣 肯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秋仲常序今浙西蔣憲題於隴西旅舍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三

聖

理齋說要節要序

近者

聖天子臨雍講學非徒以人文華國實欲振興理學一時賢明公卿相與推贊而羽翼之蓋將風厲世道人心以理學為歸而已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外一學總不外一心粵自河圖啟秘而先天之理已洩至於帝之精一王之緝熙理學之統在上及成周東遷而理學之統不在上而在下孔子心性之說實理學之大源孟子起而倡之猶之障百川而東之所謂功不在禹下耳雖江都純正近理昌黎遠紹鄭魯要未可

登於理學之林也迨理學大起於宋而濂洛關閩止接源泗之傳未嘗不以聞知自任延及有明如薛敬軒以復性為本胡敬齋以居敬為先陳白沙以明心為務王陽明以良知為體俱能靜證本源然晰理雖甚精而立言猶有待如吾鄉理齋楊先生者志潔行廉著述甚富三十年來究理學之源流別先儒之謬異晚沐教澤得讀說要節要論篇其所謂窮理立志存養省察以及擴充實踐存誠主敬者無不極其精切著明也則知講誦是萬軸而發之通數千言非幾許習靜不嗜聲華未易有此了悟而垂之書存之言者如是之精而詳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四

理齋

合也嗚呼可不重哉可不傳哉先生直理學之功臣其存言著圖大有裨於

聖天子振興之典而世道人心實依賴焉

肯

康熙己酉中秋隴西後學王曆頌首弄題於古槐亭



本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記要

五

理齋

輯著理齋說要即要啟告

圖開義卦書啟禹疇文字之來源肇諸

天地訓廣虞廷敘詳

孔里格言之著兄傳自聖明人心緣是以常貞世道賴斯以砥

柱雖曰道由心悟還思理以言昭試按斯文絕續之關即為

聖學晦明之故昔自

仲尼垂教子與承宗既逢濂洛復興閩關繼統諸儒之衍慶從

古無岐

千聖之心傳於今未墜即入門或別量隨安勉之分及入室僉

本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記要

六

理齋

同終躋誠窮之域未始不因求道而能至道未嘗不本聞知

而接見知者也今小子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遂謂

聖賢心法見諸書紀之中益思道德宗風不出語言之外然而

行由悟得悟自知深惟力行不得不專故體認不容不切博

取諸儒之要務列以篇章廣搜歷世之名言備考究罔敢

垂張吾道安能另闢儒宗爰茲僭踰之由益切

高明之教

順治三年歲次丙戌仲秋古成紀楊慶謹識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目錄

理齋說要圖 慶著 附慶說一

總論為學初終慶著 附慶說一

述古共一百二十九條 內附慶十條

大成通志卷十七 目錄

七

理齋

理齋說要圖



便是氣發性 物欲不蔽

便是氣發性 物欲不蔽

人之氣稟清美則由正 便是天地之性 含有仁體義

信

全是謂之盡性

同歸誠皆可參天地

便是氣質之性 物欲所蔽

便是氣質之性 物欲所蔽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八

理齋

慶跡陋雖曰從事於詩書日習聖賢之學卒不能體夫萬一

遂於暇中會聖賢格言至論之最切者日為觀摩自備遺忘

輯之為篇而首圖以志之做古人之左圖右書而已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總論為學初終

吾人之學何為而然也為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也然散見於萬物為道者統會於人即為性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清濁美惡又判人之大分人為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為人提撕驚覺切言性者

太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七

理齋

曰恒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君子之弗性不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實反之以學焉以盡其性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邵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邪郭切思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則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存其心之兩語蓋為萬古不易之至教矣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也程子曰仁義禮智信惟仁足以包之則其指點夫性亦深切明著矣吾夫子一

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為仁之方此則大聖人之垂教者為然也迨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

說昭明而盡性之事雖曰同源共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言矣大約窮理以為入門立志以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夫所謂窮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或讀書以講明道理或作文以晤養性情或折衷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容舞蹈之際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一邊工夫耶若所謂

太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

理齋

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人之極致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不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居敬以持其志然所謂居敬者不為氣奪則可矣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塿澆灌以成之然先儒以為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學者敬以守之庶可以擴充而力行矣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己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去私審理之功首之以持敬次之以

集義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信之篤而行之力。德之全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以極一言一動之無妄。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不實。交身而誠矣。蓋其用功之始。以敬爲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附論曰。盡性之事的有本末次第。至於用力之方。則各因其不足者而加勉。則有之。若曰窮理盡性取法不一。得力各異。

太極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一

理齋

某也存仁。某也主敬。某也習靜。某也存誠。予所深思而弗敢信焉者也。不觀之朱子乎。其曰未須理會互相發。且從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如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則其的準也。

述古

吾人之學何爲而然也。爲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也。

黃勉齋曰。性者萬物之一原。

朱子曰。物兼生植言。物也有是性。

鄒元標曰。性者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亡之理也。亦天地民物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不亡之理也。一人之生理。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

然散見於萬物爲道者。統會於人卽爲性。

太極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十一

理齋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又曰。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卽道也。

饒雙峯曰。子思率性之言。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爲人力之所安排。告旬之見是也。

胡雲峯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

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清濁美惡又判入之大分

大字最妙就大槩說清濁質中之氣美惡氣中之質。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在當天萬物咸都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為隨其所居而通塞不同。物稟得氣偏這性也隨氣轉了故虎狼之父于只是仁上有一點子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豺獾之報本只是禮上有一點子雖鳩之有別只是智上有一點子雉之食而呼只是信上有一點子人頭圖象天足方

大成通志卷十

理精義要

上

理

象地北極在天中央人百會穴在頂日月往來在天之南人兩眼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人之腎水亦在前此得氣之正如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皆得氣之偏。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便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故惡

人為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為人提撕驚覺切言性者曰恒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陳北溪曰何以不謂之性而謂之理蓋理只泛言天地間人

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固有故謂之性。性以賦於我者言天以公共道理言天理即仁義禮智四者

吳義夫曰自散在事物者言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即是一物各具一太極自人心得於天者言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即是萬物統體一太極然一實萬殊故曰事理衆理合萬為一故曰天理一理而已

朱子曰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精義要

下

理

胡雲峯曰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即事以窮理。非空虛無用之物。所以釋明德至善格物皆曰事理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是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

反謂反之於身天地之性以其純粹言

朱子曰天地之性事以理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壓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馮少墟曰性原只是一箇但言氣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

義理

無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如皆水也有流而終無所濁有流而未遠濁者有流而遠方濁者清濁雖不同然同一水也

夫君子之弗性不為氣質所拘物欲所蔽

曰氣質有文也不然則曰氣質之稟氣稟是內根所拘有分數物欲是耳目口鼻外榮蔽則全遮而昏

而實友之以學焉

程子曰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善而復其本

譬水之清則性之本善也至於濁了用力斂則疾清用力緩

本末通志卷十七

程子說

十五

理齊

則澄清及其清也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濁來換却清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隅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泥於不善而性未

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

其如此故人不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以盡其性

朱子曰盡不是做工夫謂工夫已至步盡得本然之全體就

行上說又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

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麤無毫髮之不盡也總是知行無

不盡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能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

性存諸中止曰理而發之外則為五德五德亦曰五性○氣

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變化之可以中正而全仁義禮智信

矣

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

王陽明曰以至理之凝聚而言則謂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

言則謂心

馮少墟曰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論心之工夫歸之操

本末通志卷十七

理齊說

十六

理齊

存正得統於孔子處

薛文清曰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

實踐皆自此進

曹月川曰學聖之事主於一心事都在心上做工夫是入

孔門的大路

王陽明曰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

賢之學聖賢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矣

慶嘗聞之先儒云釋氏言心而吾儒不言心又云孔門皆不

言也惟孟氏言之夫孔門非不言也不狂言也又非自孟氏

言也。前已言之矣。何哉。易坎曰維心。益曰惠心。繫曰洗心。並心書焉。謹人心道心。仲尼以禮制心。盤庚中乃心。有一心。畢命收放心。同命格非心。詩單厥心。凡皆重言乎心也。至於孔門心傳曰正心曰從心曰其心曰用心之類。猶見心有所歸。而非單言心字也。豈同釋氏云爾哉。

御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邪邪。切思心主於身。性具於心。

仁義禮智性也。合性於知覺有心之名。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以得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生於身而具是理者也。

本義卷十七 理齋說

七

理齋

御子之所謂求其放心

或謂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視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朱子曰然。

蘇子瞻曰。入心一息不可放。縱閒散既久。毫髮微事。使自不堪。

朱子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得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本無去來也。

張南軒曰。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入心之危無可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費精一之而已。

新安陳氏曰。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即所以求仁學問者。求仁之方也。

朱子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

程伊川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上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慶觀孟子之言。可見矣。于云。仁人心下。即續之以惡指。養糊梓。養小從小。要人爵故。指點以仁熟。隨以學進之。

陸象山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

本義卷十七

理齋說

七

理齋

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爲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綠錦之具。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害敗類之說。豈不甚可嘆哉。

存其心之兩語。益爲萬古不易之至教矣。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又曰。存不獨是始初工夫。初間因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又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又曰。心色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輔慶源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過矣

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

朱子曰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便不能存

真西山曰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陳潛室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

朱子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

朱子曰

性理要

尤

經

方養得義之性

仁者本心之全體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之生又得夫天地生物之心

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性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又曰若是存得仁自然頭上做着不用

逐事安排

李延平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

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天理也

程子曰義理之性足以包之則其為天性益深切明著

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一致之道也故曰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

程子曰五常之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四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

朱子曰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辭讓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黃勉齋曰貫字如一箇物實在四箇物裏面包字如四箇物

朱子曰

性理要

二

經

却合在一箇物裏面

吾夫子一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為仁之方此則大聖人之垂教者為然也

李愿中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知仁矣

輔慶源曰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為先務也

楊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為要

朱子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

人求仁

迨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說昭明

胡雲峯曰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仁人心也直指出心言

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坐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言
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一身孟子之言視中庸又覺親
切矣

真西山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
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而不可以二
視之也

按孟子曰仁者愛人饒氏謂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下

理齋

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

而盡性之事雖曰同源共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
言矣大約窮理以為入門

朱子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窮理常不間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程明道曰學者須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

立志以定趨向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立則有根本譬如種木有舊根本
然後培養成就合抱之材

王陽明曰學者先須立志一念為善如種樹然但勿忘勿動
只培養植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枝葉日茂

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

胡雲峯曰存者操之而不合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

楊咸中曰省以審其所妄察以考其所至

林次崖曰存養省察亦要并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
得不存養此心有時而放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
不自知又曰存養既兼動靜不是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備充實踐以深之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下

理齋

擴謂推廣善端充則滿其本然之量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老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又
曰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
也

而存誠以為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

誠者為善去惡之實心與實無妄則存矣

朱子曰敬不可混說須是每事上檢點

六所謂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

易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是且窮理。物上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朱子曰。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只要硬做。便窄狹。又曰。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又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為先。

程子曰。進學在致知。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張南軒曰。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從所見端確為之。此之謂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二三 理齋

知常在先可也。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與知。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李延平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

然後循序少進而別審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程子曰。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有悟處。

朱子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頻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頻放這邊。也是

頻放那邊。也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梁梓。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二四 理齋

之遠。只在熟與不熟。

或讀書以講明道理。

陳潛室曰。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楊龜山曰。學道者。舍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過九達之衢。未

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起而已。

朱子曰。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舍多。但要精熟。自然見得意緒。

輔慶源曰。學者須是將聖賢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

王陽明曰六經之實具於吾心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字之末。雖曰然以為是六經耶。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起然自得。於忘言象數之表。

輔慶源曰讀書若能靜聖賢言語切己體察而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只作舊一場話。則是口耳之學矣。

薛敬軒曰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

或作文以晤養性情。

許頴陽曰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學以充其志而亡。

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句口而求字。而論不於身心體認。則又何益。

馮少墟曰。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詞。便是好舉業。

求了。凡曰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便污了文趣。蓋心惟公惟。

恕。便不為鄙穢所染。

或折衷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容舞蹈之際。

慶謂規矩準繩禮也。亦有事機之應。以義起者。不謂之禮。不可也。故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彛則暢。若夫聲容之作。所以化氣質。養德性。舞蹈之事。所以講進退。明出處也。古人之教。必先良有以哉。

蔡氏曰。禮之和即是樂。之節即是禮。不是截然二物。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又曰。持。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王

理齋

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又曰。格物窮理。但須誠意以格之。

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一邊工夫耶。

尹彥明曰。觀聖賢是會通得一件。便於行一件。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也。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廣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又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

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巖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而行。愈有所施行之力。而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之。可至焉耳。若所謂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

王陽明曰。念。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

陸象山曰。後世之言學者。須要各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良心都蒙蔽了。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向。

求造聖人之極致

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陳子翁曰。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張子厚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於世。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又曰。學者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

第一等人才。才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得第四五等人。就他才力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王陽明曰。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參其非笑謗斥。以為怪物。即或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為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之具於其外。

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吾敬以持其

志

張南軒曰。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

朱子曰。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

然所謂敬者。不為氣奪則可矣。

朱子曰。氣不從志處。乃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

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塿澆灌。以成之。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直養之而已。

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菓子。中間食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塿澆灌。方得成。

陸子靜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不失本心。然此心之良。人所共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成。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既久之。暢茂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本

理齋

條達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并進。蓋非猶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興。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然先儒以爲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

楊中立曰。涵養工夫。實貫始終。始也涵養。既也省察。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學者敬以守之。庶可以橫充而力行矣。

朱子曰。學者須虛心涵泳。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

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又曰。涵養須用敬。

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已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存養時。就有省察工夫。若在和學。亦須各自用力。

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而已。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又曰。克已固學者之急。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

理齋

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分明。方於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主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便克轉去。

曹正夫曰。學者之心。發於義理者。常微而役於形氣者。常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四面受敵。是在學者善克之。

朱子曰。克已亦無別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尹彥明曰。克已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今人只爲事。都要好。便沒下手處。

張南軒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甚於戛而終不能持於久觀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亡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又曰人之一心天理勝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是於此體認省察又曰天理人欲無硬定界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能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定侵過來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三十

理齋

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謝顯道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即入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予想天下之至入微者莫如風至迅發者莫如雷人能不以小惡為小而為不以小善為小而為之改之惟恐不勇遷之惟恐不速則天

理存而人欲滅如風雷之有益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過不可以遠免故賢如伯玉聖如孔子猶曰寡過無大過也

去私容理之功首之以持敬

朱子曰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如此少聞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又曰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却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己誠則便不消言問邪之意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自無病何須服藥若初學則須是工夫到無所不用其極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三十

理齋

次之以集義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義就千條萬緒中有條理處說集義猶積善也

朱子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義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主一之謂敬

陳註漢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上之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似把做。圖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

合宜之謂義

韓慶源曰。能求其心而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一

理齋

胡雪峯曰。路在前。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前。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則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耳。故

孟子兼言仁義。惟放心章單言仁。

朱子曰。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致命遂志而已。又曰。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而為不仁。是以為人莫要乎克己。私既克。則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

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黃直卿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方端。而無邪曲偏蔽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以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乎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應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本原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主兩

理齋

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

王陽明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

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以巧言令色為甚。

真西山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一者。蕃形有大
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別。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
有是理。天與之也。天地無心。於穆之理。萬古爲新。人惟有形
氣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初隱之發。而有以挽之。
則仁不能充。義禮智亦然。此孟子所以惺惺於充之一言也。
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因其發而保養扶持去。其所善者。若
火之然。因而燄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

信之篤而行之力。

黃勉齋曰。爲學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

宋成通志卷十七

理學要

王

理學

理炯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

吾心。而無所虧。

薛文清曰。自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

一句。便有益。

尤西川曰。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人讀書却不。行是

爲侮聖人之言。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輕重。行爲重。

德之全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不
之微。以及一言一動之無妄。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

不實。反身而誠矣。

天只是自己檢點過。不是與。武友之。反。身而誠。如外盡
事親之理。而內盡愛敬之實。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王陽明曰。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
其身。

游氏曰。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
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蓋其用力之始。以敬爲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敬也者。
其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宋成通志卷十七

理學要

三六

聖賢

此之謂敬。是誠而後敬也。

魏鶴山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諸仁處多有敬字之義。如四
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

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跏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
後。仁字敬字誠字。皆得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爲敬最精切。

陳北溪口主敬之工。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

可無也。

朱子曰。敬是微上微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放下這敬不
得。

十七卷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目錄	學慶著
致知格物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博文約禮慶著		
習靜慶著	附錄十七條	
天命慶著		
道慶著		
虞廷十六字慶著	附錄二條	
中庸中和慶著	附錄二條	
大成通志卷十八	目錄	
戒懼慎獨慶著		
形上形下慶著		
元亨利貞慶著		
太極慶著	附錄一條	
陰陽慶著	附錄三條	
動靜慶著		
五行慶著	附錄六條	又慶一條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慶著	附錄六條	
理氣慶著	附錄二條	

心慶著	附錄三條	
性慶著		
性善慶著		
氣質之性慶著		
情慶著		
才慶著		
德慶著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慶著		
明德慶著	附錄一	
大成通志卷十八	目錄	
明命慶著		
至善慶著		
仁慶著	附錄三十六條	又慶一條
仁義慶著		
仁義禮智中正附慶著		
剛勇慶著		
禮樂慶著		
存誠慶著	附錄四條	
主敬慶著	附錄一條	
目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學

人生天地間事功節義在夫遇窮理盡性本諸學遇因乎時學由乎我遇因乎時非我所致之也學由乎我豈我所致之哉於所可致者而未致焉譬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曰致之而未得所主焉譬之通九達之衢而未知所之也朱子

先原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一

理齋

曰觀夫理之所當然而效法之又曰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法之是之謂主也學得其主涵養德性而已矣德全而性存則事功節義本德之所發性之所見隨其所遇以致之又何容心於其間哉

致知格物

知乃人心之靈致謂因其已知而推及之欲其知處無不盡也

慶按朱子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

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至釋明德曰人

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前二說小

異妙哉胡雲峯之言曰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格至也或曰極至之謂格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所以然如君仁臣忠之類所當然如君何故用仁之類

一物必有一理格物非謂窮盡天下之理但能隨事觀理靜與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二

理齋

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大若小蓋將無所不知矣又非止格得一物而萬理通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更於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麓蓋將無所不知矣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朱子曰格物龍零碎說致知就全體說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

實只是一理。繞明彼即曉此。

若其用工之方。不外朱子所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處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所以然者。卽中庸明善之事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事接物。各體驗。漸上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體驗去。陳善翁曰。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因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

朱子遺書卷十八

理齋書

三

理齋

許益之曰。致知力行。並行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心之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一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以應天下之事矣。聖人設教。使人不昧自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積之既久。進之益深。則神明自靈。擴充廣大。而日用動靜之微。以及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洞徹無遺。則道理之在我者。毫不容間。而

事機之所當為。無不順應。謂知不在於身體力行。而其身體力行。又有他道哉。孔子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之謂也。

博文約禮

博所以驗諸事。約所以體諸身。孔子之所謂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昭著者。皆然。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故不曰窮理。不曰格物。只曰博文。上之云者。蓋以文字之內。足以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又顯文字之外。足以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朱子曰。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秩然而有。規。截然而不亂者。皆是。簡束有要。須循其則。是曰約禮。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故不曰約理。只曰約禮。上之云者。使於視聽言動上。皆範於規矩準繩。而持守有節。循行無陋。朱子曰。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如無內外人。已說。朱子所云。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而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者。是也。如貴體用知行言。朱子所云。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常者。是也。甚矣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

朱子遺書卷十八

理齋書

四

理齋

從前許多博處盡皆受用。

習靜

學者靜以立基以人事言之。循理之謂真靜。從欲之謂妄動。故曰無欲而靜。

王陽明曰。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

程伊川曰。無事靜生。有事應副。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當自提撕。勿與異往。便是工夫。豈以漠然不應事物之本為靜耶。為學工夫。須要靜。是靜事。無見得然。也只是是一個敬。

大學通志卷十八

讀書節要

五

聖賢

賈文清曰。人生在世。如意之事。當少。不如意之事。當多。雖大富貴人亦所不免。況貧賤者乎。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虛然無不足矣。

王陽明曰。敬也者。非聲色貨利外訪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黃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而動也。動亦靜也。

或曰。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賈文清曰。此是氣定。若只知此求靜。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逐發。仍然妄動矣。惟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當知本性方是。

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彼默坐者。安得遽謂之靜。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伊川曰。主一者。養動之根。世間一切事。為惟心所造。

袁了凡曰。一毫機械藏於胸中。則心術壞矣。上天所惡。莫甚於機。吾願學者。已過事勿留。未來事勿想。見在事勿著。或頻或道。勿起愛憎心。

不靜不生。

大學通志卷十八

讀書節要

六

聖賢

袁了凡曰。掃除外好。歸併一於收攝此心。緣七客。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學者本領也。

不一不達。

程伊川曰。心要精一。於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循過事。方好。須臾也壞也。

不虛不瑣。

此本太虛。多欲為障。果能一切嗜好。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無所擾。內自安定。則不虛虛而自虛矣。

苟得事心之要。雖終日城市。日與入事應酬。不懈其為靜也。

入山求靜。以山也。有時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以空也。有時雖坐。仍不靜矣。惟靜惟一。惟虛便是事心之道。由是靜以誠身。儉以養德。則盛德存焉。廣業著焉。

陸象山曰。不曾覺得私意。一箇終難入德典。則虛度。何以知之。

然則是心也。愈收歛則愈脫灑。愈舒展則愈精微。幾學便須有着力處。既學便須有得力處。學術明則事功不謬矣。學者可不主於靜哉。

人之一心。最虛最靈。若果私欲消除。天理融徹。則無所放失。

本原流志卷十人

理簡節要

七

理齊

自然元氣流行。至於包含無外。省存無間。其於學也。為何如。王陽明曰。讀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言其德。而達諸用。

許敬忠曰。當年結首。手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固以漸染沉迷於利欲中。愈其身逐焉。而莫知其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誤。

李九我曰。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閤。不無可省處。寧疎母周。寧朴母華。寧簡母煩。要以聚精神於本業。母令他有所分。

天命

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又曰。理之所從出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陳北溪曰。天固是上天。要之。理是也。經書中。凡以主宰言。皆曰帝。以包涵徧覆言。皆曰天。之所以為天。果何為哉。豈蒼蒼焉爾矣。實自然之理。流通而我所體焉。不遏者也。

命。謂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己者。然有以理言者。天之所賦於人物者是也。有以氣言者。一謂人之所以夭壽窮通者是也。一謂人之氣稟清濁不齊者是也。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

本原流志卷十人

理簡節要

八

理齊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迎。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故君子戰兢。兢。兢。朝乾夕惕。盡其人事而已矣。

釋天命者。或曰。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或曰。天道流行。賦于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者。或曰。太極流行。賦于萬物。未有成立之名。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莫非天也。莫非理也。體認者曰。知曰畏。又有曰。樂天知命。知天立命。變而通之。善顧諟。恒性。詩崇德不康。皆其証也。

道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難處說得易處說得太處說得太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礙處學者求道時自是頭項多須從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昔人云世無純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蓋所見者博所取者約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乃爲道不離陰陽然陰陽流行氣也形而下也太虛所涵道也形而上也通稱之爲人所共由之路亦爲事物當然之理有曰義理之總名合德仁而言之也有曰性中分派條理合性而言之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

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講義

九

理齋

虞廷十六字

堯授舜只四字舜授禹益以十六字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做工夫處首曰人心道心非有二心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只謂之心而已但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墜未墜之間

易流於不好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己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精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底工夫即明善即致知惟一有篤行底行持即誠身即誠意精一二字是聖七相傳之學孔子之一貫猶是也在堯舜禹之允執厥中即顏子之擇中得善其來源遠而會歸豈有歧哉

真西山曰大學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行孟子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

大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講義

十

理齋

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欲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遠禽獸不遠始也特毫髮之間終也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耳

胡雲峯曰朱子以前多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遏血氣之勇故言人心亦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

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中庸中和

朱子不偏不倚以心論無過不及以事論未發之中七之體也時中之中七之用也中只是恰好底道理爲不見得是亘古今當然不可變易底故又着箇庸字無中做出庸來不分二物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德行人做底人七不同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性情天生底人七一班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蓋中和者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也推所自來言之耳游氏所謂德卽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卽見諸行事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論學

士

理齋

易者也

饒仲元曰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涇養平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倪仲弘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功用惟在乎主敬而已戒懼恐懼敬也擇善固執主敬者能之

戒懼慎獨

人不皆聖賢故不能盡循其性聖人出而修之因其氣象之不齊而立敬不睹不聞只是在萬事未萌芽處防其不然戒懼恐懼是靜而敬以保守天理惟恐須臾之有間所以涇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涇養工夫慎獨是動而敬以檢防人欲惟恐毫釐之有差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惡矣曾子雖言之於大學然只就動處發語未嘗說到前一截工夫若子思先從戒懼處言靜時之涇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至於引用不舉植物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論學

士

理齋

而曰爲魚欲人於動處用力是授受真傳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未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顯得已發之和大本卽天命之性達道卽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上說來體用一源非志道者孰能知之到天地位萬物育便見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見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實有此理自有此事但所歷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主能使一家之父七子七夫七婦七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婢奴從御生植

畜養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國亦然至於天下不過充
滿其量而已矣

形上形下

形上形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是動而可見之時若只說在上
在下便兩截或問朱子何以形而上下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
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所以程子謂欄截得分明
夫理是道也無體故謂不可見得是道物是器也器有體故謂可
見得是器也器形迹故不曰氣而曰器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所以為是器之理者乃道也朱子曰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
便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外別有所謂理如人身是
器所以能語言動作旋便是理只在器上見得後世理氣之
說與氣質之性等說皆實本易而互相發明也

元亨利貞

元大也以統亨利貞故曰衆善之長也亨通也謂嘉美之會故
曰嘉之會也利宜也謂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曰義之和也貞
正而固也謂實理具備隨在各是故曰事之幹也總之就氣上
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合理氣而論之亦得以氣論如物之初
生為元於時為春發達為亨於時為夏成就為利於時為秋歛

卷十及

理書節要

十三

理書

藏為貞於時為冬以理論如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
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成以理氣論如得天之元在我謂之
仁得天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之貞在
我謂之知天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百物人非仁義禮
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然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
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其成
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德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

太者通廣甚大之名極至也蓋渾淪天地萬物之理極好至善
便是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只是說
無中自有此理此理自然至善濂溪恐人將太極認成一箇形
象底物有故又說無極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
無為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貫通全體無乎不在而又初無聲臭影
響之可言也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
也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
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
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易有太極

卷十及

理書節要

十四

理書

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朱子理為太極以名義言之也張子性為太極以包涵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考言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考言也論未發便是理已發則為情矣詳而言之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之中萬象森然不可謂之無矣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形與器故曰太極本無極太極之中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趨吉避凶其本則主於靜若是則性焉安焉者得此而已矣復焉執焉者學以得此而已矣

太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五

理齋

按太極若止以為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又未嘗與陰陽相離正當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人物本同一理却只是一箇圈子氣象便有不同遂分開數箇圈子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

陰陽易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一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

朱子曰分一箇看亦得分兩箇看亦得者何也分而言之謂之

二氣便屬二物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所謂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天下事物是也

以理自為理與理形於氣論則對峙底實有兩箇

合而言之只是一氣本無二物朱子曰陰氣流行即為陽氣疑聚即為陰張子曰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程子曰陰陽本無始互相發明周子曰陰根陽根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此陰陽變化也

細論之陰中有陰陽陽中亦有陰陽應故曰陰陽變化不窮一

太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六

理齋

道之變化不窮也人能察於動靜之際則道不遠矣

動靜

動靜氣也所以動靜理也動靜盡太極之體用者也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或曰太極含動靜者以本體之理言也或曰太極有動靜者以流行之氣言也若夫程子見謂動靜無端朱子論其初只以陰靜為太極之本蓋以事言之則有動靜以理言之則主靜為本敬其主靜工夫慶謂未動時敬為主而義已具方動時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人欲滅而天理存由是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

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理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學孟子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五行

五行之有氣質有道存焉。故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朱子所謂質具於地氣形於天。地一陰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朱子曰：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何以分別地言其大槩。

本原通志卷十八

經義新纂

十七

理齊

土是地之形質。

然以質而論其陰陽初生之數。本曰水火木金土陰陽相間。猶東南西北對峙者也。實從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奇數多寡之數而言也。故朱子曰：水木陽也火金陰也。

按一三五為奇二四為耦水金數多水火數少數乃陽生陰

陰生陽之數此是以數言不以次第言。

蓋造化本原只是一箇陽變而助陰故生水。上陰根陽水爻後便陰合而陽盛故上火。上陽根陰此兩箇是母不言水之子金

者火之子故錯列左右而生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故居中故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按水本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擠而不得達故水陰盛

居右火本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擠而不得達故火陽

盛居左木則陽之濕氣寢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

質柔乃陽釋故火火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故

結而為金其質剛為陰釋故火水天地生物先其輕清次其

重濁水火在五行中品清金木便濁土更濁若人之一身先

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

本原通志卷十八

經義新纂

十八

理齊

如此何嘗有二。

如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陽之一初一盛與陰之一初一盛而言也。據圖象所穿之畫謂自陰陽之氣所交而來者也。

水初生之陽木初盛之陽火初生之陰金初盛之陰

以氣而論其四時運行之序本曰木火土金水以陰陽相生言

猶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實本春為少陽夏為太陽秋為少

陰冬為太陰陽動陰靜而為言也故朱子曰：木火陽也金水陰

也蓋木春旺火夏旺金秋旺水冬旺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惟

夏最旺故生出秋金以圖象考之惟火金有畫穿乎土內可見

矣故曰五行順布四時行焉。

四象八卦全藉上故曰成性存七

如洪範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達子之月為歲首當如此序其實金之終即為水之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宜如前序其實水之終即為木之始昔人云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二言有至理焉不然亦表朱子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之說可也。變故謂初生之序即是相交之序。運行之序即自相生之序。進而以陰陽所生之先後論則先生者為母次生者為子母盛而子釋如曰水陰盛火陽盛木陽釋金陰釋是以生之先後子木此道志卷十八 理齋集要 十九 聖齋

母而論盛釋也無不可也。以陰陽氣到之初終論則始到者自幼嫩既到者自強盛始釋而終盛如曰水為陽釋木為陽盛火為陰釋金為陰盛是以氣之初終生長而論盛釋也亦無不可也。至於水之變陰而根陽猶運行者自冬至而陽生也火之變陽而根陰亦猶運行者自大暑而陰伏也黃勉齋與朱子相疑未果後李氏希康亦有疑焉處以此折衷之甚矣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造化發育實全行而不悖然變化無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謂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所謂易也六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學者希聖達天二五之精妙合而觀是二氣五行具備而太極之蘊渾全焉則孔顏之行藏我亦可學是書前之易也夫學亦求盡乎書前之易而已矣

道之大源出於易天地人物之道備矣孔子曰易有太極無思也無為也又曰易與天地準又曰成性存七以人之最初具天地之性也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自天下之道以見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皆聖人崇德廣業之極功河洛之理大暢後世濂溪周子廣太極之體曰無極盡太極之用曰兩儀四象八卦生七無窮原始要終而為圖說發明太極之奧以探性源得孔子之統者也蓋其博學力行闡道甚早襟懷飄灑渾如光風霽月天下後世凡德性學問中入敬通時敏焉得而過之哉周子之學於是為大矣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

以氣言之在天所行之運有五行其氣陰陽而已

天亦道中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謂無一不本於天性道出於天教亦天教五典故中庸開口云云

未有五行只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以理言之在人所得之性有五常其實健順而已

在天之氣有理存焉在人之性即天之理

健順本陰陽之體而言五常本五行之德而言朱子於五常之外益以健順便在造化上推原出五行之德

健順即在人之陰陽陰陽即在天之健順至謂剛柔各指其合氣與形而理具者已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剛柔也又曰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欲藏為事作長為生欲藏主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二十

若夫主仁義為言省文也

分而言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知土則貫於陰陽之中故信亦然仁木義金禮火知水却無信然四者實理是信土為二氣之冲和信亦冲和而兼健順者也

仁即春木其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即夏火其熾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皆用之所以行也義即秋金不勝乎可否之宜知即冬水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皆體之所以立也信之體是理而不居者也信是理而不居者順也

而而言之非特土與信然也五行各有陰陽五常各有健順仁禮之用又柔義知之用又剛

仁不居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却又足順義固從宜其用則決裂如圓明達其用則分別却又足健前分論四德各有體用此總論四德之用則前所言又盡屬體

朱子曰五行各具一性人具五行之理物亦各具五行之理只是得其偏者廣論人具五常之性當盡五常之德若夫出入於是雖曰未能全德可以節取其與庶物之別未甚遠矣

理氣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主

由程張氣質之性遂有理氣之說朱子曰天地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合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仁義禮智皆理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蓋理氣不相離本無先後之可言必欲推氣之所從來而以本原論之則人物之生須先有此理然後有此氣而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若論其稟賦則生物之時是氣至而後理

有所寓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究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若不同是究其變而言之也吁天之所賦為理氣人之所受為性形人之全是形而不能盡性者何哉

言理不言性言氣不言質省文也

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物與人同知覺理若不同如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

心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也者神明之舍邵子所謂性之郭廓是也

太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三

理齊

固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非心之神明乎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盧玉溪曰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為表裏虛主理言靈主氣言

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象氣言明主理言先言

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

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慶因為之廣其說曰靈處是心不是性只是心所具之理情

者心之用也心者又性情之主所之謂之志所願謂之欲所起

謂之意三者善惡公私之不同於是因省察而用思因周詳而

有慮知覺則其靈也敬則其主也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賢言

心處兼此二者故表與敬本心體之所有見廟與墓而興則應

矣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

為之文於是若有若俎豆幣帛之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

如以七孔八毛之肉團為心則又相去千萬里即有作主不定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善惡之心此正交

戰之驗也明道曰有主則實伊川曰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使

虛義理主於中便實周子曰寂然不動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

非無所運動之謂也人心之有寂感太極之有動靜也

太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二

理齊

性

程子曰自人享受而言謂之性也即理也又曰天降之謂性天

降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也朱子謂人生所得於天之理

又謂人生所稟天理是箇渾淪底物慶又補之曰在天謂之理

在人謂之性在事又謂之理黃勉齋曰性者人物所得於天之

理也美禮知之屬是也是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

稟之氣或值清濁美惡之不同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

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或殊而其所以

為知覺運動者却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同而人之有四

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故求其能行之者聖人則盡其性學者則復其性

性善

孟子則出善言性之本若氣質之性便不是本性只是理無不善蓋天理之初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五峯東坡非性善之說流於告子無善不善了君子不謂性就氣質言性相近就稟受雜乎氣質言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荀子以性爲惡其善者偽也皆非也韓子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又謂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二五 理齊

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皆是說氣況三品之說是則九牛毛之說非矣

氣質之性

伊川橫渠諸儒皆論氣質之性朱子謂只是此理在氣質之中一語了徹如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而爲言耳但人與物別處雖得其正且通者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稟賦清者明而濁者昏美者粹而惡者雜則有以物欲不蔽而天理勝者有蔽之而人欲勝者若純業進修則皆可以復其本原之善故曰聖人

可學而至貴不懈於用力也

情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朱子曰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性之動而有爲者也故仁義禮知未發之謂性至爲事物遂着發出來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仁義禮知之發見其實皆情也孟子皆謂之心以心統性情故也因性之善便知情無不善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多謂以常論之情有善惡而孟子論善從本原處論也然情非不善也雜以私欲則惡矣要之聖人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得其正學者則當存心養性得其情可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二六

理齊

才

朱子曰稟於氣之謂才也是資質又曰能爲之謂才性之具而能爲者也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皆指理義之作用言體則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以才之善便見性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揮之至於仁義禮知不可勝用才也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以爲有善惡然曰性本乎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有不齊是才有惡之說或者本氣質而言之也亦猶云氣質之性也

德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或曰：行義理而得之於心者，或曰：義理之得於已者。或曰：已所獨得之理，總之得於心，與得於已，得於稟受，與得於進修，皆可謂德。不若得之於心，而不失，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得之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得得字，又皆切實而有味。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而心與理為一，斯謂之德。故朱子初作得於身後，改作得於心，氣節之所以遜於德性，不其然哉。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本義通卷十人

理齊節要

七

理齊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求於不一之善，約會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伊尹得發明也。

明德

朱子謂明德是本心，又謂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統體用，所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者心之寂明，存諸中，靈者心之靈明，應諸外，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又心猶虛也，虛猶鑑之空，靈猶

鑑之照，惟虛靈故不昧，虛靈不昧，心也。這是明，惟虛故具衆理，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性也。惟靈故應萬事，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情也。具衆理，應萬事，統性與情也。這是德，然所以應萬事，即其具衆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在言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本來同有，原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品節漸長，之則品節漸洗，濫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原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少，安能保之使常明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法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

本義通卷十人

理齊節要

一

理齊

使發半曰明之七，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蓋提撕省察，無一息可間斷，得之所以日新又新也。

明命

天之明命，即明德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言德則命在其中。故言明德者，曰人之所得乎天，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言命則德在其中。故言明命者，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也。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

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顯發明命之所。亦孰非明上德之所。一德也。人皆有之。能得全體之大者。稱峻耳。

至善

至善乃太極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故朱子曰。事理當然之極。則程子曰。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只是無一毫不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不特理會到極處。須要做到極處。吳臨

川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流

本原道志卷十人

聖賢節要

三九

聖賢

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上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實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上聖不必皆自明而誠之。上賢天生之民。莫不有是。則人之所秉之學。宜無不好。但恐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

仁

慶謂太極渾淪之理。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間含具萬有。而綱

領之大者。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同具於性。而仁之道大。乃生物之本。包五常。貫萬善。故雖居五常之中。而為義禮智信所不能外。是故不可以一言盡之。

朱子曰。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義。蓋此理直是。難言。當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

真西山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

所以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無所不統。

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無所不通。所以

本原道志卷十人

聖賢節要

三九

聖賢

汪有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發善之要也。

李愿中曰。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

頃刻停息。斷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昆靈五畜。中和之氣所聚。

會聚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為純理。惟人獨得之。

恐推測體認。未精於他處。便有礙也。

慶覽諸家言仁。謂在天地則怡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

人利物之心。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己。已私復恐天理。則此心之體。

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則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謝道淵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言有生之意

又曰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張南軒曰仁者天下之正理以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三

理齋

又曰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謝道顯又曰仁者天之理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

其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之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由是有謂惟無私欲然後仁無私欲是仁以前事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

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蓋謂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牽滯而後水始見

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到一體處是仁以後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也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骸夫人豈有破四肢百骸而不重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哉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五

理齋

陳北溪曰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已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騰蕩在外了與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據其實已如何與物為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聞之內不過只想像箇中大成氣象

真西山曰手足不仁者非手足自不仁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

要在二者之間識仁

朱元晦問曰須體認到純一不雜處方見與物同體氣象乎

意中謂此語却無病

陳北溪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着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微表裏統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

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以到視聽言動一於理。

朱子曰克己復禮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箇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

大成通志卷十八

聖賢節要

三三

聖賢

至於有曰公曰愛曰恕者公乃仁之理亦在仁之前。

程子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則物我兼照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朱子曰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

或曰程子人字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人字不同緊要在體字上公是仁之理專言公只空虛說理不見其切於已。朱子曰此說得之。

張南軒曰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而愛則仁之用

周子曰愛爲仁謂愛爲仁心之發

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自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却不見前頭是言仁之端陳北溪曰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將仁看得全罷了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以仁爲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做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

大成通志卷十八

聖賢節要

三四

聖賢

恕所以施愛者

朱子曰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施是從這裏流出。○青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不可言盡如此等處極當細看若專以知覺言仁者固不可知覺乃心之靈處。

上蔡以知覺言仁知覺是知之發用處惟仁者能兼之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以仁包四者之用言。

更有以惻隱言仁者亦不可惻隱是情之動處

李似祖問何以知體隱為仁之端。楊中立曰。平昔但以孟子之言體究。又上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動恤民隱。皆疾病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疼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病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以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程子曰。心之德者是專言。包四者在中。

黃勉齋曰。義禮知信。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者何也。義禮知信。德之一端。而仁則德之全體。是仁為主。以兼統四者。故

本義通志卷十八

理齋集

王

理齋

心德之名。惟仁足以當之也。

胡雲峯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故釋不仁則曰失其本心。釋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

朱子曰。以仁貫通周流於四者之間。義是仁之斷制。禮是仁之節文。知是仁之分別。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歛。冬則生之藏也。程子以五常之仁。譬四德之元是也。

愛之理是偏言。只主一事。

張南軒曰。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真西山曰。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不涉義禮知信而義者。又是宜之理。禮者。又是恭敬辭讓之理。知者。又是分別是非之理。與愛之理自不相混。

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之則仁是體。惻隱又是用。朱子曰。仁是未發之愛。是已發之仁。愛之理。仁之體也。愛之發。仁之用也。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

慶文謂有以心言者。則心之德是也。

本義通志卷十八

理齋集

王

理齋

如訓克己復禮。曰本心之全德。三月不違仁。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心而有其德也。仁遠乎哉。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鮮矣。仁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依於仁。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有以理言者。則心之德愛之理是也。

如訓若聖與仁。曰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曰無私心而合天理。

有以事言者。則愛之理心之德是也。

如訓殷有三人。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清

忠未仁。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求仁得仁。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有以功效言者。雖未曰愛之理。而實即愛之理也。

如制必世後仁。曰教化洽也。為天下得人。曰恩惠廣大。教化

無窮。未上有上好仁。曰以愛其下。

學者須是常存此心。平旦省察。覺得箇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恆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誠敬不失。則萬善從此出矣。大然後濟世利物。持此以往。又何患事業有不善哉。恆音販。

本學道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三七

聖齊

仁義

先儒謂孔子單言仁。至孟子兼言仁義。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非孔子之言與。夫仁義者。是以偏言者言之也。然不是於仁字下添出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蓋人性有五。孟子多只說仁義。是指其大端也。以仁包禮。如春生夏長是仁。義也。知如秋收冬藏是義。又禮者仁之著。或曰仁之餘。知者義之歸。或曰義之藏。而信則無不在也。故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仁。便包四者。兼言仁義。又包禮知信。黃勉齋曰。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仁義禮知

仁義禮知。以性之未發者言。是指心體之得於天者。故云四德。得是四者。即為德。行是四者。即為道。若合信字。便謂之五性。或謂之五常。或謂之德性。亦有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為五常者。但仁等言其體。君臣等言其用也。其實一而已矣。孟子只言四端。不曰五端。只有不信於四者之中。却另無信於四

本學道志卷十八

理齊節要

三八

聖齊

者外。昔云仁義中正。亦猶仁義禮知。但發禮知為中正。更為有力。昔云中正仁義。以德之周流於動靜者言。一云乃言生之序。以配火水木金也。度謂仁義字。當如孟子所云仁義字者。中正字當貫於仁義二字中。仁者不偏不倚也。正者定也。平也。要之。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為四端。以周流於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一太極之流行也。成已仁。成物知。皆以行言。故先仁。學不厭知。教不倦。仁可以知言。故先知。孔子知者動。仁者靜。周子則知為靜。仁為動。知固是潛伏底道理。仁固有安靜底道理。然施行却皆有運用之意。誠

哉陳器之曰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仁為體則知為用知為體則仁為用

知者仁之根抵進學以知為先故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知之體成德以仁為首故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未嘗曰勇做工夫處皆在不退轉善夫輔漢卿之言曰勇者仁知之發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發

剛勇

剛屬腎勇之體也是堅強意勇屬柔剛之發也是敢為處輔慶源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有剛有柔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

朱子

四書章句

本

理齊

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未見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

禮樂

禮見於處已接物動靜語默之際本諸恭敬辭遜而不違乎規矩品節循而行之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遏志樂見於擊拊吹噓聲容歌舞之間本諸和順而不違乎中正安恬誠而至之可以養人之耳目而蕩滌其邪穢亦可以和人之情而消融其渣滓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州閭鄉黨

統而吉凶軍賓嘉小而升降揖遜之間無不本乎禮樂禮樂所以正人心扶世教若德性志而天理絕則凡運量酬酢盡屬非僻邪淫離周還於玉帛交錯之文鐘鼓鏗鏘之音終於禮樂判為二物其不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故就人心上說朱子以為禮敬樂和就事理上說程子以為禮序樂和就立教上說沈毅齋

以為禮中而樂和也內則十三學樂二十而後學禮以用功言故樂先而禮後孔子立於禮成於樂以得效言故禮先而樂後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可見人必得之於心而後行之於身則身之所行不本於心未可以言得朱子

朱子

四書章句

本

理齊

存誠

古訓誠意為誠程子曰誠實理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朱子曰漢以來專以誠意言誠至程子以實理言誠後皆棄誠意之說不觀中庸有以實理言者亦有以誠意言者無妄是四面八方都去得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無妄聖人也。不欺猶是兩箇事物就人著力去做底說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曰誠即太極易曰閑邪存其誠凡斯言也未有以誠兼善惡者陳定宇曰君子實於為善固是誠

小人實於爲惡亦是誠。曰誠豈有實於爲善實於爲惡之理哉。如曰有之則非誠也。幾也。通書云誠無爲幾善惡是也。

無爲則善而已。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則有爲而善惡形矣。不是善便是惡。存之之道。

乃在外此。蓋在理只是一箇誠。在幾便有誠不誠。

以實理言誠卽道也。惟天理得誠之名以實心言誠卽德也。必實有是誠然後能實有是德。大學誠意是說用工之詳。致知格物是下手處。自慊是效驗。慎獨是地頭。中庸誠身言其成功之大。天道入道見誠與天爲一至誠至聖見誠合表裏貫。

太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四十

聖齋

至誠以德之存主言。至聖以德之發見言。

人能使心之所發者實而身之所爲者又實則實理全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心實意誠也。身實誠身也。

主敬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謝道顯常惺七法互相發明。箇一心於敬處。

心只在此不二不三是主一心只在此不東不西是無適。惺是心不昏昧只此便是敬。

程子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與朱子其心收歛不容一物互相發明。箇內外主敬處。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可見敬之一字學者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太成道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四十

聖齋

十八卷終

理齋說要節要跋

斯集也藏冠性與理洞先天探本尋源繁美俱備窮理之細繭緣牛毛矣且折衷羣論統一聖直使前聖薪傳炳日星於萬古後學修証會源海於一心補經聖傳功非淺渺洵聖修之宗風吾儒之正道也持讀數過莫禁神仰蓋理學一脉始於唐虞之授受而大暢於洙泗之傳述迄千年來賴有宋儒傳千載不傳之秘繼往開來功不可誣也歟議論愈多則直性愈亂兄傳萬有而歸之約於本性上却有所見卓爾一貫直當下丁已無餘使虛實見前一息千古鍾文曰誰說千年道不傳於今一息

大成通志卷十

理齋節要

四

理齋

即千年願將精一承先聖肯把支離破後賢是也我兄在言前無古人而後無今人傳世大業尤也在茲明道淑人後先其賴龍也心切傾嚮敢陳狂略以圖不朽云

康熙丁未菊月同官學子訓導家春生在鹿田遇龍頓首拜書



理齋說要節要後序

萬類不可以數也而重於萬物者命之曰人與天地而謂之三才弟為是火食垂示而重之歟抑以身備其理而重之歟小人不不足論矣若夫從事孔子寬衣博帶曰者弟為是通顯富貴而謂之歟抑以克盡其道而謂之歟蓋人之從事於道者衆矣而能克盡其道果致也歟耶雖歟應何敢薄天下士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鄉憲伯先生吾不敢輕也憲伯非今日之士也哉憲伯之親同憲伯之志不同也志不同而行遂不同行不同則今日之人不指為腐即笑為迂嗚呼憲伯自盡其道

大成通志卷十

理齋節要

四

理齋

已耳何恤乎人言憲伯所畏者否壇洙泗未能探其真耳既能斯之凡天下進於聖人之門者誰敢笑吾憲伯若夫以高平大義掩青紆紫傲吾憲伯而憲伯不知倣也憲伯衛吾道而自為干櫓援者之言願天下共持干櫓以衛吾道憲伯之心奚失則天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功豈在朱子下嗚呼憲何人也用為深慰 告

順治丁酉八月既望社第汪憲淑度南頓首題于倚齋中



大卷終

大成通志跋

余素未嘗嗜著述切居稽而心
向往之然自讀書論文而外他
無所之惟覽名山勝水獲其趣
不能舍以故登泰岱歷泰寧謁

大成通志跋

一

至聖名賢廟林見遺趾植物車服
與馬之跡遂懷想而弗適至睹
諸遺典諸崇尚之制喟然而嘆
夫古先聖賢之學歷世景仰之
事如此其至矣逮走西北登華

嶽歷崆峒見岐豐之盛過隴山

于朱圉鳥鼠見治水平土功首
陽橫渠為文章行懿之所在遂
玩賞無已猶未也南安之東涉
渭灘望卦山卦臺輒欣々不自
已于東魯得見

大成通志跋

二

孔夫子遺跡西秦得見文王周公
與夫伏羲遺跡余生平遊覽之
快事足矣抑亦有未然者余偕
古吳章子廣王子政興劉子韻

遠諸友榻金城名園以當一場佳山水方淑氣滿座詩酒寄興偶接南安楊子大成通志一書與余友同覽之謂輯孔門言行歷代典章而彙為是集也余聽之曰是矣然泰寧所記古今所傳多矣作可也不作可也時尚詩狂酒亂未曾留意迨宵起覽之彙群典而共為一書是謂集大成誰曰不可遂淨几焚香細

心參觀厨人三報饋弗許時已午矣見楊子考証論斷間用心在聖賢之學與夫帝王崇聖之事而欲令天下共遊聖人之宮牆也乎然而心之所在尚未盡是每言學術必歸之治道楊子之學體用兼備當不徒令天下士共遊聖人之宮牆且令天下之農工商賈老少男女共沐浴化而干戈不用城門不閉海甸

熙之民物皞皞直欲登一世於
羲皇虞周之天也誰謂古聖之
治統道統不至今存哉余沉醉
斯志幾數十旬不忍遽舍遂為
之叙其遊覽之所得並嘆賞之
由願天下有心聖學者毋輕易
視之則余言之非妄而楊子之
心庶不負矣

康熙八年癸賓之月江左社弟

楊逢春頓首謹跋



大成通志後序
粵稽昔子貢云

孔子謂性道不可聞而其可聞者
則文章也自是而後人視聖賢
過高而自是為卑則其求至乎

性天者未能多得夫聖人之道
果徒得之一聞也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蓋亦有其事矣賢社翁
憲伯楊先生者弱冠應制科與
賢相執其奮賦求道之心酷似

陸子靜廢寢忘飧天地不能窮
際之思自後遂廢舉子業慨然
以斯文自任博極羣書著述甚
富若

孔孟之心傳諸儒之證錄莫不精

謝序二

七

聖齋

研密究著為大成通志一書嘗
遊於四方証之賢覽其大槩自
尊崇

先聖之典以及

先聖賢言行之實錄指陳詳加

考証而外瀝著說要節要二冊
非徒聞乎文章之迹而已也抑
亦求乎性道之微矣然

孔子之至聖生民未有吾儒誦法
孔子即以尊崇之禮樂言行之法

謝序三

八

聖齋

則叩之卒莫能應若問性天之
微每曰雖子貢之賢亦莫能喻
而不知子貢立言垂教專主於
悟而不在于聞也先生會悟於
聖道者已久而其所得即著之篇

其立言良為苦矣真千煉大業
為不可及矣得不傳我得不傳
我至云有功

聖門自有孔氏之苗裔目睹而敬
服焉賢不沒為之贊矣

謝序四

九

聖賢

省

康熙丁未孟夏之吉

關中通家社弟謝 賢謹序



大成通志序

業甘量而稱從茲於憲伯楷先
生之門先生曰習經史研制藝
理明旨切卷有裨於業者此淺
於先生志情而學廣先生生平

第一

作穠笑曾筍至其門業而涕之

以為爾小子學求至要務戒生馳
別經書制藝而外不與之也
為一日業制函席先生謹書
至大成一字不繁抄卷而嘆曰

前賢千古後聖年統先聖
之傳弔 末學之宗世道人心
願為頌于

尼山

一人哉前切為願焉海表之平而
業不免應先生遠整笑焉云

第二

獨在理為於墟城市更卜為
於墟為仁壽山之梵客戰志陷
心竟數年於前之忽至兩歲
之秋乃節 業乃謂之曰曠者之
願之積為之慰焉沙表之平業

不克應先生曰大哉 孔子自古及
今代以隆之祀其世以崇其志
謹別岩阿都陋之子也容款
一為於其間雖於聖人與之地
同為之地也其可也 而日星電

第三

降昭于象嶽時川流歌其迹
令人一強焉志至為之志至為地
未至而為世志至人為為何若令
之為世志至人為為何若令
於各史之所載也如阮集於一

書之畢備矣是著者為志弘
義為通以見聖法之隆遠聖之
之無奴也意初其笑以云業之更
甚於其以而乃復索一冊以托業手
業敬領之其乃解懷而為

報中

之進覽雖淺見未能備閑其旨
即其淵源於年表世亦考祥
於先矣先儒迄及孔氏亦備說
觀亦如說條貫之陳稽其傳
皆出於流於大抵聖人之所以

聖也先生之為聖者不可以不
聖也先生之聖人亦僅以事傳
自先生聖至子而能僅以事傳
步傳之業今而知先生之為禪
於及門小子者能淺先生之為

報中

禪於世學人必在深重而為
得
諸公大空同聲嘉嘆而後
焉即即之剖斷氏明公是
以聖而特遠而特粹

重天子學文重道之意欲先生之

願此先生之功偉矣由是

報之先生憲仲里素藏集七

言志無一能窮理之至也性之

書少其為功至門闕乎各

卷六

教者也傳以嗣是也

為世俱為傳先生之願畢

道之業將何以理之

肯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黃鍾之月門生郭弘業

頓首拜書



卷七

大成通志十八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慶撰慶有古韻叶音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
己酉據拾歷代制度不盡闕於孔庭其年表世家
列傳大抵剽掇舊文第十七卷爲理齋說要第十
八卷爲理齋節要乃慶講學之書而綴於聖賢之
後總名曰大成通志似亦未安也

續高士傳五卷

〔清〕高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遺安草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高士傳

五卷》提要

續高士傳序

建業紀映鍾譔

或謂作史者傳一代之事于世外隱淪寥寥不過數人以爲隱淪無益於世黜綴史冊如河海之別溪礪大官之繼水鎔也代不可無亦不必備吾嘗非之古高士莫尚於沮溺丈人諸人彼既無心斯世而其意計猶在收羅孔子于路一輩其強力堅忍雖聖人有所不能是伊尹傳說不過湯武終身耕田版築而已終身沮溺丈人而已而專引以咎士非持論之平也故通人達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忠臣義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天之生之既如此其少仁摩義漸之後或有酷烈則無有也崎嶇光復之餘或有篡竊則無

有也士深自閉匿又如此其固其不幸而為當世隱
名更不幸而為志乘所載更不幸而為弓旌所物色
高士之心已不勝苦而鴻飛霞舉超然滅沒殆不知
幾何人矣史家者流類欲昭大其一代之書至空谷
希聲勢不得不舉一而漏百豈得已哉作者之闕高
士之光也高士以巖穴為室廬以鹿豕為妻子以松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霞為服食以天地為丘壑以清泉白石日出入月盈
虛為自然之文章不磨之名姓後人緬邈玄風按志
傳而企想其模楷慨詠咨嗟流風餘韻所謂太上無
名不可得矣汲汲遜名猶不失為次者乎晉皇甫士
安輯高士傳千餘年來絕響吾友高雲客淑身修行
抗志懷古爰采晉宋以來高士著為續傳鑒別精而

義例嚴歷祀一千三百取士一百四十有三重覈實
也博搜正史貴信也間及文集外紀廣見聞也黜裨
官懼失實也人數百言名籍行事必賅刪煩就簡也
係以贊志仰止也贊必四言從古也或傳畧而贊詳
紀事詠歌廢一不可也首謚志所自也去陶潛薄令
也世遠道微後先相望遂令唐虞以來沈淪隱匿之

續高士傳序

三

遺安草堂

幽光闡發如在目前覽者處網淪法戮觚稜剗泐之
時一對此孤迥卓絕之操谿刻詭激之行何異靡靡
輒如中隄然華嶽三峯劈天插地有不警心洞目狂
叫而痛哭哉嗚乎誦詩讀書可以論高子之世矣亦
可以論皇甫之世矣或曰皇甫之書多齟缺庚桑之
徒出莊列寓言非必實有其人不若高子斷自典午

簡切而明備讀者更爲興起也予曰高士以無名爲

名者也古無其人而何嘗無其事強名之以蓄缺庚

桑真高士之太上者矣廟食而俎豆之此其不祧者

與辛丑十月七日

續高士傳序

遺安堂

續高士傳敘

梅李屠 續撰

人之自愛其才甚矣人之樂自見其才甚矣愛其才

宜必樂自見猶應龍之迅天飛神鸞之輝九苞也古

之高士蘊閣抱奇道希虞夏才匪易矣顧遠引不試

視當世爲秦越土苴華腴甘作勞耽寂寞豈其性異

續高士傳敘

遺安堂

人歟抑無所短長處歟乃善全歟熱於就名類先澹

歟夫才爲世用以時行苟不相得大至毀裂輕乃

損削天球夷玉不以禮南郊薦東序剖而爲雜佩非

不寶耀也失其質矣百尺之錦衣襪負販祇益爛笑

故才與時違者寧獨捨擯凌礫畏若櫟湯卽運當出

險小康承藉而君子自審不輕投足愛之甚斯見之

難也漢高之世文終文成已入帷幄比肩戶牖闢通
猶所不願況於黃綺子陵語光武曰陛下似差進此
其不爲杖策仲華亦已審矣自晉以來道薄氣衰佐
命之豪每遜其主功業成就不敢望漢何論三代將
世實無才人不盡用此其故未可爲中智以下者言
之然則雲客續高士傳託始太康不獨爲接踵皇甫
續高士傳敘 二

遺安書堂

矣天地靈異鍾在英傑識量今古揆測躔度權衡若
相絜之以已汚染之俗誰與廓清卽有異數浮慕無
取是不可出開創之代人畏湯火或爲噢咻歸之如
流已饗其德孰論繩墨禮樂百年賢主鬱鬱是不可
出承平之際上下媿安一旦華易賈生所難旅進旅
退有覲予顏又不可出黃唐旣邁吁嗟默默高士有

心復泯其迹彼世之詫盛事慶奇邁者孫君子視之
皆其文具支離不可與深言者也然則士安得獨自
高有不得已然者才與時實使之矣顧晦之曰吾爲
耕夫爲樵叟漁父不材之木可終天年情歟否歟才
之大者用不偶時之睽者才不試愛之甚斯見之難
也而世之人徒以爲有所不屑不亦輕於量高士乎

續高士傳敘 三

遺安書堂

雲客之輯書也以傳系人以讚系傳猶易列象爻詩
陳比興不深言其故俾悟者自察焉其心亦有不得
已者然矣雲客取舍精摭採嚴裁飾唐宋後諸傳簡
雅入古齊驅遷固第攢文辭具見良史其義例可尋
者諸敘縷縷發之獨其意有所屬陵藪朝市不可以
槩余爲指其大畧雲客將曰是夫也多言矣

續高士傳序

錢唐胡介撰

才生天地爲天地用道備萬物爲萬物榮有人焉懷才抱道視天地爲蓬廬等萬物于芻狗而曰吾高士也嗟乎世亦何賴有高士哉胡介曰是以論其世也或亦有所不得志于其間者乎五倫人可自盡唯君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臣之際有得不得焉得則爲陶漁爲版築甚而爲鷹揚五穀世賴有事功不得則爲蹈海爲鑿坯甚而爲叩馬斬祛世賴有風節事功爲天地萬物用風節爲天地萬物榮君臣之道以事功著君臣之倫以風節存然則不得志于君臣而遂不敢得不忍得焉非外君臣也正以存君臣也吾友高子雲客閩南高士也

天才至性篤于人倫讀晉玄晏先生高士傳而有感也爲傳繼之其文雅馴其事核其義嚴其取予慎其寓意遠不獨以士之仕也比女子之字仕不得復士焉卽逃于空虛而谿刻詭誕與溺于老莊浮圖而有託而遁者皆不久焉豈非以所不得者君臣也吾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得自盡焉故所列百四十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三人中率孝友信義有高世之懷而不詭于行使後世不敢有潔身亂倫之高士所以存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不得于君臣而終不敢得焉不忍得焉亦所以存君臣也此或高子之志與嗟乎以高子之孝友信義篤于人倫其終得志于君臣之際與否吾不得而知特窺其閉戶著書而首續高士傳也或亦

有所不得志于中者乎是亦可以論高子之世矣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序

淮南陶 激誤

著書之能前知有二其人庸心末學弗傳也備耳
目無所指歸亦弗傳也如其人寡欲修潔不爲埃壙
之所頌譽而又曠然淵然開快心眼于數千百年之
上卽墮戶守獨不立語言吾亦信其必傳于後無疑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矣予友高子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補衣蔬
食塊處蓬室肆力于學不驕不惰取益于友不汎不
隘所謂寡欲修潔自全其天者與嘗蕭然窮巷中俗
士曾不得至其門而五父之衢亦無能尋其履綦之
迹然則不爲埃壙之所頌譽固其宜已計生平著書
獨多今年春續高士傳又成攷其全編始晉皇甫士

安斷于有明之穆廟中間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微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事將圖藏之以待異日子雲而階六先生力分俸錢疆其梓行于世高子自謂草野膠固之性與子畧同俾予先爲序之予讀之已而歎曰有是哉高子之弗合于世也自予有知識以來先生長者之所以

續高子傳序

二

遺安草堂

教子弟之所以學其初莫不嘔心帖括糞博一第旣售則又仰希榮膺朝夕百謀或左右之與游必相與計須田宅幾何僮妾手指幾何米粟絲帛及貸入金錢幾何促坐指畫語刺刺不少休終身于茲無復遺悔若夫糠粃不贍徂禍不完者踽踽過乎其門則未嘗不目爲僨且恠也今高子生今之時棄今之學卽

生乎前古亦不免爲見肘決踵系樞蓬戶之徒而況承茲末流觸物鉏鋤宜乎寄託鉛槧以全其天夫豈朝夕百謀者所能知也哉烏乎其尤可感歎也已昔宋龔開作傳而于文宋瑞陸君實之事獨詳程克勤作遺民錄而載瀛國公事復援余應詩爲證此皆信史之所不及有事纂述者不能不存其實也高子之

續高子傳序

三

遺安草堂

續是編固各有指歸然而開抉心眼于古之人纖悉畢具俾讀者如見眉髮如聞嘆噫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嘉高子之有而似之也乃爲序之如此

續高士傳序

同里陳日浴撰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古嘉遯君子自重其道不欲詘節以求世知達跡巖穴樂生適性以全其真至使世主欲見而不得致致亦不能羈以利祿天下所以慕仰其高迨夫政教衰道義薄類反以山林釣名往往隨時俯就在朝又不

續高士傳序

遺安草堂

君子不惟亂隱治亦隱則又何也夫治安之世致君澤民迄可以行志而冥然長往此豈非無益治亂之數者耶又奚取然而君子則以政化既以平風俗將日以淳復吾一出而仕不能少有加異于其時者吾猶竊羞之母寧隱也此所以雖治猶隱也亂世文網密爵祿爲害生之其餌君子知不能行其道而隱也固矣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善違害也近世士朝加印綬夕膏斧鑕計猶且爲之非曾不隱此莊生所以致嘆於孤豚也智不如鴻遠矣昔者秦始初元晉業方隆天下士爭以功名自熹皇甫謐以明智之才終其身不仕晉不再傳宗藩更入執朝柄士大夫牽率就戮苟謐而仕禍亦幾不及其身然何

若逆睹其事豈非所謂有見於幾先者耶余友高子雲客嘗讀謚所作高士傳嘉之因爲之續而首以謚接其傳雲客臧否嚴去取斷凡名入仕籍後掛冠者黜迷溺於黃老佛之學者黜爲其無遠鑒之識而侂得於一試也爲其才不足以濟時行不取法於先聖蓋有托而隱也雖以二陶之賢其最著已以其迹適

續高士傳序

三

遺安草堂

有類於是終不得列夫是篇其他則又奚論夫淵明之隱爲晉也使晉不爲宋淵明未必不仕也弘景雖名儒者晚乃溺于服食求仙之事不繫乎時而隱者也此雲客之所以不取也余嘗考經籍志稽康有聖賢高士傳阮孝緒有高隱傳虞樂佐宗測劉杳周弘讓亦續有高士傳孫綽有至人高士傳讚不知此義

家去取與雲客同然否也夫前乎謚與後乎謚作者至多然皆未有其傳傳者惟其謚也今則雲客謚起陶唐迄魏二千年凡九十人雲客起晉至明穆廟一千三百年凡一百四十三人明國史未備今先芻蕘諸家所紀傳者入之尚以待異日自明以上其有散見于傳記非正史所載者附于後

續高士傳序

四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總目

卷之一

晉 三十有一人

卷之二

南朝宋 十有一人

南朝齊 八人

南朝梁 七人

南朝陳 一人

續高士傳

總目

北朝魏 三人

北朝齊 一人

隋 二人

卷之三

唐 九人

五代後唐 一人

南唐 二人

宋 二十有三人

遺安草堂

卷之四

遼 一人

金 六人

元 四人

明 至隆慶二十有二人

卷之五

附見

晉 一人

續高士傳

總目

唐 二人

宋 五人

元 四人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晉

皇甫謐

孫登

董京

王褒

劉兆

紀毓

夏統

徐苗

董養

范喬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庾袞

董景道

譙秀

孟陋

王尼

郭文

虞喜

范宣

翟湯

于莊

許邁

孫畧

郭翻

瞿硎先生

公孫廐

公孫永

戴逵

劉麟之

索襲

皇甫回

陶淡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一

晉

皇甫謐



兆撰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耽玩典籍日忘寢食或有箴其過篤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況命之修短在天乎謐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當之官人諷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聖人孰能無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玄守論答之遂不仕後武帝下詔徵迫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咸寧初又屢詔皆不應迺著論為葬送之制令氣絕之後幅

巾故衣蘧蔭裹尸惟齋孝經一卷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艸名曰篤終竟不仕

男子皇甫不仕于晉躬耕田野以樂堯舜理而不緇磨而不磷冥鴻飛千秋獨振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其怒既出則大笑嘗往宜陽山中有作炭人見之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去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不知所終公和無家北山穴處編草被髮以遊寒暑目送

世人默然無語。嗚乎。穉公。保耀詔汝。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維陽。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受。著作郎孫楚。穀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止。楚貽書勸之。仕京答以詩。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王褒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威輦何為被髮入雒。一絲兩絲。行歌帶索。咄。孫卿拱之。而作土床詩篇。清風寥廓。

王褒

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為文帝所殺。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家貧躬耕。諸生客為刈麥。褒遂棄之。知舊致遺者皆不受。嘗有門人為縣所役。告褒求屬令。褒

曰。吾德薄。無足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人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褒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曰。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免之一縣。以為恥。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雒京傾覆。寇盜大盛。褒戀墳壟。不去。為賊所害。

劉兆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褒也。既隱。矯。令望帝殺而父坐。不西向。令役而從。步擔俛仰。道高能容。斯文未喪。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也。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作春秋調人左氏解。公羊穀梁解詁。百餘萬言。嘗有客著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有稱其字者。門人怒止客。兆

聞之趨進客。客既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具述上事，且云：「多有所疑。」兆舉疑畢，曰：「此易解耳。」便為辨釋。兆別更立義，客發難，兆不能對。已出門，使門人反之。客曰：「親親在此營葬，豈赴之後當更來？」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客，亦不知姓名。

兆治春秋百萬餘言，何者？客子跨衛叩門，晰義已畢，四座莫誼，尚復能來，芳躅思存。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范毓

范毓字稚春，濟北廬人也。累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墓所三十餘載。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并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傾懷。

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濟北之范，衣無常主，毓三十載，摩挲龍樹，不事王侯，何有愁苦，不蓄生徒，以師好古。

夏統

夏統字仲卿，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以孝友聞。採柰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澣邊，拘蠅蠅以資養。宗族勸之仕，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行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詣雒市藥，會三月上巳，雒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橋，士女如雲，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所市藥，并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耀以文武鹵簿，使妓女服袿襦，炫金翠，施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歸會稽，不知所終。

仲御安貧，拘蟋而食，親勸駕，口張耳塞，何物

賈公、金翠相迫，三匝吳兒，廢然無色。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少家貧，晝執鋤耒，夜

則吟誦，輕財貴義，無有知人之鑒。兄弟皆早亡，撫

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輟耕

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行已純至類

卷之一

七

遺安草堂

如此。州郡公府辟徵，并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

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漈衣，榆棺雜

埽，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高密徐卿，負耒行篤義，在則趨，仕宦非欲，計吏

至臺，輒訪安不司馬君臣，正復不俗。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雒下，不干

祿求榮，及楊后廢，養游太學，升堂而歎，著無化論。

以非之。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

出焉，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盟會

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

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君等可深藏矣。明日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董養知幾，長絕干祿，遊於太學，歛歔仰屋，蒼鵞

高飛，白鵞偃伏，入山不早，將及吾屬。

范喬

卷之一

七

遺安草堂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父

祭高亮，貞正，為太宰中郎，齊王芳廢，詔為侍中，持

節使雍州，因狎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於是

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喬棄學業，絕人事，侍疾

家庭，足不出里邑。元康中，尚書郎王琨薦喬安貧

樂道，棲志窮巷，老長彌堅。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

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顯歎曰：

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

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年七十八卒

范公狺狂傷心受禪令子將車侍疾無倦高棲未染名諱不銜處士之貴道衰乃見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袞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桑晚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筭賣以養母袞妻荀氏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袞輒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撿跪而把之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暇造役之

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屈禮而遣之後攜妻子隱大頭山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有終焉之志將收穫與子岫下山中塗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固窮安陋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庾賢拾橡長幼以班荷斧杖錘州府之間不降其志不踰其閑免乎斯世而躋于山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不與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商雒山衣木葉食樹果撫素琴以自娛毒蟲猛獸依繞其旁劉元海劉聰屢徵皆阻蟲獸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以壽終

文博絕世二劉交起安車蒲輪阻彼虎兕是知偽命在野則止匪惟蒼天神明高士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躬耕山藪。范滂蕭敬作亂。秀避地巖渠。鄉里宗族依憑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譙公潔身。巢許之亞。天屬委路。俗士迴駕。我皮弁耕于澤下。八十老翁。負戴不假。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也。兄嘉。桓溫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

不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非敢爲高也。卒以壽終。

少孤絕俗。時或釣弋。獨往獨來。望之莫卽。宣武企歎。聞而引疾。懼彼數奇。盜名高逸。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寓居雒陽。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與潁川。

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雒陽令曹攄解之。攄等不允。輔之等。齊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爲荊州。遇之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牛一頭。無居宅。惟畜露車。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

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登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歌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愆矣。孝孫滄海橫流。東瀛不屈。避地荊州。有車一輛。有牛一頭。王澄既死。壞車烹牛。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雒陽陷。步擔入餘杭。大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三

道安草堂

辟山倚木樹間。苦覆其上。亦無壁障。獨居十餘年。恒著麻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荊麥。採竹葉木實以自供。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王導聞文名。迎置西園。朝士咸往觀之。文頽然踞踞。傍若無人。踰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繇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後徙歸臨安。結廬山中。不復語。惟舉手指麾。以宣其意。未幾卒。

文舉嘉遁。山棲木食。與獸無怖。于人則匿。嗟彼朝士。迎觀狂惑。蓬戶朱門。道惟不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獨立操行。高尚邈世。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州郡察舉公車。徵拜皆不就。邑人賀循為司空。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

續高士傳

卷之一
十四

道安草堂

測也。太寧咸初。間累詔以博士徵。騎常侍。徵不起。束修立德。高枕柴門。怡然自足。釋毛詩畧。註考經。為志林三十篇。年七十六卒。

喜隱滄嶠。立德立言。大禮之使。載道討論。怡然自足。高枕柴門。千頃汪々。風微若存。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少尚隱遁。躬耕好學。家至貧儉。未嘗入公府。韓伯與同載。誘俱入郡。宣便于

車後趨下。後伯遺宣絹百疋。不受。減至一疋。亦不受。伯裂二丈投之。曰。人寧可使婦無幃耶。宣乃笑而受之。屢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俱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庾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閒居以誦讀為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

蕭高士傳

卷之一
十五

遺安草堂

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鄭魯。年五十四卒。

宣子純儒。一介弗取。畊田供養。不入城府。世師老莊。裸裎為伍。陳留之野。而若鄭魯。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耕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鄉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吏受教。湯既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媿歎焉。庾亮臨江州。束帶躡屐。詣湯。禮甚恭。湯顧而笑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掉頭而入。成帝時。徵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召。固辭。老疾。不至。子莊遵父操。不交人物。惟以釣弋為娛。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君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頻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晚亦不復釣。端居華門。默持飲水。

蕭高士傳

卷之一
十六

遺安草堂

州府禮命公車徵。并不就。

枯木朽株。虛聲之樂。貪餌吞鈎。自物之召。南山荷鋤。北渚罷釣。莊有父風。湯誠德耀。

許邁

許邁。字妹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邁獨恬靜。不慕仕進。時南郡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探其至要。以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于餘杭懸雷山。父母既終。乃遣婦還家。

遠遊澣嶽。永和二年。移臨安西山中。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告別。莫知所終。邁也士族。榮名莫誘。結廬中林。以依父母。父母既沒。爰棄彼婦。入于西山。使全其壽。

孫畧

孫畧。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恭孝清約。獨處幽閒之中。容止未嘗傾邪。躬親壅畝。誦詠不廢。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親故有窮老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苦之。畧與相接。欣敬逾甚。寒與同衾。食與同器。周贍不倦。會稽虞喜。隱居澣嶽。有高世之風。畧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畧同志。司徒何充蔡謨。先後表薦。并不就。年三十八卒。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笑。哀聲慷慨。感於左右。笑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絕。有異。莫之測也。

續高士傳

卷之十一

遺安草堂

異哉文度。吳之小侯。樂善周急。布衣媿脩。有婦同志。無年延留。何者。老父傷心。慙。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常墾萊田。及以車獵。魚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翻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卒于家。

續高士傳

卷之十一

遺安草堂

武昌郭翻。墾田為食。餘力漁獵。不受世直。吁嗟安西。母復相逼。野人有舟。樞僂來耶。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卷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

司馬桓溫往造之。先生披麻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命伏滔為之銘贊。後卒于山中。

庾爽老翁。古之沉冥。石室獨樂。氣寧心亭。遭彼

桓公。命客製銘。遂為世人。強名瞿硎。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昌黎九城山谷中。冬衣單布。寢土床。夏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

卷之一

遺安草堂

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焉。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諒得與言。數年卒。

鳳。字九城。撫琴自適。腐餐縕袍。與福相惜。見迫鮮卑。毋忘泉石。不言不拜。寧同混跡。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好學恬虛。隱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墜。植則不衣食。吟咏岩間。欣然

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嚴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佯狂。暉送之還平郭。未幾卒。

子陽九十。晦德不荒。披褐至鄴。徘徊侯王。無復語言。聊爾佯狂。一介莫侮。歸死故鄉。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為人好書鼓琴。不樂當世。

續高士傳

卷之一

遺安草堂

武陵王晞聞其善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性益高潔。以禮度自處。斥放逵為非道。晉孝武帝時。累徵。郡縣敦迫不已。逃于吳武丘山。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疏逵超然絕跡。將離風霜之患。請止其召命。帝許之。太元後。再徵。不起。卒。

咄。頌琴幾。辱安道。深處剡中。秉禮娛老。于旄在野。投林自保。會稽內史。風霜紫袍。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志存遁逸不脩儀操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不就冲當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袒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居陽岐在官道斥近人物來往必投其家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以壽終

續高士傳

卷之一
二十一

遺安草堂

隱居求志卓矣遺民袒褐斟酌事其家尊結廬道旁晉接人倫忘勞甘累良觀日新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游思陰陽之術絕當世交通不應州郡之命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造之經日忘反退而歎曰索公棄人所收收人所棄宅不彌畝忘忽九州形居塵俗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茂以過之率七十九卒澹謚曰玄居先生

偉祖高學發覆天地嘆悼孤生晉業將墜獨笑獨泣棲心顛顚黔婁莊生詎足擬議

皇甫方回

皇甫方回玄晏先生謚之子也遵父操尚兼有文

續高士傳

卷之一
二十二

遺安草堂

才永嘉初徵不赴避亂荊州閉門閒居不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史陶侃每造之看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廣代侃既至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玄晏哲胤潔躬高寄士行引重平南相忌抱命見收華夷涕泗詎茲隱名浸為醢餌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以居。養一白鹿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轉逃羅縣。垤山中。莫知所終。

陶公有孫。少不婚宦。讀易寡營。心迹無患。荷衣白鹿。揮手親串。煙駕溯洄。亂流絕澗。

續高士傳

卷之二
二十三

道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一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南朝宋

郭原平

孔淳之

劉凝之

翟法暘

沈道虔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道安草堂

潯陽漁父

南朝齊

褚伯玉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南朝梁

何點

宗炳

宗彧之

龔祈

朱百年

郢野老人

明僧紹

庾易

沈麟士

孔道徽

阮孝緒

諸葛璩

沈顗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南朝陳

馬樞

北朝魏

睦夸

李謚

鄭修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北朝齊

馮偉

隋

張文訓

楊伯醜

續高士傳卷之二

南朝宋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也。傭賃養親。不謁官長。父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耨。高陽許瑤之罷。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舫遺原平。不受。瑤之自往。曰。今歲逼寒。建安縣好。以奉尊上下耳。乃受之。居宅下濕。遷宅為溝。宅上種竹。春月。夜盜其笋者。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嘗種瓜。歲旱。瓜漬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竟步從他道貨賣。郡舉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餉米百斛。



兆撰

固讓不受。元徽元年卒。卒于家。

原平隱梓。懷肉遺親。晚學搆家。助彼凡民。墓田之下。神志悲辛。詎惟高行。結想人倫。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宋高祖誅劉毅領荊州。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矣。高祖善之。炳妙善琴書。精于言理。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立宅江陵。三湖閒居自休。元嘉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初。屢徵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愛好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疾作。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元嘉中卒。

以文高棲。閒居休適。偕隱人亡。神傷莫釋。廬成衡岳。老疾見迫。悲矣臥遊。隱情蕭索。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也。

性好山水。居會稽剡縣。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惟床上有數卷書。除著作郎。太尉參軍。并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淳之繫烏羊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共飲盡。惟日暮而歸。或怪之。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卿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部。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七年卒。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人外彥深。殘書數卷。田父之禮。俯仰如見。飛沉無心。所至何戀。斯言有道。興觀不倦。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榮。南陽人也。炳從父弟。少孤好學。真澹過炳。宋高祖受禪。徵辟俱不誦。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元嘉初。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輒辭疾。

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壘畝。何可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卒於家。

宗公真澹。孤潔自好。高名集身。人物傾倒。曰子草菜。軒冕異道。嗟今布衣。攀援無告。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字長年。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椎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達安章堂

非其力不食。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同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之外。則以施人。嘗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元嘉初。徵秘書郎。不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并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僕楚王。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冀許臣堯舜也。荆飢。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

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盡。後携妻子隱衡山。登高頂。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南郡劉生。萊嚴是師。與婦賣易。以行博施。衡陽十萬。俄頃濟飢。高風盛事。悠々人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舉秀才。除奉朝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達安章堂

請。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安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荆楚仙人也。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年四十二卒。

孟道髫年。拂衣鄉舉。玉山朱霞。標映荆楚。時一賦詩。以吐風緒。世故見塵。嗒然不語。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惟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馬能易

種竹之心。于菴鱗樊鳥之間哉。終不詘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後。不復還家。以獸皮結草爲衣。不食五穀。雖親之。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及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如逼以王憲。馳山獵草。以期會獲。慮致顛隕。有傷聖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先生

翟氏傳。隱法賜。故題辟穀衣皮。親故莫要。巖石之間。歲月空寥。匡廬四世。互峙孤標。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上。恣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初怪之。久而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則榜船送婦還。

孔氏天晴復迎之。好飲酒。時爲詩咏。州郡辟舉并不就。隱跡避人。惟與同郡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遂不衣綿帛。常寒時就顗宿。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卧具去。體悲痛曰。綿定奇溫。顗爲之泣。起晚除太子舍人。不赴。頽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穀五百斛。不受。孝建元年。年八十七卒。山中卒後。蔡興宗守會稽。求百年妻。饋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比之梁鴻妻云。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先生

百季隱跡。至孝鍾情。醉感奇溫。悲自心生。婦篤其行。伉儷相成。夫子既沒。却米修名。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歲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山中。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食。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常捃拾自給。

同。拮者爭。穢道。度則以所得與之。後每事輒云。勿令沈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之。爲作衣。并與錢一萬。還盡。分身上衣及錢。供諸兄弟子無衣者。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時卒。年八十二。

彼沈居士。拮拾自資。鄉人有偷。交媿其知。釜食複衣。子弟是推。固竊以老。琴書不衰。

鄧野老人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鄧野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宋衡陽王義季獵于鄧。有老人帶苦而耕。王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攸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大王誠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大王賜老夫。不偏其私矣。斯食也。弗敢嘗。問其名。不言而退。

鄧野隴畝。盤游王公。一老擁耒。陳厥田功。賜食弗嘗。啼吁春風。有心無名。卓犖此翁。

尋陽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輕舟凌波而來。舟中漁父。垂綸長嘯。神韻瀟灑。緬異之。問曰。有魚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安所得魚。緬益異之。寒裳涉水。就而請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澣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先生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澣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枻而去。尋陽漁父。其釣非釣。師彼夷惠。忘憂爲道。孫公諷之。仰視而笑。清歌未終。悠然夕照。

南朝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作郡。禮致再三。伯玉為一出。停郡信宿。交數言而去。宋孝建二年。徵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辭疾。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恒居一樓。葬樓所。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絕婦不婚。我聞元璩。剡中滅迹。道親物疎。幡黃髮。巍然樓居。故人名郡。偶回康車。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宋元嘉中。再舉秀才。辟功曹。不就。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沒。虜南渡江。齊太祖為太傅。辟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領青州。僧紹之糧。隨之鬻洲。住弁檢山。建元元年。徵正員外郎。不就。太祖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慶

符罷州。僧紹歸江乘攝山。太祖遺以竹根如意。簪籜冠。語慶符曰。賢兄高尚。吾即不可接。夢通幽人。固已屢矣。後聞僧紹往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沙門僧遠問曰。天子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辭不獲命。有依戴公故事耳。遽引去。永明元年。復以國子博士徵。不就。渤海封追伯。聞而歎曰。身彌後而名彌先。其明居士之謂與。竟隱而死。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道安草堂

齊祖招隱。沾足喜。攝山定林。寤寐伊邇。水石自玩。鑿坏相矢。身後名先。民思其軌。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亡。著嫡寢論。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齊太祖為揚州。徵主簿。不至。榮緒悼愛五經。常謂人曰。管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戒。并有禮敬之儀。奈何孔孟。缺焉。夷墜。于是著

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禮在李釋興。懷臧公。奉陳五經。著論尊崇。煥乎玄几。庚子日中。被褐而拜。一畝之宮。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驃騎參軍。不至。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者曰。民

高士傳

卷之二
十二

遠安草堂

葉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中。詔徵太子舍人。不就。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復徵。司徒主簿。不起。卒。

幼簡潔躬。伍于麋鹿。臨川下餉。來牟百斛。校耒致辭。小人有祿。願保自耕。以介隱福。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

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吾竊有感焉。人誠不能感地金。致江鯉。固當用天道。分地利。安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寓祖炳所作尚子平園。于壁。上將遊名山。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代以家事。刺史安祿王子敬以下。皆贈行。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長嘯

高士傳

卷之二
十三

遠安草堂

不顧。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不受。命駕造之。復避去。後子響不告來。奄至。所住。測巾褐對之。終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請陸探微畫測形。與已相對。後送弟喪還西。留舊宅永業寺。與庾易等往來。講說。隨王子隆命。別駕宗忻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復以司徒主簿徵。不就。卒。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家貧親老仕宦之媒宗公興歎一往莫回廬山
天半白雲崔嵬逸民續紀老莊自隨

沈驊士

沈驊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家貧織簾誦書不
與人物通鄉里稱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
所著屐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已鄰人得屐送前
屐還之曰非卿屐耶笑而着之或勸驊士仕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晤每履吉先吾誠未能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大守孔山士辟不應隱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征
比張永為吳興請入郡驊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
乃往停數月永屈作功曹驊士曰明府德履冲素
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冠綬客以文冕
走雖不敏詩贈高節時東澤爾永乃止昇明建武
永元中累徵不就守操終老負薪汲水并日而食
恒憑素几鼓琴遭火燔書數千卷季過八十抄寫

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季八十六卒
織簾先生忘情蠟屐吳興山水往數晨夕老憑
素几抄書自適銍火青熒皤然典籍

吳苞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也善三禮及老莊棲志
窮谷秉操貞固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授冠黃葛
巾竹塵尾蔬食三十餘年與劉瓛俱于褚彥回宅
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也隆昌元年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于蔣
山南為立館自劉瓛卒學者咸歸之以壽終

吳苞栖志抱貞守夷葛巾塵尾蔬食蓬累三十
餘年隱為人師蔣山之南華館參差

孔道徽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也父祐有志行隱四明山太
守王僧虔引為主簿不屈道徽世其家風守志不
仕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郡邑豫章王嶷為楊州辟

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總亦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就。

孔氏三隱。高情如新。祐徽守志。總也。嶙峋飢驅。易動。矧逢要津。美哉堅忍。母與悔隣。南朝梁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潯人也。少感家禍。不娶。遨遊人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世不入城府。或駕犛車。躡草屨。恣心所適。取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兄求卒。蔬食不飲酒三年。要帶減半。宋世辟太子洗馬。齊初累徵太子中庶子。并不就。隱居東籬門園。園內有卞望之塚。點植花卉於塚側。每飲必舉酒酹之。豫章王命駕相造。從後門逃去。司從子良就見法輪寺遺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又雅有人倫。識鑒既老。娶魯國

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希與婦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踐祚。賜康皮巾等物。引入華林園。詔徵侍中。辭疾不訕。天監三年卒。年六十八。

點也。通隱。襟情無極。下令冢傍。花卉紛植。九泉映徹。有酒努力。蕭梁老公。詎累胸臆。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幼至孝。性高峙。與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草堂

兒童戲。即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五。冠而見父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繇于寧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于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親友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數來詣孝緒。孝緒聞其筇管穿籬。逖匿。不與相見。常食醬美。問之。云自王家便吐餐覆醢。所居室惟一鹿床。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卒不敢造。殷芸欲贈以詩。孝緒曰。移舍既異。何必相干。

芸竟止。天監中徵不至。南平元襄王致書要之。孝緒曰。吾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耳。若使磨廢可。驂何以異夫。驥驥終不赴。大同二年卒。著高隱傳。凡若干卷。

孝緒弱冠。迹同居士。潔躬不污。慎及甘旨。竹樹鹿床。人遠室邇。富貴詎驕。聊息塵累。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玖。瑯琊陽都人也。少事徵士關康之。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臧榮緒博涉經史。安貧守道。未嘗懷刺。邦宰曳裾府寺。齊建武初。辟議曹從事。不就。陳郡謝朓守東。解下教。餉穀百斛。璩凌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勤于誨誘。學者日至。居宅狹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容處之。天監七年卒。

諸葛味道。處約深居。喜愠不見。祛練清虛。誨誘後學。發摘晉書。邦宰府寺。無彼刺裾。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事章句。獨處一室。人罕見之。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送迎不越閭。勃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徵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為鄉里稱。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永元中。徵太子舍人。俱不赴。素不治家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惟

續高士傳

卷之二

遺安堂

採蓴苕供食。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武康令樂臧以顗從役。楊州別駕陸任。馳書責吳興太守柳惔。惔大慙。表停之。其年卒於家。

高情沈公。簪組莫炫。顯者自傷。貴不如賤。食飽苕蓴。後趙州縣。名士苦辛。急彼陸彥。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博通經史。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灌園為業。常出行。見盜菰者。

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對。母問盜誰何。元琰曰。向者退。畏其媿恥。今啓厥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共秘之。居嘗不入城。開室之內。如接大賓。見者莫不改容。沛國劉嶽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徵安北參軍。不赴。梁天監中。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年七十卒。

奕、伯珪。博通謙退。學圃奉親。論跡自愛。惠風

晨沐。清流夕溉。抱影一室。湛然玄對。

劉訐

卷之二
二十

遺安草堂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生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比長。兄潔爲聘妻。尅日成婚。訐聞走匿。事息乃還。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急。訐掛檄于樹而逃。與族兄歆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常著縠皮巾。被衲衣。遨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家貧苦。隆冬無氈絮。處之晏然。自少

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天監十七年卒。年三十一。

彥度挂檄。悠々遐風。神姿高徹。朗焰林中。與物無競。和而不同。卜築東澗。爲樂保終。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訐之族兄也。十一歲讀莊子逍遙篇。

問難有情理。及長。亦不娶。博學有文。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辭。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

劉歊

卷之二
二十一

遺安草堂

則有媿于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媿乎。尤愛山水。登高履險。必盡幽遐。人稱其有濟勝之具。早思避世。以母老不忍違離。與訐隱居求志。蓄書籍相娛。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明年卒。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老夫至門。謂歊曰。子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惜不得久滯一方耳。彈指而去。劉歊達生。少希莊叟。長懷避世。廻翔慈母。思許書。高志猷畝。周人無息。取人無苟。

南朝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善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領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將薦于朝侯景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求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二

遺安草堂

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嚴公傲帝千載美談固所不廢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陳天嘉元年文帝徵度夫尚書不就鄱陽王臨州為築別室卑辭遣使期必延致樞固辭以疾前後數反乃行既至惡其崇麗于竹林間自營茅茨居焉樞時屬亂離所居屢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太建中卒年六十三

扶風高士泛覽羣書精言用舍抗志皇初京口泛宅幻曲隱居白燕翩、遠光蓬廬

北朝魏

睦夸

睦夸趙郡高邑人也一名旭少有大度耽志書傳不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髯致白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頤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幼與崔浩善浩為司徒秦徵夸為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三

遺安草堂

中郎辟疾不赴州郡逼迫入都下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他事浩不能發言後酒間投詔書于夸懷夸起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意夸來時乘一騾無兼驕乃以騾內廐中冀相維縻夸聞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浩歎恨累時他日送夸驢兼遺所乘馬為書謝夸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夸為素服歎曰崔

公跡先誰能相容年七十五卒

畦夸大度美酒千鐘父沒不仕願為老農風標峻絕出處異蹤世無崔公誰能更容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博通諸經周覽百氏愛樂山水有絕世之心以公子徵拜著作郎推授弟郁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謐不飲酒惟以琴

書為樂每曰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絕跡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四

道安草堂

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黃門侍郎甄琛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奏謐行義詔遣謁者奉冊謐謐貞靜先生

公子却掃萬卷百城跡惟中踐樂無外營鄉蜀河尹遺恨李卿同升未展心違平生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雅好經史隱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皮冠草服躬耕飲水屏迹人事不交世俗前後州將累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申表薦辟終不起

脩隱岐南蕭然高寄俛仰時運遺情天地力耕獨處畏茲多事糾武夫興慕相致

北朝齊

馮偉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五

道安草堂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嘉人也長八尺餘衣冠甚偉少從李寶鼎遊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三十餘年趙郡王出鎮定州書幣下辟縣令身齋至門辭疾不起于是王命駕親詣將發縣令傍徨自為整冠履勸行不得已乃出王候門迎肅分階而上留止賓館舉秀才固辭王知偉不屈以禮遣送歸益自匿郡守以下時造其廬為置羊酒一無所納門徒束脩皆不受耕而食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

其樂以壽終。

亭：偉節、蟬：奇姿、隱形窮巷、寓懷游思、君王夙駕、令宰晨趨、咏歌堯老、簞瓢不移。

隋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瑯為令，有書數千卷，教授子姪。文詡博覽文籍，精三禮。隋高祖引致天下碩學之士，文詡時將太學博士房暉遠等推重之。右僕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六

還安草堂

射蘇威就與語，大悅，勸令仕。文詡固辭策杖東歸。灌園為業。州郡累舉，皆不應，以德化人。鄉黨為移風俗，每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撞几，低徊久之。」時人方之閔損，原憲焉。年四十卒於家。

河東文詡，早讀父書，遭逢當世，家：石渠、高冥，不出，憂道蓬居，白駒流歎，名德若虛。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徵迫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尔汝之。高祖召與語，不答，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間亦開肆賣卜，國子祭酒何妥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是安用鄭玄王弼乎？」微申辯答，辭義玄妙，論者以為獨得非常人也。卒，隱死。

續高士傳

卷之二十七

還安草堂

卜筮論易都下，陳義實申，玄言若瀉。

續高士傳卷之二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唐

仲長子光

朱桃椎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秦系

陸羽

崔顥

陸龜蒙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遺安堂

五代後唐

鄭遨

南唐

許堅

毛炳

宋

戚同文

种放

楊璞

李漬

魏野

林逋

高憚 韓退

孔叢

王樵

張愈

松江漁翁

邵雍

杜生

徐中行 子庭筠

蘇雲卿

順昌山人

治箋叟 賈普薛翁

郭雍

蔡元定 子沆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遺安堂

續高士傳卷之三

候官高

兆撰

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王績里人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守令聞其名。往謁。輒以瘖瘖。王績投効還。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盡以種黍。釀酒。愛子光。真尚。徒與相近。子光以瘖。終未與績語。日夕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對飲。顧相得甚。懽也。世稱河渚先生。

河渚先生。以瘖志隱。守默塞兌。肆耕抱蘊。王績

愛之。結鄰與飲。相對忘言。蓮。良醞。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薄絕俗。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鹿幘鹿鞵。逼署鄉正。桃椎委地去。結廬山中。夏裸。冬緝木皮自蔽。嘗織芒屨。置衡上。見者曰。居士屨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間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庶為長史。就與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令我無事治蜀乎。于是簡條目。薄賦歛。州果大治。後屢遣存問。桃椎輒走。林草自匿焉。

岩。桃椎。道在芒屨。葛細草柔。晝鬻夜作。俾人安。蹈安審共樂。長史蜀政。師其澹泊。

王希夷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家貧。父母喪。為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四十年。頤卒。更居徂徠。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言足矣。玄宗東巡狩。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詔拜國子博士。固辭。勅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徂徠山中。牧羊搗豕。藹然可悲。食華讀易。冷。足怡。有心。我言。不欲勿施。聖人之從。吾與希夷。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也。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語人。宋璟嘗師之。璟當國。致遺束帛。將薦于朝。拒不受。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與衣服。辭曰。吾經不可服。辭麗不稱。適速咎耳。行冲垢蟻與之。又辭不已。乃受。未幾。報行冲以身所蠶素絲曰。元愷義不受無妄財也。年八十餘卒。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寺

元愷多能。式恭式慎。坊表作瞻。廉隅自峻。美服不乘。躬之悔吝。垢敝蕭然。體胖德潤。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也。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周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乾童母卒。盛暑。徒步往吊。比至。乾童以事出。設席行吊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為刺史。搜縣令孔慎。就謁。避去。不見。大經達于易。豫並死。日自為誌而終。

卓然衛君。辭疾壯朝。玩易義文。樂志同姚。道心

彌堅。生死亦超。作誌示終。息迹逍遙。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辟參軍。不就。隱于泉州州旁。邑有九日山。多大松。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註老子。彌年不出。未嘗至城門。姜公輔謫至。見系。窮日不能去。築室依之。公輔卒。妻子在遠。系葬公輔山下。後東渡林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名其山為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寺

高士峯云。

公緒在南。結廬山北。穴石為研。以註老子。歛嗟姜君。一宦謫死。高士峯前。荷插埋爾。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也。貌俊陋。口吃。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不後。上元初。隱苕溪。稱桑苎翁。閨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夕。日黑

興盡慟笑而歸。時人謂之今接輿。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著茶經三篇。

茗溪陸叟。今之接輿。慟笑行野。杜門著書。甌犧成癖。日來清虛。作經三篇。載茗一車。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也。以儒自業。耕耨取資。晚偕妻隱南山。分田宅貲財給奴婢各為業。與奴婢約。過其舍。則供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為娛。文宗詔訪遺高士。傳卷之三。逸徵起居郎不至。

崔公長者。耕田立宅。戒得于老。分給臧獲。與婦時過。互為主客。美酒擊鮮。陶然共適。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嘗從湖州刺史張棹游。至饒三日。都無所詣。刺史蔡京就見之。龜蒙不樂。便行。後居松江甫里。論撰雖幽。愛疾痛室。無十日貲。不少輟也。有田數十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恒飢。身畚

鍤。採刺無休時。或訊其勞。對曰。堯舜黷廢。禹胼胝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潔壺置杯。不復飲。惡與流俗交。即造門不肯見。時泛舟。齋束書茶竈。往來江湖間。稱江湖散人。亦稱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軋符中卒。

甫里先生。勞形自悅。幽憂飢餓。作述不輟。晚歲卷之三。蕭高士傳。遺安草堂

止酒。與俗相絕。江湖之上。浮游鼓枻。

五代後唐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好學敏文辭。唐昭宗時。見天下已亂。欲攜妻子與俱隱。婦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婦數賣書勸遨還。遨得書。則投之。後聞妻子卒。一慟而止。遨故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不見。及振得罪南竄。遨從步千里往

視之。晚居華陰種田。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晉高祖。屢以左拾遺諫議大夫召。皆不起。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邀好飲酒奕碁。時為詩章。人間多寫繡素持贈。或圖貌其形于屋壁。攘：五代士皆魚肉。叟也明哲。獨全山谷。少室學道。弘農種牧。為時人瑞。圖形華屋。

南唐

許堅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遺安草堂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也。形寢而怪。嘗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芒屨。短襦至髀。亦無齋裝。惟負布囊。常括不解。每就溪澗浴。未曾解衣。浴已則淋漓出而瞋之。人問其故。曰天象即白晝亦參列昭布。不可裸裎耳。性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烹啗。不設醯鹽。後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行吟自若。舊與樊若水善。勉之以仕。則輒戚不答。後不知所終。

廬阜有客行吟飄蓬。短襦至髀。來往羣峰。昭：天象曰布日中。斯寧裸裎。對之怔忡。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隨里人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賞錢。即取酒盡醉。嘗宿酒家。大酣。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疑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笑去。又嘗醉道旁。里首張谷過而掖之。炳曰。趣予者為誰。曰谷也。炳呵之曰。谷不學于炳。炳不于於谷。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二者固殊。若速去。無撓吾卧。後于南臺山聚生徒講誦。一夕痛飲卒。

續高士傳

卷之三

毛公講學。求彼脯脰。日向酒壚。以取醕酏。道旁于：發言高迴。醉者自醉。醒者自醒。

宋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也。後晉末。喪亂絕意。

仕進。閒居教授。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人有喪。力拯濟之。冬月恒解衣裘。衣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生平不。至京師。年七十三。卒于漢東。

孟諸之戚。世亂自遂。隱惡揚善。不營不積。道在周物。生貴有義。蕩、默、君子仰企。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雒陽人也。父卒。諸兄皆干進。母

種放

卷之三

遺安草堂

樂道。薄滋味。與放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為廬。僅蔽風雨。放時講習以資養。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母子共食芋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奏放才行。詔辟。母患曰。吾嘗令汝勿聚徒講學。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吾將棄汝入曾山矣。于是盡取放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絕處。太宗嘉母節。詔京兆賜放錢養母。勿奪其志。咸平元年。母卒。放應辟。

种母樂道。安處林陂。放也聚徒。果為人知。母曰。身隱。安用文為。噫。嗟母死。放也委蛇。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也。善歌詩。與畢士安善。騎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窟。絕處為詩。凡數年。淳化中。徵至。不願仕進。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既至。問君來有以詩贈行者乎。璞曰。無之。惟媼有詩一篇耳。誦之。帝大笑。賜束帛遣

種放

卷之三

遺安草堂

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騎牛苦吟。東野楊公。帝祀汾陰。來至于嵩。媼今贈行賦詩。可風。曳裾拱手。椰榆老翁。

李漬

李漬。字長源。河南雒陽人也。恬澹好古。博覽經史。年十六。父亡。服闋。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談唐室衣冠人物。歷、可聽。李宗諤與漬世舊。每勸之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廬間。人語漬。即

鬻馬其惡習如此咸平中遣使徵召辭足疾不起
漬好飲酒人或諷之曰扶羸養病捨此莫可從吾
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晚語諸子曰山水足以
移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他日設外寢取父集
七十篇并書畫相付曰趨家人置酒吾將與汝曹
訣酒數行卒年六十三

漬隱中條惡蓄不仕與木石居遊于鹿豕間說

前朝衣冠名士濁酒一瓢養疴樂死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一

遺安草堂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長喜吟咏不求聞達居
州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鑿土袤丈
爲洞前爲艸堂鼓琴其中好事者常載酒穀從之
遊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見之過客居
士往來輒累宿而去真宗詔陝令王希微不至遣
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初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卒
年六十

仲先草堂流泉竹樹門向雲山素琴獨撫時亦
策蹇往來墟塢紗帽蒙頭間吟梁父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也少孤不娶力學不爲章句
家貧屢空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
廬孤山構塚廬側二十年不入城市時泛小艇往
來西湖寺觀蓄兩鶴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放鶴
鶴冲舉雲中逋于山水間望見則棹而歸以爲信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二

遺安草堂

喜爲詩成輒棄之或問何以不傳示後世曰吾放
迹林壑方不欲以名聞于時况後世乎真宗聞其
名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以聞朝廷嗟悼賜謚
和靖先生

遠哉和靖止于孤山高名自慎不落人間悠
後世莫知其端澄湖鳴鶴餘迹空攀

高懌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有古人絕行通

經史百家之書。築室終南。從種放受業。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知長安。聞懌名。表薦不起。景佑中。錄國初侯王後懌。以官推弟忻。杜衍文彥博累奏懌高行。賜號安素居士。再徵。皆不就。家貧。妻于寒餒。閉門讀書而已。韓退者。稷山人也。亦師種放。母死。終喪。隱嵩山。以壽終。

文悅辭榮。終南結廬。妻子凍餒。閉門讀書。退也。嵩山努力耕耨。高車種生。魏爾之徒。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三

遺安草堂

孔叡

孔叡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汝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歲飢。則分所餘。周不足者。環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望見叡。輒檢衽避道。父既葬。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藁。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徵國子直講。知龍興縣。俱不就。晚年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嘗畫太玄圖于壁上。規其中心曰。

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無異此也。

汝陽孔叡。以禮自工。環汝之民。避道敬恭。三歲孺慕。破棺息躬。墓下藁芝。曄々為叢。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也。居縣北棹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求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刺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四

遺安草堂

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晚年以一驢負裝。遊塞下。希望遼滅。復仇。垂老。歸于城南隅。輒自環。命之蘭室。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向宗道知淄州。訪蘭室。已構屋為民舍。即其地復作室。刻石祠之。

京矣。王公。身世摧抑。疲驢塞下。目斷異域。投老城南。輒輒為室。闔戶而死。使人太息。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也。雋偉有大志。寶元初。為書言邊事。欲使契丹相攻。以完中國之勢。辟秘書省較書郎。不就。請授父顯忠。身隱于家。文彥博治蜀。置青城白雲溪杜光庭故宅以處之。六召不應。喜奕棋。尤樂山水。雖千里。輒盡室往。後浮沅湘。觀浙江。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為文誄之。益郫之張。六辟不見。浮湘觀浙。歸而論撰。婦追患妻沒也。誄唁邊事有書。詎同封禪。

張愈字少愚

卷之三
十五

遺安草堂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嘗棹小舟往來江上。扣舷飲酒。清歌自適。紹聖中。閩人潘裕自都下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揖之前曰。臣觀夫子。非漁釣者。顏丐緒言。以發固陋。翁瞪視不答。裕更請之曰。吾厭喧處閒。遁迹于茲三十年矣。少曾誦經史。後觀黃老書。近亦棄去。惟飽食以嬉。無復有事。裕曰。夫子澡身浴德如此。盍出而仕乎。翁笑起。引木瓢。

勺酒。滿進于裕曰。吾聞卷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有慕老氏曲全之義。與子異趣。子行矣。掉頭鳴。更不復語。

吳漁無事。飽食以嬉。逢彼遊子。停舟江涯。笑傾清醕。不飲奚為。風波如此。出也何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也。少為學。堅苦刻勵。夜

邵雍字堯夫

卷之三
十六

遺安草堂

不就席者數年。已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遂不復出。蓬華環堵。躬事樵爨。以事父母。人莫能窺之。後居雍三十餘年。築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酌酒一盞。微醺即止。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嘗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人聞車音爭接待。童孺厮隸皆謹讓。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富弼入相。語門士田棐。訪雍出處。將辟之。雍曰。吾進豈能

禁吏責。既開。安用名為治平間與客行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多事矣。未幾新法行。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咸欲投効去。貽書訪雍。雍嘆曰。此正賢者盡力之時也。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効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徵。將作監主簿不起。尋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復引疾固辭。熙寧十年卒。年六十。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七

遺安草堂

七。賜謚康節。

康節先生。天人為憲。好閒樂道。遁世無悶。吏愁新法。維寬是勸。仁哉一言。民蘇其困。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也。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云。居縣城南三十里。有屋兩間。屋前空地丈餘。為籬門。杜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聞而訪之。既見。問生何以三十年不出。杜生笑曰。以告者過

也。指屋下桑曰。憶十五年前。尚納涼其下。何謂不出。軫曰。生何業。曰。昔者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婦。所耕不足。瞻因盡與兄。携妻子至此。與人筮卜。賣醫藥。自給。後子能耕。鄉長者與田三十畝。使之耕。耕有餘力。又代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業者多。吾食既足。不當更取人利。繇是筮卜醫藥。近亦不為。軫曰。日復何事。曰。端坐耳。曰。頗觀書乎。曰。前二十年。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其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遺安草堂

論議。今忘之。并書不知所在矣。時盛寒。生布袍草屨。室中枵然。氣韻閒曠。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括時理軍書。過夜半未卧。聞軫談。頓忘其疲。

城南杜五。山桑一室。萬物忘情。枵然抱膝。三十餘年。偶爾不出。幕府夜中。載言神逸。

徐中行
子庭筠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也。始知學。往都下。求胡瑗所

授經。攻苦精思。踰年乃歸。埽住小室。竟日危坐。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行薦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辟。皆不就。時章蔡竄逐善類。中行每一聞命。輒泣下。他日入黃巖。盡燔所爲文幅。巾藜杖。隱委羽山中。客有譏其避舉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目。則人之不被舉者。皆非人類。與客慚而退。子庭筠有志行。免喪不娶者十餘年。居無隋容。不苟臧否。聞人善。輒記其姓名。僦屋以處。未嘗戚。鄉人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君子放逐。泣下中行筠聞人善。不忘生平。燔書獨處。主敬避名。高士之表。二徐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

續高士傳

卷之三
十九

遺安草堂

草屨。終歲不易。結廬豫章東湖。獨居東湖。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披荆叅磔。爲圃皆有法度。雖土焦草凍。滋鬱暢茂。視他圃勝。又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買之。暇則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世莫知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入相。馳書屬豫章帥及漕。爲我致故人蘇雲卿。帥漕將命。潛行物色。得一人曰。此中獨有灌園蘇翁。無蘇雲卿也。帥漕變服入蘇翁圃。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按上

續高士傳

卷之三
二十

遺安草堂

有西漢書二冊。帥漕恍然久之。蘇翁倚鋤汲泉煮茗。意頗款洽。因扣鄉里。徐答曰。廣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德遠何如人也。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耳。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蘇翁笑曰。咄。德遠此事未了。得在。帥漕迺座中起。出書函。寘几上。再拜曰。張公今某等。屈公共濟大業。願公即駕。蘇翁熟視鼻間。隱。作聲。若自咎嘆者。已。勞謝曰。公等

行矣。吾旦當來。旦往迎伺。扃戶闔然。排闥入。書幣不啓。家具如故。翁已遁矣。不知所終。

東湖蘇翁。偃息蓬廬。床頭土銼。按上漢書。故人物色。長逝焉如。扃戶闔然。晨風交疏。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茆屋。屋中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主人初見人。頗疑訝。徐問。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曰。諸君何事挈妻子至是。告以故。主人曰。亂何自起也。衆爲言。主人咨嗟久之。曰。吾父仁宗朝人也。嘉佑時。居此中。因不復出。吾所聞有熙寧。不知于今幾年。乃至于此矣。

千峯萬壑。熙寧有人。衣冠高古。世紀是詢。中原異姓。北狩至尊。嗟爾君子。能不沾巾。

治篋叟賣醬薛翁

治篋叟。賣醬薛翁。皆蜀人也。初程頤父珦守廣漢。

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籊桶叟。挾冊觀。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篋叟先曰。子嘗學此乎。舉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避而請之。篋叟曰。三陽失位耳。頤顥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表滋入雒。問易于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耆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世不知所得何語也。

成都市中有二老父。治篋賣醬。挾冊而觀。程于。

續高士傳

卷之三

道安草堂

索滋。後先與語。大易之義。布若鐘鼓。

郭雍

郭雍。字子和。雒陽人也。父忠孝。事程頤。著易說。雍受父學。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軋道中。召不起。孝宗諡知雍賢。對輔臣。輒稱之。淳熙末卒。年八十三。

子和早隱。亦遁世務。長楊山谷。危冠曳屨。於休孝宗時。稱其素道在人倫。君臣交慕。

蔡元定 子沉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也父發授元定程氏語錄諸書元定通其義登西山絕頂啖菽讀書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奏辟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志坐偽學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就道朱熹與從遊數百人送之坐有泣下者元定策杖去徒步行三千里足為流血至春陵生徒益眾或諷其謝絕元定曰人以學求安忍拒之禍患之至非閉戶塞竇所能避也子沉字仲默從謫道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以禮義自娛元定沒沉護喪歸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負先人也年僅三十隱居九峯躬耕學道公卿交薦不就

西山夫子春陵遠謫開門教授患難不易令子高執譽名莫迫投迹九峯賢聖是擇續高士傳卷之三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四

遼

蕭蒲离不

金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子可

元

孫轍

吳定翁

許謙

張樞

明

徐舫

楊恒

王冕

鄭天祐

楊胤

王賓

陳澥雍

李孔脩

伍雲

沈貞弟恒子周

楊黼

王良子璧

孫一元

邢參

陳松

陳昂

吳孺子

石門山人

續高士傳卷之四

縣官書

兆撰

遼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梭懶遼魏王惠四世孫也。父母早喪。鞠于祖元古匿年十三元古匿卒。离不自念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滅性嘗泣謂人曰我于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我者于是攻苦力學于文藝無不計習。軋統間累徵不就卜居林古山謝絕人事。日與有道者談論或問所得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樣也無疾卒。

遼亦有人知學思親浮游山水論道甘貧六鑿

無攘為樂恂々歎彼名流簪紱沈淪

金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也博學知天文不肯

仕進。永安泰和間。宰相累辟。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孰能違之。南渡河。隱居嵩雒山中。以伊雒之學教後進。正大末卒。

時我杜老。撫運自潔。仰觀北辰。赤氣如血。天道在南。相教賢哲。獨倡伊雒。以造稷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也。操行崖岸。耿々自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信。蚤厭科舉。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矣。又曰。人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子何以吾言求之。或聞之曰。君以此教人。成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吾正欲渠不為爾。貞佑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落篋困窮。年五十。卒于舞陽。

耿耿晉卿。授徒揚摧。飢寒自持。綴拾是作。異哉其教。棄今之學。願爾達時。不縻好爵。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隱居雒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和謙。近人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或許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反以為方叔。示之書。曼卿如所書付之。御史行部過曼卿。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曼卿匿鄰家不出。或言翁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子未之思耳。今之時政不皆善。御史脫有所劾。將謂自我。同惡相庇。他時必有受禍者。卒不見。

無道之世。政苛吏急。小人相比。君子獨立。多言召禍。餘波來及。明指曼卿。起予遙集。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也。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負自樂。不入城市。兄領開封鎮兵。仲振

悲付家業與兄。携妻子入嵩山。終日閒居。間與弟子張潛王汝楫。行山谷間。山中人咸以為神仙。仲振骨節珊珊。有聲。或曰仲振有養生術云。

仲振去兄。嵩嶽偕隱。終日閒居。靜觀朝槿。時隨白雲。出岫遠近。山中之人。美其餘蘊。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也。少有遠志。慕荆軻。政為人及壯。折節讀書。客嵩山。從高仲振受易。年五十。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道安草堂

娶魯山孫氏女。孫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嘗行道中。拾遺斧。夫婦守斧前。移時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君知邪。遂如初。天興間。携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

張君五十。乃娶老女。拾穗負薪。避世有侶。獨行振俗。固窮潛處。絕澗空山。鳬沒鷺舉。

王子可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也。父本軍校。子可亦

嘗隸籍。南渡後。居上蔡鄆城之間。軀幹雄偉。貌奇

古。裹青葛巾。頂後垂雙帶。若牛耳。縕袍不掩脛。落

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

夏月。或尸穢在旁。蟲蠕蠕。不顧也。人與之紙落筆

數百言。散漫碎雜。無句讀。其言多六經中語。韻學

家古文奇字。字畫道勁。遇宋諱則避之。諸所引書。

皆世未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則以誕語亂之。壬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道安草堂

辰兵亂。為順天將帥所得。知其名。私議携與北歸。館于州之瑞雲館。子可聞之。笑問將帥曰。若欲以州觀住老夫邪。不食數日卒。

河東丈夫。英爽髣髴。佯狂隱跡。充塞正氣。身不北行。書避宋諱。異代之下。詢仰可慰。

元

孫轍

孫轍字履常。金陵人也。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

授門庭蕭寂。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為本。未嘗幾微及人過失。士至郡有不諧輟。則以為恥。部使者長吏仁且賢者。必造焉。樂易莊敬。語不及官府憲司累辟。皆不就。元統二年卒。年七十二。

孫子教授。奉母甘旨。門庭蕭寂。與人無毀。篤行愉。記覩名士。過都入國。不見為耻。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姪脩自治寒暑衣冠不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少憚。御史方伯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屈。嘗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媿于世。人咸欽其名言。

吾儒于世。敗于行志。用之不臧。入夫名利。翁乎。無求。求其無媿。終身斯言。寧惟自治。

許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也。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清修苦節。著書立言。非扶翼經義。未嘗有作也。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之。曰。君豈食不

足邪。謙曰。公私匱盡。道殣相望。吾安能獨飽乎。浙東廉使王繼學訪謙于山中。謂謙清氣逼人。可畏。既退。論薦于朝。廉訪使劉庭直趙弘律列其行義。章數十上。皆莫能致。至元二年卒。年六十八。

衆人皆訊。安能獨飽。嗟。許翁苦節是末。渣滓日去。清妙自保。顯者對之。風塵氣杳。

張樞

張樞字子長。婺人也。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卷盡取讀之。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禮樂興廢。歷如指掌。部使者交薦不起。至正三年。丞相脫。纂修金遼宋三史。辟長史。固辭不赴。七年。復以國史院編修召。又避不就。使者強行。至杭州。遁歸。年五十七卒。

張公探綜。指掌興廢。流觀金遼。悲悼宋代。脫。見致。使者九輩。中道引遁。不遷梗槩。明。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躬有道。喜怒不形。幼尚俠。好馳馬。試劍已。而幡然悔去。為進士業。已而又悔曰。人生貴適意。柰何踟躕章句中。於是游江漢淮湘間。以詩歌自娛。江湘叅政蘇天爵表薦舫。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綬乎。竟逃去。築室江皋。每天雪。放舟釣江中。終日不反。自號滄江散人。高帝初。劉基應聘。舟沂桐江而西。舫冠黃冠。衣白鹿皮裘。立江濱。目送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與同聘者。皆故與舫善。銜舫以隱自高。數欲屈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跡而終。

黃冠者子。目送滔。桐江如練。何行爾曹。噫乎出處。當慎所操。聖人在上。士猶自高。

楊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也。性醇篤。與人語。如出肺腑。恥為覆藏。元末。州郡辟不就。娶越閭諸為州閭師。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亦不赴。浦陽鄭義門延致之。幡然行。坐卓比。以講道為己任。已退。居白鹿山。躬耕。暇則吟誦。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為州牧。造門請辟。不起。遣閭右子弟。即恒家問學。州常有民坐法當大辟。恒哀之。倡白其誣。民以烏捷謝。頓顙流涕。終不受。

楊公質直。語無覆藏。潛隱州閭。講道浦陽。鄉人有罪。秉義主張。顧彼烏捷。哀此黎氓。

王冕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王冕。字元肅。諸暨人也。少好學。家貧。依沙門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火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引為弟子。性卒。門人事冕如性。冕父時已卒。迎母入城就養。他日母思還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被古冠服。隨車後。小兒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薦之。不就。久之。北游燕。秘書卿泰不花薦以館職。冕笑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即日南還。携妻子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蔬

韭各百本。芋一區。梅花千樹。構茅屋于中。做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不使人觀。更深。則燃火朗誦之。高帝取婺州物色。冕欲授以參軍。一夕死。

大冠元肅。俯仰天步。笑彼燕市。行見狐兔。歸與南山。種豆盈圃。時明身死。以副心素。

鄭天祐

鄭天祐。字述作。閩侯官人也。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終。隱南湖塢中。久之。益憤世亂。周急貧寡。遇生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物。無大小貴賤。皆鬻而放之。嘗買南山田。價已盡。聞其子匱。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之後。其孫匱。又告曰。而祖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故人異之。咸呼之顛公云。晚辟穀。日飲醇酒。一升曳芒鞋。散髮行道上。歌屈原漁父篇。或勸之仕。喟然嘆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輅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首昂尾。駝頭駘膝。踉蹌善愛。棄諸野。終年而肥耶。洪武初卒。

磊落鄭公。遭亂幽憤。盡散其產。日飲良醞。見幾審顧。踰馬以訓。我過南湖。感茲顏運。

楊胤

楊胤。字嗣慶。江西吉安人也。篤行清操。學有根柢。與相知講論。輒累夕忘寐。坐有豪貴。則終日不言。洪武中。太史宋濂。參政陶中立。交重之。累以孝廉文學辟。不赴。吉安侯子陸贄。以高帝駙馬。從胤受學。入朝。風格不凡。帝目之。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胤也。帝喜。召胤見。賜食徵纂修。不就。止足攬竑。不謀生理。嘗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為哉。垂老神守寧固。視聽精完。誨人不倦。以壽終。

豫章之老。循々善誨。坐有貴人。三緘不對。鄉黨一篇。養生道在。客勿朝夕。仙老可廢。

王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也。七八歲入鄉校。博學該覽。

無不討論于醫學尤工。顧不肯醫富貴人。里巷貧
寒疾病者。趨往診視。與藥餌不倦。貌故侵。又以藥
點面及肘股。皆成瘡。鬚兩角芒。屬竹杖。短布衣。行
市井間。或箕踞道旁。爬搔肘股。搢紳心知其賢。莫
敢引接。賓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篤孝。太守姚
善造之。映門語曰。母驚老母。須臾踰牆避去。他日
善却騎從。獨候門下。始與相接。據坐受拜。若師弟
子。善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卒。臨卒。抱

陳澥雍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持母不舍。久之復甦。再視母乃絕。

嗚乎。仲光傷心之人。遺世養母。周貧毀身。身先
母死。彌留遂巡。哀。髮期。悠。高吳。

陳澥雍

陳澥雍。清江人也。篤志古學。邈世無悶。自號龍潭
老人。陳獻章嘗謁吳與弼。質周易疑義。與弼曰。君
過清江。叩龍潭老人耳。獻章如弼言。往澥雍方犁
田雨中。止獻章隴上。田畧。延至家。具鷄黍。對榻信

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行。澥雍語妻子曰。吳康
齋非愛我者。遂徙去。

徵君者弼。依。龍潭。寄語學人。問易于南。疑義
既拆。道心無閒。會當早逝。罔失樂湛。

李孔脩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好周易。善詩畫。不肯投合
于時。皂帽深衣。敝廬破甑。未嘗出戶。兒童婦女。皆
呼為子長先生。嘗入縣輸租。拱而立。令異焉。問姓

陳澥雍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名不答。呵之不動。令怒。加笞榜。俯受趨出。終不置
對。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為治葬云。

子長高行。端居蓬蓽。皂帽深衣。申。無逸。輸租
入縣。遭吏所急。寧為令辱。毋為令識。

伍雲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也。性至孝。軒輊自樹立。
與陳獻章友。窮年約已。探研理道。隱居南山。南有
大江。以意造釣艇。置琴一張。每良夜。放艇獨釣。或

設若與獻章共泛扣舷和歌。悠然不知有人間世。又于北巖創亭盈丈。視之竊如焚香晏坐。閉門息交。往々終歲。

隱居息交。美茲伍叟。以意造艇。得魚餬口。柴門逐江巖亭。虛牖。鳴琴晏坐。天地何有。

沈貞 弟恒恒子周

沈貞字貞吉。長洲人也。父澄。永樂初徵人材。不起。貞與弟恒志尚高邈。有父風。怡隱不仕。家相城西。

讀書志

卷之四

遺安草堂

宅故多怪石嘉樹。風日明遠。兄弟被古冠服。登樓吟望。或扁舟入城。留止僧舍。自相語默。貞年八十餘。恒年六十有九。乃卒。恒子啓南名周。世稱石田翁。風格潔修。寬然長者。事母孝。父卒。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卿不知吾母以周為命乎。嘗購得古書。費不貲。客來諦視。曰。吾書也。曷告我所從來。周便舉書還客。終不言。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不赴。閒居奉母。寄情書畫。遂出古人。嘗于郭外置行窩。

每自相城至。則遠適競傳。沈先生來。戶屢填咽。隨所請應之。雖販夫牧豎。無不儲志。去州有太守曹營構府廨。將圖楹廡。籍周名。檄掾攝之。周曰。幸無驚周母。周旦夕畫不敢後。客有欲為諷太守者。周固辭曰。往役義也。竟往。年八十三卒。

隱德之傳。在晉惟翟。於戲本朝。沈氏奕々。石翁承風。寵辱不易。養志罷舉。行義趨役。

楊黼

讀書志

卷之四

遺安草堂

楊黼字太和。雲南人也。篤學讀五經皆百遍。口不言人過。或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耶。家居庭前有桂樹。日夕偃仰其中。咏歌自得。註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錄皆小古篆。虎筆盈家。作筆塚于西原瘞之。每出遊林泉。輒留連不去。以父母在。未忍遠離。躬耕數畝。取脩甘旨。不求餘也。父母歿。為傭營葬。畢。入鷄足山。居羅漢壁石厂中。十餘年。乃卒。年八十。

親在力田。取彼甘旨。親沒備身。封隧以起。黼也。事畢。養生送死。嗚乎孝經。人冒昧此。

王艮 子璧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也。俗業鹽。無學儒者。艮性孝謹。晨省夜定。掃舍奉席。如古禮。嘗冬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大痛哭。他日聞人言王撫軍說。論語與已同。乃往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詣軍門。請見。文成異之。下階迎肅。艮長揖。坐上坐。論道。居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六

遺安草堂

數日乃去。後駕小車。從二奴。北行。以師說化導郡。守辟召。輒辭疾不起。或問艮何為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者。吾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御史吳悌表薦。不就。子璧。字宗順。嚴取于教。孝弟。居恒不繩削。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不當顧也。時曳杖逍遙山谷間。歌聲與林樾相激發。中丞凌澹樓薦于朝。堅卧不丸。臨卒。屏婦女。進門人子弟。講學而終。

王生父子。起於鹽鹽。定省稟禮。取于維嚴。磨。無隱。獨行自潛。作之述之。先民爾瞻。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也。年十三。誦古六經文。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為。十八。入終南隱太白山。食草木。居息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登山高峯。持古松根。扣巨石而歌。自號太白山人。後往來吳越。玄巾白袷。以鐵笛。木瓢。自隨。常默坐。聞為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七

遺安草堂

詩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則撫掌大笑。費文憲宏。罷相東歸。詰之。值元晝寢。久不起。文憲坐愈恭。既出。又了不謝。已。送及門。延頸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文憲出。嘆曰。宏一生。未見有此人。晚娶婦。居苔溪。講性命之學。年三十七卒。作者孫子。編述聖朝。遭世非讖。淵然不濡翼。文憲。明其無驕。碧雲赤城。風流彌起。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也。早喪妻。不娶。教授鄉里。以著述畢。老家貧。恥干謁。朋友之門。亦罕投跡。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寒食。嘗天雪。累日。甕無粟。兀坐不出。人往視之。方苦吟誦也。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參怡然執書坐。一角不糝。復累日矣。以壽卒。

邢君屢空。人不堪憂。坐遷屋漏。忘味脯修。雨雪自娛。情知匪伏。庶幾寧靜。無累貴遊。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八

遺安草堂

陳松

陳松六合人。自號六合散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棄去。徜徉自放。家故有一婢。名墨奴。又嘗蓄一羊。酷愛之。日引墨奴牽羊相隨。哦咏市中。松雅能詩。善書。字畫飛動。邑遠近亭堠障壁。往來題識焉。久之。墨奴舉子。益困貧。乃之鄧。鬻子為長歌書州宇。壁間刺史出。讀而悲之。反得子者。值取其子以歸。後北遊梁魏。止順德郵亭。題詩廡下。日已晡。亭長

猝避客。曰。太守來。松踉蹌去。已。太守至。讀廡下詩。墨猶濕。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追松。松去已遠。太守愀怛久之。太守者。濟南李于鱗也。松嘗于商雒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山杏一樹。婆娑覆檐。徘徊為詩。長號幾絕。松卒以困終。南有狂狷。天地為旅。一婢赤脚相隨。蹠蹠。亭長何知。太守來暮。宵盤空山。婆娑老樹。

陳昂

續高士傳

卷之四
十九

遺安草堂

陳昂字雲仲。莆田人也。容貌枯奇。好飲酒。喜怒任真。嘉靖中。倭夷寇興化。昂與妻子避豫章。業屨為日。已。泛彭蠡。居于匡廬。家貧。遊無資。嘗為遊僧傭。附之遊。以故得遍覽三峽劍門。登蛾眉焉。久之。僧死。昂亦歸吳。寓建業。賣卜秦淮。一室之內。席牀在。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人不知其何許人也。里人林古度過其門。異之。就與語。乃得昂平生。檢其詩誦之。昂反而向壁流涕失聲。他日載讀其詩。又復

鳴泣下。居數年。竟窮死。有詩五百篇。

名山大川。舟車所極。雲仲隱傭。遂其登陟。憔悴賦詩。鳴自得。竟陵好之。相通冥默。

宋登春

宋解翁。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也。方頤大耳。身長七尺。鬚眉皓然。善飲酒。時發憤讀古人書。久之棄家遠遊。入燕。聞布衣謝榛詩。籍甚公卿間。讀而唾之。曰。此以聲律傭丐者也。去之齊魯。登嶧山。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還居長白蕭寺三年。又去而浮淮渡江。謁延陵季子祠。已後遊青徐。出關陝諸塞。入于太原。敝衣莛屨。逆旅人視之。蔑如也。至江陵。感昔賢之跡。躬耕天鵝池。歲穫菽雜米而炊。晝夜吟詩不絕口。荊州守徐學謨。詣之。累月乃見。明日。冠紫羅冠。衣皁繒衫。報謁。踞上坐。吏人皆竊罵之。學謨為置館。館中。日鍵扉。卧不起。謨往造。不得入。從胥穴垣入。解翁方科跣。席一藁。僵卧壁下也。後謨再起禮部尚書。

解翁杖策來燕。諷其早退。曰。公脫能歸。吾當就公。蹈東澥死。謨既歸。解翁果來。居二年。竟投澥以死。吁。嗟解翁。好遁不羣。實羞其徒。詞賦紛紛。杖策遠遊。賞彼徐君。蹈解非囚。厥義莫聞。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溪人也。兒時。父不課經史。獨授杜詩一編。長好離騷。老莊爾雅。遇俗夫。則云吾不識字。口誦詩。使人代書之。家居蘭溪。東郭負郭有

續高士傳

卷之四

遺安草堂

田一頃。盡易碗。瘦鑿溝引山泉入厨。日閉門。藉席皮危坐。或問之。曰。吾尋味好客話言耳。性愛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秋冬。輒解衣以浴。嘗遊雁蕩。度天台石梁。絕糧啖蘆菹根四十餘日。後居僧寺。自炊一銅甕。飯不足。則鋪糜。日買兩錢菜。分給。葉為羹羹。語人曰。免吾低首向人。寧飽于梁肉耳。有一大瓢。摩挲如玉。所至持携。他日。還荆溪。遇盜破之。抱瓢泣數日。夜乃去。晚自稱破瓢道人。隆慶末。

卒于梁溪。

識字則累。食肉則辱。清冷之淵。可以濯足。歷者歎。人棄不蓄。彼吳孺子。破而痛哭。

石門山人

石門山人。兆曾大父之從兄也。謹按故郎中汪公宗伊志碣。尚書何公喬遠名山藏高道記。曰諱徽。字宗呂。自稱石門山人。躬行孝義。肆志經史。不樂進士業。或勉之。嘆曰。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二

遺安草堂

以傳脂粉耳。築霞上居。養晦自樂。歌頌堯舜之道。與鄭善夫傳汝舟友善。善夫且死。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傳。兩君經理。其行誼如此。家貧樂酒。布袍百結。醉則起舞。悠然放歌。人望之如神仙。性愛山水。孤潔獨往。不與人接。善書畫。意致高負。郡國守相。富商賈人。不能得一赫蹏。當酣適時。小夫稚子。可掩而取之。邑有宋生者。患瘡。往過之。就廡下為寫數本。復寫怪石修竹。投筆去。生躍起視之。病

霍然。良已。人謂山人畫不減少陵詩也。嘉靖二十一年卒。

於穆我公。篤孝秉義。歌頌堯舜。養晦樂志。伊余仁考。撫運遺誨。曰。嗣則效身。命無墜。

續高士傳

卷之四
二十三

遺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四終

續高士傳卷之五

附見

晉

李廞

唐

陶峴

宋

文宏

錄

余澹

蘇扶

元

褚師秀

呂徽之

卷之五

郭延卿

羅可

吾衍

倪瓚

續高士傳卷之五

候官高兆撰

附見

晉

李廞

李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也清真有遠操不肯
婚宦住兄侍中墓下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不赴後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廞曰茂弘廼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

宗子清真標映江夏仰卧誦讀彈琴墓下情

欲既捐何心用舍彼哉茂弘一爵相假

唐

陶峴

陶峴崑山人靖節先生潛之裔也文學經濟不
謀宦游慕謝康樂為人思樂死山水間畫取田
園擇家人了事不欺者付之製三舟一舟自載

一載賓客。一舟供具。與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泛江湖中。名聞朝廷。經過郡邑。無不延致。峴咸謝却不與交接。吳越間稱為水仙。往數歲不歸。見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也。峴栖遲逆旅。居貧布素。浪跡怡情。垂三十年。晚歸老吳越卒。

抱資經世。韜而自晦。遠遊擅權。旅處引退。樂死山水。廼三十載。嗟峴之智。可以止悔。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周朴

周朴。字大朴。吳人也。唐末。隱閩中安溪縣南山下。後居烏石山。與沙門處。伺其徒粥食時。則携中盂坐其下。畢飯而退。寄跡行吟。塊然自樂。郡中豪富。供沙門施錢。朴巡行各丐一錢。有多與者。止受其一。滿千錢。將買茗藥。費盡。復然黃巢入閩。問朴名。求得之。曰。若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從爾作賊。巢怒殺之。湧白乳數

升。

苦吟者朴。曠懷秉操。嗟。賊巢知名傾倒。於皇明庭。一官非好。安能辱身。從爾作盜。

宋

文宏

文宏。蔡州褒信人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者。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人呼之文秀才云。隱居寡營。不言世事。去邑城數里有田百畝。躬自耕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耘歲所獲。募里中貧乏者。輦負就其家。約日與饋粥之費。以充傭直。久之。復遷一處。凡數遍。即并盡矣。明歲亦如之。大中祥符初。少卿蔡汝典郡。邀之。宏為牙校所迫。不得已詣郡。汝盡禮迎待。畧無留意。容以脩身化民之道。曰。六籍載之備矣。更復何求。乘間問道術。笑而不答。既還。告隣黨曰。吾將遠遊。未期迴日。幸自努力也。與妻去。不知所終。

髦矣。大翁耦耕取粟，詔彼窮乏，輦負饘粥，一為世知行，不信宿長謝世人，努力自昂。

郭延卿

郭延卿，雒陽人也。以文行稱于鄉閭，累薦不起。居水南，不入城市。錢演留守西京，與通判謝絳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微服訪之。延卿接談，更不復問。久之，笑曰：「陋巷罕有過從，往日所見都無如公等。」老夫願少留，于是設陶尊果簋相與。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歡飲日暮，府史牙兵來列門外。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洙揖演告延卿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指尊酒曰：「公等尚復能飲否？」演欣然從之。肴核無加，語笑自若。既去，延卿送于門曰：「老夫病不能造謝，希勿謂也。」演等登車，茫然自失。

雒下羣公過從高逸，野服班荆，陶尊果實，何物車騎喧闐蓬華，瞻夕旋駕，流連自失。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甘貧不娶，栖山以居。人稱之曰「半山道人」。王安石嘉其潔尚，諷之為釋。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安石為買牒度，名歛琳。戒期視髮，愆而不至。安石訝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為，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道人棲山與世不伍，誰其栖之？爰求祠部，酒家責多，僧亦愁苦。前言戲之，彼我介甫。

羅可

羅可，沙陽人也。性寬弘，有詞學，以疎放自適。不復有仕進意。鄉人共師事之，鄰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執其手曰：「與子幸全里閭，不能烹雞以餉子，我誠媿。」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年六十七卒。

可善其鄉，委懷書契，坦化萬物，守雌隱世，鄰

有攘鷄引責鮮惠挈壺相就頽然既醉

蘇扶

蘇扶隱士庠仲子也。習詩善書。家貧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弟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哀吾貧而周之。甚善。願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就。死之日。無以斂云。

蘇氏之子長貧守介。念父隱名。喟然抱慨。曰。扶安忍盜竊是欺。噫嘻斯言亦可以戒。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元

褚師秀

褚師秀字雪燮。杭州人也。宋亡讀書天慶觀。苦節自娛。平章尤甚至郡。聞秀名。從兩童子之觀。自通。欲一拜褚高士。觀主導詣秀室。方讀書。掩卷曰。師秀生未識貴人。語未卒。尤拜于地。秀起鎮戶。顧語尤曰。三年前閬州王高士嘗留此。秀非其人也。出不復顧。

美哉顯者。思賢恐後。維此哲人。高名恥遇。自謝非倫。去矣不復競。苦節我儀師秀。

吾衍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也。意氣疎曠。高不事之節。善著書。修辭立論。獨超古學。左目眇。跛右足。一俯一仰。醞藉可觀。家貧。僦樓居。樓下訓童子。自居樓上。與賓客談笑。長吏貴人相過。遙從樓中語曰。衍出有間矣。終不與接。嘗畜兩鐵如意。日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遺安草堂

持弄之。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一日玄冠緇衣。詣仇仁別。沈西泠橋下。

跛者吾子。意氣橫陳。寢迹樓居。六籍是親。時吹洞簫。容與散襟。高棲不回。終蹈水濱。

呂微之

呂微之。天台人也。家仙居萬山中。安貧樂道。漁釣自給。嘗天雪。携楮幣。詣富家易穀。聞味詩。西馬客怒。爭侮之。已與賦詩。皆驚與之穀。曰。不義

之貨。吾何庸取。卒易之去。客疑其向。雪霽詣之。草屋一間。四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天寒凍坐其中。客曰。先生何之。曰。溪上捕魚。至溪上。果見之。遂語曰。幸歸。少需得魚。易酒。歸飲公耳。頃之。攜魚抱甕至。盡歡而散。他日再詣之。不知所往。

霏：霰雪。蓮：川渚。老翁何之。出求魴鱖。婦坐倉箱。寒風是禦。客子相索。不安其處。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倪瓚

倪瓚。字元鎮。常州無錫人也。強學好修。敦行孝弟。有餘資財。見義即為。客死其鄉。不能歸柩者。輒營葬之。所居高樹幽篁。蔚然深秀。書數千卷。手自勘定。性雅潔。日沐數十度。終身未石。咸加濯滌。至正初。鬻棄家產。得錢數萬。知舊人竊笑之。未幾兵起。富家剽掠盡。元鎮扁舟浮游湖海間。沈晦危禍。皦然不洽。洪武初。還。卒於

鄉年七十四。

雲林好義。行志情知。識運知命。獨散高賢。甘此沈晦。庶免乘危。迨：指。袁世之師。

續高士傳

卷之五

道安草堂

續高士傳卷之五終

道元元年十一月廿一日

續高士傳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高兆撰兆字雲客侯官人王晫今世說曰高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布衣蔬食晁處逢室中采摭隱逸輯爲續高士傳鑒別精嚴論者謂其才識不讓士安卽此編也據卷首陶澍序稱其始晉皇甫士安斷於有明之穆廟中間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微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蓋創稿於順治十八年歲事於康熙元年也其去取頗不苟故陳日浴序稱其凡名入仕籍後挂冠者黜迷溺於老佛之學者黜然宋种放隱節不終反登簡牘元褚伯秀實道士所註莊子義海纂微今尚著錄也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一)

〔清〕范鄩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奉

旨進呈明儒兩種理學備考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聖上幸問臣姓名職銜候 跪迎道旁家

皇上宣召你何不速隨 駕進城即引見本府太守臣太守臣言

言

皇上入行宮即問臣姓范名鼎在宋有刻的書朕要看看他進呈 謹遵將

奉 旨星書奉紀

明儒理學備考明儒廣理學備考兩種進呈收入踰時 駕出

賜見 賜別良久次晨 跪送道旁家

皇上勒馬再問 臣及 臣男 勳出身履歷 命隨 駕至平陽行宮

御筆揮灑山林雲鶴四大字中有康熙御筆之寶一璽復 賜見

賜別良久 伏睹

天顏有喜而奏數十言又奏 臣新有刻 國朝理學備考一書且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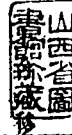
校還謀進呈候 裁

上大享 兩日內 溫綸甚多詳載 天顏有喜集

山西省圖書館藏 03747

理學備考總目 康熙己巳增出

第一冊二冊 五經堂刻書總記 助刻姓字



子程子曰問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吾輩別事做不得惟有補綴聖賢遺書鼎抱病閉戶不入城市者二十有四年病間無事不敢逸居遠搜一代實學近輯三晉文獻上自

御製勸善牛戒諸書下逮前哲時賢一言一行之長旁及九流四民街談方言倘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彙刻成書施放無數不避二氏之嫌不致一肯之掩總是與人爲善之愚誠非敢自作聰明自誇詩文也載刻書總記

理學備考總目

耕讀傳家安貧守拙雕蟲終老人微言賤非賴以刻則書不能成非賴公移則書雖成而不能傳載助刻姓字上自公移書必有序古今通例但未有如子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兩書序跋幾至二十餘篇者竊見從前理學家意則同歸詞多殊途即如備考之序跋議論或取修而略悟或取悟而略修或隱顯拙選之冗或明揚小許之合規箴旌獎無非師資尤西川曰指我前途告我險阻皆切磻之資也馮恭定一代名儒所著少虛一集前後序跋三十五篇况小刻星燭火安得不借光于日月載名公序文第三冊四冊 卷一之六 自序凡例 理學名臣錄

自公序文闡發理學二字允無遺義其于備考之說亦鑒大略矣愚意既在備考原欲求正于隻眼凡百君子示我周行言之重詞之複既見自序又見凡例

理學家入手雖曰不同畢竟從程朱入者爲正辛復元理學名臣錄此專遵程朱一派者敬冠備考之首永識則微之私

第五冊 卷七之十 理學宗傳

王陳之不及薛胡夫人而知之矣然自有明以迄

本朝從祀有年而究不見罷黜或亦此種學術亦是爲泥章句耽文離者一救也謂之偏見激論是亦可矣斥爲異端邪說不太甚乎

理學備考總目

二

浙中黃黎洲論宗著明儒學案列陽明爲一案康熙戊午總憲徐

立齋先生諱元特薦其入奉

有徵取其書鼎從黃萊岡先生借觀大略與孫徵君理學宗傳小

異大同孫徵君享年九十有二大江以北推爲師表者六七十年

鼎之收辛集並收孫集也非特識末學景仰之惓惓實以遵

昭代學宮之典云

第六七八冊 卷十一之十六 續補

續補係鼎旁採得之聖朝名世考明名臣言行錄先聘君仕國人父等者十之三得之道學正統道學羽翼聖學宗傳京省人物志

等者十之二得之名公文集等者十之一書名稱字俱依原式薛文清公曰寓名而掠著作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著述之家豈惟掠名而且掠實他不具論如明從祀四子薛有讀書錄胡有居業錄王有傳習錄陳有江門文集操選政編語錄者直截江門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爲語錄程子謂夫子告孟懿子四人問孝各問其才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如必截去孟懿子四人之問而單記夫子之答是召難可以告懿子憂疾可以告子游矣截去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爲語錄者作如是觀

理學備考總目

第九冊

卷十七之二十一 學統 雜聞源流錄

小刻備考出而問世于今十有一年乃得學統雜聞錄兩書沉吟數月最喜兩書專遵程朱其注意與辛集確合嚴師畏友益鼎實多間有遺珠說見兩集原目之末非敢進退兩集也

康熙己巳暮春

范鄱鼎謹識

甲戌續補

第十一十二冊

卷二十一之二十九 雜聞源流錄

第十三十四冊

卷三十之三十四 明儒學案

原集原目之末說未盡者仍綴數語於原傳之下以作私箋

五經堂既刻書目

康熙己卯夏訂

御製勸善要言一卷

御製牛戒彙鈔兩卷

朱泗纂觀一卷

朱子性理吟一卷

明儒理學備考四十卷

明儒廣理學備考十二卷

國朝理學備考十卷

薛文清行實錄三卷

薛文清讀書全錄十七卷

辛復元四書說六卷

辛復元治學一貫錄兩卷

辛復元侍側紀畧一卷

辛復元六論解一卷

辛復元別有詩兩卷

三晉語錄初集十卷

重訂晉國垂棘一卷

書目

續垂棘編初集二集

三晉詩選初集二集

仁者贈二集十卷

吳伯璵刑戒一卷

許西山先賢位次記一卷

劉訓夫文體條約一卷

先聘君做人鏡兩卷

先聘君長生箋一卷

三錫集兩卷

終養節錄兩卷

節哀集一卷

范氏家譜三卷

五經堂年譜一卷

師善錄四卷

五經堂草草草

五經堂野歌一卷

洪洞志備考未完

三晉名宦備考俱未完

助刻姓字 續陽續補序次不敷更移

刊刻有日其力竭矣一切犒工之賜概不敢領豈曰市廉哉部性極理所選三晉文獻間有今人著作此內交要與之嫌不可不謹也近刻如讀書全錄如理學備考如廣理學備考等入既作古書亦隔世則無此嫌矣而犒工之賜至于再至丁三非惟分不敢却抑亦情不容辭按諸理極初志依然耿耿不寐無已借光

姓字奉為

總裁是刻也是諸君子之力也余小子不過分校閱之一班焉耳

助刻姓字

范部鼎識

萬壽李公祖 諱元陽直隸大興人十二兩

中甫張公祖 諱大本遼東人甲午舉人二十兩

孟樞徐公祖 諱詒武江甯金壇人辛二十四兩

章山曾公祖 諱賓江甯清江人癸丑二十四兩

葉開黃公祖 諱斐新江蘇東台人庚戌二十四兩

從先梁公祖 諱繼祖遼東遼陽人二十兩

耶山林公祖 諱平陽府晉寧縣人貢十兩

唐玉朱父母 諱新江上虞人貢十兩

冠麟溫先生 諱龍光介休人己第一兩

九如王先生 諱承命臨汾人戊三十兩

君魯陳先生 諱有幹河津人十兩

子強張先生 諱弘明太和人十三兩

位思樊先生 諱其泰陽曲人庚子紙一千二百又二兩

懷岳薄先生 諱言震洪洞人甲午三兩

六謙陳父母 諱奕福浙江海鹽人二兩又紙

陶菴曹先生 諱繼祖太寧人紙二千又二兩

宣人劉先生 諱芳詒直隸宛平人辛六兩

助刻姓字

紫虹高公祖 諱龍光福建長樂人己二十兩

南州周公祖 諱士賢奉天瀋陽人十兩

綬菴王父母 諱承露山東益都人甲十二兩

藐山張先生 諱龍孟縣人辛四兩

鑑初劉先生 諱應明汾陽人貢一兩

祇道武先生 諱昌印文水人貢二兩

仲宣徐先生 諱昌時臨汾人貢紙二千

潘水崔先生 諱起鳳黎城人庚子紙一千

民長鄭先生 諱王牧石樓人貢二兩

六箴陳先生	諱廷鳳漳州人歲四兩
懋修楊社台	諱文玉言臨紙一千
徵之梁社台	諱全德太紙一千四百
清玉朱父母	原任洪洞正堂今任河南十四兩
南明賈先生	諱從淮臨汾人順天十兩
約齋李先生	諱振藻蔚州人八兩
白石馮先生	諱繼祖絳州人廣文一兩
山公鄭先生	諱重福建安人戊十兩又紙四
似柳劉先生	諱而介太寧人二兩
助刻姓字	三
重儒張先生	諱鈐太寧人甲二兩
孟樞徐公祖	諱佑鉅浙江秀水一兩
念祖高先生	諱嘉興縣人貢監一兩
漁浦王父母	諱輔江南南陵人六兩
剩菴林父母	諱登虎福建漳浦四兩
麓菴胥公祖	諱珙山東濰縣人辛丑十二兩
憲萬曹先生	諱斌寧鄉人乙卯二兩
重元魏先生	諱錫仁平定州人二兩
簡卿李先生	諱秉銓壽陽人乙卯二兩

縣蒼劉公祖	諱進士山西直任縣人辛丑二十四兩
子繩于先生	諱準永寧州府生十二兩
侶臺趙父母	諱鳳韶江南武進人戊十兩
青崖蔡公祖	諱璋山東靖海衛人庚十二兩
思顯王先生	諱真智太平人丙辰二兩
章雲于公祖	諱漢期江南金壇人壬二十四兩
河津學張先生	諱元郭先生榮河學牛先生諱希劉先生諱必解州學馬
晉學賈先生	諱瑞元十兩
先生	諱元十兩
助刻姓字	四
敦復張先生	諱英江南桐城人丁未十二兩
說巖陳先生	諱廷教澤州人戊十二兩
近公廟先生	諱杜誨直隸靜海人召十二兩

上台公移紀略

五經堂受業諸子 漳州人 楊等全職

一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內

河東道台李大宗師 諱元陽 直隸大興人 憲票將五經堂言行載入憲綱

一康熙十七年二月內

河東道台張大宗師 諱大本 遼東人 憲票將五經堂孝行及諸書入誌書

一康熙十七年八月內

平陽府尊李大宗師 諱廷極 帖文蒙

河東鹽台徐大宗師 諱武江 南金壇人 憲票將五經堂諸集立碑學官明

上台公移紀畧

倫堂

一康熙十九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 諱棟 直隸故城人 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呈送

撫台王大宗師咨 部

一康熙二十年七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 諱繼祖 滿洲人 帖文蒙

河東鹽台黃大宗師 諱雙新 江寧人 憲牌取五經堂所著諸書野藏本

府庫內

一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帖文蒙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名目入山西通志

仍立碑府縣兩學

一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 諱士賢 奉天瀋陽人

撫台國太宗師 諱納滿 命帖行

臨汾縣正堂王宗師 諱承露 山東益都人 來徵五經堂諸書每徵索其一而歸

一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奉採書之

上台公移紀畧

旨檢五經堂刻書七種由縣申轉進呈

御覽

一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飭行屬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三月內奉

洪洞縣正堂丁宗師 諱珩 河南永城人 票轉奉

河東鹽台郝大宗師 諱惟謙 直隸霸州人 徵取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驛傳道台劉大宗師 諱元勳 陝西咸陽人 飭行通省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督學道合李大宗師諱觀光山東紫邑人飭行各府轉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內

平陽府正堂石太宗師諱文晟奉州人

督學道台胥大宗師諱瑞山東濰縣人票徵取五經堂理學全書咨部呈

覽仍檄行各學刷印立碑通行

一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內

上台公移紀畧

三

平陽府正堂王太宗師諱輔秦天海州人倡捐紙張令各屬刷印五經堂

諸書仍飭各學立碑入志

一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諱源直隸任縣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理學

備考無立碑各學准入通志

一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內

分守河東道台吳大宗師諱自齊山東濟甯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

續成理學備考未立碑者即行立碑未刷印者即行刷印仍請

入通志查明報道

序

自吾鄉紹興周海門先生作聖學宗傳一書上溯五帝三王之統下及孔孟以來漢唐宋明諸儒之派攷

理學備考序

黃一

其事實兼述其訓辭以備學者之參考蓋欲使學者知千古以來帝王君相賢聖師儒無異道則亦無異學也繼此而容城孫鍾元

先生復為理學宗傳一書其規模準諸海門而獨刪孔孟以前一截蓋謂義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思孟其道已若日月之經

理學備考序

黃三

天江河之行地為有目者所共睹已而漢唐宋明來諸儒輩出統系不同其間不無小宗大宗支子庶孽之別故為次其統系兼綜

其言行蓋取孟夫子尚論古人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意而使後之學者識其指趣知所統宗也此二書久已行世亦余夙所佩服

理學備考序

黃三

邇來姚江黃太冲先生又謂元宋以前諸儒俱有定論獨是有明一代儒臣國史不盡有可徵之傳語錄亦不無散亡之憂因為博

考明書吾學獻徵諸錄以
及京省人物備考與諸家
行狀碑誌而且以一身遊
覽之所睹記四方故老之
所傳聞參互考訂手為叙

理學備考序

黃四

傳亦編纂其文章語錄辨
其支派彙為一書而顏之
曰明儒學案使學者讀之
一見而即知其人之始終
本末其學之大小淺深益

聖

其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不
鮮矣獨惜其卷帙浩繁不
能即梓行世而猶幸
朝留意文獻不獨聘其人
且徵其書今已送之史局

理學備考序

黃五

簡

矣此洵有明一代理學之
大觀也及庚申之冬予奉
命視鹺河東而洪洞范君
彪西復遺予理學備考一
書從頭檢閱始知絳州辛

復元先生已先有有明理
學名臣一錄獨詳行實不
載語言蓋其去取其嚴其
慎卓乎可觀彪西一祖其
意以為準繩而其未備者
則益之以鍾元理學宗傳
錄又其未備者則參之以
道學羽翼名世闕學諸編
其用心可謂勤矣然其書
獨祖辛氏錄行而不錄言

者何也嗚呼我知之矣方
今世俗澆漓人心滋壞帖
括小生粗知講說便爾偏
執已見摘其一語一句之
異同而妄議先儒雖黃前
輩或以為偽或以為禪甚
且顯然形諸時文評論之
間而究其身之所行則有
鄉黨自好之所不為而一
同于市井小人胥隸賤役

之事者恬然不識其身之
無恥而妄肆譏彈于先正
蓋由其未嘗誦詩讀書知
人論世無怪乎其道聽塗
說而以北山為臣父之証
小弁為小人之詩也試取
范君之備考而讀之當有
悚然于先輩典型之弗可
及而皇然自媿其平日所
為之無狀者矣則向之曉

曉以指摘于語句之間者
夫亦常廢然而返矣仲尼
云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孟軻氏云三子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夫
范君之為備考也畧其言
而獨詳其行其意亦若是
而已矣蓋甚矣范君用心
之勤也夫

康熙二十年辛酉仲夏河

東督巖柱史四明棘人

黃斐題于永樂堂



理學備考序

黃十

理學備考序

孔孟而後倡明道統者推吾鄉
董子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天人三策撥

理學備考序

劉一

霧披雲鄒魯之學朗若日星誠
漢室一代醇儒也由漢迄唐數
百年間文章氣節之士所在都
有然未有以理學名者自濂溪

出而理學之名始矣太極無極
發前聖所未發此真足以軼廣
川而紹洙泗後有作者何以加
諸雖然明道伊川面相承也橫

理學備考序

劉三

渠紫陽武相接也河內河津脉
相逶也諸如范陽綿竹金谿西
山餘姚新會餘于世不一人人
不一學而在宋要以紫陽爲濂

溪之大宗在明則以河津爲紫
陽之嫡派其他豈非其支分庶
別者哉余嘗考朱陸異同之辨
語言文字初亦抵牾批駁而根

理學備考序

劉三

本節目未嘗不軌一轍符後之
人遂尋此分門立戶或揭良知
以爲標的或指無善無惡心之
體往來辨論互相沸騰而爲之

徒者復相率而務爲一偏之說
以爭勝先是時河津獨無之其
學以復性爲本居敬爲要清而
不詭和而不同蓋一本於朱子

理學備考序

劉四

慎獨格物之功彼紛紛者其謂
之何夫天下未有理學必講學
不躬行而理學者震川先生有
云朱子生平立心行事及在朝

居官無不可對天地而質鬼神
余于河津亦然觀參議請見不
往擢大理不謝勅歸鄉里教授
不受高風亮節光宇宙而耀百

理學備考序

劉五

世由此推之寧有立心行事幾
微不合於朱子者哉荀子曰學
莫便乎近其人孟子曰去聖人
之世如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如此其甚也范子彪西生長
河津之地淹通經術詩古文久
已膾炙海內

今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戊午

聖學備考序

劉六

詔舉博學鴻詞彪西膺薦以母老
未忍就道余于庚申春投士河
東獲讀其理學備考一書官爵
姓氏條列眉分丹黃評註間出

己意而推本於絳州辛復元容
城孫鍾元兩先生是書也或增
或刪案而不斷顏之曰備考其
司馬氏世家列傳之例與將取

聖學備考序

劉七

韓子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
籍與抑嘉惠後學之心自視若
不及與夫孔孟而後躬行實踐
統緒不絕如綫廣川倡之於前

河津續之於後余生長近廣川
容城不啻彪西之近河津絳州
彪西備考效絳州容城卽所以
效廣川河津余不能贊一詞以

理學備考序

劉八

效廣川容城者效河津絳州抱
慚於廣川容城實抱慚河津絳
州與彪西而因舉理學源流爲
彪西質之彪西以爲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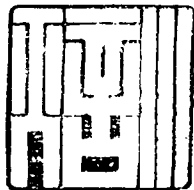
岢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三月

晉學使九河劉梅題于
平水公署

理學備考序

劉九



理學備考序

天地間一理而已無異理無異學也朱陸而後言理學者顧岐而二之則言之者之過也河津浥池諸先生其考亭之功臣乎新建新會諸先生其象山之嫡派乎宗考亭者禪寂象山宗象山者支離考亭致使一理之中紛紜聚訟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謂非言之者之過乎竊謂理學不過知行兩端但理本至一氣實不齊足以知有頓漸行有安勉及其知之及其成功未有不同歸一致者必欲比而

聖學備考序

仕一

同之毫髮無異而後謂之理學則清任何以皆聖顏曾何以皆賢孟子而後言性善者哉蘇軾一人耳此理當不至今日而已絕而濂洛關閩何以千里同堂異世比肩耶故學者但能為考亭為象山支離亦得禪寂亦得總之做天下第一流人為天下第一等事誠有以自信即而相牴牾何傷而晚年定論一書雖新建猶多此一番回護矣更推而論之此理常在天壤無擇人無擇地實落不涉影響果能灼然見得確然行得慨然以思莽廣節綱常仁義為己任便是真正

理學即介冑可也匹夫匹婦可也百技藝可也豈必深衣大

帶儼然儒者而後謂之理學哉陳剩夫一賣油傭耳聞人講有子孝弟章遂忘向學每旦一受講王元章以牧羊癡子見擯於父執策映佛燈讀之後成大儒白以初就康齋學見先生手白鹿藪二子從作先生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程子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由是觀之人固貴自奮耳苟志於道誕登奚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陽明日簡人心有仲尼此理在我所以理學先生往來相繼不窮也辛

理學備考序

仕二

孫西先生表彰正學各有傳書 范先生懼其久而湮也復取而考訂之合輯之傳其傳者亦傳其不傳者表彰之功豈在兩先生下歟亦曰是諸理學先生也者皆聖賢之上具血脈路也先型不遠請以是編為天下後世之學者開路康熙己未暑月天中年同學弟任楓頓首識



理學備考序

彪西先生為河東宿儒成進士二十年隱居不仕窮理講學已非一日由篤志慈幃遂絕意榮進因請

予告終養而充大其所學繼注開未以垂不朽之業余嘗謂其見古人一善事敏行之惟恐或失見古人一善言刊布之無有或遺其真樹德希

理學備考序

朱

聖著書等身者乎余取之古楊於政治得失多所就正不啻龍丘之言益公之訓矣而且編授名刻闡我顯蒙繼又以理學備考著成見示余時為盛覽其中循流溯源考異歸同深幸明儒傳燈賴以未墜其為功後學不淺第以執掌簿書風塵面目不敢妄為論列今春纂脩明史德載徐公疏請直省採訪遺書余遂以理學備考

諸書道因思

天子崇儒重道前年特行徵辟文詞卓越學行兼優之士俾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余方以先生應薦而先生已首列太常朱公薦刻徵辟至再仍以母老弗忍就道余造廬敦迫不止三往終堅辭不出雖向不能勸之行而陟於史館今猶得進其書而實以史學也觀其所載爵里姓氏事

理學備考序

朱

辭條列井井詳畧咸宜遍與龍門手筆其丹青箋釋皆出乎心得非同於月旦私評昔蘇允明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是書殆兼有取乎爾然則是書固為功於先儒為功於後學而其為功於當世者又寧止於史籍已哉先生嘗謂余曰有明三百年名士文人汗牛充棟惟錄理學者自楊月湖先生而後遂寡矣則其自任

以理學之重可知先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其
 大父竹谿公為有明純儒徵聘疏辭社門著述
 其尊人丹虹公孝友性成力行河津絳州主敬
 之學特與盛哉理學萃于一門歷三世矣況其
 穀嗣翼腹竇五經走筆千言又足克承世業耶
 是書也余為先儒幸為後學幸為當世之篤信
 理學者幸而更為先生幸至于理學之源流異

理學備考序

朱三

同 諸名公叙之已悉余無事多暇因述其立
 德立言之自云

康熙庚申臯月古虞年家弟朱璘頓首識



理學備考序

楊子讀范彪西先生理學一編而肅然起
 喟然嘆也曰今天下安得所習理學哉聖
 人參理學之名名理學者自學聖人者始
 孔子曰志學曰下學曰學不厭皆指聖人
 為言孟子則直認定一完曰願學而後

理學備考序

楊一

千古萬古以來吾儒一辨香莫不以洙泗
 為皈依既學孔子即安得不取學孔子之
 先正諸公而著蔡秦之而姜塋見之于誦讀
 讀書者友論處之依庶幾乎且著之為之
 也朱生不肖自髫髻時從祖父周先忠介公
 學辨恭簡公蒙薛公與劉映川周為峰

錢緒山蔡汝廣諸公講學獄中故歸刑無
馬鈺田原方畦諸公論學獄中其後馮恭
定公嗣書院講學配祀先儒則先人与
列祖互與正學書院同既見先集亦與
薛文清公合刻序文為古鄭董公諱先宏
求其書而不得至今悵且先人所師苑

理學備考序

楊二

洛先生原出王虎谷先生之門則閩學与
吾學淵源可歷致也今開卷讀彪西書
見先公並見諸名公見諸名公如見先公焉
確示生宜懷若驥伏櫪之志更無望主百
仞之剛夫安得不對之而驚汗流涕乎抑理
學一書亦易教觀孟子知遠統自先薛亦

湯文武孔子而外及魯陶伊尹朱太
公望數宜生而數教之司徒陳以乾之父師
制心之家相皆不與焉其疑一紫朱教宜
生行可不少概見孔蓋他日未嘗一以教
之其疑二且後氏立論獨以周公上承文王
下接尼山而獨教陳漢之大理主善一

理學備考序

楊三

德之阿衡教義母書之為父俱不與
其疑三兩漢隋唐寥寥數君子至趙
宋大基指不騰屈然如范仲淹張
洙洛之前張卓然見道學之完粹為
宋第一人物而獨以多功掩明儒雲
蔚倍難甄錫而移山虎生所子苑洛

所到諸學播秋道時教迄統祠蓋教
 然以聖學自任望報身成仁而終以節
 義掩凡生皆不殊參疑支理學者執公
 之書也前常風規勉不可得至其日而
 江河漸側盈祗掃地勢不亟人類漸
 滅不止為理學而僅以哀哀情事可句
 為孝迂闊不為于時用世六矣賴君在
 理學哉吾夫子拘上章縫而一日登躬於
 聖教誰叩燕上駭人理魏多前文法
 之權抑權奸王文成之數定福貌此真
 理學多也故為是書以為子治定伊尹
 聖之任者也其系堯舜之道抗世繼腸

與孔孟深契後世惟法蜀忠武范龍隱
 及文信國諸公拉得其意而文正則尤醇
 乎其醇也論理學者前宜進伊尹後宜進
 希文俾後之學聖人者知世道人心千斤擔
 子原足吾輩方袍國領一項人分內事業
 紛進虛名勢之未不得托名理學之所
 以易功於天下也不然者是其人與骨俱
 朽矣日取而晤言之莫益
 康熙癸亥孟鐘七月上澣之吉關中
 悔堂楊紹武拜題于筆造之

畏閣



理學備考合編序

晉中彪西范先生有理學備考卅四卷蓋錄故明一代諸儒遺傳薈萃成編用供尚論而考其行也又作廣理學備考數十卷蓋取諸儒文集詩錄擇其精要謹書之而考其言也考先後郵示併命之序余愧纘蒙寡昧無能拜下風及閱其目見材品林立卷帙浩繁有望海迷津之歎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一

益不敢泚一筆居久之既卒業乃喟然曰嗟乎吾黨辨學貴嚴而取善當恕二者固相輔而不相左也先生其知此矣乎魯論記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歌之善猶致許若此其自道則惟多聞擇從多見而識欲然退居于知之次此真溫良氣象也孟氏之拒楊墨嚴甚然夷子求見至再則明教之因其葬親

厚也而曲誘之遂俾聞言化服他日又有歸斯受之之說以如追放豚爲戒此不爲己甚家法也由孔孟而上則如大舜好問好察舍己從人若決江河由于性真其下則有朱子解四書而曰集註說詩經而曰集傳作綱目則因溫公通鑑而畧以己意裁之何謙志也自朱陸分壇薛王各袒而其徒訐攻不已當一是己非人黨同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二

伐異危詞激論至形于評文策士之篇竊怪此種私見習氣其于大道固已添障萬重奚望其發揮一二今先生覃精理學以備考名書敘而不議欲俟大儒者出爲之捨短用長哀多益寡而規于集成是故尊名世也而亦不廢芻蕘標一貫也而亦不厭叅互其體裁近卑而若無若虛之衷則豈但加人一等而已易象曰天在山

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者謂乾德至虛能入山而不見險艮體至靜能蘊天而不覺大故包古絡今之君子躬具是象焉斯編也謂先生畜德之籍可也謂先生教人畜德之書亦可也厥功詎不偉哉且以先生之才之學早掇巍科加以三被

徵召宜其不家食而吉涉大川而利矣乃以養母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三

堅辭不出甘老著書始合于九三之良馬逐利艱貞者修其行益信其言其大畜也孰非大正爲之本耶雖然此書行世彼不知者必以謫停疑之余獨謂先生旁搜博採雖不名一家要其所宗主首惟辛文敬先生諸錄而各家次之原本令祖竹溪先生三晉正學編而推衍成之主賓內外之界固已瞭然不容毫髮紊矣然則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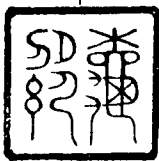
生取善恕辨學仍自嚴無慮乎執中無權也會先生連惠書遺及門吳生來責諾敢書此奉復以當叩擊先生我師也箴我者屢矣其何以誨益之

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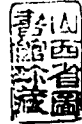
康熙壬申清和下浣錫山年家同學教弟張夏拜題于家塾之遜敏堂

理學備考合編序

張四



理學備考序



盈天地之間皆理也聖人通
賢知體之愚不肖者背而馳
自孟子沒而微言絕學者擿埴

理學備考序

蔣

冥行俛俛乎千有餘載若齊之
荀卿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希風
接跡高視今古而語焉不精擇
焉不詳於理道猶無與也韓愈

唐世鉅儒庶可以步趨孔孟乃

所謂延延綿綿寢以微滅者雖
極旁搜遠紹終弗克扶其衰而
大其傳嗚呼愾矣有宋以來濂

理學備考序

蔣

洛關閩四夫子出始揭白日於
中天而理學淵源賴以復振紫
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躬行實
踐視聖人之下學上達何異惟

與象山所主各別由是異同之
論以起兩家弟子通守其師承
紫陽之徒則勉齋魯齋馴至金
華諸子而敬軒復爲耳孫象山

理學備考序

卷三

之徒則慈湖草廬下逮龍谿緒
山而陽明實惟世適凡其著聞
於宋元者典冊昭垂罔弗班班
可考獨勝國群賢湮沒頗多疑

信相半事每荒於史乘禮或缺
於瞽宗識者於此竊有憂患焉
范君彪西以名進士起家潛心
理學扣擊宗旨原原本本固已

理學備考序

卷四

入考亭之室而啓其扃鐫發其
藏蓋深慮聖緒之或墜也于是
取絳州容城二書彙而輯之其
未及登載者則續而補之刪蕪

就簡發凡起例總名之曰備考
而後理學一家之書粲然矣嗟
乎世遠言湮傳薪或熄聖人之
道所以植天經扶人紀者惟

理學備考序

蔣立

表章修明是賴絳州之集叅訂
也躋文清而裨文成其法嚴容
城之敘宗傳也祖河津而補姚
江其心恕續補一編搜輯完好

評註詳切雖其間節資不無互
異議論不無懸殊而究其大要
總歸於發揮心性根極理道而
后止昔聖昔賢此心此理未始

理學備考序

蔣六

不殊塗同歸者也范君積數年
之力網羅放失釐然具備能使
明代理學較若列眉因是而窮
流溯源從濂洛關閩以上及于

鄒魯葉葉相承燈燈相續斯道
之興也其庶幾乎范君需次里
居日著書自樂近

聖天子闢門求賢推薦者章滿公

理學備考序

蔣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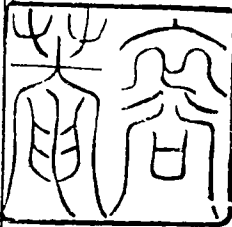
車天下莫不拭目而望其至乃
以高堂召養堅不就徵益研求
失身心性命之旨汲汲焉如有
所失斯豈非踐履篤實純然忠

孝之君子歟書旣告成苦劬
之無資觀察 張公邑紳王公
爲各捐貲以付殺青因并誌之
亦見二公之能相與以有成也

理學備考序

蔣八

康熙十八年己未秋日同里年
家弟蔣弘道拜撰



序

嘗觀庖犧一畫而後先天之理
已露然大樸未散吾道之用猶
未著也嗣是而堯舜禹湯文武

理學備考序

朱一

周公孔子或言精一或言執中
或言仁恕而道學之名弗立厥
後董子正誼明道楊子黜貶諸
儒文中子河汾講授韓昌黎斥

退百家均有功於斯文而辨難
自此起矣有宋之興星奎水洛
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
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二程子

理學備考序

朱二

師之而其道大明一時相望而
興者若橫渠堯夫楊時呂大臨
謝良佐范淳夫尹和靖輩深沉
切思吾道藉以光偉龜山而後

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朱子出焉羽翼六經爲功不淺說者謂鶯湖分派朱陸參差觀象山之言曰夢寐即白晝之

理學備考序

朱三

爲屋漏即康衢之見主靜之學豈真有徑庭之見哉新安及門之士如蔡季通之精博黃直卿之純篤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

君子指不勝屈皆能力扶大義斯吾道昌明之一會也於元得二人焉曰許衡曰吳澄要能不失其軌範者至於明室講學之

理學備考序

朱四

士後先相望炳若日星若論理學名臣當以河津薛瑄爲首餘干胡居仁次之列於科目則周瑛羅倫阨於下位終於布衣則

有若鄒智陳真晟輩皆以斯道
爲已任者也他若何喬新邵寶
羅欽順王陽明陳茂烈等皆卓
越一時行誼表表而上接道學

聖學備考序

朱五

之傳也但以晉人而論得文清
之嫡派者如曹月川曹真子辛
復元諸君子皆能集羣公之大
成爲理學砥柱桑梓巨擘迨我

皇清鼎郊以來尊儒崇道超邁千
古我

皇上萬幾餘暇沉酣經史延攬宿
儒考校古今治亂得失經書同

聖學備考序

朱六

異三晉之士皆恪遵

令甲篤守淳風罔敢渝越不失陶

唐矩矱

聖朝採風問俗自有鑑別非
不佞

所敢指為標榜者也至若洪洞
范彪西君子事親辭名博學拙
守經予特疏薦舉

召徵不起惟以著書講學為事理

理學備考序

朱七

學一帙表章先輩極明極正

愚

讀其書不揣弁陋妄竊一語辱

之簡端敬以質之同人

康熙十九年春王二月

涑水朱裴拜題於燕邸之
無倦堂



理學備考序

朱八

理學脩傳序

戊午彪西與余同徵余老就道彪西堅爲母請如前

上方侍

旨

太皇太后不逆彪西養母理不强其心之所不安故也已未余客陽鄉待放彪西遺理

理學脩傳序

星

學脩傳一書愛敬立而天地畢彪西所以爲人者脩矣禮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禮之太乙易之太極也周子圖太極而灌灌傳爲理學何見理之晚也明辛氏錄理學名臣孫氏刊理學宗傳彪西補名世道學京省人物諸書續以南臯楚山饒州野記附之以家乘未脩

野記家乘鄉稱善人是矣多卽有所不脩

也一理分彼此不脩缺初終不脩角爭黨不脩論成敗不脩不脩則無以爲一代理學之完書彪西之心不安何以安學者其進此而務學也哉理學自宋分主敬主靜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求端致力之地殊要於理無窒礙明初各傳其學匡

理學脩傳序

星

扶天下治亂分別義利之幾而身體之脩德明道與夫致命遂志者出諭滇一人譙燕一人殉燕市一人疑七政辨五行兩人補鍋箍桶拾橡栗三人靖難百二十人請北使一人議廟制兩人明日月之行究律呂之義三人諫南巡爭統嗣百數十人蒙難中璫十七人死甲申十九人兵敗就執

江南四人使一人各尊其所學不休連
數之禍福苟以性命生死動其心處西以
其心去取於中見理分明天地之常經大
義深堅不可以奪者亦無幾人舍此掇拾
不脩也辛氏錄名臣補以名世良是獨是
宗傳之說吾疑焉漢唐七百年收三數人
南北三百餘年無人中間王佐大儒有體

聖學備傳序

星

有用照耀世家列傳謂無一近理者彼各
傳其宗也太極圖剛柔善惡以氣質爲天
性當日與半山語連日夜半山氣質不化
性理未明何怪子美之詆無極乎程子由
太極分氣質義理之性新建由無極渾無
善無惡之性性覺妙明本禪無極近老朱
陸兩家聚訟孫氏爲合傳異氏異族異望

異房而曰宗宗子臺山湛持與夫強諫許
國之臣皆泯闕江南石齋臨侯羅石東鄉
次尾收拾衣冠俎豆之敝宗不傳爲彼此
初終爭黨成敗論學豈理已哉木理盤錯
火而轉之者學骨理髓髀切而磋之者學
石理硯礫追而琢之者學此理在艱難閼
莖之中全本末正始終學之大者也

聖學備傳序

果西

朝廷講學經筵

詔求明季遺書博訪學行之賢者公卿以事
輟講而直省督學加嚴乃傳之者不傳不
學之過也此理之在天地日月星辰之經
緯河岳之流峙寒暑之往來風雲雷雨霜
露之消息鳥獸蟲魚草木之潛飛動植鬼
神人物之幽明莫知其然而然者有自然

之理焉理絕象數圖書出兼氣運律曆生
受命於天闔闢盈虛屈伸於不得不然故
言理必言氣言數聖人物以理窮我與天
地一物事以理順我與天地一事情以理
遣我與天地一情人之所以求合乎天有
當然之理焉存爲仁義措爲刑政率爲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脩爲易詩書禮樂

理學備傳序

墨

春秋變化愚明強弱以爲不可不然之事
是所爲學也學其生人之天天者理而已
矣君父天也學其天生之人天下不免有
妄人妄人越理去天遠去人亦遠學爲人
子人臣全此愛敬之心而理得所以知天
事天也天五其五地六其五五十五爲圖
四十五爲書太極圖所從出聖人則之學

之也乾坤定貴賤位臣子依其君父進亦
吾君吾父退亦吾君吾父理不可以易剛
柔斷於動靜之有常何也動易其位以貴
下賤微彪西理也靜安其常辭尊居卑彪
西辭亦理也理學之主敬者爲之主靜者
爲之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者皆
爲之在人不斷與不斷耳天下有君父之

理學備傳序

墨

尊讓君父以爲尊者坤有母道曰通理學
三年而名其母無是理矣圖書皆以中五
爲母數五十四十爲子數生者內以及外
成者外以及內子威母織屨長安桑外與
何武溫嶠之離母正等理固有所不安也
詩之將父將母猶易之幹父幹母將父母
之不得北山曰莫非王臣幹父母之不得

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上九不登正位夫子繫育德善俗存此理爲德循此理爲育德明此理爲善俗愛敬所當自盡者盡性所當知至者至命天下之理學脩矣男不離父母洛書火依於木也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魏風行役子思母於心不安卽理有所不安理不安而忍爲之春秋元

理學備傳序

畢

年春王譏隱公之無君克段譏鄭伯之無母隱公無一事間王鄭伯有母取段於其母之懷中而逐之誓於黃泉見母無母者無君也學者皆以兄弟解非理天地閭闔之理極於易其乘除治亂之理盡於詩春秋春秋起已未迄於今年己未彪西書成終始三九四七之數卽爲理天子彪西以

爲學之地彪西學而母心安學而理學大脩天下人臣人子之心亦安矣雜補葺以爲完書雖不學辛孫諸先生脩也由春秋逆周己未馬生人矣曾有人生馬者無有哉父母生我棄養更十官去而復來君臣之理當然自傷老邁不安又待放而

上

未斷使浮沈爲無其理者之學孟堅曰木

理學備傳序

畢

所以浮金所以沈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有知者尊其母也爾有母遺繫我獨無過墟廟而行阡陌之間問余安在余復誰理哉諺曰果蓏有理余固學者之所指擊也資剛之屨耶

康熙己未春二月長平畢振姬書於陽鄉

古廟

畢氏

畢氏

理學備考序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也命
之於天率之為道脩之為教具
於人倫達於萬物至善無惡

理學備考序

三

無內無外際地嚙天徹上徹
下聖賢不以之或豐庸衆不
以之或歟藏而為內聖之基頭
而為外王之道堯舜之精一執

中傳此理也禹湯文武之征名

聖教之止明此理也周公以此而

制禮作樂孔子以此而刪定贊

脩顏曾思孟以此廣聖教之序

理學備考序

三

端來學之歸存之則為君子舍

之則為小人脩之則收治悖之則

兆亂理之關於世教人心要矣

而學尤其要也蓋理者即此性也

學者學此理也孔孟尚矣廣川
昌黎河汾而後業此學者莫過
於宋周程張朱數大儒著述
表章發明此理而朱子獨集諸

理學備考序

五

儒之大成實前後之統緒由宋
迄元金華四子咸知宗旨得正
統者惟許魯齋一人明興三百
年中人文蔚起薛胡呂高羅馮

諸大儒心得躬行著書立說各
有詣極薛子後性之學獨得
其宗其他諸儒雖所由之途未
盡同所立之說未盡一德皆此

理學備考序

五

理此學同也

皇清運應昌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
興太平

世祖章皇帝心學湛淵涉獵經史

開勅於前

今上崇儒重道好學深思弘宣於
後既起蔚羅大儒於田間又日
進楚中大儒及諸史臣商訂

聖學備考序

卷

聖學以故南北漢學者接踵而起
近又令公卿郡國各薦舉博
學弘儒以備顧問昌明理學
此其時也洪洞范彪西年為以

有道先生世德裔孫孝友天植
博通羣經諸史著作有年為
當道推薦則昌明理學乃其志
又其責也彪西年為詩文名於

聖學備考序

卷

世著述不可枚指久已公諸海內
推重藝林茲復取辛復元孫
鍾元西先生理學之書而增刪論
定之顏曰理學備考文清而下代

有傳人人同此心，同此理。學者觀其中格致用功知行並懋，真參實踐，一以復性為學者何如？人文章經濟未強，強抑挫中。

理學備考序

毛

禮者何如？人規圓矩方，纖毫弗苟，敦狃近道者何如？人典型具在，寤寐羹牆，不必出日用飲食之外，不越友于臣弔友之常下。

學為己，循名責實，不以口講以心講，不以心講以身講，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由文清而上溯考亭，俾孔孟之學大明，大行於世，此理

理學備考序

天

不為異端所惑，雜窮而道信矣。世遠而禍及蒼生，始克見講學之實用，而理學之書為有體有用之書。則彪西年翁嘉惠後學。

與其躬肩正學之心裨益聖教

助揚

王化厥功匪淺鮮也茲刻也輯成者

范子捐俸以廣其傳者守道中

理學備考序

王

甫張公及平水主政九如王君也

皆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也予因

敬讀而併識其端

省

康熙戊午槐七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安邑同

學年家眷弟棘人王寬持

手書於存省齋中

理學備考序

手



跋

自心學不明精志入於空虛豪
者騁於功利靡名驚於詞
章范子憂之理學備考

理學備考跋

馬一

所由述也其書集有明一代諸
儒之言行若薛陳胡王諸
君子彪炳在人耳目矣文苑
選逸發潛德之光補史志

之朝步范子有幼諸儒有幼
世道人心匪淺鮮也以余所見
如憲世編傳道錄理學宗
傳諸書或多所掛漏或摭拾

理學備考跋

馬二

禪宗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
能如斯編之約而無畔醇而
不雜也范子事親純孝不
應

微辟積學力行三十餘年今

子超庭問道德明伊洛心源
著書甚多尤當以此書為第一
益宣

理學備考跋

卷三

聖主右文之化績千古未墜之傳

呼寐晦之人心而覺之空虛
者知大道之平實可以返
矣功利者知勳業之浮雲可

以愧多詞章者知末學之支
離可以悔矣雖窮鄉下邑之
子寡聞斯見之士諒是書
必有明諸儒侍函丈接

理學備考跋

卷四

議論有不肅於敬慢於惠者
哉由是求之即六經四子之階
梯唐虞孔孟之道路也於人
尤貴能自得師耳人皆有

真師以真師印之古人殊途
而同歸千聖一理千卷一文
也否則雖盡熟先聖先賢之
言行亦心成其為空虛功利詞

理學備考政

馬五

章之人耳何以爲上達爲
己之學哉真師者何心是
也

康熙庚申夏月

雁門年弟馮雲驤

手跋



理學備考政

馬六

理學備考序

理學術而人通晦遠故中而弗敢任如望洋不取永無涉澤其間能以事功文章節操見者便為奇士豈復有聖經賢傳之

理學備考序

王

而存焉期此理此學之終效則學在理在而人道善教則可以信而理學與舉人之須臾不可離也自邦危理與儒不能實禮之於身不能朗述之於書命以壯

年為業即舉觀濂洛閩周之

之毅然思效三立院中交蔡雪怡李提振歷汶元暉升兩先生指示雖失志云子我時素性靈荒明學病未及同學

理學備考序

王

彭西先生久輯理學備考未成先為余謂當急出以共世今書告竣備人道之要領振理學之宗依系用考實迪去庸行已效之於人故之人教之期人教之為捷

首先招云性分性然後可以言學
愚二語云性分理然後可以言
學學之為言教也然分不效學
烏在不學理名在不理學人烏在
此命羣之病學不然而者不為

通學備考序

五

人之歌

東西志理學切確為年辭
古今研究渺渺即心無備考
觀之其間之詳昭定傳微顯軒
輊由傳替以爲本末由薛胡以反

陳王由性命以及功化是不別其分
諸一其歸宿諸緒善小傳見系
列置卷終頭莊誦一遍便覺象
質相受千聖理學一錢庶幾其
不終迷世乎世之為志效學之人

通學備考序

五

從此悟入不僅為子功文亦即操
之一道直證至經賢傳之源理
學彰而人道明際證之功皆昌
黎諸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涇陽謂
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愚竊謂

彪西備考之功不在文法語錄
小抑命更自信此晉中興醇理
真名儒輩出文清文通之後代
不乏人即近而如辛若桑若翟
傳之畢魏指不勝屈

理學備考序

垂

彪西銳志敦學入理不徒行將
上法魯鄒接周程五夫子傳而
踵薛明四先生席晉中諸理學
辨香又為所寄顧不盛欣

肯

康熙戊午秋七月庚吉

河汾後學王弘命謹題
於勉仁堂之愛日軒



理學備考序

美

跋

孫鹿原先生讀理學備考完而揭毫走楮片時文就灑灑二千餘字概括其天地間闢以後理學之源流每段開鎖屢屢言心且引三代以來勛業彪炳心術合于聖賢者寥寥數人而已呂生讀其文而疑之問其命意先生曰種樹者先培其根與于道者先定其心欲樹之盛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道之

理學備考序

四一

明也必于始與于時去夫外好人心惟危一為私慾所移則何所不至未有甘心快慾而不殃其身者惟讀書能檢此心若讀非聖之書則又引害此心必讀理與于之書方能感悟此心雖然讀書窮理如人已得明路也要在實實踐履方可有益於世無愧于心故聖人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夢逸變于前而大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厄虞

尚之朝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惟凡愚之心變易無定純以氣質用事所以才品下劣貽羞當世而不可道嗟乎季世之人嗜慾不淡故心不能定心不能定則時尚是徇勢不得不日趨而下也其能講天地民物之理究身心性命之學者舍

范先生其誰昇歸愿學 范先生者頃讀理學格考一書知范先生之心昇聖賢之心相若也而凡愚

理學備考序

四二

之心亦昇聖賢之心相若也惟聖賢能定心于理故于為文也屢言心即言理也呂生曰言心是矣古來勲業彪炳心術類于聖賢者何其寥寥數人歟先生曰三代以來策勛建祚照耀天壤心術類于聖賢者難以備舉于特略舉數公以概其餘也然此數公皆世人之熟于傳聞者其心事真昇日月同光優入聖人之域前賢論之已久矣夫有聖賢之道德者方

有王佐之事業理學年經濟原相表裏有理學無經濟不可謂之真理學有經濟無理學不可謂之真經濟宋孝宗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其救浙東饑也立社倉法令諸路得安民庶菜色非素具經濟之才者曷能辦其三雖然經濟出于理學時來則為之須觀其遭際如何耳審其時代何如耳若陳君舉陳龍川蔡九峯三人豈無經濟

理學備考序

古三

耶以時無所需故也諺曰臨河不言水臨冰不言渴何則得其用也苟能倡明理學使聖賢之道萬世不墜即有功萬世之人也予服

范先生者於是乎望之呂生領首唯唯遂拜手而又書於理學備考之後

康熙十九年冬十二月西京後學呂大章頓首拜跋



讀理學備考後識

予不才辱蒙山先生教得盡讀五經堂書其讀理學備考則始於歲庚申而卒業於甲戌之冬陸續得書凡三十四卷蓋以先生輯此書始而辛集孫集既而續補再續三續繼又以學統續以雋聞源流續至甲戌又以黎洲學案續而書方成考方備也越今年乙亥春先生寓書詣予盡得三十四卷讀之迄無一言駁其取舍之非歎識之謬噫此先生謙詞也而實有言外之意存焉或以予盡讀其書而於理學多先生口不能言酸醢行不能踵步武得無空覽一過乎於戲先生開導末學數十年來不啻醇醇矣其如下愚

理學備考識

曹

頑鈍有負嘉惠何雖然予堂下人也於理學多先生實不敢妄評之而於先生著述之大意竊謬為臆度之矣三十四卷悉記諸儒之行也而顏曰備考似以大舜舍己樂取孔子聞見擇識為宗大破世儒門戶之藩籬使之博觀尚論備具效法之資焉耳正非誇多闢靡汗漫無紀之書也故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舉全德矣亦採及片長導名世矣並不遺陶樵直令有明一代理學盡無遺珠此先生取善之廣也先生云辛集派出程朱足為小刻顏祖孫集學兼陸王可作小刻討論且於張集出處可疑之六先生一筆勾去於黃集泰州流弊存其案而顯示損斥此又先生辨學

嚴而歸宗正也其取舍之常如此其何可議備考定例始終一致而標題傳文俱仍諸集之舊間或節刪煩冗改正字眼總成完璧不留痕跡編次井然評註確然令披讀者入其中而蹊徑不亂心目爽豁其欺識之精如此其又何讓王辛孫兩集而外熊集題名不全無憑考識如張黃兩家理學分類互有不同及各有掛漏未免少存意見偏崇師門似不如備考之大而公也先生之於理學可謂集大成矣區區蠡測之見若此未知有當於讀此書之萬一否若乃先生著述或別有深意實下愚門外之窺而未能領悟也還須先生明教之庶予不終為食字之蠹魚乎

理學備考識

夏

康熙乙亥四月

大寧後學曹讀祖頓首謹識



序

學何以云理。又云道也。慈谿黃氏曰。道即理也。道者大路之名。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曉然易見也。愚謂對欲曰理。對俗曰道。世之學者。或泥于人欲俗情之間。故以理與道別之也。泥于人欲俗情之間。尚可謂之學乎。不可謂之學。而猶曰學。故以理與道別之也。理與道本體也。學功夫也。學本於理與道。其功夫始正。然學之功。夫果何如。六經言學不一。求其三尺之章。其孰著。莫如而特習之一語。朱註曰。學之為言。效也。效先覺之所為也。然則先覺果何如。古之聖賢。皆先覺也。請言其近者。近如薛文清公。果何如。文清去古未遠。而又近在吾鄉。故言文清也。言文清足矣。而何以及文清以後。數十人也。數十人皆效文清者也。即不盡效文清之迹。而實效文清之心。之理者也。效之斯已而已矣。而何以備考也。從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他不具論。如從祀四人中。薛胡之學。為一類。王陳之學。為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為一類。王與陳各為一類。素偏遵薛胡。但取薛胡為足矣。取與薛胡為類焉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陳。何以兼取與王陳為類焉者。蓋薛胡之學。系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余先生祐曰。前聖後賢之論。互有發明。小有異者。不啻其為大同。而非背馳。

不相入焉。來先生知德曰：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也。呂先生稱論陽明先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謂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論朱陸曰：入門路迥，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陳先生龍正曰：顏曾木石，同在聖門，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馬先生從吾傳，聲田先生曰：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故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備之考之，斯效之矣。而果何以效之也？雖備列其人，備列其人之事行，以俟人人效之，雖不能效之，而猶

序

二

五經堂撰

之效之也。然則何以知人人之能效之也？薛胡雖理學，聖賢而亦人也。人人雖不盡理學，不盡聖賢，而亦人也。人與人一也。請看薛胡諸人，有雙身乎？有疊面乎？有十手十足乎？能無異而聚不脛而走乎？亦猶是飲食男女者耳。猶是耳目口鼻者耳。猶是穿衣喫飯者耳。猶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與所處者耳。我能效他一言，便是一言之薛胡；我能效他一事，便是一事之薛胡；我能效他一時一刻之所為，便是一時一刻之薛胡。我能效他百年畢世之所為，便是百年畢世之薛胡。陽明先生曰：今个人心有仲尼，惟其有之，是以效之。非效薛胡諸人也。效自己固有之心耳。謂我不

能效薛胡，我不敢辭，謂我不能自效其心，我不敢不辭乎。

康熙戊午春王正月洪洞後學范鄆鼎彪西甫題於五經堂

序

五經堂撰

又序

讀書錄曰。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甚矣讀書論世之難也。况乎理學淵源。尤非可以尋行窺竄。高下數墨。測淺深者。近人纂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孰為支。孰為正。孰為閏。位。平心自摘。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己理學諸君子。有標天理者。有標本心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復性者。有標致良知者。迥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者。有標懷獨者。有標未發者。此為少墟先生之言也。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

序

四

五經堂撰

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良知。此取天台先生之言也。合而觀之。其不能不標立門戶。提掇宗旨。既有然矣。豈謂理學諸君子。果無甲乙。果無宗派支流。果無正統閏位。但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即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為甲乙也。理學不始于宋儒。而申明則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學。不盡于朱子。而集大成則自朱子始。朱子輯宋名臣言行錄。但曰以其散出而無統。擬取其要。以便記覽而已。輯近思錄。但曰懼初學不知所入。取其闢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為此編而已。亦未聞其甲之乙之云焉。爾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取鼎備考。則其繁冗正其訛謬。

序

五

五經堂撰

補其缺略。序其時代。是鼎之師也。鼎所願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心朱子之心。而不襲朱子之迹。取鼎備考。分其甲乙。定其宗派支流。辨其正統閏位。而使應甲者甲。應乙者乙。是鼎之師也。是理學諸君子之友也。鼎所願也。

康熙庚申冬十月

後學范鄆鼎再識

凡例

聞喜朱小晉先生序小刻紀畧曰予向在臺中上封事有請修明史一疏奉有

俞台同官顧西巖先生有請增從祀一疏部覆可共議觀近日又有

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之典私喜

賄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學非一日矣從祀諸人且舉舉行自魏草茅下士分毫莫補幸而病間無事取前代理學輯為備考一書雖掛一漏萬不免得罪于前哲名賢而因此識彼或亦可作談禮諸君

凡例

子之芻蕘云

茲編大要有三一編理學恭訂是謂辛集一編理學宗傳是謂孫集一編余所見聞辛孫兩先生所未及載者是謂續補續補者何如拙選三晉語錄古文詩詞之例續到續補不敢遲也但恨見聞有限搜求未廣將伯助予望之

辛集原稿半屬辛先生親筆藏於太平山友廉範字諱有之手也

友貽余有目今始鐫板其中款式一依其舊惟是稿出明季所載皆明一代人物既歷淳火世變風移字句有不雅馴者不簡練者余小子畧為刪削難辭僭竊之罪

五經堂撰

辛集凡例云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完者姑記姓名以便論定弄

入此義專為呂新吾馮少虛兩先生發因採輯兩先生傳入續

補內以完辛先生之志既而見兩先生俱載孫集故存孫集而棄

續補非敢以辛孫相軒輊也

辛集除目次所記三十二人外尚有三十一人名目待入有目無

傳即茲編所謂又目次者是也在先生當日書名系訂立法華嚴

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余小子茲編書名備考待人以恕取舍予奪

敢遂定乎且待入二字恐無以對文成即無以對

國典以又目易待入此余小子僭竊之一

凡例

二

五經堂撰

孫集所載自漢迄明誠為完書愚意孫集在於正統系故原例有

主輔內外之分今後人知所宗也茲編不敢云宗聊以備考焉耳

漢唐宋元史策昭昭似無庸贅獨明代理學若存若亡介於疑信

之間半在湮沒之數故畧以前而但記明竊取

昭代畧前史而修明史之義款式從違一視辛集元字複句亦刪一

二願學前輩効此忠告

孫集所載既見於辛集者雖不錄其傳仍錄其目以見辛孫兩先

生所輯有不盡同者而亦有同者拙序所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

於此可驗一斑

孫集自序凡例。猶夫辛集各列本集之前。外有湯謙張謙二序。湯序云。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獨俸付梓。張序云。自周子有無極之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之議起。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春。沐迎先生至內黃。証所學。先生宗傳稿就。余領梓事。此湯張兩公之言也。側付節錄。以志刻傳之力。

辛孫兩原本。既無丹黃。又無句讀。而余句讀不已。繼以丹黃。丹黃不已。繼以評註。無乃干議論先輩之典乎。蓋余賦性下愚。偏私時有。今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某病。明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

凡例

三

五經堂藏

某病。嚴師良朋。展卷都有拜稽之餘。筆墨手腕。勃勃不能已。而猶引文清公之言。以自解曰。書自書。我自我。與不讀者何異。然則余之有句讀。有丹黃。有評註也。取其有益於余一人之偏私者耳。非敢以此定先輩之書。非敢以此同天下之志也。

既為理學中人。雖所造深淺不一。皆為聖賢之徒。人皆知為聖賢之徒。而我猶逢人贊曰。此聖賢之徒也。何異六月說熱。臘月說寒。然聖賢固不俟稱贊。未嘗不俟闡發。茲編之於贊詞獎語。多為僭

則於遺事軼行。多為附錄者。鄙見如此。余敘李仙葉重刻三立祠傳曰。表章聖賢之言。不如表章聖賢之

行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言之銀行之。惟艱茲編。仍是茲意。辛集止載本傳。不載語錄。孫集於本傳之後。有語錄者。或載十餘節。或數十餘節。言行俱存。誠為完書。余於語錄盡刪。竊取吾夫子躬行未得之意。或曰。六經皆聖賢之言。此說何居。余曰。續有廣理學備考一書。皆聖賢之言也。在後世視聖賢。非言莫傳。而聖賢在當日。先行為急。余所以分本傳與語錄而二之也。譬讀者自能一貫。續補出余一人之手。而何以有立傳者。有不立傳者。有因昔人之傳者。有節錄本集以為傳者。惟余見聞有詳畧。故紀述因之。若以詳畧為褒貶。則吾豈敢。

凡例

四

五經堂藏

數年。災木不已。點金無術。取之土田。繼以雜佩。兩者交困。束手無策。於刻四書說時。讀王慶我少哭一隻鷄之歌。忽悟生財有道。既而計一歲之節儉。不償一月之剗剗。尚義諸君子。間有錫工厚貺。似當膜拜而受。夫何卻之不恭。噫。甚矣矯而非矯也。蓋余有吾鄉人文詩語之選。而苟邀吾鄉仁人君子之贈。不曰貨取幣交。則云納交要譽。此理學備考一書。所以選之選。而未能錄板也。今春適憲張公祖。諱大本。號中甫。甲午舉人。由御史出守河東。捐俸三十金。惠工。幼巷王先生。諱永命。號汾人。亦捐俸三十金。購紙。例得備書以傳。康熙戊午春正月。范邨鼎識。

理學備考卷一

洪洞後學范郁鼎刪定

男界救國錄

理學名臣錄

杭州後學辛金恭訂

元
陽
○
序

太極理也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於身曰心發於念曰情行於
世曰倫欽此謂敬實此謂誠明此謂精純此謂一執此謂執中建
此謂建極止此謂止至善章於辭如菽粟布帛捐於事如準繩規
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亡堯舜禹湯文武
以是而爲君皋陶伊傳周召以是而爲臣孔顏曾思孟以是而爲
理學倫考卷一 辛集

師孟氏而後理學失傳者千四百年五星奎聚於宋濂洛關閩之間真儒挺生心學一脉上續下傳我明啟運敬軒薛子首起河東言言真見步步實行巍然當代盟主嗣後諸儒繼作隱顯不一造詣亦異總之言行心術各有得於聖人之一體月湖楊先生拔其尤傑然者得若干人爲錄二冊以範後學恍似嚴師在也迨今八更寒暑徧考諸書又得當續入一十六人如月川先生曹公容思先生授公默齋先生張公小泉先生周公自在先生張公警園先生賀公月湖先生楊公虎谷先生王公涇野先生呂公穀田先生馬公苑浴先生韓公整菴先生羅公天遊先生楊公斛山先生楊

公遷陽先生顧公新吾先生呂公此皆粹然無可疑者僧加搜括
合前錄共得三十一人題曰理學名臣錄蔡訂又簡爲之說曰天
地所賴不毀者此理人心所賴不惑者此理世運所賴不亂者此
理不惟一人可知行實人人可知行不惟一時可知行實萬世可
知行今世學者聞講心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嫉惡之以爲矯甚
至排擠之至無容其身噫學不學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人不爲
理學人所爲者何等人也學至此人至此不亦良可惜乎雖然變
者世也不受變者心也同志者試思此心孰無天理此理終不廢
滅研窮此理躬行此理真以錄中之人自處又從而迦蒲洛闢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二 五都堂刪定
又從而遠師郝魯則昔人之作於前者我安得不紹於後乎即不
容於人未必不容於天也不見信於今未必不見信於後也如曰
生斯世爲斯世則此錄不必觀矣萬曆四十四祀歲次丙辰莫春
良日

凡例

一是書主於有功理學者得入。蓋謂有理學而事功文章節操皆該者。徒有事功或文章或節操不知理學者。不敢一槩入也。一是書用楊月湖先生舊本。其中可刪者。省去一二段。後人論贊可增入者。增入一二段。

一千於諸先正詳閱其書考覈其行表無可疑者或有一二管見贊語考覈未真者姑仍月湖先生原本

一新增數人皆據理學先哲諸作撮其切要者數條其全文不能一一悉錄

一錄中論贊諸作止據予見聞所及者錄之其尚未見聞者以俟添入

一新入諸先生皆予詳閱其書事久論定者其他先儒或姓名未知或典籍未聞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定者姑記姓名以俟論定再入其姓名未定者希來哲補之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三

五經堂附定

目次

侍郎薛公	學正曹公	聘君吳公
處士胡公	處士陳公	檢討陳公
知府段公	訓導張公	布政陳公
處士周公	侍郎張公	侍郎張公
修撰羅公	布政周公	俞事黃公
尚書章公	郎中莊公	布政張公
祭酒蔡公	泰政賀公	吏目鄒公
尚書楊公	御史王公	侍郎呂公

光祿馬公
尚書韓公
尚書羅公
孝廉楊公
御史楊公
少卿顧公
侍郎呂公
尚書馮公

又目次

陽明王公 字伯安浙江余姚人
甘泉湛公 字元明廣東增城人
後渠崔公 字仲見河南安陽人
心齋王公 字汝止南直泰州人
介菴辛公 字在中陝西咸寧人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四

五經堂附定

思菴薛公 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
平川王公 承裕字天孚陝西三原人
瑞泉南公 紹興字從陽明游多善政
陳公 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
愧軒呂公 潛字時見陝西涇陽人
蒙泉郭公 西涇陽人
二泉邵公 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
椒丘何公 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東郭鄒公 陽明字安福人

龍溪王公義字汝中浙江山陰人陽明門人

緒山錢公明弘治間人

秦闢王公之字汝立

晴川劉公和字汝立江西人

疎山吳公傳字思誠江西金溪人晚進孝

西川尤公從到晴川著學小記

柏齋何公塘字汝大河南懷慶人

念菴羅公洪先字汝夫江西吉水人

道林蔣公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近溪羅公汝芳字維德江西南城人

晴石梁公隱居不仕者有榜棹山人

樂齋朱公恕字光信淮南草廬人

樂吾韓公貞字以中南直興化人

敬菴許公學達字五中浙江德清人

雲浦孟公化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從尤西川學

鳳阿姜公寶字廷善南直丹陽人

我顯孟公秋字子成山東任平人



五經堂刻定

薛公諱瑄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辛丑進士歷官侍郎致仕終於家壽七十有六號敬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五年從祀

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調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一峨冠紫衣人謁兒已而生先生於學舍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能作詩賦人以薛天才目之時承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宗亨海寧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六

五經堂刻定

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者儒請戎玉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性理之學喟然嘆曰道在是矣遂焚其所作詩賦不為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為友時父官榮陽榮陽諸生亦尊先生為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問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謂異曰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永樂十七年父改除河南鄆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戎父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違父命申河南

庚子解元明年登辛尹曾鶴齡楊進士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越致館下以訓子先生因辭卻之時父任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四方遠颺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皇帝恩振風紀擢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嘗國令入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口某忝糾劾之職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會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曰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至則黜食蛋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箋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七 五經堂刻定

至夜分方寢值冬月雪飄盈几誦讀不輟或思有所得卽起而燃燭記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爲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詔選選碩儒吏部尚書郭瑾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詳歷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文藝親爲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爲人爲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誦讀或以詩賦各因所長取之不求全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

必使以儒承拜祖宗而後去之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亟求退學博曰宜罷之先生曰祭日生執何事命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中最難和能之和之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帝泣遠送徘徊不舍爲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語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予不能進蓋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通變召至遂爲大理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太監王振權倖至尊各官皆行跪禮獨先生不爲之屈振欲藉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八 五經堂刻定

先生爲重使致餽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賸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餽耶禍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至再終固辭不受三楊知振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難某薦先生彼亦素聞名蓋同往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爲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實大衙焉會百戶某病疾二年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妾在持妾弗得嫁妾誣妻以麗魅殺夫下妻獄坐死先生察其冤爲之辨奏都御史王文與馬順素憾先生遂詣於振振大怒噉諫臣劾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下先生刑部獄律大辟待決工

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樞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之謂不能容賢何振默然遂謂先生錦承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章作振下錦承獄振使人縛至暗壁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先生繼之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必生命也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通政李錫聞之嘆曰真鐵漢也及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囚不聽理詔鄉於市殺門人皆惶錯愕胎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爲泣對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固爭遂放回爲民正統八年正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九

五經堂副定

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覩其面江西陝西諸省窮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閻錫徙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四年科道官程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召爲大理寺丞時兵變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諸王入諭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敵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敵懸軍深入

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先生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爲檄布諭諸苗以禍福順逆之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方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懲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五雷內閣近地以資啟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必者何罪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太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制該各部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

五經堂副定

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太監查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爲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太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贊之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上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中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藹火災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爲辨其冤

韓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王文以謀叛
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辨其冤文
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咎
何愧焉辨之愈力但誅其爲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
有錄成冊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英廟復位夜召先生轉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此正先生行道時也先
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
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
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五經堂刪定

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術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爲會試考官先生爲首序
以止學復性爲言或曰此數字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吾生平
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上卽位初每日召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
見國公石亨等誣于肅愍譴王文謀危社稷將變近同列皆系紫
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
各有子孫亨忿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
默先生曰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
不可用重刑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爲

也卽有去志時上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遂以疾乞致仕石
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爾我爲先生啟上請勅
書卽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我若資其養焉若不
等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辭允三日卽歸至直沽道中風雨大
作舟不能行候糧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不輟子淳私僱
曰人家好做官他只要退受困誰怨先生問之曰我雖困而道
自亨也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平市館不能容先
生掩卷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與繁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謂聖人
教人性非所先誤矣又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五經堂刪定

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李賢當國每有書來先生不
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
公不答某亦此意也輯家居所得爲讀書摘錄平日奏疏皆削其
稿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爲詩曰
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拈壁間忽避疾爾爾正承冠
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具
奏於朝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
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入孔廟從祀當事者未遑行之門人
行狀辛 全刪潤

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其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

著有讀書錄。河汾集。行於世。時呼為薛夫子云。李賀撰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為師。處已接物。不說隨。不屈撓。講論經書。

窮究義理。自一心一身。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約之以歸於一。其

餘好史百家。靡不淹貫。究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

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嘆曰。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

學蓋已至於樂之地矣。門人張鼎撰文集序

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要。其言曰。六經四書。皆性之一字。指畫

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此性而已。門人閻禹錫撰讀書錄序

太極之實。不外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

也。門人白

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門人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水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

氣象亦類之。門人

先生氣貌莊嚴。巖嵒修笑。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

坐其傍。不覺邪念之悉屏。門人

王復

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陰夷一節。此

其所以有異於今人。而無愧於往昔也。耶彭贊

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源溪翁。誰得其傳。欲考無從。復

性之教。最為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大露

天機。豁我顛蒙。楊廉撰贊

厥稟既靈。厥養既重。衆焉尚八。而潛於穆。衆焉尚撓。而持於獨。違

奸作勢。共氣維烈。退寇平蠻。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

嬰禍。共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一源百性。曰慈曰

良。孝心汨汨。口敬曰恭。德氣淵淵。俗學易泥。時淑之格。異學易附。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時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夸。而道則偽。萬事以叢。一

靜以馴。振綺南省。與制罔乖。宣猷東閣。與時罔諧。匪究厥施。匪餘

厥懷。世論已定。終歸爾濂。朝議已協。從祀爾待。我生維晚。慕公之

醇。我役維遐。觀公之神。望之喪。喪。俾人如連。就之溫溫。俾人如覓

散焉。光風。輟焉良。可師與與。可親嫗嫗。可光後裔。可啟來學。聖

者之從。賢者之歆。于萬斯年。元氣未剝。餘贊

當年我愛薛夫子。日焚香可告天。復性功深源洛並。誰云書錄

是言詮。郭元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闡神。功嚴主敬。棖水臨淵。讀

書一錄鄒魯嫡傳馬從吾

天啟夫子挺生河汾不雜異端不入泥俗遠接前聖之統粹德醇學嘉言善行一無可間蓋我朝第一人也小子質魯學疎幼遭顛蹶自成童時獲觀讀書錄要詣至敬無欲處稍理做人期許及觀全錄志向益堅自冊首華繪德容揭之齋中日夕虔事昨歲於敝居構願學亭事先師孔子顏曾思孟二程朱子並我夫子焚香對越恒思一至梓里登階除恍如會夫子於一堂之上不然緇黃輩一念慕彼所宗不難朝山拜頂全受無窮恩波地僅數舍不一展謁有愧彼等多矣中心追遑焚香如兄今率諸生肅謁夫子恨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五經堂附定

不躬親杖屨然觀天見夫子之高也觀地見夫子之厚也觀日月之代明見夫子之明不息也觀四時之錯行見夫子之行有序也觀山峙見夫子之凝靜也觀水涯見夫子之活潑也聞風聲琴韻聆夫子之馨咳也讀六經四書觀夫子之面目也味菽粟衣布帛知日用而不可離夫子也天地間無往非夫子全無往不承夫子教全自全夫子自夫子也竟不能通而為一全之恥也夫子之生既立達以同人夫子之沒偕萬古而長春憫全等之荒謬賜慈航于迷津全雖不敏亦願決不蹈異端俗學之失乾乾惕惕以步趨平前塵尚享辛全謝

鄉魯周行在目前南望北指反茫然紫陽去後無消息止有讀書錄二編

止有讀書錄二編不談名利不談禪焚香讀罷觀心境雲散長空月在天

雲散長空月在天不離倫物示真詮若非夫子提撕切盲子何由路坦然

盲子不迷路坦然登階不耳撫朱絃九原可作一堂上投箇僮兒學執鞭辛全詩

讀書一錄聖學真詮主敬窮理復性合天一塵不染萬古洞然洛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五經堂附定

閩嫡派鄒魯真傳卓哉夫子昭代無前辛全

鼎按先生事實詳見諸先生行狀序贊中小子無庸再言且亦不能再言也惟是搜求先生遺書所得詩文諸錄既冠小刻以傳內有讀書全錄向見河津板為類纂為非當日從記龍錄之意近見開禧板候當小原錄甚為感佩衷心誠重刻而力不足知將來得如願否小子不能師法內應有

諸師法之者幸從不違共為表揚試目之

承錄先生傳完前兩月河津文學陳君大英曾先生十世孫卷編疑小子於先生有夙緣也何前乃邑崔公等聚金遍購而不得者鼎竟得之如此陳薛云祠宇重新力索聯題因是題兩聯以志私淑一日果知復性一言雖四民二氏俱許入祠謁夫子不辨私淑二錄即兩榜三元亦虛在世稱士人一日集大成于西河氏太史公文中之後誕靈應不媿唐虞開絕學于胡叔心陳公甫王陽明之前享祀乃堪從孔孟

曹公諱端

字正夫河南河池人永樂戊午舉人天年試春官中乙科進士授山西霍州學正戊戌丁憂服闋調蒲州學正蒲霍諸生上章爭置霍先上得允居霍九年卒于霍年五十有九嘗以拙名居因號百拙生人稱月川先生

幼穎敏異於常人與羣兒處必直身端坐不妄動作不妄言笑父母熟視之儼然如老成人遂命其名曰端方數歲能知愛親敬長之義飲食必讓父母出入必候尊長五歲隨父游學見人觀河圖洛書同其墨子黑白不同七歲侍父閒居見風雲雷雨電虹問其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七 五經堂刻定

所從來八歲入社學能以父母事師言行動止必谷稟而後行自是讀孝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臣讀四書則知大學中庸是做人的樣子論語孟子可兼之讀書則知治本於道通本於心之言為一經之綱領讀詩則知關雎葛覃卷耳樛木采芣諸章為識情性之正進而讀春秋則曰褒善貶惡皆聖人微意也讀易則曰樞傳混合非聖人本意讀禮記綱目讀諸子百家無不洞見指趣所在年十七博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動不勤難為人上人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語人謝瑞讀書自朝至夕手不停披自暮達旦心無外慕冬不爐夏不扇不

飲酒不啜茶內不溺於章句文詞之習外不惑於異端邪說之謬

俱基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太極圖說等書行於世

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事父母孝志愉色遭喪五味

不入口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

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軫不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教訓之後終於霍

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陳建撰 通紀

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見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問其顛末記

念不忘見有稱人惡者則佯若不聞或舉他言以沮之終身不以

聖學備考卷一 辛集 大 五經堂刻定

語人 狀事 士大夫兄共詩則曰工於詩者也見其文則曰工於文者也見其

講論經學則曰明於性理者也見其著書立言則曰志於道德者

也見其諱論人物則曰考究精詳者也見其關邪禳異則曰志意

堅定者也合六者而並觀之則曰博學而無所成名者也然則先

生其一貫者乎 狀事 平生承取蔽體食取充口目不觀非聖之書口不譚非聖之言夜

分乃寢鷄鳴而起諸子侍立左右恭肅不忘則是子孫化也夫人

高年恭誨必跪則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

也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親中庭出入必壅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越事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所謂至誠而無不化者乎。狀中

贊。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薛

志。慕高遠。心。越正學。肯得交遊。言。酬意合。胡云再來。而已。祖落旅次。乏物。有非一酌。靈其不昧。來。鑒。慙。確。薛文

蓋宋派洛諸儒。明郭魯之學。入我朝。得白沙。姚江。而大明。然先白。沙。姚江。以此學鳴天下。有兩先生焉。河東薛文清。河南曹月川也。

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九 經堂別定

月川生洪武永宜之間。著古篤行。明道淑人。當世翕然宗仰。斗山。彭少保。幸菴。謂我朝道學之傳。斷自先生始。確論哉。先生科第仕宦。生卒。皆先文清。文清嘗稱先生。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由。洛。以。邇。謙。溪。且。曰。理。明。心。定。有。德。有。言。蓋。學。行。全。而。又。推。重。如。此。乃。今。文。清。得。請。從。祀。而。先。生。闕。然。祀。否。于。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矣。孟化豐錄并序

先生直邇濂洛而開我朝道統之源。錄中云。心非血氣之謂。即此。隻詞。亦足挾世儒之一膜也。夫。鄭元標錄并序

曹月川先生。曾為霍州學正。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咸謂關學。

留。豐。差。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沉。有。養。潛。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話。言。

不。聞。師。生。相。與。君。子。必。道。之。矣。呂坤明錄

曹月川。其知篤行。距邪。閑正。醇儒也。從祀之典。雖格於今。必行於後。又曰。我朝薛曹胡三先生。可謂濂洛關閩嫡派。辛全錄

紹宗伊洛。作人蕭。猶氣質清醇。工夫的確。易而簡。易而簡。易而簡。萬川澄徹。一月昭明。辛全錄

鼎按宋諸公。其先山西平陽府曲沃縣閭村人。姓楊。五世祖諱。明。以。父。命。繼。舅。氏。因。姓。曹。尉。生。慶。徙。垣。曲。葛。伯。泰。至。敬。祖。從。河。池。窟。陀。里。教。祖。先生之父。洪武九年正月十三日午時生。先生。承。樂。六。年。鄉。試。第。二。次。年。登。乙。榜。進。士。四。月。授。霍。州。學。正。十。六。年。理學備考卷一 辛集 十 經堂別定

春母鄧氏卒。葬歲。十一月。父卒。亦如之。二十年。服闋。補。清。學。正。洪。熙。元。年。春。考。結。于。吏。部。復。補。霍。州。學。正。試。陝。西。八。三。科。傳。九。十。人。宣。德。九。年。辛。崇。順。甲。戌。曲。沃。閭。村。建。祠。尊。學。家。公。繼。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獨。一。書。與。父。誦。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諸。家。宗。統。諸。家。規。矩。存。疑。錄。等。書。陳。建。口。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齊。之。右。楊。方。賢。理。學。錄。為。本。朝。理。學。之。冠。集。從。祀。未。允。

理學備考卷二

洪洞後學范部鼎制定 姪胡按錄

理學名臣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吳公薛與粥

字子傅。初名夢祥。後更與粥。江西崇仁人。正統景泰間。會事何。自學等累薦不起。天順改元。以石亨薦。允其言。遣行人曹隆。賫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次年至京師。欽授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賦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終不就職。屢辭。乃允復遣行人王惟晉送歸。賜詔褒嘉。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九。號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一

五經堂制定

康齋

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自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少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諸錄。孜孜身心。沉潛義理。共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不下樓者二年。諒誤行

還鄉遭風舟幾覆。報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祖承版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

給一介不取並行

第子從遊者。講道而已。不納贊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或親農事。第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上命召至。不受官。上頗謂賢。曰。此老非迂腐者。務令就職。與粥終不就。錄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二

五經堂制定

端為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郝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為偽書而刪之。先生以為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所為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

興致大小備自成一家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

嘗有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

小桃又放兩三花識者謂吾與點也氣象楊應詔

先師康齋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不

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

其爲人則互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

況其邇者乎門人陳獻章後

其出處大致不暇論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

甚羣衆交競是非混淆亦互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三 五經堂刪定

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要要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陳獻章書王於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

見斯人張

吳康齋有極高明之學有壁立萬仞之操只以布衣召至英皇朝

不仕一節何可當也尹直謗書非議小人不足貴而羅整庵諸公

亦謂其所學之淺吾不知何見儒者學力深不在言語著述楊應詔

武官康齋爲石亨稱門下士有謂曰否不然康齋道學也石亨武

武官康齋爲石亨稱門下士有謂曰否不然康齋道學也石亨武

武官康齋爲石亨稱門下士有謂曰否不然康齋道學也石亨武

夫也以道學而稱武夫門下康齋不自好乎然則何以有此說曰

康齋之在當時持守嚴潔世味毫不介意石亨薦之英廟微之不

得已而至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恐入石氏之黨且英皇又連殆詔

故以老病辭官雖未明言其故恐入石氏黨也然而康齋仕焉

石亨之敗康齋能免咎乎東宮官且不屑肯爲權奸之門下士乎

以如是之人而加如是之謗小人何灰心哉養心

康齋爲人端潔圭角太露故小人惡之者最多以是知涵養爲要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四 五經堂刪定

以別人詩文假藉有位有德人姓名此世俗通弊也石亨族譜序

想亦如此康齋無可疑養心

學本洛閩道啟胡陳蟬蛻世綱甘守清貧鐵石骨力賢聖精神貞

哉先生感世天民辛余

先生以病乞歸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問先生何爲

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御客起未幾亨等被

誅凡與交者悉被重誅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楊應詔

鼎按先生傳名時康十事表謝而士惜十事康未之見又按自

沙來受學先生今斷地植蔬編華作字令研墨客至今接茶湯

謂作字研墨可也

斷地接茶湯不解

明公詩序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桐源洞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一號敬齋萬曆十三年從祀

幼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皆驚歎六七歲時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以記誦辭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為主以求放心為要以聖賢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故其詩曰詳獨工深切防微意最法乎教真在此要不愧皇天門人徐弘

聖學備考卷二 半集

五

五經堂訓定

家居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藥未苦疾果愈兄每外歸遲於門外有疾亦躬調養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悉遵古禮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厥後家益窮處之泰然四方振衣者哀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獲徒講學語學則曰為已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而自於背道竟得脫其里東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夏憲剛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欲廣聞見與一二高徒適聞歷浙入金陵從彭蓋而返

與上饒妻一齋承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聚談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命事齡陞禮部請主白鹿書院教其

後提學鍾副使城繼之又其後進士施文瀨請入桐源書院為師

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斤為作頌德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

寄梓辭曰尚需少進隣封安仁進賢黃溪尹聞其贊饋柴米武卻

武受皆處以義餘干尹請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有居業

錄敬齋集嘗著周易春秋未脫藁卒高明說

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二守于君世衡授春秋為舉子

業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

理學備考卷二 半集

六

五經堂訓定

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志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終哀毀踰節喪葬悉倣古典不苟卜兆為隣里鴈兒所阮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衰以入公門詹紳問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椀簞笥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光霽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

遊情高遠者非也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之後僅見斯人而已先生

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而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

其正傳他不與焉張吉序居業錄

曰真今不欺人已曰敬兮成終成始曰不偏兮而全體是求曰不

雜兮而王道是以充君學之所至今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

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周瑛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廉年二

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編考因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

出於正未有或之先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翁所為居業錄於其

理學備考卷二辛集

門人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之外所

見惟此爾楊廉讀居業錄

志存伊尹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存心養性至論無前

建之後獨得真傳修身遊世終老林泉人材不用時宰之愆於先

生者初何損焉居業一錄示教萬言不亡者在幸考此編某生平

景慕今賦句宣尋幽弔古特造墓田九原可作當為執鞭祭墓文

本朝理學嫡派敬軒先生一人敬軒之後敬齋先生一人祭墓文

真儒王佐體用兼全窮理居業主敬希天精醇真切吾無間然祭墓文

鼎故敬齋集居業錄而書其布帛菽粟之言惟祭墓文

陳公諱真晟

字晦德改字刺夫其先福建泉州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

衛以保障之籍莆人舉人來為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刺夫後遷

龍巖晚定居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自號布衣學者稱為布衣

先生

年十七八厭末作惡異端專心致志以儒為業初謂今世取士是

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為於有司至

福州間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足不復以科舉為事

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

理學備考卷二辛集

大學始知為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

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

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

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

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口大學誠意為

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

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

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

而氣稟有偏勝者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

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大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大作二箇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嚴右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有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鄭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君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九 五經堂訓定

要語恭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文爲三等各有宗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共事亦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旬四顧彷彿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久即瘞於近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祿太史止布衣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顧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許謂其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創戒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

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題曰大明閣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鏞表章先哲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纂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存藻云周垣撰序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十 五經堂訓定

予友章德懋談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少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易敢爲執事誦之羅倫與張

閩中陳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歿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

栖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嘿沉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諸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篇屢揭示我室廬楊廉

謝按繪文獻通考云先生家始微與父爲打銀匠嘗携公執業主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人則孝益喜入請其

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贊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
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
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子

五經堂刪定

陳公諱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天順丁卯鄉試歷事注選籍後不復出守臣
薦舉成化壬寅赴京特旨授翰林院檢討令親終供職竟不起弘
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於家壽七十有三號不齋晚號石翁居新會
之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

宣德三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新會之都會村父卒後一
月母林氏始生先生弱冠充邑庠生中鄉試南赴禮闈不第嘆曰
學止於舉業而已乎聞江右吳聘君康齋講學往從之遊時年二
十有七然未有得也居半載即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臺名曰陽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士

五經堂刪定

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
其非所謂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
驗其弊而發也如是又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乃
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泰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
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
可興讀明道先生論學數語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先生嘆曰
誰家榜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成化丙戌遊大學名動京師
如殷元羅倫檢討莊果給事賀欽暨皆樂與之遊賀給事聞其議
論即抗疏解官令書工肖先生像而歸先生嘗謂林光口終日乾

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槩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等。初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破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若無孟子功。夫驥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唐子江西布政使陳瑒。瑒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謝不往。後應薦至京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疏上憲宗親閱。

理學備考卷二 主 五經堂刻定

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門人林光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端。嘗曰。詩文筆末習。若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發端可發。靜可靜也。先生所以教人。即所以自得。既不用於時。故吾之所得。假唐人之聲口。每每發之於詩。而其妙處有唐人所不及者。字畫時出新意。脫去凡近。晚年束茅為簪。益掃入奇。妙好事者嘗之。若物外奇寶。然詩文雖工。而非先生之所急。嘗言吾舍此遠與世無交涉。其初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終遠各造其妙。並蓋。乘雲一飛。還中來上有封題。是石齋喜把桂香焚。展讀了無一字。

足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猜。何處想公堪此句。絕無煙火住蓬萊。○天然無句是推敲。詩到江門品最高。幾處感花真有此。古來周邵本人豪。冥心水月誰堪會。浣手山泉我自抄。讀到鳥啼春在處。江山垂老覺神交。○湖上千峰閣病與。傍花隨柳意何如。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王儲叙裏乾。坤今古笑談餘。我君此意終誰領。畧與人間一破除。○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老筆雖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南海巨觥都水月。臥林狂句也溪風。無緣更許何時約。爛醉羅浮四百峰。莊泉讀白。沙詩集詩。

理學備考卷二 主 五經堂刻定

乾坤誰執仲尼權。便敢刪從已百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寫過戊申前。○鄭智托陳某錄石翁詩。止得已酉年所作。有評象山吾嘗竊議儒以為神。佛謂無是公學所期。自得為至。箋經注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語錄無所隱秘。堯夫法門懷卷。遁世。將座。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賢才。吏部移文所司。

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
獻章前疾已愈。毋發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
之賢名。之便殿。問以治平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
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奉大政。或任之經
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
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
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選
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

理學備考卷二 幸集

古

五經堂制定

不為師。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門人
白沙授檢討。用儀仗三十里。有諸曰。然則何以為道學。曰。此正
所以為道學。孔子非道學之祖。與君賜食。何以正席。先嘗也。君賜
腥。何以必熟而薦也。君賜生。何以必畜也。儀仗非君賜乎。君賜之
而卻之。卻之不恭矣。白沙欲為萬古明臣。道有為不恭之事乎。儀
仗之用。白沙明臣道也。然則何止三十里。曰。白沙素性恬靜。不受
紛靡。用儀仗者。尊君也。止三十里。率其恬靜之性也。守道尊君。並
行不悖。斯所以為白沙矣。又曰。白沙學脈。雖似未盡。其恬退清修。

亦自難及。幸全發

先生嚴於取予。一毫不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
良家也。命內人撫之。如已女。及并擇婿。嫁之。巡撫謝綬。遣先生壽
不。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
舉而界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
至。聞之。甚愛。亦即界之。知縣趙某。頗著貪。懼先生。遇當道。露其
事。遣白金數銖。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啟。後某
以賦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學江廷貞。慕先生。自懷沙亭。以寓
仰止。數以白金為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贈。希淵。遺

理學備考卷二 幸集

古

五經堂制定

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先人
初年甚。寶貨聚於鄉人。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潘泉二司。做富
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至于
三四。往俱不受。續自
恬退之守。專靜之功。活潑之心。益粹之容。和龜山詩。諄言敬。朱
此一。言。學術可証。幸全
鼎按。先生在大學。祭酒。那諫。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
歸京。師對人曰。活孟子。活孟子。活孟子。使貴州。特取道新會。以師。見
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之。從之。

段公諱堅

字可久陝西蘭州人正統甲子舉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山東福山知縣六年擢知萊州府丁憂服闋復補南陽八年致政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人號容思先生

生而剛方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聖賢可學而至王父歿自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宜游於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與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已已英廟壯

聖學備考卷二 辛集

去

五經堂制定

待應詔詣闕書上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得閔子與自良補學逾年始歸學益有得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園依巖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自得即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陰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讀復以詩歌興之嘗有詩曰天下有村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六載以李文達公起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治萊如治福

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禪不遠北上乃訪周廷芳于萊州訪張立夫于鳳翔

學求友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

建志學書院取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訓說選屬治童蒙授以小

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傳之訓習創刻二程全書胡致

堂崇正雅諸書劍節義祠尤嚴進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

女縷而自經以殉夫歿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爲吳棺斂卜地

合葬奏表其閭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

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

聖學備考卷二 辛集

志

五經堂制定

聖學備考卷二 辛集

志

五經堂制定

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投徒講業相羊豎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門人私謚曰文毅性素孝友與人尤篤於分職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爲具棺斂以終喪事志其墓方伯石公某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選白如諸修龍達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鑒鑒有關國體補風化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范雅念憲詹彭少保諱孫孝廉芳萊州周布衣慰山西董念憲辭福

山張同知。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恭。紀張孝廉景純。

皆門牆尤著者。馬從吾撰傳

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斯文之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段先生。其克尊信此道。而致深造力踐之

學。與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彭澤撰墓碑

正學。幽神不信妄誕。力挽流靡。心遊泮溲。南村東園。道脉以延。穆如清風。百代可傳。辛金撰贊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六

五經堂刻定

張公諱傑

字立夫。陝西鳳翔人。正統辛酉舉人。乙丑中乙科。就訓導。六年。丁內外艱。既禫。不出。後巡按薦為提學。不報。壬辰十月卒。年五十。有二號。默齋。

幼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鄉薦。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與論身心性命之學。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遠所難。累奏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

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九

五經堂刻定

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慨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若恒瞑目端坐。至于發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誦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掛座右。弟子從游者日衆。乃拒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請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

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但古之學者。從事於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於此。以尋古人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達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况鄉黨小子。相從甚衆。豈能遠及他方耶。亦謝不往。與阜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秦州周布衣。憲。相與論學。而段尤稱賢。心學。實學。何用。齊馳。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實學。何用。齊馳。此外。尋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理學備考卷二 辛集 廿 五經堂附定

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未及著書而卒。馬從吾撰傳

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夜夜。以求其所無。負也。自贊

喜奉毛檄。不羨顯榮。堅辭開仕。惟期道明。渡河訪友。道弊文清。開塾受徒。教授五經。默悟太極。濂溪爲朋。關西夫子。橫渠並稱。蘇撰撰

振鐸趙邑。學符文清。主敬致知。心體躬行。五經教授。作啟羣蒙。諱其方之。河池遺風。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經堂附定

理學名臣錄 洪洞後學范鄆鼎制定 受業王儒林

陳公諱遷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二甲進士。筮仕。御史。官廣東左右布政使。成化丙午。五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克。公父員。爲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府從數萬人。公少從鄉先生陳瑛。遊。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散永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吳寬撰傳

公爲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援幸。奄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抗章。留之。不報。張元凱撰傳

出巡江西。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兩畿。編歷郡縣。居衙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撰廣布政使。廣民疾。因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智務爲惠養。計數辯冤獄。國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流於海。舟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

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等冒為武職者。遇宴算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市船六艘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公欲往蒲刺加更市獅公。上言比兩城更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笑。國體所關。係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誅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二

五經堂制定

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疏食相對。無愧色。自河南開喪還。行裝蕭然。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

宣徽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頌為名御史。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墓惟公立。朝方嚴。寡儔。君子是親。小人是警。育才如春。持憲如秋。小學有註。公取並收。尤遷於禮。孜孜講求。橫渠之學。入門所由。抑孰如公。聞然日修。楊廉。

先生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朝族之用。號思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人咸謂先生有子。全。

鼎按先生試禮部。丘游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按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丘曰。吾聞荀卿言。聖賢無相。將無是乎。又按先生嘗信於人。即修冠。祭射。儀令士肄之。論者謂自孫廬陵以來。一入而己。遷河南副使。尋改提學。會幸奄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不屈。又按張瑄。上疏駁曰。太監掌倉。通番販賣。待勢保。按法持之。遷移嘉獎。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受除。同受監。臣本小吏。以註誤。解法為。遷罷。職實臣自取。春。安。意。臣心誠。臣不可。利誘。乃。使。行。等。建。臣。于。理。身。無。完。膚。臣。甘。受。天。終。無。知。與。口。行。等。交。致。其。詞。劾。選。勘。失。不。實。擅。便。發。倉。還。為。勘。問。凌。侮。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三

五經堂制定

每日而願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屬。敢冒必披陳。甘心鼎鑊。有誠痛忠義。即冤為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疏雪公。免。詔復官。禮葬。正德中。進財光祿卿。諡忠愍。

周公諱懿 學統題作桂

字廷芳。陝西山丹衛人。徙秦州。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晚年因訪父。没于江。人稱小泉先生。年未詳。

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

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

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曰。非聖

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六經。篤信力行。慨然以

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程朱復出也。又受學於清水教諭

安邑李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遠邇學者宗之。有總兵恭順侯吳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四 五經堂刻定

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其侯亦不能

強。遂親遺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

安鄭寧者。進啟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戚人如此。後隱居

秦州之小泉。人稱為小泉先生。西遊長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

菴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

焉。秦州守數遣其廩。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先

天太極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

遵之。成化戊子。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壓畫境。巖

君不見一天風雨野梅開。之句。馮從吾

小泉泉水隔壁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

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若我未除塵俗病。欲

頻洗雪起沉疴。

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

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

閩廉洛待君尋。段堅

奮跡卒伍。勵志豪英。五經研究。篤信力行。功密存省。造詣純真。化

洽武弁。德動公卿。蘇體振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五 五經堂刻定

先生之志。超自行伍。先生之學。直尋鄙魯。容思金蘭。思庵山斗。教

被三秦。名高千古。辛全

張公諱鼎

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景泰癸酉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戶部右侍郎。以疾請歸。卒於家。年六十有五。號自在道人。

父廉。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之門。口勤手筆。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於濂洛關

閩。由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米葉自持。推謙。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省會劇郡。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升三晉郡人德之。不

忍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姦貪斂跡。警辦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誅。弘治改元。擢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右金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

嚴。先生築牆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

歲大饑。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

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為人仁厚。敬慎。終身恪守師說。文

清公。歿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按正凡數年。始克成。乃為

序梓而傳之。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嘉齊情稿若干卷。先生

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家宰時所拊掖其卒也。端毅

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學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蓋確論云。

傳

吾撰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七

五

張大器。學行別無考。只觀薛文清樂為師。王端毅表其墓。二公決不輕是人者。而重公若此。公為聖賢之徒。何疑心錄。卓彼文清。昭代一人。公早有志。負笈河汾。兄諸日。川施諸君氏。文集之訂。師道常新。辛集

張公諱元

字延祥。名文魁。後易元。江西南昌人。天順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正德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號東白。

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之。命為諷諭。智惠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驚。驚曰。異哉。芳童他日必為國家偉器。父松亭翁携以入國。閩人所在聚觀。可共詩文。草書。見者謂其若雲行波湧。少長避為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由進士為庶吉士。文名欽然。授編修。會憲宗即位。上疏勸行三年。

聖學備考卷三

八

五經堂

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學際天人之語。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應然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遂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成。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赴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

又筓內閣。詰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

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至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今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

疾不起也。王鑒撰

公少侍父疾。額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敏

賦之終身。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附義多所獨得。作易詩聲

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經。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

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

其能軒輊。李東陽撰

聖學備考卷三

九

五經堂

癸亥太常之起。予視江右。僭及行止。為先生謀。先生曰。學有體用。

某將行。所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一日。留也。嗚呼。斯先生志

也。林俊撰

詞臣教養。讀中秘書之外。習為韓柳歐蘇之文。先生乃日取近思

錄及周程張朱全書。潛心默誦。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既

與時宰不合。乞歸養病。四方學者。握禾就正。殆無虛日。書傳面講。

如胡叔心。居仁。陳公甫。獻章。陳利夫。與茂。莫克貞。諒。羅彝正。倫。雖

不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得於己。印証於人。固已博而約矣。先生

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特。其出言吐語。固幾絕於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讀先生之作昔胡

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集者或不免詞章視之故於簡末

僑丁寧焉白文集序

武平舒覽來從先生遊吾道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

之要甚幸。今之士習不矣。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肯

過於高妙。淪於空虛。所以正人心士氣。其責不在於吾之廷祥乎。

胡居仁書

仲昭且就南臺薦。東白新遷太子宮。誰與臥林全晏起。玉臺鐘打

定山鐘。陳獻章詩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十 五經堂制定

惟公之生。蚤稱奇童。出語驚人。躍虎翔龍。繼於理學。益加研窮。匪

求之。其疑反之。躬太極西銘。意會心融。經筵陳說。懇懇納忠。主上

威。語從容。揚康

龜按胡叔心與先生書札不勝備述如所云挽回世道變易士習屬望尤切今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玩此等語

可想先生學術

羅公諱倫

字彝正。一字應彪。江西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

為修撰。官事落職。復召還。供職六年。再拜。乃得允。十四年戊戌。九

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八。號一峯。諡文毅。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進士。

策對大。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覽官。官棄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

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喪親去官。朝廷留

之。臺諫皆不敢論。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又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十 五經堂制定

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

劉珙故事。官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

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忌。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疑憤如此。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

倫。雖兄遜。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

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

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笑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

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誦讀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

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游泮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

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人置義田以贖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遇乞人必於途轉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廬。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豈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聖學備考卷三 辛集

主

五經堂明定

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遲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陳獻章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啟。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故知文山此啟。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山肩宇。徒切想望而已。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何如。

哉。一峯版文山此啟。自謂一字一涕。張東白版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涕。猶不足爲吾痛。夫豈止曰一字一涕者哉。莊果版書近日得丘董二公。見道先生處。心行之要。又獲諸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胡居仁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足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鄒智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嘗下錦衣獄。銀撫官曰。羅先生其

聖學備考卷三 辛集

十三

五經堂明定

可至此乎。卽日鞠成。識之先生。遂得免。事嗚呼。一峯爲道。義先覺爲仁。義郭郭爲士。庶依托爲當世醫藥。爲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鶴。爲鼓萬物之風。而駕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九泉不作。吾誰與歸。吾將從子於冥漠。陳獻章見一聾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必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新贊敘正一

人心皆孔孟世道悉伊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白日金牛洞

青雲居鳳樓恩君不可得新月上簾鉤

公對大廷筆如懸河其言切直劉蕡莫過賈以下第公以登科主

上納言青史無多尋忤時宰拂袖巖阿金牛金馬試問如何惟有

風節百代不磨

狀元及第褒獎不繼綱常一疏有功半內坦直嚴毅正大光明青

天白日四海通稱

鼎按胡叔心與先生書擬義敬請弄三人求正可知先生

生學問又按先生著作如論屬檢一屬可知先生

星學備考卷三

周公諱奕

字梁石福建莆田人成化乙丑進士授廣德知州轉南禮部儀制

司郎中再轉撫州知府調鎮遠府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號聚中

子又號華渠

其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京兄夫子所謂一著及傾

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奪云初亡廣德念民惑於鬼神著祠

山雜辯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

人講蔡氏邵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承乃博

採諸說為字書管鑰其包詩文有水雲藻金臺藻金陵藻桐川藻

理學備考卷三

臨川藻共若干卷藏於家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

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倖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

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五十七故舊倖張公哲過臨汝謂在前日

書禱雨蓋山絕頂上有地不食可卜葬子瞻昔號愛山每攝履登

高往往有翹視八荒塵寰下土之意聞倖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

因自敘履歷以投諸子曰我他日即樂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

下後世但謀而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

承諭周華渠守廣德有記纂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倦

客歸遯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

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告。侯大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侯以不能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為。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蓋未之知也。陳獻章與丘大守書

先生題嘉魚李氏義學曰。承箕字世卿。嘗取第第矣。近避南海。從陳白沙歸。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縶束縛。細欲撤去之。白沙予友也。各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相往還。英見其神清氣完。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意為古閉關人。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也。今世鄉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於白沙。則吾當盡己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英聞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由此出。然後可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其極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其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其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

學者所敢言。然問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現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青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礙。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替而安。循理亦樂。至於忠難事變。難以必易。生亦甘心為之。此聖學之大畧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出華渠集

諸鬼有辯。訓民有錄。鄉有保伍。庠有教育。仕多善政。不一而足。公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心。蓋古人心未叔。越雪蜀日。武以迂目。卻察之。膏。塵清簡。廣志在旁。通求之。頗篤。楊康侯贊

黃公諱潛

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鄉薦六名。成化丙戌二甲進士。歷官江西提學。致仕。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日卒。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退岩居士。

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言行。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通覽。其為詞。則專宗朱子。為孫希謨。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為元宵賞月之具。仍出舊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因與同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太 五經堂刻定

官編修章懋檢討莊衆議。以為翰林固以供奉為職。況吾人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為此鄙辭。實天壽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公得湘潭知縣。時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隸卒皆入月錢。公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無有以為非者。其於心安耶。卻不受。獄以抑豪強。伸冤抑為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物。子女

者刑部曲為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一婦。而優轉賣與人。刑部止以強盜坐為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連居父母喪。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居。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為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義洪薦。有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僉事。提學校。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議拔皆名士。如羅欽順。劉玉江。偉陳鳳梧。是也。弘治乙卯上疏乞致仕。丙辰再疏始得。允家居。僅以著述為事。撫巡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

理學備考卷三 辛集

太

五經堂刻定

挾策酒。藝焉為事。獨於名理。蚤所耽嗜。翰林供奉。宣專文字。識生馬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兄之間中諸誌。楊廉振贊。

理學備考 卷四

理學名臣錄

章公諱慈

洪洞後學范鄆鼎訂定 受業范一偉校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忤旨
黜為庶吉士尋起為南馬子祭酒遭喪方弊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
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為南太常卿再辭進南
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陞南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訓

後言理學存問之年八十有五號屬然子學者稱為楓山先生
少遊邑庠識見高遠不以科舉學累其心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
天順壬午易魁成化丙戌以會元登第纂編修一條羅公以狀元
及第拜修撰相與友善同榜莊公孔賜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
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修自羅偶章和咸相激勵直欲協恭致君
於唐虞未幾有元宵燈火事先生約黃與莊欲諫時白沙陳先生
在京謂入仕初此舉正好二公聞先生說即建名同上既忤旨調
外京師號為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之非請禍
建市舶提舉號為翰林四諫門人皆遵

議處番貨公題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績以絕盜海田認納虛
稅以便民假託清軍以摘奪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沙尤之賊
政卓然行部積勞恐貽親憂考績赴部求謝事辭益力得從所請
時年僅四十一從行實

莊定山嘗稱翁于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為國子祭酒
任滿三載懇辭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各卿多遭
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

山林日久講學功深尤篤信朱子不為異說所惑謂人形天地之
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共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訓

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
夫心機會大又須心小少有涵養工夫心機會小並行
喜怒不形于色思慮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胸泰不措于身碩
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開然自命可謂稱情矣門人姜
孝宗朝南北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壯公于南時未將創
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
德行

昔者令子開齋余憲吾聞清為諸生實得觀感疎動於治教之下
于特回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開齋以少垂白在堂早乞

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
 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營養而所實望其子者。有不在區
 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為開齋致私
 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
 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蔡清祭先
生尊甫文
 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敏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
 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
 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
 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鰲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人容非公平。楊康撰
祭文
 三
 五經堂刻定
 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
 其為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己。
 固難稱為自得之學。謂程朱論說之非。是則其在倖僭。安不自量。
 可勝嘆哉。先生學術。遠惟程朱。是信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
 生所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逾耄。共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槩可見焉。
 然亦非
 君子之仕。雖勉易退。匪矯平時。義有攸在。儒者之學。重內輕外。固
 逃乎古道。不可倖蒞。治有本。施教有方。克稱大老。尚壽無疆。揚康
 撰

先生嘗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之語。便覺自警。板不為罪。困所挽。家居務農。諸子躬耕。邑令過
 訪。諸子輒獲跪迎。在司戎。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遇巡檢斥之。
 已。知諸罪。先生笑曰。吾子殆承敝屣。宜爾不識也。續自
編
 羅拔先生官國子監。時上修學政。條陳弊政二
 疏。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後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趙考叔諱時可。諡余儒。考寄札云。山溪野有。家地一安。
 乃止。某撫君贊之曰。官至尚書。而家止八口。一幼子不能自食。
 此亦一似當補入原傳之後。何如。鼎按原傳載諸子躬耕云云。而
 此云一幼子不能自食。以俟。考
 再按林俊行狀。先生三子。據續提孫新傳。孫簡試皆先。復先生
 八十二歲始主。按原傳載。三子據續提孫新傳。孫簡試皆先。復先生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四
 五經堂刻定

莊公諱景

字孔賜。應天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吏部郎中。若疾休致。弘治己未卒。年六十有三。號木齋。又號定山。

先生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擬唐人機軸。變換自出。一脫葉。即傳。隔四方。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其字畫亦然。景泰丙子鄉薦。丙戌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江西羅倫薦為狀元。議論氣節。驚服一

特南海陳獻章公甫。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於二公。慕其

義。辭其道。居檢討未兩月。以元符盛火事。同編修章懋及黃潛上

告。養聖德疏。言過切直。調湖廣桂陽州判。用給事中毛弘言。尋朝

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

五經堂刊定

南行人司左司副。三年。丁母憂。適父質菴公。感風疾。例臥五年。先

生在憂苦中。延醫選藥。扶持不少離。父終。哀毀踰禮。既免喪。以疾

不起。移居浦子口。後江流吞壑。遷入定山。據其來遠。唐二泉交泥

之內。居焉。諸峰環抱。依高為亭。懸卑為池。進山架田。引流灌樹。間

曰天峰亭。曰活水。曰溪雲。竹木花卉。瞻顧滿前。賦詩尋樂。為日不

足。居定山二十年。每厭俗學庸淺。不足以濟時通治。而經濟之志

識者多於文字間知之。當道者累薦。以疾不起。弘治甲寅。朝廷用

薦者。言下吏師促起之。先生憮然曰。吾初應舉。本欲得官。項以疾

故。試述虛假。非我志也。今疾少愈。敢不趨赴。供職。以盡臣子犬馬

之私。遂行。仍以舊職供事。陞南吏部驗封司郎中。既之任。病風不

能起。在告日久。士大夫猶不知其實病也。特值考京官。當道者途

以老疾退之。坐是毀者至今喟喟。林允傑墓志銘

數年。時文蹶。但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預晚豪於詩。傲脫笑駭。放

翁。康節理趣驚山力。評詞臣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

清風。以永終譽。楊康節贊

王三原為巡撫。訪先生。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先生敝廬。先生曰。愛

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詣定山。勸駕行。

至吏部。三揖不跪。家宰耿公希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郭門

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六

五經堂刊定

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戴外物。耳。陞南郎中。到任十二日。即赴部

告歸。部不為題。處吏部以老疾去之。先生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

雅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教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

相以補其不及。孔子六經。諸子傳註。與聖職。所以引其不及者

今世降風。移學者泥於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

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遑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

志所存。亦不立異以徵名。韓自贊稿

張公諱吉

字克修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工部主事。言事調通判。戊申。授華慶同知。轉崇州知府。庚申。轉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己巳。轉廣西左布政使。嘗作權奸。錫兩。有降兩浙鹽運使。繼轉河南參政。調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右布政使。未赴。以疾在告。家居。戊申。九月甲寅。卒。年六十有八。號翼齋。更號古城恬窩。

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當兼。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七 五經堂明定

治五經。今業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用魯與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為務。在庠序。為異己者所嫉。惟故論鄭重。尤為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先生。嘗舉以勵諸生。咸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王業榜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勅二人之舉。疏入。其黨為之擠。公過不可得。踰月。諫吏部尚書尹公冕。遠貶京東通判。時迫速甚。恐。故舊無有送者。所携圖書數卷。童僕

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漸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空囊。且無室家。謀為匪。妻不聽。以銀幣數事為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來。來學。聚聞。故即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邊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藉資合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為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書其座右。日以自勵。讀呂蒙公家傳。作佛學論。孝廟御極。草恩。轉廉慶同知。弘治辛亥。都御史秦公絳為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為疏。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八 五經堂明定

幽直。秦卒得白。壬子。進奏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守孟子說大人。家法。衆皆異之。癸丑。轉梧州知府。暇日。射課諸生。為講說聖賢之道。使人知所嚮。向。公深沉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者。信之必篤。其為知府。為副使。都御史。問公。理。鄭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養病家居。舉御史叔安。范御史。史。復薦之。公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饗。用料酌。共行于家。最為精當。鄉里化之。家嘗飲食。過二米。必撤去。

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浣。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于臨年就試。大為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嘉官三十三。年在弱冠。二載。兩罹厄。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弘。裕病且革。每且必正衣冠端坐。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陸學。訂疑。佛學。論公在嶺外。與陳白沙。獻章。相往還。至于論學。亦不盡合。並詳

公在膠庠。其年尚少。卓然自立。不顧非笑。繼登宦途。閱雲叶。西南。造謫。重移嶺。歷徧外服。孰陟華要。五經四書。深探奧妙。呂陵聖學。備考卷四。辛集。
是攻各鍼其發。楊康

九

五經堂明定

蔡公諱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歷官提督學。校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六。號虛齋。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粹學宮而行天下。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列出體格。擅人心而繫世教。卒。淳以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粹。而亦間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瑞穀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右。寧庶人仇。因仇介夫。介夫

十

五經堂明定

引而去。逆璫亂政。起祭酒。以錢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龜山。非幸耶。林俊撰虛齋文集序
先生曰。吾始念一靜字。後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名臣錄
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愛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即今題臥處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全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答李宗
善受其身者。能以一身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貽數百年之休。不

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持名譽徒以就一己之私而已矣

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虛齋先生曰處今世有多少難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味此言

蓋魯男子養學柳下惠法也

平生所志惟在儒術學業幸為一蒙引之作藩垣置筆辦

如江河守則以訥宋之於呂背誅其瑕酷類成公詞寡人言國學

中興公多偶率

庭齋為江西提學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初二十六謁孔廟公與

三司約朔望先謁孔廟及賀生日又獨去朝服中蔽膝寧庶人街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之公遂致仕

身按先生密箴自記云密箴五十餘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

時所作置於臥處外人足跡不判之地今年四十八矣無一人

符兄故謂之密箴之者為言難處名易動無益于已徒誣于人

不知者何如又按儒術即謂曰介夫舉若面色和外間而內辨

與論天下事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渾剴切

賀公筆欽

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司甫以

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於官邸己卯舉人成化丙戌登羅倫榜

進士歷官陝西參議正德庚午十二月初四日以疾卒於家壽七

十有四嘗讀書盤開山學者稱盤開先生

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為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

誦誠教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諸語因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是弱冠

以詩魁山東兩廣春闈成即日歸省武諷之以趨徑則曰老親在

室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為給事中時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為是職尤不可苟

遂書鄙夫可與事君單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知

董曼各上章極諫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幾天意可回

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復以言官贖職名矣自劾求退

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即以病告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

為務在科時廣東陳白沙一見拜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

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慰其小像於靜室特率子弟焚香拜之儼

如神明大獲古聖賢典籍於中屹屹焉窮日與夜而繙閱之必求

造乎其極而後已有求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為已教者聖

賈之餘事自治不暇何暇及人久之所得益深始納履焉而其爲
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及門者咸知有爲已之學
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岐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吉首薦先生才堪
大用乃除陝西參議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璽
書假之便宜慰解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
賢才以輔治世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
十萬言其間皆人臣不敢道者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鄰
黨救恤患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可
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說者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三 五經堂刪定

不問其曲直必捷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喪
酒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携門
人子姓登高陟遠獨有所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惠顧之際信口
派出皆有關於名教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巨室鮮不爲撓獨
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
不寐如有急遽則疾首蹙額而不能安也錄
有邊將換稅獻稿者見先生即止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
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即還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
罪城賴以全 李永豐撰 文舉序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古

五經堂刪定

賈整闇先生深明理學雅用兼該純儒也楊方震理學錄述之何
故或亦未之考乎允宜增入又曰整闇雖字白沙其脉絡是自程
朱路上來朱全錄
東葬煥興正學自盟雖師新會脈衍朱程主敬涵養惺惺是明平
世評談鑒鑒可行體用兼備百世可稱朱全
鼎按先生于士諸鄉貫七情學篤行實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
帝歸終身不仕又授先生語錄謂文公上宰相書爲放倒
旗鎗謂吳革盧出處著述皆有可議謂蘇東坡爲小人而
無忌憚總曰躬行須以教爲主不敬使不是聖門家風

鄭公諱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丙午解元。連中甲科。選庶吉士。弘治二年。貶吏目。四年十月九日卒。於順德年二十有六。號立齋。一號秋園子。

幼日誦數百言。長受書于舅氏馮進士衡。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乃集樹葉。燃以讀書。通宵不寐。如是者三年。領四川鄉試第一。和入奏觀於會江門外。君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恕致政家居。君往見之。曰。治天下之道。在進

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

五經堂刻

君子選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選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王公笑而不答。崔德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是歲冬。值星變。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直斥內外執政不職之狀。不報。聞者為之懼。性孤介。過於自好。其在京師時。雖同年同官。亦寡與所聞。氣味類己者。則求與之友。惟恐後。多為人所忌。金拱撰已酉。言事者。誦知州劉舉御史湯鐸。言朝政。嫉先生者。因疏其名下。錦承獄。身親三木。饑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鐸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報講。或論

午朝不宜以一事兩舉。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讀者欲處以眾刑。部侍郎彭公韶。辨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在官盡心職務。廢墜舉。稍暇。則從白沙陳獻章先生游。篤志聖賢之學。辛亥十月。卒於廣東。卒之日。囊無百緡。方伯劉公大夏。君同年進士。順德令吳公廷舉。資之還其家。

帝朝御史二人侍班糾儀。御史湯鼎輪侍。君造其私第。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聖學備考卷四 辛集

夫

五經堂刻

此君臣情分所由開隔不通也。君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王公微起至京。君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一時流榮貴戚。聞其名。爭請謂其子弟。拒而不納。詩文清勁平實。不為空言。有立齋遺文若干卷。吳公廷舉梓行於世。世傳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轟轟烈烈。肯在翰林。語默淺深。孰識其心。頃來南海。窮而不悔。乃見

其介陳獻章

順城何在大海之邊。石城西去官舫經焉。僕又藉此得以挽公丞

於萬斛風濤之險。接公論於花封床榻之懸。或朝談而暮語。或面

布而書傳。又若擾擾膠膠。公嘗責僕以不學。則老年而荒落。而月

連日至。僕亦讓公毋盡於略。知道體之渾全。契宜金蘭。此即官此

吏目情懷。風月何瘳。雨何蠻煙。吳廷舉撰祭文

嗚呼汝愚。縱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

步瀛洲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莫宜遠得。豈知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刻定

暇顧其親。嗚呼方子之計。至于猶豫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

外者。竟一夜而自斃。寘子瞻於僮耳者。卒不能不使之返輪。既而

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涕淚為之沾巾。嗚呼痛哉。痛子妙齡。楊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識君未三

月。別君遽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識君未三月。別君遽

萬里。因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此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詣。炎荒

無友生。神交方邈志。蔡清贈行詩

若梧進士吳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遺稿得奏議及諸體雜文若

千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為一帙。名曰立齋遺文。懼且溼沒。亟繕梓

以傳。今光祿少卿豐城楊君方震見而善之。騰書獻臣。以序見屬

先是成化丁未。上龍飛諒陰之始。且適有星變。智伏闕上書力陳

是皆大臣不職。陶宜弄權所致。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

直。於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煇成獄。竟以風疾

天下聞而哀之。今忽忽十年以外。俯仰悲嘆。遂成陳迹。使他日國

史特書大誓。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與武謂才識亞

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欵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吟之態

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棄保。又能根據義理。以為之宗。亦可謂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五經堂刻定

知汝愚也已。嗚呼汝愚。必傳於世者此也。然其所以為此而能不

其傳者。固有本矣。未知汝愚者。用是觀之。固可得其彷彿。而欲求

汝愚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區區謗說。安知非其實錄耶。袁吉撰序

公方妙齡。奮跡庠校。魁鄉步瀛。不在所好。誓一經目。理即深造。星

變飛章。懷忠自效。海隅嶺表。忽來凶耗。程氏之門。比楊遵道。天假

之年。何所不到。楊康撰贊

楊公韓廉

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庶吉士授南戶科都給事中
內艱服闋改南兵部庚申陞南光祿少卿丁卯陞南太僕少卿外
艱服除陞南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
屢官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四諡文恪號月湖先生

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學成行尊遐邇皆知有楊
月湖先生羅欽順撰文集序

其尊人永州太守豫章理學之傳至先生益昌大遂授巍科方且
恬然自居如韋布時公餘輒肆力於學而心事青天白日故其所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九

五經堂新定

作冲淡簡遠而理道自寓焉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
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
百篇得無近之耶

深信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
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消叙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

舉二先生之言曰程朱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
朱之行者矣並遺論

先生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能理一而

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
也彭啟實序

公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

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

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為乎庸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

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當即尋醫俾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

心之論問警寒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於己者既不免於缺

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於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

庶幾也

理學備考卷四 辛集

十

五經堂新定

幼篤志強學多考據凡所論諫皆關君德弭災聖學政治之切諱

文平淡古朴有理致累以疾乞致仕所著有月湖集奏議各臣言

行錄理學各臣錄傳於世續紀

公好學篤文詞以字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

賦數算雜藝釋說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

程朱厭俗役於功利不踰象向前國朝

淵源學問規矩行藏於躬無玷於道有光正統篤信傍流斥攘理

學一錄後覺津梁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 卷五

洪洞後學范鄴鼎剛定 受業范爾梅按錄

理學名臣錄

梓州後學辛全恭訂

王公諱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年十九中成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丁未除主客司主事弘治辛亥陞司祭司員外郎戊午以諫言請知陝州已未冬親用薦者言陞陝西按察司僉事辛酉副使甲子改提學正德丁卯按察山東丁內艱服闋陞祭酒以權閣乞致仕改南右通政壬申巡撫宣府丁外艱服闋除原職以疾在告正德十三年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一

五經堂剛定

辛年五十有四號虎谷

十一歲與鄉人立過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卻之曰鳥用是炫耀為哉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顧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曰一息不教便與天道不相似家居屢空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析釘裁紙五尺童子

非粟自招呼不敢入邑率有貪酷者不時飛諭里人困苦恒注意

區處之或誣罪至成力為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諱之諱諱

忿倦於書無所不讀尤選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

勁如其為人文氣有力不假雕刻摹倣而出入古格消滔不竭詩

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起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

門人呂楠撰墓誌

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官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怒邪

惡二禁度給三停減齋醮四讓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

日倪公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將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二

五經堂剛定

已成矣先生乃疏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過中貴者謀欲普度

抵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有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四匠不與時人

皆喜有回天之方神樂觀道士多贈博茲蓋教坊司或買貝為嫖

錦承軍校獲賊又誣更營以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

之又奏准天下郡邑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

於鄉代部臣條二十三事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敵

中外人莫敢言先生又上疏乞斬廣以洩神人憤以弭災變廣食

道士說醮咒術亦不驗乃令校尉何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

郊天看牲回詎以駕後乘馬下錦承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

壁詩云成敗付天誰可睹忠貞在我自須堅戊午謫知河南陝州
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與利除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
二百尺人難汲水乃勸富僧通唐引廣齊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
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外務人謂
有劉穆之風誌墓

奉勅提學校道過漢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慈母自卯至巳始獲
出關至則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鋤刀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祠

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誌墓
國新理學稱文清一人文清之後虎谷一人門生韓邦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三 五經堂刪定
醇正之學則直之守縉黃排斥權倖繩糾振鐸關中斯文山斗我

晉文清公堪師友 辛全
鼎拔陽明先生答書云先生看得一住字親切只此一語便可
以親王瞻石陽城縣舊氏珍吾弟封其子綽郡復元繼之夫
世藏禮君子
辛為附取

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弘治辛酉舉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禮部右
侍郎致仕嘉靖壬寅卒壽六十有四人稱涇野先生
成化十五年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生幼為諸生受尚書於高
學諭備邑人孫大行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庵
充平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綏室危坐誦讀難炎暑不廢
衣冠年十七入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進督學遂卷
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大蔡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聲
不獲乃館於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

呂公諱椿

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弘治辛酉舉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禮部右
侍郎致仕嘉靖壬寅卒壽六十有四人稱涇野先生

成化十五年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生幼為諸生受尚書於高

學諭備邑人孫大行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庵

充平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綏室危坐誦讀難炎暑不廢

衣冠年十七入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進督學遂卷

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大蔡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聲

不獲乃館於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四 五經堂刪定
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眾徒講學

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辛酉舉於鄉遊成均與三原

馬伯循秦世觀檢大寇子淳安陽張仲修崔仲兒林縣馬教臣諸

全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顯言勿徒事業以邀利

祿勿徒任重弗克有終遺教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

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則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

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

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眾譯以為近孫行人殉於京遺孤不在

側先生哭經哭拜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況師乎

反返葬於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哭而相奔。事既歸。復講學於精舍。從遊者日衆。戊辰。南宮第六人。廷對第一。授修撰。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閩理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生。卻之。連銜甚自是。避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擢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其功喪爲位而哭。門無饋遺。時何粹夫塘爲編修。以道自守。先生日相切劘。會西夏構亂。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謹惡其言。益銜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連敗禍。延朝紳入。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薦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

五經堂訓定

和萬民。斯享靈固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於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尚能用之。況主上過漢文遠甚。桀獨不能爲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備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胤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於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

任不報。消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髮爲白。卒。京毀踰禮。既葬。廬墓門人感之。皆隨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義禮。當喪事。時郡守致贈受之。既而馳幣。有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爲交。吾不忍也。既禭釋。復講學於別墅。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院。鎮守閭廖鎧。餽以豚米。卻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投有呂公証也。有客以兼金乞書。先生笑而謝曰。人心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世廟卽位。詔起原官。特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樹主事。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互加厚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六

五經堂訓定

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爲式。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驂服。禮罷。賜酒饌。朝論趨之。發未分校禮閣。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欠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爲然。遂置之。念新天子卽位。上疏請講學。畧曰。學貴于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不報。在史館。與柳東郭友。誓甲申。卒。修

省詔優以十三事上言願過切直時東郭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人
人有其鐵漢之稱尋謫東郭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
仇綱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於仇氏聞先生講甚喜臨
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本作方界至是遂還
其主仇氏兄弟益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
山村褒似堯舜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為己任解
士子視聖賢與堯舜為二先生曰苟知聖學舉業為一則干祿念
輕救世意重於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奉奉不離聖賢
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還客自解免值致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刪定

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犁然郡庠士
及四方來學者益眾乃進解梁書院選少而俊秀者欲詩習小學
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節義者表其闕求子
夏後教之學進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政舉化行俗用丕變
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
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
學問淵粹還南尚質卿久之還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講樂甚悉悉
草之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於柳潯精舍既講於露
峰東所後又講於太常南所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德

以謁遷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綱不
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
東郭穆滋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郭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懽
云乙未遷國子祭酒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
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
俛仰鐘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
而聘病者問而醫疾者哭而歸骸其鄉奏減挾應以通淹滯絕諸
託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同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
生皆循循雅飭京邸精神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刪定

時特聽講焉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
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乃復
講于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
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
偽學者先生自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時有學禁
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特等語
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諄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
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
霍君性雖少偏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

先生黨霍會廟突自陳遂致仕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待疾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倫朴事繼母候色餐篇至室無妄廢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贖其族親劉家甚憂時時濟之偶外祖宋之祠每展墓泥滯從舅瑋寓同州特訪迂歸學以立志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最而一準之以禮嘗訪王心齋良于秦州趙玉泉初于黎城教人因村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九 五經堂剛定

偷語情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粹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焉從傳

近宗孔孟夢咸呂程遠好直諫危言危行學術純正規矩準繩號真狀元不愧科名蘇體撰

先生學問改過安貧先生事業致主澤民先生教化血氣尊親橫渠之後關中一人辛全撰

是接涇野集三十八卷全不修刻可知先生注意又按當時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謂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當時有問宋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亮舜阿鍾元曰公千朱陸異同王燕學術千萬人之疑端聚訟無已者平平教言各歸無事其不黨同代異益見學力之深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十 五經堂剛定

馬公諱理

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吏部主事甫
一年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送母歸嘉靖甲申薦起考功丁
亥擢南石通政戊子謝病歸辛卯薦起光祿卿一年謝病歸歸十
年薦起南光祿卿即引年致仕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先
生卒年八十有二號谿田

十四為邑諸生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年二十會
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
康僖公所傳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士

五經堂刪定

門友秦西澗偉作告先師文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
子四勿為約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遠慈楊公督學關中見
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
也既如京與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
昆何梓夫羅整菴諸君子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堂精舍漁石作
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學徒就講者益眾其教以主敬窮理為主
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
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
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

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須自揣分量可也仲昆稱先

生愛道甚於愛官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

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

國王奏啟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若此主事

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於廷員外特值議大

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

為首逮繫詔獄復杖於廷尋復官郎中時癸亥莊裕之奏即執政

言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人廣東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

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士

五經堂刪定

關所取皆海內名士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
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
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
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於程朱然亦時
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
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
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焉從吾
體驗身心顏克曾省兩朝廷杖忠官取取文章行誼異域引領著
述五經日星炳炳輝煌

韓公諱邦奇

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弘治甲子亞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致仕七年卒年七十有七贈少保諡恭簡號苑洛先生

幼承庭訓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幸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

江按察僉事時逆賊錢寧以鈔數萬付浙易銀當事者欲僞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故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僞賓託名進貢假道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則定

衡州先生名儀實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登

茲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憲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詐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嘉靖改元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煖恭將名以攝之先生奮然單車入特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

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

服謁蔡於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於奉上者大同

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

蔡為奠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譁

先生迂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

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

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

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修撰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請南太

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經堂則定

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

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特羽檄交馳先生

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

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

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

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益修

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門人白壁曰先生學問精到明於數學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異行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若有

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釋易說書說毛詩
宋。諸。書。傳。世。馮從吾撰
博學多聞行誼純全惟求實履不尚空言摧奸抗疏塵視冤軫性
理三解直探本原蘇軾撰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

五經堂副定

羅公諱欽順

字允升江西太和人弘治癸丑探花翰林編修累官南吏部左右
侍郎嘉靖初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
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三號
整菴諡文莊
以著述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家宰一節真有鳳
凰千仞之意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為師心頓悟之學者
欽順為之反覆辨正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矣所著困知記若
千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忠章

理學備考卷五 辛集

五

五經堂副定

欽順始遇老僧叩佛之由徹夜構思以為至奇至妙已而讀濂洛
關閩語錄潛玩久之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於是力排痛
斥及為羣宰人多樂之欽順不拜謝客鄉居又潛心二十餘年曰
道在是矣是時陳獻章講致虛立本之學彼深詆其說之禪王守
仁又倡良知之說欲與之辯而守仁已卒其徒習其餘說詆毀程
朱則又曰今之道學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而究其所得乃程朱
蓋嘗學焉而竟棄之也夫陳王二子始學程朱而入於禪學欽順
始學禪而終篤信程朱此其邪正較然矣乃智多為陳王所惑至
今禪學大行吾道晦蝕安得如欽順者而為之倡和哉吳增登論

銓率之辭如脫收展。神學之辨如判白黑。洛水功臣。尼山高第。源

淵先民羽儀來世。半全。身按固知錄不止。疑象山白沙而且疑文公文清其疑處雖有疑者與曰非疑文公文清之人也疑言耳疑其言正以信其人非真有壘菴之信者不足與疑也。

聖學備考卷五 辛集

七

五經堂刪定

聖學備考 卷六

洪洞後學范部鼎刪定 受業任重任授錄

理學名臣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楊公諱應詔

字邦彥其先莫知所自。後自壽春徙溫陵。因家於建安。辛卯舉人。八上春官不第。老於家。壽六十有餘。人稱天遊先生。

少慕武侯范文正公爲人性僻愛武。或天遊山水。因號武夷天遊生。晚更號華陽子。年十四從大父古庵公宣於成。一日自無量寺歸。學而歸。古庵公立於庭。以學問之曰。吾學欲博極羣行好事。

聖學備考卷六 辛集

五經堂刪定

做好人不徒求聞達於時。古庵公駭其言。先是古庵公夢大日照於家。紅光滿室。已而生華陽子。年二十遊黃宮。有聲巡臺。尋雙江兵憲張圭山公樹五經書院。設講字。延徵華陽子。華陽俱不稅。或同之曰。非子所知者。辛卯舉於鄉。壯遊燕趙。奔魯久而歸。所得如也。而學益龐深。周席上饒翰林汪東。蘇公求靈泉。吾建事時修。郡乘心屬華陽子。華陽子固辭之。或謂郡乘迺一郡人物。是事權衡。作弗當其人。雖作何觀。華陽子亦竟不就。特不知所謂弱冠時。嘗謂徵同父公。祠律何庭下。莫曰。大丈夫冠儒冠。沒不能祖豆於。是丰人矣。故居嘗痛自刺。屬少有勝氣。嘗揭祖古庵公。及祖母鄭。

二喪於大庾嶺中日暮矣竟夜臥守空山間山風號多虎不願還
明遁去正德十四年寧濠煽亂舟道彭蠡羣盜乘機出沒已為盜
所偵幾不免俄以勵風脫舟人舉手相賀華陽子坐中流鼓柁自
若少以道德功名氣節砥礪然時亦以詩文自娛壬辰嘗揭所業
長安邸中崑崙張子詩一見之驚異曰此可馬子長請偕才也海
寓中何處得來因出酒肴相與飲華陽子酒酣大索熟脫崑崙子
微笑曰子豈以一詩人文士識我耶是非余志所存也因與高所
學而去臨川介庵章公哀少許可嘗叩所論獨心服之曰子吾儒
中達器非若今之徒剽竊儒名者乙未上春官歸迨卒業南臺因

聖學備考卷六 辛集

二

五經堂附定

朝遊白下時甘泉諸公講學於金陵華陽子不屑也已而去從關
中涇野呂先生遊曰此真吾師涇野先生亦深器重之迨自雙竹
館移太常公遂躬與居日夕親几席於先生言躬行不敢惰歸子
師鈴山鍾石費公南野歐公亦破格厚禮先生一日謂之曰子心
地光明正大作聖本體具矣所少深潛純粹功課耳無何北還司
成去遂書顏子如愚諸語規戒之華陽子自從涇野先生歸丙申
作道宗堂於山中列祀夫子濂溪諸賢及先生懇其教誨於上凡
日夕一舉為一動止亦必焚香稟命作日史以自警時丁父喪
翁憂居喪哀朝夕藉先生教於神弗爾匪其他宅躬檢家制事俱

以先生之道整飭會方宇日多事兵甲薦興閒居有所感因撰著
中興十策丙辰下第欲詣闕下獻之不果自是歸一以著書講學
謀道為事閉門掃軌不出秋暮叱陵府荆川道芝城來訪不遇居
項之華陽子肩輿歸至考亭相會於滄州精舍時田桓山在座相
與質所學華陽子曰吾學以寡欲正心為主本不愧天為歸的學
不至不愧天不算作真學蓋吾人心中所性只有此天者在而其
警惕微驗於學者亦惟此天耳學能不愧天則獨行不愧影獨處
不愧舍內不愧僕御妻妾外不愧族黨友朋出而仕不愧吾君不
愧吾民仰而前不愧乎前修俯而後不愧來哲矣往非遠耶不然
愧吾民仰而前不愧乎前修俯而後不愧來哲矣往非遠耶不然

聖學備考卷六 辛集

三

五經堂附定

此心便不靈爽此氣便不浩然終不能徹上徹下徹古徹今荆川
深以為然丁巳夏會稽王子龍溪過訪相對劇然無一語姑蘇祭
酒莊梁魏公嘗附書閩藩臬顧雍里徐坡石二公曰閩建安縣處
後學衍行義有華陽子斯文有人矣華陽子身累長類野鶴然雙
瞳炯炯如睇星世味漸無所嘗嘗云吾若及於孔門亦當於羣芳
子分半席而坐志大言大然其約於行己處則理極然其固非其
地不履雖一介不輕於取與居州黨惡人之難解人之紛惟以偶
士風扶名紀為事或至於意外機逆之末直以虛舟飄瓦視之座
右自書不愧天三字以自規數奇無所適年三十舉於鄉五十餘

猶老山林見世之儒者拾韓氏緒餘謂即心可見聖脫畧實際曉
曉以頓悟自異華陽子深病之不以爲然也因據撫先儒羣論著
衛道錄繫於世自撰華陽子傳
志存經世學不愧天田學一錄義理精研正大淵落躍魚飛鴻紫
陽嫡派涇野心傳辛全撰贊
書按先生傳係自撰頗當用記事微不當用贊揚體中凡贊揚
之言無爲刪去又頭緒多不相按簡易一以有忠告

楊公諱甫

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戊子舉人己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累
應囚獄放歸卒於家壽五十有七號斛山臨慶初贈少卿諡忠介
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
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焉資以薪代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
欣欣然忘念人嘗以聖賢爲師兄靖以操誤羅法先生徒步百
里外申寃遂並繫獄獄中上書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
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嘗之學年二十八闕朝邑韓恭簡公諱理
學躬輩米往拜其門公聯先生貌行行狀也欲御之父遠峰老人
理學備考卷六辛集
五經堂制定
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詔曰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長
友也後與楊叔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貽首
拔爲邑諸生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請
其貸付以金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
國愧貽美議不受或以爲婚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
不自重天子耶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
之疏且具會卿人有以垂白在堂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卒
瘞廬墓三年有冬笋馴兔之瑞服闋居後徙居三子庚子秋
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欲避辛丑春二月四日上封事詔
賜

數千言一則輔臣夏言為款問期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悉
去二則東陵民庶不憂恤而為方士修膏肓三則大小臣工弗親
朝儀互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
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必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人皆愕然
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是日都城風大作人
面不相親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先生身晝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
下然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桎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責
漢朝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御史浦公鉉相繼申救俱
置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六

五經堂訓定

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
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懽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
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頗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
則心愈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
敬識之目與周劉切劘修誥不少報釋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
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偃
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
生及周到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遙臨清
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笑件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

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齒固辱又
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法殿災火閣中恍聞呼三人
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蔬粥敎
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病革時授筆自誌又惓惓以作
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自少至老草草
學問以韓范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山周誦溪劉晴川錢緒山蔡
汝濱諸君子為友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昭光祿少卿錄
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諡忠介焉從吾
伯夷之清孝肅之正道維朝綱學宗賈聖百折不回足徵定性教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七

五經堂訓定

哉一峰惟公堪並 辛全 撰贊

顧公諱憲成

字叔時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子解元丁外艱庚辰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壽六十有三人稱涇陽先生

幼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號喘不忍吐封公名而語之曰昔韓

公教子不諱忠兄奈何諱學公遵教惟謹常私書壁曰諱得孔齊

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一日師謂諱之說章公諱曰人子不知

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及而發人子之蓋

耳諱資心章又諱曰愚以為寡欲美智於養心蓋心為所欲為役

主強則百物退諱師驚面謂曰作如是觀五經註脚皆諱諱哉元

聖學備考卷六 辛集 五經堂刻

墓誌

五經四書濬洛關雎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其餘皆所不屑矣

庚辰服闋應春官中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

廷蘭以道義相球磨江陵相憐其孝采先生以國事日非約藝劉

二公臨出中相國諷其止正江陵病舉朝若狂為禱於神同官代

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江陵歎先生謂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

僚為會以所見聞相証尋以母夫人年且周用告歸諱易春秋者

三年丁亥大計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於是御史房寰疏詆海公先生第季時

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等力糾之

各得削籍正氣為之一吐辛公司計所是非大與時忤嘗路益惡

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

今即與辛偕歸他日亦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

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簡乾辛而辛何遂並罷去先生上疏

力諍遂滿湖廣桂陽州判官高攀龍撰行狀

先是極蘇二公與莊定山俱以謫至桂陽人士望公來執經就業

若甚眾凡何轉處州司理下親民事有閭閻者曉譬之各欣然去

方以此得滓厲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歸丁內艱起泉

聖學備考卷六 辛集 九 五經堂刻

州司理壬辰大計舉公廉靜寡欲擢考功司公至值三王並封議

起首疏倡同官爭與太倉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越高邑

兩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

願同罷已領銓事公啟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

大倉所欲用家鄉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所屬

不果棄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墓誌

鄒吉水請告妻江語蔡少宰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他去先生曰

不然若放他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

放他去果非相國宜爭之皇上該部宜爭之相國鄒竟得留門人元

傳

前籍歸。益潛心理學。季時先以儀郎救趙高邑左遷家食。同志聞
釋程朱正學其說以善為本體。小心為功夫。談無善無惡者。藉口
文成其說。入人心。龍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為善去惡乎。
既已為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又曰。以性善為宗上之義。充
周孔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墨耶二氏
下之無非刺之鄉愿。忌憚之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
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然。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成煞了。先生曰。
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言否。孔子不言無直。無不直。早是先說得成。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十

五經堂刻定

煞了其人不能對。
積勞成疾。頭暈眩作熱。乙未春。幾殆。諸子聚泣。先生張曰。人有
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愈蘇吟詩曰。甚欲大化任逍遙。消息盈
虛。轉自然。若此個中生去。取諸觀四十六年前。丙申疾漸愈。病中
體究心性。愈微。故割記始於甲午。並行。
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吾衰矣。遂乞骸骨。會忤時局。朝論
紛紜。先生亦不自明。嘗謂李司徒脩吾曰。老兄與我。被諸賢千磨
百鍊。逼出真個身子。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見真色。
諸賢誠有功於吾輩。萬曆壬子五月。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早

十八日。買舟而歸。時病熱二十日。作與長君。命大君代書。索筆
改三四訛字。二十三日。早逝。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商語。大學冠
考。質言。東林會約。涇臯藏稿。還經錄。註性編。桑梓錄。又欲作五經
餘。又命編大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而卒。
為諸生有司。餉賁火資。公謂士不受人儀。必謝去之。為快。兄弟四
人。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志。捐產以贖其
族之貧者。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必殯
之。於同邑之宜於四方者。必默為提挈。有一長可見。必力為表章。
其人不知也。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嫡嗣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士

五經堂刻定

者。必使各得其所。行
四壁不空。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散現禿筆。終日儼然。冥
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客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
爾。綱常若披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鄉正者。井然辨之。必
折。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疾惡也。又不以己甚求備。嘗曰。吾輩
一頓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
戲。未嘗絕。鄉里罕。廣而非一方之寬。抑不告未嘗絕。當道交際。而
辨貨取之介。最。幾百家。哀說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身用之。聖
學自朱文公以來。得先生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昔人謂伯淳無

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行狀
豪傑氣槩質聖心神冰心無染浩氣
王益友濂建功臣辛全撰贊

鼎按先生與姑蘇管志道辨云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
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著無惑又謂辨四字於佛氏易於明先
難以告子兄性祖佛氏兄性無惑又謂辨四字於佛氏易於明先
在佛氏自立玄宗在吾儒陰懷實教也又按同安蔡獻臣曰先
生之言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昭世道先生之風子伯高期先
生之言百世可俟又按理學宗傳云成曰薛文清曰白沙於陸
前卓犖大處決不輕告人一語謂陽陰濂溪外二行亦固足證
以於陽明者有可摘得無涉于躡且揆乎口文清曰白沙固足證
厚之道或亦其人也與深言澄陽尚濂溪人以求一主實不
易之理故特異其人曰孟子下順孔子自孔子所故與孔子
孟子而鄰之至伯夷而曰孟柳下惠而曰不泰此皆故與孔子
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又云予竊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
理學備考卷六 辛集

著每日章疏因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于謫學士年長者東
 林人舉如何長吾東林某君子也亦必人盡慕其議而持論者則
 責君子也如不得長吾東林某君子之聞則亦盡慕其議而持論者則
 正評人處不狗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子謂文成五百年後
 直披元公士仍有疑歷陽者以其兄知者矣又云宗傳一編已就
 稿而自隱陽因避已將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嘸東林明日黨
 苟始自隱陽因避已將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嘸東林明日黨
 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無在朝在野仍嘆東林立非作始之人
 貽謀之不善乎以謂無偏無黨王道荡荡無黨無偏王道平
 尚可不平乎今之世哉陰險之朋孤朋一線則無黨無偏王道平
 之聞也內火魏延諸臣甲子中獨因韓諸臣獨之東林乎獨之攻
 東林乎諸君之所共見也夫五十年之前劉涓陽之氣鬼精
 上十年之後自其故身局在位五十年之前劉涓陽之氣鬼精
 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仁儒曲學問哉擇定是非者耶

理學備考 卷七

理學宗傳

洪洞後學范鄆鼎刪定

容城後學孫奇逢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

03751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宗曰天下者而理本嘗有所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本嘗有所損。故尼之行事與之空言。原不作岐視之念。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學本天。又曰余學雖

理學備考卷七

五經堂刑定

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
所與我者。幼承良友。應伯順提攜。時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
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符。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閩
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爲其說。雖見有偏全。
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
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
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大有小。
今欲稽國之選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
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

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承表章宋詰。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洙泗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二

五經堂附定

恭頌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人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起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為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為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為學也。偽而多惑。更有以理為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為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賸於泥離。曩知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而今

知跋之可以能假。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蕪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為敘。後至蘇門。益世餘人。後高子構之會稽。倪余二君。優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為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問敢屑起。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三

五經堂附定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為學也。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遺諸子皆賢。烏忍外諸賢墨子。周當世之賢大夫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為著兼愛一篇。其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諸公。効此忠告。宗傳成。或疑予敘內。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

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
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
心有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相去正自
千里

武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育曰無善無
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善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
是至善心有入心道心而意未動處渾然至善何善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說或取裁先儒之論註或獨抒偶得之見聞總欲暢明其
說共脩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書之庶功然孔子共備四時之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四

五經堂明定

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夫之共二十四氣耶再大
之其七十二候耶舍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蓋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俠氣而不能
不本之節義第有所以處處之道而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
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傳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大儒而從祀
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
全界一人學術之升降亦隨氣數為調劑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敬
以俟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為治統文中子出考稱隋儒與漢唐並河汾所以
垂簡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第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柴陽之於延平則不得
以例限

諸儒詳畧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者續考

姓氏

薛子文清見辛集

王子文成

羅文恭公

顧端文公見辛集

明儒考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

五經堂明定

曹端修公端

吳康齋與齋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獻章

羅一峰倫

陳恭慈選

章文懿慈以上見辛集

湛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見辛集

徐曰仁愛以下見辛集

錢洪甫德洪

鄒文莊公守益子善孫

馮附

王汝止良子雙門人林森附

薛中華侃

歐陽文莊德

黃宗賢棺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山榮

徐波石樾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夫

陸原靜澄

與惟乾元亨

徐璠璠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

劉時川魁主門此第

何文定塘

崔文敏鏡

呂文簡樸集見辛

羅文莊欽順集見辛

尤西川時照

鄭端簡曉

鄧文潔以讚

呂新吾坤

楊晉菴東明

馮少蘆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潛谷元鈞

章本清濱

曹貞子子作

來瞿塘知德

歐忠節善繼

呂忠節樵棋

劉念臺宗周

陳幾亭龍止

金忠節鉉

補遺編環溪先生曰補遺似屬附錄二字何如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王龍谿畿

羅近谿汝芳門人楊起元附海門汝登

五經堂刪定

王

文戒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楊木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主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復命賦藏月山房隱口應曰山近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

見山小月更潤明年就塾師問何為第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為第一等事共為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邑日偶出開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跌坐與語夜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遂亡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妻一齋諒故遊吳聘君康齋門者為

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

庵書習為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

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

有為恥者先生曰子以不第為恥吾以不第動心為恥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

心持惶惑復還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

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

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密錄江北遊九華山化戒

寺是時道者蔡達頭善談佛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
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拜至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畢隆終
不忘官相一笑而別開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
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
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士戎請告歸越
梁望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輩弄精神非道也
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
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
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議振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
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菴瑣
竊柄連繫官先生抗疏救之理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
行輩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授江附估船
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杵案臥
蓋虎穴也夜半虎逸廟畔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
寺則前鏡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遊計道士曰汝有親在
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
爾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充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

場故在萬山叢棘中地也魁魃瘴癘蟲毒之交錯龍人獸言語
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為茨從行三僕以歷
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為石
梯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生歎
一念亦皆拌圓端居涯默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
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
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脛合
因著五經僉說時年三十六矣若龍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
為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桂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

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
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
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夏移廬陸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
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
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補小學放心
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
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
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有始納贊稱門人卒為先生托孤以女妻
其族子是年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僚方叔賢狀

夫時為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費師事焉尋轉文選
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兩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
日與門人遊遊鄉郭溪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
谷從遊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諫
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初先生懲末俗卑
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為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
是論學只教為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恩與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
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集

理學備考卷七

十

五經堂刻定

賊不時四出劫掠為患爾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為之曲護
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蒞任機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
雖平崇陽龍川諸賊巢尚多肅衆先生為文諭之首長盧河等即
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首長
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
世上無像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巡語門人曰吾儕
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刑平諸地建崇義縣戍寅征三洲以
誓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

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荆
頭首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奔首末見
先生館待之察其偽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
不能化為之弦聲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洲
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論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
陞副都御史蒞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
兵乏矣爭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服遠土兵食
區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區司立
學後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出兵則

理學備考卷七

十一

五經堂刻定

羅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
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進次褻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
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衆十
月舉鄉約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勸處福建叛軍至豐
城聞宸濠變悉走小舫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
徵兵各郡並傳諭省仗義勤王特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
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濂望封拜可尋常
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豈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
害如洗特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命請懸赦安

處先生以為非策不如先舉南門法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普師
樟樹授文定等方畧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號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命謂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
曰賊進不得還還無所歸氣已消沮出奇擊情便遂接戰於黃家
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卻文定立銃炮間大礮共發殊大戰大
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後堂對士友
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造之時有言文定焚髮及兵
前卻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起如側席遣屏斬其前卻者還坐復
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宸咸色喜先生依然曰濠雖擒第恐傷灰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編定

義臣江彬遣人來覓動靜門人危疑甚俱謂釋兵回省先生處之
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滅諸姦未通濠得金
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賴不敢動耳世但知擒
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算內賊也幸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勸
將士蓋渠渠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聞父病至興
欲逃奔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著
秋返南昌泰州王良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
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樊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俞
事卻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微講擇交為勸先生答曰學者以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經堂編定

者假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時奸奄導上
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鄒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巨測
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承固璫中
稱良者遂自稱病臥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勒乘巡撫江西
冬返南昌庚辰駕在南都時奸侯百計譏謗請先生有無將心且
云試召必逆命先生知其謀開名即乘小船亟趨行在至上新河
諸奸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諭月上使校視之諡
先生安坐草堂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
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嶺南闕上卒教習義法

是心至吾不忍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其才者譬之淘沙而得
金未能含沙以求金為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
中丞而來者俱指為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延
然不變相俟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尚缺祀
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
門人於白鹿洞賓賓過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
正古今以廣吾兄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
以緣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豈亦難矣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

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
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德洪獨潛伺
勦止深信之乃非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焉
時輔臣惡本兵王璉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
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璉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提奏
久不賞璉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
海日翁誕辰捧觴為壽皆與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
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枌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後克厚連舉進
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利第耳時先生居里謗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西

五經堂訓定

議曰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矣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為詆闢
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
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為如此在
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
謗或謂從遊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
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
無掩藏迴護縱倣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為會試
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關稽山書院聚人邑庠士及四方
之來集者須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漢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

八聞先生學以杖屨其孤笠許希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
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歷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
百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中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
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
絲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
之途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狂得我情之句明日
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
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
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五

五經堂訓定

則漸有輕滅世故瀾暑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為
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
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
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
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為六安州守謂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
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暇徒而後講
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
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
日志向鮮有不潛發然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恩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從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勦之於發越中錢德洪王畿升中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洪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汲中本體二子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去

五經堂刪定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霆陰霧體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牀立填途來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由亮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疑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倉螺川臨別曰工夫只是簡易親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華陰途次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肯至梧閣示恩信該受等自縛來歸降

者七萬一千人皆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廷班師改田州為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為交趾敵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恩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撤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翼誅斬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恩田之亂往時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鋒格有苗不過足至千八寨斷藤之舉前有人祥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至安南登舟沿途候命門人周積為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

聖學備考卷七 孫集

七

五經堂刪定

勢危至所未來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舖明日名積入關自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同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風忌先生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齊廢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偽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諡文成明年子正德嗣封為伯萬曆十二年從祀鄒氏德博曰從祀四千其品則有辨矣河東劉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湛道自稱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干端溪萬中端溪白粉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捷孟氏之統無倫數子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為其約矣然乃隨中而戴之各當其則抑何擇也遂擇乎先天之秘以爲其約矣然乃隨中而戴之各當其則抑何擇也遂擇乎先天

平也。雖帝之則不以一毫人為與之。自為其起矣。然乃反身自
 治。學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孔氏所謂下學上達之旨。其在此
 茲乎。其在茲乎。世人不之知。而論治者。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
 倚辦。而不可善乎。我皇稱以道治天下。務開徒以才。哉。道之既明。夫
 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稱以道治天下。務開徒以才。哉。道之既明。夫
 均。是學也。彼胡為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
 學之大矣。少壯時與吾友。意伯願讀諸儒語錄。有曰。格處取陽。明語証之
 無不豁然立解。因妄意以聞。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後于宋之諸
 大儒。而詞章汨沒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
 儒。自當引為直諫。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勢則諱疾。足賢
 豈不為子路所笑哉。鼎按先生經濟與理學中。僅見昔那和叔敘明道為通儒。全才
 鼎於先生亦云。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如鄭氏德澤等。中心誠
 服。推尊不一。惟吾鄉辛復元先生。以為程朱之學。至先生而一
 變。既信程朱。不得不疑先生。鼎觀其意。武以無害。無害者。心之
 理學備考卷七 附錄
 太
 九經堂明定

體一言為疑乎象山曰。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
 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細窮
 如此。鼎故備列。以俟後君子折衷云。